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一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一五一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廣仁品十八卷（二）

〔明〕李長科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仁品二集無卷數》提要

叙

嘗謂古來命世之傑無不以奢淫自處魏武末命猶使向帳作伎而郭景純通人至惟恐酒色用之不盡彼其識畧豈真出儈務下而何至區區議報如韓魏嚴鄭兩公爲世所羨歎殊科者耶獨不聞義學之訓乎如來明覺妙心括山河器界若旋陶家輪於掌中何事不可設教而獨借婬室立言且指爲根本無明發揮十二類生皆從此出若示人凜不可犯者蓋梵網律儀若此其嚴也而傳大士化身彌勒則又於婬房中覔之何哉逆行菩薩於閑邉二戒總

如吹光割水世法中如魏武諸人是也乃若書生本如貞女修潔自嚴自是當分即議報而後飾行猶晚也況吻口通蹊自招訾愚耶或情不能平未堪即遣聖人原未嘗禁特云國風好色而不淫深淺之間自有津筏耳余與小有皆惑溺於名色二根

者正性難剗時復追悔過涉滅頂不謂小有已先余有戒心見此篇也矍然避坐起敬顧世間聰慧男子勿高議淫豪以踈狂自械古來踈狂如阮步兵其於鄰女猶如此況才不逮步兵者乎單弁以當訟過

楚蘄社弟袁素亮題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楚　譚元春友夏

袁素亮公發參訂

坊淫警訓

儒教坊淫

風愆

伊訓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容止

月令曰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二至

月令曰仲夏之月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

必擒身身欲寧去聲色者欲安形性

牆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以刺之

持志

左傳云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巳氏焉胡傳云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

以爲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爲矣故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巳氏之欲從夫以志持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爲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譏書其事於策何欲使後人儆懼必持其志修窒慾之方也

大罰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

蠱惑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尤物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其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

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

愛氣

董仲舒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以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壯（二十日也）始衰者倍中年（四十日也）中衰者倍始衰（八十日也）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十月也）而與天地同節矣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凋秋而聆冬養微陽而固天地之房謹微陰而助冬欲之藏

禱壽

董仲舒曰壽者禱也壽有短長由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禱于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禱于不久

家法

魏敬宗之后爾朱榮之女也敬宗被弑齊神武納爲小妻後神武有二女皆爲皇后一降爲彭城王妃一降爲楊愔妻神武薨子澄烝于蠕蠕公主洋欲烝爾朱太妃不從殺之澄逼淫洋后李澄死洋與澄后通洋死湛又通於李至有身湛后胡氏與和士開通已而淫僧人自侍高氏之家法自神武爲作俑也梁武帝之篡也東昏妃嬪有色者皆掩有之見於史傳者如石如滑如余如吳皆是也後臨川王宏以帝弟通於帝女永興公主臨賀王正德通於其姊簡文之女溧陽公主以殊色爲侯景所溺蕭氏之家法自武帝爲作俑也

胡婦

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齧雪啖氈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

移人

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真宗呼二人責限爲相公買妾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直省官白公以銀易之公曰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

無禮

趙清獻公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公使老兵呼此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人止之老兵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辰此念便息今實未嘗往也

自警

胡澹菴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爲侍姬黎倩作詩殊累其爲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爲胡發也

郵亭

陶穀使江南崖岸高古韓熙載謂所親曰此人非端士其守可隳當令諸公一笑乃選名妓秦弱蘭衣弊衣詐爲驛子女擁篲掃灑驛庭弱蘭有絕色陶遂失戒作郵亭詞數闋後數日李王張燕以巨鍾酌公公嚴毅如初乃出弱蘭使歌所贈詞穀大慚

息謗

蔣希魯知成都有名妓陳鳳儀姿技絕人希魯愛之每宴必與以此招謗聞于朝廷及潞公爲代頗懲其籍妓女滿前未嘗一顧偶因宴客襟紐忽脫鳳儀從傍上之公轉眄微笑鳳儀曰相公亦有覷人時耶自此意愜謗語復聞于朝廷因令御史何郯密察之公皇懼張少愚白公曰聖從前在漢州有營妓善舞聖從問其姓曰楊臺柳也因題詩於帕命妓作竹枝詩歌之此可見其守矣公曰姑密之聖從至果嚴重潞公宴次迎營妓雜府妓中侑酒使歌前詩聖從大醉又聞于朝廷及歸不復引見潞公謗息

敗守

紹興中王鐵帥番禺有狠籍聲朝廷令司諫韓璜往廉按王憂甚有妾故錢塘娼也曰璜即韓九舊游妾家最驩飲妾當有以敗其守既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妓樂大作韓踧踖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皆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于簾內歌韓昔所贈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在此耶即欲

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三不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在妾家善舞今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蹡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扶掖歸舟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愧赧自容即解舟還臺不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

失仙

李退夫隱居南嶽日以不得遇師爲恨一日尋幽訪深忽聞空中有彈棊聲衆頭覘之見二人坐於木杪對奕退夫大喜亟往致敬方問道間俄有叫婦出傷不覺反

顧二仙已失所在退夫大悔事已無及

心疾

鄭子元有心疾輒昏憒如夢聞眞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往叩之老僧曰此疾原于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感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綢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節之水不至下涸可以上交於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于腎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着鞭

唐司空圖詩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常相窘更爲乘危自着鞭

自抑

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逃席

一友人曰人生世間譬之一場筵席飲酒多少不同同時而散欲事多少不同同時而死或戲之曰獨不見有逃席者乎友曰畢竟少無何此友暴卒

恥慾

程伊川先生以忘身狥慾爲恥雖至七十而筋力無損於盛年

斷慾

謝上蔡云色慾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若被嗜慾沉溺則嗜慾吾之讐敵也上蔡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惟悔則善心生

絕慾

劉元城年八十堅強不衰自言安世絕慾三十年氣血

意思只如當時

淡慾

太倉張璽年九十餘耳目聰明尚能作畫問之曰平生惟慾心淡淡則慾心節賴此術也

讀文選有悟

任惠年老康強問其術曰讀文選有悟耳石韞玉而山輝川含珠而澤媚是也

鬼不敢見

李吳曰陳述古多欲為鬼所侮吾絕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有他術也

本空

有一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一所指謂汝此中有一名娼汝可褰帷就之汝從其言入視乃汝妹汝女也汝此時一片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

打破

胃崗少曰諸惡業中貪色一關最難打破庸夫俗子色心難斷意械不工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至於文人學士雅擅風流修標逸行或賄不足餌而以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謀纏綿則托於戚因邂逅便神為天合終日戒不淫淫心特熾逢人言寡慾慾種更滋機關不上千般流毒直兼數世嗚呼人縱才情不滅相如何必效臨邛之竊若事功未齊少伯奚堪倣五湖之游青衫濕淚事雖美而未必槊司馬生平紅拂扣門遇誠奇而豈足蠱衛公俊偉我願世人寧甘朴拙莫羨多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若腐言不堪入耳豈往事總涉虛浮觸目警心吾所望學士文人者百倍於庸夫俗子矣

藥渣

陸天池有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曰須勅數十少年藥之帝如言從而藥之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愈疾謹謝恩諸少年俯伏於後枯瘠蹣跚無復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

不淫報

人種天知

溫州周狀元旋之父、多子而貧、館於一富翁家、翁無子、欲令妻求種、爲具召飲酒、半夜入睡、令妻出陪、告曰、我夫以君多男、使妻肯恥求種、如得男、所積皆君有也、某愕然避匿、而門閉不得出、以指書空云、欲借人間種、恐妨天上神、竟不留盼、妻叱婢啓門放客、正統乙卯、旋中鄉榜、太守夢迎新狀元、彩幡上皆寫欲借人間種二語、明年丙辰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詰所夢、辭之而不言

貞心匪石

姚三芘本姓卞、博學善詩文、館于懷氏、有女常窺之、卞岸然不顧、一日曬履于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即託他事辭歸、其以詩謝之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卞□□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諶及曾孫錫皆登進士

天地鬼神

信州林茂先、才高得鄉薦、家貧閉戶讀書、鄰家女厭夫不學、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以汚我、婦慚而退、茂先舉登第、三子皆登第

曹鼐不可

宣德中曹文忠公鼐、以明經授代州學正、不就、願得察劇職自効、改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于驛亭甚艷、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何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家領回、後大庭對策、忽一紙墜几前、有曹鼐不可四字、於是文思沛然、狀元及第

事動太清

羅文毅公倫、計偕次姑蘇、夜夢范文正公來謁、曰來年狀元屬子矣、羅謙讓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動太清矣、羅因憶昔曾拒奔女於樓、夢當不妄、及廷對、果奪標焉

束書歸田

鄭公鋼、字德新、長洲人、爲人端慤、言動一以禮、少授徒於富家、主婦窺而屬意、一日坐讀書、有老嫗俯度其足、問何爲、曰娘子欲爲君作鞋耳、鋼正色叱之、即束書歸

田鄉貢典教泰和彭侍講教習學士彥皆出其門狀元及第餘成名者甚衆合辭薦于朝

勵操客齋

成都楊希仲未第時在其賓館有小婦絕艷乘夜奔之拒不納其妻在鄉是夕夢神告曰汝夫勵操客齋當令魁多士以彰善報妻惘然不知何事也歲暮希仲歸始言其故明年舉蜀第一人

却女徙居

會稽陶文僖公大臨年十七赴省試有鄰女夜奔公三

却之遂徙居無何榜眼官大宗伯

意薄相如

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總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是秋領鄉薦年二十四登進士官至參政

登第娶瞽

劉庭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女已雙瞽

子瞻雖長者此語大傷元氣微庭式之劉久聞後生多少淺漸矣

矣家又不振庭式涓日成禮女家辭曰女子已為廢人何可奉箕帚庭式竟娶之生二子及倅高密盲女得疾死庭式哀哭良切蘇軾為太守慰諭之曰余聞哀生於愛愛生于色子娶盲女愛何從生庭式曰某知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絕於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為妻乎軾拊其背曰子真大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古亦未聞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俱為顯官

還三處女

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封鎖置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旄節彥賓曰旄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後官至觀察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顯官

愛妾歸家

元張廷瑞字天表世祖中統二年授元帥府參議有愛妾一日有老人與語乃其父召視之其貌甚似問欲將

汝女歸耶其人以爲幸侍左右非敢求歸延琦曰汝女居吾家不過擊婢歸家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遺之

不爲亂階

褚彥回宋文帝時爲吏部郎帝妹山陰公主適何戢謂帝曰陛下六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大不均帝爲置首面左右三十人彥回貌美亦預班列直宿西上閣主夜就之曰公鬚如戟何得無丈夫意彥回不移志曰不敢首爲亂階帝聞重之位至大用

選妾助金

韓魏公琦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姬張氏有殊色券成張忽泣下公問之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前歲官湖南部使者誣劾敗官恐盡室餓死願沒身活兒女公憫之遣張持錢還舍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郡歸我張欣然去郭後得昭雪調任張來卻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娶士人妻向者錢費應盡即取券來仍助二十千之官可善視兒女張感激涕泗百拜而去後封魏郡王子五人皆顯官孫曾孫仕宦不絕

前堂夫人出見而召之旋跪不敢仰視夫人曰起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身即賣餅家兒也嫁充相公少房蓋繼正室秋毫皆君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今幸相逢當爲相公言之侍郎歸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竟上其事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

儀州美事

黃靖國爲儀州判一夕被攝至冥司主者曰儀州有一美事汝知之乎黃云不知命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曾往華亭一黃家用藥其妻李氏欲私之從志力辭

不可李不能強而去今奏上帝勅延壽一紀子孫三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靖國得還召從志詰之駭曰初適有此事亦偶然耳郎妻子未與言不謂已書陰籍厥後子孫果登第

帝賜官錢

何澄以醫術著名同郡孫勉之久病不愈其妻俞氏召澄看脈引於密室耳語曰良人久病典賣殆盡願以此身酬藥之直澄正色曰娘子何爲出此語安心勿憂當爲療治苟以此相污不惟使澄永爲小人娘子亦失大

節縱免人責天譴其可逃乎俞氏慚感而退澄一日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主者曰汝醫藥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人婦女奉上帝勅賜汝一官錢五萬貫未幾東宮得疾詔訪澄一劑遂安賜官賜錢悉如其數

不犯非禮

費樞蜀人也計偕入長安至旅次日晡時一婦人前訴困苦曰京師某里販繒人女嫁後夫死貧無以歸願得相依費曰吾不欲犯非禮當訪汝父來迎遍訪得其父語以女狀父涕泣謝曰疇昔夜夢神告汝女將失身於

人非遇費秀才幾不免矣今果然即取女回是年費登科官至刺史

淫報

美物不祥

周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無德以堪之受之不祥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如夫人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

如夫人之名自此始今相率爲妾傳而不知其爲詞本也

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公七日不殯虫流出戶

宣淫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孔子曰詩云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後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陰律

政和間吳公路被檄至真司上者命公路勘斷數囚皆是美男子美婦人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閔然未決俄見一吏抱巨冊至公路揭開乃陰律也其辭曰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即秉筆依律處判既得還因與同舍生金與行言之遂聞

于世

揑淫

鄭虞生少美有丰姿而善淫一夕忽夢為城隍所追計其所淫數撻之至數十既醒兩腿俱青紫遂感病死

族誅

漢何敞為交趾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深有一女從樓下出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理人少孤且寡不能自振有雜繒帛二十疋及婢一人賃牛車一乘往旁縣賣繒到此亭外值日暮不敢行因即留止亭長龔壽操刀持戟欲汚妾不從壽即以刀刺妾立死又殺婢埋樓下妾死痛酷無訴故來告使君敞曰欲發汝屍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乃捕壽拷問具服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于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訴益千載罕有請皆戮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紅袖招揑

張寶知成都有華陽李尉妻貌擅美蜀中寶欲私之偏

託尼姑姊子密諭此意又之妻亦有心而李尉適以贓敗寶因劾奏送獄根勘窮竟外死于路寶厚賂尉母強委禽焉憔樂不怡無何妻病恍惚見李尉在傍未幾卒寶亦得病夢妻告曰妾感公恩不敢不報尉已訴于上天旦夕取公若深居未必得便苟輕出必為所執偶暮坐遂見堂下竹間有一紅袖招之意謂尉妻偶忘其告疾趨急赴乃尉也毆且罵曰你這賊子不以紅袖招揑汝肯來乎良久口鼻流血蹐地卒

避重陽

罪又展十年俸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鄰家室女王慶娘爲惡不悛已削其籍終身不第法師辭退以語登登一夕愧恨死

削祿抽腸

嘉靖中陸中丞贄孫名埰次子仲錫年十六七有才隨師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仲錫與其師丘某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感應汝試往禱此祿或當成就遂禱之是夜夢與師俱爲城隍所追大加訶責曰何物小子敢瀆神若此命查其名位須臾鬼使持簿至陸某下註甲戌狀元丘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上帝削其祿籍令貧賤終身丘抽腸夢甫醒而直書房童子敲門報丘先生痧絞腸紗死矣後某竟淸狂貧賤如神言方被謫時爲前庚戌孫栢潭先生尚未生也

棄妻失舉

閩士李某赴京至衢州路有店主翁姓者夢土地神言明日有李秀才科甲人也宜善待之次早李至欸待甚厚士人問故店主以神語告之大喜夜思登第作官惟妻貌不稱當易之越兩日土地復假夢人曰此士心不善便欲棄妻今失舉矣及士人復回店主以實告後果落第

嫌妻作娼

杭人鄭和性淫初甚愛妻後娶美妾遂逐其妻妻鬱病且死竟不一顧和年三十九亦死同邑有女沈翠英悲陰見和在轉輪司身無寸衣受刀杖苦牌上寫鄭和平生多淫嫉死受罪滿往徽州陸家作妓娼

縱淫自報

荆溪有二人壯年相善壯而一豐一窶窶子妻美豔豐子設謀謂有富家乏主計人可往投之窶子感謝豐子具舟并藏其妻以行將抵山曰留汝妻守舟吾與汝先往詢之偕上山豐子宛轉引溪林寂處出腰鉞斫死佯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于虎婦大哭偕上山又至溪林寂處擁而求淫忽虎出叢柯間嚙豐子去婦驚定念夫果落虎口也哭還遙望山中一人來[illegible]也至則其夫相携大哭各道故曰彼[illegible]淫汝[illegible]死我固未死我我何恨婦曰吾[illegible]汝死汝[illegible]賊賊固自報我又何恨于是轉悲爲慰歸于里中

黑虎

嘉靖間宜興染坊孀婦陳氏有容色一木客見而悅之倚染屢過其家誘餌百端知不可犯以數木夜擲其家明日以盜聞於官又賄胥隸縶累窘辱以冀其從婦悴日夜禱於玄壇曰我家虔祀神最久獨不能爲我祐乎是夜夢神語曰已命黑虎矣木客聞之猶罵癡婦不旬日與六七客往來販木虎出叢柯間隔越數人啣其頭而去

水泡

淮陰婦年少美色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推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既溺里人呼求救仰號慟制服如兄弟錄其行橐一毫不私以付其母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不忍去皆感里人恩姑視之猶子遂以婦嫁之夫婦歡愜生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故不肯告叩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乃曰吾愛汝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適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伺里人出即訴於官鞫罪行法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遂赴淮而死

原不獨背溺疏日行實同伐矣其可鞫之

貪色痛隕

下邳張稗者家世衰微有孫女美色鄰人欲娉爲妾稗以傳門之後不許鄰忿之焚其居稗遂燒死其子邦亦知情狀畏鄰之勢又貪其財嫁女與之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便以挑杖刺邦頭邦病兩宿嘔血死邦死日鄰人又見稗排戶直入瞋目攘袂曰爾貪色逞兇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

後數日鄰人亦痛隕

努力禪行

清涼山僧普明堅能修業忽一僧來云努力努力繼有二虎入明不爲動僧又來云努力努力繼有盜數人持刀至明亦不爲動僧又來云努力須臾風雪一婦人嬌美求寄龕中明許之夜深呻吟求寄牀上明與同寢忽失婦人所在惟聞空中曰汝無禪行明遍身潰爛毛髮指爪盡脫

白牌對簿

太倉上舍某富而無子廣置姬侍有某姬色藝並絕上

舍甚嬖之後漸厭爽姬怨望遂以間與優者通挈厚貲亡去匿山中久之多竊竊蹤跡者姬不自安竊與其姊謀進後策姊故某孝廉家女奴也曰盍見我主人何畏彼銅臭爲姬從之往孝廉一見大驚恍惚歸密室并所挈金帛珠寶數百千奄有之優者無如之何而上舍廉之得其實遂具詞當事者追捕甚急孝廉不得已密賂差役約出境當獲至嘉興具獲姬而優者亦不期並獲纔入舟則姬與優者並暴卒矣衆錯愕莫知其故孝廉忽發狂作鬼語曰若娶我又匿我財又以計戕我我已

訴地府請對簿即輦仆猶囈語如前不數日上舍夜坐書齋忽一人持白牌至視之則已名居首孝廉次之上舍猶意是官差也呼閽者詰之閽者訝曰重門深扃何處得人索之已烏有遂驚顛得疾次日死又次日孝廉亦死此崇禎五年十月間事

釋教坊淫

大菩薩藏經

舍利子若有衆生味著男女妻妾諸女色欲當知即是味著礫石之雹即是味著利刀之刃即是味著大熱鐵丸即是味著坐熱鐵牀即是味著熱鐵几發若有攝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即是攝受一切衆苦憂愁悲惱之聚

又

舍利子當知婦人是衆苦本是障礙本是殺害本是繫

縛本是憂愁本是怨對本是生盲本當知婦人滅聖慧眼當知婦人如熱鐵花散布於地足蹈其上當知婦人於諸邪性流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爲婦人所言婦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衆生受重擔故能使衆生時於重擔有所行故能使衆生荷於重擔遍周行故能令衆生於此重擔心疲苦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煎逼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以何緣名之爲婦所言婦者是諸衆生所輸委處是貪愛奴所流沒處是順婦者所愉稅處是婦媚者所迷惑處是嫿

勝者所歸投處是屬婦者所憑仗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爲婦奴者所疲苦處隨婦轉者所傾仰處舍利子以如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爲之婦

大般若經 初分學觀品

欲爲熾火燒身心故欲爲穢惡染自他故欲爲魁膾於去來今常爲害故欲爲怨敵長夜伺求作衰損故欲如草炬欲如苦果欲如利劍欲如火聚欲如毒器欲如幻惑欲如闇井欲如詐親

般若經

佛說人心有三態有淫態有怒態有癡態與妻子共居須臾樂爾久後大苦我爲菩薩時常念樂少苦多又云眼貪好色即著心中晝夜念之以好貪著

佛說戒德香經云不淫泆者不犯他妻所在化生蓮華之中

佛說感傷世間貪意長流沒于愛欲之海吾獨欲返其源故自勉而特出

道行般若經 阿惟越致品

常念世間亡善出入行步坐起常端心正志少婬意在家者與婦人相見心不樂喜常懷恐怖與婦人交接念之惡露甚處不淨潔非我法也盡我壽命不復與相近常脫是惡露中去譬若有人行大荒澤中畏盜賊心念言我當何時脫出是厄道中去當棄遠是婬泆畏懼如行大荒澤中

勝天王般若經 通達品

見多欲者化爲女人第一端正令彼愛著倏忽之頃示現無常色變胖脹爛壞臭處使其憎惡起厭離心即復本形爲菩薩像而爲說法

楞嚴經

是故阿難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秘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漏業遠離世間憎愛二苦

烏芻瑟摩白佛言我常先憶久遠劫前性多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說多婬人成猛火聚教我遍觀百骸四肢諸冷煖氣神光內凝化多淫心成智慧火從是諸佛皆呼召我名爲火頭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羅漢

若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

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道
是故阿難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秖名熱砂何以故此非飯本砂石成故汝以婬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婬根根本成婬輪轉三塗必不能出
阿難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婬中心不流逸澄瑩生明命終之後鄰於日月如是一類名四天王天

圓覺經

善男子一切衆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爲根本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欲因愛生命因欲有衆生愛命還依欲本愛欲爲因愛命爲果由於欲境起諸違順境背愛心而生憎嫉造種種業是故復生地獄餓鬼

四十二章經

佛言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然有截舌之患也
佛言人繫於妻子寶宅之患甚于牢獄桎梏鋃鐺牢獄有原赦妻子情欲雖有虎口之禍已猶甘心投焉其罪無赦
佛言愛欲之於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炬必有燒手之患貪婬恚怒愚癡之毒處在人身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殃猶愚貪執炬自燒其手也
時有天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佛意觀佛道佛言革囊衆穢爾來何爲以可誑俗難動六通去吾不用爾
佛言人有患婬情不止踞斧刃上以自除其陰佛謂之

曰若使斷陰不如斷心心爲功曹若止功曹從者都息邪心不止斷陰何益
佛言人從愛欲生憂從憂生畏無愛卽無憂無憂卽無畏
佛言人爲道能拔愛欲之根譬如摘懸珠一一摘之會有盡時惡盡得道也
佛言諸沙門行道當如牛負行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趣欲離泥以自蘇息沙門視情欲甚於彼泥直心念道可免衆苦

菩薩戒經

寧以此身投熾然猛火大坑刀山終不毀犯三世諸佛經律與一切女人作不淨行

優婆塞戒經

善男子若復有人樂爲邪淫是人不能護自他身一切衆生見皆生疑所作之事妄語在先於一切時常受苦惱心常散亂不能修善喜失財物所有妻子心不戀慕壽命短促是名邪淫現在惡果若於非時非處非女處女他婦若屬自身是名邪婬若

屬自身而作他想屬他之人而作自想亦名邪婬如是邪婬亦有輕重從重煩惱則得重罪從輕煩惱則得輕罪

餓鬼報應經

一鬼問言我受此身性多恐怖常畏人來收閉繫縛加諸楚毒初無歡心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好行邪婬犯人婦女常長發覺心不自寧令受華報果在地獄或卧鐵牀或抱銅柱如是之罪不可稱計

雜譬喻經

昔有大姓家子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若見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色父母各聞便遠聘合時國王乘鏡自照謂羣臣曰天下顏貌有如我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比則遣使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奴爲姦悵然懷憾爲之結氣顏色衰醜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焉厩安之夜於厩中見王正大夫人與有馬兒私通心乃自悟王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王相

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來有忘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爲姦意忿顏色衰變故住厩中三日昨見正夫人來與養馬兒私通夫人乃爾何況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尚爾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剃髮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

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爲汝母生來不見國中欲一廻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爲御車羣臣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帳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

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毋尚當如此何況餘
乎夜便委國捨去師曰天下不可信者女人是也
昔有四姓藏婦不使人見婦使青衣人作地窖與琢銀
兒私通夫後覺婦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語夫言吾不
信汝當將汝至神樹所立誓夫持齋七日始入齋室婦
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夫齋竟便
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卿將我過市琢銀兒便來抱持
詐狂臥地婦便呼其夫何爲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
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

惡但爲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默然而慚佛言當知一
切女人姦詐如是不可信也

水懺

經中說言但爲欲故關在癡獄沒生死河莫知能出是
故說言有愛則生愛盡則滅故知生死貪愛爲本所以
經言淫欲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若在畜
生則受鴿雀鴛鴦等身若在人中妻不貞良得不隨意
眷屬淫欲既有如此惡果是故今日至誠求哀懺悔又
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偷人妻妾奪他婦女侵陵貞
潔汚比丘尼破他梵行逼迫不道濁心邪視言語嘲調
或復恥他門戶汚賢善名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日至
誠皆悉懺悔願承是懺悔淫欲等罪所生功德生生世
世自然化生不由胞胎清淨皎潔相好光明六情開朗
聰利明達了悟恩愛猶如桎梏觀彼六塵如幻如化於
五欲境決定厭離乃至夢中不起邪想內外因緣永不
能動

佛說受塵經

佛言比丘凡人爲一法受塵自汙迷惑憂愁沒無端際

吾見其不得無上吉祥之道如丈夫欲見女子色是以
好色之士爲染爲醉爲貪爲汙爲惑爲著爲住爲受從
婬女言故長久趨走往來爲受勤苦耳常欲聞婬女之
聲鼻欲聞其香舌欲得其味身更欲其細滑是以長久
趨走往來受苦是故不當爲女色聲香味細滑所染惑
也當覺知是

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

佛言人於世間不犯他人婦女心不念邪僻從是得五
善何等五一者不亡貲二者不畏縣官三者不畏人四

者得上天天上玉女作婦五者從天上來下生世間多端正婦今尊者見有若干婦端正好色皆故世宿命不犯他人婦女所致也見在分明愼莫犯他人婦女

佛言人於世間婬泆犯他人婦女從是得五惡何等五一者家室不和數亡錢財二者畏縣官常與捶杖從事三者自欺身常恐畏人四者入太山地獄中太山地獄中鐵柱正赤身常抱之坐犯他人婦女故得是殃如是數千萬歲刑乃竟五者從獄中來出生爲雞鳧烏鴨婬泆不避母子亦無節度犬馬之貞皆有信足而雞鳧婬

泆罰無已是皆從故世宿命婬泆犯他人婦女受是雞鳧身當爲人所噉食如是勤苦不可數說如是分明愼莫犯他人婦女

超日月經

女有三事隔五事礙何謂三隔少制父母出嫁制夫長大難子何謂五礙一曰女人不得作天帝釋所以者何勇猛少欲乃得爲男雜惡多態故爲女人不得作天帝釋二曰不得作梵天所以者何奉清淨行無有垢汙修四等心若遵四禪乃昇梵天婬恣無節故爲女人不得作梵天三曰不得作魔天所以者何十善具足尊敬三寶孝奉二親乃得魔天輕慢不順毀失正教故爲女人不得作魔天四曰不得作轉輪王所以者何行菩薩道慈愍羣萌乃得作輪王無有淨行故爲女人不得作聖帝五曰不得作佛所以者何行菩薩心愍念一切解無我人乃得成佛而着色欲身口意業故爲女人不得作佛

增一阿含經

女人有五力輕慢夫主云何爲五一色力二親族之力

三田業之力四兒力五自守力是謂女人有此五力便輕慢夫主夫有一力盡覆蔽彼女人所謂富貴力也今天魔波旬亦有五力所謂色聲香味觸愚癡之人著此五法不能得度若聖弟子成就一無放逸力不爲所繫則能分別生老病死之法勝魔五力不墮魔境至無爲處

十八[illegible]經

阿難其婦人有五痏蟲戶而丈夫無此其五痏蟲在陰道中其二蟲戶有八十蟲兩頭有口悉如針鋒彼之痏

遊懷特寶物招人婦女或殺六畜淫祀鬼神飲酒歌舞合會男女快樂歡娛終日彌夕外託祈禱內以招姦旣醉之後互求方便更相招呼以遂姦情及其獲偶苟無以愉婬結縛著無所復識當爾之時唯此爲樂不覺惡露之臭穢地獄之苦痛一則可笑一則可哀譬如狂荒不知其非斯其四惡態也

佛大僧大經

佛經說言人好淫泆如火燒身如持炬火逆風而行其燄稍熱不置炬者火燒其手猶烏啣肉鷹鷂追爭烏不

置肉災及軀命婬泆如斯無不危殆吾以是故作沙門耳蜜塗利刀小兒貪甜以舌舐之有截舌之患婬泆之人苟快愚心不惟其後有燒身之害譬如餓狗路得枯骨齮齚齩囓傷口缺齒適自傷毀何益於巳婬泆如此百千億劫無絲髮之福而有三塗之罪吾念是故作沙門耳譬如樹木華果茂盛行人貪之杖石撾打須臾之間華摧果落枝葉殘傷樹以華果自招凋喪蛾貪火色投入于燈體見燒炙將何趣獲爲婬惑者不別善惡遠賢親愚日就流冥亡國滅身死入地獄惡著罪成悔將何遽吾以是故作沙門也仁貪我軀軀有何好頭有九骨合爲髑髏中但有腦面有七孔皆出洟唾以皮裹骨皮肉相裹身有毛髮爪齒皮肌血腦骨肉腹中有心脾腎腸胃肪髓屎尿膿血寒熱足與脛連脛與髀連髀與尻連尻與腰連腰與脊連脊與脇連脇與頸連頸與髑髏連臂與肘連肘與肩連我如畵瓶中盈屎尿身中不淨可惡如此何可貪乎

諸經雜錄

經律異相云有清信士持戒精進因疾困甚婦大悲苦

我何所依子何所怙夫聞愛戀大命將至魂神即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虫婦哭不止時因道人往見其婦虫從鼻出婦才脚踏道人告曰莫殺是卿夫婿化作此虫婦曰我夫奉經持戒何緣作此道人曰過起愛戀今生爲虫道人爲虫說法卿旣持戒福應生天但坐恩愛墮此虫中虫聞意解命終生天

大愛道白佛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因道願得受佛法律佛言且止無樂以女人入我法中服我法衣者當盡壽命淸淨潔巳[illegible][illegible]梵行無邪念心空寂爲樂[illegible]大

愛道即復哀求佛不聽之退於門外淚出如雨自悔惡態有八十四迷亂丈夫使失道德天下男子無不爲女人所惑者佛知深諦故不度關阿難即爲白佛佛言止止所以者何必危清高之士譬如族姓之家生子多女少男者當知其家欲微不盛今使女人入我法律必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

法蘊足論云一有一類補特伽羅正信出家身柔法侶心猶顧戀所愛諸欲是名身出家心不出家二有一類補特伽羅雖畜妻子受用上妙衣食珍寶而於諸欲不生耽染是名身在家而心出家三有一類補特伽羅正信出家身柔法侶於諸欲境心無顧戀是名身心俱能出家四有一類補特伽羅畜養妻子上妙受用深生耽染是名身心俱不出家

薩婆多論云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不犯女人蛇有三事害人有見而害人有觸而害人有齧而害人女人亦有三害若見女人心發欲想滅人善法若觸女人身犯中罪滅人善法若共交會身犯重罪滅人善法復有七害一者若爲毒蛇所害害此一身若爲女人所害害無數身二者若爲毒蛇所害害報德無記身若爲女人所害害善法身三者若爲毒蛇所害害五識身若爲女人所害害六識身四者若爲毒蛇所害得入清衆若爲女人所害不與僧同五者若爲毒蛇所害得生天上人中値遇賢聖若爲女人所害人三惡道六者若爲毒蛇所害故得四沙門果若爲女人所害於八正道無所成益七者若爲毒蛇所害人則慈念而救護之若爲女人所害衆共棄捨無心喜樂以是因緣故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終不以此觸女人

地持論云邪淫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婦不貞潔二者得不遂意眷屬邪淫何故墮於地獄以其邪淫干犯非分侵物爲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邪淫出爲畜生以其邪淫不順理道所以出獄受畜生身何故邪淫復爲餓鬼以其淫妷背因慳愛慳愛罪故復爲餓鬼何故邪淫婦不貞潔緣犯他妻故所得婦常不貞正何故邪淫不得遂意眷屬以其邪淫奪人所寵故其眷屬不得遂意所以復爲人之所奪當知淫妷如是苦也

知度論云若彼侵我妻我則忿恚若我侵彼彼亦何異
恕已自制故應不作如佛說邪淫之人後墮劒樹地獄
得出爲人家道不穆常値淫婦
憨山大師云吾觀夫狎虎狼者雖狎而常畏恐其食已
也色欲之於人何啻虎狼哉人狎而且玩食盡而心甘
恬不知畏過矣乎虎狼食身色欲食性
宜興上大契問雲棲大師弟子自看師戒殺文遂持長
齋惟色心熾盛不能滅除乞師方便教誨使觀欲樂一
如殺生之慘永拔欲障之罪師答云殺是苦事故言慘

易欲是樂事故言慘難今爲一喻明明安毒藥于惡食
中是殺之慘也暗暗安毒藥于美食中是欲之慘也智
者自思之耳
世人以淫爲愛余則以淫爲殺夫淫非愛也特愛其色
能助我淫耳非眞愛其人也若眞愛其人方色美時肯
食其餘桃而甘之則色衰時猶然是肯人也余何數之
曰汝嘗食我以餘桃而故殺之耶夫世人愛父所莫有
過于愛妻妾者苟其妻一與他人淫則勃然色怒直欲
食其肉而後快者則昔之愛何在也故余以爲淫機即
殺機也乃世人不一其而足必齊舉妻自娛舉妾又不
足則媟比娼妓狎近頑童夫巳則縱恣其慾樂而乃禁
制旁脫之人之不淫何其愚耶

菩薩訶色欲經

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
之重患凡夫困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
遭之無厄不至行者旣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爲從獄得
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止而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得病
死無日矣若能棄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鎖惡狂厭病離

於衰禍旣安且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
如蜜其心如毒譬如停泉澄波而蛟龍居之金山寶窟
而獅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近也室家不和婦人之由
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爲陰賊滅人慧明亦如獵圍鮮
得出者譬如高羅群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
投之則刳腸俎肌亦如闇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
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爲所惑也

邪淫緣

夫淫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迷神聖人之所皆離

是以周幽喪國信褒姒之讒晉獻亡家實麗姬之罪獨
角山上不悟骷頸之蓋期在廟堂寧悟焚身之痛背爲
欲界衆生不修觀解繫他煩惱不能斷伏且地水火風
誰爲主宰身受心法本性皆空薄皮厚皮周旋不淨生
藏熟藏穢惡誰論常欲牽人墮三惡道凡夫顛倒縱此
貪迷妄見妖姿封著華態皓齒丹唇長眉高髻弄影透
施嬋妍美態所以洛川解珮能稅駕於陳王漢曲弄珠
遂留情於交甫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舒姑水側寄
泉流而還往遂使然香之氣遍襲韓壽之衣彈琴之曲

懸須相如之意或因薦枕而成親或藉掛冠而爲密登
知形如聚沫質似浮雲內外俱空須臾散滅舉身不淨
偏體無常方棄溝渠以充螻蟻凡是衆生有此邪行乖
梵天道障菩提業爲四趣因感三塗果故聖制不爲也

沙門道世

永嘉集

於諸女色心無染著凡夫顛倒爲慾所醉耽荒迷亂不
知其過如捉花莖不悟毒蛇智人觀之毒蛇之口熊豹
之手猛火熱鐵不以爲喻銅柱鐵床焦背爛腸血肉糜
潰痛徹心髓作如是觀唯苦無樂革囊盛糞膿血之聚
外假香塗內唯臭穢不淨流溢蟲蛆住處鮑肆廁孔亦
所不及智人觀之但見髮毛爪齒薄皮厚皮血肉汗淚
涕唾膿脂筋脈腦膜黃痰白痰肝膽骨髓肺脾腎胃心
臍肪胱大腸小腸生臟熟臟尿糞臭處如是等物一一
非人識風鼓擊妄生語言詐爲親友其實怨妒敗德障
道爲過至重應當遠離如避怨賊是故智人觀之如毒
蛇想寧近毒蛇不親女色何以故毒蛇殺人一死一生
女色繫縛百千萬劫種種楚毒苦痛無窮諦察深思難

可附近

寒山詩

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
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我見一癡漢仍居三兩婦養得八九兒總是隨宜手丁
戶是新差資財非舊有黃蘗作驢鞦始知苦在後
儂家暫下山入到城隍裏逢見一群女端正容貌美頭
戴蜀樣花燕脂塗粉膩金釧鏤銀朵羅衣緋紅紫朱顏
類神仙香帶氛氳氣時人皆顧盼癡愛染心意謂言世

無雙魂影隨他去狗齩枯骨頭虛自舐脣齒不解返思
量與畜何曾異今成白髮婆老陋若精魅無始由向心
不超解脫地

傳語諸公子聽說石齊奴僮僕八百人水碓三十區舍
下養魚鳥樓上吹笙竽伸頭臨白刃癡心爲綠珠

花上黃鸝子關關聲可憐美人顏似玉對此弄鳴弦玩
之能不足眷戀在齠年花飛鳥亦散灑淚春風前

君看葉裏花能得幾時好今日畏人攀明朝待誰掃可
憐嬌豔情年多轉成老將世比於花紅顏豈長保

拾得詩

我勸出家輩須知教法深專心求出離輙莫染貪淫大
有俗中士知非不受金故知君子志任運聽浮沉

和寒山詩

東隣嬌小女芳意未闌珊眉似初三月琴能再四彈頻
來花下坐自向鏡中看不料傷春死瓊樓夜夜寒

誰家遊冶郎白馬繫垂楊郤引如花妓同登載酒航春
風吹水碧落日映山黃忽掩泉臺路珍羞不得嘗

七十白頭人娶妻年二八婚姻既失時意氣何由佸懣

婦不執刀衰翁多被殺夕陽在西山好與兒女決

荒郊枯髑髏舊日如花麗對鏡寫蛾眉教人梳鳳髻嬌
歌及艷舞側立兼殤睨一去不復還冥冥泣其婿

婦女如畫瓶纔覩知表裏中藏屎尿惡外假容顏美口
吻流涎唾髻鬟堆垢膩齒香只燕脂衣臭同薺紫巧把
珠玉裝濃熏麝蘭氣徒迷俗子眼莫惑高人意轉盻顏
色衰須臾光景去不肯斷婬心猶然誇皓齒死時若朽
木未久出變異遠送向荒山遊魂作妖魅生前悟自性
便入如來地

聚財能作祟貪酒遂成顛爲女將身縛如蠶被繭纏轉
添三毒盛翻惟六親言未死常遭病魂靈在泰山

人生一世間那箇無天祿但只貪富貴未嘗憂寵辱酒
思長滿杯錢恨不盈屋吾佛有勸戒妻子眞牢獄生聚
暫爲歡死別長嘷哭泉路動即至火輪來甚速相逢盡
氷炭所啖非菽粟都由在世時軟滑生淫觸

人間好男子總與婦爲奴色膽包三界貪心滿八區高
堂堆蜀錦密房促齊竽死去埋荒塚猶含口內珠

吾聞鹿角仙尊含靡叢繞清淨無欲身莊嚴不貪寶鬘

因淫女過貪彼顏色好竟作蛆蠍虫俱成鴛鴦鳥自茲失神力由是落魔道爾輩居華堂身心豈可保婦人如雨雹能壞垂成稻相勸早回頭紅顏鏡中老

春風入花柳紅綠正堪憐有女嬌顏色無心理管弦空房掩病枕逝水惜彫年化作孤飛燕還來舊閣前

水濁魚猶聚花殘蝶尚迷貪淫不肯止昏惑太無知脚下五色索心中千尺絲當人解除斷立見毘盧師

慈受禪師

女色多瞞人人惑總不見龍麝暗熏衣脂粉厚塗面人呼爲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

比丘諫國王偈

目爲眵淚窟鼻是穢涕囊口爲涎唾器腹是屎尿倉但王無慧目爲色所躭荒貪道見之惡出家修道場

優塡王經偈

女人最爲惡難與爲因緣恩愛一縛着牽人入罪門女人有何好但是諸不淨何不諦計是爲此發狂荒其肉甚臭穢外爲嚴飾容內又含毒螫劇如蛇與龍亦如魚食鈎飛蛾入燈火專心投色欲不惟後受禍

道教坊淫

道藏

人者物之靈也壽本四萬三千二百餘日其神三萬六千元陽眞炁本重三百八十四銖內應乎乾人不保而便之散是以中道天閼乾者六陽具而未知動作施泄也知此修行卽神仙也自年十五至二十五施精不止則氣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姤者慾之甚加十歲爲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遯又不知養更加十歲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否至此乃天地之中氣又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七十二銖存者其應乎觀又不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九十六銖存者其應乎剝又不知養八八六十四卦其氣終矣元氣盡矣其應乎坤坤者純陰也惟安穀而生故名苟壽人至於此去死不遠況腎堂者玄關也心腎合爲一脉其白如綿其連如環中廣一寸二分包一身精粹是謂九天眞一虛龠之妙氣至精活命之深根五臟六腑百關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華悉皆在焉常能存固則二部之海應刻刻之候其潮自生至于生門大抵壬爲一命之本腎乃金室下元故

名書海尾閭不禁則滄溟竭矣

仙經

道以精爲寶寶持宜閉密施人則生人留巳則生巳結嬰尚未可何况空廢棄棄損不竟多衰老命巳矣

廣成子

廣成子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岐伯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

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巳衰將世異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盡終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

素女

素女曰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二十日一泄六十者當閉而不泄如此則不廢人道亦不損元陽精氣壯盛子息繁衍此慾所以當節也

黃庭經

長生至愼房中急何爲死作令神泣急守精室無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

道德經

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老子

情慾出於五內魂定魄靜生也情慾出於胸臆精散神

惑死也

莊子

莊子曰人之可畏者衽席飲食之間爲最而不知預爲之戒者過也若能常自謹畏疾病何由而起壽考焉得不長賢者造形而悟愚者病臨不知誠可畏也

亢倉子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省言語則氣全能知足則福全

孫眞人

精於人也若水浮航水涸則航止精盡則人亡氣於人也若風揚塵風息則塵靜氣散則人死神於人也若野馬飛空野馬散而太空存神去而形在又云本盛則末茂源深則流長精固則壽永又云油盡燈滅血竭人亡添油燈明補髓人強

上陽子

上陽子曰惟淫慾爲諸業之首修行之士先當屏絕長春真人對君以慾爲第一戒太微靈書以慾爲十敗之首修行無他但能真實絕慾餘皆易事耳

駱道耕

駱道耕年八十餘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左右戒色慾色慾四時皆損人

衛生經

水之有源其流必遠木之有根其葉必茂屋之有基其柱必正人之有精其命必長

脉望

貪財者骨肉亦薄貪色者晨起亦昏

金元起

欒色不節則精耗貪妬不止則精散聖人愛精重施則髓滿骨堅

呂純陽詩

獨上高峰望八都黑雲散盡月還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養得兒形似我形我身枯悴子光精生生世世常如此爭似留神養自身

孫仙姑詩

十歲童男正好修大丹無漏可全週金丹舍利全不壞身心清淨赴瀛洲　二十上下要淨家活鬼同眠心不

怕掀翻金門走丹砂拽倒玲瓏七寶塔　三十已上火院牽恰似蠶兒繭內眠上下渾身纏縛定不悟菩提不悟禪　四十生男長女多元陽耗散損中和思量苦來從前苦急急貪花恨不多　五十以上老來休少年不肯早回頭直待元陽好散盡恰似芝麻燕盡油　六十四五老乾巴孫男孫女眼前花排怕七十活一個鬼角揉殘一把查　迴光影裡一枯椿半卧荒郊半土堆中若有三寸氣貪財好色逞風流　妻是猛虎子是狼我在群中作一羊但得暮時同歡樂他們煩惱我消受

牛誡彙抄序

説文曰物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数起於牽牛故牛非畜也畜之者牛之以為若羊豕之類習焉耳矣龍溪于牛厥子曰麟故牛与四靈匹也律書曰牛者耕植種萬

物也亦為其馴而可服遂以專勞歸之夫后稷聖人之躬稼者也未聞其服牛也其孫叔均始作犂耕文王在郚召太子發曰吾語汝童牛不服是謂大仁蓋猶重牛於民也其季世有庖丁解牛之説吁

哉慘矣吾思庖丁善解牛者也即非始解牛者也或曰禮有大牢其縣是與夫大与少之不奸也又士無故不特殺况乎以牛為口悦然則殺牛者戕牛者也何言乎戕之謂其必不當殺若有而生其盗心

而極之于非命者然小胥刻廣仁品既先有善惡感應一書倶載鳥虫游走因果奇巧之報々後特標牛誡一目者誠不忍畜視牛也牛人一間耳何則今夫豕食于人而死牛食人而亦死飛虫或依人而不死牛

依人而定死牛不負人而死人負牛勞而手刃之死是人牛一間非危言之也負德如人尚當遠出牛下耳非人遂遠出牛下殺之者生其下耳余嘗為牛計之力之捷而頸長跪雨淚于邦習前而不免豈不能觸墻成字逸為八百里駿而破生困為夫固介然有以自斷矣死守其馴秉禮而行義也生生其作息死利其骨角毛者方當惡然愧而遂殺之與人又曰是死於食之者也生生其

作息死復食其肉是不可以已乎仁人于此方有惟萱之思而遂生之弁若毛成字若銜刃訴于庭亦既彰彰著矣戒之哉鬼神瞋恚之事固不在物情不甘外也

癸酉正月大鐺居士陳謙陽題

牛戒彙鈔叙

諺有之曰人不仁殺耕犢食其力食其肉往世勸戒甚詳而業力甚深而難轉亦曰此人之斷佛種性故余讀小有氏牛戒彙鈔嘆玆刻之爲功大矣小有家世簪纓類多吉祥善事善事益富貴種

也世人不避輪廻咸以求富貴而可得富貴又何惜輪廻者比比矣今小有是刻吃緊爲人而人之信小有當倍于他刻知非黃葉止啼語也屠牛有禁奉爲國法食牛有報載在佛典不信佛典亦當畏國法不畏國法亦當信佛典二者必居一于此是編流布果爾善根不至澌滅者或自戒或勸人戒啜肉而思粒食之勞操刀而傷觳觫之狀愾然思曰牛於人有功於物無害性命可推道路原廣饜口腹幾何乎活妻子幾何乎乃使我自罹國法于不貸墮輪廻而無了

期也則朝殺而暮止昨嗜而今止是人也及物之謂仁人事親之謂孝子仁人孝子不轉而具放下屠牛立地成佛矣故一念之迷救以一念之悟如寐得呼如醉得醒是編功德不可思量

社弟王一翥子雲題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武林聞啓祥子將
朱國表儀伯叅

牛戒彙鈔

玄帝箴

夫牛者上天玄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用非天神不敢歆其形上列天星其力下興地利有功于世無害于民殺之者國有刑法食之者幽有禍愆牢字

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永免太乙牢山俱有真形食之三日魔神攝精戒之三日名上玉清牛食百草與人何害人食百物牛犬可戒

大明律

凡私宰自己馬牛者杖一百駝騾驢杖八十若故殺他人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駝騾驢杖一百又例云宰殺耕牛并私開圈店及知情販買牛隻與宰殺者俱問罪枷號一箇月發落再犯累犯者免其枷號發附近充軍若盜而宰殺及貨賣者不分初犯再犯枷號一箇月照前發遣

仁宗聞京城軍民私宰牛者甚衆因歎曰愚人尚剛目前之利更不恤刑罰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時直追鈔仍治私宰之罪

世宗朝京師有一牛對刀跪通政司跪伏甬道若有所訴狀官會其意廉得屠牛者即爲具疏勅下法司屠者伏法仍申明禁例頒布民小

嘆牛文　劉禹錫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牛于蹊偶問焉對曰我僦車而自

給嘗驅是牛引千鈞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輪不濆及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尚腯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贏是往也將要售於宰夫余謂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予言之則悲余方窶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

戒食牛緣起　聞啓祥

人生罪業甚多而殺生爲最殺生罪業至重而殺牛爲最食者之罪亦與殺等蕭東白云我勸世人勿食牛肉服耕効勞反遭殺戮爾食何來恐爲烹鬻又云皮解體

分猶張兩目目登徒張看爾反覆能保他年不[illegible]讀之使人心惻骨驚食不下咽況殺噉報應[illegible]奈何貪此寸臠自貽伊戚哉予家已三十年不食牛肉一日老友陳升甫云吾輩之戒止于一身一家功猶有限曷若作一緣册時爲捧持隨身所到宛轉勸化令皆如是豈非大快募緣者乞人財物遇信心人尚多捨施今止求人不殺生命不食牛肉曾不費彼一錢一粟而所得福德殆難比數凡我同心豈無隨順我雖不敏敢爲先驅可乎予歡喜讚歎不能已已感應錄云有勸百

人不食牛者增壽一紀君雖發心憐憫衆生不作是想然有是業自有是報君之壽命無窮不待方來即此是券矣

戒殺牛文引

聞啓祥

吾友方孩未爲沙縣令入京師予曰君尚記白門相戒語乎爲諸生戒殺易耳一行作吏恐不免矣孩未曰噫子何亮余之淺也余初抵沙有以觔角皮張稅進者云此牛稅也每殺一牛入稅若干歲不下三千金牛之死于稅者如此而死于稅外者又可知余愀然曰吾何忍以百千萬牛易三千金亟下令禁如律客有言不便者謝勿聽久之以牛病且死告余明知其欺然勿深求籍令埋之且擇一地榜曰埋牛所以待牛之自斃者于是羣儈之謀大沮而牛之得全活于沙者不知凡幾矣予聞已合掌嘆曰有是哉君之愛牛如愛民也孩未曰不但此也沙之捕鳥者有禁捕鱔及鱉種種異物者皆有禁至公私宴會俱巧作方便不敢傷一生余之堅持禁戒自視殆有甚諸生時子尚我疑耶予聞已又合掌嘆曰善哉觀君種種行事不但有其心兼有其術天下未

有不忍于物而忍于人者予不必見沙人問沙政已知君所以治沙者矣

異牛說

劉錫玄

余在燕關令商民欲言事者得非時傳鼓十一月廿八夜忽傳城中多人共擁一牛及余廠門獰獰而立叩所自來則鄉民朱科所畜耕牛善噉而懶且善觸因鬻之屠肆劉川必川必自北門牽入縛而加刃焉忽猛奮縛斷奔入稅府府基故城隍廟也府門既扃即轉入今廟長跪神前哀號雨泣尋向五殿閻君雙角破殿門泣跪

如前一時街市喧傳千人競集而川必者咄咄走刀尚
欲伺便加手焉牛咆哮益劇仍馳北門外數里方轉西
向余廠余急出堂中見牛跟蹌觳觫泣跪復如所傳而
門外千人讙譁無不爲牛請命者余因召朱科令還川
必原直四金而自以四金償科召赭山僧引牛去令計
日領料飼牛牛馴擾篤篤隨僧走無復向時咆哮狀矣
余因與邑令共約出示禁殺牛而邑博羅孝廉之嗣君
僅十餘齡聞此遂都不食諸肉嗟乎殺老牛莫之敢尸
此儒家言非但佛說也又豈必俟近世諸名公戒殺放

生諸名篇傳播始令人信因果不謬哉而讀是名篇者
僅作文字觀即見斯異事者亦或作偶然觀蓋緣習
既熟黑業相循率難感悟雖如來再生其若之何雖然
此牛以善噉以懶以觸速就屠門而反以此速得安養
倘所謂不材得終其天年者耶余有以知此牛之往因
從人中來無疑其爲貪人嗔人癡人亦無疑夫爲人而
不貪嗔癡者有幾而獨得牛報必其貪嗔癡之差甚者
也爲牛而不從貪嗔癡來者又有幾而朱氏之牛則在
牛中又貪嗔癡之差甚者也而反得逃川必之手何耶

意者此牛之往因或如余乾城集所記曹將[illegible]中
偏又有善因無辯也因果決無差謬決無有無故而爲
牛無故而得免於屠門者誠知其必有故也而讀異書
仍作文字觀見異事仍作偶然觀真如來之所無奈何
也

屠牛嘆

嚴調御

丙辰孟秋余朝白嶽自入歙州地役牛市貴牛人食牛曉行過屠門正剖牛皮血滿地肉牛尚活時巷狹牛檻不得過停車親見之慘惻欲絕因作屠牛嘆復賦短章庶見聞者悲憫惻戒焉

萬族皆畏死牛更人相似夜聞鼓刀聲雙跪淚如雨哽

絕不得言知死猶向背賈怒奮挺擊刺砧信刀斧皮血
委地鮮生剝嬰萬苦赤瀝已肉身蠕蠕動肺腑頭角雖
捨地中情未肯俯覦大命難絕心恨兩睛努筋脊餘跳
戰爨薪已成脯饞口涎筋邊究魂泣中釜烹賸毋念兒
割妳兒骨楚離離原上田猶是[illegible]土何況食牛報昭
昭盈萬古奈何恣殺啖腥吻同餓[illegible]羶鬪穢天地慘毒
嗔佛祖營生有萬端胡爲恣屠估充腸不過飽豈必饕
殄牯稽首嗜牛人三思莫終怙

牽牛

牽牛顧犢兒自身忘觳觫願殺我犢時亦待兒生犢

殺牛

殺牛如殺人割頭大于斗牛血汙地流牛䰟向天吼

剖牛

剖牛五藏流腷氣出如甑利刀解兩脇巨斧斫雙脛

賣牛

賣牛欲賣鮮淋漓盈几案任人揀精肥隨價劈分段

烹牛

烹牛帶血煑血煑牛肉爛釜底萬苦煎筵前雙齒粲

食牛

食牛或言補食牛或言賤久食人化牛渾體牛瘢徧

販牛

販牛滿山谷行行近城市牽牛飲泣言不知誰先死

病牛

病牛恐牛死趂活付屠估但知活肉鮮不知死牛苦

其二

病牛悲哽言生死牛肉等念我健時勤且莫刀臨頸

其三

病牛忽時死牛疔帳于斗估客不顧人人疔亦隨口

耕牛別主　秀水釋智舷

老牛一步一恐怖雙眼如雨脚如醋別翁欲語咽不止
身在闌外心在裏喚翁水草死翁處不道匆匆離此去
去則去矣䰟不死恨則恨矣口難訴夜夜打水常到明
朝朝犁田直至暮車不轉時打牛足誰憐肩爛骨俱露
田到熟時足人食嫌牛日短草如故生來但只念水草
水草不足寧饑餓毛長骨立無所用誰家白養老牛卧
畢竟牽來賣與屠那頭牛死非屠戶一文兩文湊贖牛

往往十中無一箇主家生兒防晚年耕牛生犢長不顧
犢子也來償宿債譬如苦瓠生苦瓠耕牛宿昔爲人時
不想爲牛有此禍霜刀雪刃即在頸誰言牛蠢死不惡
我肉彼食固應爾彼肉我食亦非悞冤冤如井轉轆轤
轆轤轉時翁可悟

主慰耕牛

地有苦茶亦有粟如我現人汝現畜人不自人繇心直
畜不自畜繇心曲直則豎生爲最靈曲則橫生名四足
是知心爲人畜機甜苦如我掌反覆我今不以牛視汝

汝實慈願所感觸現形牛中降甘露爲彼昏衢之眼目欲佛慧命續未來弘慈又有新生犢人以耳聽汝以角汝角似木元非木角卽大士耳圓通反聞處處皆華屋身毛莫作牛毛觀又不但是牛血肉毛端各現諸如來佐汝攝化諸凡族若損一毛損諸佛況乃和汝身俱戮

戒牛善報

讀簡戒牛

盛肇秀州人嗜牛肉一夕有叩門者肇啓視之見蒼頭送一青簡書曰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讀畢人與簡俱失肇大驚悔自此戒食牛肉

慈心禁牛

徐栻慈心不殺尤惡殺牛居恒謂太牢最鉅而最有功于世天子無故不殺之人以爲砧益之恒物何也故所涖官必嚴禁之後仕至尚書

解衣質牛

陳五叔館于杭州長明寺同弟步月至石碑樓見兩牛橫卧于路一牛忽跪淚落如雨哀鳴不止見之惻然議贖放之躊躇間一鄰人夜起謂陳曰此牛五鼓決就戮矣公如欲救之須卽時喚牛主議定價值倘不能卽付先以一物爲質方可不然事未可知也陳因急叩牛主門未應而牛忽自轉身以頭觸其門甚力主啓門咄咄罵牛不已陳告之故解衣强質之次早償其價牽放雲棲大師所

貸穀救牛

餘姚東門顧七者世業屠正德間七將宰一牸牛偶以事他往其犢暱無人斲刀藏舍後灰堆中隣有人見斲刀者不諭其處遍索乃得諸灰中顧屠怒將併殺犢封君石泉翁見之貸穀數石乃免是年公子登高第今爲中丞

皮三埋牛

信楊錫家价黃皮三者心純一無僞種田數畝于張家一小牛馴而力弱每耕皆三扶助過小溪亦負之往適夜耕歸遲寄牛寓田隣夜半聞牛蹄拖地聲不歇三起視見牛目有淚坐守之果有盜來三從暗處以其名喊之遂去年餘牛忽夜號三起視牛若依依永訣者三撫

（眉批）味其言何惻怛周至也共賢乎哉

（眉批）文人而一旦至此幾欲下淚

（眉批）皮三雖人家奴乃一信義君子也衣冠中未如皮三其人者[illegible]

其背曰生同處斃則埋汝于土歲捐一紙與汝牛若垂首聽及斃埋之三後年八十五坐而終

同登

萬曆乙酉科應天府庠李鑑祈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榜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更書一牛像在傍至揭榜果與應文同登乃無錫縣人也因叩其前代陰隲事楊云其家不宰生食牛已三世矣

中式

李遂夫原名田初夢一車過門滿載書卷問爲何書曰

省中及第人姓名也揖而求觀徧閱無巳名獨有李遂夫者車人指曰是爾名否漫應曰然其人曰此鄉皆食牛肉爾家三世不食當父子登科及覺更名遂夫果得中式

此事上杯中無不知者然食牛肉犯此戒者出北也惟

得元

金陵朱之蕃爲人愿謹未第時夢一神人語之曰今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陰德與彼相等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倘能早戒狀元屬汝無疑也覺語其父父笑曰夢境渺茫應天府前牛肉遠近聞名可自恨耶明夜欽夢亦如之始大驚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是年果狀元及第徐止得二甲第一

犯而復從故爲惑耳哉戒

得第

隆興癸未禮部試進士葛楚輔在場屋與江陰顧待問竝號試後葛寢未起顧持刺來見曰我見春榜矣葛驚問故曰昨夕夢到仙府見榜末有顧待問字而墨塗去之叩所以一眞官曰好食牛肉姑示罰耳方窘迫無以爲計傍一人曰盍禱之即謝過曰自今以後不敢再食

眞官喜取筆復註其姓名因借榜細觀覺而忘去獨能記君名蓋又處吾下也發榜果皆得第二人自是不復食牛

還子

武林吳小汀公子吳恒初好食牛後連喪子女適一子患痘危甚吳夢追入官府有訴吳殺牛者與牛爭辨良苦主者命牽牛以鼻嗅吳周身至面頰吳甚惶懼牛竟無言吳自辨嘗食牛實未殺牛且誓永不食主者色霽諭牛而遣之吳得釋方出一大高閣閣門上呼吳甚厲

此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十四日之事余友程還九親見者

昊仰視忽擲下一物云還却汝捧視之乃其子也驚汗浹背而寤子尋愈自是不復食牛

得子

翟節京師人五十無子繪觀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盤送一兒部秀而美妻欲抱取之一牛橫隔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子彌月不育又禱如初聞者告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與節悚然誓合家不復食牛遂再符夢妻前抱得之乃生子成人

起家

應天上元縣人王梧之子王光在泰州東臺場生理有周屠者買二牛先宰其一市賣次日午後又當宰一牛牛忽越高墻跳出至分司觸門為守門人逐去復走至王光店時方延客牛逕入臥房觳觫流淚周屠追至牛見周即咆哮怒觸光大懼詢周原價意欲買贖而牛觸不止人莫敢近光持銀向牛云汝欲碎吾家則聽汝或欲吾救汝命可息怒牛見銀即低頭就牽周素無賴光具呈分司求一印照分司毛來竹問光曰汝家積何善事光曰數代不食牛分司曰吾家亦數代不食牛矣牛是以初投分司不得入而後投光店也光遣人送回應天喂養三年老死埋之後園光至今生理日盛緣此起家

免疫

管樞密師仁縉雲人為士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狀獰惡叱問之對曰我疫鬼也今行疫人間仁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也何故得免曰不食牛肉

免夭

溫州平陽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

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以茫昧強之行至郡有盛集蜀主帥履任大宴酒三行例進玉筋羹每取乳犉烙鐵筋鑽其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為饌蕭子偶至庖見繫牛叩知其故亟以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蕭又乞增永字于上已而夢神言汝有陰德不獨免夭可望期頤後果至九十餘

免禍

正德間武昌陳陞因中原劉賊亂借村隣張老銀在[illegible]豐間收買牛獲利回取妻築室張老子貧索償陞約[illegible]

一念不忍便能免禍感應篇云念起于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此其驗也

至徐州貨牛百數喂養兩月議將肥者至吳賣銀次第自宰變價張老子見其殘刻不忍思別去忽從人自河沿來云家有急信張老子一聞竟往河沿日暮未回其夜有盜數十人將唫囊銀與牛俱搶去唫追盜陷阱死次早張老子至河沿問無信始回見唫死張老子告州官批云非聞家信去亦不免今得免禍乃不忍思去之報也半年獲盜牛俱在給張老子件從回家

改過

趙善一居池州以屠牛為生夢被追到冥府王者端服

踞几氣象艴然罵曰牛之為物有大功於世汝何忍屠剝不少貸今令汝試嘗此苦舉手指獄卒即持巨釘尺餘銛利可吹毛釘其首血濺地痛楚切骨趙仰呼乞命請改過主者色少霽命去釘曰審爾則大善吾除相爾生理方拜謝欲去有婦人着褐衫挽嬰兒奔來意緒窘怖望殿上拜不已主者曰正切戒之勿憂也遂退而覺則雞唱矣喘汗被體小婢報僕將殺牛可起視之一水牸蒼色腹有胎恍然警悟立命牽付寺僧捨為長年牛先是其家歲病疫自爾無之衣食豐裕

明顯如此人猶不信何也

愈病

平江人王亨嗜牛炙忽病癃半年百藥不効沉頓中夢黃衣人告曰汝不食牛肉則生更食則死既寤誓不復食病即隨愈

當道貴官力易護生出材一禁全活甚衆能為而不為鬼神所以深譴之也

還壽

嘉靖初胡鐸為福建方伯延鄉官尚書林俊燕會林忽昏寐良久方甦語坐客云異哉予適被召至一官府主者乃吾宗尚書林聰也云今閻羅王即宋范文正公吾為其屬以爾昔為縣官不禁宰牛減壽一紀予曰昔為

縣時曾有禁宰牛榜在聽令縣土神錄其禁榜果有之仍代申奏還壽一紀座客皆驚咸誓終身不食牛俊後果一紀而終

延壽

至元間有孫總管赴韶州任舟次江中忽為大風飄至巨山信步登焉見一大門問守者曰此何所也答曰此考較人間罪福處引之入見殿上主者端坐侍衛甚嚴謂孫曰爾父食牛罪業至重爾亦喜食牛當減筭只纔此任矣孫再拜求救曰汝到任能禁殺牛并普誘五百

居官君子亦當為自身福壽計

顧元村老也能其言語行事仁義兼全

家不食牛汝與父俱免孫領命而出到任首禁宰牛并廣勸人不食牛肉踰年夢父告曰主云爾禁牛會勸至七百家功德浩大我得升天汝亦延壽矣

再生

某郡司理忽暴卒信宿復甦急呼家人請太守羣僚至牀上稽首曰某逝時使者攝見陰司主者余乞命甚哀主者初不許既而憫之謂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乎限以三日但得再生當圖之非諸公為我遍勸百姓不可得也衆以為妄語佯諾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矣郡

廣仁品　牛戒彙鈔　廿七

守大驚召僚屬共持此戒復立一簿于通衢令百姓皆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即望空焚之少頃報司理生矣往訊之云復被使者攝去主者怒讓余泣曰事屬他人可奈何言未卒忽有黄衣人空中持一籍至云是所勸戒食牛人姓名主者啓視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延壽六紀太守與衆俱受福無量矣司理後年至百歲

共終天年

林塘村老顧元畜牛如人有一牛疲不能耕子將貨牛買新牛元不肯每向妻子語云牛為我耕年久今我老牛亦老我靠牛耕共終天年一日元年八十八忽危疾牛亦不食繞元牀側行數遍夜半仆矣元令妻剖竹以稍草包牛二日度肉不可食乃命二子埋之元去牛仆百日始歿果與牛共終天年

不戒牛惡報

殺牛累子

萬曆十五年徽州十六都程某兄弟二人租店面三間販賣牛肉圈內喂養多牛每日擇肥者宰一二頭其弟進圈有一牛長跪下淚遂牽別牛出宰後每日進圈必

廣仁品　牛戒彙鈔　廿八

跪其弟不忍殺之一日兄進圈見一牛肥壯謂其弟曰何不殺此肥者其弟曰此畜每見我來必跪賣與農家作耕牛何如兄不信曰待我明蚤試之明早進圈果長跪下淚如前兄持刀謂之曰閻王註你三更死誰人留你到五更遂殺而煮煮未熟鍋內肉變成火塊噴出店房盡焚仍不改業又租別屋開店一日出門遇挑擔賣牛肉者曾欠舊帳索討爭論一掌即死訟之官問抵其子百計謀出方得改成而其子胸生一毒五臟皆見備極痛楚每見人必號泣曰吾父殺牛作業貽累於我如

是半年乃死其弟善終

試牛殺父

滁州來安屠牛爲生每令其子視其用刀欲世其業一日父酣寢子以爲牛持牛刀斷其首衆駭問曰我見是牛不見是父父嘗教我殺牛今見牛睡試手法耳

食牛受鋸

衡州有道人行乞于市持大竹一節三寸許血痕涴其中自言本山東商人曾泛海遇風漂墮山島邊登岸見巨竹參天翠色欲滴俄有皂衣兩人來云尋汝正急乃

在此耶答曰適從舟中來尚不知此是何處何爲相尋皂衣不應夾捽以行滿路荊棘如鎗箭鋒而甚大刺足痛絕不可忍問其人曰牛角也益怖之復前行至一處主者責曰凡食牛者此處用大鋸鋸之汝好食牛當受此苦報始大恐乞命曰請後不敢再食主者曰汝既悔過今釋汝歸語世人爲戒顧左右令截竹注所鋸食牛人血使持歸爲驗兩人持大鋸趨入林中少頃至鮮血盈管下流汚衣云方鋸食牛人用力過猛血濺衣裾閧呼即至不暇滌也持竹還家即棄妻子淵跡丐中以勸人

販牛遭溺

廬州徐淹嘗販牛以舟載數十牛渡江往徽風浪忽作羣牛戰慄淹抱牛共禱倘免覆誓不再販即在太平賤價賣人耕田呼拜不已忽風定泊岸值倭亂官買牛急淹貪心復萌計賣與官屠得重利方筭牛牽過屠舟牛復戰慄忽風浪復作淹舟忽飄出江覆沒

盜牛雷擊

嘉靖末建寧有盜數十人至夜持刀放火掠物于牛尤

慘一夜將入民家牛欄內恍見欄內若有牛頭鬼數十聲言曰汝速去遲則霹靂擊汝矣又一盜見牛口有火光閃灼急呼同出出即見牛口火變爲聲音如雷霆狀盜各迷路有在欄外死者有逃至家者失主以欄外死者形聞官官得其夥黨捕治之盡付于法

屠牛橫死

太和中光祿厨欲宰殺牛牛有胎不久當產或令換之屠者操刀直前牛乃屈膝而拜竟殺之屠者忽狂走失常每日作牛啼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月餘而

死

牛之力能殺人而殺人不常見是牛固不忍殺人也人何忍妄殺牛耶

鬻牛被觸

李大夫彥威買田上饒春務正急莊農來告所得牛喜抵觸而不肯耕請鬻之乃售于沙溪屠家旣成券約三日來取農于是痛加鞭撻力驅以耕及屠至方解縶牛彌耳斜睨若忿恨伺便奮角觸農腹挑其腸于角上方低頭就執

追牛穿腹

常熟縣有座屠者縶一牛始下刀牛極力索絕負刀而逸座追之數里乃及牛反顧以角穿座腹腸潰而死

廣仁品 牛戒彙鈔

屠牛業報最速變牛特其一耳使屠牛者而使變爲牛亦大便宜矣

宰牛生角

鎮江華回子父子宰牛一日仆地作牛鳴臥病月餘額生雙肉角長寸許臨死時隣里皆聞牛尸氣

刺牛眼枯

王曇略常以牛作脯爲業欲殺一牛牛見刀輒跳躑欲走去曇怒以刀刺牛目經少時王眼無故流血久而枯

偷舌斷舌

吳少頴館於長沙萍鄉親見胡屠者貪小便益每瞰同伴未知之際攙開牛口偷割其舌一日主家市一大牯牛仍前行盜削一竹刲穿其舌而炙之牛忽奔逸急喚胡屠追逐胡恐炙舌爲人所竊急將竹刲咬定拔出炙舌不覺自斷半舌矣更不能飯啖以粥飲牛吼一月死

[illegible]

生子無舌

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廊見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歸炙食之後倪生一子無舌

生子舌短

太寧人賀悅爲鄉隣牛踐稼以繩斷其舌後生三子皆舌短不能言

廣仁品 牛戒彙鈔

身爲民上與盜相通故報之慘惡如此又不止食牛也

典史變牛

萬曆年間太平有戴典史年少能幹上下多用之嘗與盜交通凡捕獲輒受賄縱放每冬日受牛盜牛肉數十斤失主屢獲牛贓至輒治失主以不慎罪或罰其牛入官邑令亦好牛肉日受其獻民不敢誰何夜藏牛室內有鳴邏直入牽去者及三年戴將考滿忽發狂疾自稱見衆牛追逐與受害之人持棍毒打日嘔血數升腥若牛血將斃猶似對牛自解曰堂官爲之非我也死後牛

違母不孝戒牛不信忍殺不怒牛豈能爲厲哉祀神之忌耳

食牛之戒不啻三令五申言者諄諄聽者須[illegible]

尸氣臭聞者掩鼻

牛拜不救

梁時有人爲縣令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刹屛除佛象鋪設牀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令左右宰之飲啗醉飽便卧簷下俄醒即覺體癢把搔癮疹須臾變成大患經十餘日便死

牛死爲厲

廣陵朱氏子家世勳貴好食黃牛嘗暑月中欲殺一牛其母止之曰吾年如此爾已醉所食幾何勿殺也子向牛言曰爾能拜我我赦爾牛應聲下淚而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會人言立殺之數日病日夜見此牛爲厲作牛聲月餘而死

百千苦報

鎭江茅姓者暴卒至冥司冥官曰汝父好食牛肉每日一斤罪惡深重當受地獄中百千苦報汝壽未終合先受責遂將雙眼取出置地下鞭之數十始放臨行冥官曰汝今世無大惡陽壽尚有廿一年但汝父罪業深重汝歸語之急戒牛肉或可少延汝更能勸人不食牛肉當增壽筭及甦雙目痛不可忍兩腿亦腫如受杖責然

科第捷徑引

今人求科第之術不啻千端矣或卜吉形家或求助神祐其高者類能以文章為迎合不肖者鑽刺營謀僥倖一第莫不揚揚自得以為術之巧技之捷也孰知冥冥中自有鬼神主之無論以風水以祈祐以文

章即以營謀得之亦命所當得耳飲啄莫非前定孰謂人力可回造物乎然亦有能回者力行善事廣積陰功自見鬼神同欽造化在我故今之求科第者百計圖捷而究不得捷惟行陰德者如葛太守之方便效之便取魏科張畏嵒之謙虛持之即補

高第至徐布政轉鄉科為進士裴相國以餓夫得公侯他或行一事或救一人或偶行之一日或堅守之一生讀書者必發其身貿易者定昌其後如形影如響答聲百千不爽古今合轍益科第一途使命不當得任爾絕世文章通天作用究竟不能

與定數爭衡而陰隲一道可挽回定數昨行今效早行晚效冥報最速神鑒極顯故吾謂求科第者一切風水祈禱文章鑽刺皆紆迴遲鈍而惟行陰隲為最捷也有心者政不妨一試之

京口錢邦芑開少述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門人劉　杲子約
徐學古信之訂

科第捷徑

渡蟻狀元

宋郊後改名庠少角時與弟祁肄業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鄒叩僧執大宋手驚曰公風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俛思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戲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郊改第一祁改第十

此事諸入製圖以生之拆所顯極矣故首拈之今人秉作戲劇耳

挽回定數

長興徐布政弱冠登鄉薦于西天目遇一僧曰公朗秀不凡當以文章享大名但終身爲舉人知縣耳徐公曰

吾不願爲舉人官何計得一第乎僧曰惟有大陰德可挽回定數陰德亦要機會莫如放生隨處可爲必極多爲貴徐公甚貧束修之入悉買放螺螄以其所費至微所活無數也如是九年復遇此僧曰未也一日有以三十金請文者公得於泛太湖買放水族不十日三十金盡矣復遇此僧一見驚訝曰汝何處陰德紋滿面乎明年必登第矣明年果登第時嘉靖庚戌歲也

放鯉得第

貞元中秀士周存者好放生嘗作放鯉魚詩極佳陸贄稱之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苦於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放生早科

萬曆癸卯夏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鱔魚數萬頭石梁謂芝亭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爲倡募衆成之何如芝亭曰諾於是先出銀一兩衆湊成八兩買訖遶城放之至秋石梁夢有人云汝未該中緣汝放生功大得早一科石梁祕而不語後放榜果有名乃

咲曰有是哉衆詰之始言其事且云爾時我雖發意實賴芝亭讚成奈何功德獨歸于我數日後南京錄至芝亭亦中

未及第因

胥江邵彪字希文爲士時夢至一官府人皆稱安撫至矣見一官云汝知未及第因否對曰不知命引希文去見一大鑊煮蛤蜊見希文乃作人聲叫其姓名希文遂念阿彌陀佛方念一聲蛤蜊皆變作黃雀飛去後希文果及第仕至安撫

蟻報得薦

國朝胡觀察僖字伯安生平全活龜鼈蚌螺之類無筭當省試時謀徙僻地得潘氏園蟻羣聚于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搆火將爇之公感頻曰以吾一夕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亟返故室暨入試窘三書義至一夜甫就而蟻戢筆端不可逐久之別搆四經義思忽泉湧蟻遂不見既得薦司試者謂公經義殆神助耶公心知爲蟻報盖好生不殺

鼠報得第

李昭嘏舉進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托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卷在枕前視之其題乃昭嘏卷還于架上復假寐窺之有一大鼠啣其卷輒復送枕前如此再三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鼠報

父子登科

李田台州仙居人其子某夢人推一車過滿載皆書卷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人姓名也揖而借觀許之徧閱無巳名獨有李遂夫者車人指曰是爾姓名乎漫應曰然其人曰此一鄉皆食牛而爾家三世獨不食當父子皆登科既覺亟更名遂夫果與父相繼擢第

放生功德

韓太史世能長洲人世居陸墓塘甚貧其祖永椿每早起持帚掃兩岸螺螄之緣岸而上者以入中流脫漁人之捉取日以爲常有時枵腹掃十餘里忘返隆慶丁卯太史赴鄉試年四十矣其父宗道亦善人也忽念父爲救螺螄命一生勤劬令吾子大矣吾偶有十金何不買放生命祈祐乎蚤起得大龜大赤鯉買放之是夕夢神

以上十一則皆放生成殺而得第者此類最多一徙最徒

告曰汝父放生功德汝子本當登科今汝又買放龜鯉當令汝子入翰林官至一品太史臨場感夢亦如之是科果中式明年登進士入翰林官至侍郎奉使朝鮮賜一品服

龜報先知

韋丹年近四十舉明經未第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龜長數尺將死羣聚觀者皆欲買烹之丹問值幾何須二千丹以所乘驢易之放于水徒行而去後遇一老人出一通文字授丹曰知君要問命輒于天曹

錄得一生官祿聊以為報明年五月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每至一官日月皆合予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舳擢福建觀察使

放生得鼎

韓敬初名敬求才高博通內學從蓮池禪師放生西湖勝蓮社下第社友歷引信翃落次事作比韓詩送之庚戌正月是友夢金甲神語曰何不作無比詩贈韓因指韓所贈案頭彝曰此鼎也韓得鼎應助濟三潭放生不然有毀者後及第自負才名無比豈必求全於池及中

讖果如神語社多名士鄭貢元圭葛解元寅亮包解元鴻逵未第時月放所贖生而馮陶兩會元後乃有兼倉狀如韓者韓之放生獨多嘗召雲棲僧唱梵普度故報尤顯著

慷壯俠烈有是千古名流

助喪不問

郭震字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貲錢四十萬忽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乏於貲財願假以治喪震遂與之無少吝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卒不問其名氏深為

薛趙所誚震怡然曰濟彼大事爾無誚焉十八舉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封代國公

麥舟助喪

范純仁仲淹之子嘗往東吳得租麥五百斛舟載以歸道遇故舊石曼卿自稱三喪不舉世無郭元振無以告者純仁悉以麥舟與之歸而拜父于庭父問東吳曾見故人否純仁曰見石曼卿云三喪在淺土父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連舟而與之矣後登皇祐元年進士官至尚書右僕射

雖得父子同心亦古今第一流人物

爲善不必遠求只眼前事能爲之亦足矣今人孰不行鄰里貧不能葬者乎

葬貧極品

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輕財、好施、鄰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曰、赴死生救、不足吾之本心也、家有二牛、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與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予五十後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後果登第、官至極品、

葬父登第

陳彔以貢至京師、向神廟祈夢、夢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問也、彔未信、明年果黜於禮闈、遂歸亟治喪事、

後再試始登第、

寒士赴試可謂急矣乃見人之急復輟以濟之而已之急全不顧也仁人哉

傾囊高第

查道、字湛然、休寧人、幼沉嶷不羣、淳化中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壻、捐財資送、又故人卒貧、其女爲婢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是歲首舉、次年登進士、選龍圖閣待制、

幽冥尊禮

一士人赴應天鄉試、于舖中見一靴、是其父葬時物、詰之、云昨一官人寄此修補、今日來取、候之、果至、乃其父也、拜之、不顧、取靴乘馬去、追之一二里、不能及、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其父乃回顧、予問父爲何官、父曰、冥司命我巡視科場、予問我可得第否、父曰、終身秀才而已、予泣拜求之、父沉吟良久、曰鎮江太守葛繁、冥官及城隍等皆尊禮之、汝能師事而效其爲人、便可望增添祿位、此外無他法也、遂去、其子場後不第、往謁葛繁師事之、問行何陰德、繁浤然不知、懇之再四、繁曰、予自[illegible]

葬書無尋根不過長辯耳切葛所言則爲善亦甚易而食報又甚奇雖愚人亦將躍然思金之況習士乎

惟喜行方便利人事、始日行一事、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止此而已、初不知所謂陰德也、又問何爲利人事、繁即指坐閒脚踏子云、如此物置之不正、則蹶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即與之杯水、凡此皆利人事、但時時存此念、隨事行之、勿斷、乃有利益、雖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能行之、不必待有錢財、而後能行、利人事也、士人謹受教、後三年果聯捷登第、

陰德尚書

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山中、一夕聞鬼語、某婦人以夫

晉由牧人陰德活大凡所殺又節婦子大抵鬼神最重節義能多方曲成其夫婦絶陰德莫賢也

久客不歸翁姑逼嫁之明夜當縊死于此吾得代矣公潛竇田得銀四兩卽僞作其夫之書併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後其子亦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而禍之應果登第官至尚書子孫登科者不絕

滿面陰德

張士遜幼喪父母惟叔存恩養如子叔生子七一日叔

謂曰吾當與汝析產分為二遜曰不忍諸兄弟共一分可分為八叔固辭遜復固却卒如遜言遜年十七與薦入京同館二十餘輩有術士過視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同輩斥之術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少年滿面有陰德氣故許之及揭榜果登第

悔過占科

宋丁湜少年俊爽酷嗜賭博父屢責不悛怒逐之湜遂旅遊京師經營補太學南省奏名相國寺有一術士往訪之術士曰君氣貌極佳卽書壁云今歲狀元丁湜湜

兒人發名卽賞多方設處為彼解救若自委之不能為天下何事不可垂乎

盎自負賭如平時有同榜二蜀士多貨湜與博贏六百萬携歸數日又見相士驚曰君今氣色大異魁選安得望耶湜請其說曰相人先觀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謀利負神明乎湜以實告曰悉反之可乎術士曰既已發心實實已知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下也湜悉還所得迨唱名徐鐸居首湜居第六

代償及第

王曾字孝先赴試京師過甜水巷聞子母二人哀哭之

切詢其鄰云少官逋四萬錢計無所出止有一女將易客錢以償旦夕分離所以哭甚哀也曾乃訪其家詢之無異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仕宦往來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客約三日取逾期不至其母復訪曾之所館而曾已行矣後三元及第位至兩府封沂國公

償錢登第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不第遊京師舍于市側聞旁舍泣聲甚悲過問之旁舍生欲言而色愧曰頃官于某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乃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

還帶記流傳久矣當場搬演婦女子亦爲嘆賞咨嗟而能效之者誰也

萬行與之訣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孰若與我旁舍生曰已書劵納此不可追矣公亮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公亮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女來俟吾于水門外旁舍生如教商人果不爭携女至期以往公亮之舟已移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公亮登第官至相位封魯國公年八十卒

前程萬里

裴度字中立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

廣仁品 升第捷徑

惑有相工負神術相裴當餓死他日偶遊香山寺見一素衣婦人置緹褶於欄楯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見緹褶知其遺忘也追之不及待至日暮不至度挈歸逆旅詰旦復携往寺門始闢睹昨日素衣疾趍而至憮聲惋歎度訊之婦人曰父無罪被繫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失此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細詰其物色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後退相者見度聲色頓異驚嘆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於貞元初擢進士第官至上柱國

十

誰在路費不足時尚不肯苟取羅公真男子

晉國公壽七十六

還釧得第

羅倫號一峰少勵志聖賢之學郡守張瑄惜其貧命有司周之謝弗受年三十舉于鄉赴禮闈宿山東旅舍僕于院中拾一金釧匿不以告行兩日倫謂其僕曰此去京師尚遠路費不足奈何僕曰主無慮出金釧告以故倫大怒欲親賫付還僕屈指叩頭曰如此往返恐悞會試倫曰此物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考訊不獲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可令人死于非命也竟返

廣仁品 升第捷徑

篤復至其家果係一婢潑洗面水釧在水中誤投于地主母疑婢竊取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私匿辱駡無休妻亦憤怒投繯賴人解救仍誓必死公至出釧與之公此兩命一家感激街鄰觀者如堵無不稱歎即以狀元許之急行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

還金登第

范元之衢州人素貧篤志讀書盛暑浴水邊拾得金銀一袋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爲命萬一失此者自經溝

十一

瑩將如之何翌日父子携金于岸待之果有一婦悲號而至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金至此失之元之卽還之婦分與亦不受鄉里誚之元之笑而不答歎曰吾平生安分豈可圖他人之財爲已財而汙吾之名哉是年其室產靈芝數莖光彩燁燁明年父子登第歷十二世皆爲郡守

安分不貪

劉留臺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夕不去翌日有

一人號泣而來言爲商于外八年止得金八十五片昨晚浴罷不見劉遂取還商以數片遺之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劉答曰吾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爲已有是欺心矣必有禍災況商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豈不哀哉忽一夕夢神告之曰汝平生安分不貪將有大顯并及後嗣劉曰非某所敢望也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

處心不貪

財帛多寡原是命中注定不貪若誘得般好人

林積南劍人入京師赴試至蔡州旅邸既臥覺牀間有物視之一錦囊珠數百顆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云潯陽周仲津積曰此人復至令來相訪可具吾姓名告之數日仲津果物色至蔡邸主人具告乃訪積求之積驗其珠數皆合悉歸之仲津選大珠數十顆爲報積固不受仲津拜謝曰公處心不貪如此願公及子若孫世世富貴以數百千就佛寺大齋爲積祈福後積登第官至大中大夫子德新爲吏部侍郎

還鈔感天

楊存吉水人宋元豐八年赴省宿息州旅舍既臥覺牀席間有物礙其背視之乃鹽鈔二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巨商某某存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與之語吾在某坊某人家安歇又大書于所宿之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寄此遂行不數日商人果至息邸主人以存言告且使自觀壁間所書乃徑至京師訪存存曰果汝物耶當聞之官以還汝商人曰如公教詣府悉以授商人府使中分之存力辭曰既其欲之前日掩爲已有況默不言矣商人不能強乃捐數百緡

相國寺爲存祈祝登第有彩雲天花之瑞衆皆謂存之德感上天也是年登焦蹈榜進士歷官至中奉大夫子孫世皆貴顯

護遺及第

白敏中應舉屢不第詣胡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裹一物令女奴捧之因閑中女奴力勸罷門閑上車馬駢集忽相失敏中守護至日晏婦人號泣而來曰夫犯極刑有能救護者惟欲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敏中即以帶還之婦人泣謝曰公秉心正直不貪財如此天地鬼神必鑒公之德將大顯于時以享厚報也再拜去後胡蘆生見敏中曰秀才必有陰德前程非某敢量也來年果及第位至中書令

鬼托有德

傅敞濰州人過吳江小憩僧房見其東有殯宮問爲誰僧云前知縣館客身故聞其家在福建無力歸瘞敞惻然憐之既還舟次是夜夢儒冠人持帖來見曰三山薩蓍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君有德故來相告明旦傾

資葬于官地上仍修佛事以資助之至七月敞赴轉運使試寓西湖小刹後夢薩生來再三致謝告以三場題目敞寤而精思屬藁入試果合遂登高第

遷葬巍科

劉軻韶右人讀書廬嶽東林寺夢一人曰我書生也因遊學逝于此室主僧不聞郡邑瘞于牖下屍骸跼促君能遷葬必有酬謝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裹其骸具棺改瘞于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三雞子勸軻立食之後乃精于儒學登巍科歷任史館

賑饑鬼唱

常熟徐鳳竹栻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爲同邑之倡又分穀以賑貧乏夜聞鬼唱于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秀才倒做了衆人郎相續而呼逾夜不斷是年鳳竹果舉于鄉其父因而益積德孳孳不怠凡有利益無不盡心後又聞鬼唱于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竹官終兩浙巡撫

好施占魁

倪問字泰夫沙縣人富而力學好施毋出輒以錢自隨

遇貧窶則擲其家不問其知否及領鄉薦赴京師施與如故屢試不偶人笑之曰君且以濟貧爲事何屢屈春官耶造物有未知耶悶益勵志紹興三年冠起江廣破汀州侵縣境官兵獲賊滿縣獄悶以愚民罹法日飲食之既賊斬獄出縱火焚舍將及悶家賊黨競相撲滅隣佑賴以全明年以糜粥濟饑活者萬計五年赴省隣人夢豎旗里門曰饘粥之功是歲果占魁

施藥功大

許知可毘陵人嘗獲鄉薦省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可遂精盧扁之術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取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赴春官艤舟平望復夢前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盧喚六作五思之不悟其意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上名不錄遂升第五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樓林方省前夢也

棄官免吏

盧陛周必大紹興中監臨安府利劑局局內失火延燒

民家逮吏論死必大問吏曰設使官自失火當得何罪吏曰止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服坐失火罷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順道謁婦翁門外雨雪交下有二童子掃雪于門婦翁見必大失官殊輕之而私訝此夕夢神命之掃雪迎丞相今唯必大至又無他客既已設備姑留之必大歸亦苦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寓一班直家一日班直携小冊自外至必大借觀則鹵簿圖必大熟玩而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宰相封益國公

白冤無私

仁山毛公未第時與縣令徐公善徐素嚴厲欲杖殺趙氏五人而非其罪公知其冤値歲薦北上令來訪力爲白之竟從其請時公貧甚令以爲必大有所獲而公毫無所取也五人亦不知所以得釋之故公之陰德大都類此後登第官至侍御

高誼美報

黄岡朱廷相官知縣女字里中豪朱貧且死豪停婚杜僉事公子嘆曰爲令而貧君子也焉有君子而其女患無婚者爲其子傑委禽夜夢朱峨冠衣緋謝曰君誼甚

高得請於帝美報矣復夢神贈以詩曰天上日初長人間春正好是歲戊午傑弱冠舉于鄉主司初擲不錄詩朝卷自展案上異而錄之

決娶啞女

鄭叔通定夏氏女爲婚後夏氏女病啞伯叔諸親皆勸別求叔通不可曰其若不娶此女遂無所歸矣況未啞而定婚旣啞而棄之豈理也哉啞女遂歸鄭鄭後入太學登進士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二子亦皆顯官

附決科要語　楊起元

休寧有一儒士程學聖師事洪甲頗明道理立心操行無諂曲中年以後游神冥府職雷部判官言人死期月日時刻不爽甙一樹當擊亦先與師言之無不驗然止對洪言他人弗與聞洪因自審究竟對曰先生今世祿薄但冥府重先生將以先生爲閻君師洪笑曰果爾吾便爲之是夕洪遽困頓僕者見庭下如官吏立者數員良久卻去洪亦安逹旦學聖至謂洪曰先生知否冥府聞先生便爲之語遂遣使者迎先生予謂先生戲言耳

期尚遠也乃召還前後所言於洪者洪多不洩惟潘雪松祝石林二人素與洪好皆積學逾強而不第洪問學聖能知是事否對曰此非吾職然可托稽也居二日告洪曰潘公中癸未榜矣祝尚未也癸未雪松果第洪又命爲石林稽之學聖對曰天榜未定待定乃可大凡春榜定于先年之十月秋榜定于當年之正月洪記其言至乙酉十月又命之學聖報曰見兩榜矣上丙戌科也無祝公次己丑榜也有之雖然兩榜中尚有挪移增減待揭曉乃定洪問其故學聖曰冥中議論陽間人善惡

何止月旦評哉平生爲善忽有一念之惡神卽惡其穢平生爲不善至此猛省痛改神卽鑒其馨至于科甲一事專屬文昌凡能文之人咸登其籍寧獨本人心行毫不可隱雖其父祖曾高之一善一惡皆籍註也又寧獨其人善惡之大者不惑遺雖其隱衷微念片語細行皆洞悉也以此比較輕重酌量去取無錙銖少謬有人不善而登第者其祖父之德勝也或善人不第則祖父之德不足也有其人浪蕩欠簡束乃其心中骾直無毒賜卻乃取或循循有執持外貌雖善中情不直多見棄有

已上榜而忽除名者新念不吉也有本無分而忽有分者新念遷善也天家考察曾無一刻之停今兩榜正在那移之間吾能知祝公之有分而不能知戊丑之所定也石林至已丑乃第焉雪松爲予年友馮開之所取士石林則予拔之一日過石林備聞玆語予乃有警于中憶予少時受舉子業於先君常聽講至夜分不寐待旦卽發揮于文字之間呈之以慣先君又見先毋多病每夜須人靜出天街上叩禱願早登第及吾親見之是時念念惟在愛親無他念也予登鄉榜時年二十有一其

後累赴春官不第乃奮然曰得非吾念頭有差乎乃像文昌帝君朝夕默禱曰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爲身家不爲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者神明鑒之益三年復第今以程君所言寔事觀之予亦有暗合者抑非獨予也凡登第有盛名事功磊磊落落軒轟人世者其立心自始咸有大願于其中而未嘗以輕語人也予何敢輕語哉夫場有餘粟則烏呼其羣而共啄野有美草則鹿呦其類而共食其性然也今士人吾同氣也予有所聞豈忍不以告乎予是以次程君之語及予所警于中者

願爲諸士告俾悟決科之道以立心格神爲本而博誦行文次之也

四訓叙

陸務觀有云爲善自是士人常分區區議報如市道吾寔恥之頗卑俗高論非其質矣則舉環艸之淺說以開豚魚之至仁此亦立言者所首務也然而無徵不信或徵矣亦往古滅沒及稗乘謬悠之語士大夫好爲濶論且取古人矯枉逆行之事以自欺飾無惟乎好善者之希而好名者亦三代之下無完人也故小有於博綜因果之外亟耴了凡袁先生四訓增訂傳之先生以痛自修飭得名得子數

十年間傳其信者甚多而海以內羨其人爵而因以入於好修者亦復不少盖榜様近而矜式易也此小有欲引天下從好名以入好善之一大公案也語雖不繁字、情確所析真假半淄等義三尺之童亦能洞曉然何嘗不倫聖人上達之執轉大乘圓頓之輪乎詩三百一言以蔽曰無邪廣仁品數十則一篇以蔽曰四訓望崖者以此銘座爲不遠復可也小有痛自修飭未得名先得子矣報豈爽哉

社弟袁道樹題

淮南李長科小有訂
吳松范文若香令
朱　灝宗遠叅

增訂了凡四訓

立命之學

余童年喪父老毋命棄業學醫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爾父夙心也後予在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予敬而禮之語予曰子仕路中人

也明年即進學矣何不讀書予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正傳數該傳汝故萬里相尋有何處可棲止乎予引之歸家告毋毋曰善待之試其數悉驗予遂起讀書之念孔爲予起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第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爲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二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于正寢惜無子予備錄而謹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次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獨筭予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批准補貢予竊疑之後果爲署印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師見予場中備卷歎曰五策即五篇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于窗下乎遂依縣申文准貢連前食米計之適九十一石五斗也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貢入燕都留京一年歸遊南雍未入監先訪雲谷會禪師于棲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

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予曰吾爲孔先生筭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予問其故曰人生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筭定不曾動轉一毫豈不是凡夫予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作福自已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予進曰孟子言求則得

之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兩得是求有益於得者也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矣得之有命矣內外兩失故無益孔公筭汝終身若何予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不應凡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予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直心直行輕言

妄談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予好潔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予善怒宜無子者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予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宜無子者四善飲爍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

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登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孔先生筭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多

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爲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汝信得及否予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爲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予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咒以期必驗語予曰符籙家有云不會書符被鬼神笑此有秘傳只是不動念也執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一塵不起從此念頭不動初下一點

謂之混沌開基由此而一筆揮成更無思慮此符便靈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念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道而先曰夭壽不貳夫夭與壽至二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爲夭孰爲壽細分之豐歉不二然後可以立貧富之命窮通不二然後可以立貴賤之命夭壽不二然後可以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爲重曰夭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皆當斬絕矣到此地位纖塵不動求卽無求不離

有欲之中直造先天之境卽此便是實學汝未能無心但持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予初號學海取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之義也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在闇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到明年刑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歲發願直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遂起求子念頭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男天啓予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毋不能書每行一事輒用雞毛管印一硃圈于曆日之上或施食貧人或買放魚鰕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復起求中進士念頭許行善事一萬條漸漸圓滿丙戌登第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予未嘗祈壽是

歲竟無恙今六十九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言惟命不于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爾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榮顯常作落寞想卽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現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卽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凡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于自

俟我通考卷下

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便躭閣一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説乃至精至邃至眞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曠也

積善之方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歷叙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孟漫誑哉孔子稱舜之大孝而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論至精矣善有眞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

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爲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業枉費苦心招殃愈烈可懼也何謂眞假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峰和尚問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説無稽矣中峰云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憾巳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衆云善惡何至相反中峰令試言其狀一人謂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衆人歷言其狀中峰皆謂不然因請問中峰告之曰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巳是惡有益于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于巳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眞利巳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眞襲迹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眞有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爲善而取之其次則取有守廉潔者至於言高而行不逮者則以爲惡而棄之人情大抵然也然自聖人觀之則狂者行不掩言故所深取其次則狷者有所不爲至于謹愿之士

雖一鄉皆好之而必以爲德之賊矣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一私纏胸黑白倒置推此一端則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决不可徇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默默檢點純是濟世之心則爲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則爲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則爲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則爲曲皆當細辨何謂陰陽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

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他賜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于諸侯皆受金于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已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已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子路拯人于溺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于溺矣自俗眼觀之

子貢之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迺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言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内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有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于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于有過之地此以

善心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値歲荒民窮白晝攫粟于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而困辱之衆始定不然幾亂矣然此公之心本衛家財非以行善也而一方之民獲安其惠溥矣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人皆知之矣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此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此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貫盈譬如貯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昔有某氏女入寺欲

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携數千金入寺捨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二文錢汝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眞非老僧親懺不足以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也鍾離授丹于呂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巖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巖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爲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滿矣此

又一說也又爲善而心不着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
心着于善則終身勤勵止于半善而已譬如以財濟人
內不見巳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
是謂一心淸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德一文可以消
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雖施黃金萬鎰福不滿也此又
一說也何謂大小明明德于天下爲大明明德于一身
爲小昔衛仲達爲館職被攝至冥司吏呈善惡二錄比
至則惡錄盈庭其善錄僅如筯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
者反輕而如筯者反重仲達因問小軸中所書何事曰

朝廷常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
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
力官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巳在萬民向使聽從善
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
雖多亦小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巳須從難克處克將去
夫子告樊遲爲仁亦曰先難必如西江舒翁捨二年僅
得之束修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與邯鄲張翁捨十年
所積之錢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皆所謂難捨處能捨
也如鎭江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以幼女爲妾而還之

鄰此難忍處能忍也故天之降福亦厚凡有財有勢者
其作福皆易易而不爲是爲自暴貧賤作福皆難難而
能爲斯可貴乎隨緣濟衆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略有
十竊謂種德之事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
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
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
愛惜物命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皆爭取
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于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
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而

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其耕稼與陶皆然
夫以舜之濬明豈不能出一言教衆人哉乃不以言教
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末世勿以巳之長
而葢人勿以巳之善而形人勿以巳之多能而困人收
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
其可改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見人有微長可
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巳而從之且爲豔稱而廣述之凡
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身起念全是爲物立
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何爲愛敬存仁君子與小

人就形迹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孟子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曰仁曰禮仁禮又是何物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謂常存愛人敬人之心耳人有親疏有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當愛者葢愛敬衆人即是愛敬聖賢能通衆人之志即是能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爲聖

賢而安之也况古之聖賢因人物而起慈悲因慈悲而成正覺大學一明明德于天下舍天下則吾亦無明明德處矣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則瓦礫追琢則圭璋故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成就之或爲之奬借或爲之維持或爲白其誣而分其謗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其非類鄉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故見一善事爭非而共毀之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常不能自完惟仁人

長者能匡直而輔翼之在一鄉可以回一鄉之元氣在一國可以培一國之命脉其功德最大何謂勸人爲善生人爲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最易沒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拔之清涼爲惠最普韓愈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症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失言失人當反吾智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痌瘝之在躬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

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葢仁人之言哉何謂興建大利小而一鄉之内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興建或開渠導水或築隄防患或修橋路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饑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爲先所爲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内捨六根外捨六塵一切緣會一切功德無不捨者苟未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重吾從而捨之内以破吾之慳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強勉終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

情祛除執吝何謂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財成萬物何以脫塵解縛何以經世出世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于舉揚正法上報佛恩尤宜勉勵何謂敬重尊上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侍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謂君不見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

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孟子謂君子遠庖廚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爲我殺者不食夫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聞殺見殺與自養而殺者苟有仁心必不肯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增進慈心愈長防範愈周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繭鋤地殺蟲念食之由來皆

殺彼以自活至于手所悞傷足所悞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厚也善行無窮不能殫述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

改過之法

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億而談其過禍靡不驗者左國諸紀可觀也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于厚者常獲福過于薄者常近禍俗眼多翳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

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春秋時去聖人未遠其言多中宜也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爲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媿將日淪于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愧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

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閒居之地指視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畢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烏得不懍懍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而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一念猛厲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負此惡名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滌幽則沉淪獄報不勝其苦烏得不畏第三發一勇心人不改過多

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作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強制于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卽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己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卽空蔬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己之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既有靈知皆我一體縱不能躬修至德聲名洋溢以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以使之仇我憾我于無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于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

又聞謗而不怒雖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種諸過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爲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此精一之真傳也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大抵最上治心當下清靜纔動卽覺覺

之即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以上士而兼行下功未爲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顧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鬼神証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寃讐而回嗔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携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進理無窮盡改過豈有盡時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

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則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蝟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消阻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業之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悞

[illegible]成便是陰德真受人對症之[illegible]此[illegible]下[illegible]德[illegible]尤人即此一念[illegible]為鬼神所忌又況其不可知者乎

謙德之效

易曰天道惡盈而好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謙之一卦六爻俱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辛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賓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如敬宇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辯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即

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己斂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岩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趙裕峰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于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官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壬辰歲予入覲接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

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以實肆者以歛建所溫良若此天啓之矣及開榜果中式江陰張畏岩積學工文有聲秭林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罵試官以為瞇目時有一道者在傍微哂張遽移怒謂汝何為笑我道者曰相公之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又不見我文烏知不佳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罵詈試官之辭則胸中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命若該中即文字不工亦中命苟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已做箇轉

變始得張曰命既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謹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也安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功乎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感悟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室其房甚高得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傍人曰此今科試錄奈何多缺其名傍人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校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中式因新

自知錄題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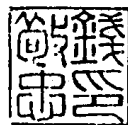
宋太宗曰人生如病瘧於大寒大熱中度歲不覺漸成衰老苟不能勉行善事浮生忽盡良可太息至哉言乎跳丸冉冉蕉鹿忙忙方為蝸角之爭不顧蝸涎之竭試問身心性命安頓何地茫然不

自知也甚有旋而講學旋而居間動曰脫人刑獄賄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則不惟不自知而反自覆矣稍不如意遂嘆天道難知夫日改一過則消一罪業日行一善則增一福業天道明明可知人苦不自知耳此小有慨然痛自

砥礪重訂蓮池大師自知錄而力行之又廣布之也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夫其長其損他人莫能知而清夜捫心端居深念風雨晦冥之際昏極忽明利名勞擾之餘倦

極忽返心珠一朗智鏡四開未有不歷歷自知者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一念差而種毒不小一言舛而貽害莫救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試一思天地如許遼闊而人何以為天地之心萬物如許瀕繁而人何以為萬物之靈元會運世如許綿邈而人何以朝聞夕可不與石火電光同銷歇能于此生身世之極悲開乾坤之隻眼定不取快目前昏昏大夢間矣昨日不知今日知之未晚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吾願觀者人持一編以為日

課庶不負我小有與人為善之婆心

四明友弟錢敬忠孝直題

自知錄原序

蓮池大師

予少時見太微仙君功過格而大悅旋梓而施今老矣復得諸亂帙中悅猶故也乃稍爲刪定更增其未備而重梓焉昔仙君謂凡人宜置藉臥榻毋嚮晦入息書其一日功過積日而月積月而年或以功准過或以過准功多寡相讎自知罪福不必問乎休咎至哉言乎先民有云人苦不自知唯知其惡則懼而戢知其善則喜而益自勉不知則任情肆志淪胥於禽獸而亦莫覺其禽獸也兹運心舉筆靈臺難欺邪正淑慝烱乎若明鏡之

鑑形不師而嚴不友而諍不賞罰而勸懲不著龜而趍避不天堂地獄而升沉馴而致之其於道也何有因易其名曰自知錄是錄也下士得之行且大笑奚望其能書中士得之必勸而書之上士得之但自諸惡不作衆善奉行書可也不書可也何以故善本當行非邀福故惡本不當作非畏罪故終日止惡終日修善外不見善惡相內不見能止能修之心願且不受罪亦性空則書將安用矧二部童子六齋諸天并世所稱台彭司命日遊夜遊子司奪司元會節臘等神布森列前我後我左右我明目而瞷我我不書彼之書固已密繭絲而析秋毫矣雖然天下不皆上士即皆上士其自知而不書不失爲君子不自知而不書非冥頑不靈則剛愎自用云爾人間顧可無是錄乎是故在儒爲四端百行在釋爲六度萬行在道爲三千功八百行皆積善之說也彼能緣灰念之輩以自爲則無論矣如藉口乎善惡都莫思量見有勸而書之者漫呵曰惡用是矻矻爾煩心爲則其失非細嗟乎世人憂吐於五欲之場疲神殫思終其身不憚煩而獨煩於就寢之俄頃不一整其心慮

亦惑矣昔勸三省夜必告天乃至黑荳白荳賢智者所不廢也書之庸何傷

淮南李長科小有定
雉皐冒起宗嵩少
古閩陳元綸道掌叅

重定自知錄

善門（舊日功過今日善過取用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之義善即功也）

忠孝類

○事父母致敬盡養一日爲一善守義方之訓不違一事爲一善勸化父母以世間善道一事爲十善

○事繼母致敬盡養一日爲二善敬養祖父母同論

○事君王竭忠効力一日爲一善開陳善道利益一人爲一善利益一方爲十善利益天下爲五十善利益後世爲百善遵王制不違犯一事爲一善凡事眞實不欺一事爲一善

○敬奉師長一日爲一善守師良誨一言爲一善

○敬兄愛弟一事爲一善敬愛與父母兄弟一事爲二善

仁慈類

○救人一命爲百善

○救重疾一人爲十善救輕疾一人爲五善施藥一服爲一善路遇病人輿歸調養一人爲二十善若受賄者非善（受賄謂得彼人金帛酬謝）

○救死刑一人爲百善免死刑一人爲八十善減死刑一人爲四十善救軍刑徒刑一人爲四十善免爲二十善減爲五十善救杖刑一人爲十五善免爲十善減爲五善救笞刑一人爲五善免爲四善減爲三善以上受賄狥情者非善偏斷不公者非善居家減免

婢僕之屬同論（救謂非自己主事用力扶救是也免謂由自己主事特與恕免是也偏斷者謂非據理詳審唯任意偏斷反釋眞犯是也）

○見溺兒者救免收養一命爲五十善勸彼人勿溺一命爲三十善收養無主遺棄嬰孩一命爲二十五善

○不殺降卒不戮脅從所活一人爲五十善

○救有力報人之畜一命爲二十善救無力報人之畜一命爲十善救微畜一命爲五善救極微畜十命爲一善若故謂微命善多遂救微命不救大命者非善若不吝重價而救大命與救多命極微命同論（有力報人）

（如耕牛乘馬家犬等無力報人如猪羊鵝鴨獐鹿等微命如魚雀等極微如細魚蝦螺乃至蟻螂蚊虫等救者或買放或禁絕或勸止是也專救微命不救大命是惟貪已福無慈物心故非善）

○救害物之畜一命爲一善（如蛇鼠等蛇未咬人無可殺罪鼠雖爲害罪不至死）

○祭祀筵宴例當殺生不殺而市買見物所費百錢爲一善世業看蚕禁不看者爲五善

○見漁人獵人屠人等好語勸其改業爲三善化轉一人者爲五十善

○居官禁止屠殺一日爲十善

○家犬耕牛乘馬等死而埋藏之大命一命爲十善小命一命爲五善

○賑濟鰥寡孤獨癱瞽窮民百錢爲一善零施積至百錢爲一善（米麥布帛之類同上計錢數論）周給宗族中人同論周給患難中人同論如上窮民收歸養膳者一日爲一善

○見人有憂善爲解慰爲一善

○荒年平價糶米所讓價百錢爲一善

○濟饑人一食爲一善渴人十飲爲一善濟寒凍人煖室一宵爲二善綿衣一件爲二善夜暗施燈明一人爲一善天雨施雨具一人爲一善

○施禽畜食二食爲一善

○饒免債負百錢爲一善利多年久彼人哀求度其難取而饒免者二百錢爲一善（告官官不爲理不得已而饒免者非善）

○救接人畜助力疲困之苦一時爲一善（或停役或代勞是也）

○死不能殮施與棺木所費百錢爲一善

○葬無主之骨一人爲一善施地與無墳墓家葬一人爲三十善（若令販租稅者非善）置義塚所費百錢爲一善

○平治道路險阻泥淖所費百錢爲一善開掘義井修建涼亭造橋梁渡船等俱同論（若受賄者非善）

○居上官慈撫卑職一人爲一善有過可矜保全其職爲十善（若受賄者非善）凡在上不凌虐下人者同論

○視民如子唯恐傷之一事爲一善

○善遣妾婢一人爲十善資發所費百錢爲一善白還人賣出男女不取其贖原銀百錢爲一善出財贖男女還人者同論

功德類

〇造儒釋道先聖諸佛正神尊像所費百錢爲一善賢人君子等像費二百錢爲一善重修者同論

〇刊刻三教經典所費百錢爲一善人天因果嘉言善行所費二百錢爲一善若受賄者非善印施流通者同論賄謂取僧貨賣等

〇建立廟宇寺院菴觀及牀座供器等所費百錢爲一善施地所值百錢爲一善護持常住不使廢壞者同論用宰血祭祀者非善

〇施香燭燈油等物所費百錢爲一善

〇註釋經典一卷爲五十善人天因果一卷爲一善若僻任臆見者非善

〇自己著述編輯正法文字一卷爲二十五善人天因果一卷爲十善若誑說無益者非善

〇見僞造經勸人莫學爲一善

〇爲君王父母親友知識法界衆生誦經一卷爲二善佛號千聲爲二善禮懺百拜爲二善若受賄者非善

爲自己經一卷佛千聲懺百拜俱一善

〇講演經典在席五人爲一善人天因果在席一善若受賄者非善圖名者非善講演玄虛外道無益敗人者非善

〇講演正法處至心往聽一席爲一善

〇飯僧因其來乞而與三僧爲一善延請至家二僧爲一善送供到寺一僧爲一善再三苦求而後與者非善

〇飯僧不拒乞人平等與食二人爲一善

護持僧衆一人爲一善所護匪人者非善

雜善類

〇不義之財不取所值百錢爲一善無害於義可取而不取百錢爲二善處極貧地而不取百錢爲三善

〇當欲染境守正不染爲五十善勢不能就而止者非善

〇借人財物如期而還不過時日爲一善

〇代人完納債負百錢爲一善

〇讓地讓產所值百錢爲一善

〇義方訓誨子孫一事爲一善大家禁約家人門客者同論

○勸人出財作種種功德百錢爲一善圖名利而爲者非善

○勸人息訟免死刑一人爲十善免徒刑一人爲五善杖刑一人爲二善笞刑一人爲一善勸和鬭爭爲一善若受賄者非善

○發至德之言一言爲十善如宋公三語楊伯起四知之類

○見善必行一事爲一善知過必改一事爲一善

○論辯虛心下賢理長則受一義爲一善

○舉用賢良一人爲十善驅逐奸邪一人爲十善揚人善一事爲一善隱人惡一事爲一善見傳播人惡者勸而止之爲五善

○於諸賢善恭敬供養一人爲五善見人侵毀賢善勸而止之爲五善

○勸化人改惡從善一人爲十善

○成就一人家業爲十善成就一人學業爲二十善成就一人德業爲三十善

○許友義不負然諾爲十善義不負身命爲百善義不負財物寄托百錢爲一善然諾如掛劍墓上之類身命如存孤之類財如還金幼子之類

○有恩必報一事爲一善有讎不報一事爲一善若公道報私恩者非善

○着破補衣一件爲二善着布衣一件爲一善若原無好衣而着者非善矯情干譽者非善

○肉食人減省食一食爲一善素食人減省食一食爲二善若無力辦好食而減者非善

○肉食人見殺不食爲一善聞殺不食爲一善爲己殺不食爲一善

○忍受人橫逆相加一事爲一善

○拾遺還主所值百錢爲一善

○引過歸己推善與人一事爲二善

○名位財利等安分聽天不貪緣營謀一事爲十善

○處衆常思爲衆不爲己所處之地一日爲一善

○寧失己財寧失己位使他人得財得位爲五十善

○遇失意及諸患難不怨天尤人而順受一事爲三善

○祈禳災等但許善願不許牲祀爲五善

○傳人保護身命書一卷爲五善救病藥方五方爲一

善。若受賄、非善。無驗妄傳者、非善。
○拾路遺字紙火化百字爲一善
○有財有勢可使不使而順理安分一事爲十善權勢可附而不附爲十善
○人授爐火丹術辭不受爲三十善人授已成丹銀棄不行使所值百錢爲三善

知錄 九

過門

不忠孝類

○事父母失敬失養一日爲一過違犯義方之訓一事爲十過父母責怒生嗔者爲一過抵觸者爲十過父母所愛故薄之一事爲一過父母有失不能善巧勸化一事爲一過
○不敬養祖父母繼母一日爲一過
○事君王不竭忠盡力一事爲一過當直言不直言小事爲一過大事爲十過極大事爲五十過違犯王制

一事爲十過虛言欺妄一事爲一過
○不敬奉師長一日爲一過不依師良誨一言爲一過反背爲三十過若師不賢而捨之者非過（反背如陳相學許行之類）
○兄弟相讎一事爲二過欺凌異母所出及庶出者一事爲三過

不仁慈類

○重疾求救不救一人爲二過小疾一人爲一過無財無術而不救者非過

○修合毒藥爲五過欲害人爲十過害人一命爲百過
不死而病爲五十過害禽畜一命爲十過不死而病
爲五過
○呪禱厭咀害人一命爲百過不死而病爲五十過
○錯斷人死刑戍爲八十過故入爲百過軍刑徒刑戍
爲三十過故入爲四十過杖刑戍爲八過故入爲十
過笞刑戍爲四過故入爲五過私家治責婢僕之[illegible]
者同論
○非法用刑一用爲十過無罪笞人一下爲一過

○謀人死刑成爲百過不成爲五十過衆意爲十過軍
刑徒刑成爲四十過不成爲二十過衆意爲八過杖
刑成爲十過不成爲八過衆意爲五過笞刑成爲五
過不成爲四過衆意爲三過
○父母溺初生子女一命爲五十過墮胎爲二十過（帝上垂訓父母無罪殺兒是殺天下人民也故成重過）
○殺降屠城一命爲百過以平民作俘虜一人爲五十
過致死[illegible]百過
○主[illegible]恃忌權勢或執守稽察不[illegible]

者死刑成爲八十過軍刑徒刑爲三十過杖刑爲八
過笞刑爲四過不成減半受賄者死刑爲百過餘同
○心中暗舉惡意欲損害人一人爲一過事成一人爲
十過
○故殺傷人一命爲百過傷而不死爲八十過使人殺
者同論
○故殺有力報人之畜一命爲二十過誤殺爲五過故
殺無力報人之畜一命爲十過誤殺爲二過故殺微
畜一命爲一過誤殺十命爲一過故殺極微畜十命

爲一過誤殺二十命爲一過使人殺者同論讚助他
人殺者同論逐日飲食殺者同論畜養賣與人殺者
同論妄談禍福祭禱鬼神殺者同論修合藥餌殺者
同論看蚕者與畜養殺同論
○故殺害人之畜一命爲一過誤殺十命爲一過
○見殺不救隨上所開過減半（無門可救者非過）不可
救而不生慈念爲二過（減半者如殺無力報人之畜十過今五過是也下以次減）
同上
○耕牛乘馬家犬等老病死而賣其肉者大命爲十過

小命爲五過

〇時當禁屠故殺者隨上所開過加一倍私買者同論

居上位反爲民開殺端者同論（加一倍如殺有力報人之畜二十過今四十過是也）

〇非法烹炮生物使受極苦者一命爲二十過（加活烹蟹鱉火通宵煮之類）

〇放鷹走狗釣魚射烏等傷而不死一物爲五過致死與前故殺諸畜同論發蟄驚棲填穴覆巢破卵傷胎者同論發蟄等因作善事誤傷非過（本出好心故不爲過）

〇豢養牲畜魚等物以圖孳息取利者所值百錢爲一過

〇籠繫禽畜一日爲一過

〇見人畜死不起慈心爲一過

〇見鰥寡孤獨窮民饑渴寒凍等不救濟一人爲一過無財者非過

〇欺弄損害聾人病人愚人老人小兒者一人爲十過

〇見人有憂不行解釋爲一過反生暢快爲二過延增其憂爲五過見人失利失名心生歡喜爲二過見人富貴願他貧賤爲五過

〇荒年囤米不發坐索高價者爲五十過遏糴者同論

〇逼取貧民債負使受鞭朴非名爲五過代人逼債爲十過

〇役使人畜至力竭疲乏不矜其苦而強役者一時爲十過加之鞭笞一杖爲一過

〇放火燒人廬舍山林爲五十過因而害人一命爲百過害畜如後殺畜同論本意欲害人命者一命爲百過

〇掘人塚棄其骨者一塚爲五十過平人塚一塚爲十過太古無骨爲一過

〇倚勢白佔人田地房屋等所值百錢爲十過賤價強買百錢爲一過

〇損壞道路使人畜艱於行履一日爲五過損壞義井涼亭橋梁渡船等同論

〇居上官輕壞卑職前程一人爲三十過枉法壞之爲五十過凡居上凌虐下人者同論

〇幽縶婢妾一人爲十過謀人妻女一人爲五十過

罪業類

〇廢壞聖佛神祇尊像所値百錢爲二過賢人君子等像所値百錢爲一過（邪神或祟者非過）

〇以言謗斥聖佛神祇一言爲五過謗斥賢人一言爲一過（斥邪救迷出於真誠者非過）

〇褻瀆聖佛失時爲一過（因病因正事非過）因酒食淫欲失時爲五過

〇毀壞殿堂床座諸供器等所値百錢爲一過誘人毀壞者同論見毀壞不諫爲五過反助成爲十過（淫祠惑世者非過）

〇佔三寶地所値百錢爲一過佔屋宇者同論

〇新立葷血祭祀神祠一所爲五十過神像一軀爲十過重修者祠像各減半論　謂非古祀有精地新造

〇無故登佛塔上爲一過踐踏洒汚佛者爲十過

〇毀壞經典所値百錢爲一過人天因果所値百錢爲一過

〇謗訕經典一言爲十過人天因果一言爲五過

〇吝法不教爲十過（因彼不足教者非過）阻隔善法不使流通爲十過（爲邪見謬説者非過時當暫擬順時休止者非過）

〇以外道邪法授弟子一人爲二十過

〇著撰僞經一卷爲十過

〇講演邪法惑衆在席一人爲一過往彼聽受一席爲一過

〇誦演正法任己僻見違經旨背先賢在席五人爲一過

〇著撰脂粉詞章傳記等一篇爲一過傳布一人爲二過自已記誦一篇爲一過

〇傳人厭魅墮胎種種惡方一方爲二十過

〇僧人乞食不與一人爲一過非僧人乞食不與二人爲一過（無而不與者非過）不與而反加叱辱爲三過

〇畜養惡弟子不遣去一人爲五十過弟子有過不訓誨小事一事爲一過大事一事爲五十過

雜不善類

〇取不義之財所値百錢爲一過處富貴而取者百錢

爲二過

○淫良家婦人一人爲八十過室女尼僧節婦[illegible]百過[illegible]爲二過

○不係邪淫而非其地非其時[illegible]二過見美色起心[illegible]淫佚減十之九過百過爲十過[illegible]八不起心而留[illegible]一過[illegible]物百錢爲一過零[illegible]積至百錢爲二過脇官偷[illegible]者同論減過詐取百錢爲十過主事受賕而擢人官出人罪百錢爲一過受賄而壞

人官入人罪百錢爲十過

○借人財物不還百錢爲一過負他債願他身死爲十過

○斗秤等小出大入所值百錢爲一過

○見賢不舉爲五過反擠之爲十過見惡不去爲五過反助之爲十過隱人善一事爲一過揚人惡一事爲一過(言者[illegible])(八者非過)

○刻意搜求先賢之短創爲新說一言爲一過於理無礙者一言爲十過造野史小說戲文歌曲[illegible]一事爲三十過不審實傳播人陰私及閨幃中事一事爲十過全無而妄自捏成爲五十過遍送揭帖發人惡跡半實半虛爲二十過全虛者爲五十過(言)(言)(背實而出自公心爲民除害者非過)

○募緣營修諸福事盜用所施入已百錢爲一過三寶物十錢爲一過

○讚助人詞訟死刑成爲三十過軍刑徒刑成爲二十過杖刑成爲十過笞刑成爲五過讚助人鬭爭爲一過若教唆取利死刑成爲百過軍刑徒刑成爲三十

過笞刑爲十五過離間人骨肉爲三十過破人婚姻爲五十過(不應婚者非過)

○出損德之言一言爲十過 如曹孟德寧我負人之類

○虛誑妄語一事爲一過因而害人爲十過

○見善不行一事爲一過有過不改一事爲一過過不認過反爭爲是對平交爲二過對父母師長爲十過

○論辯偏執已見不服善一義爲一過

○不教誨子孫任其不善一事爲一過容縱家人門客者同論

原缺第十九葉

○飲酒爲訐議惡事爲六過與不良人飲爲二過

○開酒肆招人飲一人爲一過

○過分美衣一衣爲一過美食一食爲一過（過分者謂非貴人分應受而于本等享用外過分者亦是惟除父母不日祀神宴賓者則易[illegible]蔬食非薄也）

○齋素人貪求美衣美食一衣爲一過一食爲一過

○輕賤五穀天物所值百錢爲一過

○販賣屠刀漁網等物所賣值百錢爲一過

○拾遺不還主所值百錢爲一過

○有功歸巳有罪引人一事爲二過

○名位財利等夤緣營謀惟求必得不顧非義一事爲十過

○處衆唯知爲巳不爲衆者所處之地一日爲一過

○奪人失財失位唯保全巳之財位爲五十過

○遇失利及諸患難動輙怨天尤人一事爲三過

○祈福禳災等不修善事而許牲牢惡願者爲十過所殺生命與殺畜同論（十過者許願時心巳不良至後酬願宰殺時另與殺畜同論）

○救病藥方不肯傳人五方爲一過

○遺棄字紙不顧十字爲一過

○拜他人爲乾父母爲五十過

○人授爐火丹術受之爲三十過行使丹銀所值百錢爲三過

在家出家一切人等凡有所求不必勞形役志百計謀諸希冀成功亦不必禱神祠天宰殺牲牢請乞福祿但發心積善或至五百或至一千三千五千乃至於萬隨其所求必滿願也

求子秘訣引

求子有秘訣乎曰無之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有天地便生萬物有父母便育子孫何秘訣之可傳乎自世人積惡詭行傷上帝好生之心悖祖宗保護之意遂至子孫艱難宗祀斷絕或歸之命數或委之氣禀噫天地之大德曰生草木禽魚尚不忍其滅息况人為萬物之靈忍絕其嗣哉故人非

極惡嗣不終絕今無子者類皆以已無大惡為解夫一言而折終身之福一事而干天地之和豈盡能自覺也乃妄求丹藥採補之類每得一術便自矜為奇方秘訣不知此區區之方果能與上帝爭否嗟乎作聖之机在悔成佛之基在懺倘能痛自剋責力行善事雖無子之竇禹鈞且五子八孫而有難之王志仁且三子登科抑何轉移之速報酬之厚哉即小有與

余俱驗之矣方其輯仁呂初集也實亦嘗妄意報應嗣後小有連得五男余客歲亦舉一子於是取前人以陰騭得子者輯為一卷質諸同人無子者持此為祈嗣之方有子者寶此為保嗣之術可也夫陰騭之說賢愚共知今且梓而行之以告天下又無不可知者乃題曰秘訣何居蓋陰騭報應人謂世無不知余謂世未有知者使其知之必慕之慕之必行之矣而

何今之無子者比比也若謂行之而未必驗試取後之報應歷歷覆觀一人行之驗于一人千萬人行之驗于千萬人夫行之必驗者訣也行之必驗而人皆未之知固莫秘于此矣然則世人求子一切丹藥採補之術皆茫無足憑而惟力行陰騭為秘訣也信哉

京口錢邦芑開少題

邦芑　開少

緣子夭齋之人而能致五子八孫又皆登科甲顯何先積之德

道世乃知世上無子之人皆能有五子八孫皆能致五子入孫子貴顯但不肯行陰德耳

廣仁品

准南李長科小有輯
淛東應喜臣宋符
張學曾爾唯定

求子秘訣

五子八孫

竇禹鈞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又乏壽宜早修善鈞唯諾後有家僮盜錢二百千慮覺有女年十三自寫券係其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遂遁去鈞見而憐之焚券囑其妻曰善撫之既笄以錢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僕聞之還泣訴前罪鈞不問上元夕于延慶寺得遺金三十兩銀二錠明旦詣寺候失物者涕泣至遂還之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者出錢葬之凡二十七有女貧不能嫁者出錢嫁之凡二十八故舊相知遇有窘困必多方周之賴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貧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之外盡以周急後復夢祖父曰汝陰德深厚名掛天曹延壽三紀賜五子八孫榮貴後充洞天真人位五子儀儼侃偁僖皆登科八孫皆顯貴卒年八十三

桂子蘭孫

陳天福茶陵人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糴則與米無米則與飯又無飯則與錢鄉里甚德之一日有一道人以銅錢一百二十爲糴一斗天福施米一斗還其錢道人出門遂題四句于壁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富有起賑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子長季忍次季雲三季芳季芳名蘭孫登第官至太常丞

[illegible]

心地三元

馮商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費及至京師買一妾甚美問所自來泣曰吾父居官因綱運欠折鬻妾賠償耳商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價而歸又延一堪輿先生往祖塋相視將至忽拉其人同返其人問故商曰適望見祖塋有賊踞樹巔斫盜大樹倘吾輩徑前恐彼驚跌致損其命不若且同堪輿先生曰君家風水甚佳後當大昌商曰公尚未見何以知之堪輿曰吾聞陰地隨心地而轉君存

乩宜得深益[illegible]之也

心如此福德深厚非吾之所知也竟辭去後其妻有娠將誕里人皆夢鼓吹送狀元至馮家明早生子即京也中三元拜太子少師

隱德三元

商文毅公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父為嚴州府吏平生周人之急濟人之危容人之過憫人之孤積善好施人多稱其隱德公謙讓不居任吏舍嘗勸羣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吏皆聽命諸縣囚解府者公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遙見吏舍有光踪跡之非火也翌

日問羣吏家夜來有何事對云商某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彌月抱來一看竟不俟彌月抱至堂太守驚愕命張黃羅傘送至公廳後舉三元入內閣

雙璧十男

陽羅河南洛陽人以傭賣為業少修孝敬達於遐邇父毋殁賣田宅北徙絕水漿處為居晨夜負水漿給行旅兼補履屩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為書生問曰何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之數升羅大喜種之其本化為白璧餘為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

人知竇禹鈞五子登科不知更有[illegible]

無肯者書生曰徐氏女有名行試求之徐氏笑以為狂僻然聞其好善戲答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與婚羅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

天命子名

張咸世以積德聞昭聖初再試制科章丞相覽其奏策不以元祐為非大怒得鄜西判官去仕既不甚達益篤意植燉虺慶以遺後人一夕夢神告曰汝有陰德天命汝子名德作賢宰相驚而寤未幾魏公生兄巳名混迺

名浚而字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孫栻以道學鳴世

五子聯登

黃汝楫越人家頗富宣和中方臘犯境瘞財寶于室內將逃避忽賊黨執白旗來拜黃懼認其人蓋舊僕也云賊首拘掠士女二千人閉之空室持金帛則贖之否則殺黃曰我所藏直二萬緡願獻以贖其命悉發所瘞輦輸其營二千人皆得歸詣黃謝為之作佛祈福亂定夢神人曰上帝有勅以汝活人多賜汝五子皆得科第後

救人之難如救湯火急已援之一宅不斷善蔑所不能矣

果生子開閣閣閣同年同科開閣繼之

苦菜狀元

江右舒翁、假館湖廣二年、偕諸鄉里同舟歸、途中登岸散步、聞一婦人哭甚哀、問其故、曰吾夫負官銀、將鬻吾以償、幼兒失哺必死、是以悲耳、翁問所負幾何、曰十三兩、翁曰、舟中同載者、皆江西塾師也、每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而告之、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束修盡與之、未至家、三舍糧竭、衆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忍饑二日矣、速炊飯、婦云、安所

得米乎、翁云、鄰家借之、婦云、借已頻、難復借、汝歸償之、償其舊、可借新也、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攜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夜寢、婦夢中忽聞窗外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遂促翁覺而告之、翁曰此神明告我也、是夜卽有孕、明年生子芬、果狀元

賢哉婦也

免難獲子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其姑夫風鑑多奇中、一日見仁愀然曰、汝至十月、當有大難、奈何、王素神其術、亟往蘇

已一人多今動亂足懼此人羅萬矣吾師乎吾師乎

斂貲歸、梅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寓肆中、晚霽散步、見一婦人抱子投水、王急呼諸漁船曰、能救此者、與二十金、諸漁舟競救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畜一豕、鬻以償租、昨賣豕者來、値夫他出、遂鬻之、不意皆假銀也、夫加箠楚、且無以聊生、故謀死耳、仁倍價周之、婦歸遇夫于途、泣告其事、夫意其言之誑也、與婦同詣仁寓質焉、至則仁已闔門就寢、其夫令婦扣門曰、我投水婦、特來致謝、王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明早偕汝夫來、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

矣、仁乃披衣出見、纔啓戸、忽聞倒墻聲、驚視之、則臥榻已壓碎矣、夫婦感歎、仁歸家、姑夫大駭曰、子氣色異常、必行大陰德矣、非獨免難、亦且獲福、子勉之、勿憂無子也、果生三子、登第而仁享富貴、封章二十餘年

傾囊濟難

寧波陸翁、五十無子、遠館三年回宅、途見一人、倉惶投水、急呼問之、云、父繫獄、擬徒、須十三金納官贖之、昨賣女得銀十五兩、歸宿店中、爲人盜去、今女已賣、父復不能、救有死而已、陸翁傾囊得十五金、盡與之、歸家年餘、

前銀吾不追也鄰人感其高誼以實訴云吾房實若干前因退債故多寫若干今若還價止當受若干孟玄曰汝不讀書尚知禮義不欲虛受吾值吾可見利忘義而減汝值乎固與之及竣歸鄰人訴其子之厚德且叙感激之情竣驚曰爾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其所竣呼其子取前契還之且為築其墳冢戒家人曰世世無相犯也今墳尚在屋傍無恙厝家科第不絕

赤痕宛然

馬恭敏公森之父封公其年四十誕子甫四歲眉目如

畫保若拱璧偶婢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君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曰吾自誤跌死婦驚痛撞封君倒死者數四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籲天願公蚤生貴子次年果生恭敏左額宛然赤痕

濟生拔死

徐宗仁西蜀人其鄉有兩石橋夾一江江流湍急惟此處可立渡而船小觸石即碎溺死者甚衆宗仁發心造一巨舟兩頭繫以鐵葉自低篙手專渡送往來之人且建善緣以薦亡者一日有道人登門稱善星命謂徐曰公壽止三十三而無子徐大驚異其年生日夢至官府見王者坐堂上門首濕衣鬼約三四百人執一卷投王前云徐宗仁濟生拔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子孫榮貴王者以此詞示宗仁曰汝壽本當盡為此之故特延三紀賜二子三孫榮貴覺而異之後果如其言

周急還金

張仲淳秀州人居鄉教授人皆師禮之好周人急病者給以藥忽有一商中途疾困聞仲淳名而投之仲淳詢其來略言姓氏鄉里不能語而斃簡行裝有金十兩訪

其妻子還其金復指費經營葬之是夕夢其人謝曰上帝以公不欺心隱財陰德甚厚令公無子而有子且生貴子明年果生師中后舉進士

感恩為子

尚霖為巫山令邑尉李鑄最強幹感疾遂困霖請所託尉拭淚託以老母少女及卒霖割俸送其母及函骨歸河東且嫁其女于士族一夕夢尉拜泣曰公本無子感恩力請于帝今為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泝流歸每過灘險必見尉隱約立岸上如指呼狀將抵荊

渚又夢尉曰其明日當生厥月果然名之曰顏及長深
仁篤孝官至大理寺丞

祝生好兒

豫章李後林之父通判成都赴任時聞太守欲籍張主
簿家而非其罪到任首以爲言守曰此事君不須與李
曰忝列府貳義同休戚守愧謝從之簿具禮謝李歸德
太守一無所受時李年四十九無子簿繪其像置神前
夫婦晨夕拜祝願李通判生好兒後李遷成都守妻有
孕夢張簿來產一子即後林也登第至大中大夫

一念一子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父循官副使無子
母有賢行宦居而荆布勉夫子以廉父見一寺有棺七
口意甚憐之命僧以俸金瘞于寺側晚得一子即[illegible][illegible]
念菴言一念之善也後廷對第一人

馮公救死

馮琢菴尚書之父名子履山東人爲邑庠生隆冬蚤起
赴學路逢一人僵卧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己綿裘衣
之扶歸救甦夜夢神人告之曰汝不應有子今救人一

命曰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及生琢菴遂名琦少年
登第官禮部尚書封父如其官

瘞殍獲報

陳元潤州金壇人中年無子熙寧八年饑殍無數作萬
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屍不可紀是
歲生子廓後又生度皆相繼爲監司子孫仕宦不絕

歸妾生子

袁韶字彥淳慶元人父爲郡小吏五十無子其妻資遣
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

知府女也家汀州父歿家貧故鬻妾爲歸葬計耳翁憐
而送還之其母泣曰聘財尚未足給歸費且用破矣將
何以酬吏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復出
囊中資與之送獨歸妻迎問曰妾安在告以故且曰吾
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
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
年生韶後舉進士理宗時爲參知政事贈越國公

還女得子

鎮江靳翁踰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夫人鬻釵梳買鄰女

爲侍妾。翁歸，寧夫人留酒食以遣女侍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或可延嗣。翁拒之。夫人謂已在而翁擬也，由而有何其戶。翁臨窗而出，意良，淳但此次幼娶鄰之恒顧其嫁，面得所，吾老矣，又多病，不可以厚嫁鄰而還其女。盼年，夫人自受姬生子，貴，十七齒發解，明年登第，爲宰輔。

流慶涓涓

馬涓父中年無子，買一妾，極姝麗，每理髮必引避，如沮喪狀。公惟問之，曰：妾父某官，不幸亡，去家甚遠，無力可

廣仁品　求子秘訣

歸，故至鬻妾。今服未除，約髮首實素帛，慚以絳線蒙其上，不欲公見態邇也。公惻然，即日訪其家，還之，厚資助。是夕夢一羽衣曰：天賜爾子，流慶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涓名，即巨濟也。及長，魁太學，鄉薦廷試皆第一。

還女歸喪

時邦美，陽武人，父爲鄭州牙較，年六十四，婦方四十，未有子，以白金百兩與夫至成都買妾。時至成都，得一女，甚麗，詰其家世，泣曰：父本都下人，爲州校，卒，扶櫬至此，不能歸，故鬻妾圖歸耳。時惻然，送女還其母，具爲營路

費至都下，擇婿方辭歸。妻問買妾事，具以實告。妻曰：濟人危急，美事也，當爲君更圖之。未幾，妻有孕，生邦美，狀元及第，官至吏部尚書。

賢婦感翁

周才美爲子娶婦，兒其賢能，令分理家政，付與斗斛秤尺，各兩等，諭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其婦不悅，即刻拜辭舅姑，不願爲婦。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所爲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不肖敗家，人謂妾之所生，恐被玷累。才美曰：汝言誠

廣仁品　求子秘訣

是，當悉除毀。婦問所用斗秤年數若干，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此，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第。

公平奉法

范大錄爲蘭溪縣吏，行案公平，不撓法求賂，雖貧窶甘心焉。中年無子，後生一男，官至少卿，諸孫相繼登第，迫贈正議大夫。

天成德性

口談道學爲濫執詐多矣彭何人哉稱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也

彭矩台州人自幼端重謹愿德性天成長益慈祥謙遜有蔬圃與人聯界里婦每竊採之彭佯不知里人侵過圃界彭絕不問嘗與一商同宿于店彭先歸商失傘意彭持去登門索之彭對以故商怒罵且言失衣必索其償彭如數償之而去彭性好善喜行方便見饑者必減食食之寒者解衣衣之至于整橋修路但力可爲者無不行之又修合香蘇散百解散香茹飲解毒湯以施病者里人侵彭圃者以強橫爲人訟官將杖之彭懇言贖免人愈服其長者彭年三十七無子詣西嶽祈求生三

子彭至七十七終

施粥之報

祝染南劍州沙縣人中年無子遇歉歲爲粥施貧者全活甚衆後生一子聰慧舉孝廉廷試畢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馳報狀元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開榜其子果狀元及第

行誠全子

薛瑗身相燕國不能平心忌得幸失生平未嘗薦一士舉一賢有才可稱者嫉之如仇遏截使不得進其歲一子死獄餘皆聾瘖啞傴僂顛癡公明子皐見而憐之因詰言曰汝心行不良罪當滅門瑗大懼求救子皐以赤松子誡授之瑗誓志力行僅全一子

附溺兒十二則

父子天性

蘇東坡與朱鄂州書云昨王天麟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為食不下言鄂岳小民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則殺之尤憾養女生女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反身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凡殺子者其父母願有惡報而惡人竟不知改天麟每見其側近有此輒馳往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則留之既旬日有無子者欲乞為子即父不肯以此知父子之愛天性固在

特牽于習俗耳

小兒索命

郭普州紀性可有女名引鳳被二鬼追攝遍歷一十八獄最後一獄有王者坐殿上下列數百婦人各有小兒抱足號叫索命有因生女多而溺死者有因家貧生而不舉者有妻妬妾生子而打墮者有私胎自毒者有因爭鬭觸損者有因怒兒啼哭打擲至死者有因視兒不謹死非其命者王皆一一詰問莫不桎梏在身枯瘠可憫引鳳既還具白其父倩可因大書天理寺覽為戒

何能圖戒溺女歌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咿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毋為殺其女荊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女性最柔慈愛親甚于子男子多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拗女常順父母男子怎伏事女常近父母男子少悲哀女常哭父母女有孝順心無無救父母女有好夫子每每顧父母不覩緹縈女免父肉

刑苦不覩唐香女救父而扼虎覃氏年十八能令父喪舉曹娥年十四沉江覓父體叔先雄父溺抱屍浮于水袁女母癱瘓火來不能起女泣不忍避甘與母焚死宋女號陳三父母貧如洗三姐供饘粥專靠採菱米親死不肯嫁廬墓沒其齒唐女王和子父兄皆戰死和子甫十七披跣走邊鄙乞丐扶骨歸營葬遂縗絰剪髮毀面貌然後廬墓所大節達宸聰旌部表其閭孝哉蕭氏姬父母歿異土姬方十六齡扶櫬還鄉里舟子欺其孤中途委柩去斧土穿成壙姬獨與一婢毀容日夕哀精廬

在水次服滿不肯釋求婚不肯既有能還其棺乃肯委
身事果嫁還棺者楊合一老尉東湊屠氏女父瞽目孿
痼家無隔宿糧親鄰皆棄女乃移二親遠處於絳舍
耋採新易粟夜績麻易絮二親卒天年負土成墳塋守
墳終不嫁只爲無兄弟古女賢孝倚其多難籌記有司
咸賜金朝廷咸欽賜也有爲嬪妃也有夫人類若能存
他命報施應不悖

義方易俗

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凡二月五月生子及與父母同

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易百姓
爲立生祠後官至九卿

殺女連坐

京口錢邢譯號惺宇爲貴溪令其俗生女多不舉惺宇
嚴著爲令殺女者五家連坐所活無算今其俗亦變後
爲汀州太守壽考令終今諸子工文端謹識者早知其
必昌

酌酒出文

愉仲寬知順昌聞人生子才過三數臨產即先具盆水
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公作戒殺子文召父老坐廡
下親酌酒出文以勸不半年所活以千數民至以愉字
名子

補添丁錢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人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
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丁口衰
絕允文惻然憐之爲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
丁錢百萬百姓鼓舞生子皆舉先是允文艱于子孫明
年雙誕二孫自茲蕃衍後官至中書同平章事

小兒求救

鄂人秦光亨將產時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衣求訴甚
急遵思姊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應是乎馳往省之
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今光亨以及第爲安州
司馬云

墮胎自斃

顧孃子者厭多子自毒其胎屢矣乾道戊子又孕又復
毒血遂洞下伏枕歲餘叫號不止臨終見孿小兒前後
擾繞以去

小牛夢警

潤州陳氏者因子多復孕心甚惡之有談媪者慣以藥治婦人諸病遂爲陳氏下胎甲子十月復孕復召談媪再謀下之藥方合而未服是夕陳氏夢一小牛曰我與汝何讎汝必欲殺我我將因而殺汝也寤而不解竟服墮胎藥血崩不止痛楚月餘卒後二年談媪亦得暴疾死人解子年懷胎至丑年生產則其子屬牛夢中之牛乃其子也

溺女蛇繞

福安俗不育女凡有滓溺並瘞牀下不則終不得男有林乾妻張氏連產六女置木桶坎牀下產輙溺死棄桶中封以土後復產女溺殺之張啓封將棄桶中有巨蛇從桶躍出蟠繞張項以首碎其乳擊之則痛苦不可當撫摩之稍止移日不解張遂死

打胎永刼

舒州金部員外郎王堯臣有一女忠鬼胎二年不下父母疑之密令二婢伺察其女覺而大怒乃于園中自經忽空中有聲叱曰[illegible]命二婢馳救遂[illegible]死因爲設醮懇禱家事真武是夕降言曰此女前生嘗爲渠婆貨賣毒藥爲人打胎內有貴命亦被枉殺帝怒罰令永刼爲恒沙毒死今只餘此一生人身昨日園中若不遇吾已爲蛇矣

附薦夭六事

凡人生子夭亡哭之則踰喪考妣思之則痛絕肝腸多為誦經禮懺以資冥路善矣然誦經要體佛心禮懺要明已過佛心者大慈悲是已過者造殺業是不行慈悲不斷殺業經懺雖多功德亦少略開六事於左願力行之

(一)佛制五戒首重殺生又云前世多殺生今報夭折苦為父母者當取亡兒平日衣服裝飾玩好之物[illegible]賣放生以贖殺業庶令魂不墮三塗來生得獲[illegible]

(二)凡生子三朝滿月百日週歲往往取諸衆生宰殺烹炮陳設宴會此雖殺由父母與兒無干而事起有因罪亦難免念亡兒者永斷殺業庶令魂不墮三途來生得獲長壽

(三)小兒每每有擒捉蠅蚋蜈蠓之類或投之蟻聚或擲之蛛網孩幼無知以資戲樂父母喜而不禁乃至傷害種種微細虫豸雖以謔言皆夭命因不可不戒

(四)孩子無知或罵父母或罵尊長父母喜而不禁雖屬戲掉皆夭命因不可不戒

(五)今人已所生子撫摩愛惜如護眼珠義男女等視同土芥恣意鞭撻已所生子膏粱肥甘百味充足義男女等飲啖粗惡或至忍饑已所生子綺紈錦繡備極莊嚴義男女等破衲遮身不免寒凍彼亦父母所生子也奈何不公至是乎天地不容鬼神努目理應無子縱得子必多凶不可不戒

(六)有於老年或取少女為姬妾我既管他不了他須怨我特深怨氣所積損德消福理應無子縱得子必不賢不可不戒

薦夭求子雖云二事其實相因何也能以為善薦夭不但濟夭而承斯善力後生之子當必智慧長年能以為善求子不但得子而乘斯善力先亡之兒亦獲超生勝地一舉兩得宜並行也

見聞紀訓原序

棟塘陳良謨

夫經傳子史之所紀載尚矣大要無非垂鑒戒萬世俾人為善去惡而已然其辭文其旨深其事博以遠自文人學士外罕習焉如論孟小學之書里巷小生雖嘗授讀率皆口耳佔畢卒無以警動其心而俚俗常談一入于耳輒終身不忘何則無徵弗信近事易感人之恒情也頃於山居多暇因追憶平生耳目之所睹記畧有關於世教者隨筆直書不文不次惟以示吾之子若孫覽觀之指某事曰是某事也指某人曰是某人也近而有

徵庶幾有所警動其心而於為善去惡也未必無小補

紀訓存賞

福善禍淫天心也吾儒彰以為教若建鼓求子故一則曰自求多福一則曰自作孽不可活而總歸之仁不仁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止四十二章經樸實可誦與吾儒不異後為習浮屠者張大之動言果報

歆以福怵以禍靡不夙從寔與吾儒善淫之理毫髮千里夫儒教本天天心仁愛就吾儒言儒理倍覺真切何必挽入輪廻諸語反開人從佛棄儒之端荒唐幽渺難以憑據疑、信、為善不堅矣真為善者光明正大惕勵戰兢千聖千賢咸從此入精

微顯粹六經廿一史具在可讀也然浩繁者易厭輿澁者難明讀未終卷束諸高閣每思簡輯少許堅人信受殊難精當偶得揀塘陳公所著見聞紀訓與小有讀而嘆賞之開章一義孝友爲型特揭誠感誠應爲舟頭誠能動物天道在是矣凡數十則無義不備不采一佛語自然沁心刺骨可見儒理剴切筆削閒真有衮鉞易謂神道設教觀之我生厥有旨哉會刻廣仁品評定付梓時一喚醒不啻晨鐘閱斯編者毋視爲危言幸甚

京口劉夢震拜手題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京口劉夢震長公評
廣陵蔣　善元長閱

紀訓存賞

奪田何憂

歸安施相之名翊之、參差有齟齬之際親友日爲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名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是時偶遇翊之於舟中、語及產事公輒歷謂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遂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迺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猶樂談云

世人言清行潔

尊賢友愛

正德癸酉余與溪亭嚴公施邦直名佩會試北上邦直之兄邦顯名仕亦以省祭謁選同行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舟車飲餼之費悉出自邦直而邦顯則爲

一喜一泣俱關至極

曲曲折折刺人心坎

料理之一日邦顯謂余曰連月視嚴公飯食減少何也豈穀蔵不腆烹調失節邪明日又謂余曰夜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飯必用羹向無羹耳巳令庖者具羹矣是日公果啜羹加餐邦顯喜曰君視公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日遣伻回巳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余曰吾兄泣何也余入問故迺抆淚告曰無他項作家書囑付少弟偉經紀家事因思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遇節日放假與羣從歌咲宴樂其事也今吾佩弟大事不可已者吾嫂蟻異途顧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

唱嘆奇思

畀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余迺牽裾出慰解之迺止吁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爲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於鄉先生迺爾其尊賢之誠何如耶家事委弟不爲甚苦而至於泣下其友愛之篤何如耶賢哉若人可以風薄俗矣

忠臣冥護

樂清章恭毅公（名綸）景泰間爲儀制郎中以諫易儲下獄久被幽囚虱生於首苛癢殊不可耐思欲一櫛治之而苦無其器一月忽有羣雀在天窻中共銜一物墜下正

吉人天相已慰天誅視[illegible]

當公前取視之迺新製一牙篦子也公感荷神貺得濟所需謹珍藏之至今供家廟中又一日大雨漏淋哀呼獄卒移就乾處剛離一牀之地磚壁轟然倒矣不然幾斃於壓可見忠臣義士行合神明故隨其所在而冥冥中自有保護與若有物以左右之者

扇墨酬勞

前任知州江浙原公（名一麟 婺源人）寬仁廉儉出自性成及瓜陞刑部員外以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鍔修座船北行修完公見繕治堅好問費幾何鍔以十兩對不信密與名

仁婦也

色工匠備查實用過二十兩迺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價直四兩有餘召鍔謂曰爾賠十兩吾已知之今以此償爾鍔不敢受公授之堅遂勉受之退其夫人復語公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別以扇墨酬其勞可也何斬此邪公面頸發赤亟與鍔至仍補銀四兩鍔愈不敢受公怒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鍔迺受之吁即此一事他可知矣夫公有湯伯起之天資而又有樂羊子之內助宜其持身蒞政大過於人也吁賢哉

損我幾何

近有因盜竹相爭致死人命者正當以此示之

孝豐梁封君南山公之父諱玒謹愿畏法蓋厚德長者也一日自外歸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迺亟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詰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今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哉卽是一端仁厚類可想見迺今子姓蕃衍簪纓赫奕固知其有自來矣

論理必有

爲善不仁不計利是第一着

弗信正見信得及處

遞鋪市賈黃臻休寧人質直謹愿較諸賈中不甚計利

好行善事以救濟人見惡人輒搖手縮頸避之僅一子尚稚攜之以隨嘉靖戊子八月山水驟漲人畜溺死無算余時臥病亟乘桴登業師張先生樓得免望遞鋪廛舍如木葉下須臾一人乘船過樓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張先生不任歎息余獨弗之信曰斯人也萬無父子俱死理張先生曰迂哉子也顏夭跖壽幾何可言天道哉余曰雖然論理之常父子決存其一須臾又一人報曰臻尚在其子死矣余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報者曰臻死矣其子在余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攜其子來自言抱木漂三十里胃一大樹根遂捫樹上其子騎一梁木出沒囟濤中逢舟人援以入舟是以父子俱無恙余迺咲曰信哉吾言乎張先生曰然良久曰設使盆成括不死孟子之言猶信也

死當復甦

對門顏六一鄉皆稱爲善人年六十無子鄰有范醫官者嘗遘疾就醫於杭伻至自家問以鄉里事伻曰對門顏六死矣范公大駭迺詰詈伻以爲誤傳伻曰來時聞其家有哭聲其族人洶洶東西走爲覓成木非死而何

惟信得及故下語忘地[illegible]

范公曰此善人且未有子可死之邪卽死當復甦伻竊咲之數月歸舟逢鄉人問曰顏六無恙否鄉人曰其日既死矣其家沐浴就殯撫其胷微溫開其口鼻中斯斯有聲輒以湯灌之漸甦今能食糜矣范公迺自神其見遲造顏六唁之曰丈勿憂天必不絕爾也後果生一子年六十七而終此事與料黃臻事頗相類天道之可恃如此

獨行愛物

余先姑夫郎公名潭狷介峭直殆所謂獨行士也不肄文

此亦出口必踐之一端　此亦若身被害之一端　焚人二字奇甚大惡大悲中語　輕利重義乃出自市井中乎吾下拜矣　叙得曲折

業而好閱史鑑遇忠孝節義欣欣動色擊几朗誦至衮
回邪佞則憤惋頻呻若身被其害者一日忽袒臂挺胸
遶屋走且罵曰惱殺我惱殺我衆家莫知所以家姑氏
問怒何也曰讀秦檜殺岳飛事故不禁憤氣塡胸耳最
重然諾一出口必踐不爽過親友家將具雞黍留之如
已飯輒止之曰吾飽不能更饗果有意原日當復來主
人以爲託辭屆期果不速自至矣市井無藉至夏買藥
藥魚藥名雷公藤搗汁傾上流二三十里魚鼈鰕蛤大
小盡死公每年出銀三兩買藤焚之曰吾力不能焚人

只焚此亦可少免數百千命耳吁此又公愛物之仁不
但狷介獨行已也今吾鄉環視一二百里有若有人焉
吾當整冠肅容拜之

拾遺商士

程璦休寧人開飯肆宿客畜馬纍然其人雖居市井而
輕利重義有歸安宗定者攜銀百兩買絲飯程舖就僱
其馬下梅溪置銀於布囊縛之鞍後至中途墜地不覺
也馬僮拾之匿路旁竹園內宗至梅溪解囊不見初不
意僮也馳回程舖查訪且榜諸途曰得銀者願平分程

有仁無智不可行仁　巽不及或字衍是陳公放一著處　無以人道言天道故繫鬼於家　孝報應詳分別

視僮面色可疑遂密誘之得實亟押僮至其所取出還
之宗以其半爲謝堅辭不受減至二十兩亦不受然程
之拾遺而還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嗚呼今之人競刀
錐之利至恐心害理而弗顧況百金哉昔郴子作吏商
識官之賄者即商也廼斯人者商也而所爲若是恐爲
士者或不及也吾將目之曰商士可乎

孝敬必昌

鉛千朱氏名甫鬼降其家有形聲能作詩人問吉凶事大
書以示凡文人至必贈以詩余有事至鉛千莊朱氏來

邀余過焉入門見紙四幅墨跡未乾廼鬼書也少頃宴
余後堂曰先生來辱神必有詩奉贈余但唯唯余宴既
久寂不聞聲廼排戶入則見碎硯裂紙壞筆墨几上書
數字云今以後不復書矣余咲曰神其棄余邪自是鬼
不復來錢煥卿問曰生聞鬼祟之家必敗以先生所見
朱氏何如余曰未也吾見其兄弟雍睦臧獲用命將毋
有小恙長子陪我坐諸子迭入問疾必掩口復其兄於
耳以余觀之無敗徵今經二十年矣家道如故子爲生
員駸駸有向進之勢曩所料者果爲不謬余每思鄉中

觸所謂仁者藹惻說破請俱嘆

父子兄弟相忤逆者無不凋敝而孝敬雍睦之家必昌蓋和氣召祥乖氣致異自然之應也

發問相反

同年建德王本立（名建）嘗語余曰渠為諸生時提學歲考後適有分守其參政行縣諸生謁見間言及考事惟問案首姓名幫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越數日分巡其僉事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撲責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諸生私相論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屬識之且觀二公去後祿位何如後分守公官至

變提立案

戶部侍郎子相繼登第僉事公陞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之吁豈謂一問遂能致禍福哉蓋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存心仁厚則一言一行動依於厚焉存心刻薄則一言一行動依於薄焉君子以厚德載物彼殘忍刻薄之人豈享福祿之器哉

言了然於心十分了然於手口十分才

神忌暴殄

正德三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頗堰水大稔州官粜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渰沒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粜申災租又得免且得

世兄識短淺不以此為天福我者冷眼快口不怕駭人聽聞

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於是大家小戶很戾胥越戲劇宴飲無日不爾意揚揚自以為樂也余謂家叔兄曰吾村當有奇禍叔兄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殊不以為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叔兄稍動念問吾三家畢竟何如余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之越一年果陸續俱罹回祿噫余為此言豈無稽哉大凡冐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

數況又暴殄天物邪叔兄又問曰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彼獨永享安樂何歟余曰渠根基深福氣厚勝受得起故耳雖然深淺厚薄久近因之亦須人事善加培植可不然自撥其根而蹶其基焉將瘠漸銷鑠百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哉

吾家祖功宗德深厚沒淺不可知然已斷絕子後孫名世家矣讀此可不猛醒

出處預定

正德庚午余遊學廣德忍本庠張掌教（名孟敬閩人）使人呼回謂余曰歸安武大尹（名尚文晉江人）題蔡虛齋高弟今科必入簾吾介爾往拜其門以文字締知師友之情人孰無

之場中當必留意矣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托辭不往而是歲僥倖中式題恰出武公所取加溢美焉當將設從張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媿多矣可見人之出處預定眞不須分外謀求徒壞心術也

仁人聞口便思定省

託病誤選

龍西溪僉憲（名洸）同年友某行人一日過西溪邸謀曰吾欲託門籍幾日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西溪曰何哉湖廣非險遠況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覲豈

不善適欲避邪行人曰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避之則楊子山當行（名子良）于是稱病託門籍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某行人勢不可即出楊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膺悵恨而已可見爲謀不臧適以自敗反以成他人功良可哂也已

枉做小人

正德間有熊州判（名佐）無意及民民亦忘之後其子北原公爲冢宰州人丘某以例貢將謁選乃獨爲熊判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蘇[illegible]所費[illegible]以是媚冢宰公云及抵京一疾遽卒而此碑爲長物矣適同鄉有施某者亦候選在京亟以微價從丘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獻焉未幾北原公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乃得雲南安寧州吏目竟流落罷歸夫爲其父立不朽之名爲之子者孰不喜之即千金當不過此丘之爲計亦甚巧矣詎料年之弗延乃爲他人所有施生不勞不費坐得奇貨自以爲莫大之幸美選可唾手得也而竟亦止此噫命也柰何語有之曰落得做君子枉了做小人有味哉言乎

鬼神與奪

寧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循模李素乏行檢而多智術乃百計攫得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選偏干鄉貴夤緣得入首相嚴公之門久而親暱遂求順天府學司訓公諭意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忽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詈曰吾不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邪齋夫輩乃羣譁於吏部前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怏怏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

甚娓娓可聽

獨專其利一語即醫家以攻及毒法也[illegible]

俱歎於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學訓導云嗟夫設使當時李被人訐而中更王選他所而遠任亦無足爲異今多智者自貽伊戚而樸實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明示與奪之意以彰善惡之報哉吁可畏也已

造化更巧

歸安省祭孫邦華謁選北上有姐夫某者亦以省祭當選挈子偕行比就選某乃得太原府倉官而華以選期未及束裝將歸不意其姐夫忽暴卒華黠人也私語其甥曰爾父一生辛勤已矣須文憑見在盍使我冒爲之爾權稱爾父隨我以往凡有所得誓必均分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逃而我自可另選矣如此豈不兩利不愈於子然空手歸乎其甥從之展轉問幸不敗露華甚以爲得計後逃身入京乃自投文聽選及榜出則恰補其姐夫之缺而勢不可復往矣遂涕泣棄歸向使不爲僥倖之計則太原倉官依然自在且可獨專其利不必分所得以予人也小人巧於爲謀而造物者更巧於制命任爾千方百計總不出於範圍華雖黠也夫何爲哉

刁詐之態如畫

狀毒

喪心語

人心天理

正德己卯余北上至潞縣王家渡同泊數舟皆同輩也餓舟人與土人毆捽至乃余家僮爲薄責之諭遣土人去坐中同年某者新偷人遽赫然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舟行劫反誣我舟人毆邪縛之復召土人之役於官者併撻之令上誣狀其人叩首哀乞移時乃叱去諸在坐者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自揚揚有矜色語余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智畧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著矣余憮然不答後其人除紹興府推官果惟恣胸臆蝦炙羅織含寃者不可勝筭後陞刑部主事仍如紹興而加甚焉竟以考察謫佐沔陽無何疽發背洞胸而歿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夫咸顰蹙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詎可置哉

不仁之人積造口業者看樣

謗人被謗

余昔叅楚藩以分守行縣至公安縣有白教諭會試入京其妻素好善有道姑造衙求布施乃捨銀一兩以教諭出名題疏仍與紵絲一丈繡旛甫去而同僚之妻過訪言及乃駭然曰儒官與道姑來往爲累不小白妻遂

一言白人之冤仁人也

若眼

信以爲夫之官自此休矣怏怏於心比敎諭下第回取
此紵裁衣却又剪動晏焉不自安自縊死余適聞之以
問知縣具道其詳且盛贊嫳焉後撫院林二山公（行大幹前）
人會議賢否册謂余曰白敎諭姦學吏其婁有言送
勸令縊死罪不容誅余乃述所聞告之公沉吟聞余曰
不啻前言得之何等人果君子也或可聽苟非其人
請更訪之公乃竦然擊几曰是矣是矣即奮筆抹去其
名下所註考語後自陞國子助教余轉官閩泉見二山
公於蒼公指鄰家謂余曰此吳姓者向爲公安訓導謗

廣仁品　存賞　十四

白敎諭者是也乎素心術不臧吾故因君言頓悟渠後
陞萍鄉敎諭乃亦爲同僚所譖罷歸過鄱陽湖舟覆僅
以身免今且無聊矣吁昔自謗人今被人謗天道好還
不信然哉而聽言者尤當先察其所言之人

仁不仁口角只在幾箇學子傳出

寡求易足

前輩樊知縣（名毅）王司訓（名柳）余少時奉二公言論樊公嘗
曰吾自鄒平歸尚校囊貲白金僅五千耳貲金彩緇不
及一千王公亦嘗曰勿謂學官貧吾在沛縣所積俸貲
并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而歸觀樊之意似以六千爲

父貪刻子亦私共食矣

少而王以六百爲多矣樊三子兄弟不相容各求異居
公所得六千金買田築室悉以與三子三子乃復疑其
父有遺藏輒恚怨不顧其養公乃獨取田數畝園居一
所自衣食焉未穀而雛未綵而貢應門無五尺之童客
至一老婢供茶而已余恒見公戚戚焉愁比其卒也葬
不能成禮今其諸孫皆已零替不振矣王四子伯業醫
仲掾藩司叔季讀書爲生員異食而同處養其父甚懽
公之暮年悠悠自適惟灌花種竹爲樂客至未嘗不留
飲飲必盡懽乃已余恒見公無一日不開口咲也今其

廣仁品　紀訓存賞　十五

叔季二子一掌敎邰武一令來安諸孫爲生員家聲益
駸駸未艾夫樊之財十倍於王而王之受用顧十倍於
樊二公子孫賢不肖相去又不啻十倍然則居官黷貨
謀身且不能終况爲子孫謀乎盍若寡求易足而又留
其餘以遺夫後之人乎吁亦可鑒矣

爭盈二字便不仁

小船重載

前輩歲貢龐天瑞（名敕）輕佻狡僞靡所不爲二子又皆濟
惡不才比謁選乃得廣東感恩知縣父子志驕氣盈益
不自持瀕行率二子拜辭州守弋陽陳公既退公謂左

議此思之擠孤寒於泥井者皆黨嶠使之也陰禍亦可慮矣

右曰是父是子行既不臧貌復委瑣非享福器也薄取而早歸猶或可耳不然將不克終及蒞任乃恣意貪饕踰年先以所得遣長子持歸至中途暴卒其囊槖悉爲一僕席捲逃去再踰年欝及次子供死焉吁小船重載而又加以悖入之貨欲免傾覆難矣陳公信知言哉

貪衆陰禍

歸安仰思忠（名）精堪輿家術六合尹林克正延之入閩其姻某氏亦欲葬父（如父晬亦）探幽涉險得一地甚佳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

廣仁品　紀聞存賞　十六

與之此人爲考官貴三衆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滎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思忠因問克正曰昨大尹公宦業何如曰他無所短長但闈爲考官時得賄甚多鄉評少之思忠惕然內警遂託故辭歸越二三年聞其鄉人則某氏與勢家爭墳地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矣思忠每與余道此相對歎異人之素行不可苟福地不易得而冥報之說不可不信

嗜利明鑒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名忘其）屢試春官不第遂效壟斷之徒雞鳴至日夕執籌數緡孳孳惟貨賄是急居積取盈算入骨髓周邮義事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斯刼之鞭撻炮烙慘於官刑中而入漏盡而出罄其所有席卷一空盜喜過望於是縛牲載酒即以蔣氏之物賽愿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惟茂祠一區羣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蹤跡也不虞舟師蔵纜以去揚帆拔舵飄然長往盜醒見舟不見無如之何時值嚴冬凍餒之廟斯胥就斃無一存者夫蔣之積財誨盜盜之

廣仁品　紀聞存賞　十七

祈福得禍舟人儼然而有之亦不知其何所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義外之利意外之變相尋於無窮嗚呼豈非嗜利者之明鑒哉

擠愚覆溺

遂昌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値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致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剛欲撐開愚者忽肚疼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俟汝矣遂撐

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患者固在岸
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於危以自利即此一念不仁
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只此一則勝讀放生戒殺書百部

天在吾心

芝里朱某者平生惡蜂每見蜂從竅入輒以物塞之雖
在高處必設梯以塞在他人家見之亦然後連生二子
殺逆揞塞人教以秤尾燒紅鑽之俱欬嗣竟絕問於紫
姑神神降筆以塞蜂竅之故蓋天道好生朱某者心
心念念必欲蜂之盡死是逆天矣能無報乎然則虫豸

之微天亦若是介意邪曰然觀之放龜渡蟻皆有福報
可知矣雖然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善與
吉為類惡與凶為類故作善而吉自應之作惡而凶自
應之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各以類應也豈天一一稱
量以授之邪吁然則天只在吾心其嚴乎

打得破這一關須便行仁者路

相顧嘆異

同學郎士英名傑劉鳴遠名釗二人過鉛干廟就旁溺見
蠹紙一團棄地上郎戲以溺餘瀝灑之已乃坐廟門少
頃一丐者過亟以所持杖徹所見紙處郎問徵何也丐
者曰有小蛇蟠此故徵之耳郎心疑之曰吾所見者蠹
紙初無蛇也豈蛇藏紙下邪又少頃見一少年騎馬過
輒勒馬下俯地若有所拾置袖中郎趨問曰君取何物
也少年曰誰遺一荷包出視之乃舊紵絲荷包一面有
溺點猶濕又有徵痕五六處其中止銀一塊僅五六分
耳郎具以告三人乃相顧嘆異夫此一物也郎劉見為
蠹紙丐者見為蛇騎馬者為荷包可見一錢寸帛不可
妄得也

銀甕化水

同年諸揚伯名偕語我曰嘉興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
以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賈於外不虞
為其子竊見之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
攪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金復其數
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邪吾所置
金釵在上今顧在下何邪後其子稍自言其故衆相駭
歎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況可非分覬邪

子竊父財亦屬不仁

銀簪化蚓

朱筆峯名觀崑山人與余同官閩臬嘗言其家塾師之父

黑心便不良

楊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墜一銀簪於街石上鏗然有聲伺其去遠就其所視之不見止見一蚯蚓在石罅間踟躕良久候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老高聲曰此吾所墜簪也其人知其僞徑去楊老牽其衣不釋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沽酒煮魚作一夜消可也楊老乃歸置魚釜上買酒一壺令其媳煮魚煖酒間忽隣猫突跳釜上

反折了便宜

媳以杖撲猫猫竟啣魚去因覆其酒而併盛魚器碎焉人皆憐而咲之夫楊老簪化爲蚓似可悟矣而猶強索

之其能食乎吁嗟乎貪夫哉吁嗟予薄命之人哉

看朴實二字可見仁者以誠動物格天間不容髮

地價作祟

湖州儀鳳喻宣氏三兄弟家微無名字人只以宣大宣二宣三呼之宣大稍朴實二弟則儇劣貪甚其所居地價不值十金鄰有倪知縣作官歸勝欲展拓堂室乃以百金買之三人均分焉宣大買田務農僅僅溫飽宣二糴荳過太湖舟覆死焉宣三則喪心發狂持刀殺人舉火燎閭閻衆以鐵鍊鎖橋柱上其妻徧謁神祠禳禱復請巫師來家宰牲遣祟破費狼籍視牀頭所得地價無一分矣而橋上之人豁然復常人問之曰吾不知也

得藏屋燬

鄒定四余母黨親也握地得埋藏銀甚多於是儘力營造輪奐一新將完木匠偶與其子戲墜地死訟於官官知其得藏貨也重索之殆盡訟始息而新舊房屋回祿又一夕燬之矣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今以宣鄒二事觀之則薄命之人豈待千金雖數十金有禍矣吁可妄求乎哉

衣食有數

定數可以警不仁者之迷故錄之

永康周實夫名文爲舉人時嘗謂余曰人不但窮通得喪有數雖一衣一食亦有數定焉吾家門有諸生肆業小樓一夕夢一鄉間士來訪余戴一塵垢冬帽出見各啜粥兩盂去時夏月且巾而不帽而吾鄉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醒方與室人道此夢適婢子報云某舉人在外相訪已坐樓上矣吾遽披衣起盥櫛取所戴馬尾巾不獲再三覓之竟不見室人偶在架上拾一舊紵絲帽咲覆吾首推而出吾與此友且咲且訝乃曰斯固異矣然啜粥與否在我夢其如之何因命庖人必煮肉炊飯不

意此友之兄繫獄患病屬其弟邀吾同見縣尹求保放時尹正欲出外公幹其兄使人絡繹催請甚急吾疑戒空腹曉行連呼酒飯不能就口而此友立促趨開諸生有粥在缶乃咲而請曰此有粥姑啜之以應變何如吾二人只煞各啜兩盂去吁一巾帽粥飯尚有定數況其他乎今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蠅營狗苟至老死而不知止者徒自苦耳何益之有哉

一年後飯

進士吳維新（名鼎）聽選京師夢錢江樓中丞（名宏）飯維新於孔子家時錢公爲山東副使維新曰吾必得袞州屬縣矣及出榜乃臨淮知縣迫赴任過臨清適錢公候武宗大駕於彼駐節學官維新入謁遂留飯正在文廟夾室也於是追憶前夢適符合云昔人有言明朝一飯先書籍由此觀之雖一年後飯已先定之矣

三十年後官

東門范藻軒先生（名洪）少英俊有文學名其母一夕夢報先生中舉鼓吹導送彩幛至家中書一兵字如車輪大諦視漸縮小至如盤如盂而止覺以語其夫訓科公公曰當必爲司馬掌兵政又一夕公亦夢人報曰爾子選官矣趨視榜見先生名下註指揮二字覺乃曰文官那有指揮得非總制以指揮三軍之徵邪私識之其後先生累試不第竟由歲貢選南京兵馬司指揮至是始知先生之官三十年前已形諸夢兆如此然則人之官爵可以智力謀哉或曰今人每有以智謀得官者何哉曰亦命也雖然詭遇獲禽君子不爲

按前紀數條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以至一飲一食一作一止皆有定數莫之能違然轉移禍福之機又在於人而數不能囿盖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以生物爲心極誠無妄者也人之一念濟人利物發於由衷初無所爲而爲則雖一時一事而精誠之極自可以上格天心如響斯應此又理之必然者也數天數也天心既格數亦隨之而轉矣焉能囿譬國之刑賞法制一定不易苟人臣眞能以忠誠感動君心則既謫而召還臨刑而肆赦俄頃間喜怒頓殊又何不可易哉則知理數相爲貞勝而古今陰德感應之事昭然不誣矣

隣燕助力

從兄郁七公堂有燕將雛巢忽被毀俄隣燕成羣銜泥而入去來如織頃刻巢成明日遂有數雛巢中乃知羣燕以事急而助力焉賢哉燕也

蛛全隣網

姪愉六偶坐簷下見一大蜘蛛結網簷畔又一小蜘蛛進其傍結小網於右俄大網破損大蛛將收其絲於腹中另結焉絲盡收訖獨左畔一絲牽連小網若去之則小網無所依必毀乃盤旋梁柱間若有遲疑籌度之意良久竟不收而去夫不忍隣網之毀寧舍已所有以全之仁哉蛛也

鵝恤孤雛

姪懷四家有黑白二雌鷺兩巢相並各哺數雛越數日黑鷺死衆雛失怙焉其白鷺每晨必至其巢呼雛與已雛同啄園中晚必領其雛至巢乃去似有恤孤之仁有念同儔之義仁義哉是鷺也

犬不食餘

對門兩家甚貧畜一犬惟乾糠粃與臭穢耳隔壁姚客店有二犬犬牢中殘粥冷飯常有剩餘二家所限僅一竹籬且多空竇穿過特易姚犬或向籬邊低聲搖尾若有招呼之狀而兩犬蟠曲臥地上但略昂首而已竟不過食其餘余每見而異之吁觀此四物苟人而不仁不義貪饕無恥則禽獸虫豸不若也何以爲人哉

殷鑒不遠

同里施氏張氏二家比鄰且姻也施之羊食張之荳互相爭毆訴於州事屬方倅詞內各牽連別事蔓延不決適施之族人有義男病死遂誣張以人命事益大日益久而所費益多張有田七畝盡鬻焉又將鬻其所居之室妻子交徧怨讟遂自經死而施之家亦廢吁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殷鑒不遠盍亦知所懲哉

澹泊明志篇題辭

鼓足無翅風味無砌嚼齧菜根衣被垢膩勢將擊而有為時以然而墜癈見乘車跨馬者亟嘲之曰此董宣自纓也鶉鸛化蛋也樹者也蟻壞也樹豎壞

壞完治者誰也已何而負戴較歌長風可避鄉者嘲人皆已嘲耳此此也然使食不肉居不煩報不墓繡出不與儒士亡何慕於富貴而攻苦若萬棄為不攻苦萬茶或滿者樸矣吾則歌焉然

係之銘何知又如輩利吾財一語增增齒冷百億載下仍其轍者之增增齒冷百億哉下嗟乎一身之間何者不蒙覆獨有此面孫時復向人其孰能忍此蹠眩士負堅窮骨不能日給豬肝

一片多尾事甚則履而賣面不可識婦寡無褲猶可掩卧猶是髭髮一世首土冠履孤情絕振之絮至於枝義倜儻散雲沐日束身籲蚤若書之節琳球寶身心逸風雲履烟

霞佩鍔金寫豪不顧從赤松
遊不返白衣黃衣生不乃尊餘
粟贏帛死不厭貧從情性
宙蒼〻茫何而乃其意趣以
左咫尺所就大小才可以壓芳
不敢者屈指可數也雪舟塞月

積盤窮野與宮坐拈此義相
與評劇者久之李旻根大李兄
商以廣仁品至根大天才筆
代至性絕人季俗律梁旨乃此
一番公案爲人拈出應予者
林立東服名甚百函發覆者

冰融聊以志其一獲
社盟弟陳繼儒題於
古朱方道中

引

語云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士不能眞茹淡緣不能先立志志在溫飽則通體是俗觸念皆羶當其羶醎是嗅口未沾腥而一種

炰羔剸炙舉箸千錢之態時橫於胸中方且借此以明快意又其僞者則矯而爲敝車羸馬破衣脫粟或曰以貧福利或曰以貽子孫顧迺愈淡愈醲彌趨彌

下矣噫今天下事事潰敗獨少一眞澹人耳有志之士不向折脚鐺中一番鍛鍊更從何處立脚乎英雄事業瀰天亘壤莫不各各有一瓣青蓮吐出無窮光

燄孟夫子不云乎動心忍性得志弗爲誰謂今日守戒枯禪不卽爲異日無欲王佐也余與小有交澹若水故述其澹志如此

晉陵社弟陳國器題

陳國器印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婿徐石鼎賦
姪李渭公望　訂

澹泊明志

知足不累

子思謂子上曰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茶果素業

晉謝安嘗欲過陸納意納殊無供辦納兄子俶竊爲治具安至納惟設茶果俶遂盛饌珍饈畢具客去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穢我素業耶乃杖之

煮朮切松

陶弘景書曰偃蹇園巷從容郛邑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閒櫳薪井汲樂有餘歡煮朮切松此外何務

節儉安生

張悅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飯儉約適情殽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墮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食料前定

韓晉公滉在中書日召一吏不卽至欲罪之自言屬在冥司主三品以上食料公曰若然其明日當以何食吏請疏於紙以驗至明旦詔對適遇太官進食有糕糜一器上以半賜公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視之曰宜食少

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視其書皆如其說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有權位者旬支六品至九品者季支不食祿者歲支能節省者增延福壽

清苦不死

盧懷慎清謹不營貲產既爲相不異寒素忽病卒妻崔氏戒子勿哭汝父清苦無餘貲必不死張說同相貲賄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耶是夜公果甦左右以崔言告公公曰冥司有三十爐日與張公鼓鑄貨財我

無一焉

西川劇掠

裴璞者、韋元方外兄也、任新平尉、卒於官、長慶初、元方客隴右、道逢武吏躍馬來、騎從數十、貌似璞、熟視果璞也、驚喜拜曰、兄去人間、何乃武職也、璞曰、吾職西川劇掠、掠[illegible]世間時之孫綸世間[illegible]勤得救商勤得財士得[illegible]得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無不勤而本分矣、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遺子、又當復掠、故不敢厚子、於涇殊無所得、諸鎮平平耳

食惟一麪

杜正獻公衍食於家、惟一麪、或言其太儉、公曰、衍本一措大、名位福祿、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為一措大、何以自奉

用水宜慎

契貞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每入洛城、與蒙師李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款狎、忽一夕、生請先生為別、擁爐夜話、問其何適、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冥曹主給一歲內戶口日逐所用之水、今月數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四五升、過此必有減禍折算、切宜慎之、問其身後妻子生計、俱言之、後皆不謬[illegible]

蓋寓語耳

饅頭盛饌

王曾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公、相留云、喫食去、傍子弟曰、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當時饅頭為盛饌也、食後送數束簡紙、皆是書東後截下紙

食必求稱

范文正公云、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相稱、則熟寐、不然、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以稱之者

不擇麄糲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無重肉、不擇滋味麄糲、常謂人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清苦家風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大拜後、嘗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謂人曰

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龍答曰鹽豉棋上有肉兩筴豈
非變家風乎

眞率唱和

文路公范忠宣公等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路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旣屢宜從簡爲具雖微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

待客簡約

司馬溫公言先公爲郡判時客至置酒或三行五行不

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柹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

惜福延壽

坡公在黃州常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與李公擇書曰口腹之欲無窮每加節約亦惜福延壽之道乃日用錢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上每旦用畫叉挑取一塊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

德壽神氣

羅景綸大經曰大凡食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澹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志意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

侈靡貪賊

張子韶先生云近日士夫家爭尚侈靡相習成風或一延客酒皆名醞物必奇珍以至器皿之類必務鮮潔每作一會必費二萬錢如此仕宦安得不貪貪必好貨取賊必矣若仕宦貧者而輒爾所爲有識者自當不赴況又慕之喜之爭譽其美斯人可知矣

虀鹽風味

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

子部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甚長久也

食肉非廉

仇泰然守四明每月朔取錢三千斷爲三十塊掛屋壁每旦取一塊用餘則別貯以待賓客初與一幕官相得一日問及日用數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蚤且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遂踈之

常如一日

張文節爲相自奉甚儉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

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情繇儉入奢易繇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我居位去位常如一日乎

山蔬水藻

鄭淡泉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時雨或時供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

信民至言

汪信民云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其至言也

連旬無肉

朱端簡少勵清節爲諸生衣食不繽裕如也官至九卿寒約如一日自都御史還家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常茹素連旬無肉

華饌愀然

徐莊裕家居儉素每過仕還之家見華饌愀然臨觴而

不食或勸之曰吾今日心禱當茹素里中有化之者

蔬食泊如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嘗言人臣患不節儉及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埋羹太守

王璉爲寧波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待客古意

華文懿公愍訓輩遊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

酒食相尚非也問薛文清公在家官客往來只一葷一黍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文靖在家官客相望留飯只一肉一菜若二公者可以法矣

寧儉說

季元衡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耳視目食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然曰何謂也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儉爲人牧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

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爲天下之牧

減品三宜

王道焜曰多品必多戕殺不宜一多品必多麤率致無下箸不宜二多品必多費難繼客至或以他辭相謝不宜三使就減則物品易足不至求備無傷好生一於心術宜就減則數簋易辦剪韭烹葵咸可精美二於口體宜就減則財費易給遺訪者隨時可以相留頻煩者量力可以常款三於交道宜

鑒懲錄敘

吾聞諸小有云殷棠川先生輯古來循吏酷吏之報爲一書先文定見而悅之題曰鑒懲錄隆慶戊辰與棠川同主禮闈進士授外吏者來辭文定各授以此書以故戊辰

之榜不獨文章爵位赫奕一時而吏治尤照耀先後焉夫師弟相別以一書授受似非甚難之事而入官之始如入暗室忽得一燈心地旣端舉步必正數年間一方民命得以袵席特在吾一舉手間古人

之用心如此原本止四十則而小有以見聞所及平加其半使觀者無猶夷未暢之嘆昔世尊自敘因行謂求善無厭足其斯之謂與但古人行善如山出雲勃然而起非有規模可定故每有古人逸事在

當日行之則爲至性在後人法之則爲效嚬卽在當年以天理推之則爲快足以禮法繩之則爲過當如是者多矣卽如金作贖刑聖人本爲哀憐百姓肌膚設此方便豈知後人千敲百楚恣其漁獵夫百

姓苟有錢自贖豈肯將皮骨受笞笞之再三罪竟浮於杖矣即使罪當杖亦應准銷而況其擬罪時或者本非有確然之罪亦料其可以完贖而模糊織成者哉即此一端定之聖帝百代相仍到此之時亦

應有通變況古人信心之事敢盡謂事事宜踐跡乎子產濟人溱洧本是一片慈愛權巧相應設不爲孟子一駁將使後人皆以此爲美事矣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與拂百姓以從巳之欲二者得失大略相

當故孟子先以聽鄭國之政立一主腦謂此日正宜以閻羅面行菩薩意不當直任本懷也有此一議而子產之慈愛自流宰官之風霜自肅千古聖賢之相成如此小有更取往事詳加評定既以出古人

之心而又不迷後來之步寧獨文定與諸賢通其繼述之苦心凡有民社之責者得是書而覽觀之慓然爲臨蒞之地造無窮之福皆以小有爲導師諸天神鬼不式臨之耶

社弟唐時宜之題

增評監徵錄

汇南李長科小有評
弟李嗣京少文
李　喬世臣閱

循吏報

于公

于公東海剡人也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東海有孝婦少寡

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柰何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果爲丞相封侯孫永爲御史大夫

匹婦之寃上干天和知帝德好生民命不可忽也彼彊斷者只是自信于公哭爭不爲動必且以貨嚮見疑使大孝坐嚴誅而循良蒙惡聲悲夫

盛吉

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決獄無寃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

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孔雀連年不去人以爲祥後吉生三子皆仕州郡

所貴執法者非徒曰不輕縱舍云爾郵罰弗罷於事必據律原情辨正之雖微罪不妄加人斯爲執法也盛吉平恕誠可嘉乃其妻獨何人其流涕垂泣相勸令之持丹筆者皆髣髴見[illegible]子也往往[illegible]告非幸活不知恤亦自詭曰執法者[illegible]辱以巾幗政恐汚巾幗矣

袁安

汝南袁安字邵公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爲逆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案之急追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首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妄罪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安後官至司徒子京爲侍中敞爲司空孫彭爲光祿勳湯爲太尉盱爲光祿勳曾孫成爲左中郎將逢爲司空隗爲太傅玄孫湛爲太僕忠爲沛相累世榮盛

楚獄連及舉朝無敢言徒仰屋竊嘆耳袁安別白其奏卒能感悟漢帝蒙活甚衆彼預計批鱗之難坐視枉濫莫爲救正或阿邑旨斷多所傅致雖逭陽誅寧逃鬼責乎天網恢恢吉凶不僭自取之也

吳祐

吳祐爲膠東相有民丘長殺人當刑問有子否長泣曰無子乃緩其桎梏令妻入獄有孕然後行刑長泣曰何以報吳君後生子以吳爲字

此一事也可感可泣可愛可傳要知仁人君子滿腔惻隱偶一觸發必欲遂其初心而後快而冥冥中亦若巧爲玉成之所謂一念足以格天者此也不然殺人當刑者多矣刑人無子者多矣焉得人人置其妻於獄中又焉必人人有孕也不幾爲酷吏口實乎子產乘輿濟人亦偶然事絕勝千萬慈航而孟氏譏其不知爲政何耶

史弼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連及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收郡僚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及還河東太守侯覽詐作飛章誣弼誹謗平原吏人詣闕訟之其後子孫繁

庶祿仕不絕

朝廷歲遣憲臣巡郡國督按大姦猾厲民者苟無則已非欲多所收逮充罪若也下吏耳目依屬希合誣陷以多為功羅織房傭文致曖昧甚者元凶巨憝預行賕結偵詞吞舟竟脫而富室善家子以觴豆小隙被陰中破產沈族莫能自白弼所謂戶可為黨殆此類矣誦弼之對能無惕然

郭躬

潁川郭躬字仲孫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為決

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恕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後拜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所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為令躬奏讞法科多所全活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典理之官寬平矜恕可謂仁矣又能推明律文權其輕重奏定以垂久遠俾深刻吏不得以意為出入全活寧有窮乎漢陳咸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郭公條奏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累葉法家其能慶延於世蓋繇此也

韓韶

韓韶字仲黃為嬴長時盜賊羣起賊聞韶賢相戒不入嬴境其他縣被寇侵擾廢耕桑無衣糧者知盜不入竝來依之韶憫其饑困輒自開倉賑給所贍萬餘戶主者爭之韶曰長活數十萬溝壑垂死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下矣太守素知韶賢竟無所坐其子舉明經官

至御史大夫

賊望而避之民賴而依之韶真賢矣哉含笑入地之語可令涸鮒回春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韓韶有焉太守知韶賢竟無所坐亦賢太守也

楊珣

楊珣唐大曆中任夔州推司處心正直積累陰功珣有子年二十三入試珣夢神告曰汝陰德有感汝子必貴須改名楊椿珣既得夢果改名中第六次年赴省試椿自夢神曰題乃是行王道而王試之日果如其夢中第

九十六名及第試奪天下都魁夔州使君請旬賜坐令旬解職旬告使君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積陰德留得三個慳囊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個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個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個計萬個小錢使君不知所以旬曰每詳讞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死罪正爲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有從流罪正爲杖罪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者量其輕而決放便投一小錢又每效周箎行太上感應篇十種益利(一)收街市遺棄嬰孩倩人看養

侯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圓(二)每冬十二月初三日爲始收六十以上十五以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來年十一月初三日已滿一年令其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急無力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量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歉之年其糧食貴糴賤糶賑濟貧民(八)寺觀損壞者修理之聖像剝落者裝飾之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或爲治焉(九)有遠鄉士夫客旅流落者斟量遠近助以累糧還鄉(十)居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辯明常推已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旬之男今日奪天下魁皆旬平日奉公行善之所致也敢捨公門退職而自求安逸耶

今人皆以官職爲肥身潤家驕己害民之具不知爲善者政藉此爲行方便之津梁也楊旬不以子得高第而棄官豈戀戀一官哉正以舍此官職則濟人之力便小誠不忍一刻不濟人耳此何等心事其子安得不顯今之縉紳莫不望其子以科第而又不肯學楊旬之積德不可解矣

錢若水

錢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父母訴州委錄參鞫訊之錄參嘗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獄具上於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乃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其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其所以遲留此獄者蓋

慮其究訾以家財訪其女奴今得之矣使人密送於知州所知州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否曰安有不識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急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遶垣而哭歸傾家財飯萬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不可曰某初心止欲援究非敢希賞爲一敷奏置錄繫何地知州益加敬重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樞密後歸京師因與僚友會

廣仁品 監慈錄 九

食僧舍假寐而卒贈戶部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予延錄爲太常奉禮郎

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況挾私意快其素憾者乎若水不忍數人之死甘以遲疑負謗亟出家財訪求以直其冤且止數奏爲錄繫地何其用心之厚也彼錄繫者將無愧死乎噫世之鞫獄能不爲錄繫者蓋寡矣

張慶

張慶汴京人也爲右軍巡院吏慶司獄常以矜慎自持日躬侍掃滌至暑月尤勤毋戒其徒曰人之罹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所重則罪者何所赴訴耶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其徒侮之曰若區區爲此欲要福乎慶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爲之齋素誦佛無辜者輒爲之解釋嘗爲好言教獄囚果有罪當自認無誣良善以重巳過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染疾死三日矣忽甦曰我始至一所穢汚所聚乃起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修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爲而來汝今尚未有嗣急去急去汝夫陰德甚多子孫

廣仁品 監慈錄 十

當有興者言未終以手提足拋出穢汚乃得甦明年生子享後慶年八十二無疾而卒生六子皆至顯官號爲世族

囹圄之設雖曰禁錮罪人聖王體悉周至亦無所不用其愛也殘忍之吏馮執肆威或至泥耳籠首枷楔爪籤截筋拉脇懸髮熏目備極楚虐晝禁食夜禁寐暑疫蒸染凍裂傴積而莫之矜恤諺曰凡入獄者舉非良民困苦之者教民重犯法耳嗟乎豈其然乎赤子無知人井非赤子罪也不又有任情故禁與久繫

遺忘者乎獄吏中有張慶卽地獄中有地藏菩薩也陰德獲報昭顯不誣司獄事者可以鑒矣

王質

王質字子野祜之孫也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乃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卒不少屈嘗以病告居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矍然大驚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盜迫饑寒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後官至侍制

昔趙廣漢稱能吏矣然君子非與焉惡其鉤距任數也王質指宗旦陰中之失能俾改悔宗旦始怒少年抗爭卒知受善視世之僚佐依阿長吏風旨殺人媚人及長吏忌僚佐之匡正憚於引咎拒諫遂非者其識之相去遠矣

王旦

王文正公旦初釋褐知臨江獄有一囚罪當死公求出之一夕不寐至五鼓時忽然有得急趣出則吏卒皆已起驚呼相向公怪問之曰直更者方擊五鼓忽聞空中有聲曰起公將出矣方起整衣則公果出公嘿然心契因引囚出問竟爲平反

初釋褐卽欲爲囚出死可想前此之存心慈愛更可卜後此之流澤深長矣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苦心哉聲聞於空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范純仁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所以坐居販盜鬻而督償者三分之二公曰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通判曰此輩兇頑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何如曰往往以疾斃獄中是亦除民害耳公慼然曰法不當死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耶遂盡呼出立庭下戒之曰爾輩爲惡不悛在位者不欲汝爲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首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屠販盜竊法不至死而以疾斃之尚藉口除民害從乎此輩雖兇頑獨非民耶悔過自新則兇頑皆善良也斃之而罪人皆滿釋之而犯法減半乃知此輩感德甚於畏威歡呼告語光景真可刑措而不用矣

張洪

張洪知江陰縣吏盜銀三百萬蓋二十年矣洪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寘諸盜錢吏吾以聞于朝洪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問盜錢二人已死者爲首餘悉貸不問廓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張後壽位壽終

三百萬不爲不多二十年不爲不久一旦摘發其奸當何如揚揚得意而反慘然貸其死張公真長者真不可及也廓愧且嘆廓亦有人心哉

范質

范魯公質未顯時偶坐茶肆所持扇偶題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之句忽一怪陋人前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其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後過一廟廟門有土木鬼狀貌酷類肆所見者扇亦在其手公大異之及大用遂首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爲姦周祖因詔公詳定是名刑統

嘗痛世之酷吏深文峻法以毒無辜而又武以一時之怒任意鞭笞居伯乎旱魃乎真不止如大暑者出之炮烙而沃以清凉范公殆所謂穆如清風者也

富弼

富弼字彥國爲樞密副使除知鄆州繼知青州時大水饑民就食者不可勝數弼乃擇所部豐稔者三州虛已

以情勸民得粟十餘萬斛以官廩貯之又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山林河泊之利可取爲民生者任流民取之無禁官吏皆書其勞使他日得論績受賞五日輒以酒食勞之出于至誠人皆盡力流民病者濟以藥餌死者爲大塚收葬謂之叢塚更爲文祭之饑民從者如歸市且募爲兵者萬計或謂弼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弼曰吾豈惜以一身易此五六十萬人之命哉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給糧而歸感德之聲讙然載道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中爲粥疾

疫或待哺數月不得一粥因而仆者多矣名爲救之而實害之惟弼此法簡便周悉仁宗遣使勞弼拜禮部侍郎不受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後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祈國公年八十餘卒

不惜捹一身以救五六十萬人之命富公本念如此究竟此身無恙且致天子之褒疑謗何自來哉彼以利害言者眞小人也

歐陽觀

歐陽觀廬陵人修之父也有學行爲泗綿二州推官留心讞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時修纔三歲乳者抱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修既成立母常告以此語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修果登第叅政事追封觀鄭國公

廣仁品 勸懲錄

凡爲令官者皆當書此數行揭之座右

仁人於有過中求無過不仁者於無過中求有過無過求有過且不可況於生而求其死乎吏以察爲明務深文巧詆令必不得反即有一綫可生者輒彌縫杜塞之駁愈多塞愈固事狀之疑似時日之後先增減竄易鍛鍊而周內之使皐陶覆聽謂死有餘辜何由摘見其冤狀乎有人心者忍爲此耶刑官之筆死生門戶也歐陽觀數語司李三復之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學問文章爲天下所宗張芸叟遊京師見修多談吏事疑之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文章今多教人吏事所未諭也修曰不然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無有也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枉直乖錯違法狥情滅情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芸叟起謝曰先生所教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後一杭僧夢遊江廟中廟神皆起拱立曰歐陽公平生一念之善及人甚多將來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叅大政諡文忠

廣仁品 勸懲錄

修父觀求生于死獄修之仰天誓心可謂善繼其志矣士筮仕不嫺政務恃才自用率鄙薄吏事不屑談憲章律例漫弗省視方縱情藝文自命高雅及臨事受成吏手枉直乖錯厲民蠹政職此故也修宋名臣德業文章表著要自仰天誓心一念推之耳士可以明習吏事為鄙薄耶

陳洎

陳洎為開封府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洎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預吾當任咎乃自為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洎亦不及罪後洎夢卒告曰陰司以公為政公忠已注公貴顯與公賢子孫我受公恩故來相告不數年歷官臺省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顯仕

陳洎守正不阿寧忤太后旨為死者稱冤難矣視怵威避罪承候順指上下其手者何異秩持操與驗屍片詞低昂事關枉縱或妄自貴倨提惡凶穢不躬驗閱徒任吏仵之欺蔽致獄有出入死者含冤而莫伸是亦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張詠

張詠知杭州歲大饑死者日積民冒禁販鹽被獲者數百人詠悉寬其法官吏皆執言不可詠曰錢塘千萬戶飢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繩之仍停徵諸稅後知益州以其地狹而生齒繁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斗米直錢三十六仍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折米六萬斗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輸原價糴之奏為永制嘗夜夢詣紫府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繼請到西門黃兼濟揖張益州坐黃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見者再三問平生何陰德承事云無他惟每歲收成時隨意出錢收米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張公嘆曰此宜居我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世傳紫府真君主神仙籍張黃皆在籍中子孫青紫不絕

有司宰制一方則一方之休戚利病刻刻相關為民捍患卹災當不惜赴湯蹈火乃有水旱頻仍不為之請命而催科如故不為之拯救而敲朴如故者嗟嗟不畏百姓之怨咨亦不畏子孫之滅絕乎

趙抃

西安趙抃字閱道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抃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一府皆服及知成都緜州民李孝忠聚衆二百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抃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易也召為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為鐵面御史元豐二年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清獻子屼杭州於潛縣令屼尚書考功員外郎

李孝忠聚衆矣造符牒度僧矣一畀法吏深竟黨與株連蔓引坐逆死寧止二百人哉即有心知其枉者畏人以脫逆黨譏已疇肯蹈危險為別白之抃獨以意決原情正法全活甚衆利害弗計也非甚盛德能如此乎晝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其制行合于神明有素矣

王縉為兩路提刑每斷死囚必具疏焚香奏天然後行下惟恐一有枉濫以傷人命一日暮坐堂上忽見簷端一玉女絳衣霞帔持公文迎謂縉曰汝平生所奏事一一皆合情理于法並無枉濫上帝褒嘉為汝父延壽一紀兼增汝祿壽二孫異日皆作監司更宜自勉言訖而沒其後祿壽功名盡如玉女言

為善乃能為父延壽則今之殘酷輩皆父母逆子也

孫立節

孫立節崇寧間為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鞫吏士有罪者謝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遲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預焉謝即奏立節抗非立節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立節十二人皆得不死後立節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初立節未拜官時夢神人引詣州

事待公來明辨曲直立節甚訝之果符所夢立節辨桂州事神業告之未拜官時信事皆前定十二人之不死寘寘中有默賛者矣彼樂殺人者雎眦報復陷非辜于重比或覬望風旨不能執法匡救皆逆天哉

張文規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爲英州司理眞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等率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拒抗達擊殺之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縣

廣仁品

縣令吳邈欲要功盡取圭達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强盜殺人鍜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病死既上府事下司理文規察因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皆等第杖脊而已圭運乃無罪邈計不行嘔血死文規後遷臨川丞忽感疾沉困聞人呼云英州下文書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與俱往至一大官府見殿上垂簾開簾內所問乃吳邈事也文規一一以實對王者曰吾亦詳知矣必須卿至結正責審實耳遥見吳邈荷校簾前朱圭張運立其傍吏抱主者所判文書出紙尾示文規有添一紀三字文規遂寤後以通直郎致仕年七十八矣夢羽人來云向增壽一紀公在英州嘗斷婦人曾氏新昇降作絞刑又添半紀年八十三卒

民命至重推鞫稍忽誤入人于死猶有陰譴焉吳邈要功誣盜忍戾若此使無果報天道夢夢耶非文規平反十二人無生理矣斬絞等死耳於不可生者俾全其首領神明亦鑒祐之彼以轘磔爲快甘效屠伯者獨何心也

廣仁品

周必大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紹興中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門外雪交下僮子掃除庭婦翁因婿失官觖望不爲禮復私訐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何祥也必大歸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師寓班直家一日携小册自外至借視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

公

治獄者察見寃狀不爲理慮忤上官意累己失官耳况吏自應死寧舍己官代之誣伏而脫其死乎必大一念不忍之心豈自知後當復貴顯登相位也卽終身廢棄亦求仁得仁無怨悔矣或乃畏避微嫌擠人自全而甘心害物欲安享祿位無禍敗也得乎哉

張洽

清江張洽字元德中進士爲袁州司理郡守以倉廩虚耤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知守爲都吏所賣都

吏者州之巨蠹也管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倉吏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都吏也今較歲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都吏妄而誣人矣君必不肯受都吏之妄而濫籍無罪之人郡守悟倉吏二十餘家得不籍通判滄州獄有張德修者誤殺人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寃而得雨載諸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爲德修事乎甫然閱款于獄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寛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寛征稅三日果大雨端平間除秘書郎直秘閣致仕卒七十七子檪樱俱進士

居官誠於偏聽後雖知其誤恥以誤自引也卒執先入之說非變爲有剖析其曲直者反讎疾之或併訐譖以其短矣曾弗知匡其誤者爲愛我甘受黠胥欺玩遂其猜狠也愚哉張洽之白郡守愛郡守也袁守悟池守不悟信仲由之喜爲難乎

鄭丞議

鄭承議宋人也爲越之蕭山縣丞時有朱統制在縣收馬縱卒侵刈西興鹽場草鹽司聞于朝揭榜許人格捕其卒刈草如故亭戶捍之殺傷四人朱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興草吾馬不可牧矣於是醵金賄吏誣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成知縣已署案次詣丞鄭責其吏曰榜旣許人格捕殺之罪輕今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肆其暴如吾民之負寃何案卽不得書我名吏惶懼曰今夕歸盡換前案爲乞恩貸勿令知縣知之於是亭戶八人俱得從決免死歸家旦夕焚香祝天曰願鄭丞有子會

孫富貴不絕後長子頁漕薦次子登第家日富盛

悍將縱卒暴鄰境詔許格捕則殺傷皆禦暴也醵金論死是縣自違詔矣舞文者獲其利肆暴者長其惡如民命何知縣已署案丞以下將唯唯連署耳乃能不逆理附勢不枉法寃民鄭何人哉吾欲下拜矣

劉肅

劉肅字才卿威州洺水人爲尚書省令史時有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繫貨珠牙儈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贓殺之寃金

主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辯析寃獄我職也惜一己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辨愈力金主悟囚得不死肅後遷左三部尚書年七十六卒贈邢國公子憲禮部侍郎懸大名路總管孫賡翰林學士

寃獄之平反也恐觸怒上官見忌儕佐知而不問欲言而不敢者多矣矧犯人主之怒又事關内藏未可以常法爭者肅獨執法辯析不愛一身之死活十餘人之命雖抗主威違部議弗卹也不亦難乎世蓋有悅下吏附己不欲屢駁以形其短憚成案之更慮始劾者銜我而見中於他日曰吾寧負百姓吁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嚴實

嚴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仕元拜金紫光祿大夫從木華黎之弟帶孫取彰德既下又破水柵帶孫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脅從果何罪耶帶孫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實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外者同戮濮人免者又數萬後於曹楚丘定陶上黨皆然大兵略武關出襄鄧

實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藏金縉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妄有殺掠靈璧一縣當誅者五萬人實悉救之會大饑民多餓死實命作糜粥盛置道傍全活者衆實部曲有逃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爲必殺實置不問實族屬在東平爲王義深所害河南破實獲義深妻子厚周卹之送還鄉里其寛厚長者類若此及卒遠近悲悼野哭巷祭匝月不已後追封魯國公謚武惠子忠貞金紫光祿大夫忠濟資德大夫謚莊孝

好生惡殺天地之心也師旅所至玉石俱焚自古然矣嚴實身處偏裨冣以大義動主帥止屠戮之慘及在徐邳復恐河南之民橫遭塗炭乃檄金繒往贖且戒殺掠活饑民不修舊怨史稱其爲長者宜哉既歿而遺愛在人甚榮朝野榮膺封謚後嗣顯榮天之報施彰彰矣彼以屠殺爲威者終遭顯戮乃誘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不亦謬乎

程仁霸

程仁霸攝本州錄叅有山有盜蘆菔根者持刃誤傷主

人尉幸賞以劫聞盜後稱寃遂移獄仁霸直其事尉掾憤爭竟論殺之仁霸罷歸尉掾俱暴死後三十年仁霸晝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前地府欲召公而決我叩頭爭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爲公寄語而往暫時即生人天子孫祿壽朱紫滿門矣公沐浴衣冠而卒子孫壽皆九十曾孫皆爲顯官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

不過白一人之寃耳究竟不能免其死遂爾壽考令終克昌厥後篤天僕以此報白寃一事哉係其[illegible]心

仁愛事關一人而太和已翔宇宙事雖未遂而片念已格神明滿門朱紫較尉掾所幸之賞孰多忍心者可以悟矣

劉府君

益州劉府君爲連江尉民有寃訟十餘年未決郡守屬公訊之公虛心推決直窮到底曲直遂判人皆謂公爲神及陞任直者候于建州屏人告曰與香數斤聊爲長者壽發視乃黃金也公謝曰君事本直我爲直之非私君也敢以公事受私賂乎堅辭不受愧者慚而退後三

子原父貢父皆致高位

爲民伸寃自是大德若受賄賂反是過端矣仁人之事何忍以不肖之念出之今之爲官者此衷未能無私不免善事惡做好事壞做可謂至愚矣惜哉

郭思承

郭思承督府司理也居官慈厚三考滿終與同任法司元珍合舟還里法司讓前艙與司理裝載家屬法司人口在後行至紹興府界忽惡風四起白晝昏黑衆悉驚懼皆見水中鬼使鑿船爲兩截前艙郭思承船浮江面

順流徑到岸側法司後船人口行橐即時沉没路人皆云法司平日循私枉法酷焰虐民思承寬仁忠恕守法奉公故同舟異報如此時元文宗天曆二年也

驚心駭目報應至此奇顯極矣猶有不畏上天者吾不知其何恃也

楊自徵

鄞人楊自徵初爲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偶撻一囚流血滿前而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自徵叩首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之霽顏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又乏糧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沿途忍饑菜色可掬婦因撤已之米煑粥以食囚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阯爲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爲刑部侍郎次孫爲四川憲長又俱爲名臣

昔有一官用刑甚重忽一日坐堂上見皂隸錢乙行足離地尺許竊怪之訊以有何陰德對曰隸也何德但見官板太重私削使輕用刑每無拜杖于官處而用杖不背自徵數語惻怛之情溢乎齒頰宰爲之霽顏當亦爲之動念矣至其妻撤米食囚更堪下淚旣有慈父又有慈母異哉

王得仁

王得仁江西新建人景泰間任汀州推官值鄧茂七之亂山谷嚮應朝廷命將討之主將欲濫殺脇從以爲功得仁力辯其枉遇繫累于道者下車解其縛焚其簿籍所活千人汀民德之爲立生祠名曰忠愛生子一夔狀

元及第官至尚書

遺愛祠何邑無之去思碑何地無之問其所活幾人顏甲千重矣

邢寬

邢寬字用大直隸無爲人祖父皆爲憲司每爲囚求寬曰與其殺無辜寧失不經人皆感之後生寬舉于鄉復中會試及廷試初擬孫曰恭第一上諭曰恭暴字也及見邢寬二字甚喜擢第一以丹書其名前此未有當時咸稱其祖父居官寬仁所活甚衆因得此報

爲因求寬卽得寬字之報而又適有曰恭暴字對之造化巧爲善人顯應如此

姚思仁

秀水姚大司空思仁爲巡按持法嚴正病痁歸忽夢爲冥司所攝入見王者則羣鬼來愬向姚索命甚亟王詰曰若何嗜殺乃爾對曰御史爲天子執法之官此輩自死于法某何與焉王曰居官當體上帝好生之德不存矜恤而草菅民命罪業自重無從解免姚曰固也當河南凶某上疏請賑活不下數千萬人獨不可與此相準

乎王曰此賀燦然之爲也姚曰固也非某郎賀疏何繇上聞獨不可分其半乎王乃命吏訶散羣鬼遣公生還賀亦秀水人時以諸生從姚于官目擊中州之饑自草疏而勸姚亟上請者也後賀隨亦成進士官吏部尚書郎姚公乃登八座

姚公爲應天大京兆寬仁博大至今碑詠不衰登高位而享高年固天之所以報仁人也豈徒爲請賑一疏哉羣鬼之愬然乎否至於居官當體上帝好生之德自是良規

酷吏報

商鞅

商鞅事孝公變秦法步過六尺者有罪棄灰於道者被刑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後太子虔之徒告鞅謀反發吏捕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是鞅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於是不納鞅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後車裂以徇家族誅夷遂無噍類

鞅之不仁蓄怨積讎卒自及也蓋萬世之明鑒云宋王介甫輩號儒者乃以鞅能令法必行謂其有功于

秦未可盡非方且陰祖其行事曰鞅不幸敗耳欲事集而功成其說固可用也噫學術不明溺于功利之習爭謬何所不至哉

王溫舒

王溫舒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爲中尉善事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卽無勢視之如奴窮治姦猾大抵盡糜爛獄中數歲人上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

古有三族今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酷吏或殞鉗或自殺或斬或族以身殉者蓋寡士乎居讀史寧忍以溫舒自待及任職肆威輕忽民命快其慘刻之私能不溫舒者有幾覆轍相尋悍然不顧何也

嚴延年

嚴延年少學法律拜河南太守巧為獄文所欲誅殺成於手中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有府丞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十罪

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坐怨望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墳地耳遂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

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甫哉賢母之言嗚呼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豈可令母掃基而望喪乎

梁統

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後統忽夢神人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欲以刑法毒人將來使爾子爾孫皆被刑法死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後統子松竦皆以非命死至冀竟滅其族

人之不仁念慮一萌皆天所惡可不懼哉漢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事皆施行子孫累世貴顯統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而陰譴莫貸寬殘之殊應乃爾

陶繼之

昔有李龍等夜行劫掠時丹陽陶繼之為秣陵令捕獲

詰問之詞連大樂伎蓋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為作款列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并諸劫十人斬之此伎辯慧多藝有聲譽將死之際曰我雖賤隸未嘗為盜陶令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彈琵琶數曲而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灑泣經月餘陶夢伎至案前曰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跳入陶口落腹中陶即驚痛忽倒絕若風癲狀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即夭矯頭反着背四日死

故耶誤耶律失入亦公何難以過誤覺舉嗟嗟明知
小民之冤止因文案已成憚于改辯此今日通病也
或委之上人之主持或委之前官之審定殊不知我
知而不辯即我之罪矣故古之循吏常有壓于上司
偏執竟以去就爭之即彼之冤仍不伸而我之心已
無憾夫仁人且不難因一囚棄一官今竟有以人命
供已之喜怒且以媚人之喜怒者即誅其身絕其嗣
何足盡其罪也

崔法瑗

北齊直子融為井陘關租使被劾齊主欲窮治乃付并
州叅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輝共勘之子融罪在赦
前法瑗抑為赦後哀訴不得免乃曰若不得報是無天
道後十五日夜夢子融來追之遂無病而死經一年蔡
輝臥病膚肉爛落都盡百許日始亡

眚災肆赦盪法外之仁乎詔釋有罪而論決如舊也
詔蠲逋負而追科愈亟也仁人所為痛心切齒議者
反謂赦為非何哉

張絢

武昌太守張絢嘗乘船行有一部冊役力小不如意絢
便躬捶之杖下臂折無復活狀絢遂推江中須臾見此
人從水而出對絢撫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相
報即跳入絢口因得病少日而殂

稍不如意輒加箠楚奈何以同病共癢之體膚快一
時之喜怒乎居官宜戒居家亦宜戒也推之江中慘
矣

來俊臣

來俊臣雍人也殘忍荒慝神龍中拜御史按制獄少不
會意者必牽之前後坐族者千餘家羅告衣冠誅斬不
絕時於內景門內置制獄但入者百不全一謂麗景門
為例竟門言入此門例竟也俊臣別造枷號突地吼遭
其枷者輪轉於地斯須悶亂又有枷號肉尾榆不得喘
定百脈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因圈中下楔囚人見之魂
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後因敗棄市國人競剮其肉斯須
而盡遂夷三族

殘虐嗜殺未有不反諸其人者也索枷周甕吉網羅
鉗出爾反爾無幸逭焉北齊張和思斷獄無問輕重

貴賤皆枷鎖杻械備極楚毒人號生羅刹其妻四五
孕臨產即悶絕求死生男女皆項着肉鎖手足並有
肉杻束縛連綷墮地便死和思卒坐法誅唐路嚴密
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剔取喉骨驗其已死後嚴坐
免徙賜死剔取喉骨竟以自及也天道好還如此來
俊臣之剐肉何足異哉何足異哉

周興

周興秉性殘酷與索元禮來俊臣等撰羅織經網羅無
辜織成反狀枉殺數千家未幾有人告興謀不軌太后

大怒命來俊臣鞫之時俊臣與興方共推事謂興曰囚
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火四圍
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炙一如
興法因起謂興曰奉內狀推兄請兄入甕興戰栗叩頭
伏罪流嶺南在道爲讎家所殺太后下詔播其罪曰宜
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相賀曰今日眠者始
皆帖席

爲法自斃千古一轍不若請兄入甕之速而巧亦尖
而暢也

王瑱

王瑱爲丹陽令三年調集皆點落心甚憤悗齋金詣道
士葉虛中求奏章以詢吉凶章竟隨香烟飛上一食頃
復墜于地紙有朱書之詞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
二人死再處分瑱閱畢大駭果一歲暴卒緣瑱莅任時
受私賂屈法致二人于死故章奏明著其罪事今載縣
志

孰謂天道遠耶枉殺自應處分無論矣即其暮夜之
金方謂人無知之者而孰意冥冥中已燭照數計神

目如電信然哉

李龜禎

僞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府日出至三井橋忽見嘗
所按殺十餘人攜頭披髮叫屈稱冤漸來相逼龜禎惴
懼旋馬徑歸誡其子曰以吾爲刑官清慎畏懼猶有枉
濫爾曹誡之自此得疾遂亡

清慎畏懼令德也苟無仁恕之心或自矜修潔務苛
切以樹威或避忌形跡數陷富族取不受請託之譽
雖灼知冤狀且目爲嫌避衆何利乎我而爲彼任之

甚者故加楞掠亟促具獄以示無染蓋士之初仕當
遠忍爲此而忍念重積習日熟則皆見謂當然矣觀
李魋顧事士爲刑官可徒恃清愼畏懼而少哀矜惻
怛之心哉

明鎬

明鎬才學優贍第進士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參
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岱宗祈昖使者祭之前
廟下睢中大冊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廷見百餘
人擁一荷枝者熟視乃參政也旣而杖背二十驅出我

不覺大呼遂奔騎而歸明巳沉困召使者問之具述所
以明曰然一郎官乃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召至謂曰
會見無頭鬼否郎官大駭明曰來矣可聽之郎官傾聽
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曰向者妖賊王則據甘陵奉朝
命攻討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來撫師將坐而收功心
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寃於我則病其不起乎數
日遂卒

史稱鎬才學優贍則其入參大政不繫軍功有無何
乃急於擅功恐干殺不辜雖名位通顯此心不容昧
累能一息忘之否先儒言今人省半年磨勘殺人事
亦恐爲之觀鎬自述萏噬臍無及士之懷懺克者問
此宜知悔矣

祖翔

趙時爲無爲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寃曰某不幸爲祖翔
枉殺死魂無歸奈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處已廉謹
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
致移獄竟以死論寃有所自非祖而何其巳訴之於天
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

死者不可復生故重獄不厭疑慮枉濫也如情理本
輕自炫淵魚之察下吏承望風旨何求不得哉祖翔
一疑移獄寃有所自咎將誰歸夫翔明習法律且爾
矧蒞眛者乎廉謹且爾矧貪墨者乎

王雱

王安石與其子雱私議請復肉刑議未上而雱死其所
親病夢游冥府見雱縶繫地獄甚楚問曰元澤何罪至
此雱曰以議復肉刑故請歸語尊人亟設齋解之後安
石歿亦如雱言父子受報

議未上而雱死假令不死其議必行假令議行其禍可勝道哉殺機一動天譴隨之矣當父子私議時不知幾何夜叉羅刹森列其旁也天聞若雷可驚可畏

王韶

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交親多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子幼子以首級爲功時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聞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見吏抱文案許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委知縣斷此王韶

公事其吏宣判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未幾果謫洪州韶學佛一日問安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曰今有人貧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其償乎否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何韶怏然不說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一日家集菜楪中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于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掇食之登時嘔血明日遂死季子寀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爲韶用兵多殺之報

禍莫大於殺已降無論死者不相舍即死皆無知心能終瞑乎殺降猶不可乃虜入塞殺漢人盈野虜退而斷被殺者首隱敗上功又或撲掩行旅村氓充級數此其殘虐視韶愈甚邊卒習以爲常司驗覆者卒莫發其狀或反藉之冒恩澤何歟

林景度

蜀郡旱荒有司奏請撥米十萬石以賑贍旨下如所請林景度爲給事奏曰米數太多且蜀道難行封還勅命乃改旨曰西川往返路遥更復待報饑民何日得食恐

于事無及姑以半賑之可也因無十萬之濟妻王氏夢朱衣人持天符來云上帝有勅汝夫逆旨害民有滅門之禍即驚悸而寤與夫言之度曰昨入朝有阻穀賑饑之語吾退亦甚悔莫非是事乎自此彈慼不安以病乞歸鄉里行至福州卒二子年餘俱接踵歿

不能爲民陳請反阻仁主美意惡極矣吾不知此等人立心設念意欲何爲想亦別有肺腸也

陳軒

陳軒字元輿未第時夢一官府前有兩高門門各有金

黃題一日左丞陳軒一日右丞黃履後複官至右丞軒止龍圖閣直學士軒幕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昔守杭州有違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餘七十不應杖遂聽贖違官折簡相責乃呼入行決即死杖下至今二十年常以自尤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方軒夢時左右丞乃寄祿官後始以爲執政登法令變更寘中已預知耶

七十老兵不杖聽贖不忍之心也折簡相責而復杖之不忍之心不勝其畏違官之心也生平不作欺心事者尚不能無違法徇情之事況其他乎夫違官何足畏不過爲自已欲登顯位耳孰知反以此削其顯位殺人媚人何益之有哉二十年自尤終難解免今之權勢枉法恬不爲怪者招譴不知何如矣

黃司理

向子長爲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并別州鄭判官三人俱畢事還鄭君有女弟嫁宜春郡官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前三年實爲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黃不得已亦同途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就便室黃如不聞即其側呼之瞪目不答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泄血痢號呼通夕不止向與鄭告曰君疾殊不佳盍有以見屬黃曰願見母妻即日走駛步如新昌又語之曰君木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願君力疾告我黃開目傾聽忍痛曰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于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爲計尉紿白府曰部有盜起已得其窟穴遣三人往偵姑以買物爲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賊手願合諸邑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曰三弓手爲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爾四人詐爲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爲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劾囚服送府吾適主

治之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旣擇日赴市矣吾視四
人者皆無冤狀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冤吾又摘語
之曰汝等果爾明日首身一分不可復續矣因相顧泣
下曰初以爲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
其故吾大驚悉解其縛尉巳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
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曰君治獄
已竟上諸外臺乃受賄妄欲改變耶吾曰旣得其冤安
敢不爲辯守無可奈何投獄于錄曹又移于縣不能决
法當復申憲臺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衆矣但以

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
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
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令同官諭曰囚
必死君固執無益令強爲書名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
君何罪焉吾黽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皂衣人持梃
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皂衣以
梃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
中案牘橫陳遶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
賞改秩巳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

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請矣
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
七人巳死足償微命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
死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
拜天庭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即檀衿露膝流血穿
滿曰拜不巳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
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巳先在云候伺巳久恐過期且
令亟取毋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
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

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
理旣許其與毋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哉禱
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卽止又旬日告向曰吾毋巳來
幸爲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
四人者巳來告遂出果相遇于院門之外褰簾一揖而
絕

四人之冤黃得其情卒不署押則守以下皆有悍四
人必不死黃一押而四人無生理謂死由一押非過
也原情定罪何辭之有相去纔四十日死者七人冤

者懸勿追而上帝不允可畏哉黃事紀載非妄談之
令人慄慄兢兢焉

趙士驪

政和初宗室郇王判宗正第四女嫁楊侍郎孫楊早失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張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登應終困婦告郇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荆公妻族也由入宰相蔡京家遂達于京京以爲奇貨捕張寘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凌遲處死二法吏持其事曰

婦人尚無故殺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杖之二人皆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慄然不語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未幾相繼死驪見婦人被血蹲屏帳間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殺無奈二法吏不肯蔡京從感疾命道士奏章神遊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於極典來訴于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已遣京謫潭州安置矣道士惕惕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

婦姑勃谿忿激常事耳坐以大逆情法何居且因婦而臨其姑安得不干上帝怒哉京欲張虐焰威刼縉紳士驪適投其間府尹從臾成之凶德參會其加天道好還何

羅汝楫

歙縣羅汝楫登政和二年進士監登聞鼓院歷官監察御史附秦檜踰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有異志竟誣殺之楫居父喪忽暴死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曰

吾政治善姑往祠之甫再拜遽卒于前其從者咸見岳飛擊之故至于死

江寧諸秦歙諸羅問其胄系頸赤舌噤瘖縮不敢道所自出則知鄂守之死不必飛擊之慙恚之極神魄俱喪死亦其然耳

李元禮

福清縣人李元禮爲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寘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死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寃死之民立於前

及調官泉州同安縣東擒出城鬼隨之不置夜宿龍山郵中暴卒

肖翅命嚴誤戕其命亦若痛迫之切身爲㓗捕平民充逆冒功覬遷此何事也而甘死其心乎官甫調而禍隨其與幾何士誠知榮進皆前定欺天倖獲未有能存者則妄念銷矣

張汝慶

張汝慶爲提刑每審囚不論罪犯輕重諸刑備施名曰打一副訊者謂之閻羅催到後任滿歸舟次高郵夜夢

數百人破頭折足身無完膚呼之曰我輩爲汝枉殺當還我命至家晝見厲鬼旬月七竅出血死

恣雖民上草菅生靈蓋天資刻薄之人或亦爲亂國用重典之說所誤乎又或初欲示威後遂手滑而不覺也觀詩慘報當爲動魄驚心

車呂

胡待制舜陟帥廣東憲官車呂知帥頗觝牾將相誣告之遂制獄勘爲呂希蔣利意逮捕滿獄胡竟無一事官民皆究之死獄中郡民備嘗致牲者不可勝數呂方坐決事忽聞鐘磬鐃鼓之聲甚喧使人問之則曰胡待制靈柩過也呂心悸震動即有吏持門狀至曰胡待制請侯胡乘軒隨之以入吏卒背皆見之呂倉卒爲束帶見焉胡曰某無罪爲公誣死訴之上帝當與對辯於天言訖不見一府震恐未幾呂果死

憲官朝廷耳目攸寄將代天爲命討乃覬望希合逆探憲貴人愛憎快其報復以圖護庇推爲天道何在焉車呂視舜陟爲奇貨欲藉手結納爲速化地曾不旋踵暴死向之諂狠不適以自戕乎謂之至愚可也

溫仲舒

士子楊之奇晨出採樹其妻在家亦慌驟往水門遇父幷路逢一醉人羅織毆擊遂到官時溫仲舒判開封見醉者面有爪痕不問曲直一例決遣婦人大慚其夫下第歸痛妻被杖詣府申雪仲舒不聽夫妻遂赴水死是夕仲舒夢城隍責曰子太莽鹵妄決良婦冤死二人吾已關報東嶽奏聞上帝禍將及矣明日上知仲舒罷職未幾卒

一時鹵莽尚非故殺至申雪而不聽何哉每恨居官

者厭薄青衿不肯加意體恤反曰士不自重矣士雖賤吾安得而賤之試思吾當日曾列青衿否也嗟乎楊之奇若得第而蹈溫判不知如何肉袒負荊以請矣

楊詢

楊開爲丹陽令楊詢爲之客開性暴横果於決責每事必問詢詢明知其非不敢忤逆但一切贊嘆盛美而已開一日乘怒於劇暑中杖公吏及四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遽稱快後詢夢至一處有金紫者誚之曰成令之

惡者汝也罪當坐於汝不數日暴卒

不仁之事豈必身自爲之不可哉見人慘刻委曲救正苟可全物命于困迫中皆陰德也楊開每事必問猶有虛心焉詢肯盡言勸導未必無救明知其非不敢忤意反贊美稱快此其心之狠戾苟矜提人何事不可爲一念逆天神褫其魄吁豈惟居官任事者當知警歟

侯鑑

侯鑑爲江夏令與山僧居約有舊約戒行精嚴令每相訪約遠迎甚恭一日至則迎待殊闕鑑詢其故約曰公每到預有土神相報此番失報是以失之遠迎鑑竊密令居約禱究其實是夕夢神曰鑑本合作平章事與吾有統屬是以報近受孀婦胡氏賂銀五十兩枉法斷其事以曲爲直天府已削相名位止監司故不報也居約以是告鑑鑑赧然無對後果以監司終

令人凜然今之爲官者不可不自省也赧然無對良心未死何不早爲覺察及至削名天府悔何及矣嗟何及矣

徐從政

新淦縣丞徐從政被憲簡充承勘官將宿于吉之境上徐氏家其家前一夕夢神人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宿汝家他日蒞吾州宜善待之至晚果至遂具盛禮相延及回復夢神人曰徐從政此行受人金枉一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于此徐氏遂不復相接丞深訝之謂初不相識而相待若此及已相識而反無一人出相見抵暮一老父出語以夢中之事丞愧形于色自後常若有人隨其左右及瞽赴調用舉主改官文方下而卒于

邸中年三十四初傳其死鄉人不之信謂渠方得運郎
踐清華及聞是事莫不惜其用心之謬而夭折若是
士一命而上咸思致位通顯故常矯厲廉隅規取聲
譽民瘼賴其自爲計者幸安利焉自資格偏重制科
士理郡宰邑監司大吏預結納相援即越踰繩簡率
容護之以故貪戾放恣民怨切骨猶登上考躐通津
噫吏治何繇清民生何繇安乎徐生部齡筮仕所至
未聞受金鬻獄何其不自愛也及用衆主改官駮駁
貴達則受金枉命事竟無覺察者豈知冥冥中有陰

削其籍默奪其筭者乎徐死不足道操衆措者烏可
不加審也

王知事

王知事曹州人先官吉州路屬縣一富翁死妻僅存因
爭家財詣官王拘婦窘辱百計取來聞有金酒器索之
婦一一從命皆所厚總領過付復慮事後有詞將婦囚
死後任建寧路知事一日其總領者於和義坊下忽見
前婦以手搁其面驚懼歸報被搁處隨手患癰不三日
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了也須來對證踰數日有二騎
帶棕帽穿白衣自城外來人馬俱汗直至廳上其同官
見而問之曰吉州路來取王知事忽不見知事先患疔
瘡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差人勾我候本路城隍司
回文便去對證遂囑付家事問其人何在曰在廳上詢
其所着衣服與同官所見正同踰時曰文書已了言訖
而死

貪夫殉財倚法以削侮鰥寡充谿壑之欲慮有後言
幾之滅口此與操矛戟禦貨國門殺人何異古婦人
無緊法懷璧爲祟窘辱拘囚既罄其有仍絕其命孰

無妻孥乎胡不反思之此悖入之貨能終爲已有否

蔡居厚

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劫賊五百來降公悉戮之明年
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禱謝令
所親王珙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珙卒既而珙
還曰適到陰司主者責珙爲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珙
云皆居厚命旨珙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
繫聯貫極爲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澆即
大叫左牵右掣如殊絕狀既蘇復澆遙告珙曰子歸煩

便語吾父令急救我我在此只是理會鄆州一事耳殺降兵家所忌上帝之怒可知況五百人也鄆州一事豈眇小哉詭作心詞吾誰欺欺天乎其父何法以救之

魏釗

隆慶間荆州府推官魏釗廣東人常往夷陵州檢勘人命有某鎮鄉官徐少卿名宗者家奉梓橦神靈甚忽夢神告曰明日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旦入銓曹可預識之遲明探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欵甚勤魏去

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可惜魏君受賄百金故出人罪死者含寃上帝已削其祿秩年亦不永矣少卿詫異遣人密察果不誣未幾魏丁艱憂復補濟南尋陞戶部主事一年卒于京邸家亦彫落

此與徐從政事同徐受金入一人罪此受金出一人罪其枉法一也不唯削祿亦且減年吾願居官者以賄賂與前程較所得孰多與壽命較所關孰重可以豁然悟矣

狄令

溧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知縣縣有富翁死而妻掌其家財所遺數萬金盡匿不與其叔叔告于狄密賄人私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喜拘其嫂到官酷刑訊拷痛苦不勝于是悉所有四萬金狄果分其二焉婦含羞飲恨不數日死後狄以贓酷罷歸一日晝寢見前婦手持一小團魚擲之身上倏然不見乃大驚悟未幾遍身生疽如團魚狀晝夜呼號踰年而死後五子七孫皆生團魚疽相繼而死

團魚疽前此未聞豈鬼神特為此人造此奇疾耶曰

不然皆此人之自造耳

龔僉事

龔僉事者先為其府同知方在堂理事聞遷斯職便驚愕奮起既起任纔升堂又復狂叫趣下階楹間手足撓亂若避人毆執者俄曰其太守大人某推官大人幸少寬我忽口噴鮮血言彼拳我心不能忍矣視之果青瘀遍體時呂布政問之乃變聲音言吾乃某人為其郡太守又此其公為推官郡有囚一而龔某故入死律殺非罪四人四人訴于帝得請攝治卅等二人先被逮賓官訊

鞫當時斯獄實蹤龔獨主之其二人本無殺之之心不過失閱實耳淹繫幾年渠實首惡力尋不見今獲之能復舍耶言既又大嘔血少間死矣

殺一無辜得天下弗爲也龔僉事未讀孟子耶一舉而殺非罪四人惻隱之心何在失閱實者且不能逃首惡者何所逭于重譴也試觀狂叫避㘧之狀堪爲毛悚

李若水

李若水爲淮南司理時有刼賊五人事敗繫獄言與僧人自成爲黨五人已戮僧方追到言實未嘗同盜若水堅執賊語夜以濕紙糊僧口鼻壓以土囊須臾臍腹裂死月餘獄吏李能無故大叫和尚不干我事特司理驅使爾言訖卒明日推司劉元亦暴卒又明日若水小腹絞痛號呼卒又明日知軍孫詰判官趙禹亦皆暴卒後若水一門死無遺類

卽使五人現在或係扳誣或係風影尚當費許多推勘況五人物矣何所見必欲堅執賊語殺之而後快且應得之罪自有應得之刑何苦必欲以非法殺之而後快寃沉九地慘動九天宜其報之慘也一命而償以五命又償以一門意者此僧功行非常僧也故觸上帝之怒乃爾乎

宦海慈航序

百爾君子司民物之命出身加民馭物矣而澤不闓仁不藹者長爲纓紱之辱夫援柔錐披弱瓟吚唔十年五年一朝韝上率鳴得意以聲味快鬱結於敲剝肉雷翅豹鼓吹呼號況非橫目者乎其所繇來漸矣告之以泳飛一性動植竝靈無不反唇而嘻曰惡以是煦煦仁孑孑義者爲然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載高多危履埵易躓偶焉風波失據庇挺鷄刀怵然戒心切膚菑而推肝隱耶始得㽬荼脊之滋慼蛸蠕之末萻向者茀躬

之弗親而格之末審也昔周顚有言滋味于我可賒性命在彼甚切微詞可以當神泣也故小役大弱役强曰天下無道又況以靈俎菴以智殺蠢于汝安乎蘆甫氏首箴有位利溥哉其言小有氏復訂而梓之予於金閶晤小有見其晉晉粥粥若不乍有兩介弟者則兩介弟定服膺小有之言慈航普渡當自少文世臣始而從此寶筏宏開何憂宦海茫茫不登彼岸哉嗟呼高原之水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德易以滋忍亦易以恣司民物之命者引而伸之乎無汶汶曰是

釋者事也儒恥之

胡汝淳頓首題

官海慈航

二大大聰明慈智者願用山谷食時五觀法先思品物[illegible]則失食之正味更思百物從來不易何得安然受享又較斷此日無一善狀便負此日試觀作此

觀已食欲減半殺業減半

官海慈航總疏

黃虞臣

自覺王化流震旦。原以佛法付國王大臣。則戒殺放生。固有官者宜先士庶而樹之幟者也。聞之戒律雖繁。總以五戒爲根。五戒雖嚴。尤以殺戒爲首。即成湯解三面網。宣尼不綱不射宿。吾儒不放生乎。仁民固先於愛物。然未有愛物而不能仁民者。華嚴菩薩云。我尚不忍與一蟻子作苦事。何况人耶。有官君子皆是前生持戒作福。方得受此善報。纔下蒲團。便忘因果。不大惑與。其有厭絕膻羶。念念護生者。固是菩薩化現說法。乃若昧宿

廣仁品　官海慈航　總疏　一

因戕物命者。十恒八九。雖有善根。每緣世情。訶詆姍笑。旋就濯沒。夫出世大豪傑。正宜於五濁惡世。牢把脚跟。弘深願力。務令法界衆生。盡得度脫。乃爲滿願。豈因謗法者多。稍稍疑沮。葷食者禁絕不難。而利濟未遍。乘權者孽緣易媾。而法施無邊。試看釋褐而後。何處非肉林。亦何處非刀山。彌天殺因。多自進賢冠種之。妄謂福報所應受。不知福報既盡。將何對付。其所墮落。尚忍言哉。與言及此。當毛髮盡竪。敢求海內貴官有道。發大慈悲。種大福德。隨緣戒殺。觸便放生。於炎熱場中。匆忙隊裏

煞鍊一番戰勝幾陣便是步步行菩薩道卽從此深發窮究何難證無上菩提可謂宦海茫茫回頭是岸矣昔顏希公隨所守郡立放生池張無盡作監司撤淫祠禁殺業施華嚴論皆可爲法況一行作吏析楊桎梏丹筆判生死苟照淵燃犀術窮鉤箭覓盡無淵無枉復何心戕物更于何處自懺請自今與諸貴人盟毋拘成規毋狥情而非先人而逆則豫事而籌多設權巧廣開方便自三公以迨一命由筮仕以迄宦成一物不傷便爲佛果卽亡望蘇晉長齋太常清禁而去其太甚漸從滅省

亦甘露門頭事也諸公請細細衡量世間幾許窮經白首不得綰半通綸者幾許仰屋無聊半菽不充者而我得膺簪紱飽天祿甚或紆金紫延世賞苟知消受匪易卽蔬食菜羹間食三淨肉亦千足萬足矣留所有餘下果猶不失人天子孫且獲蒙慶澤較之受享既竭者所得孰多當深長思也或曰諸君子於刑獄中悲愼之不輕入人罪其冤滯者出之囹圄此非戒殺放生之大者乎夫重民命自是誦法孔孟者之當行恪遵功令者之能事奚所庸吾饒舌且諸君子能爲獅鷹之觸邪當其騶虞之不殺雖有劉昆渡虎之異政可少宋郊活蟻之熱腸負夙慧者勿系疑信久沉迷者作急轉頭若夫不生不滅不取不放與止了自心紛紛諸邪說辭而闢之者亦既朗于中天矣虞臣請得剜心刎頸于諸君子之前以明其理之非妄而報之不誣所弗恤也此原屬佛門中最上乘法故先勸儒門中第一流人言者尠德敢云已識津梁聽者垂慈只要緊操篙柁行見自他俱濟黃扉青瑣之時無非九品蓮臺人物同登朱幡皁蓋之中永隔三塗惡趣矣

宦海慈航後跋

四無量心以慈爲首行者學慈先願衆生受種種樂取受樂相攝心入禪是相漸漸增廣即見衆生皆受樂辟如鑽火先以軟草乾牛屎火勢轉大能燒大濕木慈三昧亦復如是夫福業勝流權摠所乘其爲大濕木者政多乃至數十人生活不及宰官一事數十事生活不及宰官一言六度中人凨因難財檀施之力詎堪比量而名利場不正知見薰染甚急生滅隨順福報宿償如是等流使智慧力不勝結習仍仍相因醉所醉而後巳此

蓋甫與小有瞿然津濟爲之咨嗟爲之涕洟也夫凡百殺業依我形軀起諸妄識殘彼自豢乃至舉足動念無非殺因愚請因其義而稍廣之夫鷹隼高鳴而有展翼覆子之鷄屠夫條刀而有滿圈不食之豕有生必愛長生必戀戕生慶生劬勞之日宴樂何歡是故當知于生子生日戒殺夏葛冬裘亦既侈矣紈綺繒繡豪貴不惜下逮雛奴不思皇祖以三梭爲近體家廟以紅布爲拜茵亦念飼蠶者百千糜爛爲可痛也是故當知於宦服戒殺陶隱君取生物爲藥淹滯上昇而縉紳好秘術惑

長年水蛭蚯虫殺彼生我不思徐蟠以折足用龜龜戲神方代命乎是故當知於醫藥戒殺曹武惠王堂壺敝壞念時方大冬百蟲所蟄乃止修葺宗室趙善應見不去草冬不破壞懼游且蟄者失其所也是故當知於營繕戒殺飼金魚者蟣蝦之屬萬計飼鶴者細魚之屬百計貴人怡悅耳目有殺業焉是故當知於玩好戒殺兵刃之場非有甘露有不戰而屈人兵者有不攻城不殺降者有節制嚴明不妄戮一人者諸葛渡瀘[illegible]甲[illegible]燒戎[illegible]燼曰吾雖有功必損壽矣是故當知於戰陣戒殺

夫人所不食之物物即不生其處云何生物養人燕人食蝎吳人肌栗南人食蟹川人股戳云何慣習食是君之祿不食是君之福云何宛負云何受享噫肉食者澹泊藿食者穠甘豐腴猶自胷壞乃乘得爲力者發馳着想發馳着想者兼通脫見如維摩詰經婬殺性空等案恣我狂慧倚爲口實一切戒律謂人天小果猶舍筏而求濟難以幾矣雖然檀度以三輪體空爲極則戒亦胡可易言寶賤細流分文顆粒活及蠍蟻無恩想無受恩想亦菩提德本也乃不淨之慈多起於華貴假如以寵

不惜轉而欲以相成則不淨之慈所當深鑿去頻呼着一物矣

賂浚脂之奇贏要福空門又或罔念怮勞寡情手足一切痛癢悉成秦越而偏嗜放生茹素爲無漏功德緩急倒持而福非巳轉業矣有能不壞世相證慈三昧庶不至程南櫬北又蓋甫與小有所悲涕而顧者也因爲標註而書之末簡

評訂宦海慈航

淮南李長科小有評
嬀汭羅世緒繡銘
沈士柱崑銅訂

一燕會

燕享之禮惟鹿鳴、恩榮、鷹揚、及特蒙恩賜諸宴、與鄉飲酒禮其品物之數、載在故府、無敢議裁、其他私饗不過借以敘寒暄結綢繆已耳嘉賓賢主豈必于滋味着精神則二簋用享之意可師也敢告京師大僚、及諸達官長者每當好會之合垂憫刲割之慘竊以爲鼎數可減也嘗見貴人設客多至三四十味多一味則多戕一物之命甚或戕數十命以充一味而客亦未必下箸也焉用多殺以置之無用乎又以爲市物可沽也物不爲我而殺亦非爲客而殺若海錯之來自遐方熏臘之未親屠裂者庶無傷於遠庖之意又以爲腥素可參用也醲腴易厭菜味頗長或用什之四五或用什之二三易一腥即易一腥之命此又非所以惜福惜財者乎毘陵士

海忠介令淳安偶有公讌所以祀神不得已治具殺一牲多肉不過二斤…更不殺

宥宴客絜以客嗜羊肘即取生羊斷肘堅于俎共厭飽矣而羊之哀號猶達戶外念此能無憾身

徐九經令句容士大夫過從不以酒肴但盆蔬盆園蔬十畝率

吏卒執蔬果客至莫飲取諸宮中欣然醉飽去

大夫家已習行之不獨游公眞率會也乃若庖人治庖或未承主人之命或未解主人之心當先好逢多市魚鰕諸物不妨立命放生萬勿因循旨炎嗟夫簪纓酬獻誰聞砧上哀號燕笑滿堂那見釜中苦楚水陸窮奇鼎彝侈列者相習爲固然謂不如是不足以隆貴客而結殷勤雖夫君子業已肉食矣卽刻自省約當非麤糲況仁義道德之儒金閨玉署之彥尊者以口腹繩下卑者以口腹媚人諒必無此品格但各存心不殺便相忘於儉素矣官人爲齊民倡大僚爲庶司倡京師爲四方倡

上官正官爲僚屬倡人人發菩提心漸漸成清淨界孰謂宦海爲業海耶

二餽遺

餽遺固令甲所禁也然冠裳來往不以筐篚爲恭卽文明之世界亦黯矣乃玄黃玉帛之儀必繼以鱗介羽毛之族將以爲好也而吾以爲恐也則仁人君子之用心政在此敢告京師大僚及諸達官長者佐圭幣者亦有蔬果佐蔬果者亦採澗溪若夫鷄鵞鴈侶輒有呼叫之聲魴尾鯉腹豈無顚踣之狀顧此活物總屬傷心無多生路最近死門竊意施者自我而生固可絕也受者自人而來亦可辭也倘或尊者之賜卻之不恭要以仁者之術處之有道孔子著畜生之恩鄭僑有校人之命唐文宗剖像不食蛤張子韶斷殺不食蟹彼聖賢君相無非以性命極切滋味可除耳有一路可全其餘生何必戕之刀俎有一人可托以回死何務困之樊籠勿以放生爲迂腐勿以報應爲荒唐乃若以尊臨卑以上制下苟能動[illegible]死之悲何難麾活物之餉風旨所示德意已流誰復以溷庭實者哉蓋禮尚往來卽賢者亦以給鮮

爲抒悃而命懸呼吸何仁者必以賜生爲縟儀當其束縛于筐筥之中卽幸而不死無罪之觳觫堪憫若其隕絕於錡釜之內倘死而有知億劫之冤對奚逃所望僉以行慈成享者先絕魚鳧之獻庶幾廉以廣愛拜嘉者長謝烹宰之緣生物無算植福亦無算

三供應

使軺臨星仙槎貫月行備一日之儲國恩也郡邑之營辦驛吏之奔趨固已疲矣烹肥擊鮮事若卒平不知爲一人而殄物命者深可念也敢告勅使內外文武按部

戲劇五聖作月官不濫任以殺任必多殺戮固多爭殺不惟任者戒殺也世人託傳以為頭目

不和忍使一物傷生以合慘痛切須預防預戒奐委不見不聞

尋見禁除日上官供應有内蔬泥廿外梳蔬菜以進者御未必

典試赴任錦還諸達官長者凡當戒途先用傳檄毋令豫設殺烝止須炊飯待餉及臨候舖非齋持齋素則自攜醎腊之味以供豈非茹氷嚼蘗翩翩乎仙使君哉倘嫌輶褻意不豫傳所在祗應其先事炰炙者固弛供七箸矣他若禽魚之可生者盡屏却之或受而轉償以緩其須臾之死或令其折銀易以他物并免其縶維涸轍之困又或可以縱之深林游之巨壑隨地放生尤爲功德每見上官行部雖先期知會而人事參差天時阻便王程多滯往往愆期地方有司備下馬飯者不敢不豫

不敢不虞庖霜膾玉慘殺纍纍而隔宿腥聞難以復薦殺而又殺費財費命莫此爲甚若臨暑月尤爲不堪承值吏胥舖行里甲多有以賠敗傾家鞭笞殞命者最可憐也倘能蚤念及此或以文移或以口授止市現成品饌供應不用烹鮮害物尊官片言生全不少即不然而限裁豆品亦是恩膏其在郡邑接候上司宜加意偵探須確爾抵境方行准備庶無枉殺驛官雖卑亦宜多方權設以全物命不必一意順承幸遇上司之好生者正不妨直行己意耳至於駐劄衙門尋常供億務存心于戒殺若雞鶩魚鼈之屬逐日省之隨事裁之造福不淺矣如必食萬錢列方丈誅求珍異苛責庖人人與物兩傷非所望於仁人君子也

四祭祀

戒殺之意儒佛所同但佛之戒嚴儒之戒寬寬者維何如郊廟大禮春秋諸祀及民間祭其祖先不廢刑牲是已而無故不殺禮意已自可思乃忍心謗法者遂執祀亦用殺謂凡殺皆所得爲不可不辯夫崇德報功之典春雨秋霜之慕蒸蒸欝莫展不得已以此將其血誠耳然

當省牲之際雖貴官無不肅然長揖禮制相沿者何以故豈非哀憐自懺之衷怵惕靡寧之感自昔已然敢告內外文武與祭諸達官長者凡公家之祀自遣代以暨中外廟壝自太牢以至兔首王制森然誰敢議減一物惟當奏刀之時能持呪者默持呪肯念佛者默念佛令諸衆生盡蒙善趣即不持呪念佛者亦當惻然悲愍存此不得已之心勿因肥腯盈前遂令宰夫之手滑官人之耳目頑以殺生爲家常事也若啓行祭江纛任祭門之類務檄示的期不爽虞人之信乃不至多殺無當歲

終蜡祭之候延訪戒律闍黎於精虔蘭若潔陳齋供并誦經呪須自製一疏專爲一歲中不得已事所殺生命哀祈超度并懺自巳主殺罪過隨業將來永不無故私殺大是勝因私交而奠生芻濟羞可市脯可代金可皆爲便益歲時家廟薦新松楸拜掃亦可肴殺推牛不如禴祭易訓炳如時當大饗必無成物可代偶一宰殺亦存不得已之心若公祀然至於祈禳一事讀書明理者懸自有達見况主組之門戒殺之家正神之所呵護邪鬼之所退懾焉有能祟我者哉但當放生以祛宿沴登

宜殺生以造新殃總之處處存哀護之念時時全不殺之心儒佛詎有二指也

五禁約

方今戒殺放生之文幾滿天下然信持者不能什之二三何也權藉不在筆舌無靈雖家喻而戶說之無益也若夫乘高而招順風而呼能令必信必持徵靈于宰官尺一之條者甚重敢告建牙秉憲及諸達官長者念昔先王之世焚林竭澤有禁今不可師其意而廣布之令乎地多山谷人習騎射非關餉閒軍實者無令逐兎走狗亘野採捕既慘殺機且傷禾稼火藥打鳥律有明條可以申嚴勿使禍延林木毀及垣宇網罟之厄尤甚弓繳若洞庭巨浸淮泗洪流法人羅取無容禁絕矣至於隍池之內不可使留餘地乎江海要害出沒難稽多有借漁藪盜者可以無禁乎耕牛不得私宰律也北地以牛爲常供太牢滋味及于細民借分忍心可爲太息通融律意而稍裁抑之甚善當夫驕陽淫潦壇坫告虔禁止屠酤向沿故事然或嚴於城郭而弛於鄉村澤及牛豕而遺於鷄鴨至市肆寂然而刀俎之慘乃萃於閭室

且晝閒爾而兕爓之味轉貿於昏夜此皆官長之所不聞市魁之所習詐輿隸以之飽壑饞口以之果腹神君茂宰痛懲之以釀天和則便宜設法不嫌過密也又彼酒樓食肆或跨通衢或隣官廨常膳巳足告飽餅餌亦堪療饑乃昕夕推刃積肉如山蕩子恣其貪饕胥役重爲需索遂令行旅者途正遥而貲巳罄對簿者訟未終而囊巳空能厚繩之耗蠹既塞全活更多亦仁政所當先矣夫忍人之嗜慾未必無益開物之生路未必有損當權者何憚而不爲乎若夫山澤異處南北殊風如婚

嫁論財則禁淹殺子女。桑踴貴則禁焚瘞春蠶。量俗以設力。因事而利導。命不論大小。念在廣生。秩不論崇卑。動歸咸若。禁行一方。則一方之慈藹也。禁及一物。則一物之蕃育也。倘遇床有餘金。與夫例有羨額。諒廉者之所不欲。恐揖之而反不情。用以市魚鳥而還之天淵。此又不禁之禁。身先四民而風之以好生之德者。其功德更不可思議矣。

叙

仁品一録。普被三根。今復廣収世出世間警醒真切之語。編次丹鉛。一一入妙。只平常片語。一經點睛。足令愧者浹汗。迷者發矇。平日因循邋蹋者。從此痛加猛省。饕餮執拗者。饞涎我見。霧釋氷消。生公竪義。頑石點頭。吴道子地獄變相成。而市中三日斷屠。不是過也。此於諸衆生。為慈悲父。為清涼月。為返魂香。為阿伽陀藥。為廣厦千萬間。於諸

佛菩薩為法王子為醫王孫為真法乳生為真法供養為真光明幢普渡船此即更僕不能數其功德祇有盥手焚香錦囊什襲公之同人同志而已慧業文人夙根正自不淺從此出入鑾坡待詔金馬現宰官身行菩薩事所謂功名蚤父母受其福功名晚萬民受其福其我小有之謂哉

武林社弟洪吉臣題

好生錄原序

林增志

予自少失怙祇奉慈訓以事怙恃初不知佛法為希有事也自乙卯濫鄉書得交海内諸君子眼境既空心境稍拓友人以蓮大師山刻相示首宗不殺大戒繼以淨土正因所投機倪若逗如餌小兒不令過飽如相背者不使疾趨共向上一着隱躍舌端終不說破固已金針暗度矣仲休度生心切喜贖放鱗羽以自悅悅人凡仁人之言有當於心者輒彙刻之隨得隨刻不暇序次惟恨其得之晚也用以暢吾生機淘洗殺業自他兩利勸戒並弘善乎鄭孔肩氏云每一展讀歡喜自生足消震旦楮墨之業真知言哉余藉仲休力恒自鞭策幸爾寡過春闈之捷先於孟冬朔夜夢青衣無數若觀天榜者已而二青衣舁巨燈籠至光耀奪目上書戊辰科第十名六大字復書不殺不婬之報六小字余寤覺了了私喜且媿不敢告人乃竟獲實合則持戒之明驗也余深維人品日漓朋友道喪仲休以忠孝存心慈善為質其所自許直欲盡人盡物共釀太和儻令出身加民必多異政非託空言者所能及已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武林洪吉臣載之
張　埁幼青仝訂

纂輯好生錄

晉孫　綽　喻道論

或難以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邪答曰客可謂達教者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澆淳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於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闢罟覩生肉至則不食其於昆蟲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告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受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

梁武帝 論有司勑

定林寺沙門僧祐等啓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族猶布筌網並驅之客尚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治之旨請丹陽琅琊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勑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祈告天地宗廟饗薦國用菜蔬去生類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勑有司曰近以神實愛民不責無識所貴誠信非尚血膋而萬姓祈求謁禱為事山川小祇難期正直晴雨或乖容市民怨愚夫滯習難用理移自今祈請報答可如俗法所用夫神道茫昧求諸不一或

尚血腥之祀或歆溫藻之誠設教隨時貴其為善其誠無或何往不通若祭享誠無則四代之風為爽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為弘語其無不待牲牷之潔據其有宜存去殺之仁周文禴祭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諸

梁武帝 斷酒肉文

閻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剎那生死無常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難免苦報況復飲酒噉食衆

生苦云菜食爲難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強
有決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
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
受食時令作子肉想今已能疏食者厭惡血腥其與不
能疏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
爲善惑凡不能離魚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
溫於人補益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
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
菜蔬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爲生類皆多

冷血腥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
法皆沈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
及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爲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
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魚肉魚
肉腥臊能減菜力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
法多羸冷凡食魚肉是魔境界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
此等人法多衰惱若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
生貪求見人勝已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
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
苦到如是等人多爲善力所扶勿以不決定心斯決定
人

史稱武帝好佛、餓死臺城、而佛不救、此訛也、武帝味道忘食、常持一齋、或遇政冗、則漱口以過、臨終不食、乃其平日素守、日御宇五仍歷年八秋、乃滿意足、安坐待盡、正襯冠如跡、非饑死也、侯景見帝流汗、噤口攝於神威之不暇、竟能致之死乎、後人辯者以餓死爲宿業、此論雖是、但未知饑死二字、乃嫉佛者過爲之辭、欲藉以阻人之進耶、道池書

沈約　均聖論

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
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

資理難頓奪實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
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
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民用粒食歉腹
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
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
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草木斬伐
有時麛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肉食蠶衣皆
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已開其一
也遠于酣醟于酒滛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

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蔽理之徒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

陶隱居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蹟乎若秔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

害獸受對更重育輕未重亦未爲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靚迹

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備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巳詳請息重辯

隋釋彥琮 通極論

吾聞生死去來不乃步蠖縱聯上下無異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雉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德不懼蜂蠆術餌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蚖氣諒由意之生殺畜禽獸唯害物邪雖復飛走別形惜身莫異輪迴無始誰非所

親怨巳爲喻亦何不忍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用之飢膚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黿孔猶覆醢況吾仁慈之隱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

唐肅宗 荅顏眞卿乞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詔

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爲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一氣同知江漢爲池魚鱉咸若卿愼徽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

發于衷予嘉乃意所請者依

元帝 荊州放生亭碑

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恒念浮雲之路登謂陵陽垂釣失水失雲莊子懸竿吞鈎吞餌雖復玄龜夜夢終見取于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于漢后譬如黃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鶻逐兎詎識扛鼎方前北海之飧鷃䳄未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存好生欲使金床之雁更及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苹之筵

唐顏眞卿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訖于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霑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於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盖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

唐顏眞卿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

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於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劒南黔中荊南嶺南江西浙江諸道訖於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盖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暨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啣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盖事

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若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彷彿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寖深無以上報僅緣皐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形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詞曰

明明皇帝 臨下有赫 至德光大 乾元啓曆
緯武戡亂 經文御曆 孝感神明 義形金石
仁覆華夏 恩加蠻貊 道冠巍巍 威深虩虩

交禪之際絜然明白迥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流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庶爾鱗翮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沉受獲流水長者徒稱往昔寶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忘敷錫眞州勒銘敢告凡百

宋蘇軾 奏修西湖狀略節鈔

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則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

予嘗作一癡想安得當事者題一疏復西湖放生池之舊立碑取魚者斬則費無量生靈以祝無量聖壽容曰湖稅每年二三百金供都司之用奈何予曰當事者發大慈悲此項設處其易即損北新權關羨餘亦足辦此客曰漁户近千家何以爲生得無致亂否予曰武林長溪大河處處可漁也況納稅漁户不過一二百家當事者發大願力每人予以數金無不欣然改業客笑曰予其癡耶何言之迂也予太息無以應

宋晁補之 猪齒曰化佛贊并序

猪齒曰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護喜縣民臧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齧之狺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曰中得肉如拇色酣酴由醉正諦視之如來像也髮有珠如粟紺目跏趺瞳子悉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覩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

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神威爲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闡提燋爛炙車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身躍心喜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現而乃獨動於臧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巳應傳而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

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
氏所殺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對
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
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
出終始圓成今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
辦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莫
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為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
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
日初夜援筆為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　如是一類　是遭食者　版築上下　牛馬草食　人非牛馬　云何不若　鷹虎受報　故死受報
諸食肉形　是強非強　死已能生　無有盡時　口方齒平　齊貝瓠犀　牛馬異生　形凶則悲　甚於牛馬
鉤吻鋸牙　業力所驅　反誅其債　此業甚深　業淺易超　食穀果蔬　無凶吻牙　人形佛形　我誦此言
慘劇羅刹　啖彼養巳　如汝啖我　佛所不度　無對復苦　形善應爾　而作鋒刃　而慘鷹虎　普勸橫目

血入牙故　視人如我　或其前世　刺心取血　死者不捨　是熱血裏　我不敢殺　若潛若穴　云何見佛
殺生不休　視猪如人　諸眷屬因　血大壑流　萬猪常隨　有丈六身　諸佛現前　大小妍媸　而欲鼓刀
至人無心　人不自知　云何無明　揚湯燖毛　汝莫鼓刀　南無佛佗　一切衆生　其血肉中　汝欲殺猪
同仁一視　視猪何等　日殺眷屬　毛須彌聚　謂猪賤畜　南無僧佉　若飛若走　各具一佛　應作是念

劉賓國王　白乳湧出　佛不在外　是猪不死　謂羊豕業　受則羊豕　食薄荷草　汝自肉眼　驚齒曰肉
殺尊者時　六種震驚　佛不在中　彼佛儼然　本以供人　業歸我身　度羣業猪　何由識猪　跏趺坐人
未及捨刀　亦如此猪　佛不在空　生分別心　彼以業來　往有大猪　菩薩威神　藏汝之刃　稽首至尊
臂已墮落　腦破佛出　佛不在色　自說人貴　我何故受　生不啖微　示入異類　莫加猪首　在我齒臼

我不敢慢　無猶無人　惟願現前　諸見聞者
如菩薩誓　念念勿疑　以此勝因　普薦三世
父母師長　若冤若親　化殺輒心　去毒害意
捨熱血汁　獲甘露漿　苦海悉乾　同一安隱

猪齒曰化佛賛宋濟北晁無咎先生所作在雜肋集六十九卷其文淋漓恣肆如風鼓棠生如水揚濤朗讀一遍不覺毛豎皮粟汗出淚下無咎皆參圓通覺海二士晩年又見楷老而東坡山谷俱爲師友故通其見解卓絕如此至文章華妙又剩事耶宜刻一通遍懸辟肆。

盧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猢猻李公擇家有坐化蛇唐有鸚鵡舍利無爲軍巢縣柘皋鎮永寧院有雀棲于庭松影日不去遺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喙鼓翼有騰翥之狀唐文宗嗜蛤蜊中有觀世音像帝驚異召惟政禪師問焉對曰啓陛下信心耶經云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形則見矣未聞說法師曰陛下信否帝曰不敢不信師曰陛下聞其說法竟帝大悅遂永不食蛤物性精微真有不可思議者世儒眼孔小時未讀無皆亂支耶

宋韓彥端　富春放生池記

唐肅宗乾元中嘗召史元琮奉宣恩命于天下郡縣臨江帶郭之處並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魯公真卿銘其事蓋欲使天下知其君有好生之德足以灼當世而芳千古也我國家蹈二百禩無非以仁德致理今皇帝于紹興十八年悉詔郡縣置池一所命曰放生誠欲追踵宗之舉示慈惠而廣聖德也富春密邇天朝明詔一頒黃童白叟鼓舞胥慶盍以爲吾君之誕節也既減膳矣戒殺矣而又鑿斯池也德及昆蟲若此其至雖虞夏商周之美曷過是邪邑令孫徽定始其事端再拜稽首曰聖人之德無乎不在隨所至而之焉則在天爲雨露在地爲江河下蟠上際飛潛動植之物舉不外吾覆幬又孰有潤沼溪沚之殊哉是池也居小隱之陽處丹霞之右知縣事孫徽舒率士庶欽承德意繇淺以爲深繇狹以爲廣白波淪漣繞以方塘浮軒瞰流宛若飛動孤蒲菱藻之所附麗龜鼉魚鳥之所馮依水涵太虛沖融窮宛忘機之鱗一游一躍如在濠濼中千趣萬態不可名狀欲倣華封之祝捨斯地安之乎時紹興二十年三月初一日吉

宋洪邁　泳澤亭記

錢塘西湖自唐刺史白居易斥而大之錢氏有國尤致意設險天禧中郡守故相王欽若始奏請爲放生池邪人歲以四月八日稱家有無隨願深淺買禽魚放之謂[illegible]誦聖今郡爲行都天波涵濡品彙闓懌天子所至

幸民既被賜矣萬物一理也則鳥獸魚鱉遂其生性豈不有幾乎芒芴之間哉於是敷文閣直學士張子顏即湧金門外水榭故址締爲新亭取蘇軾語揭之曰泳澤歲四月丙寅萃鱗翼二十四萬朝服敬禱一一縱之祝曰爲兩宮千萬歲壽既訖役囑婺州守洪遹紀其事詞曰

天壤之間　林林以居　號物之數　流形萬殊
愚智異狀　愛生則俱　巍巍金塘　今日帝都
在國之西　環山匯湖　池爲放生　肇宋有初

夏孟之八　民相歡呼　脫物罥几　數彌罟車
二聖在宥　若唐禪虞　恩翔和風　德滿太虛
惟臣子顏　歸美是圖　乃即別樹　抗爲室廬
訪翳出羽　傾筌市魚　唯其多矣　無問幾餘
咨爾萬類　其樂只且　天保定爾　聲詩所書
如岡如川　報禮豈腴　千萬歲壽　游於赫胥
臣遹作詞　播之康衢

宋陸游　廣德軍放生池記

先王盛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漉波竭澤者蓋無有也所謂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廣殺厚味暴殄天物舍耒耜而事網罟者日衆於是有以放生名池用祝壽祺者而唐顏真卿之石碑始傳於後世宋興十三聖相繼以深仁盛德極爲蟠厚鳥獸魚鱉咸若矣而四方郡國猶相與築陂瀦水修放生故事所以廣聖澤之餘有不敢忽者惟廣德軍舊以郡圃後池爲之地隘水泉淺涸承議郎曾臬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於城西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泓渟

澄澈水光天影盪摩上下侯築室於其會名曰溪堂重明節率僚吏放鱗介千計望行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父老童稚縱觀與嘆侯移書笠澤陸游俾爲記游復之曰侯奉天子詔來爲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一獄訟非其情窮僻下里匹夫匹婦有一愁嘆侯之責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揚天子休命放生之舉蓋賢守善其職之一事耳豈特是而止哉期年政成將屢書之

嚴紹庭　戒殺文

聖人戒殺比佛氏尤切麒麟亦獸耳以其不踐生草不

食生出從而瑞之曰四靈長王者有仁德則麟至又曰
刳胎破卵鳳凰不翔其藪所以示好殺不及禽獸蕬至
論也孟軻氏曰無惻隱之心非人則明告之矣如此而
謂聖人不戒殺乎今之勸人者輒云殺生者受地獄餓
鬼畜生報不殺生者生天及人道壽康尊富皆懸指他
生以爲炯戒此實自然不疑之理而聞者漠然行故也
嘗見無賴者今日爲盜明日被縛猶且爲盜不已則以
爲盜當下得金寶而被縛適在明日姑無暇慮耳夫食
啖當下快口腹而罪過遠在形壽之外無惟乎諾之愈

詳而無救屠釁也予初不衆罪福報應但請于執杖屠
刃捕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衆生逃竄飛透
投寘入隙恨天不賜梯地不借孔與吾人類畏怖王法
聞有擒追魂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衆生黨類相憐
棲喙相並如割一雞則衆雞驚啼屠一猪則羣猪不食
與吾人類被執向官閫門傍徨惑當死別六親踊哭乎
日脊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臨縛被刀宛轉
悲鳴奠或見赦血瀝命斷聲猶汝汝時或動掣與吾人
類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神識告離迸眼努唇

手足牽引以莽或存有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即
今請觀若謂無異惻隱安在即今請斷世又謂靈者人
蠢者物不妨殺僇則吾人智慧不及聖人遠甚當可殺
耶諦審思惟不必別論千生萬劫即今當下一念中無
有殺生是處

屠中乎 戒殺說

余讀蓮池七不宜殺導慈破惑聊因一得別拈
七條附以物之易殺而必不可殺者三種非人
羊廻從之剩言實民物一體之本教也以補蓮
池之未盡

奉養殺生得已乎曰滋味之養用衛已生刀俎之供致

戕物命世人視朽骼暴骸則恐凶穢之觸體而不思窮
珍極饌誰非臭腐之墳腑割禽獸血肉以肥已身之血
肉靈蠢何分以生者肺腸而納死者之肺腸顛倒彌甚
且人有藜藿不饜者得一飽已覺有餘而就彼羅列滿
前時過三寸竟復何用脂膏易盡寃業具存我是以有
奉養戒殺之說
餽遺殺生得已乎曰歲時餽遺本爲嘉禮肥鮮相餉乃
動殺機淡而不厭稱君子之交賤而可羞徒哺啜之輩
在已聚衆惡而獨受愆在人恣一飽而不任德況茹素

亦可通好豈逐臭乃能定交我是以有傀遺戒殺之說

祖餞殺生得已乎、曰、男子有事四方遠遊抑其恒耳雖祖離餞別那得無情而素食菜羹亦自有致何必侈一時之塡積聚六畜之冤號況人物同情合聚均趣爾當暫別不勝轉眼依然彼亦同羣那令須臾永訣業且互牽偷由誰作我是以有祖餞戒殺之說

榮進殺生得已乎、曰、功名發軔之初正仁愛沛流之月尚當使萬物得所以助元和何忍使一物喪生以滋隱痛單思潤澤則未賭治淮排折傷夷已先盈丘餐既遑

慈實亦長惡源暴殄非享福之經驕侈實敗德之本我是以有榮進戒殺之說

喪禮殺生得已乎、曰、喪以送死自是人間之至哀殺以斷生亦是物情之極痛人已死而猶待之不死物本生而顧強之不生設死者爲無覺則陳列祗是彌文倘死者而有知則抵償益增冤業況陳燕享于哭泣之位侈爵俎于衰經之家揆之情理信爲兩乖問之仁孝必無一可我是以有喪禮戒殺之說

訟獄殺生得已乎、曰、獄非福地訟曰貞凶究其無始之枉因類屬殺生之餘報方當懺除夙業胡得增長新愆試思狴犴暫幽桁楊交接何異鳥魚之嬰羅網不啻雞鴨之在庖廚情可齊觀理宜倍惕我是以有訟獄戒殺之說

軍旅殺生得已乎、曰、夫師行之法出生門不出死門受生氣不受殺氣蓋殺之一字最慘而于兵尤爲不祥政當防彼輿尸寧得恣斯慘戮究之所集戰則必危且也寇敵交于原野兵氣不能遠消物命分于存亡生機猶可著力神武不殺此亦先聲我是以有軍旅戒殺之說

世間有一等微細衆生、肖形既陋、論命較輕、是可殺否、曰物無巨細總是含靈凡有覺知誰非同體方謂愛人者不宜殄乎物寧有慈巨者可獨忍于微試觀救蟻而取巍科拯蠅而脫重辟則知天心等愛不棄肖翹仁術普流孰宜偏忽且人一日之中一生之內其舉足運臂悞殺不知凡幾若懺往悔來惡業當堪再造故雖殺一極微細衆生無有是處

世間有一等毒暴衆生、縱其生全、反滋殘害、是可殺否、曰嘗聞王暴化爲猛虎至毒化爲蛇蝎則知此輩嗔業

所結故乃受此惡身我若偏憎不休直復何殊毒相彼虎遠渡河蝗不入境慈心相向斯異類可馴殺氣彌除卽獸形兇具未論究報之自作自受深乖造物之大生廣生故雖殺一極毒暴衆生無有是處

世間有一等定業衆生長備家珍永無釋路是可殺否曰同在生成之内而此類獨絕排空之樂少縱蹔之歡則當生憐憫想究其報身之苦以前生決定不具悲心決定不除殺業則當生恐怖想如謂畜滋不止充塞可虞豈蜀不食蠏畫作蠏林楚不捕蛙遽成蛙聚哉酬剩

之嗜姑聽于人祿仁之端當發于己故謂定業衆生獨可殺者無有是處

湯鴻漸 募助放生池說

世界之慘莫甚於有冤而無言世界之冤莫甚於就死而無罪余六七歲時見童子執一蝦蟇以繩縛兩足懸離間急鞭之復緩緩鞭之復急以爲樂余時心惻惻動若繫余兩足而鞭之無以異也既長入市見屠人縛豕殺之刀尖從項入刺其心盤旋數四鮮血從刀孔噴湧而出而哀聲乃徐絕余時心更惻惻動如刀在余腹中盤旋而刺之無以異也既又偶經厨下庖人置兩足於鱉腹努出其頸而斯折之鱉之頸不能復入而四足與俱出仰天而顚嗟嗟此何景象何獨予之頸與手足乃得安然無恙也嗟嗟夫此蝦蟇豕鱉若其冤痛何日而解也哉人物靈蠢不同怖死無二譬如一二歲兒女無知無言父母何不烹而食之蝦蟇之易爲童子童子之易爲蝦蟇豕鱉之易爲屠人庖人屠人庖人之易爲豕鱉冤冤相報殺殺不休直呼吸間事爾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一間爾余則謂

我殺彼之命彼亦殺我之命無間然矣

湯鶯振 戒殺解

或謂儒者不戒殺生聖人豈受殺報是未知儒者不全戒殺生順凡情而立權教也聖人未必受殺報功德大而罪性空也推解網之意實抱憾于一面之未寬究遠庖之心亦暗符于五淨之方便故知恪遵佛敕定非得罪于儒門而況顯是凡夫何敢妄援乎聖哲

或謂立身自有大節護物不過小慈豈知德莫大乎好生寬莫慘于就死戕物命而充我腹恕推於何背聖訓

而賊無辜惻隱奚在造此彌天之業追問其餘若充護物之仁不可勝用

或謂戒殺全生掛一漏萬豈知現在一人不殺所活已多若更勸得一人所全愈廣戒一殺能消一業饒一命則杜一寃我自脫于三塗漸可救他萬衆終成圓滿豈曰偏枯若云戒殺乃有漏之因獨不曰好殺乃阿鼻之本明眼細思二者何擇

或謂物類充塞恐無所容豈知現前被殺之衆俱是前生好殺之儔輪迴之理言之痛心若戒殺之人既多則

可殺之物自寡是故虎雖殘而知徙鱷雖暴而可驅若慮人不食獸獸將逼人何不慮人不食人人將相碍乎

或謂有生必死不殺何益豈知萬物自生自死與人無爭爲人殺生養生厥罪不赦若以物命難延理當烹煮亦將謂人生無幾悉可誅夷耶

鄒元標 放生會序

上帝之德好生爲主苟能好生日日神明臨汝若未好生即名山頂禮重趼不息刳心充饑刖人肉奉神神其歆之乎往余家一婢見羣蟻聚腥舉烈炬煬之無遺育予偶見喝之曰爾不畏冥報未幾婢被湯火遍體傷而腐者年餘一庄僕生平取蛙爲生臨終滿腹作蛙鳴又郡太守汪公禁民間取蛙數年田中絕蛙鳴夜有竊取者覩物如鵝以手捕之乃巨蛇也遂中毒死人謂爲蛙冥報此余耳目實聞且見余非謂物能必生之亦非必一一求生之人人共此一機入識田中知生之無害則知殺之當戒知物且不忍傷則知民之不忍害千里同風一段慈衷天清地寧行見鳳凰集麒麟遊非虛語也昔人云鳥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出卵且不毀況眞鳥

鳶乎知學者在好生哉在好生哉

嚴訥 戒殺放生文序

蓮池上人少通六藝文成而紙貴洛城長練三車忽證而宗趨蔥嶺當經禪暇愍切迷流于尸羅中特申殺戒蓋以氣血之屬莫不有知蜎蠕之倫無非同與綢繆種族古今之致常然蹢躅喪羣禽鳥之情何異乃蚊蚋噆膚而生煩砧刀加物而靡恤刳彼胥骨充茲口腹反之于心予仁安在推之以報寃對奚辭于是如來于音聲海鼓智願船猗歟旨哉法無分于頓漸入皆不二道靡

闕于聖凡信爲第一苟能循師不殺之戒而諦觀吾起殺之因爲生于靈知之心爲發于膚骨之體心本慈悲何因殘害體無覺識寧具貪嗔心忘則聲臭有所不知是嗜味者不繫于體體寂則愛憎無以自起是好殺者不繫于心故知身心本淨習惑妄傳得本淨之妙則此戒不由于外鑠解妄纏之蔽則大悲莫過于中心入三摩提成等正覺由于是矣

屠隆 戒殺放生文序

人之殺生以食藉口曰天生人貴于萬物天生萬物本

爲養人嗚呼玄宰埏埴貴而爲人賤而爲物本欲其並育並生於天壤之間如以萬物之命供人則是生人而殺萬物也天地不仁甚矣人之始生也活以一乳人之既長也活以五穀今夫人雜食萬物腥羶亦飽獨食五穀蔬果亦飽飽等耳飽則不死誠何用廣須萬物之命而後活也佛氏之生以長齋仙人之生以絕粒夫長齋者一腥不染絕粒者五穀亦廢而其生皆過于世人人生之有道不必盡賴萬物之命昭昭矣人之生不必盡賴萬物之命天豈必以萬物之命而供人之一生哉不過人之嗜慾無窮貪饕不饜其殺萬物之命而閔然不畏也食萬物之血肉而恬然甘之也皆惡業薰染習而不覺也萬物與人並而人之力勝萬物則人殺萬物人與虎狼並而虎狼之力勝人則虎狼殺人人殺萬物則以爲天命人虎狼殺人將以爲天命虎狼耶以萬物之命養人則以爲人貴于萬物以人之命養虎狼又以爲虎狼貴于人耶蛇虺蠆蝎之毒也黄犲之臭也蚯蚓之穢也人則不殺以爲食豈天以萬物之命供人獨不以蛇虺蠆蝎黄犲蚯蚓供人耶海濱之人食蟶蛤蝶蜆而

西北人逆逆不食豈天獨以海錯養海濱之人耶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多食之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耶故曰惡業薰染習而不覺也且人之萬惡皆逆天心而殺生一業獨奉天命人而殺人則爲干天討而立服上刑人殺萬物則爲奉天命而毫無罪罰又何取所謂一體所謂平等之義哉就此生而論則人號爲貴物號爲賤就歷刼而論則人爲萬物萬物爲人我亦殺人人亦殺我生生不已殺殺無窮亦可悲矣或曰子云不殺亦善輪廻之說竊未必然嗚呼陰陽五行者氣也無極太

極者理也氣有息理無窮生爲人物形骸皆敝神靈不没形能載神亦能障神故形骸爲人則神靈亦通形骸爲物則神靈亦塞形全而神附則爲現在人物形敝而神散則或別透入一軀殼而又復爲人物焉及其別透入軀殼也又隨其福業而爲之轉換功行崇高則入聖超凡位證仙佛罪業輕淺則移頭換面還復爲人萬物之報盡則再入人道人類之業重則轉墮旁生豈惟殺業必報其他萬惡無一不報者也譬如海漲爲潮潮落爲汐潮汐累更總之一潮器鎔爲金金鑄爲器金器屢

變總之一金又如行人去一郵傳復經一郵傳離一舟航又上一舟航郵傳遞遷舟航變易其人一耳或曰天地氣化新新不已若一靈透脫去殼入殼則是天地之氣化有盡矣嗚呼花木開謝百年此花木而色香不厭日月去來萬古此日月而光景常新人物靈光出于此殼入于彼殼總之一靈萬劫轉換隨業識而偏全據罪福而報應若謂前靈既亡後靈再起如火滅必無重焰水逝必無廻流則是靈光有時不續銷隕同於形骸也世有清修而坎壈終身呰窳而榮肥没齒忠孝節義凶

禍屠滅檮杌奸佞富貴令終落英飄絮飛雪泠風長逝不回一往無迹作惡何倖砥節何辜而天道罰賞不太漏網乎惟其世世生生輪轉不已善善惡惡後報無窮志士清人所爲力勸修持者耳夫今世爲我所殺之衆生彼皆作殺業而得報我今殺衆生以爲食又自作殺業而待償人有百金之産而負千金之逋則力不能償卧不貼席令人逋殺生之債無筭矣雖百千其身不勝償矣可無慄慄危懼乎或曰戒殺者釋氏之教吾儒所不道也不殺則不血食成何世道嗚呼人之有道君明

臣良父慈子孝兄弟友愛夫婦肅雍貞穆恬愉惠利和暢世道大治何必殺而成世道乎

屠隆 慈向集序

夫如來梵網之戒標殺業爲最嚴流水長者之因指放生爲上善儒者廣殺物命縱食腥羶未免狃多生之結習溺寃報之徃因迷而不悟亦可悲矣世人不信佛法者無論亦有儼然自號爲善知識者身依德林求慾殺業口談般若腹饜肥甘損福增愆欲升轉墜無有是處人與萬物雖靈蠢稍殊然合情秉性有生之命本同條

毒傷殘殺生之罪不異又以殺犀象牛羊則可怖殺蚊蝇蟣虱則何知、不知形骸雖有大小識神原無差別殺生之罪業烏得分鉅細而殊科即就人論、殺防風汪罔與殺嬰兒孺子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世人殺牛象歲不一二殺蚊蚋日以億千愍憯之極豈不痛哉何航門人持議戒殺舍鼂鯉而用螺蛤妄生分別宜竟陵王聞而惡之也古德謂瞋心損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其言戒殺之理深切著明矣

顧雲鴻　戒殺放生文後序

戒殺非佛氏意也偏先聖人意也龍蛇至悍虎豹犀象至暴禹與周公不過驅而放之遠之而已不盡其類而殲之以是知聖人之意蓋常主于不殺也吾觀五代之亂冦賊聚人爲糧頭會以當升斗老羸者并骨舂之如破糠粃掃皮押乳誇爲美羹嬰兒無知貫捌爲戲至今談者魄悸魂搖而當時之人恬不知怪何罪何辜酷毒如此佛氏寃業報應之說當自不誣即不然亦其人習于嗜殺如世人之習于宰屠耳今夫鳥獸失喪羣匹越日踰時反巡故鄉翔回鳴號躑躅踟躕而有人心者乃聽其宛轉砧几之上跳擲湯鑊之中曾不動色鳥獸之視今人何異今人之視亂冦乎嗚呼一飽何甘衆生何苦報應果信行遂及身即使不然所習如斯惻隱安在今之所日事宰割者雞鴨魚蝦生之既無害于人而其所戲相踐撲者螻蟻蝨蛾殺之又無利于巳嗚呼亦可止矣夫破習莫如戒捄殺莫如生假如亂離被掠之民有大力者破其械繫出之刀鼎還見親戚啼笑相持讃歎喜何可勝道應死之物放縱天淵復反林藪何異于此有人心者念拘執之苦思曠蕩之樂究報應之因

戒殺如赴殺放生如脫生庶不負雲棲老婆舌耳嗚呼戒放至易生死至悲可不念哉

王穉登　雲隱菴放生亭碑記

菴在吳城四五里、鴈蕩村之北、赴者不拘儒墨一切有髮無髮在家出家之流每月十四日人持六十青蚨到菴半設桑門餕供佛半購羽毛鱗介之屬放生衆議以放生不必爲期爲期即虞人漁父捕以待購是放生先以傷生戒殺還滋慢殺當于平時見生輒買輒買輒放以錢盡爲度又謨文勒石、樹于菴左、上薄高空下臨流

水飛者走者泳者躍者各適其生不罹苦厄嗚呼含生咸具佛性異類半是情親以佛性肉供口腹以情親命委刀砧忍乎不忍乎凡我善人長者代腥羶以禪悅易毛血為法喜生大成佛一念中耳系之銘曰

一切有情　肖翹蠕動　羽毛鱗介　品類實眾
民之蚩蚩　其蟲橫目　與諸眾生　同稟異族
以彼血肉　悅我腹口　于水于陸　或飛或走
何網不密　何穽不深　物命我命　物心我心
我懼鼎鑊　不思物痛　奈何異味　食指先動

我愛體膚　不思物苦　奈何髖髀　庖丁奏斧
物痛物苦　還歸我身　作者受者　反覆相循
戒物之殺　即免我殺　物我不殺　是乎等法
放物之生　即益我生　物我同生　咸歸覺城

錢正志　西湖放生池議

蓮社肇自廬山今以西湖名遠近向風善侶雲集是我雲棲大師所建也用以六齋日放生湖舫中夫魚泳於川鳥翔於叢其天性也不幸為網罟所得困鱗折翅所生未由贖而縱之長林巨壑間其更生之幸何如然先月傳帖更相告報漁人弋者妄意取贏樊罕探雀窺穴捕蛇密網盡魚非時取蝌叢集求售上者不適其意善值酬之困者未必逃生者備受害矣何哉魚本在川而以放故取之是猶東池而移之西沼也是奪其故適而俾之赬尾也矧有傷鱗挂網因以喪其生者乎所謂勞擾眾生雖曰憂之而實佚之者也請預白販徒某日放生如某物某物斷不市買則取者息矣是謂不放之放工於放者也然則無所放乎曰不然俾會中人各持生來集最為得耳蓋零買則濟其所急分索則普救方來

庶幾近之

張位　題李栻好生編

士大夫出仕則以濟人利物為事居家則以與仁勸善為心此其職分當為者也夫天地萬物父母人與物並生兩間本同一氣乃依人以生者縶而豢飼之遠而避人者又造為佃獵網罟而取之欺飛誘走窮山入海斬磔骨肉皮毛以資日用造化有知其謂之何或猝見一貓一鴿偶擊死靡不亟為傷恒乃真愛形於乍見固未嘗不[illegible]也蔽也久矣況以功名殺無辜以私念殺良善

以學術殺天下以貨財殺子孫始于一念終于滔天覺
尚何有于物哉

湯顯祖 戒殺文序

春秋介葛閭牛鳴知悲其子三犧矣賓孟嘆雄雞自斷其羽悲而疑之後于從太常視一犧齒長矣常先祭數日涕下不食引之不行數以免後乃數人負之至庖門竟自喑嗚躑躅死不成爲犧何其信也夫以禮死而痛若是況乎以食折財竟者乎余郡南青雲鄉有獵翠少年乃爲一美人死後美人死時有大翠鳥如驚出戶飛

去先祖伯清聞之嘆曰心精則化寧循其端翠精于慾猶能報人況靈于翠者乎遂素食草履常步耦耕斷内人咮翠佈恐犯爲人所化牛馬蛤翠也今何可得乎

馮夢禎 山陰放生社記

古人有不得已之事而終莫掩其不忍之心生古人之後者當體其不忍之心而毋援其不得已之事自鴻濛闢而禽獸寒途果蔬未播植也火食未有教也不得不剥禽獸而啗其肉吮其血蒙其皮惟殺機無作作則不返匪也中古聖人當養道既備之日而承不可止之勢逆而華之弗能順而隨之弗忍于是爲之説曰其牲以祭其牲以順其牲以燕賓而必歸之時與禮夫以時云者乃其不欲狗朝夕之供以禮云者乃其不欲用之于口腹貪婪也世人謂放生有湖始自蕭梁因撫蕭梁短祚爲放生病不知蕭梁正坐殺生報耳屠齊之子孫臣民以代其國而冀取贖于水族也能乎若夫放生則曷爲不可試以周孔而值鼓刀特羝轉跳踉不即死之狀其有不悲憫者否也試以周孔而值清流漣漪洋洋悠悠之狀其有不快適者否也世人能指聖人爲不斷殺

不能指聖人爲好殺殺與放左右袒也不好殺則好放也必矣孩子願人善體其心而毋拔其事也吾願人什口言殺而寧言放也今夫擾擾之際肝腦塗地不知凡幾許是亦不能無者然惟亂則然治可言亂不可言也有二人者其一人好言華胥吞臺娛游康樂其一人好言痍傷墟廢慘澹崩剝仰此二人核其心果孰厚孰薄而要其報又果孰逆孰招學也故有方聚放生而言殺以格之者亦與方處太平而言亂者同

馮夢禎 勝蓮社約

亭以飛泳名將取山光鳥悦濠遊魚樂然異熟果成樊籠錡釜中幾許能全卽不幸復投網罟猶冀重贖更生便令折翮困鱗隨放隨滅托文漪而如蜕不愈糜爛沸湯地獄乎昔有胎生之類夢乞免胎就戮彼亦安取長生人誰無死度所期政自有限當垂絕時幸可須臾無死輒復望救今於衆生乃云放之未必全活遂加訕笑何不善推類如此

葛寅亮 海寧放生池記

夫人有不愛其骨肉之親者乎然而樂羊吳起安慶緒輩有種種不忍言者彼僅爲圖富貴而至戕其骨肉若草菅乃欲彼忍于貪饞之口而不忍一鱗族生命其能吾言之是聽哉桓宣武部伍得猿子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躍上舟卽絕爲剖其腹腸寸寸斷人之無良殆有不如禽獸者誠念猿母裂腸而人有不眷戀其族屬者乎吾亦愛吾族而忍覆巢竭澤令鳥驚魚駭而不安其生乎程伯子折竿曹武惠王冬月不繕壁仁者之用心然也夫不忍之極卽肖翹微命亦不欲傷而忍之極卽至戚骨肉亦操刀而不顧或爲仁人或爲禽獸之不迫忍不忍之分途久矣人將爲仁人乎爲禽獸乎今之讀歎而助善緣者詆毀而助殺緣者其事雖微而忍不忍必有分人將安居焉至若雀效銜環龜呈紐印國朝以方正學之忠而慘及九族乃償其父焚蛇之報則恢恢之網益可怖畏矣

葛寅亮 濠上亭記

夫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毛髮之於吾身微矣而痛痒瓢關何者血氣所榮衛故也凡有血氣獨與是哉蚊蚋嗜膚猶自動色腥肥膏腴不懼傷生

此錄謂人生嗜欲在是而試想萬物當前見夫魚遊鳥翔飛躍得所必暢然而快心見夫呼號挺忍宛轉刀几必慘然蹙額而不欲其聞且見於吾側則好生固自本性所欲食者第此三寸饞唇其將取憑於口腹乎抑取憑於性乎報恩寺內舊有放生池建亭臨之題曰濠上志魚樂也夫魚樂亦卽我樂彼方困於涸轍利吻以濕相濡以沫駢首待烹忽焉而投之清泠鼓鬣揚鬐提深舞潤悠悠洋洋入吾几案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會心處端不遠矣

劉一焜 濬復三潭并建湖心寺記

西湖雖匯明聖二湖以灌輸羣委而其眞源爲三潭司勳虞公倡議興復今湖南之觀其瑩如璐其環如璧淵泓澄瀠如百千之滾泐傑閣屹然峙于中央如靈山諸佛諸大菩薩相好莊嚴如華藏之海而潭界之中川泳雲飛借生而不傷借壽而不折如佛日出輿矣覓佛則佛不見即衆生即佛則佛無不見以見佛則佛疎以無不見見佛則佛親司勳即事以作佛事即性以證佛性衆百千萬億歷僧祇之含生而納之行願海中借曰非佛何者是佛

王在晉 淨慈寺前放生池碑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萬靈各具一惺惺愛惜生命熱血裹有丈六身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微而蠛蠓蟣蝨亦莫不然武林之西周遭三十里三面環山淵泉百道滙而爲湖網取諸水罻取諸山函覓豬流秪作烹鮮之釜脅筍害命無殊蘩戟之林刺心取血揚湯燖毛我佛憐憫點動聖慈宋天禧四年宰相請以杭之西湖爲放生池禁民採捕有詔從之余觀宋之建有國祚爲力寖微蛇蹤豕跡旁午關河狼壽羊腥薰蒸樓櫓北轅以後國脉欲斬然猶南渡奄奄以續如綫之緒至百五十年而易姓當天禧全盛時灌燧銷鋒建炎偏安建都之地爲夢想所不及而即逖念湖陬爲羣生活命之府康王之南其轍守西泠以終老是時胡兒鷙黠撻辣郎君日蹂躪上國燎原不焚滔天不溺退生一寸處小朝廷以求活則天禧好生一念肇造此邦宇宙大矣何獨臨安一片地能容帝冑爲趙氏長子孫金籠放雪衣之詩殆爲強金不滅宋之讖乎

附德生公牘

竊謂罪莫重于害無辜殺莫慘于行有意因思飛鳥之遭矰弋亦若居民之遇寇兵今此湖山爲偕樂之區惟是鳥魚點太平之色乃有一班遊惰作兇頑輒用火銃膠絲似有刼舍打家之象令彼浴鳧鳴鴈絕無來賓傍毋之歡鳥亂于上既所當矜人藏其心復不可測伏乞給示嚴禁

謹按武林之有西子湖自元祐始稱救旱之水在宋元同名放生之池八尺碑屹立道旁飛泳亭明轍郡

誌稽武林之舊事著千鱗萬羽離苦之時考東坡之
上書後四月八日活命之數蓋愛物聊同子産詎倿
佛專師瞿曇蛇雀之報爾忘血氣之倫一體茲其等
同心結社祝聖放生脫網而旋入網中最恨乘機之
漁子離釜而竟糜釜內虛烹食之校人仰惟臺下
仁比圓幪澤及蜎蠉作兩湖魚鳥之主提一方川澤
之衡願適飛躍之情共效岡陵之祝
據稱人皆不忍物各有知愛自及于羣倫恩登遺夫
一羽飛土逐肉孝子未始傷生解網縱禽聖王何曾

用命勿謂利先制矢遂弋宿以求多當知慘極茹毛
聊結繩而去甚豈意古人之權法竟爲末世之借資
伏覩南北山頭西湖地面淺凫飛鷺詎有害于稻糧
乳鵲鳴鳩原不充夫祭品乃有法外虐酷人中狐蜮
惡業造成罪業利心助發殺心弩箭未窮更施鳥銃
枝竿不足復布膠絲使衆類哀鳴若號條已深于破
卵致一時落翮如雨酷亦同于掩羣將[illegible]萬林皆
成機穽而漣漪于頃盡作沸湯業習其中不復慈心
之露鳥亂于上殊非盛世之風不能舉西湖作放生

池以祝聖壽安可任小民造妄殺業以損皇仁若此
者不知作俑于何人所宜截流于今日者也等情到
道照得物與民胞異族非隔于膜外仁民愛物皇恩
實裨于寰中豈特來世報應夙債不爽抑以見在因
緣良心難昧且爾小民不有身家乎不有妻子乎藉
令長民者以虐政破爾家以嚴刑殘爾身令爾夫不
能有其妻父不能有其子爾輩有不仰天號泣者乎
蠢蠢同一覺性禽鳥何獨不然
據稱因心用愛自不遺夫至微禁民爲非尤當去其

太甚是故商王申祝于網外而先聖正薄于祭先郎
于從俗之中必盡曲成之意茲乃有妄用弩銃絲竿
等器遂致飛空之類見似人者皆驚聞虛弦而亦墜
因思罪當秋決聖主尚屢寬應戮之死因何意時在
春生此輩乃盡斃無辜之飛鳥伏願嚴禁令此遊手
遊食之徒勿造殺因殺業之慘等情到府看得三面
網開仁既寬于用命四墟罻狎物復適于忘機是以
放鶴聞鵑自足性天樂意飼鳩活鴿總成淨土良因
試觀鷺浴鳶飛疇非綴湖光山色或聽鶯啼鳥語亦

可當玉振金聲彼未常有礙于人爾胡忍巧殘其命
不惟弩箭穿雲虛下號弦之鴈抑且膠絲曳雨慘殲
繞樹之烏譬盜賊屠戮爾妻子汝寧安乎若接摺剪
傷爾肢體誰之痛矣況殺物生以厚爾生惡緣難解
脫促爾命以填他命冤對奚辭

虞淳熙 慈向集跋

世無宣律師逆行大士何必取身肉自啖世多韓侍郎
順行大士差可採貫華啖僧蓋慈心向物即慈心向人
即慈心自向所持善權非一設也今夫方器盛空則方

圓器盛空則圓孔顏膚華迺盛孔顏食五牲而膚華不
盈安用五牲食五牲而膚華豐盈豐盈者五牲也五牲
之膚華而盛孔顏哉

虞淳熙 祝聖放生疏

萬壽際今逢稽首於北闕三潭復古共矢志於西湖唐
詔天下置放生池顏魯公廣書碑記宋聯勝會於浴佛
日蘇學士首列奏章茲應祝有道聖人敢仰體好生天
子地不分乎京省人無間于衿紳量力各捐淨貲隨緣
共贖生命一甦[illegible][illegible]之鮒式歌游潏淵深畢展向日之

葵聊和嵩呼華祝要使生氣淨于殺氣銷乃兵劫于東
西目錄一方以風萬方普日月光于中外湯網并除其
一面舜干羽舞于兩階指白水以同盟世世結淨華會
肉龔青蓮之俯鑒人人作護法金湯

附西湖放生池考

武林舊事四月八日西湖作放生會舟楫極多略如
春時小舟競賣龜魚螺蚌放生　西湖遊覽志放生
亭在寶石山麓天禧四年賓柳請以浙湖爲放生池
禁民採捕郡守王隨爲之記有碑存焉慶元四年建
德生堂飛泳亭於橋畔理宗御書額　郡志宋真宗
天禧四年秋八月杭州太旨以西湖爲放生池是歲
刹杭州王欽若入覲奏改所浙爲放生池禁民漁捕
從之王隨記立石石函閘上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

二月陸安浙奏旨仍以西湖爲放生池　宋史中書
舍人楊蟦之代故事令人不罷放生池郡聖壽工部
郎中林文爾以器安府卿湖爲放生池道之　元世
祖[illegible]之[illegible]十五年[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衣放二片郎後於主池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宦心來中收內川人日亦侍[illegible][illegible]南湖放
宦食[illegible]摩　蘇丁膽狀錢禁詩有云主年柏祭飛射
飾記得余龍放亭衣蓋朱時杭人四月八日放鷁爲
太守顧詩故有金蓑雪衣之行

虞淳熙 勸勿食田雞說

青蛙俗名田雞捕蛙者不以鉤而藏燈尾提入田澤
蛙趨若飛蛾然日可得數萬頭先折其股納於竹籠賣
時截項剝皮剝腸斷趾刑慘于凌遲皮名錦襖子脫下
襖子形若嬰兒而戲時目擊人剝時足彈人入釜尚能

游泳其難死又如此胡黃門以狀聞宮中贖放不登御膳而朝士有詆胡爲蝦蟇給士者卒歿炎荒幾傷蟲毒似亦青蛙之報也近日有一二事得之最真慶春門捕蛙人王立病呻吟如吠蛙捕者提死屋燈奔其舍知而駭去聲絕乃死楚僧輝天者夢四百人求救內四人已不可救矣偶出城見蛙籠投銀二錢贖焉傾籠放之正得四百而四蛙已死卽放之河唐人謂蝦蟇月中之蟲一名天使錢塘志所載月路多蟾信非虛語食之自遠桂闕不食應步蟾宮杭人月殺天使數萬寧無惡報乎

嚴武順　勸勿買湯雞鴨說

近來戒殺者多賣湯雞鴨者亦多蓋因設席餽遺取之甚便不知不殺于家而殺于店正經中所謂教他殺也避殺之名居殺之實假手于人罪仍歸已真掩耳盜鈴反爲嗜殺者所非笑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號叫獄可見殺者買者罪業一般願今信殺報者并不用此類旣憐物命豈顧世情憨大師云打人一拳罵人一句彼必思加倍報復凡物有知至于殺渠一命豈肯甘休故宰一雞請客不過一時悅彼之口而冤各有頭將來決定索我之命何苦以自身罪業奉承他人口腹耶凡主使打人殺人者國法必罪坐主使彼打被殺者亦必結恨主使令賣湯雞鴨者因我食雞鴨買雞鴨故特殺以供不特之需全是爲我而殺則我政是主使之人欲免罪免恨豈可得乎

嚴武順　勸勿食野鳥說

打鳥之法愈出愈慘膠絲弩箭外又有火銃銃彈一發飛羣盡隕今試思折項摔毛穿胸貫髓驚羣拆隊之苦仁者當倍發慈心何忍于常膳之外更貪野味斷腥之

後復開別門耶救其命者旣報切嘶環食其肉者定恨深刺骨若結他必復之冤讎充我可滅之餔餟稍知因果者必不爲也況弩箭忽中驚氣滿身藥彈所傷火毒徧體食之者非徒無益而有損予弟無勑因食野鴨嚼一鐵彈齒痛月餘不能噉飯其害如此昔有食竹雞暴亡者良醫以爲竹雞食半夏此是中半夏毒急擣薑汁折齒灌之始得蘇安知衆鳥中不更有食他毒物者乎卽云衛生亦當謹味

嚴武順　勸勿食蚶蛤說

蚶蛤等物、世皆謂入淡水必死、無復放理、戒殺家往往用以奉客、不知雀化爲蛤、蛤復化爲雀、今放而死于淡水、即不爲雀、安知不轉爲他類乎、譬如人中流過盜、則以欲殺死、欲溺死、必願投之水中、夫均一死也、人既有擇、物亦宜然、是以何亂開可食之議、不免三塗、東坡放巳熟之生、自全一念、唐文宗好食蛤、而蛤中有二菩薩、隋煬帝亦相似、蓋菩薩每現身其中、煮之者是煮菩薩身、食之者是食菩薩肉、可不戒與、又有謂蚶乃田中所種、瀝其殼水而生、不關胎卵、重命然則人不過瀝精血

而生者、人亦可食乎

嚴武順 勸勿食海螄說

海螄一種、不知何人取入食品、俗者喜其價廉、雅者取其味雋、有肯戒螺螄、反忍大啜海螄者、試問落鍋之時宛轉何狀、即看縮眼之處、苦痛可知、螺螄是命、海螄獨非命乎、螺螄不可食、海螄獨可食乎、又聞此物常聚牛糞邊、極其穢惡、全賴椒辣掩其臭氣耳、試令食者吐出一看、分明箇箇絲蛆、條條濃涕、未有不嘔者、何故瞞自己眼睛、污自己腸腹、喪自己慈心耶、原非必不可省之奇珍、亦非必不能絕之嗜欲、惟願食者改口業者改行、轉相勸諭、功德有歸矣

周延儒 復宜興古放生池疏

一眞相泯、齊萬類以同觀、諸法體空、無衆生之可度、自迷心變爲業海、乃循業受以苦輪、必先啓發悲田、後乃漸登覺路、是故放生之處、即爲選佛之場、緬我荊溪、實維善地、溪光山色、遍開蓮座之獅猊、蓬戶瑤林、屢現法門之龍象、環清流而作蟺杜、魔網于他方、結精舍以敷筵、落金文於尺水、涓涓滴滴、依稀乎七寶蓮池、悠悠洋

洋、彷彿乎諸香水海、或貴游豪客、輟杯羹於箸下、便是生門、即擔夫牧豎、減粒米於牙邊、俱滋道種、庶慳根盤結、拔一毛而常念淸涼、縱殺業糾纏、與片善而應時解脫云爾

吳用先 放生社五十三條題辭

夫一切含靈、皆我同體、作同體觀、痛苦相繫、子產鑄刑書、尚有生魚畜池之命、子輿垂名教、猶有見生不死之權、今而後凡有粒粟文錢之施、皆爲買生活命之用、轉几上之肉、而俾悅躍於淵泉、回釜內之羹、而使飛鳴於

林莽彼既得脫苦因君當共成福果貲宜喜捨善不唐捐

張秉文 放生社題

余桐有律師可鏡者、發大弘願、作放生事至老不倦余叩之曰師能放、其如取者何、師曰、有放必有取人之情也、我不因其取而不放放固放取亦放矣余又曰、放則生其如取者之死何、師曰、有生必有死物之數也我不因其死而不生生固生死亦生矣余三覆其言始知胎卵濕化原有各正之性命剎烙錯灼豈皆好殺之肝腸

鏡師作是事不必作是想可衆生作是想不必作是事亦可鏡師曰大善爲功德者正其實無功德者也

黃汝亨 放生池題

竺章禪師卓錫海昌、郭生凝之時往禮焉、禪誦之餘、計及放生爲慈悲第一、余嘆曰、殺業相延、溺習迷性、反性破習衆生所難、郭生曰不然放生一事政悲其殺習而誘之也遡覽千古人未有德殺已者縱鱗族微命而刀砧所加舉身痛擲知痛卽覺受痛爲恨含生盡然奚問人禽哉設有人頸懸虎口遇救更生之感不啻慈毋流水天供之酬良非幻語余曰至仁無仁、禪師從右來、豈不思馬祖家風、齊安堂構、而碩營營有相功德、沾沾濟物爲也、郭生曰、又不然度生猶不可着相矧殺生乎殺生有相生生之心無相果報有相不報之施無相卽物有相卽心無相相節性眞性卽相形寧得以靜律爲德行慈濟非家風耶

董志稷 放生池題詞

夫輪廻之說、信以爲是、一作一受、一去一來、其在物我易世之際、乎而不知夫誰作誰受誰去誰來則輪廻固

在一念間也輪廻而在物我易世之際或者彼物非此物彼我非此我生殺不相代其相代也或出于偶然而未可定輪廻而在一念間則其生物也物自不生我生之卽我之自生也其殺物也物自不殺我殺之卽我之自殺也如環之轉不離環中人直朦朦焉起念滅念昧其本念而不覺焉耳

朱欽明 募常住放生錢疏跋

居恒謂放生必自人始能生人然後能生物余師李行可先生曰天地人不可動一殺機故可李湛原出家死

者數十人及攝郡篆值歲荒偕諸刺史令尹講救濟之法活數十萬人未幾賦歸去來婆娑兩湖三泖間以放生爲樂蓋其心在生人而以生魚鳥爲寄心在使物無不遂生而又以放爲寄徒曰放生云乎哉慮放生之貲易窮議各捐常住錢取息以供放生若贖爰然刑期無刑生期常生此則先生之心也匪爲佛門護法乃爲聖世推恩吾師乎放生寄也好生眞也好生則大生大生則生生而殺機不動仁人君子之用心如是如是

邵儋義 募放生常住錢勸緣

凡人造業之心易熾作善之心易頹以多人論善人頗少以一人論善事頗少蓋業力所持善念不能起起念不能眞眞念不能繼久斯頑頑斯熄矣即如放生一事惻隱性具因果昭然苟非虎狼蛇蝎寧有不對境興慈者轉身而巧計饞涎生意全稿終其身比於屠兒劊子而不自覺豈不痛哉武林歲苦熒惑說者委之天災夫武林大衢委巷有一處不殺生否巨室蓬戶有一家不殺生否殺業團聚如霧結雲屯崩冰叠浪不可挽不可化不可識惕而安住不以蘊積之冤絛摩爲飛騰之烈

熖乎果報不可待姑爲現報云嘗聞被火之家有骨肉焦爛者回顧衆生就我鼎烹時其哀苦亦復何異

吳令章 生生社序

嘗思人患難在躬何等倉惶一旦解去何等欣喜物視人貴賤懸哉軀命自愛一也倘之死而致生之其歡欣感戴豈有甚焉雖然猶有待也有放者有欲放而不得者有生者有乞生而無門者則於吾本慈終爲未滿而欲尋最初方便則莫如不殺夫不殺則一切放矣吾社中諸彥有未了向平之願者縱不能修三堅法請以不

殺爲功德母

曹應秋 宜興放生池疏

生爲宿習所獲幸禮蓮師輒懊恨前愆無踰殺重且念家世仕宦本是業窠或炫赫當年凄凉實路庸詎可保比伯兄病篤親經血海而還所見境界具有別紀此事明明歷歷即非夢幻緣此愈增大怖亟偕良友度彼南郊爲放生池不惟自償夙願且冀吾骨肉與吾鄉邦遍及世界各各從慈心造入但問顏魯公蘇子瞻等人品何如則生之當[illegible]

吳應賓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備行之等也愛云愛云遠庖廚云乎停數罟云乎見其生而之死也爲之踟躕四顧酌損㣿仰之餘而新之命所躅者寡所全者博矣余聞此道於雲棲半梵之偷時一唱和若車薪杯水已耳比丘性湛欲鳩淨貲息以酞滄爲流水長者于無盡藏也余曰嘻安得此奇特法門剎那之命懸于刀俎而人壽之塵剎之願脩于露電而川壽之千秋萬歲有是田也而淨衆任有是社也而淨命任有是政也而淨功德任

廣仁品 好生條

情與無情更相連持成無量壽水鳥之所宣風林之所亂流轉還滅無開也安養化城華藏寶所願者如呼而證者若響十千天子今日十千如來亦今日悉檀之主實報莊嚴寧有既乎

程開祜 遊放生偈

胎生氣化總屬幻形人與物殊無分眞性究窮至理雖不滅而何生由體物而悉析生而貫死行徙之因罪當情眞而擬死刑官亦必展轉於秋冬床上之癰肌銷神散而難生暨十種微塵圖于旦夕此決死者猶冀其忒生彼何罪歟況未必卽死

李流芳 白鶴寺放生社題

若論放生功德不必究竟生命得全卽一放頃已得圓滿昔提婆果何以故譬如重囚臨當行刑暫釋還獄明知異日無得生理而喜今日不同死者彼物得放亦復如是何況放時諸上善人爲彼說法仗佛神力度脫彼苦至于幾條漸熟憤信響應鑿池開林廣作勝事度諸疑謗咸生歡喜漁人破網弋師投弓轉業世界成清淨土皆緣於此

廣仁品 好生條

謝兆申 章山寺放生社文

類有人畜生氣維均物有蠢靈受痛維一試觀刳磔屠斷之時未死而觳觫將死而戰動既死而鼓躍彼若乞哀人何獨忍況肉體血氣同此受生焉得殺彼生以益我生害彼命以護我命禽獸魚蟲而食人人皆駭人而食禽獸魚蟲禽獸魚蟲不皆駭乎人而殺人人皆寃人而殺禽獸魚蟲禽獸魚蟲不皆寃乎苟禽獸魚蟲而自相吞噉則人皆不忍人而終日吞噉禽獸魚蟲豈顧自忍乎

方震孺 斷一切殺業文

夫業之重者莫甚乎殺當無罪而殺君子曰此大忍人已況其報什百於施䍧荼最慘如前紀載較著詎一不當惕然猛省哉或曰仁術無他政當遠庖廚耳嗟嗟夫誰不能遠庖廚者耳目可揜真心可昧乎以操刀委人而坐享甘腴乎夫人生止從嗜慾上作計耳嗜味從習生匪繇性生性本清淨原無嗜好嗜根既斷誰復殺者知者當思過半矣

費元祿 宴會篇

置酒迎風之館張樂通天之臺珍膳俱陳豐肴畢具烹腑之宰物命日戕庖廚之中積骨狼籍且口腹之欲難損究業之苦彌增主既大耗於金錢客或未嘗於甘旨而廣羅滋味尤費經營殫十起之疲勞博一堂之屬厭達人所笑智者不爲也故大賓時來方羞八簋良朋至止惟膳一肴甘果既御清酧徐行懿親至戚獻酬有芬密友近賓清談愈綺足使珍奇多謝品族高懃

費元祿 道佛篇

若乃麴糵永辭葷辛長絕甚有利于生命第恐難于俗居姑身遠庖廚守儒者之戒內甘澹泊合清淨之心可矣至乎體遭湫底祟起洸駘禳祓之餘但誦經讖禱祀之日秖飯高僧放鳥高飛放漁深入或能造福庶足轉災且委頓維增豁虛賴乎梵唄羸困未極砭耳藉於經聲牷牲所福空令鬼笑史巫紛若實爲人妖而已

王道衡 放生社題

吳允兆之贈石機師也曰欲將收網處盡作放生池嗟乎人何仇于衆生而屠割烹燖不稍赦乎余嘗沐浴鑊釜蒼頭進薪益火勃窣作聲不覺魂悸因念衆生躍擲

湯鑊痛苦何堪俗人恬不知慘良可惟嘆有一友闢余說謂種種禽獸皆是業報速殞其命俾得受生余曰君負才譽而潦倒名場亦業報也胡不速自殞滅別生善地先求自度然後度物可乎友人語塞

陸君弼 書壁自誡

蝍蛆蜂蝎蚊蚋蚤虱之類雖或螫我嗜我不過忍片時痛癢而遽撲殺之亦所弗忍家居日以爲誡諸童孫好粘竿取禽虫或籠畜莎雞促織撲螢蝶爲戲以孺稚不可禁見輒用錢物餌果紿易之令翔者歸林而趯者歸

野心未始不暢然快如脫已肾穿耳所恨衰年不能猛斷腥血朝豚夕鯉不能不取之屠門聊師借口佛家四淨肉權教然每放筋輒憮然曰是何異月攘一雞乎

祭承植 戒殺說

余嘗思末劫瘟疫盛行瘟症慘酷皆殺氣上干天和所致而人猶不悟反謂食肉人肥食菜人瘦殊不知肉非能肥人以肥人能食肉耳譬之健漢能行淫非淫慾能健人也山中有辟穀神仙市井無百歲屠行世人一日不再飯則餓長年不食肉未死此予所自信者

王立穀 重刻好生編引

戒殺非釋典也儒宗聖王之教也唐虞之世鳥獸咸若降而三代常珍有制祭饗有制無故而殺有制園澤絕流有制麛卵鯤鮞有制食肉之人甚少食肉之時甚少所食之肉亦甚少蓋茹蔬之夫幾半宇內矣儒者嘗言正心以平天下殺彼性命饜我饞饕其爲心不正孰甚焉末世罔罟滋多山澤爲亂鳥獸皆視人爲狠虎而去之惟恐不速奈何不令麟鳳匿影而夭札饑饉之相繼於世也

王應吉 紀夢戒殺事言

壬寅歲予奉使東行便道還里痰火內攻水漿不能咽者七日忽夢乘肩輿循大河滸忽前人失足予頻墮水中鱗甲之類種種見前予私念曰此輩我嘗啖之今爲難矣恍惚間若有挾予起崖上則赤日當空觀音大士倚巖而坐予私喜曰吾家世奉大士豈香火之情相救耶以手捫衣不濕輒叩首謝大士曰汝素虔奉我故來相救汝殺業頗多故有是病若戒殺即愈予曰此夙心也倏然而覺身汗如雨此真大士普度之功哉遂盟心

戒殺許真君常謂不明心性學道無益不戒殺生持齋無益有能擴胞與之懷忍根塵之嗜思刀砧動處無非生命哀號念鼎鑊烹來盡是游魂宛轉物皆貪死而強置之死刻害何深我欲養生而先戕其生惻隱安在毋膠俗染共發慈悲上之則頓悟頓修一斷永斷次之則隨方解縛漸次消除如溺味根而難斷酬世態而執迷一以爲迂一以爲吝則牛馬任呼鵬鴞各適予安知甘腐鼠而爲人所嚇也

鄭圭 殺生惻戒紀事

戊申春余大病一月餘陶君一霖頻來問病曰君父嘗夢隣人陸庸成見過時庸成卽冥途數月矣輿從盛于生時問授何職曰冥曹觀政因出一編爲贈則殺生烟戒也吾父云此吾子刻于雲棲者公何以得此曰冥主毎遇世間嘉言善行必紀錄且頒布遵行君既有當別贈親友更授二書一爲胡廣孝義圖一爲巳鄉試硃卷遂登輿去旣醒但記孝義圖名不知爲何故事矣余聞之霍然起余與庸成爲莫逆交余自幼斷殺而多脾疾家人毎飯必置牛脯一片庸成時禁余此食偶同舟溯

桐江舟見牛脯必投之江如是者三余翻然曰朋友導余以善余何以口腹故重違其意且不牛脯寧不食耶遂斷是食屈指六載矣庸成生有至性與余同斷殺僅博一鄉卷不數十日而歿歿且滯冥曹豈有定業乎遂援筆紀其事以見庸成樂善一念至死不變大師導善功德不惟世人奉持而冥主亦甚瞻重如此庸成諱振奇丙午中鄉試式陶君父名承敎皆以翰墨鐫刻甲郡中

蓮池大師紀善錄

劉公玉受爲廬陵教授應滇聘入秋闈道過貴州宿郵亭夢一長面偉人相拜曰宋將曹翰也有所請於公余在唐爲小吏過山中大刹有法師講四十二章經余聞而有感設齋一供自此感報生生爲小吏雖不尊顯然不失衣冠至宋爲偏將軍因征江州久攻不下乘怒屠其城因此妄殺之故生生爲猪以償所殺知公仁者特請救拔公曰小子凡夫也焉能救公曰昔曾感公不殺之恩問所以曰某歲公之田客欠租以我貸償業公憐而活之公曰何法可救公乎曰每當屠割時苦不堪忍

唯聞念佛音聲遂解其苦望公凡見宰殺割裂之際經湯鑊熟食之時乞念阿彌陀佛或準提呪不獨解余之苦且有脫苦之益言訖悲泣相謝去公覺而紀之余讀而異之余居常聞宰殺聲不覺心痛卽念佛號謂盡此心耳不謂彼受苦者實得利樂若推此以往凡見殺聞殺應念佛聲而法身頓現無論放與不放皆蒙我之利

劉錫玄

壬子秋予于黔道中得曹將軍與夢中發願所至必

放生必活一家自南都及燕關黎二家皆臨命而吾父急脱之者今止焉然老中也戊午係予次女將出閣老荆孝登歸舟女夢随于薛夢随二親作佛事佛卓下有兩人蹲跪一囚首一以布蒙問何人則齊對云衙中二家也賴往因中會聽某經幸蒙護生今特來謝視車傍有一橐一傘四屐似遠行者言訖遂覺惜不記所聽何經約是華嚴金剛大乘典也憶余黔歸述夢女方十二齡未甚信解年來漸畏因果亦戒殺然尚喜麦蟹至是始大悶戒食蟹且願抵家即續放生會益予庚戌里居

會集一家會數年萍沉此會遂解是日吾女立趣予訂人歸啓人信心而先以益堅我闔門之信心信心既堅于闔門此會豈虞復解乎信心益起于遠近此會不將遂作無遮大會乎問孰現前會上者吾父若母也兄若弟也弟婦若妹也婦若小婦也子若女也是皆吾同室也此外則吾舅氏也婦翁也吾宗人之一二吾友人之一二也偶聞斯舉即自署名求退募也有不募而自來者如來力也每月止以朔日舉不敢數也每舉每分止三十文錢不敢多也一使其可入一使人易入也每會

敦請法師洞虛主之有忘失者師立趣之期善其之永無解也蘇現前而已得三十二人矣三十二人合爲二十一分以錢計月得六百三十矣歲得七千五百六十矣仗如來之力十年不解得七萬五千六百矣以所活命計准其價之甚賤者于蝦蜆之極細者約一文得活一命矣十年得活七萬五千六百命矣分之每人所活二千餘命矣更轉募一人即轉活二千餘命矣有滋蔓寔人每會附一文二文十年亦活一百二百餘命矣若以華嚴法界圓之則一命而具爲七萬五千五百九十

九命眷屬矣一錢而具有七萬五千五百九十九錢功德矣一日而具有九年三百五十九日功行矣一人而互攝三十一人因果矣一命一錢一日一人而互攝恒河沙錢恒河沙命恒河沙劫界因果矣此真如性海之實理實事也據實而論之又銖銖而數之似于不住相布施義不相應而歲得此銖銖而數者理則實理數則幻數也幻數因幻夢而集也緣此幻夢幻數而姑幻施之幻活之施與所施者活與能活者俱幻也俱幻則俱不住相布施也不住相布施福德不可思量經言決不

欺我也。謂此尺籍者、即華嚴之滿義、金剛之密藏、可也。

陶望齡 蚶子舍利說

何能斷肉、獨不能貸蚌蛤之命、乃令門人議其當食、竟陵致書辨詰、始就屏絕、予以爲即如能說、大都是欺歟。怕硬且畏虎豹而烹雞豚、與禁雞豚而食蚌蛤、其類愈柔其用愈虐、此豈復有義理而待議耶、嗜欲難忍、又假理以通之、然則理者、尤濟欲之具、而害物之首矣、陋儒動輙言理、至于饞亦理、殺亦理、由是推之、天下寧復有非理之事乎、范與蘭居士、湛然禪師友也、嘗自言諸味

都可忍、獨瓦楞味美、未能驟禁、湛然爲說唐文宗蛤蜊因緣勸止之、居士心動、後元日置酒、因爲家人言所以指一巨蚶曰、吾食此永斷矣、方食、有物隱齒、堅類石、吐之、狀類珠、而色如蓮花、居士曰、珠不堅、珠而堅、豈所謂舍利者耶、居士前感與能偶同、後又與蛤蜊事大相似、縣前說猶是福德邊事、縣後說安知居士不從此具正信親見大士耶、彼此是柔脆肉身、彼此是堅固法身、親作自想、尊作佛想、肉啖肉、佛啖佛、可悲也夫、可笑也夫

袁中道 香豬贊

周居士念淨云、此都鄭氏、側侑猪一山寺、日不食、欲殺之、次磯而異香忽滿室、乃覓中無有、則從猪身出也、啓口三處尤香、于與寶方蓮拉居士偕往觀之、猪適在門、殊覺香手抹其目、有異香服淚、尤甚、至次早香尤郁然感而作香猪贊

舍、靈、雖、同、報、趣、迥、別、或、處、于、山、或、居、于、澤、即、屬、養、物、亦、多、濁、潔、不、淨之尤、惟茲剛鬣、盤餐豢圈、觀溝渠喙、與穢、食、身、惟、虱、都、專、供、鸞刀、業報靡逾、如何此畜、忽出妙香、香、氣、滿、耳、香、淚、盈、眶、香、滿、牙、齒、氤、氳、非、常、或、云、偶、爾樂虛菌蒸、是大不然、茲實有情、不同頑質、幻變無因、或云爲災、或云爲瑞、或云宿業少福多罪、如比丘尼宿誦

法華、以破戒、故後墮溷家、以誦經故、口吐蓮花、茫茫業海、因果無差、多生罪累、感此文假、一念之善、香氣交加、是誠有之、猶屬常見、惟我大士、異類中現、五臺薄荷、家中說法、晁氏所書、佛在齒類、一月普攝、印滿千江、入流分身、處處放光、天見天身、龍見龍王、蠕族蛸種、蟻國蟻邪、擊大法鼓、建大法幢、惟此異猪、莫作彘觀、亦非斗精、亦非仙牧、我方教體、純用聲音、彼衆香國、佛事香雲、是大士者、從衆香至、以香說法、吸引諸類、聞此香者、普發深信、是謂大士說法已竟、旃與此香、旃檀難同、旃檀之

香。但能逆風不能使人心地開通猶與此香遊勝牛頭
牛頭之貴價直閻浮不能使人增長薰修此香大士不
可思議如何閻國過不再過嗟爾衆生日夜鼓刀一饕
不肉預憂腹朽焉知中有大士之冑何忍屠戮是烹是
熬有戒則香無戒則臭身是行厠心如糞豆香湯浣洗
亦莫能救試觀大士芬香酷烈是何因緣可不努力哉
來隨喜彌耳閉目雙淚橫流如見舊識以手撫摩一宿
尤熾矢心精進同歸香國和尚作讚以代心勸

游士任 好生廣錄序

戒殺非釋氏訓也古聖人意也南皐赤水諸先生言之
盡矣第思衆生同地一聲後此性已落形山然就中一
點生意蓋天蓋地盡三千大千中一草一水一鳥一魚
以至一蠕一蝡有不具此生意者乎辟如吾一身曾不
椰子若而八萬四千毛竅森然畢具而茲一毛一竅可
謂非吾體乎拔一毛體爲之動鍼一竅體爲之痛則八
萬四千毛竅有一不關痛癢者乎天地萬物亦猶是矣
才隔一念便與天地萬物不相似而殺物命以活己命
可乎且天地間唯是理與氣幾希存去而人禽已分一
念嗜殺三塗罪墮從衣綠下即已失卻人身若云人死
爲羊羊死爲人互相啖食猶其後也此必至之理也夫
飲食入胃清波歸脾渣滓循腸而華胰滋臟我殺物命
食而甘之日淺日漬我一身中精血髓腦早已化爲異
物若云我負汝命汝還我債冤冤相對猶其後也此必
至之氣也故楞伽經云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蓮池大
師不得已而爲人且食淨肉嗟嗟食淨肉之說亦是一
人作賊衆人分贓若求超生死而猶食淨肉無有是處

擬梁周顒與何胤論止殺書

項開來議謂丈人極意芳鮮髎心廿膩方越海求珍梯
崖遐異使方丈之外更欲星羅咫尺之間無非山疊紅
襟翠鬣並入牙調敲響胎形盡輪伊割者並秋蘇春韭
將持惡草之觀露茹霜相不御圓方之列邪噫抑過矣
行念兩間並處寶命不殊多劫相遭莽原何懸雖六疑
四蹄偶異五官之點而戴天履地終同一子之親鐵鎖
常前民生極苦鼎鑊在右物性奚堪將以牢芻笠豢爲
假貸之仁取彼償茲肆誅夷之慘亦且恩不勝冤莽踰
于養欲其不抱恨刀碪懷嗔饞俎者鮮矣而況羞兩面

於湯原後九餌於任鈎驚弦帶鏃窮豩兼收鍼鯉碎鰕小鮮仍急生無一喫之沾死有千辭之酷若云三世窮莚眞爲快事或乃四生不入亦任乖逋脱也衣冠迭換伎倆雜陳人羊互出没之途債命微錙銖之息則悠悠長刼何以解夔惕惕驚魂其誰相代卽欲挽生時之寸箸作歿後之楯盾庸可得乎丈人雖不手秉鸞刀親和鼎鼐而頤指之下百命其傾色授之濱千靈頓廢庖人供頤旨之驩異類隔乞哀之路按迹而評終歸主者原情定議奚諉于人思之思之斷白

刪評護生品序

是刻李小有氏廣趙寒山之意而切言之也寒山引經證佛婆心太甚而與佛異乘者非之小有正恐人作佛會曰戒殺一事載吾儒經傳如日中天奈何護生之功專使佛氏主說于

天下甚矣我輩咎也夫書稱咸若爰及昆蟲禮通八蜡不廢猫犬易象萬贖孚及豚魚明乎物物有性也有性則同命同體矣聖人在上教化一新卽犬豕不得無故殺草木不得非時取至漢羊炮羔或用慶成以介眉壽

是終歲不一舉終生不幾設也以故
清明在躬業緣甚少上壽千百歲次
亦八九十今殘殺相安寃對交熾不
過爲爾肥甘用供妻子魚不得處于
淵鳥不得息于林哀哉或曰人爲萬
物靈也夫旣靈矣奈何取不靈者以

長養我靈乎平旦思之眞成大惑蓋
自天人視之我一螻蟻也天人悲之
我一禽獸也殺機不除慧命不續積
習相仍罪業踵至智人知此奉戒凜
凜故曰兵者不祥之器又曰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求

無忝我所生也我生無忝物何害焉
今人心地不明黑[illegible]一世苟徼權利
不顧蒸黎莫不自窮奢極欲一念發
其端安知豐功盛烈非勞生之資死
忠斃孝非妄殺之報乎予讀秦詩黃
鳥惴惴傷之伯益佐禹治水厥功大

哉而后坑儒咸陽後宮殉死已又閉
工驪山子孫遠亡且無噍遺烈山澤
焚鳥獸先啓其殺機報何得爽也吾
惟循分以寡其欲推類以暢其生戒
殺也非用求福放生也非藉要名如
是巳矣昔有僧過施食臺鳥正就食

忽而高舉曰此我老僧殺機未除也則知三嗅于子路之共已明示結纓之慘而未之悟耳孔子早見之鼓瑟也我輩舉足動步無非殺業當奉茲爲蓍蔡護彼生少護我生多已

甬東社弟章重爰發題

護生品原敘

趙宧光

護生品甫成有憎其蕪詞冷語塵坌耳目者有惟其疾惡太嚴傷時招吝者有譏其矯世違俗無堪流布者于時急欲廣宣一無所顧既而再閱翻覺自安常讀古今著宿戒殺放生諸文慈和開導之詞何限獨不得嚴切激厲之語使觀者惕然悔改前業若不及乃快耳忠言悃語畢竟非妄人可破一日可伸一人能聽皆利益也矯世違時翻得方便吾心自安端在于此說者又謂佛法無爭余則以爲是大不然不爭世法乃是佛法故曰無爭豈聽其妄不力拯乎千轉無漏始得明了眼前虛假何損何益况弱門奉持一惟退讓爲法而辨不了不已是以舉示同學并願同與未同相期發難成就無量善業

世界無量衆生無量造業無量解究無量無量衆生皆從一毛端化無量慈悲豈得異念而分目見耳聞可勝慘烈身親臨覩逭惜多言已具信根者不言而諭將信未信者詳示方知若聞善生諍轉勸轉嗔如是惡緣花果未熟到此地位燭照前緣苦極回頭願力轉移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刪
鹿城顧咸正端木
朱漢徵方黙叅

刪評護生品

護生品上

諸語誠告衆由造頭思[illegible]有啞終非木石

天道好生人物同願苟不得其死者驚魂恨魄陷入三途而行殺者償債又當萬倍其苦人豈不仁習染不覺耳人豈不智魔業暫昏耳少爲提醒懺消前業勿作後

業說護生品

步步死路今人懷然要知此種論頭端不為說非而發

不救生命其心以爲蠢動無知譬之魚鳥貪啖芳餌蟲蟻不避行蹤一皆自蹈死地嗟乎萬物皆爾何獨禽蟲人嬰世網無所不至且如飲食男女悲歡離合功名富貴怠惰晏安何者不皆步步死路知而故犯略不自懲人且不懲蠢何知見若欲責蠢先須自責

馬祖食卵門弟子將引爲例祖即張口放鳥飛出如食卵數夫祖非嗜卵故作神通以表明卵具生命不當殺耳昔帝釋與修羅戰天兵不競奔北交馳前樹鳥巢方伏二卵帝敕還師宰屑敵鋒不傷卵命修羅遥見妄意援兵驚惶退令[illegible]夫修羅身量過天百倍勢所不敵而獨勝一念仁慈乃欺卵無識恣情殺啖乎

大富貴人最易作善亦最易作業有其力有其位有其智三者皆善業貲糧也若其顧指氣使先意承志者豈有限哉至若一餐數百命貧賤者無此業意未至而代爲殺貧賤者無此業皆惡業種子也何乃逢迎阿順之徒曰罪福有定天界其祿非措大比嗟夫天界厚其祿耶則報應當復不爽何不乘此可爲之勢下善種于他

時所得頗不厚歟既能援報行殺獨不能援報戒殺乎

況享大位者必其植根深重故器量殊絕一轉移間便可造道此機或失其業滋多誠畏途也

食肉罪小贊歎食肉罪大行殺罪少贊歎行殺罪多凡造諸惡業罪淺贊歎造諸惡業罪深故身口意業意業爲重口業次之身業又次之者蓋以身親行惡其力有限口宣殺義延惡轉多至若造意行謀無量罪業矣

不戒殺者動以禽獸繁多妨人害稼夫禽畜之多皆因人功助其繁息故一化十者有之而百而千而萬者有

之豚鴨魚蚶之類顯然造命殺命百計栽培千方炙割比之作俑其慘何如如是而歸罪于物可乎且鳥有鷙鷙獸有羆象蟲有龍蜃更小言之猫之在獸燕之在禽何人殺除而不見其布滿天地間故知其生其滅皆業力自至若此生不作他生不受今之護生者護生義小護業義大也不戒殺者殺他命少殺巳命多矣非謂護他實自護耳

別自痛切

世人食禽獸之肉者謂其不言歟則瘖啞之人盡可屠也謂其不知禮義歟則愚頑孩子盡可戮也謂其無恩義歟則顛癇醉卧盡可擲也謂其適口腹歟則自身他人盡羆虎蚊蚋饞餘也謂彼惡業墮落應還此債歟則貧窮下賤倡優狂惑盡几上肉也嗟乎弱肉強食人以責異類而不知異類將責人深矣故曰食他時我強彼弱還他月彼直我曲

人欲食肉時何不想念此肉斷命之頃何等恐懼何等痛苦昨日活潑今日受刑早時活潑午時就烹識情未離咫尺肝腦已塡三寸哀哉且殺之異條刎剝刳剔炮烙煎煮無所不至是果何罪加此極刑若云前業應受者是又今日食肉者之後身執柯伐柯尤不可不猛省苟有仁心忍下咽乎

世有自巳茹素而若妻子以葷腥謂之厚自巳茹素而享賓朋以葷腥謂之敬自巳茹素而祭宗廟以葷腥謂之孝若謂茹素善業則不當以惡業爲敬愛之具若謂茹素法諦葷腥世法則何忍以世俗待其親知朋友親知朋友且猶不可況父祖子孫乎若本無定見率意爲之則正在迷中未可與說夢

貫齋書云豚肉令人暫肥或致風疾又服食諸方每云輕身延年不老未聞肥長生也

俗稱血肉養身蔬食羸瘠今破其妄無論牛羊不羸于犬豕雞鴨不肥于鵝鴈也且如蚊蚤齧人肌血然而荒野之地無處無之未聞市廛蚊蚤獨肥鄉曲蚊蚤夭折可以一笑而解

世有茹素放生而獨致忿于蝨蝨者以其有害于體也余則以二物不由他來並從我身生化殺一蝨蝨是殺我一分身作兒孫想可也何世之愚人護兒孫如命殺蝨蝨如讎請下平等心如以爲有害于我則兒孫害較多百千倍蓰蚊蟻者有之矣如以業債應受邪則還一欠一還少欠多還輕欠重感之甚矣不特欠舊又將負

嘗言人亦須[illegible]

新殺命之債何日還他及此易還之時一齊勾却所償不以多乎造化在手勿付他人做主仰看羅刹面目

世之敢于殺物而不敢殺人者得不以王法顯速業冤幽緩歟夫業冤顯速甚于王法百千倍從也何以見之王法可逃業冤不爽非顯歟王法有赦業冤不赦非顯歟王法無與講解業冤有經律勸人作善莫作惡千言萬語竝出金口非顯歟凡殺人者法雖償死必兩造廷鞫三令五申朝廷詳允必待秋後處决若稍有矜疑不即行法以故雖身親殺逆而終身老死得全首領者多

矣至若業冤成熟則大不然此日命終此日下墜此時命終此時下墜剎那命終剎那下墜地獄餓鬼償在剎那即生畜道獸不過歲計禽不過月計蟲則日計比之王法其速如此何乃迷人謂顯爲幽謂速爲緩乎

人有聞道歡喜第恐守戒不堅狐疑退縮恐則以爲今日受戒明日破戒勝于不受今日茹齋明日食肉勝于不齋今日放生明日殺生勝于不放何也一日行慈是一日福業一日殘忍是一日禍胎況佛法有進無退有益無損此生種一分必爲他生百分貲糧

酒肉之徒饜飽業食自喜生人之樂至足矣有目者見之其口餓鬼口也其爪牙羅剎爪牙也其身地獄身也其性畜生性也儼然羅剎異類對面矣生身作弱肉羅剎過世作羅剎弱肉何不免他肉于今日免自肉于他時其得其失校之剎那甘美孰重孰輕常譬白頭食肉如老羅剎啖小鬼齧齜肥甘如夜叉子醬哀妖展轉戕殺何時而已

斷葷茹素毋論出世善業即現在受用所得不少人孰不念康強無疾哉病從口入世所共聞知而故犯者多

爲甘鮮誘之耳茹素道人凡所飲食爲活命故口不期禁而禁疾不期遠而遠矣人孰不知欲樂恣情爲一時迷惑過後懊悔哉命隨欲減世所共聞知而故犯者多爲醉飽誘之耳茹素道人欲意自少故不期減而滅不期斷而斷矣人孰不欲長生惡夭折哉節飲食以養其外斷欲樂以養其內內外無病不期強而強不期壽而壽矣

世人孰不有忌諱而于慶喜嘉燕乃殺生而食借問慶喜時殺之一字豈所宜言世人孰不有仁慈而于死生

世人不捨口腹滋味王是劫去皆提頁

哀哉乃殺生而祭借問哀死時殺之一字豈所忍聞肉山脯林之家即是衆生之活地獄修行人切不宜近不然無故游行地獄中未免少有薰習如夢境相依來可知也如或借此爲懲戒畏途或能借此作不淨觀門便不妨此景至若度衆生切赴彼相救或以人力或以咒力則又步步蓮花超脫百倍矣

夫殺報在人如花結果桃能結李實杏可成梅子無是理也何乃以殺生而欲養生思長壽報以忍從事思子孫報日啖葷腥臭穢思智慧報何異植莠思稻粱蒔稗

思白粲乎愚矣

轉下都地獄途子

護生品 中

戒殺者尚不捨海魚蟹蛤之類巧爲自解曰遠方之物勢不久活與其暴殄孰若充腹嗟乎必死之物便可殺食則羊豕雞鴨何嘗考終盡殺可矣充類之盡則將死老人比之初生孩子未聞殺老人罪輕于殺孩子也

近有一道人買枯魚放生曰尚救其油鍋刀山兩地獄也此真善知識哉吾夫子惡作俑者直黜其無後夫無後豈輕出諸口乎真見作俑之殘忍耳作俑且然比之枯魚孰重孰輕況放下一枯魚便省一食魚人業即不得救死魚苦實能度生人樂矣

出償耕口腹稍如自好者不為也何乃貪饞身啖衆肉以自已苦肉償遠

設有借債人思後償利多不肯爲矣殺生之報他生割絕身體償還如是苦債尚忍借乎子錢稍浮即不爲矣殺一命還萬命如是重利尚忍借乎

蛸蟯螻蟻勿謂微小而起輕殺心試登高望遠見城邑聚落中人煙輳集何異蛸蟯螻蟻乎設使傷殘一命便有一人償死無人不稱情真罪當其傷殘之頃人人謂極大慘烈也償死之際人人謂最宜報復也于是而知

高遠見人小者妄矣了是而知人見螻蟻小者亦妄矣

天眼冥司二途觀人殺螻蟻何異觀殺人親殺人何異殺螻蟻報則俱報不報則俱不報王法佛法各有律條勿畏眼前而忽身後身後苦樂只在眼前

世人因欲保身一生殺無量生靈以養一身性命因欲保家又殺無量生靈以媚旁人口腹請放開知見此身萬萬劫前萬萬劫後何等長遠今生現此暫時之身即使百年比之擊石飛火不速于是何苦稀保百年身種成無量業于無量劫中獨償獨受試拈此身五官四肢

無常到來獨行無侶無處着力悔恨何窮

百年之後即非我有豈惟百年數年而往眼前一半已非故舊豈惟數年明日之事亦不可知更至剎那都非我主性命一離俄時再拈皮肉人我憎畏何苦以極慘極酷之殺業供養可憎可畏之癡囊

豬狗時啖臭腐而通人皆以豬狗肉為甘美貓鼠日飽糗粻而貧子尚棄貓鼠肉而弗顧此無他習與不習也龜鱉同類食鱉捨龜蛇鱔同門避蛇烹鱔如謂蛇毒鮑毒何異此無他亦習與不習也

富人朝逝貧鬼夜號非兩人精爽也無常可恃乎有餘

者業逾廣不足者罪差輕勢力所至即業力淺深也貴游之家飲食饜飫何足洗酖況留此有餘以養無窮福澤比此此時受用增上千層矣貧窶之子日亦不給何問甘鮮請因此不給以觀無量苦趣比今日艱辛正是萬倍矣夫貴游食肉樂種苦根貧子食饕苦因苦果然反掌間苦可轉樂若樂因樂果尤屬易為少年不斷葷腥或欲火難葷至年逾老景頭白齒落冥使再至死相現前猶津津不捨葷肉人有葷酒稍過便覺滿室腥羶觸者唾厭現世過世莫非苦趣何乃認苦為樂

祖非宿業所系不食也犬嘗新復他獄不食也

人獸性命等耳自怙者必曰人為萬物靈夫雞知時自雞人刻漏科郎而外皆不然也狗能忠自貞良俊傑而外皆不然也烏反哺自仁人孝子而外皆不然也狐聽冰自吹葭候管而外皆不能也鴈有敘鴛有匹自五倫無忝而外皆不能也馬誤攀所生則自觸而死人中禽獸未必然也凡禽蟲行慾有時而人未必然也凡毋畜胎脹能覺遂絕游牝人不能覺覺亦未必能絕也凡禽獸早成馬兩周則駕牛再朞則耕若夫孩子二齡正呱呱啼泣未止棃栗且不知甘酸敢問之無識性乎此皆

禽蟲所長人之所短也以至五靈五德羊跪乳鷹觸邪羚羊解爭狡兔三窟皆人所不及也謂人之所長多于物則可謂物盡不如人則正不然也人不過殺機稍多于物耳而橫欲吞嗜又為之強飾以遂其過吾誰欺欺天乎祇自欺自陷耳

客問肥鮮適口何能遽絕余因舉海鱔醬臨示之試染指端向汝鼻孔臭能當否客不堪其嘔曰肥鮮安在即不過一時熏習不自覺其臭穢耳穢器盛甘餐雖洒拂皷過貧賤之人且羞食之禽獸腸

胃灼見糞溺包藏公然飽啖不以爲耻至若螺蛤蝦蟹則并其糞溺雜呑之猶自喜珍鮮甘美非妄中之妄惡中之惡迷中之迷穢中之穢乎夷人不食腸胃反有良心中土所不若願人推此賤惡之意并去血肉狼籍

饞人自解曰彼命應還是以就殺嗟夫既知有還債一欵應當知此生不取自有一日見還原不虧本也萬一蹉討覆局吐償追悔何及

世有不信地獄業報謂獄卒何苦與人作對悲夫要知地獄中人箇箇寃對當觀世間無處不有夜叉羅刹夜

叉羅刹時在眼前不自覺也或蟲蟻在地無故以足踹爛略不戒意者有之但地獄中人刻刻將人踹爛耳何異乎或無故將烈火沸湯燒潑生靈者有之但地獄中人刻刻將人燒煑耳何異乎或欲啖肉或思啖利或將和藥或逞僖戲或斫或刺或射或割或擣或磨或炮或熬或熱啖或生醬或烹鮮或旨蓄肉山脯林備極諸慘者有之但地獄中人刻刻將人斫刺擣磨熬炮醬耳何異乎譬之殺盜逆亂等人士師治罪三木囚縶畢竟加以絞殺諸慘而後已若謂死者與讎邪死者無力也謂士師與讎邪士師未交手也上而朝廷下而封創一未有與交手者此果誰讎皆自讎也而強口之徒又將曰國有三尺周應受罪汝謂地獄誰縛就刑則將譬之病瘧之人或一日一至或二日一至以至七日一至其未至也可同良人及至彼時寒冰至矣烈火至矣頭痛至矣眼花至矣通身上下苦惱備至矣此果誰縛誰使之乎誰與寃對取償乎必無其人也今而畢竟不爽矣病力盡則還爲人病力不盡則入鬼錄病與不病病淺病深其生其死莫非自作之也自作之業不期寃而寃

結不期報而報成一顆稗子廑地不收勢必生芽開花結實此時不悟纍卵非危

人有難于斷甘鮮者余常教之先想此肉在此獸身中生于何所食其肉者從此割取或全殺其命如是思惟庶幾慘毒之悔頓生便不忍食矣如猶未了卽以此肉所生處所想到人身中此獸肉卽與人肉無異慘毒之悔倍生便不忍食矣如猶未了卽以彼肉處所想到自已身上此獸肉卽與我身肉無異慘毒之悔又倍生便不忍食矣

殺機一朱爲轉聽機皆吾有分不可不畏

滴油肉休莫非苦海八婆中猪盡何喔徐何甘何美猪然不捨耶

人見屍骸腐爛無不以爲穢惡及見鑊湯油鍋中腐爛諸物莫不以爲甘美何妄至此如謂香臭不倫則猪狗啖屍何常謂屍骸穢惡邪如謂人畜不倫則道人何嘗謂腥血甘美邪只是習與不習念頭好尚不同耳將此念頭漸入佳境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項與數客行途遇二人驅六豕赴屠客皆讓道于旁余因稱西方名號引之歸向一客慘然頌之以爲宜然一客怫然以爲不必然餘客意乃惘然如不聞不見也者客曰無罪就死可憐閔者無過于此稱名號誦真言皆

無量功德余曰度六豕義少度二人義多曰何故曰豕受畜生身割一刀償一刀債償完債訖步步樂境作屠估人驅一步下一刀刻刻造地獄業是步步趣入苦境無論損益殊途即地獄比之畜生畜生又天堂矣慘客爲我贊歎善哉

不義之人忍于殺啖已自昏妄及稍聞業報因果者又反駕言應還不妨如是之人其昏尤甚其惡尤多何也既知今還矣汝今殺啖獨不還乎既知當報不還矣則此畜前債如何造來者乎焉知汝今殺啖必討債乎抑借債乎若認作討債何所據以爲不誤乎即眞見不誤矣也須從佛法中來何故欲認討債之時則信佛言而不殺不啖之法又獨不信佛言則知他生還債受罪必甚前人萬萬倍矣

昔兒子見乃翁以狗試殺抱死狗哭者數日舉室無不笑之兒子泣曰吾求其殺之之故而不得也哭愈悲不休嗟夫舉天下肉食無一命非無罪而殺何乃世人不以殺狗之哭哭衆生反以笑衆生之笑笑哭狗也愚矣

護生品　下

子勸親肉以爲奸婦以勸人肉明爲歡動友相以於舒以行好川桂世閑之親知出世之作敵也

有一宦女茹齋幾二十年適有疾病其夫率諸子若孫齊跪捧肉以進始而不從至再至三遂捨戒大啖余曰甚矣魔衆之堅深也化爲夫主不足投作子孫大衆齊力扶入三途惡道大可悲憫詰者曰莫親若夫子目之魔衆不已過乎曰不見牧猪奴乎其畜養周恤何所不至時其饑渴寒暄視其肥瘦疾疫幾與身等及至加刀割炙見肉不見猪矣如此魔衆竝失人身何異羅刹可不悲乎可不畏乎

一道者勸老人戒口答曰余衰年不能不資肉食耳道

者曰即此便可推廣慈願矣老猶愛命未老之肉先受
刀砧于心安乎防死預補現死之肉先受嚼齧于心安
乎
齋主留肉客無量功德也若謙言簡慢無量罪過矣口
腹之客尤須固留此葷非肉不下箸是以過一餐一餐
罪積非我強屈無處栽培慈悲萌芽故一餐雖小功德
無量若自謙非薄豈惟世情深溺并自已茹素亦自附
然故曰無量罪過
何憂解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云學者之志有所不

暇嗟夫飽與安猶且不暇而暇求甘鮮以拒守戒道人
者吾不知何以為君子
畜牧宰殺罪業無論矣有以養雞能拾狠籍而不忌者
大謬也米粒不收何異太倉稊米雞啖蟲蟻又殺雞身
罪積如山種一分福犯萬分罪智者不為也況未必非
借此取微利乎
常論救生命功過每見蜘網結綴之難未始不下破網
時疑阻輙又忖業根不爽因與一道侶言與其他生破
我家室孰若他生不救我虎狼之苦甘受此報破之便
宜于時有一親族在座正欲奪據我家聽之悚然自懺
曰余正爾前世蜘蛛也且不願有此惡報遂不毀我門
戶而去
小人之事口腹者可以情理恕矣無論佛法不知即道
義之樂彼則無分仁慈之樂彼則無分經史之樂彼則
無分文章之樂彼則無分山水之樂彼則無分玩好花
鳥之樂彼則無分錦綺珠玉之樂彼則無分富貴聲伎
之樂彼則無分功業事為之樂彼則無分伉慨俠烈之
樂彼則無分以故口腹外無一事一物惟酒食在念苟

得醉飽一生之願畢矣如此之徒即口腹尚不能擇善
況責其良心發見而心悅誠服乎最當責者富貴智慧
中人身心各有無量可樂不為而口腹津津此可憎耳
雖然二皆可憐業限之也一障其大一障其小小人小
障大人大障知有酒食而不知強辨者小障也既食口
腹而復剛強者大障也
山中有彩羽雀可為目玩適見其食廁中蛆蟲不覺厭
惡嗟乎美人酣飽酒肉何以異此髦俊不捨腥臊又何
以異此

誠發通人未必皆發人見諸毒十九不體矣則人比此毒發惡未減毒猥於人[illegible]殺多

客有難于戒口者問何策斷之余因述王博士先生曰言學者不能變化氣質如嬰兒手中持物奪之則啼取他物著手啼兒立止世間欲樂何者非繫心之物請以高遠易甲近卽不然請以根塵等之耳目口鼻皆吾所愛而口業尤深何苦不去彼卽此更不然以所費珍羞之力改辦伊蒲則伊蒲皆美味也適口甘同受業苦異試細揆之難易較矣

常惟貧賤家不肯捨肉茲又原其情而爲之解此無他始而不知嘉蔬可代旣而不解穢肉可憎但謂難得之

物豈堪不一染指于是當時欲盡量過去思再餐汨汨無有出頭日子豈非前世後世業種綿聯不斷邪有緣者幾遇善信詳爲講說以禍福情法開導心胸方能拔出自中之一但可哀矜而服疾惡過嚴乎

人惡蛇蠍謂之必傷人者是妄陷其罪也嗟乎冤哉若必傷人者勢必先傷近類山林川澤何常見螫殺傷殘禽蟲諸物載道乎不螫物獨螫人無有是處卽偶有之當是宿業應報其傷人者亦復如是方將自喜還此宿逋何爲更思別起冤對況世人殺蛇蠍者未必來螫我者也

山中小民牧猪爲業賣猪奴至聚而分買或籠歸或捧去如護兒孫及稍生脂肉急市屠家或驅或索或縛脚倒懸如快仇敵泉石幽寂間作業事頗少獨此最不能堪而又必不能救業力如是人物兩足悲者觸目口占縛猪行一絕但可開稍智慧人一隻眼下愚似不能也詩云籠歸護惜意縛去殺他情爲有肥甘在無端起愛憎

後身之畜卽前身之人前身之甘卽後身之苦豈盡不

聞不見而陷此顚倒見乎亦業力持之現此造業之身耳嗟夫幸生人中幸聞佛語猶然頑固不知去取此咽一斷此身一失之後回思具此知見聞此至言之日又不知經幾千萬劫沈淪苦海然後復還原物而得如今日之人身也猛省至此可不哀乎

仁壽編叙

人物竝治而鑄號物之數謂之萬而我處一今世敢于行不仁難于行仁謝曰聖者事我姑置之而姑俟之夫仁豈必賢聖哉人皆有之君親職尊民物職卑存乎習矣自君親而上莫不尊天天無

形體而人之善侮不至天善狎昵不至天善殘殺虐厲不至天天亦恢恢哉而知天者不言天言人人生而靜無知無欲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敬時授事咸欲一體屬焉此學之盡也天罷其體物竝爲命有物有則

不可遺也內心外貌食飲裳衣之有其節交際燕饗取舍死生之有其介何之而不欽承若天哉何之而得以天生物曲用非道暴殄哉自教不明人私其欲欲則何所不至乎於是著若經若史若律令教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教以齋戒

神明其德教以不忍教以乍見教以遠庖厨多方乎引喻莫罄其不得已之心質言也而迂言視之危言也而支言解之凡此皆喪其天者耳物何有焉夫天實未嘗喪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何易也願止于分情範乎禮仁

之方仁之術不覺悠然大年在世也余懷此久矣會小有刻廣仁品數十種復益以仁壽一編爲陳雲怡舊刻自六經子史耳目覩紀斷章取句義類燦然總欲人奉爲龜鑑以全我不忍之心也心苟不忍壽世何極是非釋氏之書吾儒之書也而旨趣更深于釋氏俾萬有智巧者無得遁詫而爲不仁夫是而天下壽矣甚哉小有氏錫類之仁乎

廣平社弟申佳胤題於儀封署中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定
廣武盧怯胤隣虛
嘉禾顏俊英茂初參

增刪仁壽編

易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用三驅失前禽○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禹之用二簋可用享○天地之大德曰生○齋戒以神明其德○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書經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暨鳥獸魚鼈咸若○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禮記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獺祭魚然

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孟春之月掩骼埋胔○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詩經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周禮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左傳

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山不槎蘗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命藏之以志吾過

論語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君賜生必畜之○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子之所慎齋○鳥之將死其鳴也哀○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中庸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孟子

數罟不入洿池○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家語

孔子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〇子羔啓蟄不殺方長不折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〇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

史傳

季子治亶父三年巫馬期絻衣短褐往觀化焉見得魚有釋之巫馬期問焉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〇穀梁赤曰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鬼神禱而不祀〇漢宣帝時廷尉路溫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云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〇魯恭爲中牟令建初七年郡國螟災大傷禾稼獨不入中牟境河南尹袁安使掾肥親往廉之與恭巡行阡陌同坐桑下適有雉飛止其旁旁有童兒肥親謂兒曰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雛肥親瞿然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也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無益〇趙汝愚父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塊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〇李燔字敬子晚登弟子常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〇韓忠獻公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不悅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爲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乎

性理

周茂叔先生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〇邵康節先生曰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〇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〇程子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〇真西山先生曰凡天下至微之物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〇程明道窓前茂草覆

砌或勸之芟曰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見萬物自得意〇張橫渠先生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

語錄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朱子曰不須問他從初只今便是一體猶之水然江河池沼皆是此水見水便是同體何待尋問〇朱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也〇程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又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〇程明道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術負粟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〇又云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〇程伊川養魚記曰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

其喣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諸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〇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代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〇張子韶云螻蟻蚯蚓聚會橫行偶步其上往往驚惻獸游於野禽墜於庭荷戈角逐爭欲掩捕喜不自勝何見於彼而不見於此耶人惟其不善推耳〇或問飛蛾投火死者固不醒其焦首爛膝猶有可振者則又復投其中必死乃已何也子韶曰上大大靈於物萬萬矣一爲利欲所惑爽身赤族往往不悟微物何知但當蒙絡其燈使爲之隄防可以免其必死耳此聖人所以設紀綱法度禮義廉恥以杜絕僥倖者亦救無知之一術也〇楊慈湖首秋初夜晏坐於牀默自反觀忽覺得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〇慈湖云人戒飾要先於味味乃朝晚之

事漸漬奪人於此淡薄則餘遡亦輕○眞西山曰不殺生者所以存仁愛也夫禽獸旁生性命同稟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情有巢穴之居有飲食之念愛惜喜懼何異於人能懷惻隱之心不忍殺戮不亦善乎或心雖仁民愛物而迹乃混俗衆中有所未便則不起意殺不下手殺不眼見殺則是飲食隨緣又何殺生之有○陳白沙先生云公之一念動於此應於彼黙而觀之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王文成云

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之類皆可養人藥石之類皆可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羅近溪先生曰學者既識得萬物與我同體便須反之於身以體乎萬物天則首之地則足之我則心其間而淸且寧之問先生如何致力曰某自知學即泛觀魚鳥愛其羣隊戀如以及禽蟲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奚獨於人而異之○薛文淸云讀西

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又云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

帝王

神農云凡禽鳥飛投於人其口體內必有物中傷當與除其害而放之○黃帝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仁及鳥獸昆蟲○堯仁如天○舜德好生○禹出見罪人下車拊而泣之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爲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也故泣之○湯出見野有四面之網

者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更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澤及禽獸○西伯行於野見枯骨命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耳尚安求主乎遂葬之天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况於人乎○唐太宗觀漁內苑見魚躍問侍臣曰魚將乳也帝惻然中網而止○唐太宗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近有府史取賕不多朕殺之是思之不審也决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决

日尚食勿進酒肉諸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
徹樂減膳之意○唐肅宗遣左驍衛郎將史元琮奉宣
恩命于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昇州秦淮
太平橋凡八十一所○唐德宗初即位用法嚴以山陵
近斷屠宰郭子儀隸人潛殺羊擕入城左執金吾裴請
奏之或曰郭公有大功獨不能爲之地乎請曰乃所以
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初即位皆以爲羣臣附之
金吾發其小過以示郭公之威權不足恃也上以尊天
子下以安大臣不亦宜乎○唐永徽以來文單國屢獻

馴象凡三十二皆畜苑中頗有善舞者德宗即位以爲
物性不遂悉放于荆山之陽○宋眞宗祀汾陰見一羊
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眞宗慘然不樂
自是不殺羊羔○宋仁宗一日對羣臣曰朕夜來饑甚
思食燕羊羣臣曰陛下何不宣付有司帝曰朕乃偶饑
恐循慮爲常例寧忍一時之饑不忍啓無窮之殺○哲
宗朝程伊川爲崇政殿説書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因
講畢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
保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宋文帝御膳烹雞子忽聞鼎

中教呼觀世音菩薩悽愴之甚監宰以聞帝遣驗之果
然嘆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能若是勅自今不得用雞
子○禮部尚書牛諒言古禮凡大祀齋一月牢犢牛爲犧
以助精神　太祖曰大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
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淡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
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古人所
定非過侈也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
乃欲法古其可哉○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太祖
覽而惡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

巧密之法百姓豈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慙○
太祖諭侍臣曰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於懷故宮室器用一從
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過奢傷財害民也○成
祖嘗謂科臣曰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雞牲靡費食米今
四方蝗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爲憂此輩坐享膏粱
不知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費
當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

賢達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詢知其爲家畜而鬻於人者歎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贖歸而畜之〇溫璋尹京兆時置鈴柝於廳事前使寃訴者得以達忽於燕坐之際屢聞柝聲傳視之竝無人但有一鵲飛集其上璋曰此必有人覆鵲巢故來告耳因遣卒隨鵲飛處跡而捕之〇北齊顏之推作歸心篇誡子孫曰儒之君子尚離庖廚高柴拆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然行之〇唐宰相盧懷愼清謹儉約不殺生嘗留客諭內人曰

爛蒸去毛勿拗折項客疑是鵝鴨少頃出衆米飯蒸匏而已〇顏魯公隨所守郡立放生池張無盡作監司撤淫祠禁殺業施華嚴論〇曹武惠王彬所居堂廡敝壞子弟請加葺彬曰時方寒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傷之也〇程明道主上元簿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弗爲及罷官艤舟郊外聞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〇東坡云少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

上武陽君惡殺生禁兒僕不得捕取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也野老云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也〇黃魯直謂子瞻曰某適到市橋見生鵝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餘者作一杯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吾口雖腥羶之癖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

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揣看何如〇子瞻聞斯語愀然歎息曰我猶未免食肉焉知不被閻老之責乎〇陳季常初不禁殺東坡謫黃州日每過季常輒作泣字詩以諷後季常戒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詩云未死神先泣此語令人凄然〇呂滎陽公希哲爲郡令公帑多蓄鰒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備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〇宋王隨字子正知杭州日作放生碑見動物必戒勿殺〇韓忠獻公判相州

日庵人驅數羊欲殺之內一羊奔山公前跪鳴良久公曰若非乞命乎羊跪伏若拜謝狀公即親書一牌曰長生羊繫於頸令不得殺後安命亦不用羊〇張子韶爲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王何也子韶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恐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〇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

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〇海忠介爲南平學博生平不殺生日唯市肉半斤奉母自奉對客恆以菜有新婣至則加鹹魚一味終身儉素如此〇徐孝節先生自少戒殺見聚蟻惕然惟恐踐之

雲棲仁壓引

今皆以慈歸佛氏不知吾儒之慈也吾儒蓋言仁矣慈猶仁之偏仁則慈之全父止於慈而放流亦稱仁可以知偏全之理矣仁者乾元也元者善之長也大學悖入悖出中庸栽培傾覆論語獲罪

於天無所禱孟子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非因果之顯然者乎仁之說倡於孔子孔子之知天也孟子增一術字蓋子之畏天也殺一不辜人與物等無分別古聖人皆所不忍皆所不敢乃古之業儒者若以殺爲儒恐不綱宿之孔子

遠庖厨之孟子不任受饒人口實久若以慈爲佛所私恐仁民而愛物傷人不問馬未爲不慈也則吾儒之慈較佛氏更卭而佛氏之仁與吾儒何别秖小有亂蓮池大師語彙梓之曰仁麈商之予予再拜讚嘆曰此等事俚鄙猶佳況蘭

貴清微字字水經注字凡有善言善行如仁品之刻皆有仁人苦心焉覽者必欲自出手眼評論一番憑倚一説以敵之高踞一層以駕之皆殺心也何不廣也

壁官友弟陳梁則梁題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匡汝逵肖吉
史　裦補公閱

蓮池仁麈

普勸戒殺

人人愛命物物貪生何得殺彼形軀充已口食或利刃剖腹或尖刀刺心或剝皮刮鱗或斷喉劈殼或滾湯活煮鱉鱔或鹽酒生醃鮮鰕可憐大痛無伸極苦難忍造

此彌天惡業結成萬世深讐一日無常即墮地獄鑊湯爐炭劍樹刀山受罪畢時仍作畜類冤冤對報命命填還還畢爲人多病多夭或死蛇虎或死刀兵或死官刑或死毒藥皆殺生所感也我今哀告世人不敢逼汝吃齋且先勸汝戒殺戒殺之家善神守護災橫消除壽筭綿長子孫賢孝吉祥種種難以具陳

養慈心

龍舒淨土文云衆生肉本非所食之物以耳聞目見慣熟不知其非人能斷去固爲上矣如不能斷且食三淨

肉如食兼味且去其一如兩殽皆肉且一殽以素人生祿料有數若此自可延壽如晨食素其利甚多一省業緣二可清淨三不妨善業四至晚食葷猶不至厭此而欲彼積養慈心漸入佳境若以食素爲難宜以食葷之費爲素食則易行而可持久若縱口腹之欲亦無了期語曰世上欲無刀兵劫須是衆生不食肉

戒殺心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菓種種蔬菜種種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酢之烹之炮

廣仁品 蓮池仁塵　二

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痒覺生畏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尋常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嗟乎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凶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

見生報

經言靴裘等物皆不應著以其日與諸畜相親相近也夫此特著之身外食肉不入於身內乎今人以犬豕牛羊鵝鴨魚鱉爲食終世不覺其非夫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以歸脾其渣滓敗液出大小腸而華腴乃滋培臟腑增長肌肉積而久之舉身皆犬豕牛羊鵝鴨魚鱉之身也父母所生之身見生即異類也來生云乎哉夫五穀爲養五菜爲充五果爲助內經語也人之所食亦既足矣奚以肉爲既名曰人不宜食肉

如來不救殺

今將造業惟殺尤甚無論四海之廣即此一邑於一日中所殺生命牛羊犬豕鵝鴨魚鱉動以萬千其細微者何可勝數春秋二時饗祀蒸嘗牲牷之用不知其幾而天地不祭鬼神不憐祖考不知先聖先賢不潛爲禁止

廣仁品 蓮池仁塵　三

至於如來何不稍示神通或俾現受惡報或令還着本人誰不戰懼改悔而漠然若罔聞者何也久而思之乃知今牛羊等因昔造殺報在畜生即前所殺轉爲能殺因緣會遇始暢本懷定業使然無能救者俟其業盡然後報息雖天中天聖中聖亦末如之何也已宿報甫平新殃更造因果相循吾不知其所終也且往者莫諫來者可追則今斷殺因後無殺果如來明訓彰如日星爲諸衆生救殺業者不已至乎

三食

楞嚴經佛謂愛想女色心結不離故有淫慾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絕是等則以欲貪爲本貪愛血味心滋不止故有食肉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呑食是等則以殺貪爲本以人養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食餘衆生亦復如是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若此則以盜貪爲本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刼常在纏縛此殺盜淫三者之根本

戒淫

殺生以資口腹淫慾以喪天眞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

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淫慾多淫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須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必先節淫慾若能節淫慾即可省口腹此乃安身延年之道

放生辨

予作放生池疑者謂魚局於池攢聚紆鬱而無活潑之趣不若放之湖中予謂池之與湖較其利害亦略相當池雖監網罟不入湖雖寬晝夜採捕陋巷貧而樂金谷富而憂故利害均也又疑無活潑之趣則有一喻坐關僧住一室中循環經行隨意自千里而不窮徜徉自得安在其不活潑也復有一喻今幸處平世城中之民以城門之啓閉爲礙一旦寇兵壓境有城者安乎無城者安乎漁喻寇池喻城人以城爲衛何局也魚可知矣

慈氏大戒

慈氏大戒云一者自不殺生二者勸他不殺三者讚嘆不殺四者見不殺者心生歡喜五者見殺生者方便救免六者見死怖者安慰其心

放生頌

人既重其生物亦愛其命放生合天心放生順佛令放生冤結解放生罪垢淨放生免三災放生離九橫放生壽命長放生官祿盛放生嗣胤昌放生家門慶放生無憂惱放生少疾病放生觀音慈放生普賢行放生悟無生放生生死竟放生與殺生果報明如鏡

伏羲網罟

槐亭王先生謂網罟制於伏羲蓋因獸之傷稼設爲網罟者禦之也非捕之也故曰佃曰漁皆有田字隱隱在中或曰炎帝始爲稼穡伏羲時未有稼網罟將奚爲曰

古雖未稼或食草木之實猶稼也況人畜以強弱相勝設爲網罟使獸畏而避之但教民遠其害非教民食其肉也捕而食之後世之流弊也非聖人意也

衣帛食肉

晦菴先生闢佛亦有助揚處不可不知也其解孟子曰五十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夫獸毛蠶口害物傷慈佛制也必五十乃衣帛則衣帛者鮮矣食肉者斷大慈悲種子佛制也必七十乃食肉則食肉者鮮矣今孩提之童固已重裘純纊衛其形烹肥割鮮飫其口曾不待壯而況老乎使晦菴之說行寧不爲佛法少助咎晦菴者不之察吾故爲闡之

太牢祀孔子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史官書而美之此有二意一則暴秦焚書坑儒之後而有此舉二則帝固安事詩書殺冠辱儒之主也而有此舉故特美其事耳據孔子之道德則賢堯舜配天地逾父母雖烹龍炮鳳煮象炙鯨亦何足酬恩萬一而況騂且角之一物乎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易之明訓也儀不及物神將吐之況聖人乎

梁武帝

武帝斷肉蔬食人笑之夫田舍翁力耕致富尚能窮口腹以爲受用帝寧不知己之玉食萬方乎麵爲犧牲人笑之夫士人得一第尚欲乞恩祖考以爲榮寵帝寧不知己之貴爲天子乎斷死刑必爲流涕人笑之然是即下車泣罪一民有罪我陷之之心也帝寧不知己之生殺唯其所欲爲乎獨其捨身僧寺失君人之體蓋有信

無慧見之不明耳武帝之過過於慈者也武帝之慈慈而過者也豈得與陳後主周天元之失國者同日而論哉若因其奉佛而詆之吾不得而知之矣

佛印

東坡詩有遠公沽酒延陶令佛印燒猪待子瞻之句予謂大解脫人不妨破格相與然沽酒猶可燒猪不已甚乎假令俠客藉口子瞻狂僧效嚬佛印誰當其辜故此事未可信古謂詩人託物比興不必實然是也脫有之子瞻且置佛印依律迸出院

東門黃犬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逐狡兎其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斯蓋悔今之富貴而死不若昔之貧賤而生也寧忍兎逢鷹犬不猶已之罹斧鉞乎兎滅羣汝夷族適相當耳不知其罪而反羨之至死不悟者李斯之父子歟

爲父母殺生

錢塘金某者齋戒虔篤以疾卒附一童子云善業日淺未得往生淨土今在陰界然亦甚樂去住自由一日呵其妻云何故爲吾墳墓事殺雞爲黍今有吏譴我稍不似前之自由矣子婦懷妊因問之則曰當生男無惡過此復當生男則母子俱逝予謹記之俄而生男復妊復生男男隨斃母亦隨斃一一語皆不謬然則爲父母殺生孝子肯爲之乎

放生慶生

余三十有五爲文謂生日不宜殺生既而五十爲偈謂生日不宜慶生今十易暑寒一週甲子諸君子不陳儀以放生慶生或曰不殺得矣如不慶何噫如是慶生變萬物之生也余惟恐人之不慶生也或曰鳥未舒其翼弋者候於林魚未揚其鬣漁者盈於濱雖曰避之其實枯之惡在其能放也噫翔空入淵遂厥生者不知其幾重罹鈎矢百未之一耳方其獻俘於獵師待烹於庖人卜兆於饞夫之腹中死門甘伏候焉解之雖未保所終而脫刀鋸逃鼎鑊譬之臨刑遇赦樂何如也諸君子春花秋月制宴而募集一衆箸則萬錢一染指則千命乃今易腥以素轉殺爲生較其得失奚翅霄壤也於是係之辭曰上帝好生下民傷生捨財救生圖財捕生由二

念生故有衆生生無所生亦無能生無生不生是名放生

養老書

有集養老書日用服食多炮炙生物至於曰雀曰鴈曰雉曰鵞鶩曰鹿曰兎曰駝曰熊曰猯多豪貴少年所未及染指者先德有言饒君善將息難與死魔爭胡爲老不息心反勸殺害誤天下老人并其子弟俱陷地獄者是書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定不教渠殺生爲安孟子曰七十食肉亦定不教渠徧食衆生肉也作俑心之

醫戒殺生

陶隱君取生物爲藥遂淹滯其上昇夫殺生以滋口腹誠爲不可損物命而全人命宜若無罪焉不知貴人賤畜常情則然而非諸佛菩薩平等之心也殺一命活一命仁者不爲而況死生分定未必其能活乎徒增冤報耳抱病者熟思之業醫者熟思之

因病食肉

有受佛戒斷肉食而忽罹病爲親友強勸又遇俗醫從臾之一旦破壞嗟乎膏粱子弟或癯瘠如餓人藜藿田

夫或充腴若寶買則肥身且未保如命何菜食而病教以食肉肉食而病復令何食在病者以理自持而已若其位處卑幼上有尊人勢分所臨不可違逆者食三淨肉可也殺生而食不可也

蔬食上賓

一貴人齒高爵尊有上賓至留飯賓意其盛饌也則糲飯及菜羹一器而已賓大嘆服今富家待客烹炮煎炙羽毛鱗介等種種衆生大非也或難曰易言大烹以養聖賢者何也噫獨不聞二簋可用享亦易之明示乎僧家雖不宰殺而素饌多品亦非所宜或又難盂蘭盆盡世甘美以供聖賢僧者何也噫獨不聞貧毋以殘汁奉辟支而感生天之福亦內典之明示乎在心不在物故也

待客

人有自甘淡泊而殺生待客者不知殺業之重也經云來而獨自來去而獨自去輪迴獨自行果報獨自受觀此則知殺生之報客不能代也

醮事謝將

道流作醮事竟必謝將大者羊豕小者三牲其說曰酬將之護壇場也不爾且得罪嗟乎昨日設醮齋今朝宰六畜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其是之謂乎夫將其他吾不能知只如雲長公大義天植彼豈以牲牢之謝介懷耶相沿古今道流中無一高行者止之真可悲悼如恐得罪於將則近日一江湖無賴以祈雨鎖枷將身將不加禍蓋不與小人較也而區區爲口腹故反加禍修功德之齋家有是理乎

歲暮用牲

近俗歲暮祀神大則刲羊蒸豚次則用猪首雞魚之屬予未出家時持不殺戒易以蔬果家人雖三尺童子無不愕然以爲必不可予燃燈秉燭高聲白神云某奉戒不殺殺生以祭不惟某之過亦非神明之福然此意某一人獨斷其餘皆欲用牲倘神不悅凡有殃咎宜加予身若濫無辜非所謂聰明正直者家人猶爲予危之終歲合宅無恙遂爲例

祀神

藥師經言殺彼衆生呼諸魍魎請乞福祐終不可得經
廣仁品 蓮池仁麈
言如此明白而世人惑於師巫祭獻鬼神希求感應不知分定於天鬼神不能移易其保病病愈者命自不絕也其禳災災滅者悔自當脫也求財求官求子悉亦如是非鬼神之力也然而殺他之命延我之生將他身宰割烹煮望我身富貴康寧天理之所不容陰律之所不赦現世滅其壽年死後墮於地獄來生受其酬報無功有禍良可悲哉何不將此獻神之費而作善事或興崇三寶或買放生命或濟貧救苦或砌路修橋凡諸善事隨力爲之

許願

世人祈求子嗣者祈延壽命者祈消疾病者祈解災難者祈取功名者祈安家宅者祈益資財者往往告許宰殺牲牢此名惡願有業無功縱得遂心美好一時苦報在後乃至許袍許旛許造殿堂許置供器雖與輩祭不同然大悲平等名佛正直不偏名神豈有因賄降福之理哉縱得遂心本人命所自致非許願力也據理而論惟在廣作諸善忠君孝親憐貧愛老救災恤苦戒殺放生種種陰騭種種方便善功所感理必降祥縱不遂
廣仁品 蓮池仁麈
心應歸之天命委之宿緣不怨不尤彌加行善而無退悔

禁屠

世人廣殺生命以供朝夕備宴賞奉祭祀皆謂理所當然則何爲乾旱水溢而官禁屠宰然後知屠宰之爲非也雖然旱災小霑水災小霽蔬肴羊肘已高懸市井矣倘其時時戒殺必能感召天和雨暘時若田禾豐穰海宇清寧葛天無懷之風不見於今日乎

齋素

富貴人不能齋素其故有二一者耽芻豢之悅口二者慮藜藿之損身不知肉食蔬食體之肥瘠武因之而壽夭不與也鹿之壽最永於諸獸所食者草耳虎食肉而壽之長短於鹿何如也鹿不肉而壽人何獨不然雖然有厄於病苦心欲齋而力不副者有制於所尊心欲齋而勢弗克者姑行日齋月齋及三淨肉但堅持不殺久之宿習當自斷矣

湯厄 犒師失足湯鍋

予見屠酤之肆生置鰕蟹鱉鱔之屬於釜中以百沸湯

廣仁品 蓮池仁壓 十四

烹之則諭之曰彼衆生力弗汝敵又微劣不能作聲耳若力敵當如虎豹噉汝若能作聲冤號酸楚之聲當震動大千世界汝縱逃現報而千萬劫中諸衆生不放汝也汝試以一臂納沸湯中少頃而出則知之矣今不意此報乃我當之因思自少至老雖不作此業而無生來既宿命未通安保其不作也乃歎意忍受益勤修其所未至

殺罪

孔明藤甲之捷燒諸洞蠻曰吾雖有功於國損吾壽矣

世人咸知殺人爲罪矣而於牛羊犬豕等日就庖廚則恬然不知怪寧思薄乎云耳烏得無罪禮云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世人咸知殺畜之大者爲罪矣而於鰕蜆螺蛤等一下筯以千百計則恬然不知怪寧思薄乎云爾烏得無罪噫據含靈皆有佛性則蟻與人一也何厚薄之足云如其貴欺賤強凌弱則人可殺而食也亦何厚薄之足云

螯蝸充口

昔何胤謂鱓蟹就死猶有知而可憫至於車螯蚶蠣眉

廣仁品 蓮池仁壓 十五

目內缺脣吻外緘不榮不瘁草木弗若無聲無臭瓦礫何異固宜長充庖廚永爲口食噫是何言歟此等雖無眉目脣吻榮瘁聲臭寧無形質運動乎有形質而能運動者皆有知也人不知其有知耳況眉目等實無不具特至微細非凡目所見而欲永爲口食胤之罪上通於天矣

畜魚鶴

世俗畜小金魚者飼以蟻蝦畜鶴者飼以細魚飼鶴則一食動以百計飼金魚則一食動以千計積日而月積

月而年殺業無邊矣夫養蠶也孳生六畜也爲飽暖而造此殺業也魚與鶴供一飯視而已嗟乎是亦不可以已乎

鵝道人

山中老娘呼鵝曰鵝道人問之則曰鴨之入田也蟥蝗蟊蚓等吞噉無孑遺故鴨所遊行號大軍過雞之在地也蜈蚣之毒惡蟋蟀之跳梁無能逃其喙者而鵝惟噬青草與糠粃齋食不腥是名道人予聞而汪然大戚焉夫雞鴨戕物人戕雞鴨報施似適其平烏爲乎烹鵝而

食其肉也鵝受道人之稱人甘猛虎之行嗚呼傷哉雖然鵝不食腥類騶虞之不殺非師友訓之其性然也性也者宿習之使也故學道人不可不愼其習

論獸

虎食羣獸人共惡而捕之戮之然虎有經旬月不得一獸之食者人烹宰無虛日牛羊犬豕麋鹿雉兎之類不知其幾也人之當捕而戮也甚於虎矣悲夫

論禽

雞之育其雛也鷹隼下於空則奮翼號呼以護厥雛今人愛子亦然乃日俟其雛之肥也而殺食之可乎雞特力不能敵人耳恨可知矣況食雞不足而食鵝鴨食鵝鴨不足而及飛空之雀鴿人生食止一飽何無厭至是悲夫

論鱗介

人自謂應食肉不知彼此相食者皆強凌弱也故虎強於人則食人然虎有時爲人所食猶迭相勝負也誰有能食龍者弱之肉強之食寧不信然是故龍不可凌矣魚可凌也而食之鱖也鱔也鰻也螺蛤鰕蟹黿鱉也可凌也而食之蚤與螳螂食蟬雀食螳螂等耳人也而甘心乎螳螂悲夫

論蠶

蠶之殺命也多而酷世莫之禁者謂上爲天子百官黼爲章服下焉田夫野婦賴爲生計然使自古無蠶必安於用布而已若生計則民之不蠶者什九蠶者什一未見不蠶者皆餓而死也史稱黃帝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予聞有野蠶者能吐絲樹枝取之者不煩煑繭意者西陵之教其野蠶之謂乎家蠶或後人所作非出於西

陵也不然成湯解三面之網以開物之生路而黃帝盡置之鑊湯無子遺是成湯解網黃帝一網打盡也東坡云待繭出蛾而後取以爲絲則我殺蛹之業不知出蛾之繭縷縷斷續不可爲絲矣

論蠶

蜂蟻勿殺易矣蠶則爲用甚大噫夏之衣可葛也冬之衣可花也冕可麻袍可布也蠶奈何其不可廢也羅綺嚴身秪取華飾耳不羅綺固無害而乃納百千萬億生靈於鑊湯中抽其腸肚以爲吾嚴身之具忍乎哉或又

曰蜂蟻勿殺宜矣蚊虱咂我如之何噫蚊可帳而避也虱可放也奈何蚊虱之必不可貸也悲夫

不殺十善

不殺有十善一于一切衆生得無所畏二于衆得大慈心三斷惡習業四少病五長命六非人守護七無惡夢八無怨恨九不畏惡道十命終生善道

殺有十惡

殺則有十惡一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衆生憎惡眼不欲見三常懷惡念思維惡事四衆生見者如見蛇虎五

睡時心怖覺亦不安六常爲惡夢七命終之時狂怖畏死八種短命惡業因緣九身壞命終墮地獄中若得爲人亦必短命

題仁聲唱和

此小有所輯古今人放生戒殺詩也了凡先生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小有佩服四訓刊布廣品一書誥誡丁寧厥

功懋矣茲編義取唱和要以宣讚仁慈提撕夢覺所謂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又嗟嘆之者歟語有之一手獨拆雖疾無聲又聞舉大木者前呼邪

後呼許冀同聲之相和也夫生人爲類心本不殊譬猶噫氣爲風有穴斯受誠使讀是詩者人人唱而和之乃至百千億萬以口語口以耳語耳無不歡喜忻

樂當有應如塤篪合如水乳捷如桴鼓者吾知徧大地皆滿仁聲眞大慈航中一部鼓吹也

金陵社弟王潢拜題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京口錢　玄寄緯
潘一桂木公閱

仁聲唱和

彌勒尊佛偈

勸君勸放生終久得長壽若發菩提心大難天須救

慈覺禪師詩

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饑腸纔過三寸成何物

不用將心細較量

寒山詩　八首

嗔嗔買魚肉擔歸餧妻子何須殺他命將來活汝已此
非天堂緣絕是地獄滓徐六語破堆始知沒道理
寄語食肉者食時無逗遛今生過去種未來今日修秪
取今日美不慮來生憂老鼠入飯瓮雖飽難出頭
人喫死猪肉猪喫死人腸猪不嫌人臭人返道猪香猪
死拋水內人死掘地藏彼此莫相喫蓮花生沸湯
我見東家女年可有十八西舍競來問願姻夫妻佸烹

羊羨衆命聚頭作婬殺含笑樂呵呵啼哭受殃決
有漢姓傲慢名貪字不廉一身無所解百事被他嫌死
惡黃連苦生憐白蜜甜喫魚猶未止食肉更無厭
大有饑寒客生將獸魚誅長存廟石下時笑路邊隅累
日空思飯終冬不識襦唯賷一束草併帶五升麩
買肉血䏭䏭買魚跳鱍鱍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
死渠家去他人誰敢遏一朝如破牀兩箇當頭脫
憐底衆生病餐嘗略不厭蒸豚搵蒜醬炙鴨點椒鹽去
骨鮮魚鱠兼皮熟肉臉不知他命苦只取自家甜

拾得詩　四首

嗟見世間人箇箇愛喫肉椀楪不曾乾長時道不足昨
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都緣業使牽非干情所欲一度
造天堂百度造地獄閻羅使來追合家盡啼哭鑪子邊
向火鑊子裏澡浴更得出頭時換却汝衣服
養兒與取妻養女求媒娉重重皆是業更殺衆生命聚
集會親情總來看盤飣目下雖稱心罪簿先注定
得此分段身可笑好形質面貌似銀盤心中黑如漆烹
猪又宰羊誇道甜如蜜死後受波吒更莫稱冤屈

男女爲婚嫁俗務是常儀自量其事力何用廣張施取
債誇人我論情入骨癡殺他雞犬命身死墮阿鼻

慈受禪師擬寒山詩 三十六首

慈受禪師云寒山拾得遁文殊普賢也有詩三
百餘首流布世間臭不了寧苦山警悟世人種
種過失至於吻吹文婦之悠態惡少偷兒之性
情斗杯默腨是非品藻靡不古之其淵稠疊言
之者誡殺生也鳴呼聖人出現混迹塵中身爲
貧十歌笑清狂小長詩書石題壁欲其惕曉
而深誠也經云若不去殺斷一切慈悲種
者伃也忝因老病結帶洞庭或水邊林下坐石
樂條歌寒山詩咏拾得偈適與意會遂擬共體
成一百五十首雖語言拙思之於文彩庶廣先
聖慈悲之意今于一百五十首中錄其誡殺詩
四十首用廣禪師慈悲之意

在家聞見熟意謂合食肉一蟻不忍殺何況烹六畜願
君青眼開試將黃卷讀要聞知見香熏汝腥羶腹
世上多殺生遂有刀兵劫負命殺汝身欠財焚汝宅離
散汝妻子曾破他巢穴影響各相似洗耳聽佛說
偶然家計富享用便過度猶厭食羊肉魚厭思食兎朝
昏但醉飽錐刀圖積聚不敢軆在突此理早須悟
何曾食萬錢顏子飲一瓢賢者心念道愚人志在庖賢
愚趣不同何翅雲泥遙豢養恐非福可信如昭昭
世間一等人諂事諸神鬼殺命欲邀福皇天無此理種
稗不生禾身曲影難直孔子有箴誡可信如金石
人生平爲福有餘返爲害莊周燭理明可作貪者誡富
貴喜食肉貧家多喫菜比食肉且無身後債
漁者不能獵獵者不能漁貴人錢爲網水陸皆可圖畜
生肉嘗遍諸佛心轉疎黃泉途路滑失脚恐難扶
富人聚族多魚肉論秤買腥羶衆口分罪業一身載既
失慈悲心恣情爲殺害忽然死到來去還畜生債
祝壽作生日親朋互相慶未燒一爐香且殺百個命奴
僕各醉飽歌舞亂觀聽如此望長年爲汝愬諸聖

日食半斤肉十年一百秤且限六十年不知幾個命肉
堆高如山業坑深似井前路黑漫漫勸君宜猛省
有酒方開顏無肉不舉筯顛倒自戕賊擬將血肉補弃
却囊中金反妝路上土不見富貴家未死神先去
忽聞賊殺人吞聲眉已皺不知杯中羮甘肥自何有汝
身既怕死物命亦愛壽彼此莫相殺且要無身後
恐人嗜啖鱠砧几膏血洒想見魚痛時正似人遭剮咀
嚼稱珍奇惻隱略無也影響恐非遙不在九泉下
肉食未必珍蔬食未必惡若知妄想根始笑舌頭錯此

身腧行廁臭穢相包絡打破飯袋子光明常爍爍熟身
猪狗喫人糞人喫猪狗肉臭穢都不知熏蒸境界
口既不淨諸天多努目自新宜果爲況是光陰速
美食意生貪麤食心起怒喃喃嗜飽滿殊不知來處人
生一飯間貪嗔癡悉具智者善思惟莫爲餔啜誤
一翁生七兒各房納一婦親賓常有懂鵝鴨殺無數不
覺子生孫婚嫁未曾住閑門造淫殺也好思量取
我口常喫菜你腹常飽肉看你肥如瓠笑我瘦似竹我
瘦且無究你肥恐非福斯言雖逆耳請更徐徐讀

廣仁品 仁聲唱和

黃犬被人殺哀號告訴人汝不辨犬語犬必怨汝身業
根今日種苦果異時新酬償恐未已早以戒香熏
黃犬見人喜未喚先掉尾長年護汝家深夜不敢睡無
罪忽見烹此理恐未是細推犬有功却嘆人無義
今生你殺羊後世羊殺你兩角還兩角一尾償一尾假
使百千刼影響無差理見你氣崢嶸無人敢啓齒
君看砧上魚忍痛不能語身雖遭斮斫心猶念男女人
既有妻兒魚豈無子母若還這個心如何可下筯
猪羊養一羣雞鵝不知數準擬賓客來旋殺供盤筯烹
羊猪巳驚割雞鵝巳懼從頭喫至尾不知何以故
健喫衆生肉癡心要作過白髮五六十紅裙七八個歌
舞中笑談錦繡中坐卧苦海前頭深莫教船子破
天高聽甚卑神幽察甚厚埋蚕蚕變尸燒蟻蟻成漏呵
吹一氣間冷暖各成就惡從汝心生還從汝心受
池中養却魚岸上養却鴨瘦者餵教肥肥者便教殺不
思身債重只要口甘滑臘月三十日看你成忉怛
口如無底谷餔啜何時足力未能偹行心且戒酒肉腥
羶念有間慈悲種漸熟人生彈指間少恣無明腹

廣仁品 仁聲唱和

世人騃是癡忘身多爲口拚命喫河魨忍臭餐石首年
年江浙間藥殺十八九自云直一死佛亦不可救
自能持不殺隨處多放生如人犯刑憲墮落枷鏁坑忽
然身得脫驚喜且悲鳴含生皆怕死何苦欲相烹
前世殺害多今報夭折苦方今面如花巳見身歸土哭
倒白頭親怨殺朱唇婦因果鏡中形毫髮無差誤
老翁死却兒晝夜槌胸哭痛心徹骨髓叫云我孤獨何
不返思量恣喫猪羊肉羊豈不思兒猪亦有眷屬
人身有一疾呻吟徹骶夢買藥與呼醫告佛仍設供諸

佛雖不語愍汝顛倒重殺羊食其心何不念他痛
傷嗟富貴家殺害無虛日今羊剖妳膀烙鱉呼卒律物
有千般痛汝無一念恤禍力忽然終黃連猶是蜜
買肉須要肥買魚須要活買酒須要美買田須要潤買
婢須要俏買奴須要黠若教買香燒一毛不肯拔
有個聰明漢家中五慾全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心
口自違背佛祖望齊肩不知有底急平白要瞞天
貴人惜性命奉養欲長生空心鹿茸酒補氣腰子羨湯
藥不離口畢濕豈敢行饒君善將理難與死魔爭

廣仁品 仁卷 唱和 七

海村居士擬寒山詩 十四首 張守約

居士儒學人也博學力行究心佛乘貧而好施作諸利益事以百千種晚乃盡謝世味一蔬一飯游戲翰墨效慈受禪師為擬寒山詩三百餘首要在勸人念佛往生樂國橫出三界永斷輪迴次則啓人戒殺放生長養慈心以為生方津筏以發寒山慈受諸公之遺響深得寒山慈受諸公之法施今錄其殺戒詩十四首附寒山慈受後

犯罪禁官牢舉家多痛哭痛其遭鞭撻哭其被桎梏世
人卻不知家家有地獄籠雞以待烹圈猪以待僇
舉世好滋味慣常不知過食羊要擇肥喫蟹必擇大不
知人與畜元是輪流做至哉祖師言一個還一個

衆生迺相啖決定無疑議人喫羊不難羊喫人亦易相
傳村俗言且自有意味蜻蜓咬尾把星星自喫自
嗜味忍心人環火去逼羊充饑固然美痛苦那堪當犀
因縛都市刀劊遶其傍此時內心苦與羊略相償
牛與人耕田犬為主防盜田耕食有餘盜止財可保二
者俱有功食常不充飽少病即殺喫人心忒不好
生類弗身前即手不親殺君子遠庖廚即耳不聞殺雉
三嗅而作即疑為已殺分明三淨肉渾合佛家法
往往人生辰殺生以慶喜爾既欲長年彼豈愛速死人

廣仁品 仁卷 唱和 八

畜雖不同輪迴則一理不惟你喫他只怕他喫你
場畜幾隊雞池養一羣鴨待客不必言自奉亦常殺口
裡語喃喃舌頭嚮扎扎原要喫還他竟不思量着
殺羊猪受怕殺雞鴨受驚死者已真死生者亦偷生三
四好兒女一子忽命傾不知自反本枉哭眼睛盲
鞭魚作鱠時睜目無人憐但把尾來掉而口不能言負
痛入鼎鑊何處去伸冤有日因緣會也難免烹煎
烏鵲補雛時萬分心愛護一啄十餘呼一飛千餘顧辛
苦養長成熟被獵師捕哀鳴及追逐我不忍聞覩

魚以海爲室畜之盆池中鳥以林爲家置之尺許籠拂
彼自然性爲汝耳目充無罪囚汝獄汝心從不從
咬菜君笑我喫肉我憐君菜淡免償債實自愛其身肉
肥要酬報端自戕其身形殊性不殊山谷見理眞
持齋恐壽促乃叩善知識命之到市中問之責棺客喫
素人買多則齋固無益喫葷人買多死不干齋得

蓮池大師戒殺詩

食可充饑腸何苦尚脥靡孔顏古聖師悅心飽義理一
簞復一瓢飯蔬食飲水不知爾何人肥甘滿砧几

醯鷄亦愛生蜉蝣亦畏死嗟嗟世間人生死何異此人
之視昆蟲如天視我你不早求出離虛淚何日已溪水
被魚獲將去市上貨顧見水中魚回頭如泣訴爾曹謾
嬉嬉道我獨受禍未免早晚間在他手裡過牛爲鳥雀
乘以無殺心故鷗使鳥雀避以有殺心故鳥雀最微物
尤識生死路人而得爲人可但瞞預過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
爲一笑之樂戲作放魚　蘇軾

東池浮萍半粘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
舞瀾搖深吹荇帶吾儕有意爲遷居老守縱饞那忍膾
縱橫爭看銀刀出漫濶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
未信長堤隔濤瀨濊濊發發須臾間圉圉洋洋尋丈外
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雨會明年春水漲西湖
好去相忘渺淮海

次韻答趙景貺陳履常　蘇軾

擾擾萬生同大塊槍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芥
黃河復繞天門帶嘗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
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抉泥沙收細碎逝將歸修八節灘

又欲往釣七里瀨正似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游數外
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爲君更喚木腸兒
腳扣兩舷歌小海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黃庭堅

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沙露背大魚泥蟠小魚樂
高丘覆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寧忍口不忍膾
修鱗失水玉參差晼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有死生
安知乎陸無灘瀨此身寧供刀几用着意更須風雨外
是間相忘不爲小濠上之意誰得會枯魚雖泣悔何及

莫待西江與東海

又次韻　　黃庭堅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弦攻應背豈知激濁與清流恐懼駢頭牽翠帶居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膾寧容網目漏吞舟誰能烹鮮作奇碎我亦江湖釣竿手誤逐輕車從下瀨生當得意落鷗邊何用封侯墮鳶外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牆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鯢防有任公釣東海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陳師道

詩成落筆驥歷塊不用安西題紙背小家厚斂四壁空拆東補西裳作帶堂下觳觫牛何罪太山之陽人作膾同生異趣有如此餅懸甕間終一碎流水長者今公是雨花散亂投金瀨人言充庖須此輩慈觀更須覔度外腸牆及肩人得覗公才槃槃一都會有憐其窮與不朽我亦牽聯書玉海

和東坡徙魚詩　　嚴武順

魚水如人處逢塊直願逍遙及舶背同此肉團載天真詎忍飽腹放腰帶不問青城薛使君牀上生身盤中膾

目覩炎池若釜烹覩徙不辭言語碎小魚如葉赴溝水大魚如船下灘瀨卽用漁人力倍勤翻嫌遺落晉督外象囊攜水信良法移粟移民堪意會何如天公雨及時常令枯澤分滄海

岐亭詩勸陳季常戒殺　　蘇軾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而岐亭北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復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中途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爲殺戒以遺季常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刳

腸彼交痛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冪不見王武子每食刀几赤琉璃載蒸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鬢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眞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和東坡戒殺詩　　婁堅

性本薄滋味聊以薦柔汁邂逅痛飲徒纔令渴吻濕蒸覔有餘甘柔擬況易得腊毒豈不聞而以肉爲急[illegible]

放魚蝦毀柵縱雞鴨乜箸久不腥尊壘亦長穢搜腸未
全枯浮面光猶赤人言肉五淨憐我髮半白詎知中心
灰但餘裹頭幘前路已無岐寧復楊朱泣諸有儻可空
我生竟何缺況此刹那間誰非不住客行持伊蒲戒庶
幾斷苦集

頃停愛別離老淚瀝枯汁口腹似欲忘襟袖每留濕頗
憶大醫王病深難療得念此業識中有生同所急佛訶
人食羊我類雞伏鴨因悟多生緣發我無明羃有舌不
別味何用磁流亦有鼻不嗅羶惟應坐觀白頭陀本非

廣仁品 仁榮昌和 十三

免煩惱亦非幘言生正對殺是笑終殊泣但令心地凉
莫論世界缺願以無上味供我禪悅客君看方丈筵腥
穢蠅所集

蘇公憂患餘明顛護殘汁寒裳涉末流欲濟寧顧濕子
於出處間至竟當兩得陳詩戒賓筵辭婉意殊急時俗
競珍羞漸輕鬼與鴨堆盤幾知名海錯半猶繫酒酬復
又魚爭靚素醫亦蒸狸詫玉面縷切胥恐白主人尚矜
豪賓醉紛隨幘厭飫及鐘奴遽曉燭猶泣咄咄萬錢費
一汰釀百缺未聞賢達人而好餔啜客託契非俗同長

當自遠集

和　　　　袁宏道

念為生身核業為潤生汁變化萬形骸胎卵及化濕共
居佛土中訥生各自得楚痛誰能堪相戕何太急水珍
炮鮭鰲陸羞燔鵝鴨俎豆集賓朋歌吹喧簾幕以彼彼
骨條博我雙頰赤猶恨金盤內肪背少肥白遲箸風捲
雲剩脂汗巾幘可憐橫死魂繞釜啾啾泣蔬菜宜胃腸
此味真可缺人羊遞往來循環作主客塞耳經所[illegible]清
虛道人集

廣仁品 仁榮昌和 十四

和　　　　袁中道

三日不飲酒無異抱山汁一日不食肉有似魚離濕放
箸條已空一飽竟何得口腹我所緣性命彼甚急渾沌
笑蚶蠣闘弱欺雞鴨血色蝕刀礁腥燁蒸雛慕不思味
報身鐵網火洞亦一念熾積業黑業立化白毿超過赦
因鉗鋏換冠幘戒刀殞虛空魔軍盡哭泣世典不戒殺
竺書縷其缺孫毛可為神蒸炙堪邀客斷殺從此始無
令寃垢集

和　　　　游士任

衆生皆華囊内畀不淨汁嗜味若浮蛆入厠莽微濕旁
生多眷屬眼迷看未得一念墮三塗輪轉抑何急不思
道人鵝亦有呼名鴨殺氣滿刀砧屑骸透帷羃但取尸
蟲媚寧顧庖丁赤膏肪雪片飛胃庖不瑩白主客色揚
揚狂笑脫巾幘詎知何曾家千魂遠箸泣法身琉璃瓶
波旬空玷缺兖聚真如家償債畨如客殺薰稍未除飛
鴿不敢集

和　李長科

佛憫淨芽焦灑人甘露汁羹菜雖云澹枯吻亦可濕戒

賣仁品　仁聲唱和　十五

殺全慧命物我皆同得玉漏逝驚欠悃悟亦云慈莫逆
決定因醒眼看鵝鴨八萬四千竅一一舍利羅但使淨
蓮滋寧畏劫火亦救鴿肉堪刳放光毫始白蛾腥雖灼
天不薰臊老幘慈性等虛空四生永不泣護戒如護珠
期使無纖缺若作半滿見終非淨行客願君辦肯心華
嚴今正集

孤兒感齧指慈母通乳汁造化止一氣萬類相濡濕地
水火風性靈蠢均所得好生而惡死不知誰緩急君觀
百年人何異籠中鴨一爲艮燕會滿堂布巾羃頤盼長

平居咄嗟渭水赤碼磯截猩紅玉碗蒸象白燕能蛾眉
扶酩酊歆新幘但知樽前歡寧顧砧几泣所以清修士
不恥衣食缺菽水可娛親草蔬可留客無使齋廚間常
有青蠅集

和　汪明際

吾觀世間畜地上拾殘汁吾觀厠中蟲穢聚相與濕今
食衆生肉莫云此理得腥者總惡共而何求之急思穿
鱉與魚欲剝鵝與鴨提刀刺白骨欲碎無遮幕須臾砧
几上慘如臨淮赤雖有吞恨聲啞啞誰爲白可憐毛與

廣仁品　仁聲唱和　十六

甲脫去同巾幘黜神自傷甘者不知泣幸生中國中
飲食蓋云缺自奉固愚矣最拙奉他客客嗔猶可解哀
哉業所集

戒殺瑣言（以我與物同生何忍食其肉爲韻）　徐兆魁

並生廣大中何物而非我癢痛即無關好惡元不頗六
畜食於人何將不懼禍祀事有常期賓至詎虛坐況於
窮口腹百物等一贏胡不念輪迴修此來生果
萬物盡吾與託生同逆旅主人歷茂育寧論纖與巨嗜
慾至無涯慾熾誰能禦快此徑寸甘貽彼萬般楚試觀

後廚筵豈但羅雞黍淡薄足全仁菜根良可茹
有生盡有知百物等一物農蠶即異賦無不畏羅㕑肉
為腓俎需命為刀箭蔬務復就庖厨有口不能乞食爾
貌不肥免爾情何挑願貸其生勝於伴念佛一旦亡
肖翅亦一命何況血氣同近者待人食遠者畏人逢荷
可以避死無不惜其躬仁人能廣愛豈在盤餐豐滋味
不厭薄物力何可窮日能活數命福基無量崇
百穀足養人圃蔬摘復萌蔓菁善養志何必問三牲羊
棗雕胡飯胡麻薑菜羹識得其中味蔬水有餘榮慈悲

廣仁品 仁聲唱和

釋氏教猶吾不忍情充之保四海何慮物底生
六畜人所食不但鴨與鵝待烹皆其願無奈主人何況
於窮水陸不厭恣網羅禽者專其利惟者長為魔放龜
與活雀冥報果孰多君子節飲食用調四氣和
毋謂物獨蠢愛生同嘆緊黑鯉惜其胎曲腰就湯須猿
毋號其兒寸腸斷堪憫至誠位育身人物性應盡用之
宜有時無故殺何忍與其濫傷生珍羞不如節
萬類自繁息不盡資人力矧有益于人何忍肉為食老
牛疲于耕老馬途猶識帷蓋將安需反欲利其直當其

入屠門無空可藏匿安得遇齊宣觳觫咸矜憫
士人藜藿食晨夕有餘儀富人昔未富貧乏多凄其胡
然逢運會不復念窮時饌食羅珍異嗜殺甘如飴三餐
百十命神鬼豈無知何曾與石崇享用亦何為
王政重養老七十方食肉世人無所擇有錢任口腹身
命託甘肥庖厨恣屠戮朝饔與夕飧肉食借于教一逢
佳客至羅列併六畜傷哉物何辜須念來生福

放生詩 以凡百畏刀杖無不愛壽命為韻 陶望齡

人生事腸腹及與口舌三二但取飽軟一乃可吾饞萬

廣仁品 仁聲唱和

錢歸盤筵殉此寸徑廿下咽了無知理與木札兼晚食
美蔡蒙甚儀望蒸鹽徑寸況易欺胡當信其贊牛豬償
一身償主真不廉人羊須臾理請君視其凡
毒輩烹肉肥利亦藏魚窄魚肉豈不美智者走弗食吾
有萬世患驚以取一適七箸成戈矛操之還自賊君看
几筵上怨敵常遠百食肉作甚覩斯言心可惻
介盧曉牛鳴冶長諳雀噪吾願天耳通達此音聲類羣
魚泣妻妾雞鶩呼弟妹不但死可哀生離亦多慨閩語
既嬰伊吳音了難會寧聞閩人肉恐作吳人膾可憐登

陸魚喻鷗向人評人曰魚口啻鳥言人耳背何當破網
羅施之以無畏
挾弩隱衣袂入林群鳥號徇屠一鳴鞭衆犬從之罟殺
機騃胸中棃然若懸杓吾聞螳螂蟬能變琴者操至人
秉慈尚虎象蹁足調因果苟無徵視斯亦已昭與其噉
羣生寧我吞千刀
從事愁見枸波臣苦遭蕩蜩氏羣處囊悲鳴更相杖寄
書已成悔見蔓徒增妄數錢贖爾至縛解羈囚放囹極
勢未遒蘇餘氣仍壯銜恩未忍去故作三回望何方絕

網羅何去保無恙感激見深衷遲疑抱遐悵贈爾金口
言努力此回向褥水具功德蓮花好安養微施登懷報
往矣慎波浪羣蛙尤有情鼓吹西窓傍
昔有二勇者操刃相與酤曰子我肉也奚更求肉乎互
割還互啖彼盡我亦枯食彼同自食舉世嗤其愚還語
血食人有以異此無
吾聞豐坊生赤葷呪蚤虱蚤虱食幾何討捕況已酷借
問坊食者還當呪坊不弘恕聖所稱斯言非佞佛
生物不可食熟以遏時敗生既嫌腥饘敗時仍臭穢腥
穢君所知胡為強吞噉水火幻味香口鼻成災惟如蠅
穢中育還以臭為愛及其生子孫居然臭穢內坑圂難
乂居蟲乎可為戒
豎首橫目人豎目橫身獸從獸者智攫甘人者勇鬭悲
哉肉世界奚物獲長壽一虎當邑居萬人怖而走萬人
俱虎心物命誰當救莫言他肉肥可療吾身瘦彼此電
露命但當相憫育共修三堅法人獸兩無負
食肉或有累食糠反肥盛薇蕨雖苦饑甘脂亦生病我
痛思彼痛彼命如我命忽憎質直語質語應易聽

勸放生詩　顧起元

真性循業現何分人與畜云胡一體中而恐肆荼毒弱
肉乃強食封屠供口腹或結諸網羅悲鳴恣庖突有口
不能言有眼不能哭如押犴狴囚如赴市曹戮彼何辠
何辜一死不容贖忍心謂當然仁者哀惕怵方便拯垂
亡殘命忻與續開籠放飛羽鑿沼孕游族或嘲此事迂
我法不制肉不知古聖人佃漁利羣俗我聆此戲論惻
愴淚盈目道不棄鳥魚恩猶被草木血氣知尊親並生
宜並育軀劉行以秋沮罟戒其數食必遠庖廚弋亦不

射宿無故不殺牲方長巢不覆詮擿戒殺業歸之古文
佛我思永明師以是因緣熟演楞嚴令宗鏡明勅
又思顏魯公忠義天所篤爲記放生池尸解法懺録權
公法中將慈雲霆空谷檀越爭譽瑧環如軸共叔充官
古道場勝會樂相屬但隨力所堪各暢心所欲享或費
一朝捐或損半菽彼生遂有餘我施寧不足陋予守硜
硜爲德良鄙促才非九州被濟匪萬閒屋欣茲信業成
希心企高躅所媿力不任澤未周㪅犢願共堅此心長
拔衆苦獄願共堅此心弘解四生酷願共堅此心族黨

廣仁品 仁齋唱和

各停睦願共堅此心閒兄並噓呴下勸俚俗仁上佐皇
風穆寃親等一視動植均骨肉永戢刀兵纏長登仁壽
域誓持一念緣普造羣生福

讀蓮池戒殺文 以心持半偈 萬緣空爲韻 程由中

生日不宜殺生
性質同天賦生生直至今如何忘愛育忽爾事烹燖徒
熾無窮業那勤罔極心思親懷惻隱始解報恩深

生子不宜殺生
佷爺承前日千年啓後時慈仁將廣被世澤始長詩欲

副充閭慶宜推舐犢思油油全惻隱民物各雍熙

祭先不宜殺生
祀亡必用齋純潔薦其湙俎豆既精虔屠刲方爲散芳
腥詎解嘗罪戾先均半惻隱及茲辰免於淨業亂

婚禮不宜殺生
乾坤兩附依倫始因之制也合樂生成何先行殄麑物
俱有唱隨情豈甘分離因充惻隱端咸若堪垂倣

宴客不宜殺生
娛賓水陸窮下箸錢盈萬俵罪誑分承撩寃㧗獨販脂

廣仁品 仁聲唱和

膏在鼓吹砧几厭悲怨惻隱此奚辜清眞酬素願

祈禳不宜殺生
幾微殊禍福前定或由天底事戕他命翻求引巳年詎
知惟正直寧屑順攀緣惻隱通幽顯毋將重鬼愆

營生不宜殺生
癡暴憂寒餒誅夷活厥躬心安推刃慘技擅奏刀雄豈
昧生緣廣應愁惡趣空當機萌惻隱擇術可朦朧

讀蓮池放生文 程由中
同生今世亦前緣佛界飛鳴暢法筵竹種參差通鳥路

池開浩蕩豁魚天無營夢覺蕉中鹿集義機忘雀役鷗
寸地儘耕含異熟還誇日日是豐年

戒殺詩　　黃猷吉

大德曰生乾與坤　却窮水陸燕新婚　雌雄失偶人夫婦　雛犢天亡吾子孫　右娶親

不聞堂上有啼哇　數仞空高非我家　報道克悶真是喜　滿添池水放魚蝦　右生子

人壽遐期到百年　到來雞犬亦歡天　忍心滿座稱觴客　飲血茹毛不少憐　右慶壽

蚤知四十九年非　伏枕捫心訟隱微　自有天君驅二豎　爲牛不用向神祈　右禱病

放生偈　　湯鷩振

昔周茂叔座置盆魚　觀彼自得而以自娛　我今鑿池俾魚安居　刀砧既免罾網無虞　生意滿前殺機永除　物我同體痛癢不殊　視割彼命如割我膚　視彼悠洋我亦恬愉　以池爲盆較寬且舒　觀自得意不尤暢歟　所冀人人我心相如　不取不放相忘江湖

又　　蔣家驥

嗟我闍提感業報區　大千爲釜萬物爲魚　欲覓清涼苦無芥子　爲池放生聊以點沸　我非不知魚忘江湖　網羅滿地疇能免乎　池雖涓滴相呴以濕　實乃游魚小安樂國　將池護生將生護心　生入無生是無上心

又　　沈大洽

嗟此物類誘焉皆生　有質同體有性同靈　喜至則躍痛極無聲　安忍割礫及乎煎烹　我口何重彼命何輕　俎中飛動忽爲膾羹　神在釜泣魂隨炙行　習矣不察思之可驚　余知業果造起有因　受人殺物即殺物人　寃家易聚

報復相循　惟有放捨乃消恨瞋　脫彼湯鑊還諸水濱　間投再網亦能少存　余非望報祗行吾仁　敢曰廣度流水前身

戒殺放生偈　　程石麟

彌勒大笑笑人癡愚　殺生害命以充庖廚　縛縶之際鼓刀之初　張目乞赦聲哀淚枯　或斷其頸或裂其膚　臨死猶動抱怨而呼　他熬痛楚我恣歡娛　易牙窮巧五味精需　堆盤列鼎嫌瘦選腴　甘美口腹豢養身軀　我未必壯他則何辜　不知物命與我無殊　刀若刺我其痛何如　恃

強凌弱難走難逋寃情孽債爲山壑渠百年俄頃反報
須臾我勸世人蚤覺迷途大自牲物小及蟌蛄一切慈
愍方便是圖遇生救放過死救延福壽駢集寃障全無

雲棲護法偈　周宗建

誰無好道心誰無護生念不作如是觀無遮與無開願
以此功德普爲後人勸伏虎暨蓮師空中目如電

和　李事道

無生本好生念佛以無念蓮師眞實修與佛無少間侯
以菩薩身而現宰官勸着眼向虛空流光去如電

和　李兆勳

師本周孔心惟有慈悲念憐彼嗜殺徒日日造無間婆
舌廣布施如佛親口勸侯偈亦如佛何必雷與電

題西湖三潭放生池　張元芳

天地有大德生生未嘗已所以堯文時澤必及螻蟻嗟
彼蟲者殺機何爲起一飯醻衆生猶云無下七計活
六七旬所殺不勝紀罪孽重如山永墮刀山裡爰有大
覺人濬此三潭水鱗介濯清波含靈少怖死德澤與雲
翔人天共歡喜世世産祥麟食報抑何美我言誰爲迂

養此惻隱耳願衆作是觀可無拂生理

悼饞詩　孔貞運

壬申春三月有傀甲魚者適何友如心至烹以佐酒飲畢歸發不止家人驚惕所致不得庖人遂延前曰亭午所烹肉有一小羅漢焉介此以爲誕赤視之死然一踡靡嚇節也兩手交搭趺坐莊服頭長面凹眼光如漆承指絲髮其備其肉色赤賦如出腹小鬼止少聲絲[illegible]余始昨舌謂佛性慈悲顯化何地何物何特不有祭何以口服而今金剛不壞之體質之鼎鑊也因逃舷上人詩云牛毛各現諸如來若損一毛損諸佛由今恩之大蓋欺我今發願永斷此味系以悼詩

噫嘻此神守高波而燕遨夕息藕房閒朝戲蘭渚側頓
足爲鷹距延首乃鶴立出處既寡營風波應自息恠哉

矢魚者置之釜中泣中有大和尚趺坐猶尚鬚頂雪
爲僧又手搭兩脊絲髮與爪指名狀亦不得似有舍利
光隱隱照几席火裏坐蓮花觀者齊咋舌顧我有慈容
稽首薄酒溢佛祀等尋常智火不厭烈任是滿肚中不
壞金剛質但聞燃指供未見烹活佛所有何亂饞對之
亦悚不豈謂伊水魴牛羊不可易豈謂得魚美而棄此
安宅人生栖葉露當念恒沙劫鑊蛤與雕蚶不過一飽
罪我今發弘願此味永隔斥天之德曰生我罪重鈞弋
愛物匪明王雉兎有三擻東土烽鏑中如火斯亦燕吾

家老阿難未免苦薫灼所願齊民安天下舉樂國

和坡公戒殺詩　劉夢震

寸舌如蒭龍矯厲貪腥汁萬命供一庖盤餐媚喉濕肉食無遠謀術術如有得悲哉領下珠不照輪廻急芳餌醢長鯨雕弧射乳鴨暫快片晷歡蚤被三塗纍強弱互乘除驚心鸞刀赤懺悔嗟已晚黑業何繇白森森業鏡臺愁髮衝冠幘熱鐵與煬銅償彼釜中泣胎卵濕化生生遭斷鈌雜報宿如家人天遡如客慈腸結悲音喚

放生集

附武林放生詞

杭禹航也禹非飲食而杭飲食如舊事所列登禹舊事哉日吃三十丈水烹一千三百鵝東菜之外益以西魚外濟銷金鍋而內設酒食獄東坡所以賦老饕也饕由高陽而來老矣更數百年至今老不死爲賊而羅漢之殺賊者因殺之伏生機焉禹有航不載歌舞載漁唄鍋化印月之潭獄化淨居之天一以爲虞廷一以爲樂邦一以爲小瀛洲禪者唱梵仙者唱釣儒者唱韶魚聽舞又一天也請被管絃薦秋菊酌寒泉而酹東坡將饕

賦化爲新賦

劉一焜

放生去林啼正烏烏莫輕黃門歸來晚與女鬪鬭作九雛　放生去但去莫廻翔烏衣巷口愁無賴此去嬌憐比鳳凰　放生去開籠趁女飛爲君諸有俱空邦莫更從空掛纙繳　放生去六翮自超然莫被鴟鴞欺腐鼠生生世世鳳翩躚　放生去看女去翻翻放將莫記開籠主爲有天中佛世尊　放生去謝主稱梁恩主人提手君須記飲啄中間是禍門　放生去佛網更恢恢千

生難得逢湯祝不似今朝四面開　放生去侯門龍綺筵放生閣上生天福不羨高堂十萬錢　放生去潤轍覓敎悲楊柳枝頭甘露水三千都作放魚池　放生去千林喜不禁鳴儔嘯侶無央衆疑是華藏讚佛音　放生去許界正圓圓一九生德如天濶放去方知佛海寬　放生去生德滿娑婆放生一洗刀兵刼不煩壯士挽天河

虞淳熙

放生去反哺舊林烏多少沙場鳶剩肉倚門空腹望將雛　放生去碧殿接紅橋一似蟻梁編翠竹名高雁塔仕皇朝　放生去業報最堪驚鑊湯爐炭羅酆籍黑鱧蒼鷹亦有名　放生去看與六親同輪迴實有分羨事忍道而翁即若翁　放生去綺翼繞潭飛鶴子鴈臣鶯侶合拱網解網脫緇衣　放生去舊事忍重陳往代何曾見漁火湖光艷艷映冰輪　放生去枯魚泣錦筵忍飡下箸含宛肉錯買羅酆費萬錢　放生去突途遊沸湯幸熄銷金鍋底火願分地藏掌珠光　放生去思子泣秋蜒鹿毋斷腸猿灑乳綺筵端似別離筵

黃汝亨

放生去稽首法王堂池邊枯草回春色林下寒花發晚香　放生去病體藥中王若肯設身遊釜甑方知樂意在濠梁　放生去慈毋是屠兒放刀立地超千刼慧命何須續五絲　放生去來去泊虛空長逝不貪任釣餌高飛聞却楚人弓　放生去魚淵共鳥林不從刀箭鋒頭過安識慈恩海樣深

翁汝進

放生去雙鯉戲清渠憑伊剖析端詳看曾不爲人寄素書　放生去鴈足自難憑帛書不繫心無着何事驚飛到上林

錢正志

放生去飛鳥出樊籠羈鎖多生今解脫揚翎西去九霄通　放生去爲蚌亦爲螺蚌殼一泓藏渾沌螺紋十指禮彌陀而今渡愛河　放生去開士作良緣日施緡錢三十萬買空湖上網魚船同櫓唱采蓮　放生去取放未須論肉味不沾沾法味屠門不啓啓慈門翔泳莫知恩　放生去荇藻任沉浮朝散餘供休恐

餌晚來新月莫疑鈎渠儂得自由

鄭圭

放生去六祖有南華放魚飲得曹溪水冷煖齊開智慧花　放生去流光嘆織烏冲舉未能追鶴侶卑棲遠害類鵷雛　放生去窮鳥莫驚猜祇林行樹無鷹隼任爾同心比翼來　放生去迷鳥已無家殷勤放爾長林去尋巢匝徧雨中花　放生去何處是寃家坐客滿堂思肉味攢眉洗手摘藤花　放生去魚鳥戲雲空潭上須燒漁父網人間應折楚人弓　放生去鴈塔藕花邊魚吹細浪黿浮葉萬項香浮鏡裡天

葛寅亮

放生去弋釣一時休目送歸鴻入雲際閒觀魴鯉作羣游　放生去水鳥不驚飛總爲心空機事少羣棲對對欲相依　放生去不速客還來自攜魚鳥池邊放萬項荷風送艇回

孟養志

放生去名勝集湖濱度盡衆生無可度留慈更化打魚人

李事道

放生去生者盡吾徒於今四面開天網聖世從無殺不辜　放生去強弱莫相呑鼎鑊鋸刀何處覓慈悲化作碧天雲

釋大鐙

放生去放汝出漁家蓮池不比蘆罍窄一任浮沉萬項花　放生去書舫列華筵千生肉碎刀砧裡放去誰能施一錢　放生去異類性元同猿貿習定依山主鷗亦忘機狎海翁　放生去萬命泣通衢最是耕牛時墮淚也愁衰老欲充廚

釋海眼

放生去慈航一葉開佛念羣生沉苦海羣生那肯念如來　放生去濁世盡堪悲但願人生皆自放娑婆齊作寶蓮池

虞宗玫

放生去已去尚堪憂會看賜生重入笠東家避豕白昂頭　放生去六藉化飛塵剩得一經名本草牛羊茹草誤傷生

虞宗璉

放生去未敢逆龍鱗日辭金鐙看赤地千金不換一翎雲

放生去烟駕會璉林恐遊羽輪傷鳳翮虛傳鱗鬣是奇珍

放生去銀灣導玉環星宮十二摩飛鴈不惜雙魚寄尺書

放生去歸性攝多情莊蝶左羊俱是戲化胡變鶴可憐生

金嘉會

放生去寧教放四生朽骨千秋猶滯魄殘楞萬歲亦含靈

徐胤珅

放生去今生幸早逋空中本自無羈礙不事啣環與報珠

放生去蕊偈散花筵油絲膠線窮機巧能博朱門幾貫錢

黃樞

放生去鷗鷺莫相猜要使大千同不取開林日月白飛來

放生去魚戲勝蓮開泳藻翻風香水裏逍隨鐘磬禮如來

放生去殺網一時空孽山縱有由何贖錯在三潭數畆中

虞淳貞

放生去翠鳥傍花飛自愛羽毛還照水人生寧肯惜毛衣

放生去飛潛放亦驚丙魚入穴還從穴山鳥呼名尚識名

聞聲十義小引

語云君子避三端武士鋒端辯士舌端文士筆端予謂尺幅間白戟森立洪濤欲瀉則無如文士筆端古稱蒼頡作書天雨血鬼夜哭今帖括世界搦三寸管坐致通顯此中庖厨刀爼何限吁可畏也小有慧業文人持殺生戒普諭衆生博引典籍備矣兹復選八股十義附之或謂此小有文字禪不知其爲文士懺悔積愆功德無量也予維小有

之意以爲聞聲不忍此子輿氏之言也親而仁仁而愛此亦子輿氏之言也嗟乎嗟乎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吾願世之搦三寸管坐致通顯甘以其庖厨刀爼種種殺人者其益深思而極念之則此十義勿徒作文字觀更勿徒作戒殺觀可也

癸酉人日眞實居士王濆

漫書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選
金陵張一儒彥先
王　潢元倬評

永嘉云慈悲救育不傷物命水陸空行一切含識命無

大小等心要慈悲愛護[illegible]

選評聞聲十義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蓮池大師

君子愛物之心有觸於聞之所及者焉夫畏死之聲人不忍聞而忍食其肉乎行仁者當必有術矣且君子之於物也愛存乎心必寄之乎耳目目見其生固不忍見其死矣寧無耳所聞乎蓋心與口其機恒相須故心之怖者其聲必哀而耳與心其勢亦恒相須故哀聲之入者其心必傷刀鋸鼎鑊之現前自知其無所逃悲鳴而不已者其聲誠可傷也宰割炮炙之將臨冀少緩須臾死疾呼而望救者其聲何可聞也特不能作人語以伸其情而臯臯乎如泣如訴實乞憐於人而人不悟者乃悍然罔顧而恣啖其膏血也於汝安乎特不能赴獄訟以陳其冤而憤憤乎躃踊叫號有直欲籲天而無由者乃怡然自如而快心乎匕箸也得下咽乎適矜酸楚之

音俄作肥甘之饌慘心而害物是虎豹之行也焉有名爲人類固當視物爲吾與者而忍爲之嗥咷尚在於耳根芻豢已恍於我口逆理而悖天是豈人之仇也焉有人如君子因將使萬物各得其所者而忍爲之噫凡厥有生皆同一體人之食肉蓋斷乎其不可者聞聲之說不得已而通之以權也豈真以不聞爲可乎禮稱無故不殺亦權也非有故可殺也君子不必問其耳之聞不聞但問其心之忍不忍誠不忍於心則無時而可殺矣惜乎弱之肉強之食沿古今而莫之息也哀哉

酸心慘骨何拔拔公流字[illegible]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秀水馮夢禎

君子因感而撤味本心露矣夫食肉非仁也聞聲撤味本心不露於斯哉且夫大德曰生大寶曰慈而吾人之本心曰不忍夫不忍之發誠莫切於一生一死之交於目也又有進於是者彼物之樂生猶夫人也一旦驅之就死則樂變而爲怖方其樂生音聲和也一朝無所逃死卽和變而爲哀哀聲一發天地爲之慘慄彼無言而有聲安知其不望救於仁人乎而少焉魂飛業已不及救矣哀聲一揭草木爲之彫悴假有聲而有淚安知其

不乞憐於長者乎而忽焉命盡業已莫之憐矣斯時也斯聲也小人聞之其惡習已深寧能驟改其饕餮之素君子聞之其本心忽動不覺自戢其饜飫之情若曰此一臠肉也非向之悲啼而對我者耶我不能力護其刀几之餘生以至於殺而今薦馨香於匕箸吾何忍焉若曰此一杯羹也非頃之哀鳴而伺我者耶我不及力拯其鼎鑊之餘息以至於烹而令充滋味於口腹吾何忍焉溪毛可以羞王公何必隕靈蠢之多命蔬食可以飽賓上何必傷天地之太和至於庖廚之遠亦君子為禮而權之耳豈其本心哉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錢塘虞淳熙

禮食以聞聲而廢非善仁術也蓋君子愛其禮亦愛其物也聲音聞而燕饗廢仁禮之行可無術歟自燧人火化庖犧佃漁以來曾未有登人於俎而分其羹者何則嗁嚅唯諾兩情相附人習人之聲寧相食哉若乃熟烹而享鼻之於臭知有羶鄉而已不知其他也調羹而食口之於味知有肥甘而已遑恤其餘也當此之時師曠無所用其聰聖人猶將食其子其於餔羞餚饌豈顧問

一言反關好殺人一方便門矣

乎藉令屬耳於在滌之牲而言語之相通則必動心於同體之人而饜飫之弗忍一唱一和如哺子呼羣之類此何聲也彼方睦親吾取宴客是何忍歟固無待不擇音之後而始惻然為之却匕箸矣一鳴一吠如侏㑌鴃舌之類此可譯也彼作吾言吾食彼肉是何忍歟固無俟已吞聲之日而始憫然為之撤俎豆矣耳不至口口不至耳音響與精神會而弗可離即喻喝躑躅之聲尚全生機之活潑也忍復修式燕之禮而以風霆絲竹視有情之韻乎是故雖有嘉肴不知旨也因聲有聞因聞有覺情識與真知合而不可測即夜鳴沙鳴之兆猶痌瘝之病苦也忍復守食肉之制而忘含冤訴怨來異日之報乎是故雖有珍羞不下咽也司晨司夜正藉其聲以保吾血肉之軀而一有所聞自不忍投適人於湯鑊微肉微吉且寄其音以鑒吾形骸之表而偶有所聽自不忍付卜史於宰夫倘曰其死也哀其心斯動則犬豕有聲牛羊無聲將重乞憐而虐無告乎不然矣若謂惟聞呼號不聞瀺灂則鳥獸有聲魚鱉無聲將病咸若而忘竝生乎非仁矣慎斯以往仁其可勝用耶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錢唐葛寅亮

聞殺不食儒者之仁術也夫君子業已食肉矣而又不忍於聞聲是乃曲以行仁者乎孟子意曰吾儒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所謂仁民而愛物則愛有差等耳初不謂物命可殘而惟口腹是快者葢不獨見死又有得于聞聲矣何者君子心存愛物視天下原無可食之生命而我君子故上入世視天下又無可拂之羣情人盡然而我獨不然則吾之道必阻牾而難合故人食肉君子亦食肉者是不得已之心而非其好也然悲號猶在耳而甘旨遽入口則君子之心必驚怛而不寧故不聞聲則食聞聲則不食者是不容已之心而乃其眞也非爲保全物命而一聞其聲直若置吾身于刀俎而骨肉靡寧其何能以析骸爨骨之餘用爲肥腸滿腹之具非爲愛養仁心而一食其肉直若布餘痛于凡筵而呼號滿坐其何能以逆耳酸心之事番爲怡情適口之嘗其欣生惡死雖同然而軀命已不相與矣何爲彼自呼於口我輒動于心是可見天地間凡有生之物皆一體相關也人第牿于貪饕之欲而非君子莫之察耳其耳目口鼻雖

廣仁品　聞聲十義　五

共具而聲音已不相習矣何爲叫號方入於吾耳疾痛遽達于彼躬是可見天地間凡有覺之物皆同情相感也人第安於習俗之常而非君子莫之悟耳君子非不欲使天下同無食肉而流俗難挽則寧與世以推移是即孔子較獵之隱機也君子既不能使吾身獨無食肉而眞心難遏則又隨感以觸發是即孔子三嗅之微意也是乃所謂仁術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仁和陸振奇

不以口腹害心者觸於聞也夫口之於味不勝其耳之於聲也不忍聞而忍於食豈仁心哉且吾人之靈於物者恃此不忍故即不能爲物措刑盡弛肉食之禮猶可爲已養德曲伸好生之心則寧獨目之所見爲然惟耳亦然凡物有情識咸有聲音是即其族類中之言語耳察道音於飛鳥譯哀鳴於三犧人亦往往能辨之第不有悲楚鳴狀其聲忽接於吾耳者乎此時不忍之心當必與聞俱來又不有矜悼未幾其肉忽陳於吾前者乎此時不忍之心豈遂與聞俱滅方宛轉而乞憐其呼籲將誰望矣固無望於操刃之人而或望之聞者奈何餘

廣仁品　聞聲十義　六

痛未斷於哀嘷肴已登於俎以彼之苦供我之甘寧忍置箸焉及吞聲而無告其寃號將安歸矣不獨歸之操刃之人而亦歸之食者覗乎彼流動情於聽我復快意於口昔之所聞今之所食何忍下咽焉以俗情之沉錮呼之不覺而君子則脉脉如訴者業已受竅於耳苟食則忍於自食其心也是不忍之所發者真也以末世之貪殘饜猶未足而君子則耿耿不昧者自難頓釋於懷惟不食正以保其食之性也故不食之所全者大也乃知聖賢變色於豐饌儻亦不聞之表隱恤深矣仁孝勅

廣仁品 聞聲十義 七

志於齋居庶其無聲之際殺機杜矣今試思齊堂之俎其爲無罪就死者可勝道哉鳥驚於弦獸駭於網此治之所以不咸若也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錢塘鄭圭

簡情空悲濟詞寧綿福者之文仁者之言

君子不忍之心有以聲觸者焉夫物之致死其聲悲矣以是聲觸而尚忍食乎哉今肉食者鄙痛割之聲若不聞也奚而不忍詎知物雖與人殊類所不殊者則其畏死之心人雖力能制物所不可制者則其悲死之聲聞是聲而未必當吾御也忽而哀號倏而刀俎已自不可忍也聞是聲而更以其吾食也我娛口腹物糜鼎鑊是尤不可忍也咀盤飧之滋味誰匪嗚吠之餘靈娟嗚吠之聲方且殷殷盈耳也由聲而想其形由形而想其生傷心慘目覆誆且無及忍以恣一飽乎俯几案之珍饈孰非乞哀之殘喘娟乞哀之聲方且凄凄刺心也從聞而隱於思從思而著於感神聳意怵投箸猶未快忍以悅吾口乎是故古之君子喪則齋祭則齋大禮則齋蓋終身而不肉食者幾居其半焉肉且不御聲安得聞非祀不牲非賓不牲非充庖亦不用牲蓋終歲而食肉者

廣仁品 聞聲十義 八

僅居其半焉一聞其聲食亦隨廢此非口於嗜特聞而耳於聲特聽也則衆人以嗜欲滅聽性君子以聽性制嗜欲也又非愛物念獨深養身念獨淺也則衆人不忍於口體而忍於心君子不忍於心而忍於口體也推是心也人之耳目口鼻無非行不忍之官極之仁民愛物其以成不忍之念舍牛足王非虛語矣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仁和吳之鯨

寥洎必決矣醒一位[illegible]人

真心因聞而現宜有以全之矣夫不忍於聞即不忍於食此真心也可任其與聞俱泯耶且不忍者古今不毀

之真獨有此耳遇見即成見矣遇聞不成聞乎何則禽獸無知而有情既已有情必捷於知矣亦無言而有聲既已有聲更慘於言矣故彼以聲觸此以聞迎當祈生怖死之時愴惻靡寧舉五味之甘曾不足奪哀鳴之一聽果誰爲圉止也則不忍之發現也聞本自傳食即自禁當觳觫乞憐之頃皇遽莫措舉五體之設盡不足易哀號之一呼果誰爲伸訴也則不忍之令呈也徒取登俎者而曰不食即饑膳極易耳惟不食根於不忍若滿世間之殺機悉吾心之斤斧雖欲逃避而無地者豈計

胞與爲同體而始不忍下咽耶徒指登器者而曰不忍即刀匕至微耳惟真念激於真聞若遍宇內之生機悉本性之飛躍縱欲與偕而無由者豈慮報復有代償而始不忍觸饜耶祭脂升臭天地豈不聞聲然並育不害咸禀命於好生而饗帝必用仁人則夫臨聞而惻怛者正仁人以此心仰徽居歆者也苟不忍念絕非但帝所不享乾坤必易位矣啓毛告殺神明豈不聞聲然體物不遺實陰贊夫造化而正詞必稱嘉德則夫入聽而悚惕者正嘉德以此心上薦馨香者也苟不忍念喪非但

明語堪銘座右

神所必吐陰陽亦失序矣果爾則宜人皆有之獨屬之君子何哉蓋小人養其口反自食其心君子養其心嘗不爽其口小人耳與心隔故同聲不應卒釀弱肉強食之風君子心與聲通故異類相關因啓博節愛養之法至於庖廚遠而用心愈微矣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豫章張壽朋

了了呂士去信管須達異當明本不殊誠然分質能只是別形胭未有

因聞好生者心動於虛也甚矣反聽以養虛也從虛而發不忍之心其不忍當何如且吾人只此不忍之心舉天地萬物之所由生與吾一身之所具足者皆此也況

此文井殺彼也實殺我也是得點載病判

耳目尤心之竅乎故君子見禽獸之生不忍其死矣亦有得之於聞者吾之心冲然無物寂然無聲湛然一腔不忍者之自爲內注已耳乃禽獸以就死地而不勝其痛苦之聲也聲之所發直從物我同體而來聲之所通與我精神相通而起此其時非殺彼也實殺我也以刄加身安所措手此其時非養吾生也實殺吾生也割肉克腹誰則甘心心之爲體也藏於虛而以真觸真勃然有不可禦之勢方且慘怛方且欷歔又安忍列之乎俎俎聲之爲機也乘於虛而以性契性油然有不可解之

情救之已晚悔之無及又安忍佐之於饔飧盍人未聞道死亦非輕而況求之物死盡其年是以無憾而殺則可悲此聞聲者所爲戚戚也夫聞而不忍者隨露雖無聞而不忍者常存此人心也此王天下之心也

耳可爲目心可爲耳是爲眞圓通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鹽官祝以幽

仁以聞觸亦觸其靈心也夫不忍之心觸於聲聞而露則心之靈機也君子從靈機隱約得仁術焉且人與物並育於天地乃至殺而食其肉斯亦忍矣然舉世食肉舉世不以爲異正以不見不聞仁心以習心蒙也又正

以不見不聞仁心以寂心完也吾所謂仁術既微於見尤微於聞蓋天地間凡具血肉於生死欲惡同也情窮於怖死則其聲慘以哀吾聞之又不能禁之即匕箸所薦吾亦且爲哀慘中咽而廢箸不御矣勢極于就死則其聲痛以迫吾聞之又不能免之即膳夫所供吾亦且爲迫痛若割而却膳不嘗矣前之呼號而求脫于礎鬻者即觴厭之膏膄也方隱其骨不再肉而何忍嘗臠此之怨疚而登薦於俎豆者即悲呼之餘息也方恨其吞聲內我而何忍下嚥以斯知無物非我無我非物血脉心知靈蠢未嘗殊而舉悲愉嗟歎皆仁類也以斯知耳可爲目心可爲耳覺觀虛融根塵不相礙而舉聲色臭味皆仁局也故往世之君子離聞苞眞歸之仁術出世之君子由聞思修入於圓通

讀之一身頓輕一爲神聞一爲血動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仁和江　鏷

於聞性之不離見眞性之不移蓋不忍食肉眞性也因聞而醒豈自聞生哉語云食肉者鄙此從事論耳而猶未論其心若論諸心吾直以爲此忍者矣而心原有不忍者在是不嘗聞聲而獲悟耶何者肉之供也將以快

二意深而遠

吾口而聲之觸也適以拂吾耳計口之快者其味甘也而耳之拂者亦具一味其味酸凡人酸楚之中方將食不下咽而況此味也即從此肉而來其忍食乎計口之快者其情爽也而耳之拂者別現一情其情鬱凡人鬱悶之深或至連朝忘食而況此情也即從此肉而生其忍食乎是故大亨之養聖賢繫於易肥羜之速諸舅賡於詩而君子處此反有覆羹輟膳之時者非矯也聲所激也無故不殺太牢見於君長致齋不御酒肉通於神明而君子借此以廣好生斷殺之訓者非飾也即聞聲

者所推也盜濤涌音聞乃此方之教體而大旨不殺藉蠢動之一呼則以斯一心也原不從几上之肉辨其悲愉而從先天之皴別其惺昧則勃然而動斷然而不爲轉移想其中自有不容已者而何人無此心哉

讀聞聲不忍食肉詩

聲緣肉痛乞殘身到耳心傷識妙神寄語世人元一體忍貪牙血喪天眞 其一

物我從來本一眞幻形分處不分神如何共嚼娘生肉大地哀號慘殺人 其二

聲與無聲莫淚聽無聲隱痛轉惺惺請君下筯睜睛看血肉團中有性靈 其三

聲聲冤訴最慇懃食肉心堅若罔聞肯向忍中完不忍凡夫應即是迦文 其四

飯蔬覆醢聖人心耳順渾如覯世音一念無欺成法忍冤消永刦不相侵 其五

哀聲入耳忽生香鼻變聞孰主張涎濕淚流君自忍魔兵戰退現心王 其六

赤肉利刀噴血光悲號未斷裂肝腸忍心人逐蠅頭利珍重饞夫仔細嘗 其七

稽首空行水陸神寶酬烹宰痛前因何緣枉祐癡男女好自回光出妄塵 其八

廣仁品二集 無卷數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李長科編長科字小有揚州興化人此書闡明佛家戒殺之說皆襍舉故實以明因果題曰二集當有初集今未之見

今古鈎玄四十卷

〔明〕諸茂卿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今古鈎元四十卷》提要

今古鈎玄輯著書目

聖製

聖學心法　歷代臣鑒

卧碑

經傳

易　詩

書　春秋 胡 左 公羊 穀梁

禮記　周禮

儀禮　大戴禮

韓詩外傳　十三經註疏

孝經　四書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經典音義

道學

性理　周程張朱語錄
胡子知言　黄氏日抄
程氏遺書　言行錄
胡氏正蒙　龜山語錄
和靖語錄　元城語錄
上蔡語錄　伊洛淵源
近思錄　呂氏家塾記
文正公日錄　顔氏家訓
楊氏家訓　呂氏童蒙訓
張乖崖語錄　師友談記
柳玭家訓　南軒語錄
二程全書　朱子大全
横渠語錄　程氏外書
周子通書　道學名臣言行錄

子

家語　孔叢子
老子　莊子
列子　荀子
楊子　文中子
申子　韓子
呂覽　墨子
周髀　抱朴子
賈子　晉子
孫卿子　慎子
尹文子　鬻子
鬼谷子　郭子
淮南子　譚子
尸子　劉子
三子口議　離騷
太玄經　左史倚相

玄宴春秋　劉向說苑
劉向談叢　感應經
論衡　新語
新序　程氏演繁露
三賢典語　李鼎祚周易集解
劉歆新議　天隱子
鄧析書　富鄭公語錄
鶡冠子　龍門子
郁離子　空同子
左虛子　日華子
隨巢子　闕子
傳子　玄真子
亢倉子　公孫龍子
關尹子　無能子
小荀子　太元經
化清經　傅子

史

戰國策　國語
史記　漢書前後 謝承 范曄
漢紀　三國志
晉書　隋書
唐書新舊　魏書前後
燕書　吳書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陸機晉書　吳越春秋
司馬彪續漢書　典論
典略　漢志
西晉書　梁史
梁書　南史
北史　南齊書
南唐書　司馬溫公通鑑

范祖禹唐鑑　六狀元通鑑
少微通鑑　資治綱目
古史　十九史略
宋元鑑　宋元綱目
汲冢周書　東觀漢紀
東觀餘論　晉陽秋
續晉陽秋　越絕書
晉抄　晉記
魏略　魏氏春秋
吳錄　晉中興書
虞預晉書　晉志
晉略　西京雜記
國史補　唐六典
唐志　三十國春秋
九州春秋　十六國春秋
六朝事蹟　唐實錄

外史檮杌　吳越備史
舊史　新史
漢封禪記　大唐新語
楚漢春秋　高士春秋
成都古今記　後漢西域傳
列女傳　列女後傳
英雄記　七賢傳
汝南先賢傳　張平子西京記
后妃列傳　開天傳信記
稗史　路史
大唐龍髓記　路史餘論
宕渠志　玉壺野史
芳賢傳　安成記
避戎夜話　方鎮編年
鄴郡名錄　江南野錄
湘山野錄　高逸傳

閩川名士傳　襄陽耆舊傳
皇明通紀　傳信錄
北狩事蹟　立齋錄
否泰錄　損齋備忘錄
瑣綴錄　翦勝野聞
聖政記　雙溪雜記
天順實錄　出使錄
國史異集　三朝聖諭錄
近代名臣錄　理學名臣錄
孤樹裒談　東觀奏記
韓魏公別錄　明皇雜記
國史雜記　洛陽舊聞
朝野僉載　靖康朝野僉言
三朝野史　僞史
復辟錄　靖難功臣錄
備遺錄　備遺三錄

涑水紀聞　先賢行狀
古今名賢錄　國史纂要
烈士傳　女史彤管
漢晉春秋　吳均齊春秋
吳書　梁典 何佟之 劉璠
元史　裴景仁秦書
蜀記　胡三省通鑑
陳書　宋書 沈約 孫嚴 徐爰
劉璠梁畧　王智深宋記
北齊書　姚思廉梁書
晉百官表　大唐傳載
韋述唐曆　令狐德棻後周書
崔鴻前涼錄　崔鴻十三國春秋
益都耆舊傳　零陵先賢傳
海內先賢傳　五朝名臣言行錄
梁七錄　崔鴻北涼錄

三齊畧記　楚史檮杌
晉文春秋　後漢逸民傳
沈約宋志　古史考
宋史筆斷　小學史斷

逸事
隋遺録　開元天寶遺事
唐史拾遺　王子年拾遺記
唐宋遺史　漢武故事
唐餘録　范氏遺事
李德裕明皇十七事
中朝故事　唐末遺事
寇莱公遺事　朝野遺記
煬帝海山記　煬帝迷樓記
大中遺事　宣武盛事
劉約拾遺　盧肇遺史
青谿冦軌　劉斧拾遺
歐陽靖撮遺　大業拾遺記
韓忠獻公遺事　華除遺事
雲林遺事　金坡遺事
隋朝遺事　大業雜記

漢雜事　玄宗遺錄

志

大明一統志　通志

宣室志　風土記

荊州記　廣志

方輿勝覽　茅山志

嶺南異物志　梁福廬陵記

續豫章記　馮正雲金谿記

桂林記　北戶錄

湘潭記　真臘風土記

衡山記　滇載記

金陵記　島夷志

鄭緝之東陽記　時逢青陽記

北里誌　河中記

姑蘇志　洛陽名園記

長安後記　金志

洛陽要記　揚州事跡

遼志　河東備錄
河東記　金城記
海內十洲記　幽燕紀異
名山洞天福地記　青州雜記
鄴郡名錄　禹功記
桂海虞衡志　金臺錄
蠻甌記　浣花旅地志
虞林異境志　玄山記
三楚新錄　西湖遊覽志
星槎勝覽　西湖志餘
周岳零陵揔記　水經
山海經　九國志
三輔黃圖　三輔決錄
玉峯志　吳地志
三吳記　臨安志
南康記　郡國志

冀州記　汝南記
河圖括地象　段國沙州記
劉禎京口記　廣州記 顧微 裴氏
王韶之始興記　盛弘之荊州記
嵩高山記　袁崧宜都記
張衡靈憲圖　楊雄蜀本紀
十三州志　苗恭交廣記
太康地記　地鏡
廬山記 張野 遠法師 周景式　臨海志
岳州府志　吳郡圖經

類書

文獻通考　文苑英華

山堂考索　杜氏通典

初學記　太平廣記

太平御覽　紀纂淵海

玉海　白孔六帖

册府元龜　藝文類聚

事文類聚　翰墨全書

錦繡萬花谷　事類賦

事林廣記　事物紀原

瀛奎律髓　類説

詞林廣記　萬寶詩山

異苑　承平舊纂

品物類聚　捃摭精華

百川學海　爾雅

小爾雅　白虎通德論

風俗通義　埤雅

會要　四時纂要

歲時記　歲時廣記

千金月令　荆楚歲時記

四時寶鑑　玉燭寶典

類苑　圖經

意林　通志

異類傳　晉説

詩文

漢文選　唐文粹
六朝詩彙　古文苑
文章正宗　宋文鑑
唐詩品彙　皇宋詩選
皇明文衡　蔡中郎文集
曹子建文集　稽康集
二陸集　陶淵明集
三謝集　韓昌黎集
栁栁州集　歐文忠公集
蘇文忠公集　杜工部集
李太白集　王右丞集
孟浩然集　岑嘉州集
陳子昂集　杜審言集
宋之問集　沈雲卿集
崔灝集　王勃集

楊炯集　盧照隣集
駱賓王集　張曲江文集
張文貞公集　元次山集
白樂天長慶集　元微之集
王昌齡集　樊川集
陸龜蒙集　皮日休文藪
劉賓客集　韋蘇州集
韓魏公文集　司馬温公文集
經濟文衡　富文忠文集
范文正文集　范忠宣文集
曾南豐文集　黃山谷文集
陳后山文集　王梅溪文集
迂齋文集　玉臺新詠
韓偓集　陸宣公奏議
李太伯集　樂府集
樂府雜錄　龍飛集

東萊集　南軒集
擊壤集　橫渠集
臨川集　內簡尺牘
陳了翁集　真西山集
草堂詩餘　樂府解題
阮户部詩　唐子西集
唐子西文録　道園學古録
文章辨體　宋景濂集
遜志齋集　懷麓堂稿
篁墩集　劉伯温集
李空同集　何仲默集
徐迪功集　薛君采集
鄭善夫集　王浚川集
孟有涯集　吳匏菴集
王守谿集　陸文裕公集
潛溪集　謝皐羽集

戴安道集　蘇滄浪集
顏魯公集　香奩集
嵐齋集　海嶽英靈集
東坡大全　陸贄翰苑集
踐阼篇　鹽鐵論

書學

史游急就章　張惟瓘書録

字錦　書輯

寶章待訪録　米元章書史

書法要録　書斷列傳

書斷雜編　宣和書譜

孫過庭書譜　姜堯章續書譜

東軒筆録　海岳名言

歐公試筆　思陵翰墨志

書叙指南　書訣墨藪

法書苑　述書賦

許氏說文　呂宗傑書経

六書正譌　六書精義

陶九成書史會要　字法偏旁點畫辯

畫

宣和畫譜　圖繪寶鑑

德隅齋画品　朱景玄名画録

画譜拾遺　裴孝源公私画録

張彥遠名画記　顧阿瑛画譜補遺

五代名畫補遺

醫

素問內經　難經
玉機微義　甲乙經
醫經小學　希范脈訣
針經　王氏脈經
醫學綱目　千金月令
醫說　劉禹錫鑒藥
東垣書　丹溪書
褚氏遺書　劉河間宣明論
仲景傷寒書　大觀本草
食療本草　湯液本草
本草索隱　太醫箴
食醫心鏡　潞公藥準
格致餘論　溯洄論
此事難知　蘭室秘藏
典術　外臺秘要

名醫錄　張湛養生論
雷公炮炙　東坡物類相感志
婁居中食治通說　崔寔四民月令
靈樞經　本草衍義
明醫雜著　保嬰金鏡訣
玄機啓微　婦人良方
幼幼新書　外科精義
外科樞要　外科精要
保嬰粹要

仙

神仙傳　列僊傳
續仙傳　沈份續仙傳
金徵變化篇　參同契
内丹三要　田仙録
金丹百問　修真秘旨
左慈秘訣　天隱子

道

老君實録　道藏
道德經　常清淨經
黄庭經　上清六甲經

釋

楞嚴經　楞嚴會解
圓覺經　金剛經
順中論義　心經
高僧傳　舊相禪學錄
禪林類聚　神僧傳
傳燈錄　僧園逸錄
僧寶傳　山谷王梵志
三山語錄　天如語錄
天如剩語　雪竇語錄
法藏碎金　高逸沙門傳
神僧續傳　僧曉瑩羅湖野錄
續傳燈錄　釋道宣續高僧傳
釋氏要覽　涅槃經
盂蘭盆經　小品法華經

神怪

搜神記　稽神錄
續搜神記　靈怪錄
冥音錄　甕書
洪邁夷堅志　歷代神異感應錄
續元怪錄

兵

六韜　武經摠要

武經七書　陰符經

虎鈐經　孫子十三篇

奇門遁甲　黄石公素書

金匱　三畧

師律提綱

農

隴工書　便民圖纂

治圃須知　養民曰宜

畊桑雜記　農桑撮要

偏記

古鏡記　北征録

西征石城記　西使記

北轅録　別國洞冥記

平夏録　興復哈密記

江南別録　琴操

馬癖記　伯樂相馬經

牡丹榮辱志　棊天洞覽

劉禹錫原力　青樓集

夢書　棊訣

嘯旨　香譜

蔬食譜　煎茶水記

茶經　茶譜

酒譜　筍譜

梅譜　海棠譜

橘録　菊譜

荔枝譜　蟹譜

牡丹記　古今刀劍録

硯譜　古奇器録

師曠禽經　侍兒小名録

小字録　酒中玄

教坊記　妬記

博古圖　格古圖

南方草木狀　芍藥譜

竹譜　硯史

菌譜　茶録

影燈記　傳國璽譜

鼎録　花木志

姓氏急就篇

詩話

詩説　詩品
詩眼　詩説雋永
西清詩話　高齋詩話
葛常之詩話　胡氏詩話
許彥周詩話　漫叟詩話
杜詩正異　黃常明詩話
迂叟詩話　陳輔之詩話
洪駒父詩話　苕溪詩話
韻語陽秋　桐江詩話
蔡寬夫詩話　懷麓堂詩話
魏泰詩話　嚴滄浪詩話
東白齋詩話　苕谿漁隱叢話
存餘堂詩話　楊升菴詩話
歐公詩話　詩話總龜
蓉塘詩話　珊瑚鉤詩話

儼山詩話　古今詩話
古今詞話　劉貢父詩話
閒居詩話　洛陽詩話
王直方詩話　蔡寬夫詩史
曾龍圖詩話　隱居詩話
後村詩話　全唐詩話
金玉詩話　石林詩話
南濠詩話　竹坡老人詩話
六一居士詩話　詩源指訣
唐詩紀事　天廚禁臠
東萊詩話　庚溪詩話
西郊詩話　司馬溫公詩話
後山詩話　玉溪詩話

雜記

世說新語　續世說新語
世說敘録　說郛
録異傳　博物志
述異記　神異經
曹子建相論　曲江春宴録
清異録　史諱録
幽明録　唐語林
齊諧記　續齊諧記
酉陽雜俎　猗覺寮
尚論編　指掌圖
隋唐嘉話　禮樂志
艾子雜言　雲仙散録
卓異記　虞初志
省心雜言　桯史
景仰撮書　鶴林玉露

玉箱雜記　放翁筆記
漁樵閒話　江淮異人録
本事詩　續本事詩
本事曲記　集異記
提要録　博異記
異物志　龍江夢餘録
夢遊録　壯遊録
項氏家說　録異記
庚門隱書　玉管通神
海録碎事　湧浪野録
容齋隨筆　退畊録
徵文玉井　高隱外書
從容録　海墨微言
鳳池編　蓬原記
琴裝美事　祥雲志
敉樓記　好事集

豊年録　放懐集
醉録　冀越集
蜀普録　白氏金鎖
止戈集　金鑾密記
清異志　就印録
辨音集　窮幽記
三堂往事　叙聞録
揆首集　姑蔵記
叩頭録　金門歳節
今是堂手録　紀異録
樵海録　却掃編
四六談塵　異聞集
聞見録　侯鯖録
工庠録　倦游録
倦游雜録　燕談録
遁齋閒覽　雪齋廣記

植萱録　塵史
劉賓客嘉話　東齋紀事
桂坡遇録　宋子京筆記
集古録　寄齋録
復齋漫録　東軒筆録
文昌雜録　帰田録
緗素雜記　淮海集
硯北雜志　南部新書
青瑣高議　雪浪齋日記
冷齋夜話　藝苑雌黄
傳芳略記　事略
翰林故事　自慶傳
丁晉公遺語　文房寶飾
常新録　童子通神録
三峰集　纂異記
文筆襟喉　氏族言行録

玉塵集　陶家瓶餘事
文覽　樵人直說
樞要錄　汗漫錄
張譓中復古編　友會談叢
廣客談　陶朱新錄
閒顏集　閒讌常談
谿里子筆談　洗硯新錄
寉亭筆乘　鹽車道聽
席上腐談　輟築記
學圃餘力　蕉簷聽記
投甕隨筆　清夜錄
談藝錄　摭言
東皐雜錄　啓顏錄
齊民要術　瑣語
閉戶錄　仇池筆記
厚德錄　古今注

晁氏客語　可談
龍城錄　前定錄
王文正筆記　鼠璞
翰林志　丁晉公談錄
玉堂雜記　春明退朝錄
燕翼貽謀錄　欣賞編
揮麈錄　從征錄
林子中野史　青箱雜記
學齋佔畢　釋常談
西疇老人常言　欒城先生遺言
東谷所見　東坡志林
雞肋編　雞肋續編
孫公談圃　螢雪叢話
祛疑說　書蕉緒論
劉禹錫因論　宋景公筆記
趙清獻善誘文　楊文公談苑

陳無己談叢　瑣碎錄
談藪　幽怪傳疑錄
逍遙錄　深雪偶談
資暇錄　柳氏舊聞
次柳氏舊聞　明道雜志
葆光錄　芥隱筆記
松窗雜錄　宜齋野乘
松漠紀聞　碧雲騢
妖亂志　幽閒鼓吹
東陽夜怪錄　蹇齋錄
酔鄉日月　剪燈新話
剪燈餘話　平江記事
丹鉛錄　丹鉛續錄
簷曝偶談　聽雨紀談
病逸漫記　讀書筆記
寓意編　寶櫝記

彭文公筆記　避戎夜話
清溪暇筆　懸笥瑣探
霞外雜俎　蘇談
風月咲談　梓吳
說海　說淵
說選　說纂
說略　傳疑錄
談淵　河汾燕閒錄
春風堂隨筆　淮封日記
水東日記　知命錄
捫蝨新話　春渚紀聞
五庄日記　蓉塘紀聞
風月堂雜識　湍桂堂暇錄
山家清事　委巷叢談
野記　戎幕閒談
餘冬稿　草木子

草木子餘錄　海涵萬象錄
寓圃雜記　郊外農談
西湖麈談錄　燕對集
輟畊錄　閒中今古
日詢手鏡　石林燕語
丹陽集　學林新編
瑯琊漫抄　濯纓亭筆記
續歸田錄　零陵摠記
湘中故事　湖湘故事
趙璘因話錄　盧氏雜說
李康靖見聞錄　吳感大定錄
胡戩泗工傳　瀛洲錄
江鄰幾雜志　雍洛靈異記
盧懷抒情　縉紳舊聞
王幾通勉志　廣卓異記
金陵語錄　御史臺記

逢辰錄　鑒戒錄
玉壺清話　雅言系述
雅言雜載　金坡餘事
野人閒話　東齋錄
有宋嘉話　洞微志
溪蠻叢咲　小說舊聞
翰府名談　趙升平見聞錄
靈異錄　桂堂閒話
郡閣雅談　玉堂閒話
張君房脞說　脞說後集
北夢瑣言　青瑣後集
雲齋廣錄　桂苑叢談
幽怪錄　敘聞錄
續幽怪錄　異聞錄
天游別集　百斛明珠
雜志　劉歆鍾律書

志逸　異叢談記
南部烟花録　龍衮江南録
造化權輿　封氏聞見
李翺復性書　劇談録
能改齋漫録　洞山語録
表沖真隱傳　陸機要覽
容座新聞　霏雪録
霏霏録　耳目記
墨池浪語　錢氏私志
拊掌録　清尊録
武陵集記　玉壺氷
三餘贅筆　睽車志
話腴　就日録
瑞應圖　諧史
都公談纂　默記
張筌貴耳集　瀟湘録

墨莊漫録　杜陽雜編
會要　宣政雜録
墨客揮犀　續墨客揮犀
聞見雜録　山房隨筆
昨夢録　鐵圍山叢談
孔氏雜記　三山小牘
碧湖雜記　遂昌山樵雜録
桐陰舊話　東園友聞
江行雜録　行營雜録
避暑雜抄　養痾漫筆
虛谷閒抄　蓼花洲閒録
齊東野語　癸辛雜志
物理論　羣居解頤
夢游續録　山莊夜怪録
孔子志怪　何氏語林
玉堂新語　郭頒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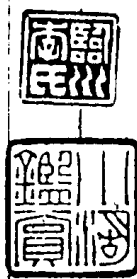
春秋燕語　迂叟文訣
感定錄　孔毅夫談苑
獻醜集　續前定錄
樵談　西溪叢語
姓氏英賢錄　婦人集
樂纂　江氏家傳
殷芸小說　羊愔文章志
春秋繁露　游宦紀聞
儒林傳　揚雄方言
姚合極玄集　宋祁卓行傳
王照新志　鄭緝孝子傳
范曄獨行傳　文苑傳
續釋常談　玄論
春秋運斗樞　春秋元命苞
宋名臣四科事實　戎幕雜談
翰苑叢記　王明清餘話

聞奇錄　牧豎野談
摘青雜說　淇水流慶錄
孝經援神契　蔡邕月令章句
圖墓書　春秋文耀鉤
陶氏家傳　論語撰考讖
孫盛雜語　春秋潛潭巴
皇覽記　禮斗威儀
春秋孔演圖　詩含神霧
春秋考異郵　裴玄新語
賈充典戒　古今藝術圖
弁陽客談　虎林客談
仲長昌言　篤論
體論　古今通論
成敗志　荀悅申鑒
治世餘聞　繼世紀聞
尚書故實　野客叢書

趙氏金石録　外國異事

徐彭年家範

今古鉤玄總目録

瑯琊諸茂卿輯

計七十五事

卷九

計七十四事

卷十

計壹伯另二事

卷十一

計七十八事

卷十二

計八十四事

卷十三

計八十四事

卷十四

計六十九事

卷十五

計七十三事

卷十六

計七十六事

卷十七

計六十事

卷十八

計六十二事

卷十九

計六十九事

卷二十

計九十事

卷二十一

計九十九事

卷二十二

計九十九事

卷二十三

計九十七事

卷二十四

計八十八事

卷二十五

計七十二事

卷二十六

計八十一事

卷二十七

計七十三事

卷二十八

計五十二事

卷二十九

計七十八事

卷三十

計九十六事

卷三十一

計八十五事

卷三十二

計八十四事

卷三十三

計五十五事

卷三十四

計五十九事

卷三十五

計四十四事

卷三十六

計六十一事

卷三十七

計五十六事

卷三十八

計六十九事

卷三十九

計七十事

卷四十

計六十三事

今古鈎玄目録終

今古鈎玄一卷

瑯琊諸茂卿輯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游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艶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氷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絶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莫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絶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

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因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中之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為師因歡咲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咲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出集異記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敝因命屈之與語大奇之遂為見知曰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所恵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即鞭撻之裴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出幽閒鼓吹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有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惟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出世說新語

張巡之守睢陽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綸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游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腥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

戰春来若孤城日漸危合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歕黄塵起時将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嶤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辯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遥聞横笛音 出劉賓客嘉話

邢鳳帥家子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極来環步從容執卷且吟鳳大悦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咲曰此妾家也而君客於妾宇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目美人曰妾好詩而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是美人坐西牀鳳發卷視其首篇曰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父母教妾此舞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之狀既罷美人低然良久即辭去鳳亦旋覺即於懐中得此詞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 出博異志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游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畒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渇求飲女子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女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嗣後絶不復至及来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逕往尋之門墻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秪今何處去桃花依舊咲春風後數

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父老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荅老父曰吾女笄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此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歸之出本事詩

艾子事齊王一日朝而有憂色宣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然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受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王問之故戚然曰卿喪子可傷賜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受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効方出東坡艾子雜言

古詩何賖待來茲出文選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云茲年也出呂氏春秋

東坡自儋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公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公買一宅爲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公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問其故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公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即公以五百緡所

得者也曰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即吾所售也不又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券對嫗焚之不索其直 出方元善深雪偶談

樂器有似琵琶而圓者曰阮唐中宗朝有人於古塚獲其銅鑄者獻之云此阮仲容所造乃命工以木為之音韻清朗頗難為名權以仲容姓氏呼為後以昔賢名氏不宜為樂器之號遂改為月琴以其形象月聲合琴也晉書稱阮咸善琵琶曰以得名又按後周書云武帝彈琵琶後梁宣帝起舞曰陛下既彈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則周武所彈乃今之五絃始知前代凡此之類總謂之琵琶俞又風俗通云推手向前曰琵卻手向後曰琶則琵琶之名又不得專名于四絃者矣 出賓退錄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隱者善嘯籍聞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乃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問之屹然不應籍曰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否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噆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出嘯旨

張循王之兄保 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與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市美女能舞音樂者百人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

将者十數輩卒徒百餘廣收綾錦奇玩黄白之物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數十倍王得馬軍容獨壯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悦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特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襃賞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退爲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啻三十里哉彼卒者穎然甘寢苫階花影之下而其胷中之智圖轉恢奇乃如此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由試其藴耳以一敝衣老卒循王慨捐五十萬緡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固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内外付種蠡漢高捐黄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成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出寉林玉露

宋南渡諸将封王者惟張俊善治生罷兵而歸歲收租六十萬斛紹興間内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今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将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内坐殿上大咲 出田汝成西湖游覧志

秦将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及秦卒嘶鳴不食而死 出酉陽雜俎

張士誠據蘇其弟士德為相豪占民田以益富廣產華構玉食以取奢樂門下養士亦多有張明善者故元之遺老能填詞度語言詼諧士德愛之一日雪大作設盛宴張女樂邀明善詠雪明善倚筆醉題調詞曰漫天墮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教衆口嗷嗷喫倸的早難道國家祥瑞甚得滑稽之諫可見前輩風致如此 出皇甫氏閒略

倪瓚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於畫竹予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是與非葉之踈與繁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為蘆予亦不能強辨為竹真沒奈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為何物耳 出雲林遺事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與公曰取彼金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 出高士傳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中為山東布政 文皇靖難師至城下攻之百方不下後 文皇正大統擒鉉至終不屈被殺鉉有二女發教坊司為娼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為詩以獻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箸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攬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出王守谿筆記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

作蕭敷艾榮 出晉中興書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銀燭照紅粧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妃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醉顔殘粧鬢亂釵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 出冷齋夜話

李丹授昌州倅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劉淵材聞之乃吐飲大步往謁李曰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 出陳思海棠譜

元祐間黄秦諸公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作賢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色皆六而一猶旋轉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絶適東坡自外來睨之曰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出桯史

郤子云冥門不入宿臨甑不取塵避嫌也與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同義

物理論云豈有太乙之君生於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於寡婦之室宋仁宗脩東華門群臣奏不利工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修之無禁仁宗可謂知物理者矣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者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也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

中之宂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訙
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出劉向說苑

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年四十餘曰投禮逸
士風高老為師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静慧散
人之號扶二女童放浪江湖間偶至松江將
結數椽為游息所郡人陸居仁往訪焉秀頗
不為禮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為撰之疏曰京
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塲曾使萬人喝采道德
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回片語投機向林下
得大道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跳身纔
離了百戲棚中圈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
下閒人赤緊地無是無非到大来自由自在
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生關交媾功
成陰昜炭燒空慾海修持行滿雌雄劔劈破
愁城七星冠刚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紐做
麽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
可名強名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
可里艸屨麻衣匾皂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養
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無節葉笑從前歷盡
虚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結果尋幾
箇烔霞外逍遥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男
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
一筆咸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
話迷魂陣當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捻是虛
脾玄關竅今日點開心即道道即心無非玅
用牢着眼看烏飛兎走急回頭怕雀怨猿驚
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玄論
道稽首相迎大都来幾箇知音多㫁是前生
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遏行雲
紙帳梅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孔日桃花
扇深藏明月影椰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
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口宣揚老子經文

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撩牙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宿鼇星月下禮拜茆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化爲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洗淨臙脂見全真本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宮商盡詳七眞堂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冊立下新王母不比尋常釣子曾經老大鉗鎚百鍊不回萬夫難敵疇昔徹通一哄白

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便當攮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撇等閒秋月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莊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倍加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婁人者必親仗磬玉金鐘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邇傳誦以資哄談秀不可留達宵遁 出輟耕錄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物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問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易人至今傳之 出寉林玉露

劉文安公爲學士掌院事見禮曹移文大書名押公不以爲然乃題文後曰諸葛大名垂宇宙君今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相害只恐臨池費墨多書郎視之深以爲愧 出閑略

賈似道欲行量田之法樞密使文及翁作百字令詞詠雪以譏之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美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冢若是鶩鴨池邊三更半夜

誤了吳元濟東部先生都不曾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随流水東皇咲道山河原是我的（出西湖游覽志）

物去其勢豕曰豶見易牛曰犗見佛書馬曰扇見五代史雞曰𩿨犬曰閹俗語

徐太傅達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上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伏劍入謁。帝時方盛怒宿戒閽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閽吏奪關而出　帝曰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可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曰進曰達有異圖不啓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為耳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嘗南

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出剪勝野聞）

歐陽公晚年常日竄其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咲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生咲（出蘆球偶談）

越僧某索畫於沈石田周寄一絕云寄將一幅剡谿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石田欣然畫詩意荅之（出白齋詩話）

吳文定公寬詩格尚渾厚琢句沈着用事果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其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澁頻扶白玉闌為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饑烏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憂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藹然

可掬至如古人随車縞素灑槁驢背自是閒話頭出存餘堂詩話

李白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勑宮嬪十人侍於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其受眷愛如此事出開元天寶遺

部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吕文穆公尤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吕作相更荐之不就葺幽亭藝花木自娱足跡不及城市年八十餘矣錢文僖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推官歐陽修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文僖率僚屬出郊往游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不告以名字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亦無諸君者老夫甚愜頤少留花下小酌於是以陶尊果蔌以進文僖喜其野逸為滿引不辭既而吏捍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公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輩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也歎息累日不止出高士傳

陶弘景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贈君坡翁一日在山中見雲氣如羣馬奔突開籠貯之歸而放去遂作攓雲篇宣和中艮嶽近山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絶巘危巒之間俟雲入遂括之以獻名曰貢雲則雲亦可以言贈言貢矣

蕪湖詹氏女姿貌甚美母早亡父老而貧以六經教授女與兄事之甚謹閒售女工以耴給

手抄列女傳每夜又默讀數四後寢雖大寒暑不廢淮寇自池陽來邑人皆竄其父泣謂女曰吾老矣死固無恨奈女何女曰父獨何憂我久已決今日豈得父子俱生耶乃謂賊曰吾父貧且老殺之何爲願將軍意不在金帛妾雖醜陋願奉巾櫛以贖父兄之命不然將併命於此無益也賊即舍之父兄皆得脫女麾令急去曰無相念善自保我得爲將軍妻無憾矣遂隨賊行數里過東市橋即躍入水而死 出東里志

韋應物歐陽永叔皆作滁州太守應物游瑯琊詩曰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則不然游石子澗詩云麏麚魚鳥莫驚怪太守不將車騎來又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詞招野逸共步青林間游山當如是也李義山以松下喝道爲煞風景

顧況在洛下門與三詩友游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出紀事

嚳丘士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迴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迴避耳嚳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於此凡鳥鵲多托高以

巢冀織狼籍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車馳比耶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縚線偶爲木枝所綰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爲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綰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愠而荅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出艾子

劉攽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寉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出龍洲集

謝朓詩如蹔使下都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丽鳷鵲玉繩低建章如登三山云白日丽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皆吞吐日月摘躡星辰之句故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有云恨不携謝朓驚人詩来搔首問青天耳劉孝綽平生無所推讓唯日以謝朓詩置几案間動靜諷詠之梁高祖謂不讀謝朓詩三日口臭朓之見重於當時後世如此

杜牧之赤壁詩折戟沉沙鐵未消細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彦周不喻此意以滑稽美翰每每反用其鋒輙雌黃之謂孫氏霸業係此一戰宗社丘墟皆置不問乃獨含情妓女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劉禹錫題蜀主廟云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亦是此意唯增悽感却不主于滑稽耳牧之處唐人中往往好奇立異如四皓廟南軍不袒左軍袒四皓安劉是滅劉如

烏江亭勝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要之東風借便與春深數字含蓄深窈與後二詩遼絕矣皮日休館閣懷古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只把西施賺得吳亦是好以議論爲詩者予竊愛賓庠新入諫院喜內子至一絕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墨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行使彥周評此則以賓氏內為不解事婦人矣所謂癡人前說夢也 出深雪偶談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懽如也嘗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養濟院乞兒子由晦默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 出漫浪野錄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此唐人詩也王灼明曾畫此景隱者之風宛然可掬恨不得再見之耳 出詩說雋永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唯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危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耶答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是亦有道者之言 出輟耕錄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者或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出天游別集

成化五年六月初九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明

日三司以牲醴致奠既歸有一卵浮于河大如人首下銳工圖貿請白徵具五色又多蟹黑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布易焉曰馳以告始覩之甚恐以手撼之中汩汩有聲且甚重氣煗而潤不知何祥也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固其類也 出懸笥瑣探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問諸閣下問三楊等皆不能對 上顧諸屬官曰有能知之者否時陳繼官下僚出對曰龍有翅曰應龍 上問所出曰見爾雅命取視之信然 出寓圃雜記

人驥兩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則驥不勝人 出呂氏春秋

今古鉤玄一卷 計五十二事

今古鉤玄二卷

瑯琊諸茂卿輯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艸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匈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匈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蔵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煑苦茗一杯出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来

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玅絕人䏻真知此玅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出霍林玉露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樓未造太祖先令儒臣作記即日文成 工覽之曰乏人矣昔唐太宗繄工役好戰鬪宮人徐充容猶工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可也今所荅皆順其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同游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游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 出青溪暇筆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遇國子監生某者入酒坊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聊寄食耳 帝曰與之入時坐客滿案唯供土地神几尚餘〻 上移之在地曰神姑讓我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四川重慶人也帝曰屬詞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又舉婁几小木命生賦詩曰喩已意辭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曰探囊償酒家而去生不知為 帝也明日忽移召召生入謁生茫然自失既至 上咲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生皇恐謝罪又曰爾欲登臺端乎遂命為按察使秣陵人家至今供土地神在地 出孤樹裒談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叅軍愛妾曰非烟容止纖麗善秦聲好文筆尤攻擊甌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為其比隣趙氏子名象者所窺乃厚賂門媼繾題一絕以寄之曰一覩傾城貎塵心亦自猜不隨蕭史去擬

學阿蘭来非烟答曰緑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是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象復寄詩云珍重佳人寄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洒幽襟百迴消息千迴夢裁作長謠寄緑琴詩去旬日烟以病絶音乃答詩曰無力嚴粧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来羸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一夕會公業入府曹遂與私通後公業察之竟撻烟死洛昜才士有李崔二生常與武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散後空牀拋下亂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雖貌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詩末句云艷魄香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祇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証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出虞初志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杜甫詩也後人以為楊大年作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此楊大年代北人祭皇后文也後人以為解縉作皆好事者為之出東谷所見

胡給事新貢院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為韻士既就案矣忽一老儒摘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為顛沛一為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他有霈字乃從雨為可疑衆曰是閔然叩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但云禮部韻注義既非增一雨頭無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于卷坐遠於簾者或不聞乃仍用前字於是試者用霈沛各半明

日将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窘復扣
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之對應曰如字廷中
大諠湧不可制譟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
害不細簾前闌木如拱皆折或入於房執考
較者一人毆之考較者遑遽急曰有雨頭也
得無雨頭也得或又咎其誤復曰第二場再
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移時稍定試司申
鼓譟場屋胡恕物色為首者盡繫獄韋布益
不平旣拆號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
序進有儒服立於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詫
博洽辨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其一
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
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賛其賅乃曰漢相吾言
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何人也旁揖者亦
屈指英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
服奮起爭曰萬春姓雷歷考史牒未有以雷
為田者揖者不服撐拒騰口俄一綠衣參軍
自稱教授前據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
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
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諷
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入稠人中曰
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座爾輩安得無
禮羣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二場再不敢也
席客大慚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為郡
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境 出桯史
春秋書木冰漢書謂之木介又云木稼王荊公
詩木稼嘗聞達官怕成化末京師似烟非烟
似雪非雪行道莖莖尋丈不辨草樹玲瓏皆
成幡幢寶蓋少壯鬚鬢盡成老翁父老云是
謂木稼然其應不止達官而已 出震澤長語
宜春傳公謀詞云草草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
紗窗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臥踏

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惟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来客来一咲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酒熟且衷細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 出苕溪漁隱叢話

虞邵南見歌兒郭順秀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两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一曲曰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虚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两字一韻比之一句两韻者爲尤難可見先生博學雖一時娛戲亦過人遠矣今中州韻無入聲以仄聲作平聲或可作去聲者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出輟耕錄

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以茶義固有取於此 出閩略

寉以聲交鵲以意交鵁鶄以睛交鷺目成而胎孕寉影接而懷卵鴛央交頸野鵲纏枝 出爾雅疏及師曠禽經變化論

釋氏書言孔雀因雷声而孕

象州出嬾婦獸淮南出懶婦魚俗皆云懶婦爲姑所斃而化其脂照宴樂歌舞則明照讀書紡績則晦 獸出異物志 魚出述異記

張天錫錢唐人天才拔萃文雄一時然落魄不羈縱情詩酒領天順壬午鄉薦授山西山陰縣教諭解官南還湖山燕集迨無虚日鯨吞海吸青樓紅粉爭相迎接人以鐵崖方之所居為回禄所燬作四六短疏以干知識云秋風破茆屋尚興杜老之悲烈焰燬高堂寧免張生之歎雖云天地爲家人毋本同逆旅其

如四海空囊丗身無所依棲昔也鳩居雖拙猶可歌於斯笑於斯今焉鳥巢旣焚正謂破我耴我子不能進不能退久類觸藩之羊無以居無以處真是喪家之狗胡開口的柳宗元黜道黔廬赭居之是賀沒巴臭的陳去非反說祝融回祿之意佳又不是曾新宮何必問鄭裨竈食於心者自昔慢云天火破我膽者于今不見人炮五株柳樹燒成炭三徑黃花化作灰反風滅火之人久無焦頭爛額之容安在夫往者不可諫固謂甑已破矣來者猶可追須知鼎耴新焉所恨者五車書當不得棟梁八韻賦更難充磚瓦作金石聲文章可憑晉城子興土木工事業須仗孔方兄然釋道尚有化緣儒家豈無布施况彼蓋三間殿造七級塔費無限錢不過徼福來生何如助數兩銀捐幾錠鈔幹有益事可以揚名今丗禿和尚只化愚夫老寒儒惟求達士曾聞晉將軍爲戴逵造室頗極富饒宋丞相爲康節買居務期寬廣何昔賢之好事豈今日之無人敢布輪奐之騷新聊蕢土茆之苟合咲狡兎巧營三窟念鷦鷯志在一枝伏願用財於當行施德於不報惟喜心大家齊發安樂窩小子必成使我春誦夏絃勝彼朝鐘暮鼓貯清風萌月於無窮藏奇書異画於不朽是所望也唯善圖之不數月而新居落成所構有望海亭見山樓育魚軒數十間前輩之風流仗義可想也出勝覽志餘

齊宣王問艾子曰吾聞古有獬豸何物也艾子對曰堯之時有神獸曰獬豸處庭中辨羣臣之邪僻者觸之而食艾子對已復進曰使今日有此獸料不喫食矣出艾子

容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

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出說苑

李太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為釣絲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鈎又曰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時相悚然出居暇偶談

人摘去毛髮者用猢猻脂塗之則永不出出渚緗亭筆記

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幾何劉公應聲曰廐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洗不得也聞者為之絕倒出病逸漫記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不自寍先生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之為愈哉先生欲與之言竟去不顧出川先生語録

王荊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沈杏花雨為優言盡而意有餘也出韻語陽秋

楚辭云餐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臭為香以擾為馴以憮為是以特為匹以原為再以落為萌同上

倪瓚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入國朝催科者坌

集瓚逊去潛於蘆葦中藜龍涎香覓蹤跡得之故柯九思詩云夜雨推蓬霓松石焚香何處獨題詩蓋道其實也 出雲林遺事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於 上前作院本頗有方朔譎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鉞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譴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士誦詩曰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争之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 憲廟密遣太監尚明察之覔緣得泯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冣後一人曰胡塗主者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憲宗微哂而已 出瑯琊漫抄

謝石紹興中以拆字著名徽宗書問字命一隸持往石窓書於側緘付之戒其到家方可發封隸歸奏上啓讀乃曰左為君右為君聖人萬歲遂補承信郎有道士聞其事亦以問字占石曰門雖大只有一口道士愕然盖所住觀無他黃冠惟童僕數輩猶未以為奇又書器字倩俗人往占曰人口雖多皆在戶外於是大服之趙彥通以周易應舉不第欲改他經曰書易字石曰得非有更易之意乎此字从且从勿當且勿易終必得後仍以易中試文

惠公為參知政事上章乞去未諧其弟指書中去字使觀之體帶艸石捧玩咨歎曰此尊官已是貴人今所占何事對曰予兄見任兩府方力求去石曰正鑽頭穿出天上将位冠百僚無庸詢休逸之請也後兩月拜相出夷堅志

太祖召画工周玄素令画天下江山圖於殿壁對曰臣未嘗遍跡九州不敢奉詔惟陛下草建規模臣然後潤之帝即援筆倏成大勢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帝笑而唯之出菽園雜記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闃無人聲案上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絶於窓扉云爾非慧遠我非陶何事囱間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卧看風竹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囱字黏於狀前訴於府且曰其有施主某人昨日携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走避酒為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杯知縣既醉不知下落銀杯各有鐫識今施主迫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屬吏某人鞫之堯夫曰尒為僧法當飲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来理會持其狀以示子姪輩曰尒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即命火焚之對僚屬中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出道山清話

元寶家有一皮扇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置之坐隅以水灑之則颯然風至巡酒之間客有寒色明皇差中使取觀爱而不受帝曰此龍皮扇子也出開元遺事

宋勢将危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為之柰

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矣文咲曰君知昔日劉玉川乎與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於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乃紿曰願與汝俱死必不獨行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乃獨去今日諸君得無效玉川乎客皆咲而不荅（出西湖游覽志）

弘治間安南使過吉水弔文丞相詩云吉水江頭繫客舟緬懷丞相舊風流堂堂大義勤王日耿耿孤忠就死秋北伐自期終復漢東征誰謂竟亡周一身獨任綱常責冑戴南冠學楚囚（出野記）

書云馬牛其風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盖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徤物逆風而行則徤（出三餘贅筆）

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盖炎而附寒而弃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弃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明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閑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出寉林玉露）

東萊先生注觀瀾文謂後赤壁賦結尾用韓文公石鼎聯句敘彌明意愚獨謂不然盖彌明真異人文公真紀實也與此不同金剛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東坡貫通內典深悟此理嘗賦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是夢赤壁之游樂則樂矣轉眼之間其

樂安在以是觀之則戒二客霍與道士皆一
夢也 出清夜錄
王建宮詞一百首蜀本所刻得九十又二遺其
八近世宮詞百首皆備蓋好事者妄以他人
詩補之殊為亂真也中有新鷹初放兎初肥
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
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
高盡理昨來新正曲內宮簾外送櫻桃此張
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
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
此白樂天後宮詞也閑吹玉殿昭陽管醉折
黎園縹蔕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
臂紗此杜牧之出宮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
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
牛織女星此牧之七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
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
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
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薰衣
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對下臺
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
作詞此夢得魏公二首也近讀趙與時賓退
錄其所拾建遺詩七首則是忽地金輿向日
陂內人接著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殿
發開眠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
樓頭每年宮女穿鍼夜勅賜新恩乞巧樓春
來睡困不梳頭懶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
階上坐簸錢贏得兩三籌彈棊玉指兩參差
背局臨虛鬭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
子半邊垂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兜
央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牀供御
香方加減頻水沉香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
傳送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進雲漿高

殿無風扇小凉每到日中重掠鬓衩衣騎馬遶宮廊彼又云得之於洪文敏所錄唐人絶句中文敏所得又不知其何所自也觀其辭氣要與九十二首爲類前所屬足者每見於諸人集中惜今尚闕其一 出存餘堂詩話

唐羅鄴詩云人間若筭無榮辱却是扁舟一釣翁頃見王仲深詩云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書囊到處挑欲買釣舡湖上隠近来漁課又難饒則知今之釣翁又不及古人遠矣 出東白堂詩話

博具名骰子者乃投擲于盤筵之義或謂爲骨頭所成曰以頭名然考之韻書骰即股字不音投則知頭骰二字皆非也 出資暇録

喬彞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彞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此題速改之爲渥洼馬賦遂奮筆斯須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胡山之亂葉乃以解副薦之 出幽閒鼓吹

東坡云 暮夜月明獨與兒子邁小舟至絶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咲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予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絶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罅而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出東萊臥游録

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出輿服注

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

甬豹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龜蛇之屬王喬赤松是也食穀者智慧而夭人是也 出淮南子

亡獵犬於山林大呼犬名則親呼而應人犬異類而相應者識其主也 出王充論衡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帝令於飛騎中揀勇壯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太常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乃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有所擊便不復蘇 出隋唐嘉話

唐人有詩曰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地秋及觀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鉤為鉤荊篠為竿割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鉤不申竿不撓 出博物志

齊王將築城以拒秦楚韓魏謂諸侍臣曰今百姓雖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征戍侵虞之患可以永逸矣艾子對曰今旦大雪臣趨朝見路側有民裸露僵踣望天而歌臣怪問之荅曰大雪應候且喜明年人食賤麥我即今年凍死矣正如今日築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在何人也 出艾子

白樂天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小蠻方豐艷因為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樂國唱是詞上問誰作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東使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為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 出本事詩

寧王常獵于鄠縣界搜林忽見艸中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言姓莫氏父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刼某至此動婉含顰冶態横生王驚悦之乃載以後乘時慕犖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腷膊有聲店主人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咲書報寧王云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人也莫才人跳為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出酉陽雜俎

孟母姓仉氏音掌 出闕略及姓氏急就篇

太宗師至城下建文遁去不知所之後至正統間有御史出巡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不避問之乃獻詩云云詢之乃文也詩云流落江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出守溪筆記

衛青少服役於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仳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将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久而遍擇羣臣貴顯無踰大将軍者迄歸大将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自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 出隺林玉露

理宗吉長吟詠物其睡燕詩云補巢啣得落花泥困倚東風倦翅低金屋畫閒隨蝶化玉堂

春静怕鶯啼魂飛漢殿人應遠夢入烏衣諾
欲迷却被捲簾人喚醒小橋流水夕昜西走
馬燈詩云颯輪擁騎駕炎精飛繞人間不夜
城風鬣追星低美影霜蹄逐電去無聲秦軍
夜清咸陽火吳騎宵馳赤壁兵更憶雕鞍年少
客章臺踏碎月華明 出西湖游覽志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淨風吹
細細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
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雨未嘗香也李
賀四月詞云依微香雨青氤氳 出韻語陽秋
内外皆毁而形骸尚存謂之浮屠 出老君實録
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
子孟子後絶無人何也文定曰只有過孔子
工者如江南馬太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峰岩
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意不解文定曰儒門淡
薄收拾不住皆福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他

日語張天覺天覺撫几歎賞曰達人之論也 出捫
蝨新話
米元章詠潮詩云怒氣犇聲逆海門州人傳自
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雲山萬馬奔
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晨昏吳亡越
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 出臨安志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
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東坡有是是堂詩非非
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
諛
士之遇不遇命也漢武時有白首為郎者問之
曰昔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貌而臣貌醜
今皇帝好少而臣已老盧照隣亦自謂當高
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黄老后封
嵩山聘賢士已廢豈非命哉 出中和堂隨筆
曾子曰鷹鷲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鱉

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

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出說苑

山谷在宜州重九日登郡城樓聞邊人相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秋勝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自羞倚欄高吟若不能堪者是月果卒 出道山清話

楊玢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復敢言 出楊文公談苑

栢生欲借班嗣之書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出漢

今古鈎玄二卷

今古鈎玄三卷

瑯琊諸茂卿輯

杜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脩何業旁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嘆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旁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不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出本事詩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脩靜等十八人為社客獨陶淵明不肯入社視衆人固已高矣無為子楊次公又從而笑之其作廬山三笑詩曰我笑陶彭澤聞鐘輒皺眉籃輿急迴去已是出山遲視彭澤又高一着矣 出聞略

空同子曰岳武穆全人乎得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是何言也不受命者

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召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代叛夫誰其與之曰閫以外將軍制之予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汲黯發倉粟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驕劫代叛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獨鏤下矣嗚呼岳得正而斃矣春秋之義也

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 出文子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如濯魄於氷壺也其三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闌身世飛動把酒自忘此興何極非太白不能道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筭只有殷勤画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又寄丘宗卿云千古江山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家子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烟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此詞集中不載尤儁拔可喜 出本傳

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觸事感物托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

功孝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制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嘆悲憂深思謂之吟吟咏情性揔合而言謂之詩蘇李之工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謂之詔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謂之誥即衆師而申之謂之誓已官使而命之謂之命出於上謂之教行於下謂之令時而戒之者勅也言而諭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册也言以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别嫌疑而明之者辯

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書者續而述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伸容閤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疏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承者揔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出瑯琊鈞詩話

倪瓚好飲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塊如石狀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有趙行恕者宋宗室也慕而訪之坐定童子供

茶行恕連啜如常瓚艴然曰吾以子為王孫故出此品乃略不知風味真俗物也自是交絶出雲林遺事

艾子之隣皆齊之鄙人也聞二人相謂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麄糲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脚面向前甚便若向後豈不爲繼來者所踐乎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嘆曰肉食者其智若此出艾子

滑稽古今說不同楊子雲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應劭注史記鴟夷革是以皮爲酒榼崔浩漢記音義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故語之響應不窮者取象今之注子是其遺法

今人以善營生爲經紀唐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云舅弟盧遵又將經紀其家則自唐已有此言出輟畊録

肉庫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杯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暖杯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内藏出開元天寶遺事

舃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舃凡舃色皆象於裳出古今注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内剛勁也蟬取其清虚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虚自牧識

時而動也 出輿服注

紫塞者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丹徼者南方色赤故稱丹徼為南方之極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戎狄也徼者繞也所以繞遮蠻夷使不得侵中國也 出都邑注

漢桓帝時黨錮事起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將性命之不免因相抱而泣有陳留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不顧而去 出東漢書

蘇眉山作硯蓋銘云研石猶在峴山巳頹姜去既去孟子不來子美詩云紫霞奔處黑白鳥去邊明盖絕唱也唐眉山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亦是佳句

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出唐庚文錄

裝潢二字蓋染黃紙脩治之名 出齊民要術

龍生九子見俞雅李西涯桂坡遇錄所解甚悉如云囚牛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也睚眦好殺今刀柄上吞口是也或作蜥蜴以其好腥蒲牢好鳴今鐘上獸紐是也嘲風好險今殿角上走獸是也或作兎猫狻猊好生今佛座獅子是也霸下好負今神座獸是也或作虮蝮為今橋兩旁水獸以其好飲又作饕餮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獅頭是也一作憲章贔屭好文今碑上兩傍龍是也一作螭虎蚩吻好吞今殿脊獸頭是也一作蟆蛉以其好風雨又說螭吻好望立屋角上獅子好火烱立

香爐蓋上拼圖形似螺好閑口立門上蚴螭似龍好險立護杇上鰲魚似龍好吞火立屋脊上螭吻似獅好食陰邪立門環上金吾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性通靈不寐故用巡警自螭吻以下七種皆不可曉殆必有所據也當更考之

南方諺語有長老種芝蔴未見得人不解其意偶閱唐詩云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胡蔴即今芝麻也種時必得夫婦兩手同種其麻倍收長老言僧也獨種則無可得之理故云

王觀安慶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承旨靖難兵至金陵觀走死一妻二女俱被執有旨配象奴妻詭言避難時有金銀若千寄城外某至親家須吾母女去取方與不爾為其所匿象奴利其物因與俱往至城門市人填隘妻云吾母言當以衣裾幅相結恐稠人中相失奴許之因固結之二女亦不解母意比至江側絜二女同溺水死出病逸漫記

晏子使荆荆王將辱之令縛一人過王而行問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土地使之然耶荆王有慙色出說苑及晏子春秋

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曲蓋焉戰國時賜將師漢朝乘輿用之謂之轞輗出中華古今注

徽之休寧西北十里外有寺在大山長林間山故多猴每以千數成羣白晝相暴僧炊飯熟輒連臂入廚舁甑着地攫食之且抛弄蹂踐必盡乃止僧不勝其苦至堅閉門髣盌藏袖

中峄房良久然後敢食後一遊僧教之曰吾有一計當使永斷蹤跡今夕試為之乃設網罟於廚次而實棗栗餓頃二猴入罟不能出僧磨墨斗許拌以水漿灌沃之自頭至足遍身通黑始縱之猴自視毛色瓌異急奔窠其類望見以為他惡物也驚而走罔敢回顧黑者逐之愈切群猴去益遠不三日滿山皆空列子載楊朱之弟布表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而返其狗迎而吠之布怒將朴之朱曰子無朴矣使白狗而往黑而還能無恠乎與此事相類 出夷堅志

張紫巖嘗以几閣丸墨并常支竹杖作二銘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曰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室子將與之歸老而道遥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 出桯史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干臨川守餽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攫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艸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出隺林玉露

世俗用金銀為環置於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注古者后妃羣妾以禮御進於君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着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則世俗之名戒指者有自來矣 出三餘贅筆

宋高宗好養鵓鴿躬自飛放有士人詩曰鵓鴿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即

令補官後楊存中在建康旗亡画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取両宮北還之義後得美玉琢為帽環以進有一伶在旁高宗指示之曰此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也伶人跪捧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放在腦後高宗為之改容出西湖遊覽志

呂僧珎孩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出身甚微以販葱為業逮貴兄子求官於僧珎僧珎告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葱肆耳不聽其求宋季雅居其左貿市其宅人詢其價宋曰一千一百萬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隣一百萬買宅為人所敬重如此出景仰撮書

世恒言秦隋不道然不道莫甚於始煬後世有遵用其法過於堯舜者稱皇帝築長城列郡縣是始皇所為進士科是煬帝所設出河汾燕閒録

宋柳耆卿蘇東坡各以塡詞名而二家不同當時士論各有所主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相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詞却着十七十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為之撫掌大笑出溪山餘話

凡艸書之法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各有義理不可忽也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苟且故云匆匆不及艸書其相連處特是行帶耳凡楷書之法如快馬斫陣墨欲乾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姸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滯則筆枯凡隸書人謂宜匾殊不知妙不在匾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法曰方勁古拙斬釘截鐵備矣人謂篆字宜長太長則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為度一字為正體半字為垂脚脚

不過三凡有三脚當以正脚爲主餘略妝短如牆脚可也若生耳之等字却以工出爲脚如草木之爲物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繇入抱犢山十年木石俱黑王羲之五十二歲而書成永禪師不下樓者四十餘年要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出姜堯章續書譜并書斷雜編及米芾海岳名言陸深書輯

縣令鍾離君與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嫁買一婢以從一日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窊處惻然淚下鍾離君訝而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我戲歲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君驚問曰汝父何人婢曰我父兩政前縣令某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鍾離君急呼牙儈及老吏問之具得其實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遂以書遲之且曰吾買得前令之女吾憐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更伺一年別爲吾女營嫁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願以前令之女與吾子君女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不可得而見矣出魏泰東軒筆録

洞庭劉氏葉正甫妻也葉久客都門有寄衣詩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出輟畊録

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出周公謹癸辛雜志

黄歇謂秦昭曰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碁是也

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爲夫人不

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咲曰誰教阿舅為此好事 出大唐新語

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出列子

晉文公焚林求介子推有鵶遶烟而噪名曰仁烏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啣土置塚上王莽發丁姬塚燕數千啣土投穿中 出聞略

南濠都先生穆少嘗學詩沈石田之門石田問近有何題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為對其詩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經云寡婦夜不哭何不以燈字為春字南濠不覺悅服 出夷白齋詩話

鄭所南墨蘭自題曰一國之香一國之殤懷彼懷王於楚有光所南宋太學生而不仕元其画獨不画土人問其故荅曰土為番人奪去 出都穆寓意編

庚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屬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少頹右軍荅曰惟丘壑猶存 出世說新語

李義府始召見太宗試令詠烏其末云工林多許對不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 出隋唐嘉話

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歇高皇之嫚罵其論唐亡云掬江海以捄焚焚收而溺至引鴆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出文録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

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冒重致遠蓋言童稺不奇不慧即非異器耳出劉賓客嘉話

擊節二字謂擊凡爲節也若擊缶爲節之謂世人不曉此義往往以彈指爲擊節何其謬歟出李涪刊誤

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于途路也出輿服注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墻故爲溝以隔之或曰陽溝陰溝蓋以當日者爲陽溝屋下者爲陰溝也其說近是出霏雪錄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王元之謫商於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出洧宅編

王荊公五言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出臨川集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咲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荅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

也 出宦林玉露

蜀中遇寒食日採楊桐葉作汁染青而有充食之以資陽氣謂之楊桐飯即道家之青精飯也 出瑣碎錄

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樹木外向亦名曰鹿角 出三餘贅筆

或問曆書有白黑綠碧黄赤紫何謂也曰河圖之數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為白九為紫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碧六八為足為白故陰易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黄七赤九紫 出震澤長語

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嘗出游宮垣南溝水中蜿蜒奇狀靡不瞻睹及鑾輿西幸龍一夕乘雲雨自池中望西南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舟有龍翼舟而進上泫然出涕顧謂左右曰此吾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酹之於是龍振甲而去 出李德裕次柳氏舊聞

少師西涯李公東祀歸上通達下情既云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者 出名臣經濟錄

世人言胞次不坦夷逞獨見以忤人者曰奊真音列摯出漢書奊真而無志節言人不勇往直前者曰墨尿音眉癡蘊藉不躁者曰緬忝出列子又皮日休反招魂上曖昧而下墨尿言人進退不果曰佁儗音熾賦司馬相如賦佗以佁儗柳子厚夢歸賦紛若倚而佁儗兮言人聆言不記事者曰耳邊風言艸木稱而初蔫者曰始花書試月令桃始華蟬始鳴注皆去聲言戲擾不已曰鷚音梟稅炸爽書鷚

之不置言褒貶人者曰包彈蓋宋人以包孝肅多所彈劾故云言人愚不省事者曰僮魏萬詩五方造我語知我非僮癡言人儀矩可喜者曰庯峭音波俏本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俊俏之意也

蠹蝝仆柱梁蚑蝱走牛羊 出談叢

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 孔融詩

馬端臨論圩田曰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為水也此數言極盡泖湖之利害當大書深刻以示愚民之嗜利者 出河汾燕閒錄

天下之務日開而未已如茶古所無今則不可闕茶之用始於漢著茶經始於陸羽榷茶始於張滂爾雅檟苦荼荼之名始見於此吳志孫皓密賜韋曜茶茗以當酒飲茶始見於此注以早採者為荼晚採者為茗又名荈云 出陸儼山知命錄

卅言三尺法者蓋用三尺竹簡書律法詔書謂之尺一亦以一尺版書詔囊封加璽又謂之璽書 出傳疑錄

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為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藩以為居而龍蛇与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以像龍子將避水神也今大國有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

不肖者曰奴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材
也世之指傭工者曰客作焦先飢則為人客作
飽食而已 出輟耕錄

貞觀中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
是士馬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卧病聞之
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
能敵惟羚羊角破之乃持往試之僧緘縢甚
固良久始得見叩之應手而碎 出隋唐嘉話

吳中田家凡久傭於人者謂之長功暫傭於人
者謂之短功此言非也唐六典云凡役之輕
重功有長短注云以四五六七月為長功以
二三八九月為中功以正十十一十二月為短
功蓋夏至日長至六十刻冬至日短止四十
刻共一等定功則枉弃日刻大約中功以十
分為率長功加一分短功減一分 出三餘贅筆

范石湖占雨詩云朝霞不出户暮霞行千里今
晨日未出曉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
四起截豈知天道吳農諺云爾古来占滂沱
説者類恢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豨月當
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
洗逐婦鳩瓻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蜥
蜴與鬬計蛙鳴東山鸛堂審南柯蟻或加陰
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娠
形鷲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
捷於鬼哦詩敢誇傳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
占雨詩甚詳諺又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
晒殺雁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
不求自下二説尚遺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
海時月驗仰瓦體 出鶴林玉露

文王伐崇至黄竹之墟鞋繫解顧左右皆賢無
可使者因自結之 出史

倪雲林瓚有清閟閣雲林堂清閟閣為尤勝客

獘邑獘邑之君亦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
之於大國何如梁王乃披衣出見之(出劉向說苑)
臨興縣居民程氏累世以弋獵為業家頗豐厚
輸租入郡適逢廛市有摇小鼓而售戲面具
者買六枚以歸分與諸小孫諸孫得之喜各
戴之群戲堂下程畜猛犬十數皆常日放獵
所用者望見之吠聲狺狺爭趨前搏噬救之
不退孫即死者六人犬吠所怪固常理也亦
世獵之報云(出夷堅志)

今士庶之家凡有喪者其靈座前皆設看果或
土或木任意為之而飾以色其祭祀則必然
楮錢及金銀楮錠楮錢亦有用金銀者陶穀
清異錄載周祖靈前看果皆雕香為之形色
如生則五代時已有看果矣唐書王璵傳載
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璵乃
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於璵又清
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
形而楮泉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
白曰冥遊下寶則金銀楮錠及錢亦始於五
代時矣(出聽雨紀談)

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此劉禹錫
賀裴晉公留守東都詩也其遠大之器自覺軒
豁可仰

龔天然作鐵笛賦以屈楊廉夫致其下拜又應
口作碧梧翠竹詩中二聯云曾聞剪葉書周
史又見飜枝入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玉壇
風靜夜聞多(出間略)

尹子曰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慎子曰兩貴
不相事兩賤不相使鬼谷子曰兩智不能相
臨兩強不能相屈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唐代宗謂郭子儀曰
鄙諺有言不痴不聾不作家翁世言鄙人之

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夷人道經無錫聞瓚名欲見之以沉香百斤爲贄詒曰適往恵山翌日再至又云出探梅花夷人以仰慕不得一見徘徊其家瓚密令人開雲林堂使登焉堂前植碧梧四周列奇石東設古書器西設古鼎尊罍法書名画夷人方驚顧間謂其家人曰聞有清閟閣能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出雲林遺事

有客浮海夜泊島峙中聞水下有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出艾子

今古鈎玄三卷 計七十八事

今古鈎玄四卷

瑯琊諸茂卿輯

廬山天池寺以周顛仙興建我 太祖御製周顛仙傳甚奇古中載顛仙以手畫地成圈指謂 太祖曰打破箇桶做箇桶蓋隱語代革之事桶統也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桶亦 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楊廉夫以方巾見 太祖問其製對以四方平定巾 太祖喜令庶人皆得戴之重佳名也商文毅公輅召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出隊章湯抄

陶學士安既歿其子尋以事見戮家人四十餘人悉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妝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莫可控乃裹素衣赴京師擊鼓求見 帝帝異其容儀問曰今媪爲誰安妻頓首曰妾陶安之妻帝法然曰是陶先生之

嫂手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愴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惟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得保首領入溝壑　帝唯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蒙涉諸難功在鼎彝形神入土子孫殘落甚可憫念令即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其毋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去 出前勝野聞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游皆當時名士然而篳門圭竇室惟四壁隣有李將失名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即蕭然葭艾聞客至必名人曰秉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游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領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韓接韓殊不意懇辭不敢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死況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即長揖而去韓追讓之顧恍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年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為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迓之連三歲不果迓因以良金置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

居恐不自免乃落髮爲尼居佛寺後翃隨
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功番將沙吒
利所刼寵之專房翃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
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
非青州韓員外耶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
失身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
一来取别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車尋
至車中投一紅巾包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
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爲之雪
涕是日臨淄大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
赴之悵然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
嘗不適今日何慘然耶韓具話之有虞候將
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嘗以義烈自許願得
員外手筆數字當立致之座人皆激賛韓不
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逕
趨沙吒利之第會吒利已出即以入曰將軍

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即以韓札
示之挾上馬絶馳而去座未罷即以柳氏授
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嘆時吒利初立功代
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闔座同見希逸白其故
希逸扼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爲也而俊復
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
久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絹二千疋柳氏却婦
韓翃後事罷閒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
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
能知韓擧目爲悪詩韓翃翃殊不得意多辭
疾在家惟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
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
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
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
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
與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

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翊帝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出本事詩

吳中取酒中新醅者謂之擊䤄盎酒之精粹者也范成大詩云糟䤄新醅白蟻雖軟火紅出近峰聞略

唐德宗時潘炎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賂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京尹頎[illegible]一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出幽閒鼓吹

雀一名嘉賓燕一名天女鵲一名神女烏一名孝鳥雞一名燭夜猿一名參軍羊一名髯鬚主簿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鳥一名宵燭蚯蚓一名蜿蟺飛蛾一名火花一名慕光蝌斗一名玄針龜一名玄衣督郵鼈一名河伯從事鼉一名河伯使者蚊一名豹脚蟻一名玄駒蟬一名齊女黃鶯一名金衣公子鴿一名飛奴鸚鵡一名綠衣使者出鳥獸魚蟲注

人將別離則贈之以芍藥芍藥者一名可離也欲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者一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者即萱一名忘憂草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者一名合懽合懽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相牽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出古今雜注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為四川屬縣四川工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為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

為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擬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謂神為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出瑣碎錄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元時呂重實為僉事微時晨炊不繼欲攜布袍質米於人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盡春衫辦早廚山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裡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幾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次年果登第出西湖游覽志

柯九思博士避言路居吳時虞邵庵在館閣賦風入松以寄之詞曰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試朝衫御溝氷泮水挼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傳刻而此詞遂遍海內矣出輟畊錄

古人行事殊非今人所及而今人過古亦有一二事焉古人多務厚葬觀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發魏襄王哀王晉靈公之冢金玉珠寶甚侈蓋不獨秦始皇闔閭也近世山東河南鬻鍾鼎尊匜窮極巧麗皆墓中物也今人自棺槨衣衾之外雖富貴之家一物不以殉不獨不為生者之費亦不為死者無窮之累此其過古人一也古人諱忌拘甚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父名中子不肯受中奉大夫此何理也以莊諱則光為嚴光勛為嚴勛州為嚴州以一時之諱易千古之稱甚無謂也今人

二名嫌名一無所諱臨文則又不諱此其過
古人者二也出震澤長語
太祖克金華召一日者劉日新推命荅云將軍
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為公或為
侯高皇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
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為天子　高皇大
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顧又問
汝欲富乎對曰不顧問以所欲但求一符可
以遍遊天下耳　高皇曰以手所揮白扇題
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
應仙人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特此一
握扇横行天下走識以御寶劉持此遍游十
三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于非命故歸
作别去游京師妻留之曰既當死死於家耳
荅言當死于京師遂至南京都市中推筭但
講命而已葢先被旨不許與人筭故也都督

藍玉平雲南回曰詣劉講劉言將軍將星見
梁地當封梁國然七日必有一險我當與將
軍同死後果封玉為梁國公侍朝穿紅袍在
西班時日東工㬭㬭　上目之曰此將軍不
獨外邦人畏之朕亦膽寒矣有張尚書者同
往雲南與玉不睦對曰此人陛下之前不妨
但恐非少主臣也　上由是欲誅之曰潛令
科道糾之科道問張尚書何以為罪張曰第
言軍還不交軍欲乘此作亂耳玉臨刑時歎
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為何人曰劉日新
上聞曰逮劉至問汝與藍玉筭命對曰曾算
又問汝命盡幾時曰盡今日曰殺之今其家
子孫尚在賜扇猶存出孤樹裒談
荆公金陵懐古詩逸樂安知與禍雙雙字最佳
史龜筴傳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
知吉凶出芥隠筆記

楊祭酒夔未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
見詩詩摠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
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項名由此益振遂登
高科出劉賓客嘉話
一噎之故絶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可以
爲進鋭退速之戒出文中子
正德末年冢宰陸完以宸濠之累。詔入獄吳人
陸楠吊以詩云子規聲裡月光微何事先生
不見幾雲夢已收韓信去鱸魚空待季鷹歸
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筆何人定是非寄語朱
門春去後楊花燕子自爭飛先生嘗有平寇
監國之功至此尾解聞爲王瓊中傷未知然
否
王摩詰詩云褒斜不容幰褒斜二谷名即今棧
道是也寶雞以南曰斜谷褒城出口曰褒谷
漢鄭子真耕於褒中曰谷口出知命錄

哥窰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宋時有章氏兄弟長
曰生一次曰生二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
窰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爲世所貴即
官窰之類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窰出春風堂
隨筆
廷宴餘物懷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
遺果物怪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勑
太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別
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今
此制尚存然有以懷歸不盡而獲罪者出金臺紀
聞
唐中宗嘗召故相蘇瓌李嶠二子進見二子皆
童年上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
曰爾日憶所通書可奏者爲吾言之蘇子頲
應聲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李子失名
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

有子李嶠無兒 出李濬松窻雜錄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耳何之英雄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媼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胯意氣隣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媼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嗚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視信逋反嗤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出寉林玉露

泰山東山名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 出漢封禪記

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暘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 出島夷志 補恒洛迦山在東大洋海中鷄初號遥見東方日出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 出宋學士集 觀此則唐人詩云海岈夜深嘗見日殆非虛語也

黔婁卒曾西來吊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非先生意也西曰何以為謚妻曰謚曰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盡形何以謚為康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為國相辭不為是有餘貴賜粟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謚為康不亦宜乎東坡詩曰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 出蘆瑑偶談

黄山谷云龜以靈故焦雉以文故翳本杜子美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則杜又有所本矣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

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
我驕也我能不畏乎出說苑
宋學士濂謫四川懸某寺寺有老衲高僧也濂
與語曰吾聞内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
為自以為無媿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
嘗為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遂自經死
出守溪筆記
維揚秦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
而昇一姝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同指之曰此
為部主事某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
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
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迺運
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蚊蚋可畏納之帳中同
寢直抵都下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
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
妾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簡

附便驛報吾鄧公矣遂相與痛飲盡懽而散
昔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投宿恐其凍
死坐之於榻至曉不為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
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曉千古以為美事今
秦之於此女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
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厚德者矣
出輟耕錄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
也故早年頗似荊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
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
手善於打乖荊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
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
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興之斡旋未嘗自我發
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
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報秦攛掇
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

羽两次報讐皆不自做後来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来做後来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来有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盖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出寉林玉露

王中父作詩多用助語有送人應舉詩云上林春色好携手去来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此格古未有也 出明道雜志

有人夜泊舟于富春閒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陟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 出葆光録

昔蒲且子善弋詹何聞而悅之從受弋而以釣聞吳道子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画特轉移間耳 出談藪

邵康節曰世有温泉而無寒火按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温谷之陽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温泉火至陽而有凉燄康節又云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木虛實之相反也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肝實而肺虛也 出西京雜記及黄帝素問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於親知書信往来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目之為飛奴 出雜記

謝小娥嫁歷陽俠士段居貞父畜巨產隱名商

賈聞常與段婿同舟貨往來江湖間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謙之生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腦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乃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曰謂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詰之瓦官寺僧齊物亦不能辨轉求之李公佐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至詢其由小娥嗚咽良久告以故公佐曰車字去上下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無疑矣小娥慟哭再拜默識之後變男子服混于傭保間適遇二賊盡殺之出太平廣記

唐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木蘭廟詩宋女子黃氏荐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惟與老母同居此事尤怪四川順慶府都尉壩有女代父征封至都尉而歸親里見其肥大疑有姙也乃置酒邀親里食饗以刀割腹而死示無私也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元末兵亂虜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擄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邂逅其姊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之出碧湖雜記

高九萬春詞云鬭草歸來上玉堦香泥微汚合歡鞋全善贏得無人賞依舊春愁自滿懷王岐公夫人閣端午帖子云後苑尋春趂午前歸來競鬭玉蘭邊袖中獨有香芸草留與君

王辟蠹編 出張荃翁貴耳集并後村詩話

溫庭筠疊韻詩廢砌翳薜荔枯湖無菰蒲老媼
寶槁屮癯儒輸逋租後人擬其體作西谿雞
齊啼曲谷鹿獨宿沉吟臨岑嶔北陸復局促
一兔走百人追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
分定故也 出慎子

雉兔在野衆皆逐之分不定故也雞豚滿市莫
有志者分定故也 出鬼谷子

陰符經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噬雀青要
食虎皆以小制大也尹和靖云濯錦以魚攻
玉以石治金以鹽浣布以灰皆以賤制貴也

黃帝內經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
又曰女子不月故時人以天癸為月事天子
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王建宮詞
云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入月
二字尤新

貫雲石號酸齋仕宋為學士有詩名隱居錢唐
一日郡中數衣冠士人遊于虎跑泉飲間賦
詩以泉字為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
就忽一叟曳杖而至問其故應聲曰泉泉泉
亂迸珍珠箇箇圓玉斧斫開頑石髓金鉤搭
出老龍涎衆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
然遂邀同飲盡醉而去 出覽勝志餘

相國張延賞將判度支知有一大獄頗冤濫每
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
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
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
日帖子復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須
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
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
不止 出幽閒鼓吹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

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出隋唐嘉話

孟孫獵得麑使秦巴西持歸其母隨而鳴巴西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巴西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秦巴西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 出說苑

郄堪對晉文帝曰猛虎在山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發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也 出晉書

墨子有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又曹植自試表云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唐御史潘好禮上疏諫不立武氏為后有曰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且然況天子乎 出唐書后妃列傳

宋之問武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后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慚憤 出本事詩

范雎一見秦昭王而怵之以近禍昭王遂幽太后逐穰侯癈高陵華陽君於是秦之公族與羣臣側目而憚雎然以其寵而未敢害之一旦王稽及鄭安平叛而雎當緣坐秦王念未有以代之者尚緩其罪因下令敢有言鄭安平叛者死然雎固已畏懾而不敢寧矣艾子曰使人告之曰佛經有云若被惡人撲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如日空中住空中非久住之地此一撲終在但遲速之間耳雎聞荐

蔡譚自代 出艾子

周禮庖人供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膳食若荆州之鮺魚楊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醬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虺蟲之屬者而仲虺爲良臣蠋物之微者而王蠋爲貞士臧惡徵也而子羽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烏在其爲名也 出遜志齋集

藍玉往見鉄冠道人鉄冠少履出迎之玉遽云着草履以迎賓足下無禮玉偶持椰杯勸酒鉄冠即云執椰杯而勸酒尊前不終未幾玉果被戮鉄冠固前知也 出閒略

李元生子三日而喪母其僕李善乳之湩出而子賴以育後善與元子俱爲顯官 出鶏肋編

蜀主孟昶納徐圭璋女拜貴妃别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以擬其色似花蕊之翾輕也後宋滅蜀納之宮中每念故主圖其形以自隨供奉如神宋祖見而詰之問曰此何者答曰此張仙也事之得子宋祖以爲然後人求子者率画挾彈子爲張仙事之尤謹世久惑人可怪也 出輟畊録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后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岩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王荆公詠后云少没苕侵弃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猶無恥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后無知之物一爲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出寉林玉露

王朴陜西人洪武中爲御史性戇數與 上爭曲直 上怒命斬之及接至市有旨赦之及接還見 上上曰汝其改乎朴曰 陛下以

臣為御史豈可戮辱至此且以臣為有罪安得生之無罪又得戮之臣今日願速死 上復命及援至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某日 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臨死作詩云云行刑者復命 上惻然問朴死有何言以詩聞 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況詩耶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之出守溪筆記

老杜有苔臥綠沈鎗南史有綠沈屏風杜牧之有雖壁綠檀鎗檀與沈疑相近出芥隱筆記蓋漆色也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烹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出三十國春秋

邯鄲道上有二媼相與讓路一問曰媼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出艾子

孫權時名舸為赤龍又以舟為馳馬言如馬之走陸也曹真以快馬為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疾也出隋唐嘉話

顧山介于江陰無錫常熟之間上有觀音寺寺中有山茶合抱寄生少長可三尺蔭過三樓亦世間奇物傳自梁時所植亦未可知當花盛開時崑山顧梓齋憲副往觀焉見一折數巨枝而去公召僧責之僧曰山地皆屬古塘王氏而寺基獨存者蓋有賴于此花耳今翦伐不已將絕遊人以遂兼併資僧衣鉢殆無所歸矣言訖嗚咽公痛惜者久之為題一詩于樓壁間云造化厚培何代物崔嵬直共佛樓高柯如蜀相祠前柏花勝劉郎觀裏桃壼榼尚期他日醉斧斤聞說有人操丁寧

地主勤搗護莫遣靈根恨所遭王見之然悔悟特加護持此花至今無恙詩之力也近已墨跡漶漫不可讀常熟楊玉川憲副為再書之易以蘇字筆力遒勁可愛

松江本緣淞江得名其地每有水災乃去水而作郡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已亦名松陵 出蜀都說抄

漢武帝時有夢中似蒲而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夢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東方朔乃獻草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出別國洞冥記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出世說新語

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妾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蔽 出申子

今古鈎玄五卷

瑯琊諸茂卿輯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於湘中數年不歸音信不達紹蘭目覩堂中有雙燕戲于梁間蘭長吁而語於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由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載絶音生死存亡未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於我婿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於膝上蘭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諸足上燕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燕復泊於肩上見有書繫足解視之乃妻詩也感而泣下燕乃飛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好事者傳之 出開元遺事

唐内人墓謂之宫人斜四仲遣使祭之（出春明退朝録）

李泰伯賢而能文蘇黄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所釀亦富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有酒欲飲無計乃作詩數首駡孟子其一云完廪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一云乞丐何曾有二妻隣家安得許多鷄當時自有周天子何必紛紛說魏齊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無非駡孟子也無何酒盡别去既而又有贈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咲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后極索莫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絶倒（出道山清話）

正統己巳英廟蒙塵劉中憲有詩云塞雁南飛文北旋上皇音信轉茫然孤臣自恨無容地逆虜誰能共戴天王衍有時知石勒謝玄何日破苻堅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龍沙一涕漣聞者傷之（出懐麓堂詩話）

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出爾雅）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為泣曰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者又益大臣欲棄前所得魚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所得之魚也亦將棄矣臣安得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内曰敢言美人者滅族（出戰國策）

平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出莊子）

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層氷為積水所成積水微層氷之凜何哉蓋有踵其

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審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品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制蓋云備矣 出梁昭明文選序

凡臣見君必有贄贄者質也致己質誠也公侯以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也大夫以雁取其飛成行立成列也士以野雞取其不可誘之以食脅之以威畢死不可畜也 出白虎通

蘇秦張儀師鬼谷先生遺書責之曰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工無徑寸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哉所居然也又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工枝干於青雲下根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出鬼谷子

淮南子曰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死而反忘生也

孫卿子曰古有姑布子卿今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然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

龔勝死有父老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出漢書

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 出莊子

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出文中子

魏文帝嘗賜劉楨郭落帶蓋郭落所造也後郭死欲借取以爲式因書調楨曰夫物因人爲

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嬗其不反也禎畣云聞剝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豐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皆未能初接于至尊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禎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出典略

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出鶡冠子

春為青陽一曰發生夏曰朱明一曰長嬴秋曰白藏一曰收成冬曰玄英一曰安寧出千金月令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偕老出本事詩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千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

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較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説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含耻是男兒 出寉林玉露

聶政刺韓傀荊軻刺秦王俱白虹貫日 出戰國策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温而知人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寒者 出晏子春秋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 出越絶書

子夏曰魚失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 出尸子

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 出呂氏春秋

狄仁傑不欲聞譖己者對則天曰若臣不知譖臣者並為友善臣請不知也呂蒙正不欲聞譏己者若知之則終身不忘也古人度量類如此 出十九史略

李徵臣揚州人元時翰林待詔洪武中不肯屈家屬盡死終不屈乃謫戍寧夏永樂間有學士丁某者為 上所重時時召問曰少從誰學丁以徵臣對且言其德學 上不令知也即遣使取至京入對稱旨 上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頭謝即出與相見且欲官之徵臣對曰臣於洪武中既不受官則今日義不得復受 上曰然則若欲何之曰願還行伍曰朕既已召卿何可復從戎乃遣還家曰臣已無家可歸惟吳中有一故人曰盛景華願依之景華乃館之家遣其子弟從學久之謂景華

曰吾將與君永訣矣何以慶戒景華曰先生若不諱當殯之先人塚旁徵臣厲聲曰朋友死於戒殯將歸之也予無歸者尚何殯焉景華謝曰吾言過矣當葬於先人之旁徵臣曰得之矣執手相謝而逝今其塚尚在盛氏先隴 出孤樹裒談

字書謂倀為虎傷人或不幸而罹於虎口其神魂不散又被虎所役為之前導或曰虎捕人已死能繞步呪禱使死人自去衣服而後食褫字從衣從虎者以此更考之 出聽雨紀談

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影一疋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疋 出韓詩外傳

虎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出尸子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為困窮而改節 出家語

晉陶侃為荆州見佐吏博戲具投之於江曰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為 出晉中興書 按博物志云堯造圍碁丹朱善碁未聞舜教商均也穆天子傳云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不知當時以何者為博也

張文潛問東坡云公詩有獨看紅藥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坡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昜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為傾否坡咲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坡又咲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閒廝魔時文潛有僕曹姓者盗其酒器送天府推治未招承也坐皆絶倒 出道山清話

惟天生人隨賦以禄蠶方蝡而桑先萌兒脫胞

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哉彼皇皇求利如恐不及者豈不謬用其心耶（出西疇老人常言）

歲欲豐並屮先生薺也歲欲歉苦屮先生葶藶也歲惡則惡草先生謂水藻也惡則澇也歲早則早屮先生謂蒺藜也皆以孟春占之（出歲時廣記）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須洞不可掇趙嘏云夕昜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却有許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烟屮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為新奇

楊鐵崖西湖竹枝詞一倡百和率以西湖起興而情寓於中如鐵崖詞云家住西湖新婦磯勸郎不唱縷金衣琵琶原是韓朋木彈出鴛央一處飛湖口樓舡湖日陰湖中斷橋湖水深樓舡無柁是郎意斷橋有柱是儂心楊仲弘詞云西子湖邊楊柳花隨風飄泊到天涯青春遇着歸來燕銜入當年王謝家一種腰肢分外妍雙眉畫作月娟娟春風吹破襄王夢行雨行雲若箇邊薩天錫詞云湖上美人彈玉箏小鶯飛度綠囱櫺沈郎雖病多情在倦倚屏山不厭聽鄭明德詞云岳王墳西是妾家望郎不見見栖鵶孤山若有奢華日不種梅花種杏花唐子華詞云門前楊柳亂吹花第一橋頭第一家馬上郎君休挾彈柳枝深處有慈鵶陳子平詞云樓下攤錢還上樓花前夜醉曉扶頭不知命犯何星宿一日猖狂百日愁倪元鎮詞云愁水愁風人不歸昨

夜水浸釣魚磯踏盡蓮根終無藕着多桺絮
不成衣 于彥成詞云楊桺樹頭雙鵓鴣雨来
逐婦晴来呼妃央到死不相背双飛日日在
西湖 顧進道詞云楊白花開風滿天花開成
絮不成綿不如落向西湖水化作浮萍箇箇
圓 朱伯常詞云小姑疑郎去不帰為郎打尾
復鑽竈青山尚有飛来日不信人無相見時
完顏石詞云花滿蘇堤酒滿壺画舡日日醉
西湖阿儂冣苦兩離別不唱黃鶯唱鷓鴣 徐
延徽詞云西湖春草碧萋綿工有青蚨毋子
全夜擣守宮和血色畫将塗工五銖錢畫説
西湖好莫愁不知天工有牽牛牂牸萬斛胭
脂水瀉向銀河一色秋 沈自誠詞云儂住西
湖日日愁郎舡只在湘江頭憑誰移得吴山
去湖水江波一處流 出勝覽志餘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出老子

王古直題嚴陵詩曰天地一生惟故友江湖何
處不漁翁 遊西山曰舊時僧去竹房冷今日
客来山路生 述懷曰窮将入骨詩還拙事不
縈心夢亦清 皆膾炙人口 出懷麓堂詩話
唐高宴羣臣賦凖頭牡丹詩惟工官昭容一聯
為絶所謂勢如連璧友心似臭蘭人者是也
婦人之手如此安得無傾城之禍 出龍城錄
昔有巨公建第落成日犒諸匠列坐於子弟之
右或以為不可巨公指諸匠曰此造屋者又
指其子弟曰此賣屋者固自有序識者以為
名言 出朱彧可談
韋子厚為侍従時生朝會客其門人林特者亦
鄉人也以詩為壽子厚晩於座上取詩以示
客且指其頌德處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
道着乃為工門人者頗不平忽曰昔人有令
画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為之又以不似為

嫌凡三四易画工怒曰若画得似是甚模樣滿坐閧然 出道山清話

政和中建画學試四方画工以古人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画者無不向酒家上着工夫一人但於橋頭竹外挂一酒帘書酒字而已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有難以形容者一名画克盡其妙但點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皆得首選 出螢雪叢記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胸中治獄多所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相耶 出孫公談圃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云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曆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君子不與也 出文中子

顏蠋云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緩步則不勞晏食則飢易為食耳

宋劉幾死妻聚書千餘卷指示諸子曰汝父謂此為墨莊合貽汝輩 出胡訥傳

死生有命窮達有時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賤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處窮不戚知命安時也 出列子

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尚少也孟嘗謂楚丘先生春秋高矣楚丘曰使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謀遠計役精神而決嫌疑吾始壯矣 出說苑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知貢舉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約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當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試捜易卷中果有三古字者遂置前列及拆號非其友也甚怪之數日友人來見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問曰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僧閒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曰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異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不置事雖近誕亦足以袪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不能牢籠一人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及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覯者又惑之甚者也（出鶴林玉露）

江陰卞郎中榮嘉興姚御史綬皆一時詩人嘗集古聯句老妓詩云天涯歸計欲如何記得雲間第一歌氣力已無心尚在鬢毛白盡興還多池邊命酒憐風月洞口經春長薜蘿留得舊時殘錦在往來星騎一相過（出閒略）

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奪利為害本而福
為禍先惟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
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出韓詩外傳
高宗以裴行儉工草書以絹素百卷令行儉中
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匹行儉
嘗謂人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輙書不擇
筆墨而妍捷者惟予與虞世南耳出世說
鍾聲互起東西寺燈火遂分遠近村此關子東
西湖夜歸詩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語形容之
妙也出春渚紀聞
國初諸詩人結社為詩浦長源請入社衆請所
作為誦數首皆未應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
裏河流漢水聲亞加賞歎遂納之出懐麓堂詩話
列子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于八荒立秋日
遊于風穴風至則艸木皆生風去則草木搖
落謂之離合風出陸機要覽

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
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
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風俗通云恙毒虫也喜傷人古人艸居露宿
相勞問曰無恙出鼠璞并戰國策
獬豸之豸當作廌侯思止曰獬廌能觸邪說文
云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爾雅云有
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非謂獸也呉志薛綜
謂孫權曰男女裸體可謂蟲豸盧程罵任圜
曰爾何蟲豸今人以御史為豸史豸冠單用
豸字者誤矣
古語云斛滿人槩之人滿神槩之聖人其善槩
歟大奢槩以中溢欲槩以道寢慢槩以威由
是治身由是化人出宋景公筆記
争先徑路機關悪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
須作疾快心事過始為殃得便宜處莫再去

怕人知事莫萌心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荅人簡有人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廈千間夜眠八尺 出趙清獻公座右銘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衆欽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食能止飢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無有不由己者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馳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出李士衆省心雜言

太公家教云助祭得食闘得傷王子晋云佐饔得嘗佐闘得傷

李秉王竑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家居竑高自標崖岸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竑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何自輕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為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出守溪筆記

姑蘇周時懋惠疇少以疹毒死其家置之墻隈為犬嚙其鼻出血而愈復收養之後以字藝被用官至工部尚書相者謂其鼻存則五官不相稱當不貴矣 出聞談

嘉禾陸思俊家畜犬甚馴凡七八年陸夫妻継亡遂空其室犬猶日卧戶下倮倮然往來他處已而復歸常作聲嗚嗚若有所尋索而悽咽者鄰人不忍或以糟糠呼飼之不食久而肉消骨立長號數聲而斃 出夷堅志

鄧析書曰惡言不出口苟聲不入耳尸子曰言

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孫卿子曰贈人以言
重於珠玉傷人以言甚於劍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管仲曰公何不雪
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
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出韓子
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民氣壅閼故作舞以宣
導之 出呂氏春秋
杜鴻漸為司空鎮洛時韋應物為蘇州刺史過
洛杜出二妓為宴酒酣令二妓索詩於韋韋
甚醉就寢中夜醒見二婦人侍側驚問其故
對以席上作詩司空命侍寢今誦其詩曰高
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
渾閒事惱斷蘇州刺史腸 出古今詩話
月中桂高五百丈一人常斫之創隨滿其人姓
吳名剛學僊有過謫令伐樹 出酉陽雜俎
譏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 出淮南子

陳思王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
容枯瘁憂心如焚有玄虛先生見而問之曰
子將何疾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
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為物
惟惚惟恍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
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
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臨
飧困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
不澤飲之以兼有不肥温之以火石不消摩之
以神膏不稀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
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為我著龜
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
子愁所由生吾獨為子言其發矣今大道既
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
諂諛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
慘或瘁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

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為之藥給子以澹泊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場使王喬與之携手而游黃公與之詠歌而行莊生為子具養神之饌老聃為子致愛性之方趣遐路以棲跡乘輕雲以高翔於是精駭意散改心易慮顧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出曹子建集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善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別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驢賫短書云懽寢方濃恨鷄聲之斷愛思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誦之

出開元天寶遺事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其女二人長先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悲慟訣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近船問之乃倩娘也步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倩娘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

無苦遂與帰衡州既至宙獨身先入鎰家首
謝其事鎰大驚曰倩娘疾在閨中數年何說
説也宙曰見在舟中鎰使人驗之果見倩娘
在船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
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咲
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體其衣裳
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秘之惟親戚間有潜知
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舉孝廉
擢第仕至丞尉 出陳玄祐離魂記及太平廣記

開元中頒賜邊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
中得詩曰沙場征戰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
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
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師
師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
隱吾不汝罪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
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
緣邊人皆感泣 出本事詩

宋時杭州丐者之長曰團頭雖富而丐之名不
除有一團頭家富而女甚美且能詩心欲嫁
士人人無與為婚者有新補太學生某者貧
甚遂婚之藉妻之資買書而讀乃登第授無
為軍司户將妻赴官常不滿于其父一夕泊
舟荒江其妻已寢户強之觀月推墜水中徐
呼稍人此地荒迥非泊舟處移泊十里外有
許某者為淮西漕泊司户過棄妻處見岸上
有婦人哭乃户妻也說墜水時若有物托吾
足者故得上岸許亟呼之下船俾換乾衣曰
汝為吾女戒左右勿得言至官一日謂僚属
曰吾有女笄不願與凡子欲得一美士贅于
家衆以司户薦許曰此子亦吾選中但其少
年登第未及冝呼我丈人衆曰彼寒士得公
妝之如天之福也許曰諸君自以意為司户

言之勿使知出吾意衆與之言尹欣然聽命入許門乃故妻也即唾夫之面且批其頰尹驚惶無措許勸止之三日後置酒謂尹曰吾婿常恨岳翁卑賤今我備員如何尹俛而不荅許待尹如真婿也女亦盡孝養生送死若親父焉 出游覽志

杜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或疑虛實不對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如吹爲陰噓爲陽之類氣勢力量正與日月雨露字相配也 出唐詩紀事

飲寧淺酌食必分器戒乎留殘衣必澣濯破必縫補戒乎中棄 出西疇老人常言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荅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出高逸沙門傳

今古鉤玄五卷　計八十事

今古鉤玄六卷

瑯琊諸茂卿輯

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有敢諫者斬孫息曰臣能累十三博碁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以碁子置其下加九鷄子其上左右慴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隣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出說苑

楚王出遊亡烏嘷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出呂氏春秋及家語

東坡云僕自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主與花蘂夫人夜起避暑摩訶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二句云氷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索豈洞仙歌乎曰為足之云氷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来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来携素手庭户無聲時見踈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来幾時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漫叟詩話謂陽元素作本事曲記載此詞全然不同又或好事者更之耳至高則成翻（作洞州）本序揷入琵琶記中詞調愈勝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出老子

趙子昂書画絕出詩律亦清丽其溪上詩曰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意亦傷甚岳武穆墓云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句雖佳而意已涉秦越至對元世祖曰往事已非那可說好將忠赤報皇元則掃地盡矣有題（畫）者曰兩岸青山多少地豈無一畝種瓜田至江心正好看明月又抱琵琶過別舡則幾乎罵矣夫以宗室之親辱於夷狄之變揆之常典固已不同而其才藝之美又足以為譏訾之地才烏足恃哉然南渡中原之句若使他人為之則其深厚簡切誠莫有過之者不可廢也 出懷麓堂詩話

何以息謗曰無辯何以止怨曰無爭 出文中子

陳遵使匈奴過辭於王丹丹謂遵曰俱遭世反覆惟我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為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喜 出東觀漢

記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所最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出列子

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秦時晚窮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題下公自注云至德二載丁酉作則真少陵語也今書市集本並不見有出嚴滄浪詩話

東坡謫齊安以文章遊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下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詩曲者宜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汝宜於飲餞處哀鳴力請坡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出詩話總龜

川原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溢欲出鹽鐵論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觀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出鶴林玉露

宋蔡魯公工已日賜輔臣侍宴登龍舟魯公失足墜昆明池中蔣穎叔唁之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役公顏色不動笑曰幾同洛浦之游一時稱賞後杜五存以文賀墜水者有云自非

洛神愧玉素嫌乎詞人龍女妝錢絶望於奇士則先生豈不遂為沉璧而更有還珠者哉為時士所賞（出聞略）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屮木乘於時（出說苑）

昔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嘗載宋太素尚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尚狂猶今改題品不歸醉為鄉放翁以為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近浙舉子張傑子興亦有中酒詩云一枕春寒擁翠裘試呼侍女為扶頭身如司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舊隷步兵今作敵故交從事郄成讐懨懨細憶宵來事記得歸時月滿樓比太素更詳切有味（出存餘堂詩話）

譬如長鬚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来被上下一夜着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鑷去此東坡書焦山綸長老壁詩也今人集禁為咲話以諷髯者

弓鞋之制始於開元白樂天詩云尖頭鞋子窄衣裳此是開元新樣粧韓偓集有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較之亦自小也而皆不言其弓道山新聞乃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歌舞後主令以帛纏足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韈舞蓮臺中迴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裡月常新因窅娘作也人皆效之（出墨莊漫録）

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言殊技也鴟鵂夜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

誅性也 出莊子

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箋名紙數十詣平康里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問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出摭言 青樓記

曹翰自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皆賦詩翰不與乃陳乞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為韻因作詩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與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西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太宗為遷數秩 出青箱雜記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出文中子

齊景公所愛馬暴死景公怒欲殺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死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怨吾君諸侯輕吾國汝當死罪三景公喟然曰舍之 出晏子春秋

此與東方朔諷武帝殺上林鹿事相類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為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出管子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帶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 出韓子

蜀先主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出蜀志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王大怒中期徐行有說王者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耳遇桀紂必殺之秦王曰弗罪 出戰國策

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出鄧析書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無治畧者非翼亮之士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舡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宋臣有公孫呂者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於中名震天下不亾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出曹子建相論

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出荀子

宋太宗詔諸臣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摠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醫普救摠類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周賜名曰太平御覽又詔翰林承旨蘇易簡道士韓德純僧賛寧集三教聖賢事蹟各五十卷書成命賛寧為首故不傳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不欲以后妃婦人等事厠其間別纂彤管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僖裒歷代帝王文章為宸章集二十五卷婦人文章為十五卷亾世不傳出春明退朝錄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名類忠懿命自蝤蛑以至蟚蜞凡羅列十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出國老談苑

美女入室惡女之仇也出戰國策

貴州金竺長官司有僧寺曰羅永庵有一僧題二詩於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山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人知為建文君僧遯避去 出蜀都漫抄

朱文公稱李易安詩如兩漢本繼紹三國如綴旒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為人不可及晉徐藻妻陳氏與妹劉氏書有云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為喻耶古之婦人有見者如此 出蓉塘詩話

魏武云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出魏書

會有四不赴 謂生會公會莫會醵會 時有四不出 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也 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閈過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此康節詩也高不絕俗卑不同流真隱士口中語耳 出五庄日記

魏河澗王琛駿馬十餘匹以銀為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出續世說新語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出南史

冷謙字啓敬國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友人貧不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過分許之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悉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以聞引有人姓名曰必此人為盜也命所在執其人訊之

詞及讜曰併逮讜讜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者以瓶汲水與之讜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笑讜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工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工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讜對臣有罪不敢出 工怒擊其瓶碎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絕相類 出震澤長語

曹操捕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化為羊追者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詎如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後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耳 出神仙傳

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名不存 出黃石公三略

彖孚五歲始生虎交而月孕 出酉陽雜俎

唐玄宗於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為大哥每與諸王同食寧王錯喉噴上鬚王驚慚不遑上顧其悚悚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曰是噴帝上大悅令人以錯喉為噴嚏蓋本於此 出柳氏舊聞

祿山之叛玄宗播遷於蜀百官與諸司多不知之有陷賊中者為祿山所脅從而黃幡綽在其數令得出入左右及收復幡綽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言於上曰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垂至階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槅子倒幡綽曰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幡綽曰臣實不知大駕蒙塵既陷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以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賊夢衣袖長

者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楅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也上大笑而止出李德裕次柳氏舊聞

殿中丞丘浚多言人也嘗謁珊禪師珊見之殊傲浚憤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不能平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甚恭何也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搁數下乃徐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出明道雜志

唐張又新為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一日在李紳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詩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文潛曰此詩甚佳然誤矣夫求夢須眠不眠安得有夢出本事詩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事有數鬼擡一人至一吏前白之曰此人在世惟務持人陰事恐取財物雖無過者亦巧造端以誘陷之準法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捽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也曰吾鑊湯獄主也獄之事皆可主之其人又曰既為獄主何豹皮裩若此之弊其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而吾名不顯於人間故無焚貺者其人又曰某之外父獵徒也家常有此皮若蒙獄主見憫少減柴數得還則焚化十皮為獄主作裩其鬼喜曰為汝去億萬二字以欺其徒則汝得速還無免沸煮之苦三之二也於是叉入鑊煮之其牛頭者時來相問小鬼見如此必欲庇之亦不敢合

火熾遂報衆足旣出鑊束帶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閻王不在君減剋官糶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裩牛頭大怒又入鑊湯煮之丈子旣寤語於徒曰酒信口是禍之門也 出丈子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秘而至寶也 出開元遺事

唐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佳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官面折廷諍陛下常不得舉手今臣幸侍左右若不少有順從陛下雖貴爲天子復何聊乎帝意復解 出隋唐嘉話

長安楊娼者里中殊色與嶺南帥有私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若之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別室妓雅有慧性以女職自守會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道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紿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捧持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允促召之計未行而事泄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膏鑊以待之帥聞而大恐促命止之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舠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娼聞訃至乃盡返其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撤奠而死之夫娼以

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師以死義也卻師之賂廉也雖為娼差足多乎出楊娼傳及虞初志

耿清陝西真寧人洪武末進士第二人為翰林編修慷慨有才器擢為副都史御　文皇渡江至金川門百官皆出迎拜於江次清植立罵不已　上徐責之曰且不說為天子即為親王若敢爾其罪云何清復罵不已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噴之近前若有所啓則含血直沁　上衣乃命醢之罪及九族久之上寢晝夢清入繞殿追之曰清猶能為厲耶乃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者數百人謂之瓜蔓抄其村至今無人焉出草木子餘錄

古人嘗以程語隱括作對偶若出於天成者如東坡吾亦愛吾廬卿自用卿法愧無琴瑟音酒樂我嘉賓所喜直諒多聞稱為益友宋須

曆詔惟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金罍龔尹謙丞啓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張安國自撫州移蘇謝表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王履請居八桂作青詞萬里江濆少木牛羊之踐履百年鄉社室家風雨之漂搖張抑賀洪舍人廣厦細旃備唐虞之聖道琼屋秘館冠皐伊之倫魁雖進退必以其道然功烈如彼其卑宋人工已請啓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脩禊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岡峻嶺脩竹茂林羣賢畢集張敬夫答教官啓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近吳文定公為何令卻金疏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辭十而受萬是為欲富

手管仲之器小哉周公之功大矣何許子之
不憚煩知虞公之不可諫 出閒略

孫仲益山居工梁文云老蟾駕月工千崖紫翠
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
結之衲捫蝨自如拄九節之笻送鴻而去奇
語也 出孫尚書集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
多時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貪欲二
字害人多矣堆金積玉來處要明越分過求
餘殃在後卧病垂死術數未休幾年勞役一
場春夢明珠百斛更添百斛也只心不足侯
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眉不開孔丘盜跖
俱塵埃少陵老子今亦安在哉 出東谷所見

一小兒觀打稻取芒置口中粘着喉舌間不可
脱或令以鵞涎灌之即下蓋鵞涎能化穀也
倉卒有智 出夷堅志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
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却之曰特欲老實耳
他日領一蓬頭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
問其故先生曰馬騎工等馬牛用中等牛人
使下等人馬工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下人
等易馴若其聰明過人則我反爲所使矣假
如司馬温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
蘇子瞻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公
公驚問以實對公曰好一箇伴當被蘇東坡
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出轂明録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
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異色也又遺一大
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
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自以夜光含
之人莫知之也後商胡親屬來理資財約請
官司發掘驗之夜光在焉其密行有如此者

出劉賓客嘉話

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子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無乃不好士乎子陽遺之粟數十乘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其妻望而拊心曰吾聞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有飢色矣又辭君之粟豈非命哉列子㗛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出列子

賈島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所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可為一㗛 出歐陽試筆

吳使張温聘于蜀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何以然曰其子姓劉以此知之 出蜀志

荊莊王令養由基射蜻蜓王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出尸子

客有為齊王畫者問之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 出韓子

顧愷善畫絕妙好寫人形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荅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一日欲圖殷荊州堪曰我形惡卿不煩爾愷曰明府正當為眼耳若明點童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 出世說

陳許倪詠破扇詩曰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凉不堪障巧㗛猶足動餘香 出藝文類聚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出淮南子

物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憊者也人主以備樂 出鹽鐵論

鄧哀王沖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得其理沖曰置象大舡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斤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沖謂曰無恐待三日自安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曰世俗以為鼠齧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大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出魏志

淳于髡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肩斗酒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吾見其所持者狹所欲奢 注云甌窶高亢狹小之田汙邪下濕尖角之田篝竹籠也滿篝滿車言多也 出史記

夢字詩中用者極多然說夢之妙者亦少如重城不鎖還家夢一場春夢不分明夢裡還家不當歸乃覺親切陳師召嘗有夢中詩寄李西淮西淮戲荅之曰舉世空驚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粱憑君莫向痴人說說向痴人夢轉長以夢為戲亦所謂不虐者也 出懷麓堂詩話

蜀中少日故犬見之而吠吳牛苦月故牛望月而喘 出風俗通義

礪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鍾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 出淮南子

王休居太白山每冬取溪冰煮建茗待賓客 出白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謀遠多動不可與久處又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病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

水道曲折立岈者見而操舟者迷碁勢勝負對奕者惑而傍觀者審非智有明暗蓋靜可以觀動也人能不為利欲所汨則事物至前如數一二故君子養心以靜也（出西畴老人常言）

吳興謂之水晶宮刺史楊漢公九月十五夜詩云江南地暖少嚴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在水晶宮（出漁隱叢話）

警身纂要有云心牽於事火動於中有動於中必搖其精心靜則息自調靜久則息自定死心以養氣息機以死心又云毋勞汝形毋搖汝精毋使汝思慮營營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欲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精氣神乃內三寶也又云久視傷心損血久坐傷脾損肉久立傷腎損骨久卧傷肺損氣久行傷肝損筋又云大小便宜緊閉口齒目上視使氣不泄又云飲食不可過多不可太速切忌空心茶飯後酒黃昏飯夜深不可醉不可飽不可遠行怒後不可便食食後不可發怒軟蒸飯爛煮肉少飲酒獨自宿此養生之要法也（出霞外雜俎）

一富室池館芙蓉盛開邀倪雲林飲庖人出饌雲林拂衣起不可止主人驚愕叩其所以曰庖人多髯髯多者不潔吾何留焉坐客相顧哄然（出雲林遺事）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矣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耶（出存餘堂詩話）

郭功父謂老人有十拗詩謂不記近事記遠事

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裏睡不肎坐只好行不喜食軟要食硬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煖不出寒即出切中老人之病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出閑畧

釋亦有至言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即易之不遠復書之狂克念詩之誕先登是君人自新之門而闢其反觀之機也可以人廢之哉 出空同子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足以朽肉三寸之棺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 出墨子

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出荀子

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 出杜恕篤論

今古鈎玄六卷

今古鈎玄七卷

琅琊諸茂卿輯

宋神宗嘗問王荊公曰卿曾看歐陽脩五代史否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是豈五代時事事可歎者乎 出道山清話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荅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信乎清福天所靳惜蓋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出梁溪漫志

宋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適工殿孝宗驟問曰李融之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

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容院出坦齋筆衡
紹興中金人遣其秘書監劉陶来聘曰問岳飛以何罪見殺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為部将所告以抵誅陶曰江南忠臣名将止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如飛者其亦今日之范增乎館伴者黙然出葉航紀談
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為粘罕子婦工遣之曰好事新主及行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两主就輿中以廢刀自刎太子曰南宋大臣未有如此者择地葬之碑曰貞婦塚出吹劍録
李後主自帰朝後毎懐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将闌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意思悽惋不久下世出金玉詩話
太常卿陳公以文學鳴世然不事脩飾蓬垢自喜時苦吟輒遺世務嘗赴飲既出而復旋然坐於堂若有所忽僕疑以告夫人出視之公訝曰何為亦在此跡類癡也官四品時夫人為鸞浔金獅緋袍不知為武臣服也公亦竟不察一日命畫工傳神公整容服獅袍而坐李文正公東陽適至因乞為賛公遽題曰觀其髮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蓬其髮更其衣嗚乎庶幾士林傳以為咲談出劉餗録
慶暦間華州士人張元昊果擧不第落魄不浔志負氣倜儻有縱横材嘗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略西鄙意有雪詩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搦月中兎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耻自

屈乃刻詩后工使人擲之市而哭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聞已走西夏與曩霄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illegible]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兩繳原書晉押其回秦檜見之即補以官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走胡南走越矣觀此舉加於韓范一等矣 出清夜錄

阮翁仲安南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爲縣吏被督郵所笞遂究學事秦始皇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爲瑞範其像置司馬門外匈奴使來見之猶以爲生魏明帝嘗鑄翁仲今墓上石人曰翁仲殆是也 出聞略

倭國通表文曰臣聞三王立位五帝擅權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紏肯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彊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彊不足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彊數萬餘里尚然不足常起滅絕之意天發殺機神鬼歸哭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卻兵之法臣豈肯循蹈軌途供奉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陛下選股肱之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戲倘若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翻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爲上罷戰爲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 出剪勝野聞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可以勝禹三户可以亡秦出隺林玉露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爲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黄銳致語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人皆稱之蓋傳四月八日爲佛生日也出西湖游覽志

唐于祐步禁衢見御溝流一紅葉題二句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得之更題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放上流宮女韓夫人拾之後出宮女祐托韓泳作伐求宮人韓遂歸祐忽於韓笥見紅葉驚曰吾所作吾亦得葉想君所題嘗有詩云獨步天溝岸臨流得葉時此情誰會得腸斷一聯詩同泣曰事豈偶然後泳開宴謂韓曰今可謝媒韓咲曰一聯佳句題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侶方知紅葉是良媒泳爲之一咲出裴氏語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出老子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絶其纓取火來視之王曰今日飲不絶纓者不懽今君臣百官皆絶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絶纓者王隱而不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遂平晉軍出十六國春秋

珊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咲曰人家小兒要易長成往往以賤名爲小名如猪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出道

山清話

張士誠弟士信聞倪瓚善画使人持縑帛求之瓚怒曰予生不能爲王門画師即裂其縑而却其幣士信銜之一日與諸文士游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此必有異人急傍舟近之乃瓚也大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爲勸免命左右重加箠辱當撻時噤不發聲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聲不發何也瓚曰出聲便俗 出雲林遺事

方遜志先生諱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生之夕有大星墮於其所幼精敏絕倫讀書積寸十四五侍父濟寧守北游歷齊魯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踪慨然以爲與之同時則樊遲冉求輩亦不多讓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告輙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甑無儲粟者窮豈獨我耶曰相與大笑洪武十五年聘爲漢中府教授建文間召爲翰林侍讀嘗作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春煙兩袖還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黄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此時朝議削弱諸藩公預其謀請難師起移檄誅姦臣公有名焉姚廣孝嘗啓 文廟曰殿下入京慎勿殺方孝孺殺此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至是勢迫公自分必死乃作絕命詞其略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既而 文廟踐阼求草者廣孝以公薦遂衰服入見慟哭不止授以筆授之地 文廟曰吾效周公輔成王而來公曰既稱周公輔成王今成王安在且成王既没當立成王之子 文廟曰先

生若犯順當誅九族公曰誅不得十族　文
廟大怒命割其舌乃含血噴之語極不遜磔
之至死乃已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焚
夷其先人墓後　仁廟繼統赦家屬爲奴者
惟存一子婦魏氏放歸即其故居立祠祀之
所著有遜志齋集行于世 出教英備遺録

蘇州紗智庵僧姚廣孝讀書能詩天文地理陰
陽術數兵家之學皆得其奧洪武中選十高
僧分侍諸王廣孝得侍燕因謂　文廟曰若
蒙殿下不棄當奉王白帽子戴蓋謂皇字也
文廟偶出對聯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
氷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主及
義師之起皆廣孝首贊助之後官授太子少
師封榮國公 出靖難功臣録

隋煬帝遊江都有樂工吹笛其父老廢於卧内
聞之問曰何得此曲子對曰此宮中新翻曰
安公子也父乃謂其子曰宮爲君此曲宮聲
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回矣汝可托疾勿
去也其精鑒如此 出教坊記

集句始於石曼卿嘗有下第詩云一生不得文
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
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沾命豺虎叢中
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
斷章摘句若出一口 出閒居詩話

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
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凉傘羽曰雨傘使曰
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出漁隱叢話

父子行水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
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顧廟中而輒取大
王像橫於溝上履之而去復有一人至見之
再三歎曰神像直有如此褻慢乃自扶起以

衣拂拭捧至座上再拜而去須臾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為神享里人祭祀反為愚民之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禍後來之人敬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艾子曰真是鬼怕悪人也 出艾子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携往初應舉就程文試寫畢疲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却歸鋪於篋中取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驚嗟無計來往棘闈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儻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悦以許之逡巡賫程試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遷以錢送詣興道款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出劉賓客嘉話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稱之曰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出逸史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懽緣真西山喜誦之羅景綸云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蠢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曷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争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悪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懽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亦有危行言遜之説矣好盡言以訐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

也可不戒哉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一館事煩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出震澤長語

喬冢宰宇作賀人生子詩云問時曉散龍墀後紀月春分昴宿中蓋子以望日寅時生也士林服其精細 出閒略

元之將亂也上下以墨為政時廉訪司官分巡州縣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巡尉司金鼓則[illegible]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贓污狼藉有輕薄子為詩嘲之曰解賊一鑼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鑼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出臨安志

漢武問東方朔曰何知烏之雌雄對曰雄左翼加右聲高雌右翼加左聲小 出東方朔傳

禽子問於墨子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蟆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雄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 出墨子

翟雉長尾雨雪惜其尾棲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 出博物志

鄭玄家奴婢讀書玄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訴玄怒使人曳之泥中須臾復一婢

来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出世説及韓詩外傳

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遊蜀經年始帰謂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隣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閾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娯荅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即命取詩觀之開巻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隣僧閒話 出續墨客揮犀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舃几几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言其心也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出詹瑒偶談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也築屢潰乃命取衆所誅髑髏為基其臺即就 出剪勝野聞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出晁氏客語

温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詩隷書壁間云暫来還似客帰去不成家公為人簡易有云中妨歩則雜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於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出道山清話

孫巨源内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送君矣已而知為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孫姓而同為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鬚為別吏曰皆鬍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鬍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為大鬍孫學士以巨源為小鬍孫學士 出李方叔師友談記

磨兜鞬古之慎言人也宋濂為著箴曰磨兜鞬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兜鞬人各有

心山高海深磨兜鞬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兜鞬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鞬鐘鼓之聲曰叩而鳴磨兜鞬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兜鞬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也玄德磨兜鞬磨兜鞬慎勿言 出蝦明錄

曾子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似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漢王吉之子駿為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華元亦何敢娶魏晉寧妻卒知故勸其再娶寧曰吾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者多慘虐遺孤離閒骨肉甚至亡人之家亦不少矣昔之賢達詎以不再娶者非有見於是乎 出經雨紀談

負盛氣者非威之威松柏不棲蟬熊豹之皮不

止蟻 出虞[illegible]偶談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蹴踖起退及富鄭公弼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公少日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 出富鄭公語錄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

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 出韓子

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 出淮南子

范雎自魏隨秦使在臨逢秦相穰侯范雎不欲見之乃匿王稽車中穰侯問王稽曰莫載魏人來否無益於事虛亂人國耳稽曰無遂去雎謂王稽曰穰侯見事遲既疑問車中有人忘卻搜索雎乃下車藏於草中穰侯行十里果回使人搜車中不獲而去雎至秦果代穰侯為相今人謂見事遲者為穰侯者以此 出郡常談

蜀使張奉使於吳薛綜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之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咲而奉無對 出吳志

湖州小客貨薑於永嘉富人王生酬直未定強秤之客語侵生生怒毆其背仆戶限死生大窘力救乃甦供以酒食謝前過取絹一疋遺之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絹具道所以且曰使我一跌不起今作他鄉鬼矣時數里有流尸舟子生心與客買絹并丐筠籃客既去即還篙撐一尸至其居脫衫衿衣之走叩王生門倉皇告曰午後有湖客過渡云為君家棰擊垂死云有父母妻子在鄉里冤我告官呼胥肉直其冤留絹與籃為証不旋踵氣絕絹今在是不敢不奉告王生震怖盡室泣血賄以錢二萬舟子若不得已者勉從其請相與瘞屍溪林中翌日徙居不知何所匿黠僕聞其故數數千求與者倦矣而求者未厭竟

詰縣訴生下獄不勝搒掠竟以病死明年董
客又至訪其家以爲鬼也罵之曰向者汝避
逅仆絶繼而無他卻使我家主死於非命今
尚來作祟耶客引袖怪歎曰我去歲幾死賴
君家救活蒙與絹賫與渡子竟歸矣今方賫
少土儀以報大德何謂我爲鬼乎王子哀慟
留客止泊而執故僕訴冤索捕舟子得於天
台荊谷中遂背斃於獄矣 出夷堅志

嘉靖二年吳江舉人葉伯惇妻陶氏有乳媼欲
盜其金暮置毒茗中將飲之適葉醉歸索茗
甚急媼進飲之即死媼紿其父曰無疾脫陽
耳父醌其謠竟殮之後數月糾一婢俟陶寢
熟以布帶絞殺之則又紿其父曰墮私胎懼
露故自盡父益不欲彰亦就殮時有小婢從
被中覩其狀甚悉踰歲其婢具以白父繫至
按史置於法 出聞略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
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
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絶堂堂八尺軀莫
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
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水經注云王次仲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始皇
以次仲所易字簡便於寫三召不至次仲履
真懷道窮術數之學則變隸不自程邈始也

又隸寧言齊太公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
隸又知隸非始於秦矣 出猗覺寮

王勃滕王閣序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
天一色當時以爲工又山亭記云長江與斜
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亦是此意駱
賓王集亦云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
雨聲相亂曰金飈將玉露俱清柳黛與
荷緗漸歇曰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

江湖齊致皆此類及觀歐陽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文選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對賞觀此則知勃不得專美於前矣

聶以道宰江右一邑忽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况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送還無累我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伺候當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質朴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旁觀之人皆令分取為賞失主靳曰我原三十錠今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持至廳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其數失者實三十錠得者實十五錠文狀在官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錠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以鈔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出輟耕錄

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 出文中子

日計之而不足月計之而有餘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出莊子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寶而佩也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禍已至而後呼天 出韓詩外傳

丁斐事魏武以鄉里之故甚饒愛之魏武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後魏武調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知其戲對曰以易餅魏武大笑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言丁斐無狀欲我重治我非不知清良也譬如人家有猫盜食而善捕鼠盜雖小損而完我囊貯何忍弃之遂復斐官如初 出魏略

會稽程素者程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遭亂賊欲犯之臨之以刃曰不從者即死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吾何以生罵賊賊復殺之

出列女後傳

晉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出魏志

京邑有士人周聟者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喚則牽之士人密與巫嫗為計因婦眠士人入厠以繩繫羊士人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子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痛哭自咎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祝羊復還本形聟徐徐還婦見聟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聟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婦愈悲哀後復妬忌聟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為誓遂不復妬忌 出妬記

房玄齡夫人至妬太宗嘗賜公以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回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

妬而死乃遺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酖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玄齡 出隋唐嘉話

馮敬通有一婢妻任氏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曰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 出笑林

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俄而馮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登臺遂自投臺下左右攬之不中手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尸骨賜馮而合葬乎王怒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後有二梓木生於二塚之端不踰年而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鳥雌雄各一恒棲其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其木曰相思樹一曰韓用木未知孰是 出拾

神記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詩歌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為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為改正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絶跡李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于溷中矣李太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出幽閒鼓吹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耶 出晉陽秋

左史東方虬每言二百年後乞爾與西門豹作對 出劉賓客嘉話

堯治天下久而耄勤呼許由以禪焉由入見之所居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雖逆旅之居無以過其陋命許由食則飯土餗啜土器食粢糲羹藜藿雖厮監之養無以過其約食畢顧而言曰吾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久而猒矣今將舉以授汝其享吾之奉也由顧而咲曰似此富貴吾未甚愛也 出尤子

蕭丞相衛罷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日與布衣交懽飲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無所恨但未知死後佳否耳一人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座皆咲 出桯史

積德者犬吠不驚自信其情 出淮南子

計六十九事

今古鉤玄七卷

今古鉤玄八卷

瑯琊諸茂卿輯

熙寧間呂誨表乞致仕有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跖盩之苦又將虞腹心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可以爲今日貪位慕祿死而不悔者之戒也 出宋史

王文正公旦有賣玉帶者及門其弟呈之于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問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亦勞也亟還之每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語左右

曰剩與萊㬭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知不淡薄之味每遇令節生辰家人出賀立命止之且語弟曰遭遇至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 出王文正公遺事

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汜濫子儀禱河伯曰永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 出師友談紀

嵇康詩有云左攬繁弱右接忘歸繁弱弓名忘歸矢名

元載在中書有故人自宣州来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此人悦恐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来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視之更無一詞惟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故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召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致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數日及辭去奉絹一千匹古人之待故舊其慎重若此 出自警編

田巴居于稷下是三皇而非五帝一日屈千人其辯無能窮之者弟子禽滑釐出逢嬰媪揖而問曰子非田巴之徒乎宜得巴之辯也媪有大疑願質于子滑釐曰媪姑言之可能折其理媪曰馬騣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下而長其故何也滑釐唉曰此殆易曉事馬騣上搶勢逆而强故天使之短馬尾下垂勢順而遂故天使之長媪曰然則人之鬚上搶逆也何以長鬚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茫然自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媪幸專留此以須我還其有以奉酬即入見田巴曰適出嬖媪問以騣尾長短弟子以逆順之理荅之

如何曰甚善滑稽曰然則媪申之以鬚順而短鬚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顧先生折之已俛首久之屬聲呼曰翁大翁大無事省出入 出文子雜言

孔子東遊見两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中纔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凉乎孔子不能決也两兒笑曰孰謂汝多智乎 出列子

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問謝云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二稱謝未即荅郝叅軍荅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艸謝有愧色 出世說

唐制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蠆毒寒食賜帖綵毬繡草宣臺主春賜綵花樹臘日賜口脂蠟脂盛以碧鏤牙筩 出西湖遊覽志

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羡千鍾粟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此瑚庵僧所作也世傳謂為朱文公作蓋同歸之誤云 出草堂詩餘

法書名画特資目前之玩好奇僻古之人皆激精殫神於其間必欲盡天下之有而保萬世之安甚可笑也唐太宗之玉匣桓玄之輕舸王廣津之複壁豈其秘惜有不至哉然竭天下之力而不能守卒歸於狼籍散逸而已爾東坡有云譬之雲烟過眼百鳥感耳豈不欣

然接之而去亦不復念也必如此乃可以言
達（出閒略及夢餘録）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氏圖書之記
蓋惟用以識書画圖籍而其他則否今人以
私刻印章槩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出聽雨紀談）

漢人適呉呉人設筍問是何物語曰竹也帰煑
其牀簀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呉人轣轆欺我
如此（出陸士龍咲林）

張明善作北樂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苦眼早
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
綱來都是哄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
鳴鳳兩頭蛇南陽卧龍三脚猫渭水非熊（出輟耕録）

東坡六憶詩徐延之謂其風流醞藉曲盡人之
情態其憶行曰屏障腰肢出洞房宮花窄地
領巾長羅裙遮定凌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
憶書云纖玉參差象管輕蜀箋小研碧窗明
袖紗密映（演）郎看學寫鴛央字未成憶飲云綠
蟻頻斟不厭多帕羅輕軟襯金荷徙教弄酒
春衫涴別有風流上眼波憶歌云一串紅牙
碎玉敲碧雲無力駐春宵也知唱到關情處
緩按餘聲眼色招憶眠云泥嬌成困日初長
暫卸紗裙小簟涼漢漢帳烟籠午枕粉肌生
汗白蓮香憶粧云宮様梳兒翠縷犀釵梁冰
玉刻蛟螭粧成要點双心字不管蕭郎只画
眉盖本隋煬帝三憶詩來（出風月堂雜識）

李勣遇暴疾驗方曰惟鬚灰可療唐太宗乃自
剪鬚爲之和藥勣叩首見血帝曰吾爲社稷
不勞深拜及張公謹卒太宗出次發哀有司
以辰日不可哭泣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
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出唐書）

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初甚疑之後觀

筆談亦言其妄所未辯者其注乎如淳曰食
酒猶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謂能多飲費盡
其酒猶云食言尤可笑也觀論語沽酒市脯不
食雖因脯而并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
祖矣古人下字率多假借如以食物與人謂之
餉然後義安而漢書謂閎王餉鲞芻如易
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玉藻大
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
此古人省文之體不可不知也

佛言受即是空受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
如食列數味放筯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
終日游觀既歸即空一切佚慾快意即空人
能深悟此理則罪累亦可鮮矣 出善誘文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工琢窮
苦之言以自娛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閬仙
甚問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云種稻畊

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
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水
自足而島家柴米俱無此誠可歎 出歐陽修試筆

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也世固有多行悖戾而
未罹殃咎者何也天有顯道跡網難逃霖霪
浸漬人固未之覺殆而止則墻隤矣 出西疇老人常言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
人二子光弼光進皆名將同封王 出趙崇絢雞肋

石曼卿以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迹不
到處以彈弓種之不三年桃花遍山谷中 出孫公談圃

東坡在虛堂一日讀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
一遍即再三咨嗟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卒
侯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曰知他有甚好處夜
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

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的對曰我受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姘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見識 出道山清話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卒熟睡公詰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隱使之然耳故憫之 出張乖崖語錄

陳后山有一帖與山谷云適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絶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有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生亦能相從如前日否朱時發能復相濟否備盡顛沛意味讀之慨然

漳河上有七十二塚相傳云曹操疑塚也北人歲増封之范石湖詩云一棺何用塚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絶句之妙也

曹操疑塚宋俞應符題之曰生前欺天絶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隴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此亦詩之斧鉞也

韓太尉裔紹興中以觀察使奉朝請暴得疾太工皇念藩邸舊人遣御醫王繼先診之曰不可為也時氣息已絶舉家發哀繼先回奏命以銀絹各三百賜其家臨就木適草澤醫過門呼曰有偏僻病未治韓氏諸子試延入視色切脉鍼其四體再三鼻息微續能呻吟遂

進藥餌迎䝻頓甦明日具奏歸所聘復賜為藥餌賚宗室中善謳者至相戲曰吾家貧如許若如韓太尉死得一番亦大妙後韓至節度使又三十年而卒 出夷堅志

弘治己未會試主者有私伶人於上前引戲作賣鷄翁持一鷄索價千金一南人欲買之旁一人曰何用此高價翁曰爾不知一隻大公鷄頭高尾又低江南有錢者買去五更啼其人歎曰爾說的也有理爾說的也有理 工為之動色 出野記

韓平原當國其弟仰胄為知閤門事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宴優人有為衣冠到選者自敘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有日者過其旁使談庚甲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優蓋以寒為韓聞者縮頸匿笑 出桯史

紹興壬戌省試秦檜之子熺姪昌時昌齡皆奏名公議籍籍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即戲場設為士子赴南京相與推輪知貢舉官為誰一人指侍從某尚書某侍郎當主文柄優者曰非也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與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為彭王問者疑其妄且叩厥旨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座不敢領略一閧而出 出夷堅志

張觀座右銘云怒者變常而逆德戕賊和氣和氣為性命之本可不寶之和順積中大盈若冲保其宗施於公吾與之終

郭忠恕僑寓安陸郡守求其画莫能得陰以縑屬所館之寺僧時俟其飲酣請之乃令濃為墨汁恣以潑漬其上亟携就澗水滌之徐以筆隨其濃淡為山水之形勢與封氏聞見所說江南吳生畫同但彼尤怪耳 出塵史

聶崇義建隆初拜學官河洛之師儒也趙韓王嘗拜之郭忠恕使酒詠其姓玩之云近貴全為聵攀龍即是聾雖然三箇耳其柰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之曰勿咲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慙 出玉壺清話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枚皐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温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 出文選注

王勃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初不點竄時人謂之腹藁 出酉陽雜俎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世傳無己有詩輒被卧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己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詞理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鬬速於一時哉 出寉林玉露

古者賔位皆在西以東卑於西也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後通謂主人為東道主韓信得廣武君東鄉坐而師尊之又史記陳平顧以右丞相讓周勃於是帝以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為左丞相位次第二古人得罪下遷者皆曰左遷古人尚西尚右亦甚明矣

後世乃有陰道尚右之說通以東為尊今於
賓主間南人尚東向北人尚西向
唐傅奕駁佛教平生遇患未嘗服藥雖究陰陽
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嘗醉卧蹶然起曰吾
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
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出大唐新語
朱韋齋先生與鄧栟櫚交好一日韋坐觴客栟
櫚以冠帶寓之醉起韋齋曰留以質紙筆明
日如約韋齋受筆還冠而以紙少留帶曰偶
無千幅竟不還栟櫚為寄一詩曰歸帽納毫
真得策要戕留帶討還疏公如買菜苦求益
戒已忘腰何用渠閉戶羽衣聊自適推由柿
葉對人書帝都聲價君知否寄付新傳折檻
朱前輩風流調咲謔謔如此 出溪山餘話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延之晏子不入
曰使至狗國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

門儐者乃引入大門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
而乃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
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臣最不肖故使
楚耳 出說苑及晏子春秋
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蓮生
泉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涅與之皆黑 出說叢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
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出晁氏客語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
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
者無往而不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
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說
迹混俗不異衆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他如
晉皇甫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
唐暢為江西從事不親公牘人稱仕隱然予
觀白樂天詩云大隱在朝市小隱在丘樊不

如作中隱隱在苗司閒則隱又有三者之不同矣出聽雨紀談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薦過必相規疾病必相救藥書尺必直言事初見用刺不拘服色主肅入叙坐稱呼以號及表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有父母者必備刺拜報謁同自後傳入一揖而坐詩文隨所言毋及外事時政異端飲食隨所具位次序齒不以貴賤僧道易飲隨量詩隨意坐起自如不許逃席之使令則供執役請必如期毋違客例有幹實告及歸不必謙凡涉忠孝友愛事當盡心無惕嫉前輩須接誘後學以共追古風貴介公子有志於古者必不驕人苟非其人不在茲約凡我同盟願如金石出林可山山林交盟

插梅每旦當刺以湯插芙蓉當以沸湯閉以葉少頃插蓮當先花而後水插梔子當削枝而搥破插牡丹芍藥及葵萱之類皆當燒枝則盡開能依此法則造化之不及者全矣出山家清事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出世說新語

唐玄宗以虹霓屏賜貴妃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尺許其間服玩之器悉偹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水晶為地外以玳瑁水犀為匣絡以珎珠琴瑟間綴精妙殆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後歸楊國忠日午偃息樓上至牀覩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中諸女悉皆下牀各通所號曰裂

縮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吴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斑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温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呉宮無復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為雲人也董双成也為烔人也画眉人也吹簫人也笑嬖人也垓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小鬟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纖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謠娘也乃連臂而歌之曰三朶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復有二三妓又曰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叙云婢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遍為本藝将呈訖一一復歸屏工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鏁之貴妃知亦不欲見焉禄山亂後猶存宰相元載家後不知所在（出楊太真外傳）

楊國忠子弟每春時求名花異卉植於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而便即權賞目之為移春檻（出開元天寶遺事）

陶穀性喜物之異名如筆曰寶帚扇曰涼友帚曰净君溺器曰夜瀦筆曰夏清侯胡牀曰逍遙座梳曰木齒丹燭曰光濟叟剜耳匙子曰鑯了事裁刀曰治書奴界尺曰由準氏劍曰堅利侯又曰尊俞龍茶曰晚香侯酒曰天禄大夫醬曰八珎主人皆清奇絶俗殆不減於毛穎革華輩也（出清異録）

開禧用兵諸将皆敗惟畢再遇數有功歒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歒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歒

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
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復前搏戰佯
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
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人馬死者不勝計
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
一夕拔營去乃留旗幟於營縛生羊置前二
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空營復相持
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此宋史所載近御
史王忬以卻胡之功驟陞都憲蓋祖再遇餌
荳之法也
有獻木履於齊宣王者無刻斷之迹王曰此履
豈非生耶艾子曰鞵楦乃其核也 出艾子
盧承慶為尚書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
米盧考之曰監運損壞考中下其人容止自
若無一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
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容亦無愧詞又
改注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出隋唐嘉話
平寶兒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從軍與王師戰於
白溝河寶兒劍幾及。上馬忽蹶乃免 文皇
既正位問白溝之戰窘我者為誰或曰寶兒
也召至問曰前日之戰汝馬不蹶其殺我乎
寶兒曰殺之。上命左右縛出斬之將至市復
曰忠臣也釋之命為都司 出守溪筆記與庚巳編所載稍異
酉陽雜俎云漢書霍氏之將禍也井溢劇談錄
云李揆初拜相井忽漲尺餘鄧艾梟鳴牙旗
乃軍勝之兆張率梟鳴樹上亦拜官之祥大
中年韋光寓韋顓家梟鳴及第吉凶之兆其
不同如此蓋存乎其人也
倪瓚嘗眷趙買兒留宿別業疑其不潔俾之浴
既就寢且捫且嗅復俾浴不已竟夕不交而
罷趙談於人每為絕倒 出雲林遺事
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

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脣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臀雞無勢犬無腸猪無筋人則無不足也 出眉膝偶談

知保德軍王信臣召紫姑神作文數百言自云唐進士劉乂其詞曰余少為俠徧走天下史謂云命非也退之贈余金百鎰辭不受史謂竊之非也洛易少年恃權強奪良家子既而又娶其室余不忍其訴無乘夜厥徒張淫之際余奮劍斷其首且膾其肝而脯之日夕游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人亂山澤非也余素為人直信棄己濟衆設教化人敢不平之究行無極之道至於詩歌乃末事也曰子相契聊為一啓思史之謬今余忸然余終于終南門人葬于山之易清溪之側至今墳猶在但人不知為余塚也以余無勲庸於國故史氏書不知所終如于儀光弼輩後世皆知其大功然史詞褒飾太過蓋世情如斯也嗚呼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後世哲人尚為我鑒之 出夷堅志

見攝生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出晁氏客語

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文選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災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而池魚為之殫

占城使人入貢詩其初發云行盡河橋柳色邊片帆高掛遠朝天未行先識歸心早應是燕山有杜鵑其揚州對客云三月維揚富風景暫留佳客興同脉黃昏二十四橋月白髮三千餘丈霜玉局詩翁賢太守紅蓮書記好文章欲尋何遜舊東閣落盡梅花空斷腸其江樓留別云青嶂俯樓樓俯波遠人送客此經

過西風揚子江邊柳落葉不如雖思多又嘗
寓蘇之天王堂問葵花何名人紿之以一丈
花郎題云花於木槿渾相似葉比芙容只一
般五尺闌干遮不盡獨留一半與人看出閒路
唐人以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凡月初五日
皆可稱端午出太平廣記
二人為匹四人為疇出楚詞王逸注
蘇州一僧曉達好飲以醉死將死自作祭文云維靈
生在閻浮提不貪不妬好喫酒子倒挂卧路
想汝直待坐兜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以故
淨土之中無酒得沽出卻掃編
草本有雁來紅者俗名老少年蓉塘詩話載無
錫周子羽詩云翔雁南來塞草秋未霜紅葉
已先愁綠珠宴罷歸金谷七尺珊瑚夜不收
後京師達官卷中畫此徧求題品無巧詠者
一士人題曰漢使傳書托便鴻上林一箭墮
西風至今血染階前少一度秋來一度紅為
壓卷云
桓康隨齊武起兵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
名怖小兒病瘧者寫形貼牀壁立愈出南齊書
術者以干支五行推人運命休咎往往有奇中
者自昔至今漢之司馬季主魏之管輅唐之
李虛中者幾人哉不可信者千百皆然也就
日録云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
若韓王有大遷除而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
小小陞轉則軍校微有譴呵此又不知命以
如何耶馬又鐵圍山叢談云大觀丁亥東都
順天門内有貨粉鄭氏者家頗贍給以正月
十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與蔡京合其
家大喜謂其必貴時人亦為之傾聳始年十
八春末出遊馬忽躍入波中溺死二事相類
如此雖使虛中輩復生執此以詢之亦不能

判其吉凶二書酷排推命之謬竊爲有理出道遥録

元憲宗召趙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都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世言捻兩手汗者蓋本于此出元史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而已莊宗拊背嘉之出大唐傳載

劉後溪朱文公高弟也平生好施不顧家有無謁者皆周之一日晨坐煖閣夫人方梳洗有舊友来訪公令夫人出閤延士人者進夫人遂挈妝具偶遺金釵一公適入内夫人從窓隙中見士人拾所遺釵入懐未穩公將出夫人掣公衣袖止之少頃乃出賓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彼方收拾未穩士以貧故得之可少濟不欲遽恐之公與夫人俱賢如此出瑞桂堂暇録

通天地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遊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不可無諸雜録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子史文集雜記雜録之供涉獵而已又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胾出詹曝偶談

東坡先生嘗偶過坐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污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爲荆公父子發也出清夜録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

發而已雹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
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
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珠而成
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
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
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
祲沴之妖也 出西京雜記

張東海韻辯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
夫東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
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
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
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貞
先虞尤不得通押矣今人因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
遂不復根究使立訓教人不知韻其來也遂沈
特校定之耳 出空同子

今古鉤玄九卷

瑯琊諸茂卿輯

燕湖胡爟字仲光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
內閣試上苑聞鳩詩曰風日晴和欲醉人耳
邊忽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
四海春花鳥有情憐好景雨暘無補媿微臣
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
雨暘句為譏已遂黜之 出閒略

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
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梧南撫多鷃西
服壽靡北懷猈耳何以得哉開梧多鷃壽靡
猈耳皆國名 出呂氏春秋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
達觀於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
望楚降觀於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
代時已然矣凡天下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

聚至於百家之邑千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踈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烟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艸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廕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花於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蕩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决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惬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再至三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讐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塚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不免於刑戮而子孫亦以衰微則是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如京丞相仲遠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出鶴林玉露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則書之他日便為故事 出書譜

梁蕭琛醉伏於御筵武帝以棗投之琛取栗擲工帝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慄上大悅 出世說

桓玄作詩思而未得輒作鼓吹既而得句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出語林

梁鴻鄉皇孟氏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婿如梁鴻者足矣鴻聞之乃求之女布稞裾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出東觀漢記

晉平公使工人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榦生泰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也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之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支左手發右手得之矣公以其法而射之穿七札立出工賜金三鎰 出列女傳

漢景帝嘗召王生居庭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為廷尉王生顧曰吾襪解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之王生獨柰何庭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故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於是賢王生而重釋之 出漢書

孔子問漆雕斯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三人之賢不賢所未識子曰君子哉漆雕氏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審余每觀此言未嘗不擊節嘆服蓋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行己也正捫心無慊何以卜為三大夫皆所事何敢以家臣而議主君之賢否但觀其卜龜之繁簡則賢否較然矣 出清夜錄

方蛟峯八字格言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為聖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不知恥

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謂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 出詹曝偶談

天厨禁臠説琢句法有假借格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五峰寒不下萬木幾經秋皆以秋對下曰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閒聽一夜雨更對柏巖僧以一對柏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還居以十對還予謂古人琢句亦或未嘗用意至此論詩者不幾於鑿乎 出存餘堂詩話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柏子潭有巨虵擾而就之曰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旱羣坐藉土虵忽蜿蜒其側 帝 掩以兜鍪而(以殺旗纛之)往是日手丹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 帝居功多乃置其兜鍪于前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夭矯自兜鍪出挾雷聲挾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出翦勝野聞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為首基對當以宋濂為第一又問其次乃曰其次則臣不敢多讓 出清溪暇筆

閣老保定劉公屢為臺諫所論而 上寵眷不衰人曰稱為劉綿花謂轉彈轉可用也 出琅琊漫抄

庾翼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鍾夔先聆其音翼所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出文字志

老儒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黃秀雲好詩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可為詩百首贈我以為聘資乎體方信之為賦至六十餘篇而歿情致清婉傳誦詞林然是妓性實黠慧利於多得其詩而已於體方本無意也方體方之為詩時人多哄其老耄被紿

而欣然每談於人以為奇遇焉（出蘇談）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
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世人為婚以門第相誇尚女長子大有終
身不婚而成亂者有恃強以陵其夫傲其舅
姑（者）彼詎知妻以配德之謂乎（出景仰撮書）

江南李昪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
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
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
至言異端之徒述對忠盡如此不識今之恭
誠伯以何語致太平也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
坡（在）謫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
五百分為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
取一塊仍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
此實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
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
無垢云予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
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
耒陽來言鄭亨仲以數十錢懸壁間樹桂蔥
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
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鹽
醯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
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
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曰早具少
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
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
自爾見疎予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
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
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
淡薄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
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

機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已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出鶴林玉露

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出道藏

洪武中丘彥能出唐三學士奕棋圖求瞿宗吉題之爲賦一絕云三人當局各藏機思入幽玄下手遲畢竟是誰高一着風簷日影靜中移君能覩賞曰不厭吾巻矣出游覽志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輩凭闌倚檻爭看雌雄二鸂鶒戲於水中帝時擁貴妃於鮫綃帳內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鸂鶒爭如我被底鴛鴦出開元天寶遺事

艾子好飲少醒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惟以險事怵之冝可誡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藏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尚可活况有四耶出艾子

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今以道士有室家者爲火居亦火宅之義出番禺雜記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稱曰梵嫂出陶穀清異錄

一毫善行皆可爲毋徼福望報一毫惡念不可萌當知出乎爾者反乎爾惟儉足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窘盼盼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免以廉請自居矣出西疇老人常言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出莊子

近有人作竿戲詩曰人皆懽喜上高竿工去難時下亦難若到工頭酒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即宋人諷賈似道作相詩收拾乾坤一擔擔工肩容易下肩難意也出閑略

商之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
賈者固也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出廣璟偶談
傳汝礪妻孫蕙蘭早卒有所為詩曰綠窗遺稿
其一曰窓裏人初起囱前柳正嬌捲簾衝落
絮開鏡見垂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翹流
鶯空巧語倦聽不須調其二曰小閣烹香茗
疏簾下玉鈎燈光翻出鼎釵影倒沉甌婢捧
消春困新嘗散暮愁吟詩因坐久月轉晚粧
樓其三曰小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蟠桃花
樹裡綉得董雙成其四曰自拂雙眉蹙何曾
慣得愁若教如翠柳便恐不禁秋其五曰綠
囱寂莫掩殘春綉得羅衣懶工身昨日翠帷
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其六曰幾點梅花
發小盆冰肌玉骨伴黃昏偶窓久坐憐清影
閒劃金釵記月痕其七曰綉被寒多未欲眠
梨花枝工聽春鵑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見人
家買紙錢其八曰春雨隨風濕粉墻園花滴
滴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少流過長溝水〻
香其九曰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瑤池月滿
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鸞飛去幾時來其十
曰小囱今日繡鍼閒坐對銀蟾整翠鬟凡世
何曾到天上月宮依舊似人間其十一曰空
階日晚雨初乾小婢相隨倚畫闌金釵誤掛
緋桃落羅袖愁依翠竹寒其未成章者如粧
樓聞過雁開戶見棲鴉綉簾當雪卷銀燭背
風吹雪晴山顯翠風暖水生紋芍藥開時病
荼蘼落處愁玉釵簪茉莉羅扇綉芙蓉囱前
垂柳分春色鏡裡幽蘭對曉粧花間歘過耶
知燕柳外聲來不見鶯粧成寶鏡楊花過行
出朱簾燕子歸自傾瓮裏春泉水親灌堦前
石竹花海棠帶雨臙脂重楊柳凝烟翡翠濃
皆佳句也豈女子所能道今摘其尤者錄之

出輟耕錄

左太冲詩曰振衣千仞上濯足萬里流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出宋景公筆記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一日帝又問僧虔曰我書何如卿對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為詞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出南史

王慈僧虔之子也亦善書謝超宗問曰卿書何如尊翁答云慈書與大人猶鷄之比鳳超宗鳳之子孟以鳳喻父以鷄喻超宗也 出談藪

松江丘氏嘗以疾召仙坐客曰近有一題云膽瓶斜插四枝花杏桃梨李無可對者有勞大仙即對云手卷橫披一軸画松竹梅蘭人皆以為奇客猶未信也又客以一物袖而試之令作詩遂題云袖裏深懷一葉青也於坛上惱詩情夜來試聽窗前雨滴滴蕭蕭三兩聲啓而視之乃芭蕉也衆始信服

劉伶好飲酒其妻責之伶曰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言伶呪曰劉伶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莫可聽 出語林

王濬夢懸四刀於壁問主簿李毅毅拜曰夫三刀為州而今益一明府其臨益州乎已而果然 出陸機晉書

元李术魯翀在翰林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悅 出輟耕錄

王子猷聞桓子野善笛而不識遇桓於岸上過

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此是桓子野丑今人追
問之曰聞君善吹試爲我奏一曲桓爾時已
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廻下車踞胡林爲作三
調美畢便去客主竟不交言 出世説
計君涉漢書讀匈奴傳不識棠棃字有胡奴執
燭顧而問之奴曰棠棃天子也言匈奴之號
單于猶漢人之有天子也於是𥈭然發嘻 出玄
晏春秋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
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以
老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
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
鞍駿馬同一遊也松林莞席與繡帷玉枕同
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
僕嫌其妻之醜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
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問

銀杯者佳乎瓦椀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
杯有精粗酒無二味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
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 出霍林玉露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胡紫山鍾愛之嘗擬沉醉
東風小曲以贈曰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
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
閒情任卷舒掛盡朝雲暮雨 出輟畊錄
狗見屍令有重喪亡人坐上作魂衣謂之上天

衣弔字者貫弓也古者葬棄中野禮貫弓而
弔以助烏獸之害 出酉昜雜俎
吳歌衆佳聊記一二如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
家懽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散
在州如云送郎八月到楊州長夜孤眠在画
樓如子柳開不見好秋心合着便成愁此賦
體也而山谷之詞先有之云你共人女邊着
子爭知我門裏挑心如云約郎約到月工時

看看等到月蹉西不知奴地山低月工早不
知郎地山高月上遲如云画裏看人假做真
攀桃接李強為親郎做三月楊花隨處滚奴
空想隔年桃核舊時仁其餘詞皆淫媟字多
俗俚不可得而書也

魏文侯使毋擇獻鵠於齊侯行道失之徒獻空
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
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
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
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頸腐肉暴骨於中
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
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
死來獻空籠惟主君加斧鑕之誅齊侯大悅
曰寡人得茲三言賢於鵠遠矣出說苑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
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
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
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
罷燈出晁氏客語

韓侂冑當國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
有投刺者曰水心葉適侯見坐中恍然侂冑
乃匿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
語其人曰此皆某少作也後嘗改削矣及誦
改語極精妙遂延入書院出楊妃卷令跋之
即揮筆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
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又出
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帖盡歸天工猶有
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
卷言簡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水心在此豈
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咲曰文人才子如水
心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
與進如此侂冑咲而然之收屬門下其人姓

陳名讜建亭人後舉進士 出游覽志

常州宜興縣有黃土村東坡南遷嘗至其地地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簑朱轂綉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烹牛誠不如白酒黃鷄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出寉林玉露

後梁韋琳嘗作鱣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鱣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糝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脂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鱣味慙冬鯉常懷鮐腹之誚每懼鼈岩之譏是以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績席忝預玉盤遠廁玳筵猥頒象筯澤覃紫腈恩加黃腹方當鳴薑動桂紓蘇佩欓輕斲纔動則樞盤煙飛灑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齏之中逍遥朱脣之内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到銅鎗門奉表以聞批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塘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出酉陽雜俎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敗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鳧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柰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爲鶻可以獵兔耳乃鴨耶鳧舉掌而示笑以言曰看我這手脚可以搦得兔否 出艾子

廣西昭州氣爲瘴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

琥同欲更之久而未得有范滋者為更曰清輝已揭楊矣李一日閒步視積土有片石斑若文字取而滌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略曰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為一咲考范生初命名之日不少差焉 出夷堅志

吳郡漁人張胡子於太湖中得巨魚腹上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胡子 出唐小說

江西有畢氏者中歲無子甚以為憂然與其妻極恩愛不忍置妾每醉後與妻遇寢多不省記妻陰以侍婢代已即有娠露於畢怪而鞫之既產子欲斃之妻具以實告乃納其婢試之明年復產一子於是釋然且感其妻後二子相繼舉進士長濟川次濟將云 出閒畧

范文正公鎮錢塘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見錄乃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易花木易為春公即薦之 出清夜錄

孟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為母嘗言惟飲彼水何許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坩鮓餉母母返書責侃曰女為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事絕類若二母者可以為法也 出穗而紀談

常樅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樅曰過鄉閭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也樅曰噫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樅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於柔齒亡於剛樅曰是已天下之事盡矣蓋本老子告子思之言

太祖幸內庭見遺絲綺些微在地召諸姬詰其

蚕繅徵稅之費而讓之令不悛者斬出剪勝野聞

姚少師廣孝在松下散飲曳履獨步不將餘人一縣丞喝導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笞而訊之少師受笞不自道姓名丞使人械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言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郡守曰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笞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更不罪也出蘇談

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粲然軍吏趙跌觸盤碎之惶懼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豈故哉何乃至是出博物志

晉劉驎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驎之披短褐與冲語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命廚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驎之爲長史固辭夫天下至尊者父也子雖知仁不以仁知先其父何也天秩之所在也驎之使冲先造其父禮也短褐不恥義也躬執酒蔬孝也固辭長史節也今之人朝得一官則暮驕其宗族其有驎之者哉然冲交接其父子之間而不以名爵自逞其亦賢於人遠矣出虞預晉書

崇寧初蔡京作相弟卞爲元樞卞乃王安石壻尊崇婦翁配享孔廟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顔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公貴爲真王何必謙光若此遂揖顔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情憤不能堪徑從祀

堂挩公冶長臂而出公冶長爲窘迫之狀謙
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
耳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
安后於孟子之上爲此而止 出夷堅志
廡不止爲妾生亦以嫡庶長少言也如鄭莊公
與共叔段俱武姜所生莊公封段於京蔡仲
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則同弟毋亦可
以稱庶矣

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
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
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顧然安寢故非心
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毋曰瘠土之
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
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
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
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

靜則悠遠博厚自彊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
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
勤可以致壽考也 出雀林玉露
范蜀公得謙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
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行消患於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
也使天下受其害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慚
而退 出宋史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
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
吾將求以恭諫者也今我卻之是卻諫者諫
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出說苑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
美故仕於朝者多不肯外遷重內輕外之弊
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
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

曰今日公相未出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頗
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
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閽者告以某
官不在客勃然發怒叱閽曰汝何敢爾凡人
之死者乃稱不在某官獨無忌諱乎必白以
治汝罪閽拱謝曰小人誠不曉忌諱願官人
寬之但今朝士留刺者例皆如此若以為不
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果未回當
云出去可也閽愀然蹙頞曰我官寧死却是
諱出去二字滿坐大笑 出程史

玄宗封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婿鄭鎰本九品
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轉遷一階一
級惟鎰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
宗見鎰官位騰跳(異)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幡
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為泰
山 出釋常談

漢武帝因伏日賜東方朔肉抽所劔佩割肉將
歸太官錄奏帝令朔自責朔曰拔劍割肉一
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
義也帝笑曰卿自責乃自獎也 出方朔傳

櫛之於髮不去亂不能治髮法之於人不誅有
罪不能完善人此之謂損之而益 出筆記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鄒文季節者與相友善及
將還魯與之別送行三宿流涕交頤子高徒
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
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
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意乎子
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
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 出孔叢子

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黻
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 出孫卿子

晉叔向曰昔賈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

御以如臯躲雉獲之妻始咲言 出左傳

張伯皆仲皆兄弟容貌絶相類仲皆妻新粧竟忽見伯皆乃戲問曰今日粧飾好否伯皆應之曰我伯皆也弟妻乃趨避之須㬰又見伯皆猶以為仲皆告云向大錯誤伯皆曰我故伯皆也 出風俗通義

謙起宗語齊高帝其日風寒帝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出齊書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体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

人有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屏于海海上有人悦其臭者晝夜随之不離也 出呂氏春秋

今古鈎玄九卷 計七十四事

今古鈎玄十卷

瑯琊諸茂卿輯

姑蘇顧文昱字充遠 國初為廣東行省郎中能詩其題白雁云萬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涵秋點素輝錦瑟夜調氷作柱玉闌曉度雪沾衣天涯兄弟離羣久皓首江湖猶未歸此詩不在袁景文之下 出蓉塘詩話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旣至悉擲水中祝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出裴氏語林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雞曰翰音註曰異名所以別人用而今致饌於人者友借以為雅稱是以鬼事人也

高廟微時有詠菊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黄金甲

太祖嘗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画一布袋僧墨痕猶新旁題偈曰大千世界浩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蓋 帝為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亟命索其人不得 出翦勝野聞

出高皇帝文集

漢蘇武使匈奴被徙北海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言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帛書知武在某澤中使者以讓單于乃歸武宋中統間元郝經奉使來議和好賈似道拘留儀真驛凡十有六年經賦詩繫雁足元人獲之南侵二雁事甚類漢假托而宋則實也 出閑略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更之王遂在范後因謂范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 出世說新語

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閒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凄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如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章孝標下第為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闈孝標擢第 出雲溪友議

陰陽家多拘忌達者固不當一切求合然吉凶影響要不可廢如酒醋遇孩而生誕稽留遇潮而作湧鷄子日中則正日昃則偏鸛避歲君燕避戊巳一氣運化萬物莫逃人亦天地之一物豈能獨立於陰陽之外哉 出袪疑說

樹果得實樹棘得刺樹德得和樹威得怨 出宋景公筆記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沖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謂之顛飲（出開元天寶遺事）

傳奇始於唐裴硎（出詞林廣記）

稻之登也蟹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噆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亦奇（出陸龜蒙蟹志）

孔融每歎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出漢紀）

畢卓為吏部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出晉中興書）

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請以市論之市朝盈夕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勢使然（出譚子）

顧長康嘗以一廚畫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云乃發廚取之封題如故後顧索之畫並不存答云妙畫通靈變化去了顧信以為然略無怪色（出世說）

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而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曰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曰可謂忠矣（出韓詩外傳）

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人問之故妻曰伯郎君富貴更要取妾也（出典論）

宅不西益蓋西者為工上益宅者妨家主也（出風俗通）爾雅曰西南隅為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難動搖之耳若使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陸雲與兄機書云君苗能作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出晉抄）

和財時年七歲其伯氏問曰日出而落公婆相角是何語和財曰陰陽不和（出詹縣偶談）

伍胥奔吴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劍耶不受一咲刺舡而去出吴越春秋

舞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王建宫詞云羅衫葉葉綉重重金鳳銀鵞各一藂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出唐樂府雜錄

今俗琢石為人鎮居地名石敢當顏師古注曰敢當有所當無敵也出漢史游急就章

陸放翁以丞相沈義倫裔孫為浮屠侍中劉仁贍裔孫為道士故作詩有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声本珥貂之句盖深憐之也我　朝忝政楊公景衡起龜山先生裔於浮屠中令其蓄髮選良家女配之俾承祀事能憐而振之矣出閒暇

韓退之言元和初有人自北海来見李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咲語於碧霧中共乘赤虬而東觀此則退之海山宫之說非虚也出龍城錄

屯田輪臺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徒者詣田所注累謂妻子家屬也今稱妻曰賤累以此出漢書西域傳

富公問范堯夫人有潔病何也曰胷中滞礙而多疑耳此亦未為害但疑心重萬境皆錯亂是害道第一事出冨鄭公語錄

周師成秋暮詩云黄蘆花白月無賴烏桕葉紅秋可憐出本事詩

天下驛舍皆以古郡地為名洛中一驛名周南尤古也出方輿勝覽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庙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

上羣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賔主敵體之爲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墄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墄若世所謂澀道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墄也凡賔主之席主東而賔西亦所以尊賔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以賔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爲賔禮故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乃各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倪雲林母疾延吳門葛可久治療以乘白馬載之馬乃雲林所極愛者可久素憎其癖俟雨而往途中上下故以泥汙其馬入抵其家雲林見馬被汙心已不悦迎入書室復故亂其文懤之具雲林大怒拜其母曰兒欲母速起故忍之耳兒疾雖死不顧其醫矣馬洗數日乃罷 出雲林遺事

唐莊宗或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悦劉夫人謂之曰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一人豈有兩人耶帝悦厚賜之 出唐餘錄

懿宗時伶人對御爲戲扮作儒釋道各稱誦其教儒者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演暢其旨皆引經書衍雜諜語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說大意未至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學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默非汝等所得聞當以現世佛尊者理之妙爲汝陳之盡以次問戒曰敢問生曰內自太學辟廱外至下州偏縣凡秀才讀書者盡爲三舍生華居美餼月書季考三歲大比脫白挂綠上可以爲卿

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此曰敢問老曰老而孤獨困貧又論講壓今所在立孤老院養終身國家之於老也如此敢問病曰不幸有疾家貧不能拯療於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効其於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不免惟貧民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為漏澤園無以斂則與之棺使得葬埋導春秋祀恩及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敢問若其人瞑目不應陽若惻悚促之再三乃蹙頞答曰只百姓一般受是無量苦徽宗為惻然長思弗以為罪出夷堅志

崐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琪樹皆仙樹也出山海經

六朝事跡載寶林寺有琪樹在法堂前梅摯詩云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相志公游

常熟吳都憲訥少為士時素負氣剛介章御史珪於都憲差後然亦不屈士也二人不相下各以豪邁自雄欲關見之福山有東嶽祠塑酆都獄至為獰惡又為機括設伏於地下人不知躡之則為韋偶鬼革而搶焉殿堂闃寂人非携一二伴侶不敢入也章與吳約以月黑天陰之夜獨往以散餅為驗每鬼前必留一餅約既定章私先往匿神帳中吳持餅諸鬼前每至一鬼必云與汝一箇次章所匿處章伸手出索云我也要一箇吳遂以餅與之云也與汝一箇殊無驚異由是章大驚服後吳仕至都御史亦多有著作為時名儒焉出蘇談

淵聖幸虜營不返謝元及作憶王孫詞有云依依官柳歷宮墻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来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出避戎夜話

國初楊孟載春屮詩云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

新愁細雨中又云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竟傳于世 出懷麓堂詩話

王戎之妻常稱其夫曰卿卿戎曰婦人卿婿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妻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出世說

葛仙翁與客對食客曰食畢當請先作一小奇戲食未竟仙翁曰諸君得無悒悒欲見乎即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肅但不螫人耳良久仙翁乃張口蜂還飛入口中成飯食之 出神仙別傳

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上問卿臨行有人贈詩否曰臣妻一首云更休落魄躭杯酒且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咲而舍之 出仇池筆記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伶曰鷄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咲而止 出陸機笑林

錢穆父嘗言在館中同係有曹姓者寅緣而入不識文字錢於一日誦子瞻之詩曹矍然曰每見諸公書此人不知何故或言其文章之士也曹曰吾得其所為詩皆重疊用韻全不成語錢恐人偽為之也命取觀乃子瞻書少陵八仙歌錢曰此少陵詩子瞻寫耳曹曰便老陵也好喫棒 出道山清話

宋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謀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余謂此言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祖隋煬帝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耳 出何氏語林

天下事有絕相類者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

畧望塵之潘前有薰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氷鱗之王前有祥後有延他如雪中高卧人知有袁安而不知有胡定看竹事人知有王猷而不知有袁粲啖炙事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若是者又不可以悉數也 出野客叢書

張東海汝弼以字名時日本國入貢夷以千金求字張不許夷因工其事憲廟批曰受千金寫字一幅與他 出名臣錄

韓浦與弟洎皆有文名洎語曰吾兄為文譬若繩樞甕牖舍聊避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聞因人寄蜀牋題詩寄洎曰十樣鸞牋出益州新來寄字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脩五鳳樓洎大慚 出白孔六帖

山谷贈張特和云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出山谷集

祝鷄公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栖于樹晝日放散呼名即種而至世人呼鷄云祝祝起此也 出列仙傳及博物志

東海有勇士耕丘訢過神泉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已而馬果沉訢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而出眇其一目 出吳越春秋

晉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召宰人而誚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於干將切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察之果得其人乃誅之 出韓子及晉文春秋

刁彝於桓温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悟曰卿是韓盧後温哄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

耳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出晉中興書

謝太傅深好聲樂懼劉夫人不令有別室後欲立妓妾托兄子外甥微達其旨於夫人因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荅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出妬記

宋世祖與羣臣至寵姬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涕泗交横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上又令羊志哭志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爾日自哭亡妾耳出宋書

支道林欲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出世說

洧水大有富人溺者有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買者得尸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更賣出呂氏春秋

艾子一夕疾呼門人鑽火久不至呼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具不得可持燭來共索之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出艾子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出老子

犬吠不驚命曰重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小慮之必早出說叢

唐司空圖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此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嘗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曹子建號繡虎王仲宣浞下潜蛙鄧艾伏鷹陸雲隱鵠皆喻其文也出玉澗雜記

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諧謔所交皆名人家製餛飩精美賓用需索殆無虛日

喬甚苦之一日於每客前置一帖戒云食畢展卷既而取視乃製餛飩法也一坐閧然自後無復言及此矣 出松研録

靈隱寺僧明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落盡秀奴絶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東坡治郡送獄院推勘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東坡見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箇秃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还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出西湖游覽志餘

東坡臨錢唐有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為業適父死而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也公熟視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為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行書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懊恨不勝而還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出春渚紀聞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猒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 出韓詩外傳

柳宗元謫永州吳武陵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碎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

恕人臣耶 出蚍菜記

宋陳蒙輕財尚義家世清白一日有布衣持紙扇來謁工書云出韻不停思蒙以酸字為韻令賦梅花詩謁者趣應聲曰影探溪脚月猶冷香滿枝頭雪未乾只為傳家大清白致令生子亦辛酸蒙大悅款其人而厚贈之 出學圃餘力

聶東軒大李座右銘云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圖不如好方用悔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箴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為善則游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省刻盤盂而過若傷豈若常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出茶塘紀聞

王融謂國子監為虎闈 出宣室志

武瓘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則武氏之燕又高於王謝之燕一等矣 出詩說

彭文公時罷相歸湘李文正東陽寄詩曰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彭讀之黯然不樂至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讀竟潸然淚下為之悲歌數十遍不閱歲而卒 出懷麓堂詩話

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而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工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智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之木人力不能舉薦乃棄之耳 出王充論衡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出談叢

謁見尊崇皆曰謹祇候起居起居者謂動止也或云起居某官某義何在杜少陵詩云起居八座太夫人相承之謬雖賢者亦不能免可爲一咲 出李涪刊誤

曹彬嘗知徐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案逾年始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若杖之彼舅姑必以此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緩其事而法亦不廢也 出李元綱厚德錄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火然公鬚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急令赦之軍中爲之感服 出韓忠獻別錄

韓汝玉令錢唐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晏起縣吏扶之立門外候聲喏汝玉即升妓家中堂受喏望日下吏杖一百即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爲吏所侮無以蒞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傑士也願自愛即令還職汝玉既滿復携此妓游西湖戀戀一月不去文正公置酒餞之召妓佐酒候汝玉極醉時令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離錢唐數十里矣後汝玉膴仕有聲而文正愛惜人才襟量不可及也 出西湖勝覽志餘

王潛在荆州有醫張七政善治傷折一軍損脛求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爲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還覓也果穫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病即愈王公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馬甲一掬再三挼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杯飲之酒無遺滴逡巡畫婦面赤半日許濕起剝落其術不肯傳人 出酉陽雜俎

京房問漢元帝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曰知不忠而任之何耶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出漢書

債少者易償藏寡者易守 出淮南子

桂陽太守李叔堅少時作州從事家有狗作人立叔堅曰此狗喻人人行何害叔堅作縣令解冠榻上狗戴之而走叔堅曰此狗誤觸冠纓掛其耳矣狗後與人竈前畜火隣里告之叔堅曰狗能畜火幸不煩人犬遂暴死叔堅至大位 出風俗通義

穿窬之徒不避腰頸奔北之士不憚斧鉞 出正部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為刃要者為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所為可題為筆經 出春風堂隨筆

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咲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 出北齊書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項刻而辦幸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惟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檐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其倉卒有智如此嘉靖間胡守忠以御史按衛輝 聖駕幸承天蕭殿缺地板一時無備守忠命於城中富家取金漆卓二百張鋸其足鋪地煥然異於諸省 上嘉其能遂自御史超擢為

都御史

潤筆起於隋陰州刺史鄭譯對高熲之説後盛行於唐宋時又立潤筆錢數刻名於舍人院每移名督之戒　仁宗嘗命楊士奇少傅恤詔賜楮幣曰薄用潤筆耳 出閒略

秦樓里子僂而多智時人號爲智囊杜預晁錯魯匡桓範等皆有此稱 出東谷所見

謝靈運云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出晉陽秋

魏將鄧艾患吃晉文帝戲之曰每稱艾艾不知有幾艾艾荅曰假如孔子曰鳳兮鳳兮亦只有一鳳耳 出晉書

莫仁於雨露而靡少夏枯莫嚴於霜雪而松柏冬青 出宋景公筆記

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纖悪不甚介意若手一沾污浣濯無已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

舊有題湯泉者曰比鄰三井在山岡二井水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煖爭教人世不炎涼 出懷雪叢説

慶曆中余尚書靖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蹤跡之得其声出自大栢中乃伐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画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出古奇谷録

隋趙軌爲齊州别駕文帝令入朝父老將送之各揮淚曰别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壷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出隋書

金鋼鑽可以刻玉其質類水晶而色微黄出西

域土人得之於鳥糞中生極高峰巒鷹鶻之屬打食於上遂吞而復出于家近海遇立秋後東南風有鳥自海東來綠色似鸚鵡狀似鴿名曰下青[illegible]俗稱曰烏盖以聲呼之也畜之可以辟瘴初得之剥其腊有金剛鑽或有似珊瑚者日久下糞則無所尋覓矣予先人嘗獲一鳥而得其三此其驗也畏羚羊角

韓魏公一日至諸子講書處見卧榻枕邉有一鈄公問何用荅曰夜間以備緩急公曰使汝果能手刃賊賊死於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為完人矣出道山清話

楊起入鳳州遁跡山洞得一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曰𩐕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傅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面繡幌俱涵影中出掌從八作

唐進士趙顏於画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画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願納為妻工曰余神画也此〻白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纔及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為人画妾之形君呼妾名故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上軟障覩其障圖画如故惟添一孩子出輟畊錄

平定州有山以浮名者二故稱東西浮山東浮山在城東五十里即女媧氏補天處其煉石竈尚存山多產石灰勝他產而所産諸色石亦可燒其遺佔至今於上〻〻家置一鑪當户高五六尺許實以雜石附以石炭至夜

煉之達旦火焰焰然光氣亘屬天爲之赤是之謂補天陸文裕公深至其處云曰當媧皇之與繼太昊而誅共工是時火德中微生民甚朴茹毛飲血未能盡火之用媧皇乃制此以通昏黑輔烹飪所以開物成務以補天之所不及如後世所謂然膏繼晷熾火代明云斯義也時太宰白巖喬公談之謂可破千古之疑出儼山文集

梁謙百八歲爲春日閒居詩從父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出[illegible]書

國初僧有德祥者工於詩其送僧東游云與雲秋別寺同月夜行船詠蟬云玉貂名並出黃雀患相連卜築云草生橋斷處花落鴈來初俱佳句也出南濠詩話

今古鈞玄十卷 一百二事

今古鈞玄十一卷

瑯琊諸茂卿輯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室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荊公下馬答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宗子皆散出陸放翁老學庵筆記

荊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己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縣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儉壬階之進以依之以安夫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恐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耳曾謂荊公之見而不及蠡乎其論商鞅曰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恥於鞅哉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蓋天淵矣其論馮道曰屈己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荊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辯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以此議論眞特執拗而已眞悖理傷道也韋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其論韓信云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蒭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云束縛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見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出宿林玉露）

松之心節有油者如蠟山西多以代燭謂之松明

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出淮南子）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闒葺為寬大胥失之矣（出晁氏客語）

謝靈運以文帝不甚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出郭遊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文又不請給被奏免官遂為山澤之游生業甚厚奴僮既衆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工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

則去其後遜嘗自始亭南山伐木開徑直至
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驚駭謂為山賊知
是靈運乃安 出世說

謝逢谷口難興浪月到雲間便不明松江古有
此語谷口雲間松江別名也近来作官者始
則恭世有聲終則闒茸貪濫求其廉潔者鮮
兩句竟成詩讖 出輟耕錄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堪求方於僕
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
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不去割去其
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予謂此法豈
但可已耳疾 出閑略

紹興中李椿年行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
奉命嚴急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為先聖
先師聶足而坐有弟子從末席起咨叩所疑
孟子奮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吾下世千五百
年其言乃為聖世所用三子之徒皆不如我
顏子默默無語或於傍哭曰使汝不是短命
而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来時檜主李議
問者恐護罪不待此設之畢即以譏訕聖賢
執送於獄 出夷堅志

孔宮子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藜藿有稻
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
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其為貧也老子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方寸之心從無窮之
欲僕僕百年胥餘已乎

舩門曰馬門蓋闕字之分也引首而觀曰闒 出[illegible]祿偶談

宋真宗問丁謂曰唐酒價幾何謂對曰每升三
十文工曰何以知之謂引杜詩云速来相就
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工善其捷史繩祖
舉李太白詩有云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

為李杜同時何所言酒償頓異客有善謔者曰太白謂美酒耳恐杜老不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坐皆大笑 出唐詩紀事

詩韻貴穩韻不穩則不成句和韻尤難類失牽强强之不如勿和善用韻者雖和猶其自作不善用者雖自作亦猶和也紅梅詩押牛字有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蛺蝶詩押舡字有曰跟箇黄花人工舡皆前輩所傳不知為何人作 出慷蕨堂詩話

詩用助語貴妥帖如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工白雲溪王才臣云並舍者誰可清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俱渾然妥帖

陳獻章善画梅人持帋求索者多無潤筆獻章題其柱云烏音人都來或詰其旨乃曰不聞烏聲曰白画白画客為之絕倒 出詹曝偶談

解元唐寅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嘗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畊田起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 出夷白齋詩話

閻立本世以名画稱到荊州觀張僧繇舊迹初往曰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出國史纂異

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室之為帡幪也虐政害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 出揚子

南陽龐儉少遭亂離失其父後居廬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畊種適儉大宴會客奴在竈下竊言堂工母吾婦也婢即具白母母使儉問之曰是我翁也因下堂

犯其頸啼泣遂為夫婦偕及子歷二千石刺
史時人為之語曰盧里諸麗鑿井得銅買奴
得翁（出風俗通義）

唐玄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退朝高力士
進曰陛下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
安乎上曰非也吾非夜夢游月宮諸仙子娛
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
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悽楚動人
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坐朝
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尋
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賀曰此非常之事也
願陛下為臣一奏之其聲寥寥然不可名言
也命曰紫雲回（出開元傳信記）

簪桃者寇萊公妾也洲靈能詩萊公嘗高會集
諸妓賞綾綺千匹簪桃獻詩曰一曲清歌一
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囱下多
少工夫織得成萊公為之默然（出西湖勝覽志餘）

亡國之君多善文辭如隋煬帝陳李二後主使
與詞人才子爭長亦居優列豈浮華者無實
耶南漢劉鋹疑鴆對宋太祖曰臣承祖父基
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
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
敢飲此酒也其文章質直有西漢風骨不知
五代衰亂僻在南服何以能此此豈有才質
耶（出漢山餘話）

永樂間鎮遠侯顧玉以靖難功封夏國公賜奠
揚州漕河赤岸行人訛呼為夏國公夏（音度）
與夏字相類

張元忠謂蘇子卿嚙雪啖氈蹈血出背可謂了
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
綺繡之下乎鄭淵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
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

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又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别之際寶匣血廟了不經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决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决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欷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也晦翁詩云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信哉言乎 出東坡志林

善鄙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著為高 出鶴林玉露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為強秦所侵徵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革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説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蛙問龍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翬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處何如蛙曰緑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何如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次之以雷霆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内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努眼次之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慚色 出艾子

李疆父為貽文相嘗題六和塔詩云往來塔下幾秋經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 出臨安志

咸淳間有醫僧寓臨安明脉識證迎者如市太學生欲戲之有王生者氣體充實身長八尺平生無疾詐令為病延僧診視王方食將竟聞僧至倉卒就榻偶絆一跌乃起而瀕僧入診脉亟出語諸生曰不可救矣諸生撫掌大笑僧曰非索價妄語也須臾死矣雖良藥不

可治犀罟逐之踰。半日而王死蓋飽食體肥遭跌而腸斷也 出游覽志

于頔在襄陽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不爲禮而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伎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於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逕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中有蠅虎數十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陳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陳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陳數十乃行于筒中曾覩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潜去于悔恨物色之不獲 出酉陽雜俎

有人命題云新竹似村姑過節畧施薄粉李狀元公旻即對曰落梅如老妓下梢猶帶餘香 出近峯聞畧

文潞公富貴壽考古今無比致仕歸洛時年已八十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神宗以爲名言 出揮麈録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崇韜時爲侍中樞密使莊宗乃問之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工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工

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王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後崇韜破蜀竟以誣死宦者為之也出大唐新語

王梵志曰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都穿破出洗硯新錄

東坡謂章季子於富春之開法寺出李廷珪墨十笏為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制度古朴盖百年物也東坡云非人磨墨乃墨磨人耳出春渚紀聞

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出韓詩外傳

北齊徐之方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又嘲盧元明云在上為虐在丘為虛生男為虜配馬成驢出續世說新語

庶人之讎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旣誅終致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疎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觀此則曾銑今日之死亦可以哀其心矣

游定夫云血氣之剛能得幾時

孫村敖將死囑其子曰貧困往見優孟後其子
窮負薪見優孟與之言孟曰無遠行時楚莊
王欲以孟為相對曰請與婦人計之三日後
孟来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為楚相孫村敖盡
忠以治楚楚以得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
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村敖子以
四百戸奉其祀 出史記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俱會張茂先坐共語陸曰
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
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數爾矢荀荅曰本謂
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强是以發
遲 出裴氏語林

唐右補闕毋煚博學有著述才惟不飲茶著飲
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
身之累則大 出大唐新語

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鈎策為均使得美者
不知所以德得悪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
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
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
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出慎子

暑月大雷霆時收雨水淘米炊飯釀酒名霹靂
酒 出酔郷日月

八月風謂之裂葉風 出洞冥記

九月風謂之鯉魚風李賀詩云樓前流水江陵
道鯉魚風起芙蓉老 出提要錄

胡質為荆州刺史子威自洛易至荆州定省家
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帰質賜絹
一匹為道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
質曰吾俸之餘故以為卿糧耳一日晋武帝
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
何以為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
人不知之 出晋陽秋

或問酷吏楊子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又云
無為虎附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出法言
飢歲之春從弟不讓穰歲之秋疎客必食非疎
骨肉多少之心異也出韓子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
雁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
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
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
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
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屮鬱鬱園中柳盈
盈樓工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
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
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
經宿誾誾樹墻垣巘巘架庫廄參參削劒戟
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䦨䦨屋摧霤懸懸
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

戀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
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
出奇如此
號寒鷄出五臺山當嚴冬之時夜間鳴聲曰凍
殺我凍殺我天明羣箇齊至天暖時毛羽已
成乃鳴曰得過且過得過且過鳳皇不如我
可以為懶惰之比出輟耕錄
貴必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天將與之必先苦
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草木秋死松柏獨在
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
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
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舟楫不游絕江
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出[illegible]業
古人作詞話多以己意潛寓于中如錢塘瞿宗
吉佑作剪燈新話大意在秋香亭記一篇廬
陵李昌祺禎作餘話大意在至正妓人行一

篇趙弼作效顰集大意在鍾離叟一篇蓋佑
嘗私其祖姑楊載之孫女秋香亭其處也禎
有懷至正間所狎妓弼與楊東里故舊而不
與薦引遂托鍾離翁詬剌公事以傷之出野閒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
也至於空梁落燕泥庭少無人隨意綠之句
非有所刺譏徒以琱斲工巧為暴君所忌嫉
至貫奇禍及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
詞耳然亦不免於遷謫東坡文章妙絕古今
而其病在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曰北客若
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
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
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
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
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後
劉潜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
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
張教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
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
事亂離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近都
憲可泉胡繒宗作聖駕南巡詩其末句云穆
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為姦邪王
聯所摘幾至危殆幸為 聖主優恤至為民
而已吁詩可畏哉

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礙者德不厚志與
天地擬者其人為不祥出韓詩外傳

高定郢之子也年七歲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奈
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又問
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
不能答出世說

太祖一日舟至江工適柁壞江東廟有樹可為
材將取之禱于神降之籤云世間萬物皆有

主一粒一毫君莫耽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
步步循規矩 太祖神之遂不伐其樹祝之
曰使我有天下當新其廟後乃興建巨麗故
金陵江東廟為著名云 出豫章湯抄
八蜡之名一曰先嗇二曰司嗇三曰農四曰郵
表綴五曰猫虎猫食田鼠虎食田豕迎其神
而祭之六曰防七曰水庸八曰昆蟲 出禮記
華陰呂君聘里中女既舉進士婦家言曰吾女
故無疾既聘而後疾呂君曰既聘而後疾非
欺也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其一
人丞相汲也 出陳無己談叢
包宏齋恢年八十八以樞密登拜郊臺精神老
健賈似道問之意必有攝養奇術恢曰有一
服丸子藥乃不傳之秘方賈令屏左右叩之
恢徐徐曰恢喫了五十年獨睡丸賈為之大
咲予鄉有老人九十餘矣而啖食不減少年
予問以服餌之法荅曰吃食須細嚼細嚥以
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于脾家華色生肌粗
快則秪為糟粕填塞腸胃耳又一老人云臨
咲其半常留有餘不盡之意盖人無壽夭祿
盡則亡未有暴殄之人得皓首也昆山張副
郎天方先生嘗置一簡板書云正好喫就莫喫明
日喫又好喫每食時令童子執於坐隅甚得
養身之要者歟
馮京少貧甚嘗讀書于灊山僧舍僧有犬京烹
而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
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
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稱之明年遂作三
元 出隺林玉露
劉貢父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
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
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瑣碎何嘗說

日月也二公大咲出道山清話

苕溪漁隱云東坡赤壁懷古一詞語意高玅真
古今絶唱和者無慮數百家鮮有彷彿其萬
一者近有和此詞題于郵亭壁間者不著姓
氏語雖粗豪亦氣槩可喜玻詞云大江東去
浪淘盡千古風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
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層雪江
山如画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
初嫁了雄姿英䕫羽扇綸巾咲談間檣櫓灰
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咲我早生華髮人生如
夢一樽還酹江月和之者云炎精中否歎人
材䕫靡都無英物戎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連
城堅壁楚漢吞併曹劉割據白帽今如雪書
生鑽破舊編說甚豪傑天意建我中興吾君
神武小曾孫周䕫海嶽封疆俱刻賊狂虜何
曾追滅翠羽南巡叩閽無路徒有衝冠髮孤

忠耿耿劍鋒冷侵秋月出草堂詩餘

王荊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
藥謝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
丘園蓋三事見四句中言約而意盡終不及他人也出聞略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弟三兒俱行
時年七八歲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之謂曰
君兒亦復來乎盛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
于邁庾公為之一咲出世說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錄用一日
謁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予柳姓也昨夢柳
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官耳
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其牧柳州
乎卒如其言出前定錄

元至正丙午八月工海浦東俞店橋青天中隕
一魚自首至尾僅盈尺匾濶而短天文志云

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嘉靖庚戌八月陝西
榆林等處忽雨小魚及紅蜿尺許人言此兵
象也不久遂有胡兵之變不識至正間有何
異驗也當更考之

龜茲國進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
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五湖四海盡
在夢中所見帝因命名為遊仙枕後賜楊國
忠 出開元天寶遺事

嘉定初吳畏齋帥蜀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
繫念伶者知其然一日為古冠服數人游于
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字或曰常或曰
於或曰吾問以官銜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
固請析之居首者曰我即論語中所謂常從
事於斯矣官為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
其次曰亦在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即某官
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千七篇所謂
吾將仕者遂相與歎訖以選調為淹有邂逅
其旁者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
弟蓋如十哲而問焉如其言見顏閔方在堂
揮入請益子騫蹙頞曰如之何何必改究公
曰然回也不改衆憮然不樂曰無已質諸夫
子夫子不答久而曰鑽燧改火急可已矣坐
客皆愧而笑 出桯史

丁崖州謂險詐人也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
一朝士再三語及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
此叵耐謂從官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
言則虀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出嘉祐雜志

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 出國語

甄龍友者錢唐人嘗遊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雕
鷄久畜甄請烹為供僧曰公能作頌予當不
靳也龍友援筆題云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
曉脚根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但張

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
又食人冤冤何已若(欲)解除業障必須割去本
根大衆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面皮毛
次運菩薩慧刀然後劉去心腸肝膽吐香水
源源化為霧鑊湯滾滾成甘露飲此甘露乘
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
咲曰鷄死無憾矣乃烹以侑酒盡歡而去出西湖遊覽志

吳人陸超之為齊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防閣隆昌
元年宣城公鸞既專廢立又殺鄱陽王鏘隨郡
王子隆等子懋欲起兵謂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
安不成猶為義鬼鸞遣軍將隨子懋叅軍于琳
之入齋害子懋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
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
田横客咲人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
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墮而身不僵王元邈嘉
其節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
折頸而死出姑蘇志

劉閣老聞人學詩則大罵曰就作到李杜只是箇
酒徒李杜果酒徒歟抑李杜之上更無詩歟諺
云因噎廢食劉之謂哉出空同子

有鎮邊都憲與兵官不合都憲於席間出令云
天上有天河地下有蕭何蕭何手裏持一本
律口稱犯法之事莫做發病之 莫喫有所
指於兵官也兵官云天上有太陽地下有食
羊樂羊手裏持一把劍口稱鋼刀雖快不斬
無罪之人時一太監在坐欲為分解即云天
上有雲山地下有寒山寒山手裏持一把掃
箒口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出冐畧

偽周張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童謠曰張王做
事業只憑黃菜葉一朝西風起乾鱉後國事

既去　太祖叱其臣黄蔡葉三人剥其腸而懸之至於枯死蓋三臣皆元戚機臣殘害肆侈。帝特悪焉 出剪勝野聞

吉州人家邀紫姑作詩有美女子在旁因請詠手即書曰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裡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綉幌倚回雙舞袖緑窗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為憶相思放卻針信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云 出夷堅志

栢子庭作可憎詩云世間何物最堪憎蚤虱蚊蠅鼠賊僧舡脚車夫并晩母濕柴爆炭水油燈

徐孺子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出世說新語

今古鉤玄十一卷　計七十八事

今古鉤玄十二卷

瑯琊諸茂卿輯

正德辛未春禮闈較士以德行顔淵閔子騫一節命題會試録成其刊破云以聖門之四科而係以聖門之十哲下第之士於是指假尋隙爭相誹訕忽一日通政司受狀發行府遇一紙閱録大咲其詞曰告狀人顔淵年三十二歳係春秋時人父顔路師仲尼地位越一間僅名亞聖吾道見卓爾不遠如愚六籍有徵千載不易後世廟廷之議深係名教之倫一人御離盟非山河之帯礪諸子侍坐分齊冠履之森嚴從游固有七十二子位號則分四配十哲四配列顔曾而下四子十哲居由賜以後十人配以耦聖而名哲乃躋賢而着廟議所在優劣自明豈期聖朝求賢禮闈試士初場取義題命四科開榜程文破刊十

哲如淵膚劣素並曾思柰今主司降同求赤昔不擯於孔席胡淂罪於明儒一時與雖之在行四配除名之難忍伏乞轉行儀部洗我文羞配哲不訛綱常是正有此具告通政以之封遞禮部堂司僚案見之且咲且怒無可誰何一時傳播都下譁然 出墨池浪語

張元之常州人任安城知州聞常州守連其欲經安城命驛吏候其來則報明日遙見官舡來泊驛下驛吏問隸人曰得非常州郡侯乎曰是也遂入報詢之乃孫仁常之舊守也以秩滿亦經其地而驛吏悮報之耳元之怠緩不出孫廉知其意遂作一絶寄元之而去詩云多情檣燕苦相留暫向安城一艤舟獨坐黃昏報消息始知不為舊常州

唐李涉過睆口之西遇大艦遏其征数十人持兵仗問是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舡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聞詩名已久但希一篇金帛非敢取也李乃贈一絶云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于今半是君 出話腴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釆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獃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出古杭雜記

蛺蝶之大者曰鳳子韓偓詩有鶯兒喽嗟雌黄蛸鳳子輕盈膩粉腰正謂蝶也盖本諸崔豹

景公病水數十日夢與二日鬭而不勝使占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鬭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者占者曰此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 出晏子春秋

涓涓不塞将成江湖兩葉不去将用斧柯熒熒不
救炎炎若何 出太公六韜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 出墨子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為不逞者所窘
曼卿醉與之争為街司所録曼卿詭怪不羈
謂主者曰乞紙就本廂科決欲詰旦帰館供
職耳廂帥不喻其讉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
而遣之 出撫掌録
一富室不解文字誤裂張巡傳粘窓為識者所
鄙因題詩壁間云獨守睢陽當豹関江淮賴
此得全安秪今青史俱零落猶障窓風一面
寒詞頗痛快 出草木子
范希文贈釣者詩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
君看一葉舟出没風濤裏覩競渡詩云小艇
破濤去旁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
人皆不徒作也 出翰府名談

永樂間蘇人沈景暘者精於卜 太宗聞其名
遣内竪召之景暘就道豫卜一卦語使者曰若
上得此卦則無不利矣既至入見 上取錢
向天默祝令内竪授景暘卜之正得向卦因
具述前語以對曰此卦最利行師戰無不克
上大悦令出就舍需其驗而官之已而師果
克捷他日又召景暘卜卦成景暘俛首不語
良久 上曰如何對曰不可用 上不悦趣
令引出詔有司具驛舟送帰止給楮幣衣帽
而已景暘語人云 上初筮者殆匈奴之大
部落後筮者其小種耳 上意大者既克於
小者何有然卦實有凶咎不敢言 上竟親
征出塞至榆木川而 宫車晏駕矣無錫華
思淳嘗從景暘卜戒令詰旦早來思淳如期
往道逢故人同於鍼肆少憩既至其家景暘
擲錢成卦問曰汝晨餐未思淳詭對曰已飯

曰若此[illegible]則卦不靈須明早更卜思淳謝曰實未食又曰汝安得入鐵肆中坐曰無之曰若此則卦不靈須明早更卜思淳乃復以實告景暘曰若然則汝還家三日汝室必生一男予汝僕懷錢三百將以遺吾吾不受俟生子後來謝未晚也越三日果得男他奇驗多類此景暘無子其術不傳出濯纓亭筆記

國語室無懸耜野無奧草尉繚子兵法耕有春懸耜織有日斷機言用兵之妨於耕織也唐張継詩女停襄邑杼農廢汝陽耕蓋祖尉子之言、

中書令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華性好貪濁憎人受賄出南部新書

陟釐乃水苔取以為紙名苔紙晉武帝賜張華側理紙百番南越所獻也其理縱橫斜側因以為名音與陟釐相近出硯北雜志

崇寧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而地狹遂即縣學之東隙地以次而為之時以諸生在學而數者相為比隣謂之生老病死出中吳紀聞

宋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檛者上曰此何以異於常檛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檛首即劍柄也有刃韜於中平居可以為杖緩急以備不虞上咲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出涑水記聞

徽宗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瑶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陛下奇絶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

之尋除書學博士（出錢氏私誌）

舒王當位多進用文士蘇臺盧中甫作詩以見志云青衫白髮老叅軍旋糶黄粱置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何須騎馬傍人門（出雅言雜載）

徐鍇為中書舍人時吳淑為校理遇古樂府中摻字多改為操字鍇曰非可一例言若漁陽摻者（音七鑑切）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古歌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黄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出談苑）

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輈鈎輈鷓鴣聲郭索蟹行貌太元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出古今詩話）

謝郎中有女數歲能詩長嫁王元甫元甫調官京師送别云此去惟宜早早還莫教重起望夫山君看湘水祠前竹豈是男兒淚染斑（出青瑣集）

明皇在南内耿耿不樂每自吟太白傀儡詩曰刻木牽絲作老翁鷄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渾無事還比人生一世中（出明皇雜録）

宋太祖問趙普男尊女卑何故男跪而女不跪群臣無對者惟王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唐則天時始拜而不跪太祖曰何以為實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此可知（出玉壺清話）

東坡宿曹溪讀傳燈録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以筆記窓紙云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箇僧佛家謂燒為茶毗也（出摭言）

寇豹與謝觀同在唐崔裔孫相公門下以詞藻相尚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大言曰僕已擅名海内子才調多何不作赤賦豹厲聲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于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觀大駭服

（出江南野錄）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敖曰何謂也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出淮南子）

杜荀鶴謁梁高祖與之坐忽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何祥請作詩荀鶴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顯晦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工高祖喜之（出洞微志）

蔣維東旅中書懷詩云未有一夜夢不歸千里家落花云流水從將去春風解送來（出零陵摠記）

徐仲雅題合歡牡丹云平分造化雙胞出拆破春風兩面開（出湖湘故事）

藥名紫河車出陝西鳳縣丹家云用聖石九兩取水二斗烹煉而成紫色者是已或以為孕婦胞衣者非（出本草及溜鯉亭筆記）

佛經有云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又見洞山語錄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絕似唐人樂府也

輿元民有得遺小兒者育以為子數歲美姿首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錢耶婦曰固可詐為也因納深室中節其飲食膏髮腰足皆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携至成都教以新聲又絕警慧益秘之不使人見人以為奇貨里巷民求為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好事者踵門一覩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某通判者来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與客飲使女歌以侑觴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去不知

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 出清尊錄

裴晉公臨薨上平淮時所賜玉帶口占奏狀云内府之珎先朝所賜既不敢將帰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王魏公疾革時真宗臨視賜白金五千两公召楊大年作讓表又自書四句云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二公垂絶而精爽不亂如此

廣陵妓黄鶯有殊色豪客塡門一日有呂秀才托宿黄以其藍縷垢汚拒之秀才題二詩于屏間云嫫毋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鶴髮雞皮媼今日玉顔花貌人其二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是一般開在枝頭防客折落来地上倩誰看題畢不見 出回仙錄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會養一鸚䳇持正每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䳇傳言呼之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䳇猶傳言呼之不已持正感傷成疾不起嘗為詩云鸚䳇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帰未幾公下世 出侯鯖錄

蘄州一通判以翁仲為仲翁好事者戲之曰翁仲如何作仲翁讀書端的欠夫工想君難入林翰院只好蘇州作判通又永樂間有祭酒作詩用弓雕字或嘲之曰雕弓元不是弓雕此等吟詩不致標嗟我亦堪為酒祭可憐無計達廷朝 出霏雪錄

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燭也梁簡文詩燭銀踰漢女寶鐸邁昆吾江總貞女峽賦含照耀之燭銀泝潺湲之膏玉唐人詩用銀燭字本此

陳東飲於京師酒樓有娼打坐而歌者東不顧乃去倚闌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

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溼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摧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閒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瑶京風冷月華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真人詞也歌罷下樓亟遣僕追之已失矣 出夷堅志

唐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 出硯北雜志

袁孝叔少事母以孝聞常遇一老人授以一編曰君之壽與位具於此事已前定非力之所及也君藏此書慎勿預視但受一命即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别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人問以後事孝叔曰吾為神人授書一編曾未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已而果瘳後孝叔以廕授密州諸城縣尉尋轉瀛晋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不奕秩滿歸閿鄉别墅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于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不語數日而卒後踰月其妻因閲其笥得老人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歎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惟有空紙數幅畫一蛇而蟠照中矣其驗如此 出鍾輅前定錄

國老談苑載徐鉉為散騎常侍唐太宗問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 臣 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此亦一時應對之詞實有語病五帝何嘗家天下哉以愚論之當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蓋帝王之稱也

韓忠獻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其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較如較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在我則非在彼矣何以較為 出百川學海

楊大年與梁周翰朱昂同在禁苑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梁戲謂楊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他衆皆咲其捷是雖一時之戲而大年不永其壽亦一讖也出道山清話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術有朝士數十人詣之淹留滿座思酒未得忽有人叩門云麴秀才法善辭之語未畢有一美措傲睨直入年可二十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抗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恐聳觀之良久暫起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辯如此豈非魅魅為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麴生乃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以劍擊之隨手失墜化為瓶榼一座驚懾視其所有乃醲醞也大咲飲之其味甚佳坐客皆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出開天傳信記

諺有之曰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置人于死財餌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逼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此觀之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矣出東谷所見

南史羊侃膂力絶人嘗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横行得七跡泗橋有数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碎之侃性豪侈姬妾列侍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孫荆王能反腰貼地銜得席上玉簪出鷄肋

吳將朱桓一婢每夜卧後頭輙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窓中出以耳為翼將曉復還人怪之夜照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碍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如故出搜神記

桓大司馬以李勢女為妾桓妻南郡主拔刀率

数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窓前梳頭
髮垂委地姿貌絶麗乃徐下地結髻斂手向
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
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婉主乃擲刀前
抱之曰阿姊見汝不能不憐何况老奴遂善
遇之 出妬記
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為尚書郎會覊秦
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
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向
君子之志乎敢忘乎竟不止奕数就郄舍因
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
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
西國之所歆聞何以見問 出樊書
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聦明深
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
發人之悪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出家語

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出先賢傳及世說新語
班超家貧傭書以供養久乃投筆而歎曰大丈
夫無他志畧猶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
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梁竦自負其
才欝欝不得志登山遠望歎息曰大丈夫生
當封侯死當廟食如不然閑居足以養志詩
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仲長統常
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凉風釣
遊鯉弋高鴻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
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出後漢書
郅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為鄉人所害及子張
病將終惲候之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
悲天命而痛讐之不復也惲即斷往遮讐人
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絶 出東觀漢記
禮者體也禮不備謂之不成人 出禮記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刼人舡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荅曰當此時徒以上罪也做了 出拊掌錄

日月之光盲者不能見雷霆之聲聾者不能聞夫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知重雪耶 出鹽鐵論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荅曰夫惟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出淮南子

袁閎少勵操行苦身脩節父賀為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父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乘及賀卒兄弟迎喪不受賵賻後聘舉皆不應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閎遂散髮絕世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人目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閎誦經不移賊相約不入其鄉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免年五十七卒于土室 出漢書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械而長歎舉其手袂曰君一絃一調中散與琴彈之聲清冷遂問不對疑是蔡邕邕死之日身著桎梏 出裴氏語林

蘇子瞻與章子厚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魈爲崇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出曾慥高齋漫錄

白樂天藍落詞云女長辭母臣老辭主髮衰辭頭葉枯辭樹物無細大功成者去不聞諸道經我身非我有也蓋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又不聞諸佛說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君何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順萬化胡爲乎嗟嗟于一牙一齒之間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爲青州從事謂何曰湘江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故云考之世說與此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

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臍而惡酒在膈上住也從事美官而督郵賤職故取以爲喻

太公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起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使如疾雷不暇掩耳也出六韜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以四法判之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周官笙人掌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輿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浮虛夢揚沉實夢溺寢藉帶夢蛇鳥嘀髮夢飛將雨夢水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憂夢歌舞此列子之論也李泰伯潛書云夢者之在寢也居其旁者無異見耳目口鼻手足皆故形也鬼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

朝或宮室輿馬女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驕
榮樂無有限極及其覺也撫其躬無毛髮之
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
爲耳嗚呼幸而覺耶抑將冥冥遂至於死耶
至如夢得金寶貨物覺而無所獲若夢與女
人交覺而失精此非以溺乎如夏月露卧則
夢雪降冬月擁被多則夢火熾此非神遇乎
是以至人無夢
求之問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曰鷲嶺
欝岧嶤龍宮隱寂寥未得下聯有老僧燭燈
坐禪曰少年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
欲題此寺而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之問誦
之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
足之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
遠刳木取泉遙雲薄霜初下氷輕葉未凋待
入天台寺看予渡石橋僧一聯乃篇中警策
也遲明訪之已不見僧白此駱賓王也出古今詩話
白傳柳詩二首云青青一樹傷心色曾入幾人
離恨中爲近都門多送別長條折盡減春風
又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
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顧雲詩云灞
岸晴來送別頻相偎相倚不勝春自家飛絮
猶無定争把長條絆得人出羅隱續本事詩
走不以手縳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
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淮南子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嶽紫蓋峰下
間出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以歸盡則
更出日携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棲帚麻拂數事
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像鼻耳竅有塵土即
以筆撚出之遂以爲常縣市一富人常賜一
衲袍劉受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衲如初
問之云吾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

亦不扃自滑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扃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决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即脫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為子所累矣劉亦有道者歟出睽車志

盧承丘題渡頭舡云剗木功成濟往還古溪殘照下前山看看向晚人來少猶自須求覓見錢頌滑諷躰出雅言系述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吏賣却一雞三十文半年之間得九十萬錢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且林中養之至秋成五萬莖竹令賣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錢其貪婪不道皆此類出朝野僉載

岳鄂王飛謝收復河南赦及罷兵表畧曰夷狄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暫圖安而解倒垂猶云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又曰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盖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享幣者進頓定規於至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幽燕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未幾虜渝盟河南復陷出話腴

成化間蘇州郡守丘霽與客泛湖入盤門遇一少婦以姦醜自溺陳尸于岸時吳鳴翰侍游遂命賦之詩云朝雲零亂倩誰收漂泊孤城野水頭翠袖尚籠金釧冷清波難洗玉容羞

蕪烟緑暗香魂杳花雨紅添血涙流莫向盤閑歌此曲月明風細不禁愁 出墨池浪語

劉器之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輙不聽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 出徐度却掃編

常山何枌字原銘洪武間以名儒召訂經史嘗錫宴南楼賦詩有雲開遠見山河壯天近常依日月明之句時人服其渾雄 出近峰聞畧

京師有一人母病方絶見白氣從母屍延入妻室妻方生子其人急撃斃其子而母復甦輪廻之説或有之矣

無錫華允昭嘗畜一兕工象齒葫蘆大如龍眼中藏雜器物数十事皆象齒所造微細不可数用黒角小盤一枚如錢大傾葫蘆中物於内則黒白分明盤上有字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人造字皆隠起其大僅如芝麻非少年明目之人不能讀中有浮圖一長如米粒亦有七級每級就上盌一環束之一水桶上有連環如鐵索状毎環圏轉相交如麻粒大其他如剪刀琵琶燭臺鏡奩爐瓶之類悉如麻粒而規製儼然人玩時鼻息稍粗則觸而飛起一象拄杖上刻鳩喙凡物重疊不分則以此撥之韓非子言燕王集巧士有自言能以棘刺之端造沐猴者今觀此則此技信之耶 出涌灌綴亭筆記

牛羊豕具為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為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非也 出程氏演繁露

弘治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奏稱雨石無数大者如鵝鴨卵小者如鷄頭实皆能人言視之乃石 出聞畧

蔣氏姑蘇巨室也有子甫八歲延揚鐵崖先生

為師先生謂蔣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具行樂費三須卜别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 出霏雪録

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 出抱朴子

與君子游如日之長加益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氷幾何而不行陷乎 出曾子

若窮富貴之階梯 出魏子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道士頂十冠一斷橋申士與民俱待渡立橋畔揭于皇墻上 朝廷見之勅法司究其意明日奏云僧頂一冠有官無法道士十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橋邊都過不得也後法網少寬亦滑稽而諫者 出客座新聞

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出淮南子

瑯琊諸茂卿輯

荆公詩云卧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益七尺二寸其説出譯梵

趙子昂善書有文名元世祖聞而召見之子昂丰姿如玉照映左右世祖心異之以為非人臣之相使脱冠而頭鋭乃曰不過一俊書生耳遂命為殿工春聯子昂題曰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又命寺應門春聯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同出宋藝祖神像命之題贊以觀其志子昂蹴踖良久題曰玉帶緋袍色色新一回展卷一傷神江南江北新疆土曾屬當年舊主人世祖大稱善 出湘烟亭筆記

東皐雜録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卒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按三代鐘鼎

文有款識隱起而凸曰款以象易中陥而凹曰識以象陰刻之印章則易曰朱文陰曰白文半陰半陽者曰款識文蓋古今金石同一例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王樹后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為何説也 出升庵詩話

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為一廟杜十姨為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為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伍子胥哭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為十姨何雌我耶又北方有牛王廟画百牛於壁而塑牛王居其中蓋伯牛也嗚呼冉伯牛乃為牛王 出蓼花洲閒錄

歐陽公號醉翁林中子稱醒老二公不同如此

出硯北雜志

東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飲惟飯後濃茶滌齒而已然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云性惟好茶飲至百碗少猶四五十碗以坡言律之必且損壽反得長年則又何也 出夢餘錄

靖難師攻沛尹顏瓌唐魯公之後也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出走告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乃題詩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昧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夜二鼓升堂南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其子聞兵至復還公已死矣亦自殺以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謙至亦死之縣丞胡先收公父子屍葬沛南關題曰顏公墓

出偹遺錄

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弃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卵銜以歸獨

狐毋以爲異覆燠之遂㛹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録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黄龍也後白稱爲徐偃王江淮諸侯伏從者三十六國一日楚伐之偃王仁不忍戰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遂名其山爲徐山即今徐州是也 出張華博物志

壬子春二月偶至毘陵舟中寐寞登岸散步天寧寺見方丈壁間一偈云一夕靈光透碧虚化身人去欲何如秋来滅却西流火銷盡凡心一點無義不可解予倚闌書空絨而始悟謂僧曰此謎詩也當毀之僧茫然叩其故予曰死禿二字也更詳譯之乃悟僧謙亟取抹之

接之以文雖怨必荅孔子之於陽貨是也隆之以貌雖讐必酬關羽之於曹操是也 出空同子

雄聲而雌視者虚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 出杜恕體論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言者口默將文者且朴 出化清經

矜賞若春重罰若秋行禮若火流教若水讓一得百爭十失九 出周生烈子

血勇怒而面赤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 出燕丹子

兎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鶴千歲所極其樂蜉蝣朝生暮死亦盡其樂 出淮南子

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 出公孫文子

蒺藜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佞邪在朝忠直無所措其身 出鄒子

雨露沾衣裳者謂潤兵不沾衣裳者謂泣軍 出抱朴子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於世 出任子

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 出唐子

蕭瑀嘗侍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

先把杯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以手引杯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出摩居解頤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遂券不索其直 出稗史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飲盡醉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忽憶前事往視之云玄石亡已三年葬之矣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出博物志

地以名山為輔佐石為之骨川為之脉草木為之毛土為之肉三尺以上為糞三尺以下為地 出考靈曜

宋光堯作漁父詞有曰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柁適天機水底閒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舡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影湛虛明小笠輕簑未易晴明鏡裏穀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詞不能盡載 出奎章錄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於宮中女優為戲時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是日為參軍長及侍宴皆笑樂公主獨俛首顰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寃橫又豈忍使妻與群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兒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閔惻遂罷戲而出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出廖瑩中江行雜錄

祥符中西蜀二舉子同筆硯既得舉貧甚行將

迫歳慢後時日夜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能行遂禱於神就廟廡下寢入夜風雪轉甚忽廟中燈燭如晝看俎甚盛人物紛紛往來俄傳導自遠而至皆岳瀆貴神也既即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懼潛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為題既而諸神皆一韻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謂為吾二人發也迨將曉神各起別傳呼出廟而去二子素聽警各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字或遺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行至京意氣洋洋惟恐富貴之逼身也及御試果鑄鼎象物賦韻腳盡同下筆思廟中所書懵然無所記乃相與叩問憤怨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後見印賣賦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二子歎息始悟得失皆有假手者遂棄所業入山竟不知所終出雋永錄

宋太祖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時趙普特從幸上指門額詢普曰何不秖書朱雀門又著一之字普對曰語助太祖哂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出湘山野錄

笛中有落梅花曲開元間李謨為獨步祿山亂後流落江東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吹笛謨為之盡妙倏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冷秀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聞至音輒來聽耳政即以謨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舟下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謨

吹之竟不能聲即拜謝以求其法老父竟入舟遂失所在（出樂府雜錄）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寧寺御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御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出拊掌錄）

京妓劉燕歌賦太常引一曲餞齊參議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兄誰画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閒第一夜相思淚彈至今膾炙人口（出青樓集）

人唉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唉榆則眠不欲覺唉麥令人力健唉茶令人少眠馬食穀則足重行止難雁食粟則翼重不能飛（出博物志）

針指南或金性趨南也若火之炎上水之就下皆出於自然非有使之也但金體重載則每藉於物莫遂其自然之性惟針可驗耳陰易、家用之（出聞見雜錄）

史彌遠作相時士大夫多以鑽刺得官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其參軍者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遂被流罪（出古杭雜記）

郭祥正有金山行云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大為荊公所賞一日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問之坡曰七分是讀三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出王直方詩話）

茸少大者如柱土人以架屋唐愚士西遊親見之（出霏雪錄）

嶺南出斷腸草汀漳諸處皆有之人多以此毒

其父母以取命于讐家所司往往墮其計而莫知之以其無跡可驗也嘉靖庚戌朱秋崖紈以都御史巡撫閩浙間殺戮過嚴爲當道所論服毒而死或云斷腸草也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不自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出柑掌錄

臨安項羽廟火人有詩曰亂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燬咸陽三月是何人 出臨安志

魏仲先寇萊公遊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同到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在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以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出青箱雜記

王黼宅與一寺爲隣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晒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僧以所積乾飯蒸送黼宅賴之無餒 出趙清養病漫筆

武后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張昌宗入侍昌宗薦張易之器用過臣即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言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父子兄弟君臣之間若

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譏史矣 出唐逸史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流輩嘗因延慶節可及褒衣博帶攝齋升座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非婦人奚待嫁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出獨見錄

羅隱性傲睨初赴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一紀後下第又過復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以詩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出郡閣雅談

賈似道作寒食詩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幾箇悲明年被論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旦預陳易簀之詞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貪狼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爲面産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綜昭格三宮霽怒收癃骨於江邊九廟闔靈掃妖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

似道所自為耶讀之雖可怒可哭可恨其文
自好 出三朝野史
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庫火
積油所致也今縣鋪中所賣油縣每每致火
出博物志
王琳與黄巖人華除初召為翰林脩撰靖難師
起奉命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
冠書絶命詞曰人生窮壤間忠孝貴克全嗟
余事君父自昔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
見纏肥耳空在案對之不能嗾意者造化神
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
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
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称希賢又書於案曰生
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
後世遂自經而死 出備遺錄
有神降於鄭泽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
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将荷葉
盖頭歸 出廣異記
明時秀姓郜氏教坊名娼也姿態閑雅雜劇為
閨怨氣高劉侍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
鸞鳴擬其音韻平生與王元昂密偶疾思得
馬板腸王即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温参
政在中書欲注意於郜戲問之曰我何如王
元昂郜曰参政宰臣也元昂文士也經綸朝
政致君澤民則元昂不及参政嘲風美月惜
玉憐香則参政不敢望元昂阿魯温一笑而
罷 出青樓集
宣廟詩多六言如工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曉色
林間鳥美春音物意皆含春意天心允合吾
心詠扇詩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
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大抵以萬物
為一體真帝王之言也 出備忘錄

宋太祖一日小宴顧李後主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舉詠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侍臣莫不驚服後山詩話以為徐鉉與此稍異 出諱洲

謝朓詩云芳洲採杜若正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貢州司批荅云本州不出杜若應是謝朓詩誤也宋太宗聞之大咲度支郎免官 出小說舊聞

趙晉公在中書聞丁文果善覆射召至亟置一物令射之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四旁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發亟視之乃用曆日第一幅裹綠橘一枚也又太宗置一物於器中令射亦書四句云蘤蘤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蜂也又射一物云有頭有足不石卽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乃壁書石龜也 出玉壺清話

陳摶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戶獨臥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摶熟睡如故嘗對御歌曰臣愛睡臣愛睡不卧氈不蓋被片石枕頭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閑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閑氣爭如臣向青山頂頭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開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兎東生紅輪西墜 出洲談叢

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稚鼓傳花枝席工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鬮之戲其來已久 出東皐雜錄

馮延巳著樂章見稱於世李後主戲之曰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知陛下

小樓吹徹玉笙寒何也後主悅 出南唐書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學内喫齋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齋煮飯是為甚底 出錢氏私誌

隋煬後宮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絶玉輦跡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强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奈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少翻承雨露多粧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遣意云秘洞扃仙卉雕窗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肎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拜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入骨清獨卧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粧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間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視其尸色美如桃花乃召中使許廷輔責之曰朕向遣汝擇後宮女入迷樓何獨棄此人也命就獄賜死 出迷樓記

堯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聞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 出寉林玉露

嬰兒號婦乳出 出博物志

梅聖俞以詩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脩唐書初受勑語其妻曰吾今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謂確對（出歸田錄）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冀追冥福其狀殊高層層露寶爲之花鳥皆玲瓏燭既然則外玲瓏者皆響動丁當清逸燭盡響絕莫測其理（出逸史）

程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爲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有法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爲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公叩頭曰陛下幸囚臣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吏以爲軍師護諸將北伐與靖難兵先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皇至江上公遁去不知所終初徐州捷時諸將樹碑載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忽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望見碑問知之大怒趣左右碎碑方一再椎命止勿擊錄其碑文而去遂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公姓名正在擊處遂免禍往日言祭蓋禳之也（巳說纂）

待自直之箭則百世無矢矣待自圜之木則千歲無輪矣（出韓子）

治不能銷木匠不能鏤冰（出文子）

晝生者類父暮生者類母（出呂氏春秋）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愛其季娶婦未逾年輒諷其夫使分異夫怒曰吾家同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耶婦乃不復言其仲每對親戚切齒謂此婦必破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荅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

以君家兄弟篤於交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嘗欲私戚戚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別居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為仲所污縱君含恥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止季怒遂逼其兄析居而孝友衰焉 出遯齋閒覽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甚所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過舊宅詩云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為家蓋其詩語與功烈真相副也 出唐史

太祖高皇帝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何處再乘槎 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憑看遍九垓極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 征偽漢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苜蓿香片雲片雨過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 命都督楊文南征賜詩云大將征南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 生知之聖其氣象音響自然合律迥異常人 出太祖高皇帝文集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苑中賦暮景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意皆稱贊不已次年戎馬犯順國號曰金亦先兆也 出宣政雜錄

李後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出默記

劉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謂之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也 出行

瑩雜說

唐法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為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自輕不禁吏出入自文公始出野史

蜀中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盌中二負鱗鬣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小圓月食者旋剔去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工何故有月道人徒盌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無也咲而急走回顧云蓬來月也不識道人忽不見明年瘟疫食羹人皆免出宥退錄

令狐文除守兗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公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乃平出瑞桂堂暇錄

御史曾鳳韶　文皇嘉其直仍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乃刺血書于襟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咲于地下而不愧吾天祥書畢囑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氏亦死於節出備遺錄

溫公任崇福每日與諸生講書忽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荅村父咲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出懶真子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

撗棪椒蘭也雷霆乍鳴宮車過也轆轆遠
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楊敬之華山賦曰若見咫
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
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
東西矣蠛蠓紛紛秦速亾矣蜂窠聯起阿
房滅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
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二文同一機杼
也或者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
舞袖冷殿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
不齊擊節歎賞以謂善形容廣大如此不知牧
之此意蓋體魏卞許蘭昌宮賦曰其陰則望
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
宇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
君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
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雛衆莫識惟東方
朔識之二說不同尚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
獻異鳥者時人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鸞鳥也問
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後漢時有鳥頭
長五尺雞首燕頷備五色而多青光武問百
官咸以為鳳蔡衡獨曰多青者鸞鷟也上善其
對晉說曰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
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
曰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
裸而被髮反縛械一手足以問羣臣莫能對劉
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昔貳負殺窫窳帝乃
梏於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山海經上大驚
於是羣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豹文之鼠
問羣臣莫知惟竇攸曰此鼮鼠也問所出曰
見爾雅驗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
古人博識如此等異往往得之於山海經爾雅獨
蔡謨讀爾雅不精誤食蟛蜞取後世譏耳

庾信謝趙王書曰仰費中厨來供下客山川道遠口腹知恩 出宋書

娘婦咲生姜令兒多指 出博物志

東坡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後見荊公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荊公知此出處 出侯鯖錄

鴈有小而善鳴者謂之雁奴雁海群宿雁奴瞰往来巡視不瞑微聞人聲則長鳴以警捕雁者必先以計殺雁奴然後群雁可得宋景文公嘗着其説王荊公亦有詩云人將伺其殆奴輒告之亟舉群宿而飛機巧無所得 出蔡寬夫詩話

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 出揚子法言

今古鈎玄十三卷　計八十四事

今古鈎玄十四卷

瑯琊諸茂卿輯

文王可以為文君張衡文君為載瑞著是也北狄可以為蠻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于北蠻二典可以為謨馬融曰戛擊鳴球載于虞謨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靜言庸違唐書攸戒是也韶可以為禹樂史記禹興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帝禹帝桀帝太甲之類是也國語云玄王勤商帝甲亂之文云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帝辛紂也書曰帝乙夏啟之稱帝莫信於此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為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也匄不止于自乞也與人亦可稱匄前漢廣川王越傳畫取善繪匄諸宮人注匄遺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為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朌不止豚也視物皆可以為朌後漢王

喬傳尚方袗視𦚢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賜皆
可以爲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
有答餉鏡詩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
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是也 出孔氏雜說及安日齋蔡抄

牓下擇婿曰臠婿蓋本諸袁山松甚無義理一
少年登科爲貴族之有勢者所慕命十數僕
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辭避既至觀
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
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
微得托跡高門固幸待歸家試與妻子商量
看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出墨客揮犀

李恭山節汾州人也賦楊妃菊云命委塊坡萬
馬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
倖三郎知不知 出山房隨筆

芙容花㵒乾置竈上則緯木垂自死 出瑯嬛事華記

廣厦潤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
高山險阻深林蘩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
之而畏川谷通原巨浸重泉黿鼉之所便
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
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
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
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 出淮南子

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 出鹽鐵論

兵部尚書杜業妻張氏甚妒室絕婢妾業憚之
如事嚴親烈祖常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誡
之曰業位望通顯尚無子嗣得置妾媵何拘
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業本狂
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
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其
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段賞
之 出南唐近事

宋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將士歸心及將北征民間喧曰當立點檢爲天子太祖懼密以告家人太祖姊方在厨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中恐怖婦女何爲 出涑水記聞

松陽縣民有被毆者經縣驗傷翌日再驗了無痕跡宰恠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熟蔴油酒卧之火燒地上覺而疼腫盡消知此不特可以折人之奸亦可以爲外科方中一驗耳 出吹劍續錄

都御史茅大芳請難起師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說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渡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老我不才無寸補西風一慟一悲歌聞者壯之 文皇繼統不屈而死 出備遺錄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王旻因貿殖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爭留之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傾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其隣欲講終身之好計歸將致毒謀旻既抵舍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夫也日欲晡呼旻洗沐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竟自沐夜半妻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成不能自辯郡守録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竟以前語上達守問曰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郎遣人追來曰殺汝妻者必此人也鞠之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而何由

是辨雪誠遇明即活之驗歟 出搜神秘覽

貫駝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園師占師曰爾牛在貫丞相帽筒中叟迎公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式盤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門後大槐鵲巢中便往採視見旁有人繫牛乃獲盜牛者 出林子中野史

翟欽甫者金人也衆飲清庵欽甫偶至衆不之識俾賦清庵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為問清庵何以清衆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裡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氷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来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愧謝延之上坐 出瑞桂堂暇録

胡澄尚書質状魁偉膂力絶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公嘗狎遊為力士十許輩陵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一介求救於胡胡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胡索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盃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胡取鐵燈臺摘去枝葉横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蹲鐵蹲者蓋謂燈臺也胡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坐胡厲聲起舉蹲將擊之羣惡皆羅拜乞命呼為神人胡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而去 出北里誌

謝希孟與鄉人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面黑狭而多鬚希孟入其室見寫真掛壁間援筆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鬚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已於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伯益病之别寫一真衣皂道服躡僧鞵他日希孟見之復題云禪鞵俗人鬚髩道服儒家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 出談叢

隋煬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其一湖上月偏照
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
稱泛靈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
兎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其二湖
上柳烟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
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
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
依依其三湖堤工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
竹石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欲相磨湖水遠
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来且聽玉
人歌不醉擬如何其四湖上艸碧翠浪通津
脩帶不為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
香衾晴霧後顔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
佳人遠意寄青春留詠卒難伸其五湖上花
天水浸靈芽淺蕋水邊匀玉粉濃葩天外剪
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熳插鬢若相遮水殿

春寒冷生艶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窮其
六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
將盡是采蓮人清唱慢頻頻軒内好嬉戲六
龍津玉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鬬艸事芳春玉
輦從羣真其七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
聲銀甲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
殿晚仙艶捧盃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
地就中寛帝主正清安其八湖上水流遶禁
園中斜日暗搖清翠動花幽暖蹊紋紅蘋末
起秋風閑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
穩沈沈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帝常遊湖
上多令美人歌唱此曲 出海山記
宋孝宗幸天竺及靈隱寺有輝僧相隨見飛来
峰問輝曰既飛来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
如一静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
念觀音經曰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

大咲 出說纂

嘉興精嚴寺大剎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於此獨寢一夜即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前後無罅隙可通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術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即嚙其鼻僧去翌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卧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捕送官遂流其僧而火其寺 出行都紀聞

王黼雖為相然事徽宗極褻宮中使内人為市黼為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曰告堯舜免一次上咲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徽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徽不相接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君臣相謔乃爾 出朝野紀聞

南俗尚鬼狄青征儂智高大兵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青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百錢皆字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青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皆字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青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隨錢疎密布地而釘之覆以紗籠手自封護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衆服其智 出鐵圍山叢談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獐何者是鹿雱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客大奇之 出墨客揮犀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為不速

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煋明後醞𣨼相𡘹重煋乘醉大書右壁云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太師駕央寺主傳持風流教法僧哭擁妓入屏帷煋徐步而出出清異錄

三山卓用能賦馳聲嘗作詞云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虞姬戚氏豪傑都休其爲人溺志可想出山房隨筆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堅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出寉林玉露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旨一日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出博物志

開元中內人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子也選入宮即以永新名之美慧善歌韓娥延年歿後千載一人而已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囀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觀者數千萬衆喧譁聚語莫得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諠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絕後漁易之亂永新爲一士人所得士人卒與其母之京竟落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出樂府雜錄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傾圮經歲不葺家人一日語之文靖不答累以爲言文靖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亦不之問出聞見雜錄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出蔡珩湯筆）

漢武帝嘗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引術故體常壯悅諸宮女被選者萬有八千一日巡狩過河間有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為其下當有美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有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皆拳上令開其手數十人擘之莫能舒上於是自披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娠十四月而產是為昭帝舁徙上至甘泉因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為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當死願陛下自愛宮中多巫蠱氣必傷聖體幸慎之言終而卒既殯尸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出漢武故事）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髯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着地楊起視其仰壓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出說郛）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海州楊允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乃請于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充下户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户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嗚呼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羸遇災荒而幸糴價之高遭艱厄而務窖藏之家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賢愚何啻霄壤耶（出諧史）

宋太祖取江南戒曹彬潘美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

得江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天人相感如此（出曲洧舊聞）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涔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出說苑）

不富無以為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疏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出劉向說叢）

延篤與李文德書云夫道之將廢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周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乎其溢目也欣欣乎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光也且吾自束髮以來為人臣不諂于不忠為人子不諂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殁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出文選）

陳覺微時為宋齊丘客及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已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待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

宋哭而許之（出南唐近事）

建文辛巳侍郎王良坐事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壬午六月聞難慟哭集本司各道印于私第嗟歎者久之妻問故公曰我分應死顧思可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則不難處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投池先死公即列薪于戶命妻抱幼子注僉事某家托以宗祀闔戶自焚（出備遺録）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尚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而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出備忘録）

孫潛孫放兄弟小時同詣庾公亮亮問潛何字曰齊由問何齊耶曰齊許由放何字曰齊莊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大喜（出晉百官名）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大佳若餘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王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哉（出羣居解頤）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薦其友於鼎臣求為聞達于朝鼎臣即粘書具奏之京坐貶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别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别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囑私事恐爾家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出茅亭客話）

宋六嫂京師名妓也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双比翼直是

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
阮郎去後有誰着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
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
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與留連聽
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出青樓集

謝希孟狎娼陸氏爲造鴛鴦樓陸象山聞而責
之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
問曰樓記云何即誦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
一死而天地美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
鍾於婦人象山默然 出談叢

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
業風方靜 出三朝野史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之在幕中夜多微服逸游
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護之以防不虞後
牧之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
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
乃大感服 出懶真子

宋太祖自陳橋還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
院聞變王夫人懼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
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太祖
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出暘谷漫錄

三米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鸞詩自命或
戲令詠屁詩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
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
林試神童科不甚達 出山房隨筆

靖康間粘罕兵入文水縣西有山險可據保正
石赬聚義據之抄虜游騎且斷其餉道數夜
犯其小寨粘罕遣重兵合攻之遂擒赬釘于車
上將剮之已剮丹於股而色不變奇之諭之
曰能降我以汝爲將赬罵曰爺能死不能降
爺姓石名石上釘橛更無移易也粘罕怒寸磔
之罵不絕聲而死 出朝野遺紀

荆公禹玉熈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見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而咲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遽去輙獻一言以頌之公曰如何禹玉咲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経御覽公亦爲之解頤（出墨客揮犀）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尒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寤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椎骨取髓調藥以進父目立愈朝廷旌之（出捜神秘覽）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令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来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沈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悪處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出退齋筆録）

湖南倅某妻生一子周歳甚憐愛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隣郡太守過聞宴命妓妓中有一秀慧者主侍倅側倅頗與語及戯爲酒令咲語方酣忽家人挈生肉二盤置肩主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竊見夫與妓語乃憤殺其子封肉以獻其毒忍至此（出遯齋閒覽）

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與一夕范輪訖直宿會有告私釀者范捜捕之同事李供奉恨無以報素知范妻之妬戯取妓鞋置范卧具中須臾務吏携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来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

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耶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出虚谷雜抄

四明豐有俊登青樓偶見小娼疑為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乃入曰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吾所以留者以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白尹出錢百千以贖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出稗史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紗帽先見潘設拜潘荅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及荅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舡設一板令煜度之煜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登焉既一啜曹謂煜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至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板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敢取死衆皆服其識量出評湖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師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吳益以愛婿為嬌客施全以劃刄為刺客李季以章醮為羽客龔釜以治產為莊客丁禩以通家為狎客曹詠以獻計為說客郤知運以離婚為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後秦苑葬於建康有罰人史材夜者懷雞黍挈生芻號慟墓前遂呼之為吊客以足十客之數出中興筆記

甄龍友滑稽辯捷名冠當時樓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樓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樓問其故甄曰以果卓并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矣樓有愧色出談藪

宋太祖一日幸後苑賞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

其舍而簪于髻工工還執嫗耶花擲地工頑
之曰我幸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耶
即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出聞見雜錄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喫酒唱
曲也 出墨客揮犀
李太宰邦彥以銀工起家既貴其母嘗語昔事
諸孫以為恥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
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為嘉事何耻焉
其見高於李守素多矣 出朝野遺紀
四明戴獻可者疎財尚義喜從賢士大夫游獻
可死幼子伯簡暴承家業用度無藝因與里
中狎邪交不數歲破家惟昌國縣別業猶存
舊僕楊忠主之遂往資焉忠拜哭盡哀日與
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請
為固有々物仍復妄為其從遊者聞之又欲
誘蕩焉忠泣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
呼盧忠挺身而前執其尤者捽首頓之地數
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
為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又欲蕩
々耶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
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忠喋咽良
久收身却立曰爾畏死給我耶衆跪訴曰不
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則屠裂爾軀
遂出帛數端叱之曰可負此亟去忠揮涕謝
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為但聽
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
奴當即日自沈于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
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慙泣自是謝絕諸惡少
脩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為果數年盡復田宅
忠事之彌謹其賢矣哉其視幸主人之禍敗
而耻之者孰非楊忠之罪人乎 出諧史
飯糁能腐青石猶糞能腐錫 出濯纓亭筆記

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
烟氣愈甚問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
中本閣懸大珠至夜則光照一室如日中也
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出默記

元遺山好問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
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嘱遺山辭以可否
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覘之至則方
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
聲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
語新來双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
去出山房隨筆

李福妻裴氏性妬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
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嘱妻之左右曰設
夫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
者福即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至裴方沐左
右以福疾告裴裴信以爲然遽出髮盆中跣
而趨問福詐爲不可忍之狀裴極憂之由是
以藥投童溺中進之明日將校悉來問候福
具以告之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
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出摩居解頤

人以誣罔見加安可置而不辯直不疑買金償
郎陳重買袴償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
爲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
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事惟其實而已
吾果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既無是實自冒
是名可乎哉此猶可也萬一誣我以殺人將何
以處一取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觀此二事
因思天下之人蒙曖昧之寃者何可勝數訥
者不能辯廉者不肯辯仁者不忍辯善者
不容辯既有一辯者又未必見察誣又未必
伸獨奈何哉出野客叢書

程迴者伊川之後居臨安之後洋街門臨通衢

垂簾為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往着于堂壁家人就視乃一美婦人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声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為君崇苟我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為小龕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乃為啓龕至者絡繹小阜程氏矣如是朞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出睽車志

三原王尚書以達尊家居朞年希仙近方士凡道流過之者無不延納一日在別墅與野客同宿早起失偹櫛具客以已梳與之櫛遂謝去俄而其鬓櫛處盡黑出墨池浪語

父溺則攬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死也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子出淮南

瑯琊諸茂卿輯

成化間牟俸為江西按察使夜夢在舟中有虎身被三矢登舟而咆哮噩而寤意殊不樂明日會僚佐有胡僉事者頗廉明知牟之行事多躁急乃曰公治獄得無有冤乎牟艴然曰吾有冤獄汝何不糾之胡唯唯而退既而聞牟嘗斷吉安一女子殺夫事有疑初女子許嫁一庠士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同學友周彪彪家亦富嘗聞其女美而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謗謂之伴郎途中貧士被盜殺死從行者驚散貧士之父疑女家嫌其貧而殺之冀欲他適也遂訟于牟牟秉怒不察因按女有姦而謀殺其夫蓋惡其家之不義故被以汚名耳胡移文逮貧士之父問之具得其顛末但問女

與何人姦則不得其主名使媪驗其女又處子乃謂貧士之父曰爾子與誰交最密曰惟周彪耳胡沉思曰屌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牟之夢是矣越数日移檄下吉安取高才生脩郡志而周彪之名在焉既至觴之酒獨召彪於後室屏去左右引其手歎而謂曰年公廉知若事欲寘若于極典吾憐若才且勸年公以獄旣成不容反異若當吐實勿吾則相救耳彪錯愕戰慄即跪悉陳之胡録其詞潛令人禽其同謀者具獄以白年年即日欲杖殺彪胡止之曰須明證以出其女然後殺之未晚也不然恐有異詞年覵謙從之一郡稱胡為神明焉出濯纓亭筆記

表御史海叟能詩　國朝以来未見其比有海叟集李夢陽謂海叟諸詩白燕最下最傳故新集遂刪之嘗聞故老云會稽楊廉夫以詩豪東南賦白燕者警句云朱簾十二中間捲玉剪一雙高下飛時海叟在座意若不滿遂賦一首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廉夫𩔰（擊節）歎賞遂廢已作手數紙畫散坐客一時聲名振起人稱為表白燕姜明叔云朱簾玉剪乃常熟時大本之作其全篇云春社年年帶雪歸海棠庭院月爭輝珠簾十二中間捲玉剪一雙高下飛天下公侯誇紫頷國中儔侶尚烏衣江湖多少閑鷗鷺宜與同盟伴釣磯謂為左工出儼山詩話

北齊李神儁晚年無子見崔贍才學風流為後来之秀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校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抱出續世說新語

胡汲仲先生言終今之世無善治之日出元史

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作書投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為怪人出劉禹錫因論

漢封陳平為曲逆侯蕭何為酇侯今學者讀曲逆為去遇酇為嵯不作本音何耶出筆記

王肅張衡馬均俱冒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云我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出博物志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與門弟子宿於郭外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惡能與國士衣我遂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出呂氏春秋

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召欲殺之津吏之女持檝而前曰妾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巫祝杯酌餘瀝醉至于此妾願以鄙軀代父之死簡子將渡少一人乃備員持檝遂與渡中流發擊棹之歌簡子悅以為夫人出列女傳

吳楹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卧時夏多蚊而終不搖扇云懼蚊去我及父母也出續搜神記

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舡見一老嫗採蓮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理杼而採蓮女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舡出語林

晉悼大夫見絳縣老人問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使問師曠曰七十三矣出左傳

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題常熟破山也舊傳有四高僧講經山中一老翁日來聽法久之問翁所從來荅曰吾非人也龍也因問本相可得見否曰可已而果以全體見僧恐甚誦揭諦咒語

揭諦神與龍角力能不能勝破其山而去出中吳紀聞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挾一婦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為主人所納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枯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訊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贓在井旁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詣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不可者詳問之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紿之曰昨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可以言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所殺也僧究柰何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擒捕獲之案問輸服并得其贓人皆以為神出涑水記聞

昔王子充云鷄好食蜈蚣鷄死蜈蚣輙入其腹齧之不置鱉被蚊噉無不立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鱉甲骨爇之蚊死讀之深有感焉夫鷄之死豈意見食於蜈蚣而鱉亦豈知能以死骨殺蚊哉蓋物理之相報自有不期而然者矣出夢餘錄

昔有居上庠者妻以詩寄鞋韈云細襪宮鞋巧樣新殷勤寄與讀書人好將穩步青雲上莫向平康謾惹塵出默記

嘉靖辛丑歲大饑秀水有楊姓者里長索租過之見其家方治湯餅索食楊曰吾自度不免故鬻家具以足一飽非爾所可食也里長竟取食之食頃楊舉家與里長俱死蓋先置毒餅中也又長洲一人鬻其妻臨行妻觧衣與其姑姑曰爾去當衣此婦曰彼旣取我宜有衣耳姑服而悲咽婦傷其姑相繼投於水夫為售者迫其直亦溺皆死爲又一鬻妻者止索錢五十文售者疑其過廉也夫曰吾妻事我二十餘年今遭此不忍見其饑且死耳故不須多價爾其善遇之無虐也別去即往酒家取醉赴水死妻見亦死之

王介甫眼多白李承之[illegible]曰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蔡元長視日久而不瞬陳瑩中曰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無君自肆矣似此具眼何必古

相師 出雙日齋稿抄

諺云出外十里為風雨計出外百里為寒暑計出外千里為生死計京師諺云三十里外不帶傘好大膽五十歲後不買极好大膽言三十里外則風雨不可期五十歲生死不可期耳然人生兩間無時不可死豈特五十哉

廣西出指甲花細白而絕香似茉莉以之染指紅則過於鳳仙故名指甲又有一種鉄樹花如瑞香而色黄每丁酉年看花周一甲子而始花一度吳人言事之難成必曰鉄樹花開蓋言其難也丁酉歲烏鎮王兩舟為馴象衛經歷於侯與國舉人家適見之亦奇遇也 出君
子堂日詢手鏡

見恠不可驚怖但宜鎮之以静如桓公見紫衣之神周南見恠鼠之語李林堅不殺戴冠之犬公亮大書入𥦖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

夫恠豈能傷人所患者不能持守乃自傷耳出閒畧

梟逢鳩曰子將安之梟曰鄉人皆悪我鳴將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悪子之聲有悪人為一國非之而不領天下非之而不領方且揚眉吐氣侈然自得以為人莫敢余侮也旣不能更鳴又不能東徙則又梟之耻矣出說苑

吕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見曹公曰待將譬如養虎當飽其肉否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附人飽則揚去布乃鮮出魏志

趙子昂嘗謂人曰姚子敬天資高爽相見令人怒不見令人思又嘗贈詩云吾愛子姚子風流如晉人白眼視四海清談無一塵其為子昂敬愛如此出硯北雜志

鄭太穆為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頔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閤下為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揺動則山嶽頹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其孤幼二百餘口飢東西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滿堅之期斯須至矣伏惟明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数滴之泉便為膏澤于覧書曰鄭使君所需各依来数之半以戎伍之際不能全副其望也出雲溪友議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廣東提刑廉按之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娼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須其来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

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于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䠞踖不安王麾去伎陰命諸娼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蹡而已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娼扶掖而登歸舡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不復有所問此與陶穀郵亭事相類 出鶴林玉露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illegible]自拭色轉皎然 出魏畧

帆字符咸切舟上幔也又扶泛切使風也舟幔則平聲使風則去聲盖動靜之異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註去聲廣韻曰張布障風曰帆音與芃同左傳宣十三年註拔斾投衡上使不帆風謂車斾之受風若舟帆之帆風也舟帆之帆平聲帆風之帆去聲䟽云帆是扇風之名孫綽子曰動不中理若帆風而無柁南史因風帆上前後連烟荆州記云宫亭湖廟神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晉湛方生有帆入南湖詩又有還都帆詩謝靈運有遊赤石進帆海詩劉孝威有帆渡吉陽州詩選詩無因下征帆徐陵詩南次大麓北帆清湘劉删詩廻艫乘派水舉帆逐分風張曲江詩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陸張燮公詩離魂似征帆徃帝鄉飛趙冬曦詩帝城馳夢想

帰帆滿風颭杜詩浦帆晨初發韓退之詩無
因帆江水孟浩然詩嶺北廻征帆巴東問故
人近蘇州刻孟詩改征帆為征棹何仲默咲
云征帆改征棹錦帆亦改作錦棹可乎盖淺
學妄改非刀誤也 出升庵詩話

裴休兄弟皆塾書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户有
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
今一咲由後何以繼 出景仰撮書

今人呼謔之語皆有所本如宋都汴有何家楼
者其下行貨濫悪故呼何楼今越人云楼頭
者當是南渡之遺也呉人善治豆豉遂以豆
呼所謂千里蓴羹未下豆豉者也閩人多疥
呼綿錦襖故云癩子 見類説 粤人善食蛙蛇秦
少游謂蛙蛇當家口故粤有蛇呼秦人不識
豹稱為程故秦有豹呼衛地産驢呼驢為衛
故洛有驢呼中州謂蜀人孜誕稱川蟲 見山谷集 老鼠其訛語也褚遂良諫立武后昭儀在
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注西南夷曰獠今
山西人呼獠青齊人呼傖以貌言也於布尺
亦云滇人善馴象呼象奴荊人善治鮓魚海
錄碎事作鮑故呼乾魚元南人仕於朝者多
以腊雞為贄 見草木子 今特江右呼腊雞或曰吉
安蓄老雞能療病其價数倍故云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咲古之酤也為酒
今之酤也為人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盗今之
置吏也將以為盗 出鹿門隱書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弟而横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
咲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出世說新語

嘉靖改元七月廿五日大風雨雹自南都蘇松
江西湖廣以至河南諸處漂沒居民房舍牲
畜不可勝計而海卿為尤甚焉

司馬温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相乘馬不張蓋身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耳 出天游別集

唐文宗曰嘗覩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耶李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辭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奨不惑則安人強國其庶幾乎 出鑑戒録

于濆為詩頗干教化對花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帰又有唐備者與濆同聲咸多比諷有詩曰天若無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道題路旁木云狂風拔倒樹樹倒根已露上有數枝藤青青猶未悟又曰一日天無風四溟波晝息人心風不吹波浪高百尺皆協騷雅 出盧懷抒情

翰林檢討王偁字孟揚其父仕元守潮州我明兵至竄帰閩中其友人吴海屢勸以死荅曰吾非不能死顧無嗣未可耳及生偁海復勸之荅曰吾今可以死矣為期而別海至期往哭之則自縊矣夫志士不忘喪其元何必奮激於一時而後為烈耶若王子者可謂善處死者矣 出近峰聞畧

豐墻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変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爲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出說苑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憂患
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
已 出莊子

有僧講經常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乃潭中龍
也云歲旱得聞來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乎
曰帝封江湖不得擅用僧曰硯水可乎曰可
乃就硯吸水徑去是夕大雨水皆黑 出清異錄

晉褚裒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桓彝謂之皮裏
春秋謝安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備矣 出晉
志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
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
知也 出荀子

李季好遠遊其妻通一公子季至公子在內妻
患之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
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
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為之柰何婦
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乃浴 出韓子

維楊周岐鳳多藝能坐事亡命扁舟野泊無錫
錢驊投之以詩有一身為客如張儉四海何
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
篷之句岐鳳得詩為之大慟 出懷麓堂詩話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所
盜共執儀掠笞數日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
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笑曰視吾舌尚在
否妻曰在儀曰足矣 出史記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
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
為亂倫之始 出世說新語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分
必死欲毀其貌以往一老吏謂曰與我千金
能免爾死妓與之半吏曰上位神聖寧不知

爾曹之侈肆愼不可欺當如常更加飾耳妓
曰何如曰須沐浴靚潔以脂粉香澤治面與
身令香透徹肌理首飾衣敉悉以金寶錦綉
雖裡服褻裾不可以寸素雜之務窮極妖麗
能奪自蕩志則可無伺他術也問其詞則曰
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令自陳
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榜起殺了妓鮮衣
就縛自外及內華欄繪綵珍貝堆積滿地照
耀左右至祼體膚胷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
一箇小妮子使我見當惑了那廝可知哩即
叱赦之出海涵萬象錄

宣和中王黼為刑部尚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
益盧尚書法原俱為吏部侍郎而並多髯王
嘲之曰可憐吏部兩胡蘆容貌威儀憁不都
盧尚書應聲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須還下部
小尚書聞者以為快出却掃編

天地之大可以短長知之星月之行可以律曆知之
生有七尺之軀死為一棺之土安知喜憎利害耶出淮南子
衆口毀譽浮石沉木群邪相抑以直為曲出陸賈新語
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出太刲經
有高人之行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明見怨於人螟蟊
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之食今一人耕百人食
有甚於螟蟊矣出商君書
不樹者死無棺不蠶者身無帛不績者凶無縗
君子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出沈子
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故農夫輟耒
而雕鏤女工投杼而刺繡出崔元始正論
毀彼者雷同而鳴噪稱此者火燎而波駭出通語

徽宗一日幸来夫人閣就灑翰于小白團扇書
七言二句而天思稍倦顧在側璫曰汝有能
吟之客可令續之乃荐隣里太學生旼宣入
恭讀宸製不知指意乞取旨上曰朝來不喜

饕必悪阻也當以此為詞以續于肴續進上大喜會將第士生於未奏名前徑使造庭賜以第烏上詩云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八珎盤生續曰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江梅一味酸（出話腴）

蘇子瞻判錢唐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為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出泥水燕談錄）

唐太宗盛飾宮掖明燃燈燭與蕭后同觀之謂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哭而不答固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耳帝曰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二百餘石房中不然燈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出大唐新語）

宋盧柳南先生有荅客人約觀狀元小簡云聖天子策天下英豪而賜之官為首選者既拜命擁出麗正門黃旗塞道青衫被體馬蹄蹀躞望瀛頭而去觀者雲合吁亦榮矣然子欲為觀人者乎欲為人所觀乎若欲為人所觀則移其所以觀人者觀書觀此簡則知古人之交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其益如此（出鹽車道聽）

姑蘇齊女門外陽澄橋石柱已斷其一私治未忽一日夜半若有數十人運拽土木聲聞半里許明日一舡過橋下見斷柱已易全石舊

狂青色而新者獨黃神恠可驗 出墨池浪語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内婦翁死哭於路其妻呼入總帳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要須見淚漸曰是計既宵來曰以寬巾納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顙而慟慟罷妻又呼驗之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源聞者大咲 出拊掌錄

毘陵成郎中為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舉家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床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朱簾明點燭試教菩薩嫁麻胡其女亦能安分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 出高齋漫錄

京師諸公署俱不敢擊鼓為節恐混於禁鼓之聲以避尊也獨寺觀考擊鐘鼓不避亦無君之一端云

浙江藩司以文移申巡按御史書上旬日偶忘初字御史駁問時餘姚謝瑩為司中從事遷之祖也名多智召瑩問計瑩曰此易耳復申曰朝廷頒降曆日止云一日二日並無初字故不敢書實非脫漏御史無以罪也又蘇州頭長史昌為教官時申文誤書百為伯御史駮曰百是數目何以作伯仲之伯昌報云竊覩大明寶鈔上印文曰幾百貫文用此伯字孟子曰或相什伯亦用此伯字時王之制既如此古經之文又如彼此必字書通用也御史亦不能難近今文移數目皆用伯字蓋所以杜增損之弊也

米元章有孔子贊云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文體如此亦可咲 出錢氏私志

故事每秋後於闕下錄囚公卿咸集一歲訊及一切盜盜抗聲曰若輩何必問吾吾為貧故行盜耳若輩位高祿厚非貧也罔不貪贖貨賄較諸白晝刼奪者為甚尚不知愧乎諸公無以應事在成化間時侍郎俞欽在列嘗為人言之此與桯史中鄭廣詩相類 出濯纓亭筆記

小滿芒種說者不一按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註云種之芒種謂此地宜稻麥麥有芒刺者蓋至是麥未可收過是則可收矣樂明遠曰小滿四月中謂麥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者芒種而收麥也至是當熟矣 出歲時廣記

老杜課隷人伯夷辛秀伐木則曰報之以微寒供給酒一斛遣信行遠脩水筒則以浮瓜裂餅荅之詩云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荅恭謹足以殊殿最淵明告其子則曰遣一人助汝薪水之勞彼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 出閒居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爲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 出漢武故事 韓子則言射士食荊王藥

金陵雨花臺下居民甄氏子牧牛於野值兩人東西相逢如今羽客衣冠拏拳對揖其一曰錢庫後門已久隤壞宜急雇一夫整之其一曰諾遂散去良久甄獨行至山側峻岩下見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錢溢出即解衣包之欲還家報父兄併力輦取慮為他人所得乃摶土窒塞穴口回至中途復遇前二客又問錢庫葺未其一曰方用錢二百三十一文雇一牧童塡補訖是時甄年十六七頗訝其語歸與父言之數其錢正得前數率家人詣

元處其穴不可尋矣出夷堅志

元豊中大璫宋用臣監脩皇城有役卒犯令戮之僦於其所用存竿柄書四十字云百年前無我百年後無我生我百年間百年不可過風寒暑湿殀飢飽勞逸禍我今金鮮去人人始知我其字皆入木削之愈明用臣悼悔無及乃厚葬之出續神仙傳

晉魯褒錢神論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𢙣里顧見綦毋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随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随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変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尚實無異於遺劒刻舡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於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黄帝尭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哲変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有坤有乾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静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顔開難咲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豈是之謂乎錢

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辨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咲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闇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况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禍福成敗壽夭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賑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惟孔方而已故曰君無財士不來君無賞士不往人而無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桑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出藝文類聚

皇甫仲和以數學鳴于正統間一日出朝有衛士見之曰願為我相之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曰若不能正内何相為衛士怒曰何以知吾不能正内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二人在家正相鬬不解衛士不信至家果然後有人問仲和者乃曰彼問時見屋上兩鵲正相鬬是以知之 出守溪筆記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 出世說新語

今古鉤玄十五卷　　計七十三事

瑯琊諸茂卿輯

成化間言官每言宫闈事受辱自是事無大小噤不敢言有孫御醫者善謔人問生疥何以愈之孫曰請六科給事中餂之問其故曰不語噬謂之苦噬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竹嘗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鳳或以為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好衣服摇擺過日可也衆乃閧堂一笑而散 出菽園雜記

陳白沙憲章自臨川帰足迹不至府城閉户讀書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矣遂築一臺曰春陽静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数年 出近代名臣録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群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儁於巖穴君吴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非諸君是其苗裔乎 出世說新語

海中九州山與滿剌加國近産沉香黄熟香林木叢生枝葉茂翠永樂七年遣太監鄭和等下洋入山採香得徑有八九尺長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黒花細紋山人張目吐舌言我天朝之兵威力若神 出星槎勝覧

王文靖汝玉國初不欲仕有女妻練氏中衰因扶持其户備産役充賦長運粮至京應天府輸

納時教授季考諸生一生愧坐無措文靖從旁睨之曰若不舉筆何耶生愧不答文靖咲曰我言汝但書之文靖出語成章生錄之既成教授讀之駭曰此豈汝所能耶詰其實乃指文靖曰彼人教我也教授遂禮致賓席因舉奏助教無何翰林薦為檢討 出閒界

國初名醫王光菴自重不苟忽一女子乘輿及門粧從殆類貴家人物俟半日光菴出求診脉王驚問曰子固人也胡為得獸脉但病脾耳無傷心知女子為妖精因畧問以今四海鼎沸避兵之策如何女子云此治亂事吾未之知請見於先見者而後奉報光菴與之藥別去數日病已來謝曰天下雖紛紛吳城當無恙後 國朝兵下張士誠果不遺鏃而降 出墨池浪語

楊叔宝守眉州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人獻口號其末句云為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守喜召優人問曰大排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自來舊例只用此一首 出湘山野錄

貴公子雪中飲醉憑檻臨風曰爽哉左右泣下貴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日以爽亡楚襄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衆共者耶宋玉譏之曰此獨大王之風衆人安得而共之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惜乎宋玉不在旁也 出百斛明珠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内臣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御筆忽批云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言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遷時天下目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為三不吠之犬 出古杭雜記

太平之世人皆志於富貴位卑者所求益勞位

高者所得愈廣然以利同位終不能保其所有故時人為之語曰知縣是掃箒太守是拚斗布政是叉口都將去京裏抖語雖粗鄙切中時弊 出濯纓亭筆記

王伯益大名人少穎異不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語妻子用索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遇人無賢不肖皆歙然無間而胸中了不可混長年居京師而為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瑋奇絕者當委身遠遊乃稱吾意耳楊咸聞之曰誠使伯益廣之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孰為優劣耳識者以為知言 出硯北雜志

相如含筆而腐毫枚皋應詔而奏賦言文思遲速之異也唐人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消一夕賦瀟湘 出升菴詩話

唐李泌七歲召至禁中玄宗與張說方觀棊使泌賦方圓動靜泌曰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應聲曰方若行義圓若運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賀曰帝得奇童子 出世說新語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 出說苑

太祖欲斬一善星曆者問何人斬汝曰緋衣人特命劊者更白衣斬之既斬問劊者則裴姓也 出近峰聞畧

沈麟士高人也其所着屐為人隣所認麟士曰是卿屐耶既而逐隣人後得屐以前日誤認之屐還麟士曰非卿屐耶咲而受之 出高士傳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豹席椶屩垂釣自怡縣令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 出天游別集

周文襄公忱好徜徉梵刹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誚之文襄咲曰即如以年齒論之彼長吾蓋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行之自若 出楊循吉蘇談

倪瓚有潔癖嘗寓其姻鄒氏有金宣伯者來訪鄒翁瓚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顏貌龐率大怒掌其頰宣伯不勝媿憤不見主人而去鄒出頗怪之瓚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不足以當吾之雅是以斥之 出雲林遺事

元君既遁復留兵開平猶有覬覦之志 太祖遣使馳書明示禍福因荅詩云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出翦勝野聞

翟公巽喜嘲謔初為秘書郎同列多見侮誚俞尚書㮚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旦[illegible]翟自外至抗聲問曰俞㮚安在衆愕然俞亦自失翟徐曰吾問昨夕餘瀝復欲飲耳衆始大咲他日或諫止之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脩故事耳豈得已哉平日談論喜作文語雖對使令亦然為中書舍人時後省有庖者藝頗精翟亟稱之後更懈怠衆以尤翟曰此小人也而公數稱奬之故令如此公自治之翟不得已呼使前責之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踈慢如此使衆人以驕漼夫之罪歸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咲而庖竟不解為何等語也 出却掃編

整容匠杜某者專事 太祖一日取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上問將何所用杜對曰。聖體之遺豈敢狼籍將歸謹藏之。上曰汝何詐耶吾前後指甲安在杜云見藏奉於家 上留

杜命人往取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 上大悅謂其誠謹命為太常卿後卒葬於宋西寧侯塚旁表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出野記

陳無咎題趙園一詞云一年一度春來何時是了花落花開渾是夢只鮮把人引調可憐浮世等閒過日却不識綠水青山四時都好遇筆題詩逢人飲酒世間萬事看盡多多少少怎得似羽扇綸巾雲屏烟嶠幾曾受些兒煩惱便乘風歸去小蓬萊聽門外猿啼鶴唳無咎號龍壇居士越人目之為仙其詞氣頗不凡俗 出愛日齋叢抄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都御史命平蜀寇未幾乞歸以閣窗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之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徵干戈滿眼急江漢一舟歸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磯諸葛能安蜀夔箕本善兵向來優起詔翻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憂惟白髮驚秖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舉寫公盡矣 出蓉塘詩話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出虞預晉書

鍾毓鍾會少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托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何以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魏文帝聞之語其父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勅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出魏書

江陰焦某者為 太祖舊人屢召不至將使人

搜索焦忽自荷鷄酒由御道直入　太祖喜其至以其物付光祿治具共飲甚歡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授以千户數日逕出阜橋門掛冠帶於桑樹[illegible]間而歸京師有焦千户直行天子道之語 出寓圃雜記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熟寢足露衾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即出隣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之市校出呼曰我殺其婦柰何使他人償命乎遂白監決者以聞捕至　廷勘因奏曰此婦實與臣通是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憤所激就殺之臣不敢欺願即賜死　上歎曰殺一不義生一不辜可嘉也兩釋之 出餘冬稿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召道士至命為道官留其網巾至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 出傳信錄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為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古人蓋以稱字為至重今世惟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 出鶴林玉露

王仲祖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近大
進劉曰卿仰看耶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
測天之高也出裴氏語林
頎悦與簡文同年而髪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
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経霜
彌茂出晉中興書
蕭穎士之僕苦於笞楚有欲誘其去者僕曰吾
識知去之甚易吾惜吾主才耳世有人其襟
裾而噣嗌名士者其秉彝好德之心反出於
僕隸之下者何哉出夢餘録中
蘇東坡記李公擇山房藏書九千餘卷且言其
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則手自
書近歳市人轉相摹刻多而易致以歎昔之
學者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
可惜也東坡又嘗語人曰近借得漢書若抄
成便是貧兒暴富也其好之之切如此出附中古今

乙卯庫錢飛南京民屋皆有錢豎立一日廣積
內庫鎮庫銀重可数百觔忽穿庫飛出一儒
者夜坐見田野間有光曰此必寶也因往識
其地明日去土尺許見銀大不可舉遂告相
識者十八人同起之上有朱塡廣積二字分
爭不平遂聞于官　上曰此天所以畀是儒
也其賜之餘同取者止與傭工錢出草木子餘録
李業舉進士下第過陝虢山路值暴雷雨與左軍
李生行官楊鎮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
止有一小童謂業等曰阿翁即欲帰不喜見
賓客可去矣業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已晚固
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帰見客欣然異禮延
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備饌業愧謝再三因
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客某疑雨夜前去不
得甚憂之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
家貧無以奉客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

人皆節度使其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鎮旄鉞勉自愛也言畢辭去後所言皆驗 出錄異記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宏亮丰姿篤厚望之者知是享福之器然貪財鉅萬娶妾數十人厥妻嚴正中惧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寮命伶人作惧内戲以哄之中雖愧而不能免也一日關誥命迎于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因問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歟是翰林代草歟對曰亦是翰林代草也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虚妄一篇正説吳中平生為人何曾有清廉二字中間之雖恚強哄容而已 出天順實錄

咸陽郭氏富室也僕媵甚衆内有一蒼頭名曰捧劍常覩水翫雲不受驅策一日忽題詩曰青鳥啣蒲萄飛上金井闌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其主愈怒門客以為協律之詞也稍客烏又題後堂牡丹云一種芳菲出後庭却輸桃李得芳名誰能為向夫人説從此移根近太清一日逸去留詩壁間云珎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人輊車冒寒雪欲出主人門麥溂暗鳴咽萬里隔関山一心思漢月 出雲溪友議

趙毋嫁女女臨去戒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悪耶毋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悪乎 出列女傳

劉公榮者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荅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不醉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

預爲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相與一咲 出晉陽秋

遼俗五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俗呼爲鶻里尌漢人譯云鶻里是偷尌是時謂偷時也 出遼志

李少師東陽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正德中爲首相有士人矚其亡按以尺素公帰啓之一絶云才名亘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啼公淂詩但鮮朝而已 出西湖叢談錄

盥寅先生嘗夜夢有寄枡于家者久矣急欲枡遂私取用之寤而深自訟曰豈素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出孤樹裒談

古稱大器晩成以我 朝諸公論之少師李東陽五嵗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傅楊一清亦以神童擧亦十七登進士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郷試少傅蔣冕十八爲觧元費宏十九爲状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則晩成之說殆未盡然也 出震澤長語

樊彦琛妻魏氏彦琛卒屬李敬業之亂爲賊所獲逼令彈箏魏歎曰我夫不幸亡沒未能自盡今復見逼絃管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弃之於地賊黨又欲亂之以刃加頸脅之大罵被殺 出續世說新語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母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珎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涕者死之日宮女縗経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

也吾是以不哭也 出韓詩外傳

齊欝林王五歳戲高帝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曰太公帝咲曰豈有為人作曽祖而鑷白髮者乎 出南史

蕭思話鎮右衛軍嘗從宋武登鍾山北嶺道有盤石清泉宋武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之曰賞卿有松石間高意予謂促軫動操超然有高山遠水之思者固不乏人而聞絃賞音最為難遇此伯牙所以絶絃於鍾期之死也 出春渚紀聞

宋時有吳生者寓宿武林西蘭若夜半聞扣扉者啓視之乃一處子容服雅淡問其從來以比隣荅之謂生曰吾旦見子過門也心私悦為欵諧伉儷有此私奔恐家人覺之姑暫帰矣生意淫蕩強留入室遂止宿為自慶以為巫山之遇不是過也亥至寅去往復為常居数月寺僧視生容止稍疑之因詰生初不肯言詰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歎曰昨一官員有女才色艶麗選充内庭病卒權殯西廊三年矣曩嘗出蠱行客汝遇得非是乎且吾隣並無處女若是者不亟去禍且及矣生惑於愛猶未忍至夜於窓間得一詩云西湖着眼事應非倚檻臨流吊落暉昔日鶯曽共語今宵鸞鳳嘆孤飛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端淚濕衣寄與吳郎休負我為君消瘦十分肌墨色慘淡不類人書生始悟翌日遂行 出幽怪傳疑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出文士傳

支道林貌極醜異諸人嘗邀阮光祿共詣之阮曰欲聞其言恶見其面王仲祖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問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

敢不告王笑曰此必林公仲祖好容儀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出語林

長洲令劉褌湖南之孝感人嘗云其地有人行山中絕糧無所求食至一家見人病瘦誑曰我善治是疾所貴麪一斗足矣瘦人喜問其說曰可為餅百枚吾呪之則病去如其言其人每持一餅拂瘦呪曰瘦也瘦隨我山嶺呪畢盡持餅去踰嶺欲食之剖視其中如墨無一不然其人心惡之棄諸磵中瘦人果愈於乎彼以詐求食而不得食此以誠求治而病卒愈是雖偶然亦誠偽之所感召歟 出濯纓亭筆記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灸灸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如遇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中道坤不刻七聲 出葉隆禮遼志

山西平陽有金箔張者多幻術 太祖聞而召之問以何術張答臣能採蓮為戲又瓶中出五色雲命為之袖中取一鉄瓶書五符與水同納其中用火四炙瓶中初出如縷漸勃然皆五色彌布殿庭 上異之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剪紙作採蓮舡張闓門老少同在舡上採蓮唱吳歌東風裊裊為樂 上喜大笑回顧蓮與舟俱不見但金水如舊耳 出客座新聞

景泰初始開經筵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學士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 上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臣會講到君使臣以禮一章否 出立齋錄

荆公得請金陵一日放魚門人獻詩有云直須
自向池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公誦久之出藝史
諸葛武侯荐馬超於先主關羽恐其出已右移
書問之武侯曰可與翼德並驅持衡然非髯
將軍比也羽閱而喜既不掩超之美又有以
結羽之心深沉大畧可涯涘耶出話腴及三國志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為不軌知城
中子女無如趙氏女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
為妻且曰女若不行即滅爾族父母不敢違
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土
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柰何妻之泣涕
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后服衣之女曰賊
妻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
殘于輿中賊盛禮待之閽報皆失色而賊之
親信自殺者三人縋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為
賊所魚肉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至于敗嗚呼
識去就知廉耻仗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
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
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
節如是可謂出於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
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為男子者覩之寧不有
媿於心耶出諧史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
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
公卧小室延康節至榻前康節咲曰他客得
至此耶公亦咲指康節所坐胡床曰此胡床
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來公
問故荅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
者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覺後此人當秉史
筆記公事公神其言因戒閽人曰今日客至
無貴賤立報既午果范祖禹夢陽來遂延入
問勞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

祖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頗少留意夢陽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年修裕陵實録夢陽竟為修撰為韓公傳之 出清尊録

唐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人召飲具言於上上曰此必術士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硯中濡手印於屏風上既寤即告帝令索於外果於東明觀中得其手紋而道士已遁去矣 出唐宋遺事

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墻出宿娼公知之[illegible]種竹詩以警之曰殷勤澆灌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墻門客自媿作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為狂枝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 出青瑣集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游嬉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來遊士人李璋好訕戲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出拊掌録

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歐陽詢製及書回環讀之其義皆通初進錢式文皇后掐一甲跡故錢背上皆有一甲掐文 出南部新書

宋太祖平蜀見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illegible]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出涑水記聞

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曰莊穆蓋公主賜謚始於此也 出文昌雜録

陳留市人一鏞工隨所得為一日費醉吟於市負其子以行歌江端礼以為達者為作傳而要陳無已作詩無己詩有閉門十日雨凍作飢鳶聲大為山谷所賞山谷詩有云養性霜刀在閣人清鏡空無以復加 出王直方詩話

范文正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剔銀燈皆寓勸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

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迴避 出中吳紀聞

詩人用熨字極少杜工部詩美人細意熨帖平此正用也白樂天詩金斗熨波刀剪文溫庭筠詩綠波如熨割愁腸陸龜蒙詩波平熨不如又天如重熨皺王君玉詞金斗熨秋江此借用也熨本謂火而云熨江熨波尤為奇特詩人翻案之妙如此 出楊升菴詩話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為畢其炊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淂溺具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絜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穢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覩向不相覩其婦暗中若為人攝去俄頃開明身在近舍林中懷挾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供饔飧明旦視囊米復充滿寶之以終其身 出睽車志

宋太祖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作偈諷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省王師渡江 出詩話揔龜

王荊公嘗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任名稔敗金敗錦関吏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錦禁急叉字謎云四箇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不淂作田字道不淂作器字商乃圖字也 出錢氏私誌

沈彬高安人早有詩名臨終指葬處以示家人及穴之乃一空塚石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有一銅牌鐫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出江南野錄

作文寧為巧毋取拙速此古今不易之論故疾行無善迹枚乘所以見誚於楊子而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蚯蚓斯立所以取識韓公也若使斂而能精如顏延之受詔輒成呂思禮食頃而就阮瑀據案書制禰衡當食草奏子建之七步公權之三步王勃之文不加點王粲之文如宿構袁宏之倚馬荀濟之當楯竟陵之刻燭蕭文琰之擊鉢蘇廷碩占據脫脫齊元康運筆颯颯詑雲之立就元齡之口簒子野之心成度子禮之不竄薛收駐馬千言劉放立馬九制亦何嫌於速哉苟淹淹歲月之久如劉勰所謂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得無傷於鈍乎噫騏驥以千里稱駿干將以立斷稱神否則亦駑馬鉛刀而已矣 出龍江夢餘録

張子野年八十五猶聘妾東坡詩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是也荆公亦有詩云篝火尚能書細字郵筒還肯寄新詩其精力如此宜其未能息心於粉白黛緑之間也 出葛常之詩話

温彦博為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彦博稱解嘲謔彦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容國士皮外何勞生節目又令嘲屏牆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彦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即扳公肋何止傷膊博慙而與官 出大唐新語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出世說新語

瑯琊諸茂卿輯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鷄或晨雄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爲乃召女[illegible][illegible]者使治之時尚寒與姥對爐而坐一[illegible][illegible]臥其側家人指猫與姥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耳於是猫立人立拱手[illegible][illegible]曰不敢姥大駭馳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乃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 出續墨客揮犀

韓侂胄暮年以爑畫遊西湖族子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黄胖韓顧族子曰汝能詩可詠此一絶應聲曰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席而歸未幾禍作 出談叢

楊文公億登千越亭歎曰長洲茅屋曲水漁罾樓閣參差峰巒遠近或白雲或返照或殘雪在樹或微雨美晴朝暮掩映誠絶境也千越亭在饒州餘干縣 出溪山餘話

周益公以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鄉里所產容齋鄱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貍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 出鶴林玉露

更羸謂魏王曰臣能射爲虛發而下鳥王曰請試之忽聞有鳥從東來羸虛發而下之也 出博物志

寧波太守王璡聞靖難兵迫方造舡航海勤王

為軍衛縛送京師 文皇問造舟何為對曰
由海趨瓜州以載米麥耳 上義而釋之 出備
遺錄
景泰壬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草詔文有曰
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蓋無意
于 太上皇也後 英廟復辟鄉人皆虞文
淵禍在旦夕適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皆驚
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乃廣東陳副使泰
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傳云 出水東日
記 嘉靖庚戌蘇州朱都憲紈以殺戮過嚴有
旨回籍聽勘時夏言曾銑丁汝夔諸臺閣皆
伏誅朱日危之及胡續宗以詩禍延及副使
朱鴻漸亦吳人 命下錦衣衛官校捻之比
至蘇州紈以為己也遂自鴆死及宣 旨乃
鴻漸也事與葉文莊所記略同
張怡雲者能詩詞善歌舞藝絕流輩名重京師
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為寫怡雲圖以贈
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庵閻靜軒每於其家
小酌一日過鍾樓街遇史中丞咲而問曰二
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曰中丞下馬史於
是屏騶從速其歸携酒饌因同造焉張便取
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横秋之
句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錠酬歌席
終左右欲撤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
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 出青樓集
石林燕語載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
遇賓客少間必至子弟學舍與塾師從容燕
咲蔡元度稟氣弱畏見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如
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
某一日接客則病予好動苦多疾對客則病
忌客散則病如故人性之不同有如此
大曆中才人張紅紅者與其父歌乞于市過將

軍韋青宅青聞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即納為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頴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即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會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一日內史奏韋青卒紅紅乃於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恩不忍忘乃一慟而絕出樂府雜錄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北史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儀韋京杲戴休顏張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顏見遠田承嗣田承緒張嘉貞字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為字出孔氏雜說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生熟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卧榻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因唏嘘不已少頃復寐久不起視之真死矣乃供設之物相與秘之豈其乍覺神魂驚散遂不復還體耶事有不可知者出馮氏新錄

一人宦遊西蜀道經襄溪晚投一店忽見門左側有一人無首以為鬼也主人曰尊官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一旦頭忽墜脫家人以為不可救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於喉間故至今猶存耳事亦奇怪出行都紀聞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

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出山房隨筆）

劉潜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忽報太夫人暴疾潜馳歸已不救矣潜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潜死撫潜屍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於義孝義之事併集其家（出續墨客揮犀）

宣和初朱節妻年四十忽一夕頦頷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盖人妖而女胡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鬚長寸餘餘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人相傳曰於其處看胡兒也亦胡冠之警云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工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世界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吟畢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兆禍可怪（出宣政雜錄）

北人題文天祥詩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頭時乾坤日月華夷界岡嶺風雲少木知未又史臣書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出三朝野史）

杭州錢處和希政好餌鼠每食輒貯餘餅三擊盆則群鼠傫傫然至食訖乃去洎還政府及帥越帥閩以至掛冠歸里鼠至如初迨錢亡乃不見姑蘇張氏居都憲行臺之東日聚群鼠觀者紛至輒投以錢家貧賴以稍裕後有無賴慓一猫以往鼠應呼而出擲之以猫遂驚避後竟不出張氏衣食絕焉

洪景伯景盧兄弟皆畏內王宣子知饒州景伯家居喪偶宣子吊焉延入內齋呼酒小酌甫舉杯群妾盛出素妝靚態謔浪咲語酒行無算景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賓

主相顧一哄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盧来為郡守時〃騾居暇日宣子造郡坐景盧留飲〃出家姬侑席哄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啻今日有此樂王為絶倒 出談業

河南馬尚書文升歸老于家一日鄉人遇于數里之外輿從甚都及鄉人還過其門聞哭声問之公已捐館矣計相遇之頃正氣絶時也英靈神遊不類凡鬼 出墨池浪語

桂林韓生嗜酒有道術人不之信一日與二客同行宿郊外僧寺月明如晝韓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酌取月光入籃二客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惧他夕風雨留此備緩急爾衆哄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也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置酒適大風滅燭昏黑不辨眉目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謂韓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哉韓撫掌曰微子幾忘之矣乃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燎然見於梁棟間連數十揮則月光瀲灧秋毫可睹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又酌取而收之籃夜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出鐵圍山叢談

漫録曰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遇謂頓字豈獨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有兩王人是言人也宋明帝時王忱嗜酒以大飲為上頓是言飲也

世俗例以小食為點心自唐已有此語鄭傪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為小食小食之名本于此

戾太子遣巫蠱事壺關三老訟太子冤上悟而不罷矣卒自殺後田千秋復訟太子冤上大感悟擢千秋為丞相至壺關三老竟不聞尺寸之賞正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也壺關三老

班史不著姓名荀悅漢紀謂令狐茂
弘治癸亥崇明縣申牒其府云縣民顧孝明家
母鵝養下一肥猴頭人身手足皆具首尾搖動
無声其主驚而斃之未幾海上沙民聚衆弄
兵亡妖孽也出墨池浪語
世論多以阮籍放誕不羈之士守禮法者恥言
之蓋以跡而不以心也但其沉酣不理若與
世違然觀楚漢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
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
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肉然
慟哭則嘔血數斗豈不情於哀戚哉當其王
室不競強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
衛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
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
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籍終以沉湎避其
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者乎

善觀人者當考其迹而逆察其心可也出祝話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
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
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
即稱我家每日誦天童經數十遍其声朗朗
然且云對天童豈敢稱我自皇天生我以下
皆改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
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
我皆改為小人誦畢贊曰這天童極靈聖王
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勝得許多小人然小
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來尚矣
施之於經是可哭也出錢氏私志
宋亡故宮并中貴往往為道士若張太尉李丞
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既貴悉顯其親族而
張獨畏不敢奏一日 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
母在乎張拜答曰母已亡獨父在為道人上

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既放跡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召中書省臣以爲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即命以其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州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爲物壓所日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閭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燕犒于其家比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即卧内宣恩命曹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異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二福王賈平章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顯宦貴禄信乎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爲戒也 出遂昌山樵雜録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江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畜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不可又以宣尼虎帳獻之亦不驗忽念曰有黄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獨憐幽草澗邊生一首即取視恍忽之間戒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意者江神必元祐遷客鬼爲之也 出拊掌録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低鬟頻蹙艶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後平地怪石圍數畝上摧三峰皆十餘丈森然肖泰華也詢之老人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襄丘陵震屋瓦一夕而止遂有諸山其神附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爲吾立祠於山前山亦吾所持來者無曠時祭當福汝鄉人遂建祠官書祠典歷數世矣咸通末皇甫枝補縣令主嘗祭與徐友夏侯禎偕行祭

畢携禎縱觀祠内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酹曰夏侯禎紗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覿靈姿頗為廟中掃除之隷神其鑒乎既舍爵乃歸其夕禎恍忽不寐若為陰靈所憑其僕告之皇甫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皇甫曰得非女靈乎禎頷焉皇甫命吏載楮鏹潔尊席而禱曰夫人嶽鎮袤女疆揚明祗致黍稷豐登戢虎狼暴殄斯神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其職其事敢不嚴恭豈謂友生不勝酕醄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是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祗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緣張碩而動雲軿顧交甫而解明佩若九閽一叫必貽幃箔不修之責況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頃畢夏侯生康豫如故出三水小牘

宋太祖幸金城夫人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弓射而殺之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出聞見新錄

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凌高氣犯叢林氣闘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居無近絕溪群冢狐蟲之所近此則死氣陰匿之處也出博物志

楊誠齋云人皆以飢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飢不寒耳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

之所以興况下此者其可不知飢寒之味哉 出宦林玉露

宋光宗逾年不朝東内壽皇怏怏一日登朝堂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鬬呼趙皇帝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爾枉自叫悽然不樂自此寢不豫 出朝野遺紀

湖州沈通判溥有妍幼選入宮弘治初為女閣老給事禁中善詩嘗以詩寄弟錄其半云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未成歸明年望汝登雲路同補山龍工衮衣又作宮詞一聯云風度鳳凰天樂近雪晴鳷鵲玉樓寒尤為警絕婕妤花蕊不足多讓 出墨池浪語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何顔登人門戶投潭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 出話腴

吳中一士人曾為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托顯宦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龎公知湖州士人遊毘陵挈其徒飲娼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肴來李二謂御史也俄頃郡厨以飲食至甚豐腆有一蓐醫適在其家見之後以告御史李極怪(捕)騶卒詰之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使庖人買飲食以詒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遂士人出城城中有相善者出輿之別噎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曰且往湖州依龎九耳聞者莫不大咲 出拊掌錄

李學士西涯子兆蕃少而俊異好遊狎一日西涯至其書舍而兆蕃偶出遊遂援筆題其壁云今日花街明日柳街提學(科場近)到矣秀才秀才兆蕃見之候父入朝亦題其壁間(云)昨日黑風

今日黃風陰易慾矣相公相公其詞敏若此竟不壽

河中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旌表義門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死弟與小兒獨處百日後其家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往聽之果然明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世號義門吾弟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絰未除而召婦人入室何也弟涕泣告曰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耳兄瞠諤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即夜叩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逕登榻接取兒乳之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怪而不敢驗兄也兄念死喪殆盡今止半足二人而復見怪如此是欲亡吾弟耳因夜持刃伏于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盡力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共尋血蹤至於墓所則弟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婦家訟于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辨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 出鐵圍山叢談

李全卒眾叛擾高郵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女毛惜惜不服趙侍全痛責之惜惜云我雖賤妓不曾伏侍叛臣全遂斬之方秋崖為作義娼傳 出三朝野史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禎之王允之子睎之睎之子肇之王晏之子崐之崑之子陋之皆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顧悅之子愷之皆兩世同用之字予字子懋郭兒字子野古人先為之矣予又何諱焉

太湖底有錢龍長卧數十里皆錢貝菜甃成也露半足近湖居人爭取積錢殆滿數十艘舂負器盛萬夫踐蹂忽水鶩湧大半死之 出墨池浪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為業臺中號為人頭羅刹殿中號為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為驢駒拔橛轉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為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 出朝野僉載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敝履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何人翁曰某族姓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居族未廣耳客大慙 出東園友聞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隣家夜聚哭甚哀訊之主人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節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强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即數其罪僕倉皇間以刀揮墜崖下歸告其隣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出聞見雜錄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懽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慾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隋煬帝荒耽女色王義諫之乃擇一靜室居焉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忽然而出曰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安用也乃復入迷樓與此正相類

蘇州玄妙觀道士張皮雀有道行好酒自放常手執皮雀凡出羣兒隨之衆目為狂不之重背書出青風雲雷雨字人飲以酒輒以瓶擲空中便作一雷祈晴禱雨屢有應驗嘗一鄉

人尋索僮生符偶在酒肆喫狗肉就以狗汁書符包一猪骨與之云急持去不可忽也卿人以為痴過湖投符于水逆雷遽作幾覆舟 出吳中往哲記

周左領軍權龍襃不識忌日問府吏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襃至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房中襃大怒衝破我忌更陳牒改明朝好作忌日聞者咲之 出朝野僉載

馬友犯長沙向薌林捍之不敵而潰道遇友別將方舟而來家人輩惶懼知弗脫矣賊指求薌林妻妾妾聞之無懼色自語賊曰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即盛飾以待家人駭之頃而肩輿至即奮而登將過河妾忽語輿卒欲少止卒乃弛轎妾一躍入水援之已絶矣賊驚愕不知所自薌林亡慭然而去 出話腴

張相杲為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顧謂曰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謂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數年致身清近曳朱腰金不如陛下為孤寒也帝曰何謂也奏曰陛下内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優容之朝士為之失色 出墨客揮犀

杭州徑山寺僧為蛇傷足腐爛號呼諸醫不療有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取白芷鴨嘴膽礬麝香各少許為末洗淨敷之不數日而愈 出談叢

浪子陳全以樂府名出入娼家工於譁訕臨死樂工數人往問後事陳曰吾死後更無別事惟有墓碑俱在列位身上群工唯唯不覺其為讖語也 出墨池浪語

京師富人以錢委人權之而取其半謂之行錢

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侍立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大桶張氏以財雄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忽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出其未嫁女勸之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皇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笑怪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別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因張妻祝神回復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因蒙被

臥俄頃即死父母哀慟呼其鄰鄭三者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即日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酬鄭泣不忍視即與其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使我生埋汝于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不暇究其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瑞太妃上仙鄭當從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illegible]母晝寢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孫氏第幾女欲見汝

主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破流血稚仆地立死僦馬者恐累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究其實鄭發塚罪該流會赦而張實坐死斃于獄出清尊錄

王君既起居第自二十七歲至八十歲位自正字至宣徽二府盡其財力終身不成一子忝世惟孫與姪居之不能完其一隅未完亟壊富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庭居焉又無子出諧史

吾子行書室中倚行法云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不滞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今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出霏雪錄

乞木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厚木有所佩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婦竊其匕首將殺之爲木所覺驚問其故婦曰將殺汝木問曰何也婦曰我夫爲汝殺吾欲報仇耳木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之婦指一人即以嫁之丘宗卿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爲乞木也出談藪

洪武初南都設逍遙牢重垣密禁樗蒲象博毬踘弦管諸玩具莫不備凡浪子淫兒有所犯者輙囚之於中絕其飲食竟死予過南都尚

見其故壇黄土猶嵬然也

建炎初劉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嚙無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貌偉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為盜脫飢耳得食則已柰何廣殺凡虜獲士人僧道鄉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起居飲食士卒得女以獻者置别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聘由是遇帳下謂之曰是救軍情者遇怒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坐地瞑目合掌視之死矣古稱得道至人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釣中以其救人也如吉殆是耶 出說海

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氣韻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隸工文章歸秋宥校書殷保晦伉儷相協廣明庚子歲關輔烽飛輦轂遷狩校書自永寧里晝室潛于蘭陵依蕭氏池館地隣五門以為賊不復入不久羣盗霧合秋校遂為所得賊酋覩夫人之麗將叱後乘以載之夫人正色相拒雖然不移誘說萬端但瞑目反背而莫顧日將夕賊酋勃然起曰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取薾粉於一劍夫人奮袂罵曰狂賊狂賊我生於公卿高門為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鳳皇和鳴豈意昊天不容降此大厲守正而死猶生之年終不負穢包羞於汝逆賊之手言訖遇害賊酋既去秋校脫身來歸侍婢迎門曰夫人逝矣秋校拊膺失聲而前枕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淚於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即相見遂長號而絶三婢子覩主父主母俱殞乃相携投汲井而死 出三山小牘

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 出鹽鐵論

今古鉤玄十七卷　　計六十事

瑯琊諸茂卿輯

元豐間宋閣使者善人倫工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對云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問王安石如何對云安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虎視足以威又問卿如何對曰臣少木瓦礫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賤 出錢氏私誌

黄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諭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瘞以大缸覆之用鐵線工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出柑掌錄

蘇衛何掯揮鑑嘗宴客談及馬肉何遠令膳者以巳馬割一臠置沸水中仍絡石入水從其勢以餌客客皆為之變色其豪侈如此 出聞略

世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為蝗蟲謂鬻田園而食次變為蠹虫謂貨書而食又次變為大蟲謂賣人而食此切當其理今之不肖子謂此三虫恐未足以狀之也 出說日錄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思欲歸訴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異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至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於是眾雞悉鳴乃度關而歸 出博物志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信如蛟龍狀婦性喜以臂浸水盆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牖出其臂果一龍擘雲而去 出霏雪錄

虎丘盛元仁人稱虎林先生嘗為鮮于深館賓教其二子鮮于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戲曰某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 出雅言系述

元末富家子某業儒以蓄妓蕩家為乞兒或戲圖其小像楊鐵笛見而題詩于上云范丹一

寒如此哉、形容枯槁語言類歌殘世工蓮花
芒望斷天邊桂子開風雪有情隨凡礶雨雲
無夢到陽臺看他身工千千結多少恩情換
得來（出墨池浪語）

孝廟喜沈翰林粲字購求殆盡一日近侍者言
京城某家木主乃翰林親書命取以覽留一
宿言是人家祖宗且寘禁殿不祥勑還之

曲端統兵日有叔父又欲居將列以功名自見
力止之不聽遂以偏將出戰後竟敗歸端勞
傷撫殘之餘軍正以將叔敗告謂當伏誅既
誅矣端乃成服發喪其祭文曰嗚呼斬叔者
涇原統制祭叔者姪兒曲端尚享士莫不畏
服（出話腴）

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于東南
吳興趙承旨嘗有詩挽之曰淚濕黔婁被情
傷郭泰巾觀此則先生之為人可知矣所謂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畏衾先生其人也弟汲
仲亦特立獨行一介不苟取趙承旨嘗為羅
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勃然怒
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耶司徒以金百定為
先生潤筆適在陳拒而不納先生嘗作送蔡
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裹嘔吟猶
是鐘球鳴嘗語人曰此子秋蠶藏中休糧方
也（出東園友聞）

耿尚書在吏部時方求充一難任沈吟曰惜無
其人適一待選者過堂云某可去公以其躁
率自薦唉曰毛遂選者答曰某某姓名非毛
遂幾成鬨堂（出何氏語林）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
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工之烏亦好（出錢氏私誌）

詒手中有吉水令詒邑嚴酷有野人馬道為啄
木鳥詩以諷之曰翠翎迎日動紅嘴響烟蘿

不顧泥丸及唯貪得食多纔離枯朽木又上
冣高柯吴楚園林濶忙忙爭奈何今見其詩
少緩刑罰時人目為馬啄木（出翰府名談）
南唐烈祖在徐温家作燈花詩云一點分明直
萬金開時唯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
向尊前不盡心（出古今詩話）

陸龜蒙妻蔣氏善屬文然嗜酒姊妹勸節飲掋
食蔣應聲曰平生偏好飲勞爾勸吾飡但得
尊中滿時光度不難僧知業有詩名與龜蒙
善一日訪蒙談玄蔣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
不飲蔣隔簾謂曰工人詩云接岍穚通何處
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知
業慚而退（出倦遊録）
僧無夢嘗在府畿村落中求化手持大木牌題
詩二絕云心為車兮身為軾車動軾隨何意
息交黎火棗是誰無自是不為荆與棘身為
客兮心為主主人和平客安堵若還主客不
廉寧精神必定隨君去（出霞外雜俎）
盧肇黄頗皆宜春人頗富於財而肇若貧與頗
同赴舉且同日行郡守獨餞頗而遺肇明年
肇狀元及第帰守會肇觀競渡肇即席作詩
曰向道是龍剄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帰郡守
大慚（出蓉塘詩話）

洛陽歌女楊苧蘿善諧謔楊凝式少師以姪女
呼之憐其慧也時有僧辨者尤善應對在少
師坐中忽有蜘蛛垂簷而下咲謂歌者曰試
嘲得着奉絹三疋雲辨體肥肚大不能行歌
者欣戲之應聲曰喫得肚嬰撑尋絲遶寺行
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衆生少師見詩絕倒大
呼和尚將絹三疋雲辨慚咲而與之（出洛陽舊聞）
李濤性滑稽少遊京洛汜水關有僧舍曰不動
尊院院僧坐禪不出院者十餘載濤每過常

謁其院必省其僧未幾寺林僧散濤再過之但有門扉而已因題詩曰走却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間顛倒事八萬四千門 出談苑

李家明在江南李璟時為樂部頭善滑稽為諷諫璟後苑登臺見牛臥璟曰牛且熱矣家明曰臣不學敢工絕句云嘗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向斜陽嚼枯草而今問喘更何人宋齊丘只一子輒卒哭逾月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乃作大紙鳶上大書曰欲興唐祚華強吳書是先生作討謨一箇孩兒捨不得讓皇百口合如何乘風吹之度至齊丘家遂絕其縷墜於中庭齊丘見之慚感乃止璟一日於後苑命臣僚臨池釣魚諸臣屢引得數十巨鱗惟璟無所獲家明乃進詩曰玉甃垂釣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道君王合釣龍璟大喜賜宴極懽後從璟南遷時已失江北畫江為界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漾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璟俛首而過 出江南野錄

晉竇滔被徙流沙其妻蘇蕙織錦為迴文詩八百餘字以寄滔宛轉回旋詞甚悽惋其末云織成一本獻天子願放兒夫及早還唐會昌中張揆為邊將十年不歸其妻侯氏繡回文作龜形詣闕以進曰睽離已是十年強對鏡那堪更理粧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為製衣裳開箱疊練顰垂淚拂杵調砧欲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二事甚相類 出灌纓亭筆記

方圭好為惡詩宋公序知揚州日圭來謁誦詩

不已宋厭之欲以他辭問之顧野外斗䟽木
磨痒謂坐客胡誒曰青牛恃力狂挨木誒應
聲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咲圭悟避去
出談藪

大曆中隴州猫鼠同乳卒百僚賀崔佑甫獨奏
曰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 出南部新書

朝應斯作眞州天開圖畫樓記曰公試為我矯
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有隋煬帝
之遺蹟可鑒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
太武退師之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
刀斫案之怒今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齊雲抽
矢射浮屠之恨今尚可償乎此意出於汪彥章
京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亭記月觀記曰嘗
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
從遯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
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
則祖豫州之所擊節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
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巘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
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之所摧
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
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陸梁而睢盱也此孫皓
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
也東坡超然臺記其略曰南望馬耳常山出
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
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遯也西望穆陵隱然
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
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
本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
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
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
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

前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

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劇寒中被如是之虐不知劇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飽食安眠於廣廈之間隆冬盛暑優游自得而猶懷不足之念其可不知愧乎

宋太祖好微行或諫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吾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閉門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益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於是衆心懼服漢高祖嘗罵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知聰明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出涑水記聞

唐伯虎寅自題小像云我問爾是誰爾原來是我我本不認爾爾却要認我我少爾不得爾却少得我爾我百年後有爾沒了我

火葬之説起於西域之夷俗慘毒不仁莫此為甚故昔人比於炮烙之刑然拖之僕隸且不可況於親乎曾不若曝之蠅蚋之為愈也禮於先廟焚尚須三日哭豈有燎灼其親之屍而仁人孝子乃能安於心乎東南於今日為仁義禮樂之區文物之盛甲天下而此風流行莫以為怪不能閑夏變夷是亦士大夫之恥矣姑蘇之俗有生燎其親之屍者飲酒至醉拾其殘骨擲之於水謂之水葬此又有人心者所不忍聞矣前郡守曹公鳴岐置義塚於

六門之外皆方百餘畝而民之扭於故習猶乍若也吁可恨哉 出唐龍江夢餘錄

王元之七歲能文簡公為郡從事問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應聲曰但存心裏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 出聞見錄

裴說詩云讀書貧裏樂搜句靜中忙

孟勞魯之寶刀 出穀梁傳註

自冬至一百五日至寒食杜子美有一百五日夜對月詩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姚合寒食書事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則詩人例以百五日為寒食也 出丹楊集

詠梅詩多而王荊公獨云鬚撚黃金危欲墮蒂團紅臘巧能粧人所未道也 出臨川集

侯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貌寢不之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縱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登第年五十遂為執政 出夷堅志

弘治間京師有少婦出城一舍許歸寧父母明日侵晨抱哺一兒騎而入城道遇一僧控其馬令之下婦拔一釵與之冀釋之僧曰但欲汝下不須物也婦知其意乃出懷中兒與之曰第持此待吾下僧方抱兒婦亟躍馬而去不顧僧手裂兒為二婦行里許見行道數人駐馬謂之曰前去一僧盜也行刼我賴馬壯得脫持我兒去汝輩可救之當重賞汝我京邑某家婦也眾前追及之果見兒死道上僧方就水旁浣衣上血眾執送官論死 出濯纓亭筆記

襄陽龐居士將入滅州牧于公問疾次居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 出南部新書

延佑中館閣諸公同賦秋日葵花詩惟元復初朝食葉底桑暮看枝上花之句爲警策 出茗溪漁隱叢話

遯齋閒覽云梁灝八十二歲作狀元有天福三年[illegible][illegible]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之句續墨客揮犀所載灝謝啓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世多惑其說凡誦美先生之不第者輒以撒之近考之歷代甲子圖蓋灝以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二則其登科年二十有二耳遯齋輕信而妄傳之遂啓百世之惑立言之不可不慎如此 出夢餘錄

鄭雲逵少時得一劍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在莊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幘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玩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墮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出酉陽雜俎

宋理宗朝張循王府獻白玉簫長二尺者中空而瑩薄韓蘄王府獻白玉笙一攢薄如鵞管其聲清越皆希世之寶也亦是宣和故物今又不知歸之何地 出游覽志

張春兒棗縣李青之妻也年二十青疾革顧謂春曰吾殆矣汝其善事後人春截髮示信誓無再適未幾青死春慟垂絶囑造棺者曰宜極大將以盡納已者衣服玩好之屬匠如其

言既歛乃自經隣人哀之遂以此棺同歛（出數冊錄）

漢詔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字書反繼爲絕後乃更斷字爲斷字失初意矣（出燕閒錄）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出大唐傳載）

龍丘子陳季常自洛之蜀載二女侍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輙住終日見者以爲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靜菴居士西清詩話云季常妻柳氏悍忌季常畏之東坡以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遠遊及暮年甘於枯寂者蓋有所制而然也（出復齋漫錄）

東坡謫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云世事一場春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悽然北望（出古今詞話）

呂洞賓游長沙詭爲回道人持小瓦罐乞錢得錢無筭而罐常不滿人皆神之一日坐市道上言有能以錢滿吾罐者當授以道人爭以錢投罐竟不滿有僧駈一車錢戲曰汝罐容否道人唯唯及推車入罐寂寂有聲俄不見僧曰神仙耶幻術耶道人口占曰非神亦非仙非術亦非幻天地有終窮桑田幾遷變身固非我有財亦何足戀曷不從吾游騎鯨登汗漫僧益驚疑欲執之道人曰若惜此錢耶吾今償汝取片紙投罐祝曰速推車出良久不出曰非我自取不可因跳入罐寂然僧擊罐碎有片紙題一詩曰尋真要識真見真渾未悟一咲再相逢駈車東平路僧悵然歸次

東平忽見道人曰吾伺君久矣以車還之錢
皆在曰吾呂公也始謂汝可教今惜錢之念
如此不可迺僧方悔謝已不及矣（出回仙録）
杜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閒居
宴客樂妓紫雲者在侍杜輕騎而來連飲三
觥謂主人曰久聞能詩紫雲者今始一見頗
垂惠焉諸妓回頭掩咲杜作詩云華堂今日
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
兩行紅粉一齊回詩罷上馬而去（出侍兒小名録）
王墨池漁記朱尚書希周祖隴在陽抱山乃父
憲副公將葬其祖夜夢緋袍人告之曰吾椰
居此君其稍讓我下葬之憲副怨有異遂下
之既葬復夢緋袍人曰我龔林太守也謝君
厚德君後必顯希周以弘治丙辰年狀元及
第研北雜志謂朱澤民祖應得卜地陽抱山
祖母施所夢後發地得墓石亭刻云此石[illegible]

人來換石果斷矣按吳地記云績墓在閶門
外而不言葬陽抱山與墨池所記殊繆如此
乃知奇言詭說未可盡信也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產食水產者
龜蛤螺蚌以為珍味食陸產者狐兔鼠雀以
為珍味如吳人食土蛈海蟄鰍鱔之類不以
為怪則與嶺南食蟛蠐蜻蜓者何異此以五
十步咲百步也
輟耕録載事物之異名者割剥之政曰割政（出史帝紀）
壯馬曰父馬牝馬曰課馬（出史記平準書）氊曰毛
席（出後漢西域傳）獄曰請室（出史袁盎傳）鮓曰藏魚笋曰
竹萌又曰竹胎（並出說文）萱花曰令少（出傅玄賦）燭曰
脂炬（出杜陽雜編）石榴曰丹若（出酉陽雜俎）十二日曰浹
日（出周禮）十二時曰浹辰（出左傳）橄欖曰南威櫻
桃曰石蜜棗曰木蜜（並出太平廣記）
元和末均州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

爲業隔日一放捋放時先閉於溗溝手門內
令飢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
人抵掌呼之犀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
出酉陽雜俎
古之所謂庾詞即今之隱語也而俗謂之謎人
皆知其始於黄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
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呉人
元夕多以此爲精燈永樂初楊景言以善謎
名時重語禁召景言入直以備顧問今海內
佳謎甚多不特藉杭爾也其用字謎云一月
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
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
復重山山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月月兩相
連一字謎云工不在工下不在下不可在上
亦宜在下賀資二字謎云目字加兩點莫作
貝字看貝字欠兩點莫作目字看門字謎云

倚闌干東君去也眺花間紅日西沉閃多嬌
情人不見悶懨懨咲語無心日謎云画時圓
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染布霞頭謎云身居
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時解纏縛見姓自分
明持棋謎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
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蜘
蛛謎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
又玄又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釘
靴謎云白出東方可作安閒之客雲生北隴
方爲有用之才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見子路則行行然見仲尼則沒盡無
怨爲稻枷謎云叚干木之孫孤竹君之子天
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曬之在前忽焉在後
詩解書謎云大的領着小的小的隨着大的
大的不說小的小的到說大的日曆謎云一
尺長十二節兩頭冷中間熱手巾謎云八尺一

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佛字
謎云我有一張弓中間兩枝箭要射旁邊人
且看如來面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
人若無他成家不得習字謎云一日不了兩
日不了三日便了晶字謎云一字九橫六直
窮去諸人不識連忙去問夫子夫子也思量
了三日接菓謎云斫頭便斫頭却不教汝死
抛却親生兒却抱過房子又袋謎云無佛不
開口開口便成佛盤多羅結多羅破多煞多
佛多難佗蓋用梵語也氣毬謎云乙丑生辰
癸亥坐命氣星為主計星為煞要團圞不得
自在要自在不得團圞莫怪我說一生也跌
撲蓋用美命語也餘多不能悉記候柔入之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
有一玉缽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
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即世所謂鬼工出春

風堂隨筆
歌辭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為曲子今
世雜襲大抵分為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
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
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
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於今日之北詞
也出溪山餘話
繆深甫處州人家本寒微父母傭舂以食父之
友某招深甫教子一夕賓主對飲夜半酒渴
無從得水牕前有梨方熟遂登樹咲之群犬
環吠深甫不敢下主人夢黑龍蟠樹上為犬
所吠驚覺開戶視之見樹上有黑物訶問何
人深甫曰我也遂叱深甫下主人奇之遂妻
以女後領鄉薦妻家亦貧但稍稍自給深甫
少優赴省宿于逆旅明發不顧面而遁至曹
娥渡與渡子錢穢少不渡曰不怕汝作轉運

縣戒深甫乃從他渡至嵊縣宿古廟中祝遇
公厚又飲以酒深甫訝之祝曰夜夢神告戒
明日當有宰相来宿必官人也深甫焚香祝
曰若成名當為縣官使廟貌一新是年果登
第遂注嵊縣主簿脩廟焉後為浙漕至書城
召渡子謂曰今竟何如渡子伏地請罪深甫
咲曰吾豈果縣汝哉厚賜之使去曰今後台
州秀才来勿取渡錢也（出游覽）

章子厚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
心鄙至完誦之刻于石（出昌言）
蚯蚓糞能治蜂螫（出沈存中筆談）
常熟陳子忠七歲就試于提學察院時有蔣通
判者見而呼之問童生幾歲陳荅曰七歲問
能作對否荅曰頗能蔣出對云七歲童生也
有讀書之志陳變色而問曰大人莅政幾年
矣荅曰已六年矣陳對曰六年通判全無報

國之心通判自愧拂衣而起偶有監生戴愚
者亦以子弟科舉伺候公門生員沈世麟滑
稽士也戲之曰此納粟監生以此為題煩小
先生作破陳應聲曰不須作現成有二句云
平生不讀半行書只把黃金買身貴衆皆鬨
然戴亦披靡而去
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與發憤曰異日若貴當
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出揮麈錄）

東坡山谷猴飲而佛印適至二公心若有所嫌
而不能遣之使去乃置一令曰各說一字務
要筆畫可增可減末以俗語二句承之衆曰
諾東坡云单禾也是禾增口也是和減了和
邊口增斗便成科諺云寧增一斗莫增一口
畚嘲之也山谷云单羊也是羊增水也是洋
減了水邊羊增易便成湯諺云寧喫歡喜湯莫
喫皺眉羊佛印知其意乃云单同也是同增

金也是銅減了金邊同增重便成鍾諺云現
鍾到不打那里去　銅二公爲之絶倒（出啓顔録）

劉恕字道原温公門人嘗著自訟文以爲平生
有二十失十八蔽其悔過之勇自知之明寔
前賢之高尚因録之以自警二十失者佻易
辨急遇事輙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
今不達時變疑滞少斷勇而無功高自標置
擬倫勝已疾惡太甚不䘏怨怒事上方簡御
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
不移求備于人不䘏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
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悪立事違衆好
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
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臨
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
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
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
好謀而闊論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漏言尚風
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議不
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
費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
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
静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事
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
其所以然也（出河汾燕閒録）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爲
一尺言五尺是十二歲至十五歲則稱六尺
若晏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
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体當是極言其
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準今七尺五寸餘
（出春風堂隨筆）

白沙陳公甫訪定山莊孔易拿舟送之有維揚
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

談鋒盡袵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定山怒不能
忍幾至厲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
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
人定山大服之 出金臺紀聞

楊髡發宋諸陵有裒其骨葬之者陶九成輟耕
録所載以為唐義士珏瞿宗吉歸田詩話所
載以為林義士墨周公謹癸辛雜志則以為
宋陵使羅銑者孟中宦云三説未知孰是

宋彥瞻守三衢以書吝狀元留夢炎畧云嘗聞
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
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既
而閭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
焉至於讐者亦茹耻含愧而賀且讌焉獨鄰
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寇然予因怪而問之
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
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
官即起朝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
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持州縣者有之
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隣居
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
弔何以賀為

於停驂録中亦知所自警矣

范文正公云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部律
中四字所謂罪疑惟輕林老中云五代
時有一人嘗讀書但記兩句云豹死留皮人
死留名每遇事輒舉此為戒 出晁氏客語

一園之木而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
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出談叢

未得歡者惟恐創少已得惟恐創多 出淮南子

今古鈎玄十八卷 二事

瑯琊諸葛茂御輯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如韓故作誄曰荊門晝掩閒庭晏然 出世說新語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廞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襆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甚相類

賈似道招馬廷鸞葉夢鼎飲行令舉一物與人還詩一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之與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廷鸞云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與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我有一張犂付與農夫農夫得之與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出西湖游覽志

錢思公好讀書雖廁上亦閱小詞宋公庠每走廁必挾書以往以為二公之篤學如此夫廁非讀書之所而如廁豈讀書之時乎顏之推讀書未嘗不肅敬狄仁傑黄卷中與聖賢對而不服偶俗吏語此善讀書者也 出歐陽公歸田錄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卧者不能早起也 出劉向說叢

金王與可詠西瓜詩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 出蜀都雜抄

漢高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盤龍以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星盈室復鑄銅人十二枚座皆高三尺列於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點綴華釆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内有繩大如指一人吹出一人紉繩則琴筑笙竽等皆作與真樂不殊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璵之樂有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通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腸胃五臟歷歷無礙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出古奇器錄

生人髮掛巢樹烏鵲不敢食其實井口邊草主小兒夜啼着母卧席下勿令知之船底苔療天行寡婦藁薦草節去小兒霍亂蜥腹下有毛殺人出酉陽雜俎

不耐煩三字出宋書庾仲文傳　阿誰二字出三國志龐統傳　俗語不潔為鏖糟出漢書霍去病傳　有疾謂不快出華佗傳

宣和中京師大興園圃蜀道進一接花人曰劉幻其術與常人異徽宗召赴御苑居數月中使詣苑檢校則花木枝榦十已截去七八驚詰之劉所為也將杖之劉笑曰官無憂今十一月矣少須正月奇花當盛開苟不然甘當極典中使入奏上曰遠方伎藝必有過人者姑少待之至正月十二日劉白中使請觀花則已半開枝萼晶瑩品色迥絕荼蘼一本五色芍藥牡丹變態百種一叢數品花一花數品色池水未消而金蓮重臺繁香芬郁光彩絮絢不可勝述事聞詔用上元節張燈花下

召戚里宗王連夕宴賞歎其神術厚賜而遣之(出夷堅志)

松江進士張鼐未第時常夢中有人言若登第在狀元前覺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無科名之望矣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鉛山費宏名在十六是科殿試宏狀元及第計得夢時宏尚未生也(出震澤長語)

蘇郡守揚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為丈量之法有投詩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揚為廢法近王守復舉行之令於書里以多為貴故民田不及畝者皆以充數而清波穹石皆有稅矣流毒未可量也當時無復敢以此詩投之者特寬猛之間耳(出近峰聞畧)

冢宰陸公完為御史時夢居太武山未喻也後謫戍泉州山在焉竟卒于戍臨終自書其旐曰太武山人陸公之柩事自前定如此

王荊公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即曰四詩風雅頌荊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出東皐雜録)桯史則言東坡出使以四詩風雅頌對三才天地人又云三光日月星

近見寒山子一詩云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無異離騷寒山子唐人世傳以為仙亦豈楚狂沮溺之流歟(出存餘堂詩話)

曹東畎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時得官歸後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裡更選箇弓樣鞋兒夜間伴你(出詹曝偶談)

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

十三 出清夜錄

鎮江楊邃菴少師九歲入佛寺嬉游有兵官會飲于寺公不為避兵官問曰童子能作對乎應曰能遂命題云三尊古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公對曰一介寒儒攀鳳攀龍攀桂子兵官詫曰此神童也有司何不薦之令二軍卒送府卒於途中問曰何事送府公告以故卒曰出何對公曰三尊古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卒曰官人以何為對公曰一隊小軍偷狗偷雞偷蒐菜其敏捷如此後果登相

陳軫言楚人有兩妻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今為我妻則欲其詈人 出戰國策

元時淮人趙氏富而好文嘗以詩賦私試士亦有狀元進士等第試畢設燕各贈金銀酒器有差其家有明月樓以金壺及杯盤餉趙子昂求書春聯子昂題曰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當時以為絕唱夫趙氏以貲利誘士而士皆樂就其試又私為等第而官不之禁元氏政令之弛士習之卑亦可見矣 出灌纓亭筆記

涪陵有張飛刀斗其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鐶詩曰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讎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佩人間刀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為劉 出升菴詩話

王允不欲蔡邕成漢書云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然今之漢書雖非邕筆而王允竟何傳如也人亦何苦用是心哉 出龍江夢餘錄

有客自零陵来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于公遣命召之戎不敢違逾月而至令其歌乃使君之作也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建功立業為異代之所稱乃至奪人姬妾耶厚以繒帛遣之出范攄雲溪友議

艾子好為詩一日行齊魏間逆旅夜聞隣房人言曰一首也少間曰又一首也比晚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咏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危羸若有疾者艾子深感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為何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鳴曰一首也須臾曰又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咲言君誤矣昨日偶腹疾暴下夜黑尋紙不及因污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污手其言曰手非詩也艾子有慚色出東坡艾子雜言

曹不興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孫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出吳錄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游江淮嘗嗜酒侮謔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俠崔因醉作俠士詩曰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傳播人口人多設酒饌待之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于外入門問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自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讎畢矣聞公義氣可

假十萬緡立欲酬之此後赴湯蹈火爲狗爲雞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悉如數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絶聲東曦既駕杳無踪跡張慮以囊首彰露謀諸家人欲埋之開囊出之乃豕首耳因悟而歎曰虚其名無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爾後豪俠之氣喪（出桂苑叢談）

處士求嬰性高古善撫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喜之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槌鼓聞者莫不大咲（出祿光錄）

石中立恭政滑稽有上官泌郎中勸以慎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出談聞錄）

謝玄與兄書云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出晉紀）

陸務觀初娶唐氏閎之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既出而未忍絶之則爲之别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絶之亦人倫之變也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蹟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肴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於園壁間云紅酥手黄縢酒滿城春色宮墻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是歲紹興乙亥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絶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入稽山土猶弔遺踪一泫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来蓋

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戌歲
復有詩云叙禹蹟寺南有沈氏園四十年前
嘗題小闋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矣
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槲葉黄河陽愁鬓
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
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
想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
歲暮夜夢游沈氏園又作兩絶句云路近城
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
在緑照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
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
間塵 出周公謹齊東野語

張融為中書郎告假東出武帝問住何處答曰
臣陸處無屋舟居水上後問其從兄緒緒曰
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船岸上住帝大
咲 出齊史

壁書覆瓿裂史粘窓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寃
穽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
之字仇腹中之文哀哉 出猷醒集

王荆公與吕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内荆公
遣人喻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聲曰願
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出聞見録

元太祖尊禮丘長春屢試其術一日長春入朝
語弟子可掘坎以待及入太祖賜鴆酒一盃
長春飲之無難色亟歸浸坎中得生頂髮盡
秃明日又為弟子索絲繩以入太祖賜玉冠
長春以絲繩繫之而謝太祖神其術禮之愈
隆後欲妻以公主固辭遂自腐以告絶其日
乃十月九日今京師謂之閻九為會甚盛 出都公譚纂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蜕
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而不

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必推也 出淮南子

黄昌初為書佐其妻遇賊被掠轉入蜀為人妻後昌為蜀郡守其妻因給事至府中昌以其不類蜀人問之妻曰妾本會稽書佐黄昌妻遭亂入蜀昌左足下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乃還為夫妻 出白氏六帖

符融善治獄董豐遊學三年而反舍是夕妻為賊殺妻兄疑豐聞于郡融引問曰汝初行不有怪夢及卜占否豐曰初發夢乘馬渡水自北而南俯見兩日在水中馬左濕笠者曰憂獄訟遠三沐避三枕既歸妻具沐夜授豐枕豐憶笠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而寢融曰坎為水離為馬自北而南從坎至離六爻同變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左向濕水也馬左有水馮字兩日昌字其馮昌乎廉昌至乃具服與妻通期新沐枕者為驗誤中婦人遂報昌而出豐 出風俗通義

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漑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傳聞於宋君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出呂氏春秋

許敬宗孫彥伯昂之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册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 出孔氏六帖

賈島久不第為病蟬詩以刺公卿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暮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黄雀并鳶鳥俱懷害爾情裴度初立第於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島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島初為浮屠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有詩

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韓愈惜其才俾
反俗 出全唐詩話

洞庭道士周隱遥學太陰煉形死於崖窟中囑
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更
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甚臭穢虫壞惟
五臟不變遂閉護之至期往視身已起坐弟
子備湯沐以新衣迎歸髮鬒而黑髭麄而直
如獸鬣焉十六年又死更七年復生如是三
度已四十餘年且八十歲矣貌似三十許人
隋煬帝召至東都尋還郡貞觀中召至長安
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
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
於神人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問也復求歸
山從之後不知所終 出姑蘇志

太祖高皇帝始與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
見徽州有姓朱為典史者問其果文公後乎
對曰非也於是 宸衷頓悟云彼一典史尚不
祖朱子而我天子乃祖之乎竟却衆議視唐
世祖塑老君像於祖廟者蓋天壤矣今之崛
起微賤者每每冒襲於富貴之族誠可愧死
出攢綴録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如云風雲之所摅江
山之所帶高崖反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巖人
獸兩絶又甘泉涌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
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出丹鉛續録

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於泰山
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號父冏為太上皇號
兄林為征東將軍泰為征西將軍假署公卿
誑動百姓德遣車騎將軍王鎮討擒之將斬
于馬市有一人謂之曰何為妖妄自貽族滅
父兄何在始答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
西為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

氏怒曰君止坐出口以至於死如何臨刑猶
自不革始荅曰皇后不違天命自古迄今豈
有不滅之國犹行刑者以刀環築其口始曰朕
今為爾所苦崩即崩矣終當不易尊號德聞
而咲謂左右曰熒惑之人死猶誑語何可不
殺 出十六國春秋

解學士胡祭酒契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
胡不由科目識之曰大丈夫必得黄榜書名
可耳胡咲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者盛時公
卿其委蛇張弛氣象如此 出立齋録

諸葛瑾與豫州別駕云小兒能談卿可與語別
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
咄咄之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云
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別駕云豈惟四凶亦
有丹朱 出世說

晉文公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
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將就
木焉 出春秋左傳

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刀佩劒者使賣劒買牛
賣刀買犢時人為之語曰帶牛佩犢 出事文類聚

臨安錢宰元末老儒也 國初召至史館與諸
儒纂修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徴吟曰四
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
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
華宴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朕曷
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寧等慚悚謝罪未幾皆
遣還 出餘冬稿

西京一僧院後有竹林僧開軒對之極蕭灑士
大夫多遊集其間一日文潞公亦訪焉大愛
之僧因具牓乞命名公欣然許之携牓以歸
數月無耗僧往請則曰吾為爾思一佳名未
之得也姑少待後半年方送牓還題曰竹軒

予觀士大夫所立扁名當理而無疵者極少
潞公之語雖質然不可破也（出却掃編）
李退夫為事矯怪一日種胡荽俗傳須主人口
誦穢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
倫之性汚穢云云不絶口忽有客至命其子
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每館閣談
話則曰宜撒胡荽一巡（出湘山野録）
松江錢學士溥嘗教諸小閹後巨璫懷恩有寵
於成化間於 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今
某至此皆師父之教留以轉奉懷乃置酒宴
溥以前金為壽因跪進曰與師父置一酒器
溥荅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出客座新聞）
柳如京與潘閬為莫逆交尚氣自任潘常唾之
端拱中典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以俟之時
正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泊
到傳舍止於廳事中堂扃鐍甚秘柳怒將笞
驛吏吏曰此非敢靳舊傳舍者多不自安無
人居者十稔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
膽氣可以讋夷夏縱有凶怪固而屏之於是
啓門掃除處中堂閬潛思曰古人尚不敢欺
暗室何詒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者乎乃謂
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餅凌晨餞別此室虛
穿公請尊重柳諾之閬出密謂驛吏曰柳吾
之故人也常輕言自衒今作戲怖之無致訝
也閬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牙
被髮執巨箠踰外垣直據廳脊俯視堂前是
夜月色澄霽洞鑒毛髮柳歛衣露坐閬忽叱
之柳竦然擧目初不甚懼再呵之似覺惶恐
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干忤幸乞
恕之閬遂數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曰
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

也栁乃茫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署未達家事未了盛年將代忽便捨焉倘垂恩庇之誠有後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閬徐曰汝識吾否栁曰塵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吾便是潘閬也栁知其所為不勝慚沮再三邀閬下屋閬曰公性躁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適栁亟歸舟解纜便去閬者為之絕倒出友會談叢

鮮學士纈童時婦翁過其家鮮父抱纈出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纈遽荅曰嫂溺叔援權也出閒畧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鞵一隻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門前掛草鞵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步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出高僧傳

潘師正居嵩山逍遥谷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召見問山中所須師正對曰松樹清泉山中不乏出世說新語

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脩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出劉向談叢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繃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兲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今曲名所謂快活三郎者盖指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珎玩自隨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皇愧且咲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犬予謂不捕猫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嫉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以權要而使天

子孤立非吠主乎出鶴林玉露

宋祭酒訥剛嚴　高帝殊眷常思見之不欲數召勞煩命画工陰冩其神以來工往潛處簾幙訥方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　上覽之笑詰明日訥朝罷　上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又問何以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踣而碎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咲而慰之更賜以茶出野記

有對聯云鋤麑觸槐死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女卑為婢女又可以為奴人曾為僧人弗可以為佛粟棘為薪斬斷劈開成四束闔門造屋裒多益寡作雙間人皆以為奇近吳中有一對云王大夫兄弟打墻一土蔽三人之體蓋以一土為王字大夫二字為三人也久無對者一日潘先生舉似金元賓元賓應聲曰潘先生父子沐髮畨水灌兩牛之頭聞者莫不誇其敏確

趙師睪尹臨安有黠賊每盜人家必以粉書其壁曰我來也嚴捕久不獲一日捕一賊至云即是我來也鞫問不承且無贓證其人久淹獄底謂獄卒曰我固嘗為盜却非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稍踈刑具有白金數千在某處可取卒試往果得越數日又曰有酒器一甕在某橋下若令家人以籃盛衣洗橋畔取甕置籃覆以衣可得也卒如言而往又得之一夜賊謂卒曰欲暫出四更當復來決不汝累卒甚難之賊曰我固不負汝設負汝而不來則所遺足以為失因配罪之費有餘矣苟不從恐生悔吝無及也卒懼不得已遂

縱之去坐以俟之憂念間忽聞箬瓦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桎梏之甫旦張循王府告云夜被盜府門上書我來也三字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鞫勘之不承也遂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聞叩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一衣囊擲戶內而去卒驚取視皆黃白物也乃悟是夜賊盜張府之物為賂耳賊竟逃命而趙尹終莫知其奸也出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

法正嘗幅巾見扶風守守曰衰公雖不肖尚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如何正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正將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守遂不敢言出蜀志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得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不遜如此出朝野僉載

有數貴人遇休沐携歌舞詣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哂貴人問師何哂僧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宴集一日掃除也出竹坡老人詩話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為宋家迂闊老儒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如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

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又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辯曰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而有皋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參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于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致枉道既斷之後更無冤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良由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出孤樹裒談

公子牟身居江湖心游魏闕鄭子眞耕於岩谷名動京師出龍城録

都御史韓雍提督兩廣時取道蠻境視其勇健賞賚甚厚父老相感激指日以誓死報且請授所指公曰吾調遣當即來衆應曰諾乞以花書為信公至廣寇甚迫援兵未至謂太監撫兵調某蠻檄往不至公佯怒命使以臂花書往調之蠻因一見懽躍統衆而赴一戰克捷軍中稱公為神明焉出閒畧

張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閒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出古今詩話

一棊不足以見智一絃不足以見悲遺腹之子不思父無愛心也出淮南子

今古鉤玄十九卷　計六十九事

瑯琊諸茂卿輯

顏延年疎誕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召之頻不見常日但飲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年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云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 出宋書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鍼灸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咲不似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鍼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持此悞他人耳 出鶴林玉露

與邪倭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為水其色愈汙與端方人處如炭入熏爐雖化為灰其香不滅 出樵談

宋何承天年老為著作佐郎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言鳳凰將九子何言妳母耶 出南史

楊廉夫嘗訪瞿士衡以鞋盃行酒命其姪孫宗吉詠之宗吉作沁園春以呈廉夫大喜即令侍妓歌以侑觴詞云一掬嬌春弓様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蹟月地偷期風流到處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秖勸金巵羅帕高籠銀瓶低注絶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柰此心先醉此恨誰知 出西湖遊覽志餘

有客浮海夜泊島嶼中聞水下有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

尾者斬吾羃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
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
斗時事也出艾子
裴坦性簡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犀玉坦命
持去曰殃我家矣出景仰撮書
西漢以楊雄為東道孔子東漢以楊震為關西
孔子
武帝欲殺乳母有滑稽從帝側罵之曰咄老女
子不快行帝今已壯尚須汝乳而活耶帝愴
然舍之西京雜記作東方朔韓非子作郭舍人
高郵張指揮以無子求良妾不能得一日出湖
上見敝船板坐一女子甚麗浮波而來詢知
為覆溺之餘也挾以歸與之處甚洽踰年生
一子其女每旦梳沐必掩戶無使見者偶一
婢從隙中覘之則見取頭置膝上簪珥畢乃
加於頸婢懼以告主母亦往覘之如婢言遂
語於張張翌日復覘得其實急排戶斬之其
尸則船板也時其子已數歲後襲父職人號
為鬼張出皇甫氏聞略
東坡在儋耳島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
見之
王仲宣從軍詩相公征關右赫赫震天威謝靈
運擬陳琳詩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皆指
曹操也自古稱丞相為相公今世俾官下吏
皆稱之
誠意伯劉基初見 太祖問曰能詩乎基曰詩
儒者末事何謂不能時 帝方食指所用斑
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並看湘
妃曾灑淚痕斑 帝顰蹙曰秀才氣味基曰
未也復云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
間 帝大悅以為相見晚出濯纓亭筆記
一士人赴宴衆中有少年子勇於色甫就席士

人以眼辭乃命撤樂及屏去群妓後勸酬及少年少年罷士人曰敗一席之歡者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者耶賓主為之閧堂（出拊掌錄）

關雲長所執刄俗名關王刀今在荊州廟中連刄柄一鐵所成即如今制計重一百八十觔（出墨池浪語）

幽怪錄載唐人三句詩一首云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

酒中蛇影晉書謂樂廣賜客酒風俗通義謂應郴請杜宣酒未知孰是虎石之事亦有二說漢書謂李廣出獵射虎没矢視之石也韓詩外傳謂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摧無跡

汪自能平羅詩云穴垣補墻缺墻成垣已藂斷屨補穿履履成屨已戲切中時病（出貢父詩話）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咲公問何咲曰臣咲隣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咲此也公悟其言乃止伐衛（出列子）

入林失斧不能得楚主不謹户盜者夜舞樹枝太繁必揺其根（出宋景公筆記）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出歐陽修試筆）

蟹一名無腸公子（出抱朴子）蟹之腹有風蟲狀如木鼈子而小色白大發風毒食者宜去之（出傳肱蟹譜）仙方以黑犬血灌蟹三日燒之諸鼠畢集（出陶隱居集）

趙韻祖中秋趣人作會啓云庚亮樓邊漸覘掛簷之月揚雄宅畔幾無載酒之人方孤坐以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人輕財得米家之度量好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尊中屡揺詠諧之飲錢流地上曾無鄙吝之心東閣之

宴欲開南樓之興不淺雖一石減燭在淳于髡豈敢望焉而五斗鮮醒如劉伯倫不無冀也顧戒青州之從事亟濡東海之波臣心若搖旌側聽黄金之諾言猶在耳盡追長夜之歡過此以還未知所措出四六談塵

二朝士偶燕集甲云麻臉黄鬚羊肚石倒栽蒲草乙對曰歪嘴白眼海螺杯斜嵌珎珠各中其貌之醜乃相與撫掌大咲

楊龜山毘陵人也建祠於城之東門隣王尚書塋之墓王欲拓地廣植松楸言於郡守孫仁欲徙他所孫惡之乃造祠致祭題詩于壁云辦香覓路謁龜山惆悵斜陽不忍還廟貌儼如生氣在斷碑惟見蘚苔斑道傳伊洛名千古跡寄毘陵屋半間野鳥不知誰是主隔林猶自語關關王入祠見之慚愧而罷

蔣貽恭蠶詩云辛勤得璽不盈筐燈下繅絲恨更長着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身上繡衣裳出古今詩話

唐肅宗嘗舉衣袖示韓擇木曰朕此衣已三浣矣出南部新書

蜀人雍陶以進士為簡州牧自比謝宣城柳吴興也賓至折挫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告閽者道明與員外有舊及見呵曰與公昧平生何云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中日得相見何昧平生遂吟鷺絲詩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雍聞之歡狎如曩昔之交出雲溪友議

楚辭云寧與騏驥抗軛乎將與雞鶩爭食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乎

平原太守劉邠取山雞毛蔵器中使管輅筮之輅曰高嶽巖巖有鳥其身羽翼玄黄鳴不失

晨此山雞毛也出魏志

趙松雪有墨竹在崇德士人家華亭衛先生題一絶句云漢家日暮龍沙遠南國春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煙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其子仲穆善画蘭句曲張伯雨題之曰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二詩婉潤頗相當仲穆見之遂絶筆於蘭惜乎松雪不見竹詩也出儼山詩話

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殘一筐飯捐不食出王充論衡

則天朝諸蕃客上封事多獲官賞有為右臺御史者則天問張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咲事元一對曰朱前宜着緑录仁傑着朱閭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揚吾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謂胡元禮也後蕃人為御史者尋授別勑出大唐新語

成化丙午先府君就應天鄉試與同鄉錢狀元福曹御史韵周知州翰董少卿恬董太守忱同赴試馬将揭曉夢與諸公會飲錢居首席擲骰舉令限百擲酒十觥得全紅者依數免飲錢九擲得六紅餘皆不出六十擲各以數逓免惟府君百擲無紅例當全飲乃以左手舉觥右手執骰疾呼曰請饒一擲無則甘罰如例衆許之府君以骰擲地六紅宛然衆喧閧而覺及揭曉名與夢中擲紅之數先後不爽府君中一百一名焉

孫權嘗宴群臣適蜀使費禕至權命群臣伏食勿起禕入權為輟食而群下不起禕調之曰鳳凰来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来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出諸葛恪別傳

王戎之子綯何尚之子偃綯五六歲讀論語至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絢曰尊長之名安可為戲寧可道草上之風必偃殷淳之子孚何無忌之子勗嘗共食羹勗曰益殷尊羹孚答曰何無忌諱（出續世說新語）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大石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度溪倦則坐石上或藉以草葛巾草屨詠而歸以足怡老而忘憂（出硯北雜志）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棋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出百斛明珠）

張洎與陳喬皆為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約效死於李煜之前喬既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朝責陛下久不歸命之罪誰為陛下辯之臣請從陛下入朝遂不死（出涑水記聞）

孫寶字若虛早年英聲籍甚性好滑稽同學有牛秀才者作賦嘲之云腰帶頭垂尚有田單之火幞頭角上猶聞寗戚之歌又作書語集句譏一老生云孜孜為善雞鳴起先王之道斯為美四十五十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其父訓教遂發憤不數歲登第（出中吳紀聞）

嚴州釣臺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

蠋類蠶鱓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灑然女工脩蠶漁者持鱓不惡何也欲得錢也是故逐魚者濡逐獸者趨（出劉向說叢）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而已

五代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鬮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仍踰垣而去此與晉使鉏麑刺趙盾相似盾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向使趙孟第未闢寢門尚妥衽席思變詐之計無肅敬之容為盜者必激其怒心增其勇氣焉得保其首領哉推是而言人不可不誠矣 出懸笥瑣探及窮愁志

程篁墩敏政七歲時以神童稱 憲廟嘗召見之愛而抱于膝端問能作對否荅曰能 上曰龍飛程對曰牛舞 上變色不覺手弛墜地忽曰本對鳳舞而反曰牛牛豈能舞者乎程跪從容進曰虞廷百獸率舞安知其中無牛耶 上為之躍然復抱如故歎賞不已

洪武初建歷代帝王廟於南京落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至漢高祖神位前咲謂曰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劉君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令各帝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遂為定制 出侍信錄

宋丞相陳秀公營私第於潤州工成 公疾已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謂住不得修不得責不得也 出閒中今古

朱希具東方智士也一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一旦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令以居第俟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皆聽子用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去智士策杖而入遍觀居第喜甚忽更衣走東園視之卑隘不樂因撤舊營新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惟恐圖之不美經歲而未成忽閽者奔告阿郎至矣智士倉

皇迎於堂下富人勞之曰樂乎智士憮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惟圖是務不知堂舘之溫涼風月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經意不知歲月之久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士悲歎悒悒而死有客聞而笑之以告愚公愚公曰世之治圃者多矣子奚笑哉若東方士可謂智之過者矣 出愛日齋叢抄

女侍中魏元乂妻也 女學士孔貴嬪也 女校書唐薛濤也 女進士宋女娘林妙玉也 女狀元蜀黄崇嘏也 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黄氏也 出升庵詩話

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寘于一筌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畢罩 聖躬既而 上持魚還舍啓筌已失其五知陳竊矣往問之陳諱匿 上欲毆之陳笑即以還及 上即位暇日問誠意伯劉基曰吾享位幾何年劉曰 聖壽無疆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又其間五數假之 上忽思竊魚事與其數符召陳將殺之 上問頗憶往事否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之為何地陳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恐有此陳曰臣嘗於此罩烏龍故云爾 上以其稱 旨官戶部郎中竟以貪墨受戮後革除建文年號而附於洪武之紀劉蓋前知也 出野記

孟景末達時家在京口見王恭乘高輿披鶴氅

裘于時微雪景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出晋紀

郭頒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半豹藝愧全牛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劒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栖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絶無逆旅惟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晴明月色如畫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幬於西窓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墻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箒於庭中糞除訖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為其所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間坐獻酬縱横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即下屋栿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石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于坐也遂舉金雀收淚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坐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間

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纔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問蒼頭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寤遐叔至寢妻臥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為凶暴者數十輩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磚飛墜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憂憤之所感耶 出夢遊錄

高季迪明妃詞云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虜不須嗟憐願君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裡賢方之王荊公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深者心術之異可見矣

支道林云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出高僧傳

張子野郎中以樂章名擅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遣將命者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 出遯齋閒覽

張率歷黃門郎出為新安守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鼠雀所耗率笑而謂曰壯哉鼠雀竟不窮問 出南齊書

石崇大宴客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美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出王隱晉書

范石湖梅譜云千葉紅梅謂之鴛鴦梅以其一蒂而結四子大則旋脫惟二子成實交互可

觀故謂之鴛鴦若千葉絳桃亦可謂之鴛鴦桃矣

古人酒量與今不同如文王千鍾孔子百觚言聖人能以德持酒也（出王充論衡）又漢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飲一石晉周顗飲一石劉伶一石五斗解酲前燕皇甫眞飲石餘不亂後魏劉渠一石南齊沈文季飲至五斗妻王錫女飲亦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鄧元起飲一斛北史柳謇之飲一石陳後主與子弟日飲一石孔珪飲七八斗（出鷄肋編）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出鹿門隱書）

正統十四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鬬閧鬬數次又共沉於水起復鬬踰時乃止（出杜東原耕餘錄）

王平甫以萬八千戶冠軍侯對二十四考中書令為精切唐溫庭筠對近比趙公一十六年宰相遠同裴令二十四考中書已先得敏捷之稱矣趙公令狐綯封爵也（出后山詩話）

藥方中一大兩即今之三兩其言一字即錢文之一字蓋二分半也（出本草類證）

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發火五月以周正言爾今用夏正乃三月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而沈佺期王維以元已為招魂之節亦豈是耶司馬彪續漢書云介子推焚林而死故寒食不忍舉火至今有禁烟之說爾雅云龍星木之精也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烟火是以寒食為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烟者又未必專為介子設也

杜東原瓊隱居博學尤善藻繪嘗戒子孫治第不必太圓此缺之漸也故其居至今尚虛一

隅杜嘗過一僧寺僧出玉盃觴之杜失碎甚爲愧僧曰凡物有無常何介意也杜歸語人曰吾今日爲僧所容 出閑署

房皥家烹一鷄其雌逵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人稱爲義雞懷氏子畜犬甚馴子死犬日徘徊墓側及暮而返人稱爲孝犬 出慎子

吳傳爲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埶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傳姓吳大跌意顛之沒全然已臭之無 出東萊詩話

唐太宗夢身陷床下爲蛆所齧憂之永定禪師推之曰蛆齧其身萬衆歸附君具有天下乎 出紀異録

申屠有涯方外士也嘗携一白甕瓢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貰舟沽酒飲畢大吐榜舟者逐之有涯挈瓢登岸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嗟嗟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帶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踪吟訖跳身入瓢榜舟者大駭擧瓢碎之無有也他日同舟人見有涯箕踞於甬丘劒池之側知其異人欲逼問之倏爾不見 出姑蘇志

唐劉崇龜鎮南海有富商子泊舟江滸岸上高門家一妙姝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昏黄到宅亦無難色是夕果啓扉待之少年未至有盗先入欲行竊姝以爲少年也即就之盗謂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逃少年後至践血而仆捫之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隨血跡至江岸岸上人云夜有某客船竟發去官差人追到榜掠備至具實吐之惟不招殺人以刀視之乃屠家物劉下令曰某日演武合境屠丁集毬塲宰殺既集復曰已晚留刀於廚明日再至劉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来

早各来請刀獨一屠不認其刀因詰之對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也命捦之遂置于法杖少年而出之（出祥刑要覽）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美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咏自云得先賢風致瞻毎遥賛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出續晉陽秋）

蜀遣鄧芝使吳孫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何謂太平權大咲曰君之誠欵乃當爾耶（出蜀志）

姑蘇劉草窓以詩鳴為斥役累欲入府求釋門隷難之劉問汝需我財耶酒食耶隷曰非也公能以一詩見贈即當入之劉曰當以何者為題隷指賣小螺者曰可詠此（小螺俗名海絲）劉應聲曰海錯何曾數着君也將滋味入牙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窟臀隷咲曰反見辱矣遂入之

辛恭靖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辛答曰西人太傅即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否辛曰在西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慚（出語林）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友善劭卒式夢劭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時葬子豈能相及式馳赴之未至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来其母曰必巨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出史記）

廣中有睡菜五六月生田塘中葉類茨菇根如藕梢土人採為葅食之令人好睡郭子横云

五味草食之不使人睡亦名却睡草（出北户錄）

錢忠過吳江愛其風物清佳留戀不能去終日諷詠遊賞遇一女子小舟獨棹於烟波浩渺間忠悅之作詩贈女子其警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綸竿女子得詩携歸呈於父父善隱淪客也喜忠此詩遂以女妻之泛舟同入烟波不知所往（出青瑣集）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

蘇州朝真宮道士吳允中善符呪之術嘗驅蝗致雨隨禱輒應成化間郡守命於玄妙觀禱雨允中噀墨瀋則雲合以楊枝灑水則雨至以胡桃擲空中雷電隨所向而作頃間積水三尺時官吏立雨中不敢退避允中大呼雷神有賍濫者請擊之雷火繞庭官吏有失措仆地者（出吳中往哲記）

宗少文好琴書圖画每臨山水佳處嘯傲忘歸

晉末劉毅領荊州辟為主簿不就曰吾栖丘飲谷三十年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出世說新語）

呂氏春秋云客有以吹籟（注云籟簫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也或為之野音而王反悅之要在聽之而已韓昌黎云齊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亦此意也

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出搜神記）

齊有貧士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方將祭狗入其室叱之曰富出及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出尸子）

金碧峯者勝國時一和尚也寓宣州　太祖過江元氏故臣迎謂曰將軍欲霸我則當有財賄納賮　太祖叱曰吾應天順人行王道汝

敢霸視我耶故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　太祖抵宣州見一草廬處一老僧　太祖仗劍叱問其名僧亦叱　太祖即揮劍而向其僧引頸就之　太祖笑曰可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乎語遂投乃曰公欲行王道建康可都此地非帝王之居也遂定鼎金陵云 出客座新聞

元楊季任洪武間由太學生擢僉浙憲嘗見數總角書生自社學散歸手拋書包為戲季任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爾姣一生即對云太守二千石莫若公留一字請賞季任曰有乃言莫若公廉季任曰無賞又如何對曰莫若公貪季任加嘖大奇之 出瑣綴錄

志閑和尚乾寧二年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出南部新書

毛達可未第時其内以一詩寄之云剔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于今舌在無 出寄齋錄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命璟藏曰夫人目長而慢准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盧崇道姦没入掖庭 出朝野僉載

滕達道與鄭毅夫作謔對有云數行文字那箇漢書一簇人烟誰家莊子莛工批把究類無聲之樂草頭蚱蜢猶如不繫之舟鏡上占錢銅聲相應馬前溜斷事鞍工治民語皆可愛 出中吳紀聞

瑯琊諸茂卿輯

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壁間題字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添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幕相顧皆莫能解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字乎點去冰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添却雙鉤兩日全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衆皆恍然曰黃絹之智何以異此稱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游題之而去不言姓氏出桂苑叢談

劉伯芻巷口有鬻餅者每當壚必謳歌不已一旦劉憐其貧貸以萬錢自是不聞歌聲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財之害人也如此出白孔六帖

常曜飲不過三升孫皓享宴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密賜曜茶以當酒至寵衰更逼之出吳志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册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在軍中嘗為草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為誰韓公以之淳對 上令飛騎召之使者不喻 旨械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過其姑之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為我斂屍姑乃大慟之淳行次東華門門已閉守者曰有 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纍纍遞易數次至便殿高燭煌燿 上坐閱書之淳俯伏庭下 上問曰爾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 上令膝坐以封王册文一篇

授之曰少爲弘潤之之淳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當 上曰即不敢姑旁注之之淳如命上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上之遙望燭影下上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 上令明日朝謁復如故出至姑家姑猶守門見之淳相慶卓具酒食沐具及旦廷謁 上問曰爾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肅即日命嗣父官 出翦勝野聞

郭布聲紙窓詩云偏宜酥壁稱閒情白似溪雲薄似氷不是野人嫌月色免教風戾讀書燈聞蛩詩云愁殺離家未達人一聲聲到枕前聞苦吟莫入朱門裏滿耳笙歌不聽君 出青瑣後集

南都司天臺璿璣鳳龍柱有四忽失其一乃飛入後湖尋得之至今鏈鎖于臺端

菌耳不食生物有痢則殺之 出瑞應圖

一妓姓黃得異疾好食瓦每於房砦竊瓦擊碎袖之咀嚼甚脆頃刻而盡問其味云甚甘美可愛雖珍果不能易也家人嚴禁不可阻觀其笑語歌管曾無別恙止此癖可怪後數年一旦厭而不御亦不知其所終

吳城朱傑家一狗頗義弘治戊辰傑死閭墻之禍此狗徬徨若無依主母訟于府縣或憲司則隨以入出入起跪一依主人門隸始駭終以爲常不之禦遇主人赴囹圄則徑宿空室如此四年主家訟事未決死而埋之惜無以與義騎黃蒼同傳者 出墨池浪語

孫與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置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出世說

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出魏志

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来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一胡邦衡（出鶴林玉露）

盛文肅公度豐肌大腹丁晉公謂疎瘦如削梅學士詢性喜焚香竇元賓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國朝羅汝敬馬鐸同在館閣嚴冬沍寒之際羅不帶燸耳馬不穿氊襪時人戲之曰騾耳馬足事有可咲者如此（出閒中今古）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来值康不在康兄喜出户迎之不入題門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有人譯之曰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云鳳從鳥凡聲（出晉陽秋）

王沂公以簡紙數幅送人皆他人書簡後截下紙晏元獻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自翦熨置几案以備用王文康公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諸公皆身處貴盛儉德若此世俗費紙者何人語以古事又顏氏家訓云梁東莞臧逢世就姊丈劉緩乞客刺書翰紙末寫漢書（出愛日齋叢抄）

范文正公少時嘗作虀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忍窮故得虀之妙處（出事文類聚）

佛不食佛人食人佛不食子人食子哀哉（出摭談）

東坡云杜黃裳少年好行陰德見枯骨輒瘞之鬼輒報德或獲寶劍或獲藏鏹士有效之者見一枯骨緋袍而瘞之忍寒至三更鬼嘯於簷曰秀才會唱涼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梨園舞徒意待與秀才舞箇曲聊以報德（出蘇黃滑稽帖）

艾子有從禽之癖畜一獵犬甚能搏兎艾子每出必牽犬自隨凡獲兎必出其心肝以與之食莫不飫足故凡獲兎犬必搖尾以視艾子自喜而待其飼也一日出獵偶兎少而犬飢甚望草中二兎躍出鷹翔而擊之兎狡翻覆之際而犬已至乃誤中其鷹斃焉而兎已走矣艾子忽遽將死鷹在手歎恨之次犬亦如前搖尾而自喜顧艾子以待食艾子乃顧犬而罵曰這畜生猶自道我是哩 出艾子雜言

皮日休戲題螃蟹云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橫行蓋有所指也 出文藪

偏橋胡氏子六七歲因升高為戲墜拘其項稍長竟不能伸朱守貞者同里也一日相見戲挈其頭有聲戛然置地則死矣朱懼潛避胡氏子少項復甦頭項于是端直家人驚喜問其故尋朱謝之 出餘冬稿

杜林伯山時稱通儒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出東觀記

輸吳為傭保有二美女一曰夷光一曰脩明以貢吳吳處以椒華之宮以細珠為簾朝下簾日夕捲待月二人靚粧於簾幌之內窺者無不動其心竟皆謂神人目若雙鸞在輕霧色若綠水映秋渠王乃玩惑忘於政事越兵入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見二人在樹下皆云神女望而不侵 出王子年拾遺記

元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冠衣謂之只孫今儀從所服團花是也與輟耕錄所載製式不同

嘉靖癸未武當山一道士附舟適武昌舟人知
其挾邪術也求試之道士命支解同舟一人
以藥爛煑唉舟子曰扣其腹中倏作聲即以
冷熱水苦之激其能言言禍福輙奇應乃教
之曰汝真武第四子也有叩者當以此應腹
中應曰諾道士別去舟人欲載往江南取利
腹中不許謂利在京師吾當往耳比至值衛
校腹中即呌䝞稱寃繫至錦衣備陳其狀戍
獄踰年遍訪道士未獲也（出近峯聞畧）

海棠花欲鮮而盛於冬至日早以糟水澆之（出瑣碎錄）

羅公遠多秘術最善隱形玄宗雖得傳授而不能
盡其要每與公遠同為之則隱沒人不能知
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幞頭每被宮人知上
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榨木下壓殺
而埋棄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
於路乘騾而咲謂使者曰上之為戲一何虐
耶（出開天傳信記）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置產吝不與直
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
奇貨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旁
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
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出朱或可談）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心不誠
而能為善者也（出晁氏客語）

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座至市
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及市
罷不得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吾寧信度無自
信也（出韓子）

靖康間京城破有賈舍人者甚儒雅無金帛子
女之累嘗題一絕于壁云愁見干戈起四溟
恨無才術濟生靈不如痛飲中山酒直到太

平方始醒 出陶朱新錄

于司馬譏一日與俞司冠士悅偕其僚佐會坐司冠侍郎戲司馬侍郎曰于公為大司馬公非少司驢乎司馬侍郎即應之曰俞公為大司冠公則少司賊也舉坐為之絕倒 出閒中今古

有僧問楊狀元慎曰蚯蚓截為兩段首尾皆動佛性在首在尾楊曰薪盡火傳灰燼猶熱桴停鼓歇音響猶轟 出丹鉛續錄

唐書編氓有鴈戶謂流民也

三茅真君曰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是洞庭人頭中空虛是洞房 出茅山志

政和間北使謝柑實表云聘禮式陳祝帝齡於紫闕宸恩特異錫仙宴於公鄉方厥包來貢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寒雲色盈盤浥洞庭之餘潤棒里豈遑於遺毋楓庭切顧於獻君此夷狄四六之工者 出蕉窗曝背隨記

東坡嘗與劉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當以何對景文答俗諺云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首肯之陳善云不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亦俗諺也 出捫蝨新話

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智也其勢然也 出韓詩外傳

隋侯白好俳諧楊素與牛弘退朝白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輩為牛羊下來耶 出續世說新語

林屋山人俞琰戒燒丹詩云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更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些養自身 出席上腐談

錢塘凌彥翀見人兄弟析居者作沁園春以嘲之詞云樹上淩霄堂前紫荊秋來尚芳棠牝

雞晨語鸛鴒憔悴妖狐晝嘯鴻鴈分行仁智非周憂喜非舜一旦天倫忽遂亡如何好望松楸感泣桑梓悲傷古今禍起專房總一國猶然況一鄉家有婦人豈無長舌世無男子豈有剛腸樹大分枝瓜熟蒂落此語應非是義方耶書此要垂鑑戒不在文章出䢵里子筆談

宋諫議大夫曾致堯當眞宗時上疏有云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此言雖過亦必有激而然出宋史

錢唐羅貫中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等事姦盜脫騙機械甚詳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出田汝成委巷叢談

丘機山松江人以滑稽聞遨遊江海間嘗至福州識其秀才不識字衆怒無以難之一日措思一對欲令辭屈題曰五行金木水火土丘應聲曰四位公侯伯子男其敏捷類如此出輟耕錄

陳衆仲題樂全堂詩有能守不成三尼戒之句人多不知所出按史記龜筴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蓋忌盈也

呑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出劉向談叢去山弗捿虎喪其威瓜牙弗具失其為虎出宋景公筆記

梁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言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出梁書

常熟縣民朱二夜宿田塍守稻有女子從外來連三四夕寢眠體冷如冰知其非人徧村落測之了無蹤跡密以布被縫作袋欲貯之於中女已知之是夜至舍外悲泣朱問故女曰汝設意不善我不復來矣朱曰恐此間風雨

凍汝故欲與同卧其中無他意也乃入宿袋中過夜半朱詐言内逼遂起負袋於肩以行女號呼求出朱不應始時甚重俄漸輕到家舉火視之已化爲杉板取斧碎之流血不止竟不知何祟也（出夷堅志）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之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往往類此（出鶴林玉露）

一士人盡掊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入京求利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十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張文潛每舉以告人聞者絶倒（出拊掌録）

余靖尚書使虜爲胡詩契丹愛之詩曰夜筵設羅（侈盛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勒（厚重也）微臣雅魯（拜舞也）祝若統（福祐也）聖壽鐵擺（嵩高也）俱可忒（無極也）虜大喜舉杯觴之（出詩史）

東陽陳同甫嘗與客言有一士隣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隣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語子如期而往告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今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胡盧而退（出詹曝偶談）

代國之日舒以長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而促

其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
長（出劉向說苑）
溫風細雨清露暖日微雲沃壤永晝油幕朱門
甘泉醇酒珍饌新樂名倡謂之花君子狂風
猛雨赤日苦寒蜜蜂胡蝶螻蟻蚯蚓白晝青
蝇黄昏蝙蝠飛塵蠹謂之花小人閏三月五
風十雨主人多喜事婢能歌樂妻拏不倦排
當僮僕勤幹子弟韞籍正開值生日欲謝待
醉醒門僧解裁接借園亭開遊從貧處移入
富家謂之花亨泰醜婦妬與憐猥人愛與嫌
主人慳鄙和園賣與屠沽三月內霜雹賞處
着棋鬬茶盛開時債主臨門箔子遮圍露頭
跣足對酌遭權勢人乞接頭剪時和花眼正
歡賞酤酒頭戴如厠酥煎了下麥飯凋落後
苕箒掃園吏灌濕糞落在僧道院觀裏謂之
花屯難（出牡丹榮辱志）

邵眞尋人不見題其門曰日昃不復午。花落難
歸樹。人生能幾何。莫厭相逢遇。（出瀛奎律髓）
郭璞愛主人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
舍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十圍其家就
視即滅主人詣問璞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
可於東南二十里外賣之勿爭價妖可滅主
人從之璞陰使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井中
赤人一一皆反縛自投井主人悅璞乃携此
婢而去（出白孔六帖）
西域智湛子名昭好學有鬻異書者毋顧笥中
金歎曰何愛此不使予有異聞盡持易之（出五
行志）
吳之雍熙寺每夜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
小詞且哭且歎聞者就之輙不見其詞曰滿
目江山憶舊遊。汀花汀草弄春柔。長亭艤住
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晚雲愁。

行人莫上望東樓好事者錄其詞于壁士子慕容巖卿見之驚曰此予亡妻所作外人無知者何從得之寺僧告其故巖卿悲歎曰亡妻旅櫬嘗停于此也出法苑珠林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荅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出全唐詩話

洪武中京師有劉指揮者以疾卒妻擊鼓自陳無子欲 朝廷給養 太祖曰汝夫死時年若干對曰年五十又問曰汝夫以百戰得一官將以富貴遺後嗣耳而不蓄妾豈非以汝之悍耶朕本欲斬汝第念汝夫之勞著光祿寺給與漆碗木杖日令乞丐功臣之家以為妬婦者戒出都公譚纂

李泌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國忠訴於明皇明皇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為譏朕可乎出鄴侯家傳

王維居輞川宅宇旣廣山林亦遠而雅好清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箒而有時不給出洛陽要紀

六朝詩不可不熟讀如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煆煉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出許彥周詩話

石湖楞伽山下貧女名伴娘者不知何許人乞食為活往来山中歷年雖久顏髮不變插花謳歌夜則宿古墓中虵虺寒暑皆不畏時有吳人何從者與鄭道士遊山中適遇之問其姓則曰無姓問其年則曰天長地久有甚數目其時甚寒問其何不畏寒却指松木荅曰草木與人天地之所生養木尚能過何不會此於是何從者敬進曰特來問道願慈悲開

示女曰汝不能慈悲如何却教我慈悲汝若求道必歸求心從赧逡巡而退明旦復往已失所在 出姑蘇志

汲黯云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乃居上耳 出漢書

樂府名有蘇幕遮乃高昌婦人所戴帽 出河汾燕閒錄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有二妾一日謂之曰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艴然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之對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強之不已妾走避之汾執而撻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擁袂而哭哭畢視之汾已卒矣 出江淮異人錄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字見心而其髯如故 太祖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髯須何謂也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髯須表丈夫 上咲而遣之 出傳信錄

陳嶠閩人也年近六十而娶自為詩云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嶠有詩名嘗有閒居詩云小橋風月年年事爭柰陳郎老去何 出南部新書

李璋好謔嘗赴特奏恩語同試者廷唱日必不以名見呼止稱某排第耳衆皆不以為然厚與之約已而進狀云因在京師有遠族相遇譜系亦有以璋名者欲以玖易之它日殿下果唱李玖蓋排行第九也 出中吳紀聞

西域人以十二月成歲不知有閏 出硯北雜志

正德庚辰閩人劉世揚以會試入京夢有神告之曰今年狀元名國裳劉明日即取以易已字後劉舉進士而狀元乃舒芬字國裳也事有定數鬼神固先知之耳 出閩略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出唐門隱書 好面譽人者亦好背毀之 出莊子

謝疊山名枋得 枋音柄 讀為訪聲者非 出宋史

蘇秦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則能分天皇之地秦於是說鬼谷先生先生為之泣沾襟 出王充論衡

趙孝兄弟怡怡鄉黨歸德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為賊所得孝詣賊曰禮羸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 出東觀漢記

搜神記載永嘉中有天竺胡僧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正德庚辰有金陵張聾子者來予家能以舌出血言人禍福延之入室問以嫡親人年紀計共一百五十有三張乃取利刃自割其舌如人年數血流滿口淋漓污地遂吐入水碗覆以蔴布倒控于卓水亦不泄令人隨意問之能於碗中作人言禍福無不響應啓口視之畧無傷痕竟不知何術也

宋元君將畫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受揖不立因之舍君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而羸君曰可矣是真畫也 出莊子

潁川李仲甫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 出列仙傳

甄后九歲喜書或非之后曰古賢女皆覽前世成敗不知書何由見之 出魏志

漢武所幸李夫人死念之不置齊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幄而令居他帳遙見好女如夫人之狀不得就視愈悲感作詩云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來遲 抱朴子與前漢書所載皆

同史記不曰李夫人而曰王夫人拾遺記不曰齊少翁而曰李少君

張士誠據姑蘇日開賓賢館延納諸名士慕楊廉夫名欲致之不可得聞其往來崑山顧阿瑛家潛令人伺於道中強要之既至適元主遣使以上尊酒賜士誠士誠設宴以饗使者廉夫與焉即席賦詩云江南處處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甚慚既而廉夫辭去士誠亦不復留也 出濯纓亭筆記

童貫既敗籍其家貲得劑成理中丸幾千觔他物稱是此又甚於胡椒八百斛者矣 出却掃編

歐陽公詩云杜彬琵琶皮作絃曾虎臣能改齋湯錄云彈琵琶妙在指撥硬杜彬琵琶如彈皮絃然若絲絃則斷矣所以喻其妙也即四絃一聲如裂帛之意頗為造理酉陽雜俎載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撥彈之不能成聲則是真有皮絃矣或謂古琵琶用鵾雞肋作絃 出儼山詩話

魏知古年七十卒於工部尚書夫人蘇氏不哭含訖舉聲一慟而絕同日合葬 出南部新書

畢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軒凡所服用皆上古壙中之物玉如含蟬是也 出硯北雜志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技其所謂媚兒者善歌舞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特所鍾愛令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而去影搖千尺二句乃用石曼卿詩也 出遯齋閒覽

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蒔花木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艷麗下飲于庭邀生同坐甚款洽將別出小碧箋題詩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

鶯啼斷綠揚枝題畢不見（出侯鯖錄）

吕惠卿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黚用芫荽洗之當去公曰吾面黑實非黚也吕曰芫荽亦能去黑公咲曰天生黑於予芫荽其如予何（出東軒筆錄）

梁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人稱為水淫（出因話錄）

小人出事剥竊入事熏脩是攘雞賽神攫金拉佛神佛其擾我乎（出獸醌集）

有七尺之軀手足髮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者謂之禽獸而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踈矣（出列子）

成化丙午冬先府君會試北上有送至京口者與之奕隣船聞奕聲遣吏問為誰家人以姓字對延接甚懇府君因過訪之樓船簫鼓尊匜文博之具靡不載主人乃巨公也叩以爵里不荅遂相與論奕久而飢甚携酒有就之三鼓而别巨公曰明日且留小酌府君固辭巨公曰若果行於君不利府君恠而許之次日赴宴水陸畢陳遠方珍異有不可得而名者殆非人間物也飲閒呼吏捲簾看江颶風陡作濁浪排空舟覆没者無數須臾而定巨公曰昨所謂不利者此也府君敬謝之復與奕夜分乃散巨公曰從此别明晨觧維同發我舟未半江而樓船已過兩山之間矣忽見船上紅旗摇曳金書先鋒二大字照耀初日府君驚怖遥拜而目送之帆去如飛隱約而滅不詳為何神也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

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咲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為多也（出硯北雜志及中吳紀聞）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廊廟之榱非一木之枝也王法非一士之知也

村俗娶婦之夕有秀才曹吏醫人巫者同集行令各取本藝聯句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立醫云藥有温涼寒燥濕秀才云夜深娘子巧梳粧巫者云太上老君急急急（出事文類聚）

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門闌（出棋談）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粗疎恐為秀才咲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椀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擘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眙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出涑水記聞）

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啑血所盟各異其於信一也彈骨者置酒于人頭骨中飲以相誓也（出淮南子）

今古鈎玄二十一卷　計九十九事

瑯琊諸茂卿輯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筆晝營園田夜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故所寫皆反覆有字人罕能讀

闞敞為郡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患死惟有孫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闞敞及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耳今乃過多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疾困謬言爾郎君無疑遂泣謝而受之出汝南先賢傳

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出鹽鐵論

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出世說

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挼其匕首起曰今將是矣王變色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出劉向說苑

錢希白戒子孫毋勸人陰事賢者為恩不賢者為怨出歸田錄

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人相之休咎盡於是矣出高齋漫錄

開元中有儒士登終南山得句云野迥雲根潤山高樹影長私心自負吟諷之際忽聞空中語曰未若天河雖有浪月桂不聞香儒士不勝喜以為已有歸詩於僧智潛掩鼻咲曰臭氣可掬何足多也時人號為鑒文大師出零陵總記

公羊傳眹晉大夫使與公盟注謂以目通旨曰眹即今俗語所謂眼色也史記項梁將殺會稽守殷通詐召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斬守眴義與眹同又楚詞曰滿堂兮美人獨與予兮目成樂府子夜歌云賣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獨酌謡云眼語送杯嬌五代史韓建傳云天子與宮人眼語皆此意也

王中郎以圍碁為坐隱支道林以碁為手談 出裴氏語林

劉表冢在高平郡表之子琮收四方珎香數十斛着棺中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郡人發其墓表白如生香聞數十里 出從征記

婁師德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出孔氏六帖

君子之德有張有弛不常矜莊故有戲謔之耳 出鄭玄詩箋

晉靈公飲趙盾酒欲殺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扶之而下 出三十國春秋

高帝令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為方孝孺言之須臾酣寢方候夜深未醒明恐誤事即為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吾死矣方問何故宋曰 上命作頌醉誤不為今何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叚為遂懷之入朝 上迎問濂頌何在宋出進之 上讀之曰非學士筆也宋叩首謝臣實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生方某代為之 上曰此當勝先生即召試一論五策立成 上覽訖復謂宋曰眞實過汝命賜緋袍腰帶猶平巾今禮部宴大宗

伯陪之隨使覘焉方坐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因俾為蜀王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遺汝今寄在蜀其人則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出野記）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幝衣諸君何為入我幝中（出晉紀）

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得遍五年風月詠將殘可謂極宦遊之適矣其在蘇夜游虎丘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夜汎太湖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又自太湖寄元稹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在湖心汎月雖白公風格高邁好事不窘束亦當時法網太疎不以為怪古今時異事異有如此者（出姑蘇志）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出東軒筆錄）

婦人頭髮為膏沐所粘者謂之脂按考工記弓人注云脂亦粘也音職則髮脂之脂當用此字

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曰富貴不仁理難同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諸君同力賑之

元時官吏貪酷天下皆然而蘇杭尤甚豪強則肆為兼併侵侮畸零時有靈隱寺富僧舉貸于人而人負之者凡數十輩僧具狀于縣負者患之乃行賂于譯吏頃之達魯花赤審狀顧問譯吏曰是僧云何譯吏曰是僧自陳功德圓滿告乞坐化達魯花赤曰善扎善扎判

狀如所請僧竟不知也意以為准行矣趨出縣門則衆負者扶掖登輿以幡幢迎至郊外積薪數丈擁縛于上縱火焚之刑政如此安得不亂（出西湖游覽志）

魏王思為大司徒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怒自起逐不能散還取筆擲地踏壞之（出魏略）

杞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又有憂彼之憂者曉之曰天積氣耳無處無氣柰何而崩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也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正復使墜亦不能中傷于人（出列子）

六月暴雨為涷雨（出爾雅）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出離騷）大雨為濯枝雨（出風土記）

王褒母性畏雷及母死每雷震輙就墓側啓曰褒在此褒在此（出晉陽秋）

聶夷中公子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有三百篇之旨（出北夢瑣言）

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跡過其父一聞此語終身不書（出南部新書）

趙清獻公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閒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閽者不為通士人曰叅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閽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直錢閽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分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時人傳以為咲（出捫掌錄）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城中窘迫劉乘月登樓清

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起圍奔走出世說新語

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為軍隊長三鼓宮女皆掩口而咲遂斬之以正軍法出史記

河東賈弼之義熈中為瑯琊府条軍夜夢有一人肥面多鬚大鼻瞯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取鏡自照方知恠異因還家家人盡驚避後能半面咲兩手足口各執一筆俱書詞意皆美此其異也出幽明錄

正德庚午金大和樓中召仙降筆云是李謫仙至王墨池渙文偶懷一蠶繭戲出索詩遂題曰一窩春意自温純巧奪天工物象靈抽吐經綸三萬丈纏綿家國八千齡始終有跡機雲錦端緒無窮補衮針保障繭絲君自識天花亂墜西回文又書跋語云予在洞天深處庭大和請特渙文在坐出蚕繭索詠茍率書此若夫運繅收歛吾子自勤杼軸時五年四月望後二日詩成滿坐吐舌出墨池浪語

陳太常師召莆田人性誠篤如愚初在翰林時考績當詣吏部而誤入戶部坐司務廳頃之司官至莫曉其故亦不敢問良久人漸集師召問曰諸公皆考滿乎衆知其誤曰此戶部也大咲而出出瑯嬛亭筆記

承平時有蝦子和尚好食活蝦乞于市得錢則買蝦貯之袖中且行且食或隨其所往審視之遇水則出哇蝦皆游躍而去後不知所終出中吳紀聞

朱攄仕江南為縣令甚疎逸有詩云好是晚來香雨裏擔簦親送綺羅人李璟聞之處以閒曹又有僧庭實獻詩云吟中雙鬢改笑裡一

生貧璟云詩以言志終是寒薄以束帛遣之出詩史

鄭雲叟為詩皆祛淫靡迥絶塵躅如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詠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着花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傷時云帆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蹈破亂山青浮名浮利過於酒

醉得人心死不醒又似鶴如雲一箇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富貴人又招友人遊春云難把長繩繫日烏芳時偷取醉工夫任堆金璧摩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出全唐詩話

光逸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遇寒雨沾濕凍還適令不在遂解衣入令被中令還怒將加刑逸曰若不暫溫必凍死豈惜一被而殺一人令奇而釋之出白孔六帖

佛經有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艾子喟然歎曰佛仁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念者曰今為汝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俱沒事出艾子

桃符之名其說不一歲時記云桃者五行之精

壓伏邪氣制百鬼本草云梟桃在樹不落者謂鬼髑髏殺百鬼千葉紅桃者尤佳風俗通義曰黄帝時有兄弟二人荼與鬱用度朔山桃樹以制百鬼山海經曰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有鬼門萬鬼出入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黄帝象之立桃板于戶淮南子曰羿死于桃棓注云棓大杖以擊殺羿由是鬼畏桃莊子曰插桃枝於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於經傳者如此未知孰是

許允之婦奇醜交禮之後竟不復入房許問曰婦有四德卿有幾荅曰新婦所乏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相敬重出郭子

王丞相好諧謔一日論沙門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云投下云脚豈不的對王大咲出劉貢父詩話

嵇康與山濤絶交書云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説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揚州士人陳君佐善滑稽 太祖甚愛之日給米一升 上一日令君佐説一箇字咲話對曰容臣一日 上允之君佐出尋瞽人善詞話者十數輩詐傳 上命明日諸瞽皆集背負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見 上大唱曰拜諸瞽倉惶下拜多墮水者 上不覺大咲

上嘗令人押君佐投江意實戲之君佐至江濱濡其衣以歸 上曰何以不溺君佐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 上曰屈原何言君佐曰屈原云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明君且莫来 上一咲而釋之出都公譚纂

財猶賦也近則汙人豪傑之士耻言之出管子

齊宣王時有人鬭死于道齊義二子立其旁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問弟弟曰我殺之朞年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少者吏曰少者人之所愛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如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出列女傳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貯于船中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出吳書

嵇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黑單衣草帶嵇熟視之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出語林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出列子 曾子傍山而吟山鳥下翔出鹽鐵論

郭舍人謂東方朔曰願問一事朔得臣願搒百朔窮臣當賜帛問曰客從東方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游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拒拒死者攘攘格鬬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為掌指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詞窮當復脫褌出東方朔傳

蘇五奴妻善歌舞亦姿色有邀之者五奴人牛隨之前人欲其速醉以通其妻多勸之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喫餅亦醉不須勸酒出崔令欽教坊記

王昂作狀元始婚禮夕婦家立需催粧詞昂走筆賦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微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污天真嬿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画章臺春色出陶朱新錄

岳武穆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又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俱工 出古杭雜記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犒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 出幕府燕閒錄

女子之笄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云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

姜楚公嘗遊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盃整鬟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曰勿六指乎乃牽強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焉 出酉陽雜俎

蘇子美王勝之輩結會姻飲作為傲歌有云欹倒太極遺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吁是何言歟詩人之狂乃至此哉 出龍江夢餘錄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出鹿門隱書

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惟易不能達凡數四每有之舟輒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不達 出蔗園雜記

袁隗妻馬融女有才辯隗謂曰弟先兄娶世以為哂今處姊妹道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有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隗大哂之 出後漢書

則天朝大禁屠殺婁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師德問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他日進鱠又問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 出御史臺記

蜀遺鄧芝送張裔於吳孫權問曰蜀卓氏寡女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

以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微笑而色
怍出三國志

唐李伯珍與醫帖云白金一鋌奉納以佮橘黄
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枇杷黄醫
者杜橘子黄醫者藏乃知時使然耳

河間王孝恭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
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沒後子
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其亦遠者
歟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
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爾何須事
華常恠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
宛其死矣定是誰室出事文類聚

姚峴滑稽姚南仲廉察陝郊峴以宗從禮見之
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
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出因話錄

山谷云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
也

白樂天偶眠詩云放杯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
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與展
青氊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出長慶集

唐武帝召王傑射起問曰朕近見二字一丏一
穷莫能詳也特詢於卿王對曰臣於三教經
典竊嘗遍覽向者二字群書未之見也未審
天顏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illegible][illegible]二字經百
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於飛兔騕褭于今
靡有詳之者也上咲曰知卿夙儒學綜朝野
偶為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而得之遂賜金
綵出雲溪友議

滇人郭文號舟屋所為詩有唐風如竹枝詞云
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雞那解五更鳴儂家夫
婿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鷄太華
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

來信佳句也出升菴詩話

廣中及番禺諸郡以鷄毛作筆可細書邕之南酋豪以鵝毛熟之編衲為被其温軟不下綿絮也出北戶錄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在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鬻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糗粮何以為食對曰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將返長沙駐舟于黃鶴樓下旁有鹾賈韋生者乘巨舟亦抵湘潭其夜與隣舟告别飲酒韋有女居于舟之柁樓隣舟女亦來訪别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隣舟女喜筆札因覩韋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吟哦良久然莫曉誰人作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同宿洞庭之畔見韋氏於水窻中垂釣德璘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云纖手垂鉤對水窻紅蕖秋色豔長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強以紅綃惹其鉤女因收得吟諷久之即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耻無所報遂以鉤絲投夜來隣舟女所書紅牋德璘謂女所製疑思喜暢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韋氏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沒于洞庭矣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不已為弔江姝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洞

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酹而投之精貫神祇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問誰是鄭生所愛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見臂上紅綃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明宰況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携韋氏送鄭生韋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趨而無所礙覩一大池遂為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而益恨忽有物觸舟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繡似是人物驚而拯之乃韋氏也繫臂紅綃尚在良久女甦乃曰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為室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得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氏曰向者府君言是吾邑明宰洞庭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及至邑使人迎韋氏舟至洞庭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五人而迎之內一老叟若不為意韋氏怒而唾之叟曰我活爾命不以為德反怒耶韋氏悟拜進酒果叟以筆大書韋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為報珍重長沙鄭德璘叟去俄而舟達湖岸德璘詳詩意方悟府君乃昔日鬻菱芡老叟耳歲餘有秀才崔希周以詩卷投謁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即韋氏所投紅牋詩也恠而詰之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時未寢有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作詩諷之德璘歎曰命也後更不敢越洞庭官至刺史出說淵鄭德璘傳

王敦尚舞陽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

鼻王謂厠上亦下菓遂食至盡既出婢擎金澡盆盛水琉璃盌盛澡豆因傾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口而咲出世說新語

韓昌黎送窮文有縛草為船之語今人祭鬼祟則作草船設祭物於上而送之無乃倣乎此耶

晉蔡道明過江見蟛蜞以為蟹而食之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傳子翼亦云比蟛蜞差大而毛毒不可食今江邉處處有之松江人取為常食江陰左琢至名其蟄為鸞哥嘴取以下麵絶不聞有毒不知道明何為而幾死子翼何據而稱其毒也

西王母獻桃於武帝云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年熟王母指東方朔曰仙桃三熟此兒已三偷得此桃帝曰嘗聞鼻下長一寸是百年人方朔咲曰彭祖壽八百鼻下合長八寸耳出漢武故事

今人呼墓前地為明堂唐世嘗詔改為券臺出硯北雜志

元時後宮有喪葬沙漠不封不樹以萬馬平其地春草生雖守衛者亦忘之矣當葬時例殺一駝駒瘞墓駝母叫號不已次年墓祭乘駝而往直至其所駝以前足蹶沙長號掘之即有泉出獸之稟性各有能也出冀越集

後魏高祖之子名恂愉悅懌崔光之子名勵勗勖勉高祖曰朕兒旁有心卿兒旁有力荅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出北史

莊子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其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陳蕃家貧不好掃室客恠之曰可一掃乎蕃曰大丈夫當為國掃除天下豈徒室中乎出後漢書

江右聶大年教授杭時有二僧爭住院子先生招二僧飲之贈以詩云蕭蕭落日下荒基古殿淒涼白塔低燕子不知身是客秋來猶戀舊巢泥二僧慚而退 出石田雜記

何隨家養竹人盜其筍隨行遇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徒步而歸 出華陽國志

闞澤好學居貧常從人傭書寫寫畢誦亦遍 出吳志

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莽而出逕至喪所以頭擊柩出血俯仰屈曲若哀泣之狀有頃而去 出搜神記

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出晉書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詬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 出歸田錄

食桃訖入水浴令人患淋 出修真秘旨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婭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因題詩于壁云公子乘閑卧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床之選 出青瑣高議

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之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人為貴而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男為貴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已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又何憂焉 出列子

杭州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梨花春 出白氏六帖

江南自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番風候謂之花信風徐師川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出東皐雜録）

馬周初入京逆旅數公子飲酒不顧周周乃呼斗酒濯足衆異之（出異苑）

王導枕周顗膝指顗腹曰卿此中何所有荅曰此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後王敦反導以百口相托顗陰護之及敦殺顗導不為救後檢中書見顗救導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出晉書）

二月朔為中和節民間以青布盛百穀種相遺問謂之獻生子（出歲時記）二月辰日宜種瓜山谷詩云夏栽酔竹餘千箇春糞辰瓜滿百區（出齊民要術）

衣服稱德修則生慢（出柳公綽太醫箴）

洛陽獻並蔕迎輦花煬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為絶句云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出隋朝遺事）

有人常茹蔬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出啓顔録）

虞松方春時嘗謂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卧酒不可過時（出曲江春宴録）

李匡遠性急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嘗聞箠撻之聲則躍然喜曰此一部肉鼓吹（出國史補）

今古鈎玄二十二卷　九事

今古鉤玄二十三卷

瑯琊諸茂卿輯

洪武中紹興宋侍郎者嘗侍　上燕語　上曰汝有子讀書乎誰為之師者宋曰臣妻弟某来謁臣留於家以教臣子　上曰可令見朕明日宋與其人俱入見　上問曰汝作字師誰荅曰學智永　上曰何故學和尚字汝能詩乎宜為朕賦一詩某請題　上曰任汝意為之某應聲曰臣本山中一布衣偶依親舊住京畿丹心冉冉如雲氣常繞黄金闕下飛　上曰汝欲依朕耶即日拜刑部主事　國初用人如此 出灌纓亭筆記

三蘇自蜀来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於朝自是名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荅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間人果有看三遍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出高齋漫錄

王澄謂胡毋輔之云彥國吐嘉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 出晉書

淮南萬畢術曰理髪竈前婦安其家又曰用麻子仁桐葉米汁煑之沐二十日髪長 出藝文類聚

東方朔傲弄公卿無所為武帝嘗問朔曰先生以朕為何如主朔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喻當世臣伏覩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譬若以召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卞莊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使外國顔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産為郡守王子慶忌

為期門帝乃大笑 出漢書

孟嘗君曰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出劉向談叢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為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為疑塚道旁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来歸貲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買國豈勝言憑君莫咲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出鶴林玉露

安說善琴楊收曰五絃外其二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乎說即以黃鍾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少商武絃也文世安得武聲說大驚 出摭譚

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裂其布而破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 出晏子春秋

李安義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荅曰牛不出頭耳 出歷齋閑覽

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為之式

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出韓非子）

燕處文梁壘深雖暖鳩棲弱蔕巢折身危是以蕭曹得其托勳成烈就慶衍後人且增失其托義破忠殘餒貽先世然則劉季豪傑之文梁項羽英雄之弱蔕也（出猷醜集）

龐安常善醫而聵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咲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乎安常為之解頤（出志林）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因酒星於天獄焚醉詰於秦坑（出摭言）

蜀宗預為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出蜀志）

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武后幸上苑有所謀也許之尋疑有異圖先遣使宣詔曰明朝游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淩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異或謂后之詩文皆元萬頃崔融輩代為之（出全唐詩話）

正統間有丐者奉其父母居蘇之南倉橋礱鋪中時父母俱以疾廢丐者辰出而午歸未出而再歸躬自炊爨魚肉皆市中所得精美者暮置酒跪拜於前喧歌以進必父母歡醉而後已市人皆賢丐者而樂施之（出都公譚纂）

孫權以鄭泉為郎中嘗言卿好於衆面諫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宴權乃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咲曰卿言不畏龍鱗何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無憂至此當出閤感恩威靈不能不顧耳（出江表傳）

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母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返 出列女傳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為一品不置姬侍好賓客宅後圃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言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為恨卒無嗣 出聞見錄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劉悛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賞翫咨嗟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出世說

東坡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薦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客或曰使龍團能言便當稱屈 出春渚紀聞

驕溢者寡忠口惠者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出韓詩外傳

賈黃中為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報府畿有蝗蟲盧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蟲賈曰亦聞不傷稼但盧多損耳乃相與大笑 出文酒清話

竇玄狀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書別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出後漢書

崔涯張祜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措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囱耳似鐺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遂往見二子再拜請曰端

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黄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詑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出雲溪友議

孟嘗君五月五日生其父靖郭君曰五月子長至戶則害父孟嘗君曰人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 出史記

孫登魏末處邛北山中以石室為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造焉適見苫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之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嘲嘈長嘯與鼓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逌爾而咲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出晉陽秋

秉據嘲沙門于法龍曰今大晉弘廣天下為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滄浪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夫婦之匹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法龍無以對 出文士傳

帝應物性高潔所居焚香掃地而坐 出唐語林

王仲宣與人共行讀道旁碑背而誦之不失一字又觀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蓋之以帊更以他局布之乃相較不失一路 出晉抄

張玄之顧敷俱顧中和外孫和常謂顧勝於張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涅槃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彼親故泣彼疎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出異地志

皇甫湜曰近風教偷薄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虔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 出白孔六帖

梅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一病也如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説者云患肝臟熱腎臟虛也又詠詩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而説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人皆以為笑（出六一居士詩話）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氏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必有驗侯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將于子悅率武士四人往候之謂之曰彼若知殺當勿害不知則絡捉之子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火燎逆謂子悅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輙殺子悅作禮拜云不敢馳報景景拜謝之景後因宴召通通取肉揾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太鹹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屍于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羮食皆盡（出神僧傳）

吳興丘大祐以詩名鄭士英有白紙摺疊扇剪梅一枝置夾面中煕之儼然可見題咏殆遍未有臻其妙者一日大祐偶過士英出扇索題遽呼筆硯書曰露下星河月上遲梨花雲裏夢醒時水晶簾在瓊樓上惆悵何由會玉肌當時號為絶唱（出閒中今古）

魏光乘好題目人姚元之長大行且速謂之趂蛇鸛鶴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烟熏木根楊仲嗣躁急謂之熱鏊上胡孫（出朝野僉載）

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焉當時築城者奏欲去之　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留以把門遂得不毀　太祖一夕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孝婦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胡盧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

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瘞乎婦人
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王之
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
司往視之則黄土一坏草木森欝及掘地數
尺見其誌則晉卞壼所葬也面色如生兩手
皆握其指甲長六七寸　太祖以其忠臣也
仍命掩之立廟春秋祀之 出傳信錄

晉王濛嗜茶過其家者人謂其遭水厄

魏季崇家富而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李元
祐曰季令公一食十八種謂二九十八也 出世說

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
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常有二十七種
謂三九也衆為之啓齒 出齊書

五代馮瀛王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
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欲諱之乃曰不敢
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出易齋笑林

張湛矜莊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人或謂湛
為詐湛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
不亦可乎 出雜記

太傅謝安賞袁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
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
之執手將别顧左右取一扇以贈之宏應聲
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稱歎 出續晉陽秋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為王陳大
鵬九萬里釣連鼇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鼇吾
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
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于渤
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群翔于水上東里
遽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深纔及東
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巾以囊
焉左伯怒相與鬬之久不已東里之母乃拽

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𡾊之誤中東里之毋一目睞焉毋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山中斷而所彈之石乃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鉉人宜其困也 出艾子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年既高矣 上重其文禮待之一日 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綫 上低聲咲曰我道是文天祥来 出野記

正德癸酉先府君尹尤溪日偶以勘事出郭過所謂黒松嶺者萬木樛結障蔽天日二里許既踰嶺陰風乍起黒霧漫空從者曰瘴也時方發夏褐以重裘令閉目掩口而坐頃而瘴退行溪岸間見一白蝦蟆府君異之命從者捕追逐不可得至沙而没識其處以告府君令掘之入土三尺得一蝦蟆取而視之乃石也形質與吳中蝦蟆無異渾成胚胎全無斧鑿痕以歸貯之水盆吐沫不已府君恐乘水失去藏諸笥中每遇佳客必出以示之後貽伯兄華一夕亡去不知所在

寒食蹋踘鞦韆黄帝所造或云起於戰國時乃兵勢也裴說寒食詩云畫毬輕蹴壺中地絲索高飛掌上身 出劉向別録

梁何敬容為尚書令淺於學術拙於草隸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見而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悟竟不答 出石林燕語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出禮記

李忠臣嘗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龍耳小驢耳大臣耳雖大

乃驢爾上悅其言出世說新語

党太尉進画真大怒詰画師云我往時見画大蟲猶用金箔點眼我位至太尉富貴無比豈不消得一對金眼睛出類說

時苗為壽春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怒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寘之墻下旦夕射之出澠水燕談

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出荀子

呂蒙正有詩云挑盡寒燈夢不成有客舉以示胡旦胡哂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明年中甲科寄聲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及第輸君一籌耳次榜果中首選出歐陽公詩話

物之儻来寄也寄之其来不可禦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出莊子

前漢有浪子者家貲萬金而自少不從父語每事必反之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倒言葬我著渚下石磧間浪子曰我由来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遂為水所壞出太平御覽

邵康節過友家晝臥見其枕屏有画小兒者題詩其上云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出擊壤集

嘗有人舉令云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李耳以李樹為姓生而知之又有以重文為令者曰火炎崑岡乃有以土圭測景酬之皆可謂精切者矣白樂天所謂閒微雅令窮經史是也出蔡寬夫詩話

王魯為當塗宰黷貨為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者魯為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出開元遺事

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書簏出談苑

專諸與人鬭怒有萬人氣妻一呼即還子胥問之對曰屈于一人之下（出吳越春秋）

五代漢臣蘇逢吉高祖生日遣逢吉䟽理獄因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獄不論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出五代史）

夔峽道中嘗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為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和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輒和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曰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莫不咲之（出竹坡詩話）

有人失妻求管輅卜之令明旦於東陽城門候擔豚人牽與共鬭其豚走逸即共追之明旦往悉如其言逐之豚入舍突破主人甕其婦從甕中出（出纂異錄）

梁亮家于崑山駟馬橋下業漁嘗見一白鼠入穴得書一卷讀之有悟車塘張氏世稱為神亮往候焉適張出因擲一索於其家家人見蛇入卧内奔告張張知其亮也追而飲之亮使視蛇乃索也提刑吳潛舟次江方飲亮携籃步水上入潛舟潛怡問之亮曰欲假公筯中白金酒罌耳潛見其裸且籃小意不能藏遂出於亮即納罌於籃而去翌旦於駟馬橋上碎而分諸貧者潛以為妖急追逮至官謂亮曰能去此否亮因注水於盆剪紙為魚游躍水中忽飛達庭下攫其魚而上衆皆仰視竟失亮所（出姑蘇志）

狀元曾棨善飲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纔得一武弁猶恐不勝　太宗令廷臣自薦曾請往　上問卿量幾何對曰且無論量當陪過此虜　上喜令往三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曾奕然復命　上咲曰無論文學只此酒量豈不為大明狀

元爭錫以内醞甚厚出野記

唐戴至德爲尚書右僕射劉仁軌爲左僕射人有詐仁軌者優容之至德必詰究本末而後行時號仁軌爲解事僕射嘗吏日聽獄有媪詣省至德已收其牒媪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非也至德咲而還之正統間周文襄忱巡撫江南適有一老卒投詞忱爲辯其是非卒詞雖屈然懷憤憤之氣逕自趨出甫及門而復返輙於案上自取所投之詞而去忱畧不爲恕衆服其有容出閒中今古

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婿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已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衩衣無害也出却掃編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出世說新語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既而以梁生芝草爲奏者車駕臨幸適久雨梅潤芝忽墜地京師有爲十七字詩者曰相公賜新第梁上生芝草因甚脫下來膠少一時傳誦以爲笑談出古今詩話

東坡和陶詩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南史劉義眞傳贊云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内宜無放殺之酷出程氏演繁露

張果嘗乘一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水噀之復成驢出續仙傳

或問神仙之說有諸明道先生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

過置之密室則難過出穆氏外書
子厭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為悲歡奴僕
視盛衰為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出樵談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出孟子說
淳熙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宴席有學
官喜諢語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
盤無處不追隨出后山詩話
嚴子陵發侯霸書使者求報子陵曰我手不能
書口授之使者嫌少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
嵇叔夜絕交書云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
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
自勉強則不能久李習之自云性頗慵懶便
一切畫斷紙作報書是昔人已厭箋牘之勞
矣固未知後來之煩苛也出愛日齋叢抄
離騷曰百年信荏苒何必苦心蒐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尚可滅
也及至火猛風起雖傾河海不能救也秦昭
王是積薪而縱火者始皇燃而方熾二世是
起風而怒也出物理論
水可乾而不可奪濕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
柔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出任子
鷹隼群飛鳳凰遠游小人成列君子深藏諺曰
脂粉雖多醜面不加膏澤雖光不可潤草出唐子
遠難知者天近難知者人出秦子
薛偉任青城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乾
元二年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
應而心頭微煖家人不敢即殮環而伺之經
二十日忽長吁起坐問曰人間幾日矣曰二
十日矣為我覷群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甚
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告群官
實欲食鱠遂皆停食而來偉曰諸公勅司戶
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

巨鯉以小者應命汝于葦中得藏携之而来方入縣也司户吏某坐門東糾曹吏某坐門西方奕棊入及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之皆然乎遍相問試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為熱所迫殆不可堪乃策杖求涼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游於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空忽有思俗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来絶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游乎旁有一魚曰願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攝當為足下圖之快然而去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来導從數十魚宣河伯

詔曰城居水游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偉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汚之域於懷清江厭巘崿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鈎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飢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鈎其餌芳香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為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鈎乎舍之而去有頃飢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鈎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幹收綸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既而張弼来尋得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弼不聽提而行罵亦不顧入縣門見官

吏弈者博者唉桃賓者大聲呼之畧無應者且泣而不顧付鱠手持刃授于几上按吾頸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省悟故命召爾諸公大驚並棄鱠終身不食儒自此乎愈官至華陽丞乃卒 出怔異錄魚眼記

李德禎當憲廟時以中書舍人供奉內閣有詔命繕寫佛經禎辭以不可其奏畧曰臣聞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上可其奏遂寢 出革野纂聞

齊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 出晏子春秋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戲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若蘭若乃胡語之復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出朱子語錄

章得象與石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諧謔嘗戲章曰昔時名画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章為之大笑 出歸田錄

宋郊以名儒進用在翰林時有譏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乃改名庠嘗移書葉道卿清臣目為同年葉戲答曰清臣宋郊榜第六人登第細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荅詩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便是當時劉更生 出大學衍義及后山詩話

京師富人劉訓梁氏開國嘗假貸以給軍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為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在前客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出唐末遺

事

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處置之後在己無關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出近思錄

唐張南史詠草詩一字句至七字止者詩云草草折宜看好滿地生催人老金殿玉階荒城古道青青千里遙悵悵三春早每逢南北別離乍逐東西傾倒一身本是山中人聊與王孫慰懷抱 出儼山詩話

唐太宗虬鬚上可掛一弓 出南部新書

唐人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耳衣即今之暖耳也 出升庵詩話

元季時南昌王氏謝氏以富力相持謝族衍而聚處王侯其燕享之日主僕皆醉乃積薪環其戶而焚之悉有其業謝氏一兒出焰隙中潛匿草莽為王所得詒為買奴乞憐王釋之使專門鑰兒漸長頗解書算善料理王愛之而配以己女與己產均撫之後兒產九子子各九孫中有名得仁者生一夔狀元及第官至工部尚書復故姓尚書後多仕者而王氏無聞焉 出近峰聞略

魚弘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大丈夫生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驚絕也 出續世說新語

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則不達學猶植也不學將落 出孫綽成敗志

今古鉤玄二十三卷 計九十七事

今古鉤玄二十四卷

瑯琊諸茂卿輯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堂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出晉紀

李傑為河南尹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涕泣不自辯但言得罪于母死甘分察其狀非不孝者再三喻其母母固請殺之李曰審然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尾其後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李尚冀其悔喻之如初婦執意彌堅時道士方在門外密令擒之問其故乃曰某與彼婦人有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遂杖其母及道士殺令以棺載母歸 出隋唐嘉話

王陽為益州刺使行部至卭棘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之道耶吏曰是叱其御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出漢書 後桓溫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 出晉書

艾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海龍王也凡龍之產兒女各與江海為婚姻然龍性甚暴小女性尤戾若更與龍為匹必無安諧欲求耐事而易制者不可得子多智故來請問姑為我謀之艾子曰王雖龍亦水族也求婿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魚多貪餌為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黿鼉其狀醜惡惟鰕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艾子曰鰕有三德一無肚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所以為王婿也王曰善 出艾子雜言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羣鶴 出臥游錄

種竹法岳州風土記文心雕龍皆以五月十三日為竹生日齊民要術則以八月八日為竹醉日亦為竹迷日俱有可疑比得之老圃云種竹無時雨過便移認取南枝莫教樹知先鋤地令鬆且濶沃以渠泥及馬糞急移竹多帶土勿蹈以足若換葉姑聽之勿遽拔去又云迎陽氣則取季冬順土氣則取雨時䖏風則去梢而縛架連數根種則易生笋此山家清事所載者如此近見 朝廷詔江南取竹移種西山皆截去枝本止留近根者三尺許以節打通至根實以濃糞上以蠟護其口植之逾年而茂此種竹之妙法也

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出淮南子

賈嘉隱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曰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歎曰此兒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徐狀胡也出劉賓客嘉話

謝艮齋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閒非閒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詞旨平易足以諭俗

宋趙雄以薦舉待命逆旅沽斗酒以碗啜之就盤中手攫猪頭肉卷餅而食勢若風雨衛士見其飲啖異人奏之孝宗亟召見奇其狀且壯其言遂自小官驟用為左史時有太守息姓者朝辭閤門吏曰官人可謂詫姓守曰春秋有息嬀漢有息夫躬非詫也雄聞其語守

對羆雄奏事上曰適有息姓者朝辭可謂訖也雄即曰春秋有息嬀漢有息夫躬非訖也上喜曰卿該愽如此後雄至相出西湖游覧志

蜀葵可以緝為布枯時燒作灰藏火火久不滅出酉陽雜俎

茄子松江人謂之落蘇蓋有所本也出食療本草

錢唐閭人紹有一劒以十大釘釘柱中用劒揮之十釘皆截隱如秤星而劒鋒無損屈之如鈎縱之復直非常鐵也出古杭雜記

陶九成輟耕録云嘗見為禽戲者畜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喻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畜蝦蟇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地上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蟇説法田汝成游覧志云有螞蟻角武者其法練細蟻黄黒二種各有大者為之將領插旗為號一鼓對壘再鼓交戰三鼓分兵四鼓偃旗歸穴矣有曰靈禽演劇者其法以蠟嘴鳥作傀儡唱戲曲以導之拜跪行立儼若人狀或使之啣旗而舞或以片紙寫字指使啣之縱横不差予嘗見以猴為戲者其悲歡動静一如人所歌衣服戳面每出自為更換又見以狗為戲者以鼠為戲者其行止一随鑼聲教令作釣水舂米等狀罔不影響雖小技殆有神術焉

裴知古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切云此人當墜馬行未半里馬驚墜地又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

夕姑有疾暴亡出震澤長語

老醫少卜之言在在皆然蓋老取其閱少取其決也出王彥輔麈史

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進曰　陛下詔蠲租天下幸甚今復稅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　上曰然未幾衡告歸省假衡無錫人去京纔近　上刻六日復朝衡七日失期　上怒曰朕不信於天下爾不信於天子遂命棄市出翦勝野聞

石勒與李陽隣居爭漚麻池日相毆擊及勒貴乃召陽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曩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出事文類聚

劉敞嘲王覿曰汝何故見責覿曰責汝直甚分文出倦游雜錄

王韶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不前又特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今賓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出閒見錄

大觀中置筭學以文宣王為師兗鄒荊三國公配享十哲從祀自昔名筭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事有可咲者如此出容齋隨筆

李泌未相時謂帝曰但得枕帝膝使司天臺奏客星犯帝座足矣朱桓還屯謂孫權曰願一捋陛下鬚無所復恨出鷄肋續編

明道先生知金華有一富人瀕死而以其少子囑於婿曰幸善撫之他日長成當使家貲中分之後子長成不從父言訴於官先生詧語之曰汝父智人也惟婿有半貲之望故汝得保全耳子悟遂中分之張詠知杭州有同前訴者張公視其父遺券曰吾家財七分當主於婿三分吾子得之公歎謂其子曰是父大能若微彼券則汝患在乳臭中矣反以其券

而析其背二公問事微有不同如此（出近峯聞畧）猫惡濕盜者得之即入于水身濕輙舐非甚乾不已以故無鳴躡者有見而逐之則必問以毛色自袖出其尾皆非本色蓋其手中常有數尾視其非者而出之雖知其盜以為他人之猫亦不問也牛嗜鹽盜者持一竿一鈎一繩竿通中行則為杖而匿鈎繩於腰間人莫疑之夜入欄手鹽以飼牛牛引舌則鈎之貫繩于竿急趨其抄牛負痛欲觸則隔竿之長欲鳴則礙鈎之利鈎者奔牛亦奔故雖數舍直一瞬耳嗟夫盜亦人耳使即此心以喻於義夫孰能禦哉一有所移而用至于是人可不思所以用者而擇焉（出桯史）

岳州民張容以販紗絹為業年近五十而少妻不登其半美而且蕩其僕李二者健壯每與私通淳熙中主僕行商過巴陵之西湖壞地荒僻旅邸絶少正當曠野長岡白晝急雨望路左有叢祠趨入小憩李四顧無人遽生兇念持大磚擊張首即悶仆連呼乞命視簷溜處浮漚起滅自料不可活因言我死僕手只靠你他時為我作主伸冤李失笑張遂死李歸紿厥妻曰主卒病死於村廟中臨終遺囑教你嫁我妻亦以遂已願從之凡三年生二子伉儷之情甚篤嘗同食值雨見水漚而笑妻問曰何笑也李曰張公甚癡被我打殺却指浮漚作證不亦可笑乎妻聞佯若不介意伺李出奔告里保捕赴官訪尋埋骸驗得實李竟伏辜（出夷堅志）

餘姚楊軾嘗寓寧波延慶寺時僧房鷄冠花盛開限魚字韻詩云絳幘昂藏錦不如臨風欲鬬又躊躕若教夜半能三唱驚起山僧打木魚（出儼山詩話）

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尹京而滕方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狹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愧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佯不視而觀其所為滕畧無懾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公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出却掃編）

宋太祖以栢為界尺謂之隔筆簡（出硯北雜志）

李太白供奉翰林嘗醉使高力士脫韡力士素貴耻之東坡所謂平生不知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嗔奇哉讀淵明傳義熈末召拜著作郎不就刺史王弘常造之稱疾不見弘每候之廬山遣其故人賷酒先於半路若邂逅然引酌池亭弘於是進謁遂窮歡宴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潛乃於座伸脚令度之逸氣偃蹇正堪與太白配之名画手更無蘇長公妙句可惜（出愛日齋叢抄）

瑞新州有鳥類青鵁而觜大常在池塘間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有蚊群出其口（謂之蚊母）廣志云蚊母翅可作扇能辟蚊（出北戶錄）

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出韓詩外傳）

周顒清貧寡欲終日食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荅曰赤米白盐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荅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出南齊書）

使人當用其所長而掐其所短則無棄才責人以其所不能是使馬代耕也強其才之所不逮是行舟於陸也（出西疇老人常言）

南史梁王蕭詧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遥聞其臭衣經婦人之手不復更着（出鷄肋編）

武夷有一狂者醉罵笄山先生劉彥冲次日修

書謝罪先生於書尾復之曰蛇本無影弓誤揺之影既無矣公又何罪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真達者之言也 出螢雪叢說

趙達吳人也善以筋籌筭無不微應吳國興亡之事並中其筭又嘗過故人之家故人曰甦無酒肉相待達乃將筋縱横擲之謂故人曰君牀頭有一器酒北壁懸一猪脚何謂無酒肉也故人咲曰知君善術故相試耳乃出酒肉以欵之 出異苑

政在大臣人走私門私門可炙君戶將閒父否毋然子無適從政產二門下乃告動 出宋景公筆記

帝王之世蠻夷率從獫狁之難周薄伐之無大患也衛霍横行匈奴漢威以振英衛提兵深入唐業是成使宋任李宗岳劉諸人即百兀术足道哉我明于石執柄也先褫魄故胡虜勢熾者非其才無敵也非中華無人也用不用也如其奇氣生佛號西方聖人能識吾周孔道哉 出空同子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能令文悲乎雍曰千秋萬歲後臺榭已壞墳墓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承瞼曰先生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 出劉向說苑

宋太祖嘗冬夜大雪幸趙普家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物也 出宋史

正德間都下有王氏者家甚富聘孫氏女爲子婦將婚子瘵疾死恐孫氏歷其聘財秘不發喪詐令媒妁請期女家覺其詐佯許之至親迎日王氏以其女僞作男子往迎婦家亦令其子僞作女子隨行成禮王氏意兩女共一

室了無他疑不意少女與少男相悦而私成
配偶矣都下民俗成婚三日婿與婦同歸父
母家孫氏遂留王氏女於家王氏方悟反受
其欺已無及矣訟于官兩家當各坐詐罪而
以孫氏之女仍歸王氏之姪一時盛傳以為
奇事云（出灌纓亭筆記）

秦檜死後值天府開浚運河人夫取泥盡堆積
府墻門第有無名氏題詩于門曰格天閣在
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
却於郿塢貯黃金咲談便欲興羅織咫尺那
知有照臨寂莫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墻
陰韓侂胄罪逐平原甲第改為寺監齋舍生
有題二絶于壁云掀天聲勢秪冰山廣厦空
餘十萬間若使早知明哲計肯將富貴博清
閒花柳依然美晚風才郎袖手去無踪不知
郿塢金多少爭似盧門席不重二詩皆用郿
塢事然權勢所歸之地古今皆然也（出白獺髓）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寡居年三
十餘無男女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家
甚富多有驢畜往來車乘不逮者輙賤其估
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
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
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
得深處一榻隣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
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
和素不飲酒亦預言咲至三更許客醉倦各
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
和展轉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若動物之
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壁下取燈
挑明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木
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噀之二物
俱行走小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

地來去數次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授與小人種之須臾生花發熟麥令小人收刈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磑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鷄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成驢矣三娘子悉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者後月餘季和自東都廻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所見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甚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之見一依前所為天明三娘子具盤置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別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之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即取己者食之方食次三娘子出送茶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立變為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發兼盡收木牛與木人子等物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嶽廟前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若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出說淵 板橋記）

郭元神空貧無食春月携兒挑野菜一日有餘

則三日不出（出叩頭錄）
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拜安國為內史起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爾宗甲肉袒謝罪卒善遇之（出風俗通義）
王子敬臥齋中視偷兒取物臥不動偷復登廚子敬曰青氊我家舊物也勿取之群盜驚走（出語林）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而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出淮南子）
學士許謹遐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只使童僕輩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出開元遺事）
白樂天每一詩成輙洗其筆（出文覽）
戴若思不拘操行途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揮其徒掠之機登岸據胡床指揮而諭之曰卿才美如此何作劫耶若思流涕投劒謝罪機遂與定交（出續晉陽秋）
李彙征客遊閩越至循州冒雨求宿或指帛氏莊居韋年八十餘杖屨迎賓每與李談詩淹留累夕次第論及李涉詩主人酷稱善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谿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為頂雪為衣泠泠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翅飛帛復吟曰因韓為趙兩遊秦十月冰霜渡孟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予也是何人又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

長流常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為不平事後遇李涉博士蒙簡一詩因而跧跡李公待恩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也中心藏焉遂隱羅浮經于一紀李既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悅今昔時或潸然乃舉觴持酹反袂而歌曰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天下于今半是君詢其名曰常思明也出全唐詩話

李都御史賓四川合江人其鄉有土地祠李微時經祠前見塑像起立心竊恠之歸以語母欲碎其像母止之神忽托夢於祠旁人云李秀才過吾敬之起立彼不知乃欲碎我徼其母吾不免矣李後復過其祠戲書像背云此人無禮合送酆都鄉人復夢神泣告曰李秀才今將送我酆都煩急求救於其母鄉人往告母恕李遂滌之後果至大顯出鄙公譚纂

曹元禮善算術一日詣陳廣漢設食甚薄廣漢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禮曰俎上蒸豚廚中荔枝何不設廣漢驚慚出西京雜記

柳公權凡公卿以書貺遺者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之嘗貯銀盃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權詰之奴皆妄言叵測權唉曰銀盃羽化矣竟不復問出舊史

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所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之鬼又夜飛磚擊丸僧人怖恐　馬太后聞之告于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滅跡因建國子監焉出傳信錄

令狐相擬李遠為杭州宣宗曰李遠詩云長日惟銷一局棊豈可臨郡相曰詩人之言非有實也出幽閒鼓吹

石昂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無遠近多
就昂學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
出五代史
杜生姜善於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
此行逢使者馳馬而來懇丐其鞭若不可即
以情告其人如其言往果值使者於道使者
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旁蔆代之
乃往折蔆見亡奴伏其下獲之衆皆以為神
出異聞集
山人符載遣童子賫尺牘於襄陽于公乞買山
錢百萬公悉與之 出雲溪友議
法眼禪師姓魯雪峰禪師姓曾或問雪峰何姓
也答曰魯人不繫腰却問法眼何姓也答曰
雪峰繫腰帶 出南部新書
宋京湖制置大使趙方有言催科不擾是催科
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出閒中今古

齊何點常稱陸慧曉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
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
為實錄劉孝標云劉訏超然越俗如半天朱
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
稷寒年之纖纊 出世說
劉道原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
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出玉壺清話
魏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為鴛
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
卿耳宣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何以占吉
凶言未卒黄門令奏宮人相殺 出搜神記
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謬將殺人不
死庸醫殺人不死法定乎 出獃醜集
白元均在三司深厭干請不欲峻拒每温顏強
笑以遣之嘗曰作三司使數年直笑得面似
靴皮 出歸田錄

荆州馮希樂善佞嘗謁長林令譽之曰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而去有頃吏報昨夜大蟲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出事文類聚

陽城嘗絶糧遣奴糴米奴以易酒醉卧于路城恠不還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奴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出白孔六帖

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 出荀子

劉原父七十再婚歐陽公以詩戲之曰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咲劉郎今是老劉郎 出西清詩話

至和二年成都人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壞其竹床孝先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書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敗有數子何償焉 出括異志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使羣臣哀之欲治棺槨以大夫禮葬之優孟曰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然則何如優孟曰臣請以壠竈為槨銅歴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稲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 出陳無己談叢

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者求官昌寓問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掩口咲曰遥遥華冑 出南史

郭璞善地里凡遇吉地必剪爪髮以瘞之故郭璞墓所在有之 出丹鉛續録

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静以息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修

自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出莊子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談諧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 出避暑錄話
漢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衣羅襦紈袴以手擎蒸豚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答曰以人乳飲豚帝甚不平 出漢武故事
張僧繇吳人丹青絕代嘗畫江陵天王寺柏堂作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寺何為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及廢浮屠法獨此殿有聖人像得不毀又嘗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柱二龍乘雲去未點者存又畫天竺二胡僧侯景亂析而為二一為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夢胡僧來告云我有同伴在洛陽李氏若求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遂往求果得之劉長卿記其事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污尊像僧繇於東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於是鳩鴿不敢復入其神妙如此 出姑蘇志
劉眞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麗飲食甘豐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出續晉陽秋
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因之遂目沈馮為有貌大

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哄然大咲 出捫掌錄

煕寧中福建賊廖恩聚群黨於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廷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旣至有司供腳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掩口 出文昌雜錄

程光祿吳人自幼穎悟六歲時戲劇竈下家奴嫚之曰汝能頌芳豈解作文公怒曰吾豈不能奴曰試吟一燒火詩即應聲曰吹火鶯脣歛投柴玉腕斜回看烟裏面恰似霧中花甫冠登第 出中吳紀聞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為之焚紙錢祈禱嗣宗聞之笑曰何物鬼神敢問王嗣宗取枉法贓耶 出涑水記聞

平陽縣廨中多鬼鄭濼年宰是邑好飮一日醉歸有一婢掖至中堂坐搨上因舉扇嚆婢揚風凡數扇婢忽擲扇于地曰無恁地工夫言訖不見始知鬼也本欲玩人反為醉令所役亦可咲也 出陶朱新錄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矣子貢贖人而不受於府孔子曰魯國必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 出淮南子

積羽沉舟群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 出鹽鐵論

不上賢者罔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 出老子

皮以為裘雖聖必服羔麑狐貉是也言以為訓雖惡必錄陽貨虎是也蛇蝎砒硝藥皆入之世欲無小人得乎 出空同子

瑯琊諸茂卿輯

僧宗泐性頗慧　太祖愛之忽令其養髮髮成欲官之泐固辭乃止　上嘗戲命往西土求釋典泐不敢辭行至外土道逢一老僧泐逆拜之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爾頭白行不到也泐曰　明天子命往覓經惟老師指教老僧曰毋行徒自勞耳爲我致書　明天子慎毋發也泐受之歸見　帝具道所以發書視之乃　帝即位時作水陸齋以荅神貺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　帝致敬而止（出剪勝野聞）

范文正公欲求退子弟請治屋宅園圃公曰吾死無幾何暇爲此西都園林相望孰障吾游豈必有諸己乃爲樂乎（出清夜錄）

漢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漢濱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耕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答溫下車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游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出高士傳）

諸葛恪字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大會使人牽一驢入以其面題諸葛子瑜四字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與筆恪續書之驢二字於下舉坐歡咲權遂以驢賜之（出吳志）

劉仁軌初爲給事後拜左僕射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搆嫌恨與仁軌別籍每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之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尾底

避陰凉兄弟以榮賤致隔可為至戒矣出大唐新語

杜太保在江南進崔叔詩百篇上曰此惡詩焉用進來時人呼為准勑惡詩出唐實録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荅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幝耶范笑而受之出世說新語

宣德中章惠知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事不差隷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隷卒甲乙為次傳遞勾攝題其板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庭免譴責人咸信服正德間莆田鄭洛書為上海令用泥塑作隷人長尺許編隷真名于上遇勾攝則束小批于背付里長持送其家有損者以拒傷論民皆遵畏以綿褁供於家廟珍重若神明焉

有人譏周顗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出晉紀

人問顧長康哭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杜工部用此云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出后山詩話

秦少游在東坡坐中或謂其多髯少游曰君子多乎哉東坡咲曰小人樊須也出聞見録

王拱辰與歐陽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備新衣一襲以待之拱辰輒先衣以入文忠恠焉拱辰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唱名果第一出邵氏後録

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未嘗慰省阿母何至於斯乎玄英者定之妾也母曰

汝父薄倖嫌吾寢陋歸數宵而懷汝自後相棄如離婦焉言既悽咽武亦憤惋候父既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定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鐵鎚而致之定之呼武至問曰汝何戲之甚耶武曰焉有大朝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耶故須擊殺非戲之也父曰真嚴定之之子也出雲溪友議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宴宮僚雜技獻藝夏英公賦詩云舞拋跳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丁聞變色又洪舜俞絕句云當塲弄出百般奇傀儡棚中若偃師滿眼機關無着處到頭線索有收時紹定間士人作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一番難了一番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人從下面看此與相公牢把擎天柱多少英雄冷眼看同意出愛日齋叢抄

愛雖至而不媟讐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出康門隱書

孫忠烈公燧巡撫江西藩臬諸公以都憲行臺舊隘居者輒病議當卜築別建公曰有正人無邪地際此民窮財盡而為我創新衙門乎第令加葺於後堂檻下陰溝中獲一古鏡背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先運忠扶日月等語識者以為公抗節死難之兆云出近代名臣錄

顏延之以醉謁何尚之尚之望見便佯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醉人可畏出倦游雜錄

方賔錢唐人也為庠生嘗在靴鋪中買靴所乘驢逸適蔡都指揮過騶者以捶驢驢驚跳賔罵騶者時 國初重武功軍官多橫蔡因乘勢杖賔賔不勝忿與蔡相詬蔡云汝他日為

官能臨我乎賓因捘皮刀擊檻曰他日不得相臨有如此檻遂歸去家入鄉校鑰門修業竇中傳瑸三年竟獲舉於鄉登進士授兵部主事嘗賦元夕觀燈詩稱　旨陞郎中尋以侍郎陞本部尚書蔡適有事至部懼不敢見乞竇親厚謝罪竇不荅俾以公事見無所上下以直報之蔡且喜且懼乃盛幣候其歸休扣頭待罪竇禮之有加蔡就位謝曰非君一激何以至此竇褊人也此雖矯忍然亦愈於睚眦必報者矣　出近峯聞畧

天順丁丑山陰儒士羅周聞御史沈性將薦之為河南府學訓導周於元旦扶乩召仙問事之成否乩忽書云風雷不改舊山河華屋年深蔓薜蘿仙掌雲銷金氣冷鳳臺人去月明多英雄早聽青銅吼感慨誰知白石歌回首五湖烟水濶且將閒興託漁簑首句言國家事其後大抵言富貴之易於銷歇諭周以不必仕也是年　英廟復辟改元天順而周事竟不成國家之變更前程之通塞鬼神已前知矣　出濯纓亭筆記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令人驚悸二賈自意必死望烟炊而進焉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哀求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肩後一鹿矯矯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為通姓氏且告以失道艱難之狀勇士憐之遂烹鹿

出酒為餉了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
之指迷而反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出芉野纂聞
馮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為官逋拘窘計無
所出題小詩于所寓寺壁一督見之為白
縣令乃寛假令疑督受賕游說督云馮秀
才甚貧但見所留詩他日必貴顯因誦其
詩令遂釋之詩云韓信棲遲項羽窮手提
長劒喝西風可憐四海蒼生眼不識男兒未遇中出湘素編
黄庭堅題布被云公孫弘布被司馬光亦布被布
被可能也使人不曰詐而曰儉不可能也出山谷集
李鄴侯好尚仙道吳人顧況師事李先生得服
氣法能終日不食西游長安鄴侯一見如故
遂待以殊禮及鄴侯卒況感其知遇作海鷗
詠以寄懷大為權貴所嫉貶饒州司戶詩云
萬里飛來為客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
去梧桐死滿目鴟鳶柰爾何出賈氏談録

楊貴妃患肺渴含玉以嚥津出天寶遺事
乾符末有客訪青龍寺僧主者遇要地朝官不
得展敬客怒取筆題門而去詞曰龕龍東去
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
衆皆不能詳獨有沙彌能辨之衆問其由則
曰龕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有寺字敬文不
在有茍字碎石入砂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
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其人杳無踪矣出桂苑叢談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
種十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
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
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出晉紀
瓊州海中有珠樹樹如柳枝珠生於蚌蚌生於
樹樹生於石蛋人鑿石得樹樹上求蚌採珠
甚可異也出冀越集
劉尹曰清風朗月輒思玄度出晉中興書

眞娘唐時名妓也墓在虎丘劍池之西往来遊士多著篇詠惟王黄州題刻甚佳其詩云女命在乎色士命在乎才無才無色者未死如塵灰虎丘眞娘墓止是空土堆香魂與膩骨消散隨黄埃何事千百年一名長在哉呉越多婦人死即葢山隈無色固無名丘冢空崔嵬惟有眞娘墓客到情徊徘我是好名士爲爾一傾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咍後來題詠甚多至德中舉子譚彦良題一絶云虎丘山下塚纍纍是處松楸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眞娘墓上獨題詩後人由是閣筆出平江記事

尚書令何尚之與太常顔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之爲猿延之目尚之爲猴同遊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猿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猿耳君乃眞猴二人倶大咲之出南史

王藍田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擧以擲地鷄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以屐齒踞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内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之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毫可論况藍田耶安期述父也出世説

太和蕭子韶葢木匠之子洪武初登第　高皇帝問以家世對以一絶云嚴親曾習魯般機常年製下青雲梯腰間帶得紕鋼斧要砍蟾宮第一枝陳善芳由户部主事謫戍陝邊慶王問其出身對以一律云令主從容問出身草茅元是布衣臣戊辰歲貢三千士庚午秋闈第四人列職地官階六品承恩天府僅三春戎衣再際風雲會始信儒爲席上珍後復起爲知縣尋致仕出瑣綴録

韓康伯數歲大寒母殷氏爲作襦令執熨斗謂

曰且着襦尋當作袴康伯曰不復作袴母問
其故曰火在斗中柄上熱令既着襦下亦當
煖母咲而異之 出晉書
王儉嘗集才子類物而麗之諸客皆窮惟廬江
何憲為勝乃賞五色花簟白團扇憲坐簟執
扇意氣自得秣陵令王擒後至操筆便成事
既煥美詞亦華麗擒乃令左右抽簟掣扇登
車而出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出齊春秋
祝磯妻徐氏吳人敏慧能詩尚書孫覿以為不
類婦人女子所為有言太素脉妖妄者徐曰
醫和視晉侯之疾而曰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非太素脉乎其學識明辨如此 出姑蘇志
常莊性慳數米而炊秤炭而爨 出唐書
虞寄年數歲客有候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郎
子性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
非愚客大慚 出事文類聚

張芬為常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
碑定雙輪水磑常於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
嘗揀向陽巨笋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
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
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以之作彈弓每塗墻
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建中初有河北軍將
夏姓者彎弓數百觔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
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丈
其妙如此又於新泥墻安棘刺數十取爛豆
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于刺上百不差一 出酉陽雜俎
林逋嘗傲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裹啜齋飢老
林間咳嗽病獮猴豪民送物鵞伸頸好客臨
門鱉縮頭則逋在當時亦不滿於輿論甚矣
賢才處世之難也 出西湖游覽志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

生瓷以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出輟耕錄

元豫章汪䲭字煥章負氣好遊足跡幾遍天下獨以海外諸國未歷嘗兩附海舶遊東西洋所經之地凡百有一浮海者數年嘗月夜於海底得樹盈尺槎牙盤結其堅如鐵枝有花蕋各一紅色天然以為異寶自賦詩紀之復采海外人物風土為島夷志一卷眞奇士也出三餘贅筆

宋曾端伯以十花為十友各為之詞荼蘼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淨友巖桂仙友海棠名友菊佳友芍藥艷友梅清友梔子禪友張敏叔以十二花為十二客牡丹賞客梅清客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淨客荼蘼雅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敏叔名景修宋禮部郎中吳人出清異錄

唐太宗宴近臣戲為嘲謔趙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云索頭連背暖完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聞趙公后之弟也出隋唐嘉話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生心事半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纔出山來便希差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蔣詠客中守歲詞也詠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扁水竹居迄就窆焉其所為詩如新隄小泛云柳斷橋方出烟深寺欲浮早秋歸興云歸心如病葉一片落

江城鎮江逢尹惟曉云欲說事都忘相看心自知皆去唐人思致不遠出深雪偶談

今人稱先君先人為父然不獨父也曾西稱曾參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為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為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為先人也出宜齋野乘

林聰字審禮在太學晝寢夢美女子告曰我西京孟檢法女花不如也君異日登科當在洛願無他聘林覺而志之大觀三年擢第果調河南尉嘗以事至天女寺與老尼語問此有孟檢法乎曰有問有女乎曰一女號花不如近嫁某人矣林驚異默如後時之恨女未嫁時亦夢男子曰我林審禮也願昏之約何如女覺竟不曉所謂亦不知林之有夢也數日女夫死林通媒結信俟女除服即成禮他日各言所夢始知為前定云出夷堅志

唐玄宗在藩邸時好以鬭雞為戲及即位治雞坊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有賈昌者年七歲美鷄於雲龍門道旁帝出游見之召入為鷄坊小兒昌解鳥語入鷄羣如狎群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帝賜賚甚厚天下號為神鷄童時人為之詩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鬭鷄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玄宗為娶潘大同女男服佩玉女服繡襦出入御府席寵四十年不衰帝生於乙酉鷄辰使人朝服鷄冠兆亂於太平之日及祿山亂長安使人以千金購昌不得乃變姓名依佛舍後以富貴終其身庇其子孫

壽九十八出東坡老父傳

蛇以火灼之則足出蚕肉懸暗室中則垂下以火燭之復收出閒畧

東坡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康節云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康節壯而東坡怯也

晉車永為廣州其子溢多製象牙細簟西京雜記云武帝以象牙為簟賜李夫人洞冥記云踈勒獻影犀織以為簟如綺小說載象牙中心有赤紋以槃賁之成縷可織也

鷄司晨犬儆夜彼固全信義之性也若猶未足貴也使鷄處無人之地犬遭箠朴之苦若可改矣而不改焉斯尤特性之堅貞可貴也為人而失其性不失而或改焉者視鷄犬為何如出諸書筆記

齊明帝儉約太官進食有裹蒸即饅頭也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出齊書

藏酒蟹法每一蟹置吳茱萸一粒於甕中又置皂莢半挺於甕則經歲不沙出蟹譜及歸田錄

光逸字孟祖為胡毋輔之所器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共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出晉陽秋

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出史記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矣出春秋傳又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凡鳥獸之號鳴嗥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耶人以不喻其意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耶出列子

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止稱

生者如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有賈生伏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後世不明其義以生為賤薄之稱上下之間靡然相諂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目之則怒士不通古一至于是亦可悲矣出聽雨紀談

漢欒巴初為閹宦忽陽氣通暢遂自言上出為太守出鷄肋編

崔元明正論云昔人有慕讓義之名推田業與弟餓而貧之反以威力就弟強貸者邵康節訓子書曰汝固當為善亦須量力為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為也蓋有見於昔耳

隋獨孤信為秦州刺史因臘日入城風吹帽側及旦人爭側帽效之郭林宗遇雨霑巾角折人爭折巾角

海寇鄭廣陸梁閩間颿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百官軍莫敢制自號滾海蛟有詔勿捕命以官使主閩之延祥兵延祥隸帥閫廣朔望趨府群寮以其發跡草莽無與立談者廣鬱鬱弗言一日羣寮語及詩句廣矍然起于坐曰鄭廣粗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衆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有慚色出桯史

國初四明王桓與二儒同赴召見　太祖于便殿　上問二儒者卿事何業一對曰臣業農　上曰卿為農亦知禾麥之節有不同乎對曰知之禾三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　上曰禾麥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於春至秋而穫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時始成故四節　上曰是能知稼穡之艱難者擢為知州其一人對曰臣業醫　上曰卿為醫亦知藥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蜂釀黃蓮花

則竇苦猴食菓多則膽甜　上曰是能格物
者擢為太醫院使次問及桓桓對曰臣訓蒙
上曰卿亦有好惡乎對曰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　上曰是能明理者擢為國子
助教（出都公譚纂）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

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吾死後雖大荒勿賣
宅後五年詔使龔姓者負吾金以吾所書版
索之後如其言妻賫版詣使者使者惘然況
吟乃悟取著筮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
賢夫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版寄意金
有五百觔盛以青甕埋在堂屋下去壁一丈
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出異聞集）

阮簡為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劫急簡方圍碁
長嘯吏曰劫甚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出北夢瑣
言）

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
在於堂奧中聞蘭麝芬馥附耳而聽即素娥
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梁公時之
正人故不敢見（出甘澤謠）

天寶間隴西李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登進士
數年調選補尉江南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
屈跡卑僚鬱鬱不樂遂謝秩退歸不與人通
者歲餘後迫以食乃東遊吳楚間期歛于郡
國長吏楚人聞其聲皆館轂之饋遺甚厚西
歸虢畧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撻
僕者不勝其苦旬餘疾益甚夜狂走莫知所
適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遁至明
年陳郡李儼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
至商於界晨行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儼驚甚
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哉幾傷我
故人也儼聆其音似李徵者儼昔與徵同登

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為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傪曰我李徵也傪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傪始與君同塲屋情好逾於他友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如渴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乃自匿草中豈故人疇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為異類使君見吾形則且畏怖而惡之矣何暇疇昔之念耶雖然君無遽去得少盡欵曲乃我之幸也傪曰我素以兄事故人願展拜禮乃再拜虎曰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為御史而出使乎傪曰然執事何為不見我而自匿草中耶虎曰吾今不為人矣安得見君乎傪曰願詳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汝墳忽嬰狂疾夜聞户外有呼我名者遂應聲而出走

山谷間不覺以左右手攫地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斑毛生焉心甚異之既而臨溪照水已成虎矣悲慟良久然尚不忍攫生物食也既久飢甚遂取山中鹿豕獐兎充食又久諸獸皆遠避無所得飢益甚一日有婦人從山下過時正餒迫徘徊數四不能自禁遂取而食殊覺甘美自是率以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旦化為異獸有靦於人故分不見矣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傪問曰君今既為異類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耳自居此地不知歲月多少但見草木榮枯耳近日絕無過客久飢難堪不意撞突故人慙悚殊甚傪曰君久飢我有餘馬一匹留以為贈如何虎曰食吾故人之俊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傪曰食籃中有羊肉數觔留以

為贈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也君去則留之又曰我與君真忘形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君自南回為賫書訪吾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垂念其孫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傪亦泣曰傪與足下休戚同焉君子亦傪子也當力副厚命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君能為我傳錄誠不能列文人之戶闥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傪即呼吏命筆隨其口書僅二十篇文理高遠閱而歎者再三且曰我欲為詩一章以攄吾憤傪亦命吏書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為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嘷傪覽之驚曰君之行才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平生得無所恨乎虎曰有之吾嘗記於南陽郊外嘗私一孀婦其家竊知之欲害我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乘風縱火一家數人盡焚殺之此為恨爾君他日使回無再遊此吾今尚悟一日都醉吾不能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咲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焉吾恐久留使旆稽滯王程願與子訣傪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傪亦大慟行數里登嶺再視則虎自林中躍出跑哮巖谷皆震後回自南中乃取他道遣使持書及賻贈之禮訃於傪子月餘傪子自虢畧入京詣傪求先人之柩傪不得已具疏其事遂以已俸均給其妻子免飢凍焉傪後官至兵部侍郎出人虎傳

楊穆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夕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帷吊孤影問甚姓氏曰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顯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與貴妃建此寺立經幢封妾為西明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巽成蛾郎不復強暴矣後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出異聞録

借人緗簡壞者葺之文字謬誤者刋之 出笠澤叢書

常蟾贈商山僧云商嶺東西路欲分兩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蟾嘗廉問鄂州羅賓僚祖餞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逡巡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常大驚異隨令念之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 出全唐詩話

桓南郡與殷荆州飲次因共作危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竪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後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劒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嬰兒時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蓋仲堪眇目也 出世說新語

開元中寗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大咲 出本事詩

今古鈎玄二十五卷 計七十二事

今古鈎玄二十六卷

瑯琊諸茂卿輯

洪武初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凡州縣之老人亦與焉　太祖問曰朕將築室於後湖之中以藏天下黄冊宜作何向一老人曰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黄冊無浥爛之虞也　上喜從之又曰復浼汝守此冊無俾鼠耗命一内侍引至後湖埋之盖以其狀似猫也自是後湖永無鼠患出傳信録

國初越僧曇噩字夢堂能詩一日聞劉孟熙唐處敬諸詩人遊集曹娥祠乃微服求載船尾衆見而惡之方分韻即景賦詩噩忽作禮曰若有剩韻乞布施一箇衆異而拈蕉字與之噩應聲吟曰平明飯罷促篙梢纜解五雲門外橋去越王城三十里到曹娥渡八分潮白飄春雪柳花舞緑美晚風蒲葉搖西北陰雲天欲雨恐驚篷頂學芭蕉一座盡驚曰子得非噩夢堂乎遂與之共游出儼山詩話

范文正幼孤随其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説也請于朝始復舊姓表中一聯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禄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范雎范蠡事在文正用之尤為切當今集中不載出中吳紀聞

口之於味雖所嗜不同亦惟其佳者好之然劉雍嗜瘡痂以為味似蝮魚權長孺嗜人爪得之如獲百金鮮于叔明嗜臭虫云此味佳甚又如王安石之食蚯蚓蘇東坡之食蝦蟇一則用心之奸一則所寓之異然其去人之性亦遠矣予友陳子正嗜蝸牛竟不知何味也

夏均父嘗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為詩曰蟻浮金椀黒妓壓画船低出詩説雋永

馬燧討李懐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曰此何村也

曰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老必矣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咲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單大喜迄平之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不景從乎 出鶴林玉露

賈皝為滑州節度使酸棗縣有一下里婦事姑不敬姑年甚老且無目晨飧婦以餅裹犬糞授姑姑食覺異留之其子出還家姑問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震焚若有人截婦首以犬首續之皝令牽行於境內以戒不孝者時人號為狗頭婦 出南部新書

唐碑制度極多有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克夫墓而歐陽永叔為之銘 出硯北雜志

李德裕鎮渚宮嘗謂賓侶曰予賦巫山神女一詩落句云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王晝夢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成式曰屈平流放江沅椒蘭久而不香卒葬江魚之腹為曠代之臣宋玉則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禍及身遂假高唐之夢以惑襄王非真夢也我公作神女之詩思神女之會惟慮成夢亦恐非真李大尉 出雲溪友議

唐御食紅綾餅餤為上光化中燕進士裴格盧延孫等於曲江勅太官賜餅餤止二十八枚酉陽雜俎載今衣冠家有蕭家餛飩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饆饠又有胡突鱠䭔皮餅之類號為水食

沈括存中方就浴劉貢父入見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故貢父云死於盆成括 出捫掌錄

二老儒途行遇雨避于一老嫗家雷電方迅二儒因劇談雷為天地之氣擊搏發聲雷斧雷

神事之必無嫗起煕茶供之忽霹靂一聲不見二儒嫗訝曰大雨若此胡為去耶二儒乃在櫃中呌嫗嫗曰櫃固鎖也二儒敢鉞眼中鑽入耶何故若此二儒曰吾亦不知忽有人寘我於此始悟雷之有神怒吾輩狂談耳啓櫃則見二儒之髮彼此堇堇相結倏忽所成不亦巧乎（出墨池浪語）

王右丞詩揭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温庭筠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六宫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絶妙（出升庵詩話）

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與物無情西人呼為杜大雖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箋表皆此妾所為一日大中方寢妾見几閒有紙筆頗佳因書臨江僊一闋有彩鳳隨鴉之語大中覺而視之曰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項折而斃（出今是堂手錄）

杜子美題武侯廟詩古今以為絶唱後有人弔武侯詩云劒江春水緑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是亦不下唐人（出閒中今古）

長樂謝士元守建昌府時虎近郭傷三人士元自率獵徒往捕之從以弓弩甚盛部民上官杲過見之曰捕一虎何輙張乃爾衆知其有術奔告於守守召問之杲曰但令衆人勿呼我姓名聽我指使虎易制耳乃令人束草燃火先行戒毋伐金鼓既至其所虎方踞坐叢竹間目眈眈可畏杲被髮策杖而進虎不敢動於是令人伐竹開道以袖拂虎虎垂首弭耳若有所畏者遂撫其領而乘之以行至郭外民夾道觀之將入城一人呼曰官先生騎

虎來矣虎遂回齧彔足呼獵徒曰可急刺虎救我衆乃叢䂍刺虎殺之人問彔何術彔曰此玄壇法也 出瞿纓亭筆記

詩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思致微婉紫玉歌所謂身遠心邇洛神賦所謂足往神留皆祖此意

趙畯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鮮新出世未多見畯聞孝城一士人家有之徒步往見獨携餅數十枚以行既至其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頗以為難而命之飯畯辭曰所為來者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許就傳因館之一室中畯闔戶晝夜寫録飢則啖所携之餅數日而畢歸書主人長揖而還 出却掃編

虎晝地以卜食狼倒立以卜所向鵲亟步以禁蛇鸛禹步以鮮雞瀏鶒勅水啄木畫符此則鳥獸之靈智也 出龍江夢餘錄

後漢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分異充曰醞酒具共鄉里會議及賓至充從坐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状教充離異遂呵叱妻出門 出事文類聚

孫晟為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供之號肉臺盤 出南唐書

趙岐曰吾死後立一圓石於墓側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命也柰何 出述叟文訣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砍人亦不覺左右宜深慎之此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砍殺自後安眠人莫敢近者 出魏畧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聡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 出隋唐嘉話

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草旁不覺忘於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

醒時人目之為醒醉草 出開元天寶遺事

錢塘徐秋夫善治疾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何為如此飢寒須衣食耶抱病須治療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為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為鍼腰目二處并設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暝夢曰已瘥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中為奉朝請 出續齊諧記

金人舊俗指腹為婚姻夫謂妻為薩那罕妻謂夫為愛根好曰塞痕不好曰辣辣奴曰亞海婢曰海軫跪曰捏骨地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為節數止於三令之宦官將種皆行此禮謂之打恭以華而尚夷也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粒則歷月不飢粒如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盂也 出別國洞冥記

張觀嘗知開封府有犯夜巡者捕致之觀祟訊之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咲 出梅聖俞碧雲騢

鄧宗文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看至之餘更筭大小盡決定不差殊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歲冬至後餘日為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則其月尚餘六日來歲之閏當在六月或小盡則止餘五日當閏五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止十二日則復起一閏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已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

先知来歲春但隔五日三辰時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巳巳日卯時立春 出大戴禮

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樓上倚闌有大桐葉飄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娥為鬱心中事桐葉下庭除書我相思字侯貯小篋凡六年方卜任氏為婚嘗諷此詩任氏曰此是妾書葉詩爭得在君處侯以今書校之與葉上無異 出玉溪詩話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之棄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於是孔子再拜而受掃地祭之 出列子

歐陽公云予作憎蒼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子嘤唱來咬人也 出閒見錄

蘇東坡洗兒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灾無難到公卿 出蘇文忠公集

新淦謝老者富而無子晚年與其妻治壽藏既成寢其中有人叱之曰此一品夫人墓也何得據此謝疑而告其妻妻弗之信夜自寢亦被叱如夫所聞遂改其藏於他所後謝置一娼生二子長綬次綫皆舉進士綬至工部尚書綫至郎中先後進封其所生至一品卒葬于此娼陳氏人以其悍劣呼為陳騾子既歸謝置群婢妾之末屈意從順甚宜家焉 出閒略

劉改之過以詩鳴辛稼軒棄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沁園春一詞寄之詞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首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

高下雲堆迺曰不然暗香踈影只可孤山先
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
大喜岳珂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療君
白日見鬼症耳坐中閧然出桯史

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戢蓋
彼惟知外美之可貴也人之智宜辨於犬矣
乃亦惟富貴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賢否
何如是真犬耳出讀書筆記

後漢欒巴噀酒救成都火郭憲噀酒救齊國火
佛圖澄噀酒救幽州火出鶴肋續編

耿聽聲者能嗅衣服以知吉凶貴賤朝廷知其
名取宮人扇百餘種以上及中官所御令黄
門持叩之耿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
至上扇即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
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
張貴妃已死此其故物也其術之精如此出西湖游覽志

唐末周朴苦吟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
苟得一聯一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
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
駭掣臂棄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為偷兒
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
耳卒乃釋之其句云子孫何處閒為客松柏
被人伐作薪彼有一士人以朴僻於詩句欲
戲之一日跨驢於路遇朴士人乃欹帽掩頭
吟朴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之
遽隨其後且行士但促驢而去略不回首奔
數里追及朴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
言流向東士人頷之而已閩中傳以為笑然
其詩有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古陵寒
雨絕高鳥夕昜明高情千里外長嘯一聲初
自是好句出全唐詩話

王恭從會稽還王忱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固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忱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忱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出世說新語

鴻臚卿孔群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致書與親舊云今年田得秫七百斛可了麴蘖事出晉陽秋

潞帥薛嵩有青衣曰紅線通經史號內記室當至德之後兩河未寧田承嗣有異圖欲併潞州募武勇超絕三千人號外宅男嵩聞以為憂每咄咄獨語紅線因侍問之嵩具告紅線曰此易耳妾願一到彼觀其形勢乃梳烏蠻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短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飲酒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回矣嵩喜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為信耳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經過六七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床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專却封納遣使星馳承嗣驚怛絕倒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諸珎異物以獻於嵩曰所置外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盡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河北遂寧一日紅線辭去嵩詰問之紅線曰某前本男子讀神農書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擧殺其三人陰力見誅謫為女子使身居賤隷昨往魏邦以是報恩今

两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其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嵩不可留設宴餞別令座客洽朝陽為詞送之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銷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綫拜且泣佯醉離席遂亡所在 出甘澤謡

呑人姓音他前切氏族書有呑景雲晋有呑道元與天公戰者今類書引之改作查蓋不知古有呑姓也書叙指南所引猶是呑字可以為証 出丹鉛續錄

石崇厠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令客着出客多羞不能如厠王大將軍往脱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出裴氏語林

周易癡處館講授賓主不合遂作白日圜文飄然而去其文曰聽之不聞視之不見子以我為隱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亦從此逝矣未得青雲路且坐白日圜飯蔬食樂亦在中素貧賤不願乎外茲承賢主人不取通士乃求拘儒匪我求童蒙取其交以道餽以禮擇師教子弟蓋亦據于德依于仁圜土而居重門以待當耳不聽淫目不視悪將以塞其兊閉其聰然而口不絶吟手不停披安能存其心養其性黄芽若就白髮已空常念流地工之白水真人且作鎖洞門之青溪道士子其子親其親固宜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爾為爾我為我安肯衣矜而僻焉教惰而辟焉不越文字之間自行束脩以工受風魔貶為自在囚口出雌黄用狙翁朝四暮三之術目生虚白披羲皇天一地二之圖有朋自遠方來與進也與

退也使君從此中入或止之或尼之俾我行其庭不見其人而子過我門不入我室望而未見招之不來所不與同心指蒼天而為證亦欲從遊耳曰黄昏以為期不以我為負知有時為養所頽諸生人十己千以一識百師也過商也不及尚得夫子之中庸參也魯回也如愚竟傳聖人之道統而其詩書無祟筆墨有靈蟀蛻汙濁之中鳳翔塵埃之表排雲呼閶闔吐三千丈豪氣之沉埋乘風歸蓬萊訴百萬億顛厓之辛苦藩籬既剖門闥洞開縱意所如從吾所好口說五千言乘牛出函谷願與關門令尹游手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皆曰閉户先生來也 出輟耕錄

李文正東陽嘗有岳陽樓詩云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心楊文懿公亟稱之有同官者不以為然駁之曰吳楚乾坤之句本妙在坼字浮字上今去此二字則不見其妙矣楊曰然則必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天下句而後為足耶後以語文正為之一笑 出懷麓堂詩話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功成者隳名成者虧 出莊子

會要云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蓋立秋以金伏火故至庚日必伏埤雅云江湘二浙間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四時纂要云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為入梅芒種後逢壬日為出梅瑣碎録云芒種逢壬便立梅前半月為梅雨後半月為時雨遇雷電謂之斷梅數說未知孰是或土地有寒暖而氣候因之為先後耳

曹操與劉備密語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戒失言 出英雄記

有一郎官年老買妾媵數人鬚髮斑白令妻妾互鑷之妻忌其少為群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未幾鬚髮盡禿儼然一僧也蓋見親里遂閉戶納悶而死出邇齋閒覽

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茂義非交不立出劉歆新議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又不若白起輩矣出寉林玉露

庾道季云藺相如雖千載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懕懕如在九泉下出郭子

我與之生故能為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為吾憂賊不可勝者衆也愚不可詐者民也撫之為吾之力毒之為吾之賊出宋景公筆記

許叔微以藥餌濟世及就試夢有人告之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殿上呼盧喝六得五不曉所謂後登張九成榜得第六名以太學恩例陞第五名而第四名乃陳祖言第六名乃樓才也始悟陳樓間處之義出夷堅志

嘗有郡牧得嶺南兔皮使工人造筆醉而失之大懼因剪己鬚為筆甚善使更為之工人辭焉問其故以實對於是下令每戶輸人鬚若干皆不能致輒責其直出嶺南異物志

有撒纖於　皇城之下者為巡者所撼帶纖而奔追而獲之詢知為監生也執送國子監祭酒令以所犯為題作破佳則免責破曰事之急也不擇地而施禍之迫也不潔身而去祭

酒一笑而釋之

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甞見正統己巳官曆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為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為驗於燕地稍偏北故然外國有燕羊脾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三十八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係于陰陽之消長也 出河汾燕閒錄

天下水各不同而篙師於工不相為用鄧栟櫚稱閩水曲折行亂石間鼎烹雪噴相麾而起親見之方知其工 出溪山餘話

先聖麟書定世符流傳恠異實讖緯之始也若覽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秘書云後有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端門書云趙作法孔子沒周姬亡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旣散孔不滅皆叶韻可讀特其文明白無隱語疑皆事後好奇者為之爾 出豫章漫抄

嘉靖庚子春予過閶門駐節坊聞吹管聲悠揚悲楚異而觀之見一人坐坊下其面部鬚髮眉目耳鼻口齒之類一無所有顏然一首白如羊皮惟面中一圓孔剛容小管可吸米飲更不能言管亦從此作聲丐食自活不知造化生成何偏枯若此抑亦妖氣所鍾耳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為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為異悲夫 出晁氏客語

吳興桑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後君當婚否乞言不忍也服闋更娶白日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如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云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出異苑

鄭當時稱任俠為太子舍人每五日一洗沐常置驛騎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遍其知友者皆天下名士也 出漢書

冠軍縣東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至元嘉六年民飢始被發金銀朱漆之器雕刻爛然 出荊州記

京師張氏女夫有仇家欲報其夫乃劫其妻父使邀其女中間之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女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乃應曰諾且曰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卧則是矣已而仇果夜至斷其頭持去明旦視乃其妻之頭也仇以為義遂釋其夫 出列女傳

李吉甫之父微時以一絕投維揚都護宋甄宋殊無意李後生吉甫節判青州有學子吳武陵詣府並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即厚賂之請為寢默詩曰十歲投人九處違家鄉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催人骨誰念高堂未授衣 出鑒戒錄

漢武時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東方朔曰叱來叱來知此中何物朔曰上林之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曰朔來朔來者二束成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咲賜帛十匹 出方朔外傳

晉武帝問郄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若崑山之片玉帝咲侍中奏罷詵詔曰吾與戲耳

出王隱晉書

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睦妻嘗妬秀乃罵為貉子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蒯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群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言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否秀免冠謝遂為夫婦如初出郭子

荊公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敖後元豐行云龍骨長乾掛梁梠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則龍骨掛而不用出砦溪詩話

太祖微時嘗託身皇覺寺旋丁兵變寺僧散去上視伽藍神以竹筊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戎而後昌乎再擲則一筊卓立知神意所在乃歸滁陽晉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筊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天命素定如此宴元獻為留守題廟中詩云堂堂大橫兆肇兹如有聞與我　太祖事正相類出餘冬稿

劉貢甫舊與王荊公游甚欵後貢甫以館職居京師荊公為叅知政事一日貢甫訪之值其方飯使吏延入書室中見有草藁一幅在硯下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甫性強記一過目輙不忘既讀復置故處獨念吾以庶僚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趨出待於廡下荊公飯畢而出始復邀入坐語久之問貢甫近頗為文乎貢父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荊公問所論大槩如何則以所見草藁為己意以對荊公不悟其嘗見己之作也默然良

久徐取硯下草藁裂之蓋荆公平日議論必欲出人意表苟有能同之者則以為流俗之見也出却掃編

王莽聞城中饑饉問中黄門王業業領長安市買乃以所賣梁飯肉羮持入曰居民食咸如此唐玄宗憂雨傷稼楊國忠取禾之善者獻曰雨雖多不害稼也陝民訴旱觀察使崔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閭閻不通之情若斯者衆出愛日齋叢抄

崑山周春谷言患汗瘢百藥不能愈灸天突二穴各三壯即脫然皇甫近峰嘗試驗之

嘗於民間散集中得僞漢上梁文云伏以乾坤逸漢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德立國家柱石之基于以濟世安民于以建邦啓土地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睿智富有天下作之君作之師天錫九疇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子立賢無方北伐東征專不邇聲色之美文韜武畧勵宵衣旰食之勤儼九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庶天順民萬福攸同一人有慶習成周之洛邑如豐沛之寓都展三輔之皇圖覽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於峭壁小孤屹砥柱於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滔天塹前朱雀後玄武燁燁京華工人掄材梓人獻巧電布星羅之合度暈飛跂翼之奏功黄道紫宸峙中天之華闕金釘朱户啓南面之明堂虹舉雙梁雷陳六偉　東扶桑擁出一輪紅光被海隅開壽域袞衣端拱帝王宮　南嶺嶠猿歸奏表函方土奇琛皆入貢華生彤管照清嵐　西使臣踰蜀馬如飛五十四州霑甘露民安物阜悉依歸　北萬里幽燕苦霜雪江南佳麗樂昇平比屋熙熙蒙聖德　上

天命惟新增氣象中天帝座十分明歷歷泰階光萬丈　下邊境鋒鏑收戰馬六軍務在盡歸農率土豐登樂閒暇　伏願閶闔開宮殿巍巍玉几之端嚴山河壯帝居翼翼金城之鞏固永保安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衣冠講唐虞股肱皆社稷廬山高幾千仞綱紀四方天子壽億萬年本支百世出剪勝野聞

崇寧年西都脩大内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骨池中則不涸置之果然呂公晉伯云除蝨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於床帳之間即盡除出簷曝偶談

内清外濁欒衣衾玉十里九坎牛馬低昂出揚泉太元經

乳犬噬虎伏鷄搏狸出文子

田中之水流入海附耳之言聞千里出淮南子

今古鉤玄二十　卷

瑯琊諸茂卿輯

少者松江鱸魚作鱠耳慈曰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鈎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會者皆驚出神仙傳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笑之客不悅出春秋穀梁傳

燕人生長於楚及老而歸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君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廬乃潸然而泣指壠曰此君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出列子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為諤諤之臣秉筆執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出韓詩外傳

劉弘為荊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欵

諂諂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出程史

洪武辛亥十月舟行安陸大霧中北風寒勁皆成黑雪凍沍草木竹栢皆枯壬子黃河竭七月地震大雷震死京師男女十六人驢一諭旨曰皆由朝廷禁網疎漏故天助朕殺之癸丑大旱　上於丹墀祈雨不應祝曰應天刑部死囚三千天苟不欲殺之三日當雨朕即釋之不雨乃天意欲殺之也遂盡殺之五日始雨出草木子餘錄

李西涯閣老嘗送李天瑞謫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醉愛舟多在水中居李後被酒過河溺死竟成詩讖出餘冬稿

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予遊行四方當其少時

蓋未知四者為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云韓持國為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輙與樂飲終日曾存之嘗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為樂無幾而春亦不予待也 出避暑錄話

錢鏐自稱吳越國王僧貫休以詩投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蹈林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鏐諭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然閒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入蜀 出全唐詩話

吳全琮父使齎米數千斛到吳市之琮皆散施空船還父怒之琮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懸之患不及啓報父奇之 出吳錄

李山甫美姿容而多髮每沐出命侍婢捧大金盤承而擲之望之者疑其為婦人 出樵牧閒談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出鶴林玉露

道士莫月鼎嘗與客遊湖烈日熱甚月鼎曰吾借一傘遮陰乃向空噓氣忽黑雲一片隨而覆之 出西湖游覽志

婚禮納采有合懽嘉禾阿膠九子蒲朱葦雙石綿絮長命縷乾漆凡九事皆有詞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為心可屈而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出酉陽雜俎

錢唐葉生為太學官無學識有學士假作葉策

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帝昭王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春孔子之孝四時長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出事文類聚）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即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郎面郎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返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出南部新書）

崑山張副使節之眇一目嘗游虎丘寺見千眼觀音像戲題曰佛有千眼光明皎皎我有兩目一目已眇多者太多少者太少一時傳為雅謔（出濯纓亭筆記）

司馬溫公晏言王廣淵章亟上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注侍立殿下既歸廣淵來問早間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出拊掌錄）

蔣煥字雲章姑蘇人領弘治辛酉鄉薦妙年麗質手采動人會試北上過山東阻風泊河下登岸散步遙望高門古木試往觀之至則廓衢崇閎喬木蔭翳果可愛門內花卉成行不覺引入小廳前垂簾映日畧無人聲遂忘懷微吟階下忽一童自外入俄而簾內遙見綺羅迤邐堂壁後啓見一女子立於深堂命女侍請見雲章疑懼欲辭謝殆意山東風土敦厚未必他也遂入交拜告云吾舉人北行過高門間探耳延坐後閣茶畢留兩宿遇猶天台雲章亦以明豔溺情竟忘還舟而女之老父適外歸呼女女倉皇出迎父覺有異入閣

乃見一少年子且怒且恩悔之曰長不適人吾罪也有壻若此豈非宿緣乎謂雲章曰老妻久謝世遺此女未嘗面人天使耦子留壻寒家何如雲章慚謝唯唯又再宿因試事曰迫老父送之北上雲章春末下第南還經山東復入其家儹風約升堂見孝幕障棺父出哭曰吾女斂於此中思子過憂成疾耳雲章遂大慟雲消雨散恍惚若夢淚奠而去入舟夜夢女在舟歸家夜夢女在家坐卧不置白日閒居相與款接深思敗神病翊而卒 出墨池浪語

王子猷嘗暫借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出晉中興書 又李文子所居雖一日必葺 出閒中今古

南楚材旅遊陳穎穎守慕其儀範欲以女妻之遂遣小僕歸取琴書其妻薛媛善書画妙屬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别倚絲蘿之托乃對鏡自圖其形題詩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画圖看楚材見之遂歸偕老 出雲溪友議

包孝肅尹京號明察有編户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户約曰今見尹汝但呼號自辯我與汝分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分辯不已吏訶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吏擢杖之於庭特寛囚罪不知已為所賣 出青瑣集

唐庚有軒數楹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賔客從游之所不至往往獨遊于此解衣盤礴箕踞胡床之上含毫賦詩曝背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 出唐子西集

原缺

范嚋金華人嘗為洞霄宮道士著易之占神妙莫測杭有無籍子胡婆壽負罪而逃官督捕嚴捕者即嚋求筮爻成嚋曰可於北方樹木中得之如言跡至臨平果獲於空楊樹中後會赦出欲報嚋持刀晨叩嚋詒以卜將賺出殺之嚋決以占將不利於巳隔門謂之曰欲問卜可擲下手中刀胡聞之駭服以刀畫其門而去 出姑蘇志

東坡在黃州夢參寥誦所作詩覺而記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曰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日淘井 出東坡志林

温公資治通鑑草數百卷顛倒塗抹無一字作草對客問疑事有簿隨手記録字皆眞謹劉器之諫議學於公者終身未嘗草字亦師友法度中一事 出愛日齋叢抄

甚厚猶大怒索練九千乃止樂天與微之情好如昆弟及作元墓銘尚酬以臧獲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價當六七萬則他可知矣潤筆之說是乃導之以利不可為法也 出龍江夢餘錄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沚之句故詩家多以三翼為輕舟如梁元帝日華三翼舸元徵之光陰三翼過是也按越絶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内經云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所謂三翼者皆巨戰船也用為輕舟誤矣 出苕溪詩話

黃埭阮二老者素以膂力自負一日溪行遇虎突入其舟阮計無所出俟虎躍即直前抱其腹相持入水中踰時乃出無相傷也虎去阮乃歸數日晝寢忽一猫從閣上墜其榻阮驚

疑虎復至也戰汗死陳五湖親見之（出近峯聞畧）

開元中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擢又降崔詵詵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奏請與其父合葬勑旨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絶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却祔舊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詵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雖逾越銛謬膺駁正敢廢司存請榜移禮官以求指定朝廷咸壯之（出大唐新語）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珊瑚高二尺者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俱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尺四尺條幹絶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比者甚衆愷惘然自失（出世說新語）

杜詩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可作畫

食羊肉過飽噉栗子一兩枚即消食瓜傷多啖鹽少許食蟹中毒飲紫蘇湯解之（出食醫心鏡）

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跆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舘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出丹鉛錄）

梁常侍徐陵聘齊魏收文宝
以遺陵謂傳之江左陵還
問其故荅曰吾為魏公藏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
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
州為大也聞者絶倒（出秦雜

梵文叙果有五如棗杏等謂

之膚果椰子胡桃等謂之殼果松子栢仁等謂之檜果大小豆等謂之角果惟檜頗奥不可解（出蜀都漫抄）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言立春在十二月中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立春在正月中策牛人居後示其農晚也為國之大計在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令天下州郡立春日製一土牛飾以文彩以彩杖鞭之既碎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出李涪刊誤）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于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于公公曰几上器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授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死備言其事云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出厚德錄）

王荊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眞知睡味未易語此也（出癸辛雜志）

吳主孫皓為晉所滅以為歸命侯晉武帝與侍臣王濟奕碁皓在側濟問皓曰聞君在吳剝人面刖人足豈有之乎皓曰見失禮於君者則剝之刖之時濟伸脚局下皓以此譏之濟矍然收脚矣（出三十國春秋）

隋侯白機辯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見路旁有槐樹憔悴欲死素曰侯秀才道理過人能令此樹活否荅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荅

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出啓顏錄）

夏侯隱每登山臨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聲而不蹉跌人謂之睡仙（出續神仙傳）

程伊川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此大不便（出程氏遺書）

邵康節訪商守趙郎中與章子厚同會議論縱横不知敬坐中偶談洛中牡丹之盛趙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詳康節云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次也見蓓蕾而知高下者下也章默然（出呂氏童蒙訓）

破爪傷膚壞裹梳摘髮色為之變叢琮瘞身列艷糜骨心為之安（出獻醜集）

唐司空圖豫為冢棺遇勝[illegible]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出澠水燕談）

沈約嘗侍宴屬豫州進栗子中有徑寸者帝因勅約曰與卿同徵栗事多少各疏所記帝得十二事約得九事少於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忌前若多之恐羞死帝聞其言不遜欲加罪徐勉固諫而止（出梁書）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倫戲作綠衣人大面如鬼狀或問何為者荅曰吾宣州土地神問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因得到此（出南唐近事）

裴度自題其像曰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出唐文粹）

邵康節赴王君錫會投壺君錫未矢始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云幾乎敗壺坐客以為的對出聞見錄

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常醉眠其上名曰醉石出廬山記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珍惜醉即踞之出唐餘錄

劉表設大針於杖端客有醉酒者輒以劉之驗醉醒也出典論

晏元獻守南都王君玉為僉判嘗遇中秋陰晦齋廚宿備而公就寢君玉為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即索衣起召客治具鼓樂迭奏夜分月果出遂相與樂飲達旦出石林詩話

諸葛恪吳太子嘲之曰卿自食馬矢而使人食鷄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出吳志

原缺

東坡與李端叔書有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出蘇文忠公集

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有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

成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盜在其室收種不時一盜也取得無䏻二盜也養女太多三盜也廢事就酒四盜也衣食過度五盜也 出六韜

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王濬戲謂之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意若何義基荅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出宋書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又曰得其人而不教不祥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粮借賊兵也 出荀子

王章字仲卿為諸生時學于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怒呵之曰在朝尊貴人誰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出妙選

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曾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出漢書

戴安道閒游贊云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 出晉抄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子何辭焉子高曰吾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如言何出子高曰出於嗜酒者平原君曰如雅言也吾弗戲子 出孔叢子

常熟徐氏子酷嗜聲色寵嬖歌童曰俊兒者頃刻不離其側其兄舉人某者富暴無耻欲奪之弟不能拒俊兒遂歸于兄徐每念及即至兄家冀得一見俊兒也俊兒畏不敢出惟掩面屏間偷淚暗彈而已徐亦為之嗚咽不久徐死忽附魂于其妻叫嘯號呼放誕無節連

喚俊兒市人駭異觀者環堵俊兒至則悲不自勝問曰主人何事還魂答曰吾無別事惟韶光似酒四曲未嘗教汝故留戀耳俊兒曰聽教妻係宋氏無非無為何嘗諳曉音律是日高歌按板迥異梨園竟日不食曲熟云吾去不復來矣妻乃甦卧病兩月始痊嘉靖丙午春予寓宋氏故得其詳今舉人者亦故妻與俊兒俱老竟不知何如也不祥若此家何昌乎韶光似酒四曲為崑山秦憲副所作纖穠巧麗人爭誦之

誌公見梁武語道欲堅其心乃請出死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于庭各貯水滿器令頃之周行庭下戒之曰水不溢貸爾之死於是作樂喧之久之杯水如故乃問之曰汝聞樂作乎皆曰不聞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撓不聞樂聲也今陛下閒時亦好如此莫待急時 出晁氏客語

種橘法樹高二三尺時翦其最下命根以瓦片抵之安於土雜以肥泥實築之始發生若命根不斷則根逆于地枝葉不茂且木之病有二蘚與蠹是也當刮去苔蘚刪其繁枝之不能華實者以通風日以長新枝及相視蠹穴以物鉤之仍以杉木作釘窒其穴凡柑橘辦間有虫及先時而黄者皆受病於中故也可不治之於旱圃中貴雨暘以時旱則堅苦而不長雨則暴長而皮多拆或瓣不實而味淡須溝以洩水無浸其根方亢陽時抱甕以潤之糞壤以培之則無枯瘁之患 出韓彥直橘錄

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陽之姬暮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以臣為保今王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伏臣將笞王王曰敬諾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

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曰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何也保申曰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殺茹黄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九此保申之力也 出呂氏春秋

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還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荅曰文若可使弔喪問疾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為荀有容儀趙有大腹可啖肉也 出三國志

廬陵歐明從賈客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投湖中後忽一人來候明云是青洪君明甚怖吏曰無恐青洪君感君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輙得數十年大富 出錄異傳

騏驥負鹽車垂頭太行之坂屠者持刀睨之 出鹽鐵論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輙相愛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遥見便入水霑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出宣驗記

漢書鮑永傳云拔佩刀截馬當胸乃止當胸馬之鞶腹帶也即詩所謂鏤膺以革為之

今古鈎玄二十七卷 計七十三事

瑯琊諸茂卿輯

天寶初寧王尚少好聲色風流醞藉諸王弗如也每春時於後園中紐紅絲為繩綴金鈴繫花梢之上有烏鵲翔集則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號護花鈴出天寶遺事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出老子

昝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者學其法久之曲盡其妙因妬君謨欲射殺之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拆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齧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齧鏃法耳出朝野僉載

王武子好射移宅近北芒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號金溝出世說

鄧析書曰譬猶拯溺而硾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又曰抱薪救火燥者先著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等奉使外夷入麻逸凍國知其俗尚節義婦喪夫則削髮剺面絕食七日與死者同寢多有並逝者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若得甦則終身不再嫁矣至焚夫日多赴火死又榜葛剌大國也富而好禮一種曰印度飲食男女不同席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孤寡無倚則一村人輪流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皆有足稱者竊謂華人不及也出星槎勝覽

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一貯黃荳一貯黑荳一空又間投數荳於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荳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荳用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矣出卻掃編

張祐柘枝詞云鴛鴦緅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
阿誰白樂天呼為問頭詩張荅曰公之長恨
詞有云上窮碧落下黄泉兩處茫茫俱不見
此即目連訪母也出摭言

則天時南海郡進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
側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
公時入奏事則天命坐與昌宗雙陸梁公就
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
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
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咲
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
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
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
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
神沮氣勢索然累局敗北梁公對御褫其裘
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
馬而去出集異記

唐太宗飲謂群臣曰古人淳質舞以達歡不必
合度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全勝未醉時
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出古今名賢録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
之曰吾柳神九烈君也已用汁染子衣矣科
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棗糕祀我固言許之
未久登第出三峰集

南唐時有賣龍水圖者或得之練以為衣忽釜
中雲起蒸蒸然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出偽史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賢足恃乎
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
瞽叟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
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
亦從身始人何足恃出韓詩外傳

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語妻曰

吾當年可與交者惟此二人耳 出竹林七賢傳

趙喜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喜常思欲報之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者曰爾曹若健當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出東觀漢記

食枌榆則瞑不欲覺 出博物志 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出嵇康養生論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出鶴林玉露

白鷴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來驟雨歸來急去作西窓一枕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作也初德麟鰥居見此詩遂納之予以為二十八字媒也 出王直方詩話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寀裦者寀從穴從木音森亦希姓也姓氏諸書不載

高宗問楊弘武曰卿在司戎授官有非其才者弘武曰臣妻拒悍此其所囑不敢違命上嘉其不隱笑而遣之或謂以此言諷上用皇后言也 出唐實録

董卓為郎皇甫嵩為將軍各不相下後卓為太師嵩為御史拜卓於車下卓曰義真伏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燕雀自不知鴻鵠之志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卓咲曰卿早伏無此拜也 出魏志

素問云脉泣則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泣與澀同

劉臻躭于經史性遂恍惚世事多所遺忘時有劉訥者與臻俱為儀同臻住城南訥住城東

臻自朝下將訪問劉儀同家從者謂臻將歸乃引至臻家臻乃擄鞍大呼曰劉儀同在乎可出矣乃子迎門驚曰汝亦來此答曰此是大人宅也臻於是顧左右久之方悟（出隋書）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蓋天之勲臣一品者熟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舉止端詳語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入生拜傳父命一品欣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者擎一甌與生食生赧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命紅綃送出院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云記取生歸學院神迷意奪語减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萊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為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欝結乎勒咲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匹為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輙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今夕當為郎君撾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携鍊椎

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是夜與生衣青衣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歎而坐若有所伺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珠愁轉結生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向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髦逼為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筯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脫狴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何如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即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斃大駭曰我家門垣邃密扃鎖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更無聲聞徒為禍患耳逾二歲而覺一品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擒磨勒勒乃持匕首飛出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不知所向一品悔懼多以家僮持劍戟自衛周歲而止後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出說淵崑崙奴傳

太祖微時甚愛於郭子興郭氏五男忌焉乃以事幽之空室中絕食漿馬后竊以餅飼給之一日炙餅釜中將供為郭氏親信所窺遂納餅懷中肉有腐痕出勇勝野聞

王太尉夷甫不與庾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

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
我法卿自用卿法 出世說新語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為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為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為詩寫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盆死于獄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見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 出本事詩

武后朝取供奉官置裏行為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斗量之咏有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乘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衆懟而止 出隋唐嘉話

嘉靖乙酉春吳縣橫涇一男子曰孔方者傭農也年五十一產一子自穀道中出形體悉備翌日乃死棄草莽中犬過而不食方產時甚苦凡一月而惡水乃盡有司聞于　朝以為人異云

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為之晝夜自轉 出西湖遊覽志

晏子曰吾一死之後豈關我耶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棄之溝壑亦可納諸石槨亦可惟取遇耳 出列子

日在井中不能燭十步目在足下不可以視遠雖明何益 出尸子

梁湘東王眇一目嘗於江北泛舟有樂功曹劉源曰帝子降兮北渚王作色曰當道目眇眇兮愁予耶一坐失色遂罷酒而歸出人物志

五代時三人為朋築壇以丹雞白犬歃血而盟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他日相逢馬當下出開戶錄

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俄而得鈇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變態無似竊鈇者出列子

頌人之美以飛走比況若有之不過用麟鳳虎豹鷹鵰之類而已然罕有以犬為美況若親後漢張表碑云仕郡為督郵鷹撮盧擊此何理哉今人以掾曹取媚上官奔走為用者為鷹犬乃知亦有自云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出莊子

江南處士朱貞白善嘲詠嘗謁一貴人不禮見其子均字孔平亦有時名烈問均曰吾作公天下謂何如均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為公但海內嫌其銅臭耳烈舉杖擊之而均走烈曰孔平可謂孝乎均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欲使父陷於不義耳烈曰爾以吾為瞽瞍耶出九州春秋

醬醋之用薰酒之用麴飴之用蘖均之為麥也而味或甘或酸或滑或澁觀其造醞真臭腐

之為神奇也 出丹鉛錄

諸葛武侯嘗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太平御覽載唐胡曾投人啓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

會稽王冕善畫梅多自書題于上斷纑尺楮人爭寶之如云朝來洗硯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皆有可觀 太祖聞而召之命題梅詩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睿意極眷之 出草木子

伯樂相馬經云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庾公乘之殷浩勸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此與孫叔敖殺兩頭蛇者同 出裴氏語林

干寶之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父時因推內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甦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語之悉驗後數年方卒 出志怪

齊宣王時人有死而復生者能言陰府間事乃云方在陰府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何得罪之多也因問曰何人也曰魯正卿季氏也其人再三不服曰無罪閻王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敵必無功豈徒無功必枉害人之命汝復不從是以萬人皆死又某年飢汝蔽君之聰明而不言遂不發賑因此死數萬人又汝為人相職在燮理陰陽汝為政乖戾多致水旱民被其害此汝之罪也其貴人叩頭乃服王曰可付阿鼻地獄乃有牛頭數輩執之而去艾子聞之太息不已門人問曰先生與季氏有舊乎何

歎也丈子曰我非歎季氏也蓋歎閻羅王也門人曰何謂也曰自此安得獄空耶出丈子雜言

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亮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鴟蹲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撫掌大咲出大唐新語

相國呂公端與一供奉官被命使高麗國王餽送琛奇異貨盈載而歸先是供奉者以公所得置之船底已之所得在公物上慮水氣之見侵也方至海心風濤四起舟欲傾倒舟子前曰風濤之由以公等所載奇異海神惜之不欲令多到中國但少拋水中風必止矣公如其言左右擲之纔半風息舟已達岸矣啓船視之公物居下者咸在而供奉之物畧無孑遺矣海神非秘惜奇物也將以懲小人用心之奸耳出友會談叢

元僧覺隱淅人也與笑隱訢公天隱至公皆以詩自豪時號三隱覺隱睡起云花下拋書枕不眠起來閒漱竹間泉小窗石鼎灰猶煖殘燼時飄一縷烟江亭秋晚云獨倚清江秋思長晚潮初上水亭涼海門風起雙鸂鶒一抹銀花湧夕陽又云藤枯擁老樹石裂礙深溪陰洞水聲合短垣松影齊磵回知徑遠山迴覺梅低忽爾破孤寂嶺猿清晝啼皆清新可錄特二隱之作未之見也

張長史釋褐為常熟尉有父老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閒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公筆跡奇妙貴為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曰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

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于一時（出幽閒鼓吹）

袁天綱精於相術其子客師亦傳其業所言甚驗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諸術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啓合中已生三子矣客師嘗與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舟中人顔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已近豈可從之且少留舟未發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内吾屬無憂登舟而發至中流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出袁天綱外傳）

許伯新買第宅盖寛饒賀之酒酣仰屋而歎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閲多矣惟謹慎爲能久（出續漢書）

郗超字嘉賓桓温與謝安論大事令超卧帳内聽之風動帳開安咲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出宋書）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醋供迪簡以李景略令酷發之必死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人皆感泣（出桂苑叢談）

李白與蜀友吳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遥寃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古人存交重義者如此

原缺

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寧得爲用（出漢書申屠剛傳）

曰待北部有鈌來說未幾　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府耳晚歲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乃至是旁一妾遽云誤我輩即陰隲耳寧即日嫁者數人後竟絕嗣豈　天子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為陰德耶（出閒略）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羲之近有一庸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信以為然有以示楊狀元慎曰此羲之草韻也楊戲之曰字莫高於羲之得羲之自作草書百韻歌亦奇矣又如詩莫高於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子有四書講套若求得二書與此為三絕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書講套楊曰孔子既無四書講套羲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信乎偽物易售信贗難市也（出丹鉛錄）

今古鉤玄二十九卷

琅琊諸茂卿輯

李泌為相以虛誕自任嘗對客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公同飲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取酒榼泌命還之畧無愧色（出國史補）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嘗問王大曰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磈故須酒澆之王大嘗自言三日不飲酒便覺形神不相親（出世說新語）

永樂間毘陵胡尚書濙奉使訪張仙至蜀中遇高僧白雲和尚臨別贈胡公素帛一縑云出峽當有用公出峽果遇　皇后喪詔始信其能前知也後　太宗召白雲至京師朝士皆敬禮之惟歐陽主事不為禮白雲呼之曰爾

非永叔之裔乎永叔嘗贈我以詩探囊出之果文忠手筆也凡宋元度牒具在後竟卒於京（出濯纓亭筆記）

元時有松江人謁趙文敏公公在内未出問是何人荅曰我是雲間人公隨應曰君非日裏鬼其應對之敏如此（出閩中今古）

苗晉卿嘗遇一老父問曰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又曰晉卿困窮憂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全不信怒曰將相向上是天子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晉卿以恠誕揖之而去後果為將相玄宗崩攝冢宰三日（出唐餘録）

繁知一聞白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題一詩于壁間云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白見之邀知一至曰劉禹錫至此三年不成一詩止録四章而已詩不易作也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奇狀新闇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曉潮滿九江春為問陽臺客應知入楚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虛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度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在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吟畢與知一同濟竟不作詩（出雲溪友議）

火浣布出西域火鼠毛織之一云漲海中有燃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土人剥取其皮紡作

布若垢污投火中燒之復潔 出抱朴子
孫元覿知杭州有僧醉卧道上為邏者所擒公
問為僧而飲何也對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
與酒一壺一引而盡公令扶歸戒勿侵侮僧
明日聾鼓登坐曰吾西域人也涵跡於此不
幸為此子所識不可復留跏趺而逝 出委巷叢談
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
相扶不傷墻木不陥井穽者則其幸也 出韓詩外
傳
君臣親而有禮百官和而不同此治國之風也禮俗
不一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臣爭盟大
夫爭名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
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剝下作能附
上作忠此叛國之風也小臣爭寵大臣爭權
比害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內政行
此亡國之風也 出荀悅申鑒

尤延之與楊誠齋為金石交皆善謔延之嘗曰
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曰
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為蚌
蝤延之戲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
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
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蝤
蝤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
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
寄詩曰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
亦以蝤蛑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
歌楚些萬象為挫壞僑詭譎我倡公和放浪
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出鶴林玉露
俞公士悅微時夢相者持一骨來語公曰君貌
奇甚當享大貴但頷下骨不稱請與君換之
既寤而頷下猶隱隱作痛鑑之果異矣後官
至少保尚書 出近峯聞畧

白傳葬于龍門山河南尹盧正刻醉吟先生傳立于墓側洛陽士庶及四方之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塚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出賈氏談錄

鄧艾為車騎將軍征涪陵見玄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卷樹葉塞之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乃自投水中出蜀志

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或問曰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日同吾何憂焉出列子

鄭泉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於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為陶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出吳志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穀曰恐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已自責父子遂成純孝出太平御覽

富鄭公留守西京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邵康節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先生曰凡若干朵使人數之果然又問曰此花幾時盡先生曰明日午時盡坐客皆不荅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再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衆曰諾次日食罷花尚無恙忽群馬廐中躍出與坐客馬相踶齧奔突花叢中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愈神先生之言出聞見錄

路嚴幼病篤有人稱解醫禳之術嚴用之不效曰此盲郭璞也出搔首集

顧愷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罕見其面疾篤妻出省之愷令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趣令妻還其貞潔不濁亂如此出三國志

裴筠婚蕭楚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嘲之云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出古今詩話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於鄔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劒器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魯公脚唱賊復問師何所得曰觀夏雲多奇峰及壁坼路常師之出法書苑又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岸見沙地平遂以錐畫字媚好可愛貴藏鋒也出書訣墨藪

武后問狄仁傑曰婁師德賢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出唐史

蔡琰文姬邕之女也邕夜調琴絃絶琰年六歲聞之曰第一絃絶邕復故斷一絃問之曰第四絃邕曰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由是言之何得不知也出樂志

李翺復性書云人之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乎

靖恭初大興善寺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紫桐四株素手植也元和初鄭相於此院避暑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軸脂不可浣謂素曰弟子為和尚伐此木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曰木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為人所惡明日若復有汗我必薪汝明日自是無汗出神僧傳

元稹與李杓直碁稹敗乃竊杓直數子吞之及尋問稹乃怒出碁天洞覽

慈溪張御史昺成化間知江西鉛山縣縣有寡婦止一子為虎所食訟于張張與之期五日來乃齋戒作文祭縣隍神大槩言神不能禦灾捍患而縱虎食人五日內必驅虎伏辜否則毀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有人告曰虎至矣虎至矣張驚起佩箭升堂急令啓門忽二虎至俯伏庭下若有神守之者張曰吾良民之子而汝無故食之法當抵死二虎中有不傷人者退一虎起繞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張素善射挍所佩箭三發三中其首虎猶不死命吏卒亂鞭殺之召婦人歸其虎出都公譚纂

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出管子

人之病痰火八九老人不宜盡去火盡人不宜盡去痰去之則愈病斯救世之譬也出空同子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端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為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詩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在迴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荅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出本事詩

孫尚書覿與胡樞密書云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軏不到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使不得言也出內簡尺牘

白樂天於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寺觀丘墅

有泉石花木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出白氏長慶集）

安禄山叛玄宗召李巨入禁中對問稱旨大悅勅宰相與語久不得罷楊國忠怠謂巨曰比來人多以口打賊君不爾耶巨曰誰為相公手打賊乎（出開元遺事）

王晞為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為侍中苦辭不受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出北齊書）

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拘檢好往妻江氏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及穆之貴為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出世說）

憲宗朝萬安為相傾搆賢良為之一空有倪進賢者自庶吉士擢為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及 憲廟晏駕内豎於宮中得疏一小匣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袖出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懷恩以其疏於内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安久在内閣人或諷之荅曰安惟以死報國其無恥若此貪賄鉅萬及死妾媵子婦懷以奔人家無遺焉（出守溪筆記）

呂許公蒙正作相一朝士家有古鑑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以獻之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咲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出尚論編）

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克舉舜彭祖而任之論語

汪老彭商賢大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亦一證也

無錫華氏二子一長卿賦一為弟子員遼陽李公宰是邑其長賦者偶呼不至厥弟易服以應之李能識其非曰汝豈秀才而代粮長者乎欲杖之因出對云秀才粮長打粮長不打秀才即對云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一時應對敏捷人皆稱之 出石田雜記

成化間蘇州崇真宮道士龔尚賢飲燒酒過多夜向卧吹燈引火入喉中燒死大抵酒皆有火非但燒酒也不可不戒 出蘇談

玉堂新話載劉景元與友人游市取染工曆讀之一覽成誦我 朝劉大參昌以避雨入染肆中閱其曆而還肆偶失曆大參默而授之不爽一字二公事甚相類而姓偶同亦奇矣

高祖始造鈔法累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之遂竊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為之耶 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肝也 高祖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一簿搗而為之果成遂令歲輸上方令太學季納課簿給軍衛糊為砲傚書給光禄寺為麵囊而鈔法竟止 出野記

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出鹿門隱書

孫以忠蘇之長洲人世業裝潢性誠質一日有郡吏管佑醉至其家遺所囊金百兩而去孫藏以竢之已而管倉皇來迎謂曰得無亡金乎即持還之管分謝孫曰若利此還非本意也不受 出客座新聞

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熟視澄曰都非是乃去 出因話錄

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徑路而歸忽於草莽見燈火熒煌賔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賔客語咲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持杯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為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觥云有拒歌者飲此歌舊詞中笑語亦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壻斷音書遥天鴈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抛觥云不合推辭乃酌一觥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睽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云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抛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闃然無所見張生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

莾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孥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尨來第二中孥頷因驚覺乃頭痛張生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出夢遊錄

明道先生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語錄云寬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出近思錄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 出獨見錄

翟嗣宗尉臨淮頗為監司所窘遂題蜘蛛詩於驛云織絲來往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自心雖甚小漫天網紀亦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簷下飛蟲最懼他莫學螳螂捕蟬勇須知黃雀搖君何 出復齋漫錄

蝎螫人痛不止以猫兒糞塗患處頻易之 出食醫心鏡

古辭云圍棋燒敗襖着子故依然陸龜蒙皮日休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皮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絲是皆以下句釋上句樂府解題以此格為風人詩以觀民風亦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劈開須見薏秋枰着盡更無棋破衫却有重縫日一飯何曾忘却匙是文與釋並見於一句之中與風人詩又少異矣 出丹揚集

有人畜一子母胡孫一日鳶飛下搏其子啄腦食髓胡孫哀鳴三日不食徑於廚中取肉一片戴頂上往中庭似有所伺者逡巡鳶果來搏肉胡孫兩手擒定擘其翅齧腦食髓衆皆痛快 出景渙閒言

陶弘景梁武屢聘不出惟畫兩牛以獻一牛散
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
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安可致之 出逸士傳

定陶縣呂煥操心亮險使酒剛暴閭里為患祥
符五年春民間太牢瘴疫大起煥家所有皆
殞同鄉有存者煥妬之剖磔腸胃棄於放牧
之地欲令薰染盡絕與己同也是歲夏煥以
無力耕耨亦不播植見他人之田則欝然佳
苗心愈不平一旦風雹驟至煥亟詣野中仰
天祈曰願風雨更甚雹塊益大擊仆稼穡用
快我心言未畢陰雲轉濃咫尺不辨忽見三
人衣青執搖吒煥曰爾愚賤之人不能勤力
自養而乃幸如此吾雷使也殺爾何益特小
懲之遂驅之南去令抱氷片而行旋驅旋吒
艱苦備極時於袖中探氷丸使含之但覺寒
凛徹骨戰慄靡定奔馳百餘里不少息將曙
煥忽如夢覺復在舊處四肢疲薾若中沉痾
久而精神恍惚疑奪其魄也 出友會談叢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問元方曰府君何如元方
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
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
曰足下何謬也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
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三君高
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問者慚披靡
而退 出世說新語

吳俗語多有義最為近古如謂具酒殽賀人曰
[歹皮]勸 [歹皮]音披 字書割肉以勸酒也謂與人共出
錢置酒曰扛醵 醵音拒 字書醵歛錢飲酒也謂拭
桌布曰幡布說文云幡布拭觚布也又晉人
云不見酒家幡布乎用久則爛謂條頭縧曰

蘇頭古有流蘇今吳人呼鬍亦曰蘇蘇鬍古音通也謂小巷曰弄亦曰火衖衖俗字也南史齊蕭鸞執其主昭業行至西弄弑之謂執業治生者曰生活梁蕭宏愛錢積至三億餘萬武帝見之曰阿六汝生活大可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曰同矍圃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出丹鉛續錄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何年從何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揜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內閣書目亦不載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今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噫可歎哉

吳顧愷每得父書常灑掃几筵舒書于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臨書涕泣語聲哽咽 出六帖

許市去吳縣西二十五里舊傳秦始皇求吳王名劒白虎距丘上帝刺之虎西走二十五里而沒地裂為池因名其地曰虎疁至南唐諱琥錢氏諱鏐遂改名許市後人訛舊音於許字加點水為滸市訛為墅迄今兩稱之不能辨云 出平江記事

英廟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語及家事問卿有何事難處者朕為卿處之公謝無有 上固問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第妾有父以臣貴久依臣臣因厚待之今彼侵家政覘權賂頗撓臣事臣不能去之也公意蓋欲 上屬之法吏而屏之耳 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俾至公家杖殺之公叩首謝然而以雙韮往公請其故 上曰既去

其父安用其子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亦嘗諫其父願且留之　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不可留再三申懇竟不從校去頃刻報已兩斃矣出孤樹裒談

張懷瓘書録云往在翰林見古鐘二枚高二尺許有古文三百餘字紀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以大篆神彩驚人蓋三代鈿金為篆其精類如此又李伯時得雕戈蟲鳥書黄金文銘六字曰主端辟作彤戈鈿金法今亦不傳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砑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戧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而鈿金不在其中今并其名亦不知矣

黄彦承高爽闓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黄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出襄陽耆舊傳

尹蓬頭者不知何許人手持一杖披羽袍翩然而行見者以其童顔鶴髪有仙風争延致之叩其中不荅或以年問則曰吾歴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矣郡守林公世遠聞而異之一日召見亦默然不荅惟曰吾宋人吾宋人於今何有尋遁去近有自天台來者亦云見之

博物志載呉王江行食鱠有餘棄於中流化為魚故名呉王鱠餘長數寸大者如筯雲溪友議云寳誌禪師嘗於臺城對梁武帝食鱠時昭明諸王皆侍側食訖帝曰朕不知此味者二十年矣師何為爾誌公乃吐出小魚鱗尾皆具帝深異之今呉中鱠殘是也

呂希哲晩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一切不問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其

亦達者歟
孟子題辭曰孟子名軻字則未聞前漢志顔師
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未詳其所得
然孟子之字見於孔叢子因知古人名字隱
而不彰者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特未之
考耳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
許由字仲武並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允
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則其謚也
見論語注疏皐陶字庭堅見左傳孔安國字
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煓字執嘉
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
敬伯漢申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超
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鄭子眞名樸叔孫通
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注
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子字子終見
高士傳商山四皓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

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
譜箕子名餘胥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
牙見孔穎達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叔敖
名饒字叔敖並見碑彭祖姓籛名鏗見姓苑
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
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亮直之節臣未
明也王曰何故荅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
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
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
月果得罪（出孔叢子）
唐文宗夏月延學士講易賜辟暑犀（出提要錄）同昌
公主堂中設却寒犀李輔國堂中設迎涼草
狀類碧草而幹如若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
而未嘗凋落盛暑掛之門户則涼風自至韋
簡公端午帖子云已持犀却暑更闘草迎涼（出杜陽雜編）
魏明帝時崑明國獻嗽金鳥色如黄

雀飼以真珠及鬼腦常吐金屑如粟宮人爭取為釵鈿謂之辟寒金言此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憐（出古今詩話）漢武帝時外國進辟寒香室中焚之雖大寒必減衣（出述異記）

長洲蔣燾年十七試南都不利遂鬱鬱而死死後降靈於其家母徐氏追之則應聲曰吾不死若拈吾典籍若舉慟皆令吾悲一日又曰吾得從先君游甚有賴徐氏又將追之而燾篋如也所著有東壁遺稿其文皆艷語雖老儒不能及（出草野纂聞）

王凝家青齊之間仕虢州司户叅軍以疾卒于官家素貧妻李氏一子尚幼李負之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疑之不許其宿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大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為之泣下（出五代史）

項平父詩云日日長沙岸看雲便念家如何永州夢偏愛在長沙與賈島却望并州是故鄉之句全類人情大抵如此

洪州娉婷市五代鍾傅侍兒所居後以名市畢少董謂可對温柔鄉（出硯北雜志）

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閒居何以遣日劉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出却掃編）

趙景安云古人書字有誤即墨塗之今人多不塗旁注云卜謂之卜煞莫曉其義近於范機宜處見司馬公與其祖議通鑑書有誤字旁注云卜然後乃知非字之半後人又省作卜或三點者項氏家說亦以温公為證謂勘書之法有為乙字布於兩間者自右句上而使

之下復自左勾下而使之上蓋字顛倒當兩易也今舘中校書格字有誤者以雌黄塗訖别書於上或衍字以雌黄圈少者於字側添入或字側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於本行上下空紙標寫倒字於兩字間書乙字舉子塲中亦然不為恠也 出愛日齋叢抄

凡人難知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廉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出莊子

諸葛瑾與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出續世說

今古鈎玄二十九卷 計七十八事

今古鈎玄三十卷

瑯琊諸茂卿輯

君子之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者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耘於野 出陸賈新語

樗里子卒葬渭南章之東曰後一百歳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在其西武庫正當其墓 出史記

衛靈公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有新聲者召師涓撫琴寫之公遂之晉晉平公觴之靈公乃召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曰不如清徵平公曰願試聽之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而延頸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師曠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來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 出韓子

李公甫謁真西山丏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為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就末聯云於戲保抱提携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廈之間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出鶴林玉露）

李太史與張文牧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為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出隋唐嘉話）

鄜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云藏衣笥能辟蠹魚又平陽府候馬驛澮河兩岸石土上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山中有人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十丈皆石惟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脛節齦齦然關中之山數處亦爾吾鄉陸文裕公深云聞之陝西舉人張守後以訪之士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自左傳有倚鄭為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於是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間獨未聞有西道主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東道北道而不考其他

沈存中題甘露寺多景樓一聯云地從日月生時見天到江山盡處迴蓋傑作也又黃翰一聯云江長不見水窮處山遠只疑天盡頭亦佳（出方輿勝覽）

蜀中食品有南方不知者東坡所謂豆莢圓且

小槐芽細而豐者巢菜也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鵞黃子魚子者櫻筍也蜀都賦所謂蒟醬流味者蜀醬也老杜所謂香飽兼苞蘆者蜀鮓也 出壯遊錄

嚴甘羅武功人行刼為吏所拘唐高祖問曰汝何為作賊甘羅對曰飢寒交切所以為盜上曰吾為君使汝窮困吾之罪也赦之 出南部新書

登山涉水之間事事賦詩則反礙真樂葉石林記陳后山每登覽得句即急歸卧以被蒙頭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隣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則詩已成乃敢復常大是為詩所苦大抵江山既勝風日又佳從以良朋韻士便當極躋攀眺望之興罷從燈下或月夕追憶所遇歷歷在目然後發之詩文庶幾各極其愜而無累矣 出儼山詩話

筆亘銘云箭去無前津水無波大匠失斤元戚去戈蓋隱語也不知何人作

世傳鬼作詩云做鬼今經幾十秋也無煩惱也無愁諸公勸我為人好只恐為人不到頭莊生所謂髑髏深矉蹙頞云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即此意也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出豫章舊志

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夢當作蔓鄭樵謂天棘為柳殆無所據柳亦不可作蔓按本草索隱云天門冬在東嶽名淫羊藿在南嶽名百部在西嶽名管松在北嶽名顛棘顛與天音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 出外菴詩話

成化間嘉善縣民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生四子三乳生六子皆不育 出潛經亭筆記

漢書張陽傳始為小吏乾沒注云射成敗也豫
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海錄碎事
載裴松之云冒險起利不計乾燥況沒也

賈島初為僧韓退之見其詩令還俗俞紫芝有
詩欲為僧王荊公欣然為置祠部約日祝髮
而紫芝不果二公何所見不同如此至饒德
操以一時風雅之姿竟落髮為僧甚矣宋人
之溺於佛也

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魄荊楚間常半酣
靸屐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
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屐濯足旁若
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
皆掩口而笑不數年果鎮荊南遂買此宅又
嘗佐太尉南康王韋臯為成都郵巡忽失意
韋公遂之使攝靈池尉倉皇受命羸僮劣馬
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
人忽有兩炬前引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兩
炬皆滅後入相 出錄異記

蘇瓊為清河太守盜賊止息其鄰郡富家將財
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人成氏大富為盜攻
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 出齊書

王侍郎溥之常言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
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 出却掃編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
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
取回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
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
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
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
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
王言王以其妻歸之餅師 出本事詩

南方產茘枝而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少劣其高潘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無核而大如鷄卵者其肪瑩白不減水晶乃奇實也殆不多見耳出北戶録

吳猛好道術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乃以手中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依舊出搜神記

玄宗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皆燈也出影燈記

汝陽王璡飲葉靜能葉曰有一生徒能飲當令來見翌日有通謁者曰常持滿見之侏儒也談胚渾之道飲以五斗忽醉倒視之乃甕也出河東記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顧參軍者剪鴝鵒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言參軍善琵琶鴝鵒每立聽移時又能效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絕似有生齆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納頭於瓮中以效焉遂與齆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鴝鵒前盜物參軍如廁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某物參軍銜之而未發後盜牛肉鴝鵒復白參軍曰有何應驗鴝鵒曰以新荷葉裹著屏風後檢之果獲參軍痛治而盜者恚之以熱湯灌殺之參軍為之悲悼者累日出幽明録

丞相李程善謔為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客掩口而退出劉賓客嘉話

劉伶放情肆志每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命之曰死便埋我出晉陽秋

韋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後昭達因醉墮馬鬢角少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為流矢所中眇其

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後為司徒出芝田録

揚文公大年與客碁石資政中立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荅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出歸田録

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静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娛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吟嘯覧古于江山之間諸茶野釀足以消憂蓴稻魚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隠君子佛廬勝絶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出蘇滄浪集

梁叔魚三十無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有子五人恐子晩出耳非妻之過也遂安之出白孔六帖

山谷云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

貞元中有常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將軍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開元中萬回師弟子所建也其僧為野义所食今絶踪二年矣又聞人説有二野义在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予操心在平侵暴野义何類而敢噬人今夕必挈野义首至於門下將軍止之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悄然曰常生當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於精舍悄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户履舄衾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内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之處四壁多掛野雉玄熊之類或庖炙

之餘亦有鍋竈柴薪自東乃知將軍之言不謬耳度其野叉未至遂扳栢樹徑大如碗去枝葉為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野叉挈鹿而至怒其扃鐍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遂以栢樹撾其腦再舉而斃之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野叉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已亦哮吼觸其扉復踣于地又撾之亦斃自東知雖雄俱殞應無儕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野叉首挈餘鹿而示段段大駭曰真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而罷 出說海

崇寧間東阿董熙載飲于村落醉歸墜馬卧道次馬韁持于手忽有盜盡解其衣又欲其馬方俯首取韁馬遽齧盜髻不得去逮熙載醉醒盡復取所失物馬始縱盜為人臣僕而不盡力於君主者曾是馬之不若也 出陶朱新錄

邊讓見袁閎失次序閎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讓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出世說新語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孫嫂地基母子但吞聲忍氣旦夕焚香拜天而已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姪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神矣哉 出瑣綴錄

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往市過見貨金者因攫奪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其金耳吏大咲之 出列子

沈清友吳江女子也有詩云晚天移棹泊垂虹閒倚蓬窓問釣翁為甚鱸魚低價賣年來朝市怕秋風甚得風人之體又詠漁父云起家紅蓼岸傳世綠簑衣詠牧童云自便牛背穩却咲馬蹄忙下字之工如此 出姑蘇志

吳越錢鏐少在軍中未嘗寢末年少倦乃刻木為圓枕以自警或命子弟諷詩達旦契丹聞之謂之不睡龍 出九國志

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輒拾取焉 出西京雜記

張跂欲娶妾其妻曰子誦白頭吟妾當聽之跂慙而止 出事文類聚

越人王晃當天大雪赤脚上灊岳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僊去 出潛溪集

王僧虔戒子書曰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各在身已切豈復關吾耶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復知子弟毀譽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懷 出晉紀

王著及第依張蝦最相友善一日出通衢忽相遇遂邀叙話云公蝴蝶詩最佳今夜若棲芳草東為傳消息報王孫蝦無言忽不見驚問鄉人云已卒矣 出南唐野史

鄒忌為齊相長八尺餘體肥麗朝服衣冠窺照自視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忌不信復問妾妾曰君美旦日客從外來忌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來忌熟視自以為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而臣妻妾及客皆云臣美或私畏於臣或有求於臣今齊地千里宮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是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吾過者受上賞 出十二國春秋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香栢為之文梓為梁花石甃池引水築山碾磑廠庫亭閣無不備具築成約費白金五千鋌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星而出行至東都竟卒家人不能居焉（出涑水記聞）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其破題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于萬世善猶同于衆人或謂之曰以尿確對油筒宜乎黜落（出易齋笑林）

鍾氏崑山陸安妻洪武中安父以事逮至京師議大辟將磔于市而安初婚乃謂鍾曰吾不忍吾父死吾將代刑汝其柰何鍾領之安往竟死訃至鍾遂經（出玉峯志）

崔唐臣閩人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登第崔憮然罷舉其後二公入三館乘馬偕出循汴岸見一士艤舟坐窓下蓋崔也亟就謁之問其別後況味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來往江湖間其半市雜貨時取贏以自給雖云汎梗飄蓬蓋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邀與歸不可但叩官居坊曲所在明日二公自局中還各覩崔留刺即再訪舟則已行矣歸玩刺字其末有細書一絶句云集僊僊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黄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出容齋隨筆）

郗超每聞欲高隱者輙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室在剡為戴安道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入官舍（出續晉陽秋）

劉先主與張飛趙雲等分定郡縣時巴郡嚴顔率衆守城不降及城陷縛顔至飛呵曰汝見大將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命左右牽去斬顔大咲曰斬頭便斬頭何必怒耶飛壯而

釋之引為上客出三國志

司馬温公為武安從事同幕有私幸營妓會宿於僧廬者王荆公往迫之使妓踰墻而去荆公集句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閒偷卧老僧房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出后山談叢

四明陳子經在勝國時嘗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奉周主為鄭王以奉字易廢字雷忽震其几子經厲聲曰老天便打折陳桱之臂亦不换矣後三日子經因晝寢夢至一所類王者居有人入報陳先生來矣其中坐者衣黃袍起坐待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於篡耶子經心知其宋祖也對曰陛下欲臣死即死耳史貴直筆不可易也遂驚寤後為我　太祖所戮出都公譚纂

古制無奴婢謂之贓獲贓者被贓罪沒入官為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今人書臧字者非出風俗通義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一旦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出唐書

目所不見彼自華靡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喧轟於我何與是以脩道者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也出經鉏堂雜志

景龍中權龍褒為左武衛將軍好賦詩而不知音律中宗與學士賦詩輒自與焉上戲呼為權學士初以親累遠貶泊歸獻詩云龍褒有何罪天恩放嶺南勅知無罪過追來與將軍上大咲嘗吟夏日詩云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或曰豈是夏景荅曰趁韻而已皇太子援筆譏之曰龍褒才子秦州人氏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出全唐詩話

安千秋歷事唐晉累吏藩鎮爲人狀貌堂堂而
不通文字人謂之沒字碑（出五代史）
酒徒鮑生多蓄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遊行
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於山寺兩易所好
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忽有客造席
作賦曰步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
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
於鬒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合坐稱歎（出異聞錄）
曾子固云宅有桑麻田有秔稌渚有蒲蓮弋于
高以追鳧鴈之高下緡于深以遂鱣鮪之潛
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
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攬
天地之奇變美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
吾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出南豐集）
第五倫字伯魚光武問以政事戲謂倫曰聞卿
爲吏過婦翁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
父帝大笑（出後漢書）
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
曰美則美矣臣意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生
草木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
而智氏亡（出說苑）
張牧之隱于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人
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
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出澄懷錄）
奕碁取一道人各五子謂之蹙融融者戎也起
於黃帝蹙鞠戎旅之間爲戲耳庾元規曰蹙
戎者今之蹙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
之義今宮中多用之（出珊瑚鉤詩話）
韓退之作柳子厚墓誌有云平居閭里相慕悅
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
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不相背負

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若毛髮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吁可畏哉（出昌黎集）

僧澹交自題其像云圖形期自見自見卻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凝幻質墨彩聚空塵堪咲予兼爾俱為未了人（出瀛奎律髓）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為不可居常顧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詰其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廈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移則從東西移則從西耳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出避暑錄話）

延祐初京師一木工與其長不睦衆工劇酒食強工造長家和解之暮醉散去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以其醉於讐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榻中空乃啓榻磚劃為四五始容焉復磚如故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逮至榜掠不勝毒自誣服詰屍處曰棄壕中責仵作二人索之四被笞終不得二人歎悒循壕相語笞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旁一翁騎驢渡橋擠墮水中縱驢去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慟曰是矣取夫招寃壕上既笄珥脩佛事具棺莫之哭盡哀獄遂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宛然其家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執嬲於邑亦以鞫訊憯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庾死獄中歲餘工長奏下竟斬于市衆工隨而譟雖皆憤其寃而不能為之明遍訪其事無所得乃聚鈔

百錢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初婦每脩佛事則丐者坌至求齋一偷兒常從丐往一夕偷兒將盜他家尚早暗中依婦垣屋以待迫鐘時忽醉者踉蹌入酗而怒其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歎曰緣而殺吾夫自首異處土榻下二年餘矣榻既不可火又不敢塡治吾夫尚不知消腐盡否今乃虐我歎息飲泣偷兒悉聽之明發入局中譟於衆曰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因俾衆工逐隨其往偷兒佯被酒入婦舍詆之婦大罵鄰居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土榻拔磚作欲擊鬭狀磚去而屍見矣衆工突入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壞中死人何從來仵作亦伏誅婦與所私者磔于市官以庾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寃夫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者二人耳乃牽連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伏刃逃笞而得刃負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轇轕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出祥刑要覽

王仲宣好驢鳴旣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者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於是赴客皆作驢鳴 出魏畧

梁僧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後爲山陰令時武陵王紀爲會稽宴集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法朗呪之便息日晚王曰能復使之鳴乎法朗曰王歡已闌今汝恣鳴卽喧聒如故 出括異記

柿有七絶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蠧五霜葉可翫六嘉賓七落葉肥大五色兼備光澤可愛鄭虔取以臨書 出圖經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更做甚人也 出伊川集

梁周捨占對辯捷嘗與裴子野語及嗜好子野云從來未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裴乃不覺一坐皆咲 出鶴跖集

張瓌撼相魏元忠久不荅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瓌撼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也 出魏元忠傳

有藏戴松牛者以錦囊繫肘自隨出與客觀旁有牧童曰鬬牛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畫鬬而尾掉何也黃筌畫飛鴈頭足皆展人曰飛鳥縮頭則展足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驗之信然 出仇池筆記

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得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朱温篡位取此猴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温徑趨其所跳躍奮擊温遂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 出幕府宴閒錄

經筵官會食資善堂東坡盛稱河豚之美呂元明問其味坡曰直那一死再會又稱猪肉之美范淳甫曰奈發風何東坡咲曰淳甫誣告猪肉 出聞見錄

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出孟嘉傳

劉安君曰欲髮不脫梳頭滿千遍 出服氣精義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出樵談

何晏鄧颺二尚書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否卦成輅稱引古誼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出名士傳

薛勤為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為父賫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送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出汝南先賢傳

馬援擊潯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因出小黄門頭有蟣蝨者皆剃之出東觀漢記

祖廣為護軍長史行常縮頭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清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出世說

栁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藉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出栁州集

山猺死者諸子照水內一人背屍以箭射地箭落處定穴穴中藉以木貧則已富者不問歲月釀酒屠牛呼圍洞諸蠻發骨而出盛以小函或架崖屋或掛大樹風雪剝落皆所不問名曰葬堂亦猶愈於吳中之火葬者矣出溪蠻叢笑

仕宦者至京賂遺津要或有厚薄而津要之人報之亦不同故京師語曰十兩銀到處尋一匹段看一半一足紗沒處查

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桓蔚之敗投牛牧寺僧昌保藏之劉毅殺昌及劉毅被裕討夜走投寺寺僧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將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章子厚以為強奪民居下郡按治及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

可也當鞅韋快其今之行指撝如意假令知有後灾猶將不恤也東坡云及其出亡而無所居然後知為法之獘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予謂鞅悔無及也章子厚事酷似劉毅獨不聞其悔與否也（出愛日齋叢抄）

馬朗州設醮空中雲鶴盤旋判官何致雍為箋齋詞云一聲空洞之音重城月曉數隻仙禽之影碧落霜寒（出北夢瑣言）

唐張後胤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後太宗即位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為之笑（出摭言）

朱希真居嘉禾嘗有朋儕詣之聞笛聲自烟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皆希真平日所留意者簷間畜珍禽皆目所未覩籃缶貯菓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其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卧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也（出陸放翁集）

僧羅什不拘細行諸僧故多效之什乃聚針盈掬食之諸僧皆愧姚主以妓女逼什什乃受之復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不取臭泥言不為所染也（出高僧傳）

戴洪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于編簡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出宣武盛事）

皇甫謐從晉武借書帝載一車書賜之（出晉志）

董賢之於哀帝無骨肉絲髮之親又不能傳其氣類定其繼嗣以丈夫宴接之歡自成膠漆也（出仲長昌言）

今古鈎玄三十卷

瑯琊請

云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 出陶弘景集

衛部新詠書 出八 大中好文以金步搖未能對進士溫岐以玉跳脫應之宣宗賞焉令以甲科處之令狐綯問岐出何典答曰出南華眞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除方城尉後岐有詩云悔讀南華第二篇北夢瑣言云眞經無玉跳脫在眞誥第一篇宜作華陽第一篇可也

元少保絳少時嘗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五人同院絳寤思己素無兄弟夢必無驗熙寧中絳除學士同時入院者有韓維陳繹鄧綰揚繪并絳五人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兆 出夢溪筆談

揚再思居相十餘年阿匿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喜譽之畏謹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 出唐餘錄

陸機見張華華令雲來機曰雲有笑疾及雲至見華以錦囊盛鬚雲大笑不止一日自着衰絰上船見水中影因大笑落水救之免死 出晉陽秋

張訓者吳丕祖之將校也丕祖在宣州給諸將鎧甲訓所得至弊怒形於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問所由張以告公命易之後吳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亦駑馬妻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為言吳曰須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夕夢一珠衣婦人仗劍告予所賜張

訓甲甚弊當易之今賜諸將馬後夢前珠衣婦告訓所得非良馬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闔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翁一口珠衣一襲乃知翁俠也出開顏集

主父妻淫于隣主父還妻為毒酒使婢進之婢欲言恐逐主母不言害主父於是佯僵覆酒主父怒笞之妻恐婢言欲殺婢婢就杖將死不言主父弟告主父乃去妻納其婢為妻出列女傳

武后朝左司郎中張元一善滑稽時西戎犯邊武懿宗統兵禦之至邠畏懦而遁元一嘲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蹻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前逢著賊騎猪向南竄則天未曉曰懿宗無馬耶元一曰騎猪夾豕也則天大咲出全唐詩話

孫尚書仲益與李德升書云嘗謂天下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為樂何必踞虎背而坐而使道旁人指以為仙者而謂之樂乎出內簡尺牘

乾元初會稽民楊叟者家產豐贍一日病將死卧而呻吟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罄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脉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而心為利所運故心神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宗素聞之以為生人心固莫可得獨修浮屠氏法庶可以佑其疾即召僧展經命工圖鑄佛像已而自齋食詣郡中佛寺飯僧忽誤入一山見石龕中有胡僧貌甚老既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露坐於磐石上宗素以為異人即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為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耶僧曰吾本袁氏祖

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申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為林泉逸士極得吟嘯之趣吾獨好浮屠氏不悅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居此且有年矣常慕育利王割截身體及委身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幸未有虎狼噬吾吾固甘之也宗素因告曰師貞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義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藥不能瘳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舍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為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飽而後死也宗素喜且謝即以所挈食致於僧前食之立盡乃曰吾既食矣當禮四方之聖然後奉教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畢東方忽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為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而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父疾僧曰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奥義且欲聞乎宗素曰某素向浮屠氏今日獲遇吾師安得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為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出說海求心錄

王元寶嘗以金銀疊為屋壁以沉香為軒檻以寶鐵甃地以錦紋石為柱礎又以銅絲穿錢甃花徑中貴泥雨不濕時人名為富窟明皇嘗問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不窮出獨異志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乃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竊其狀赴府告曰秀才日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請其狀如數決之人共稱快 出石林燕語

杜桐苦痰嗽性嗜蟹人或止之答云嗽痰發猶有時螃蟹過便却沒吾鄉老人沈杞者好食蟹柿醫者曰本草云蟹柿同食令人霍亂老人曰誰着他同時生都好喫其好嗜之癖類如此

邵子謂程子曰子知雷起處乎程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程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也堯夫曰子以為何處起程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矍然稱善 出性理

神瓚禪師見蜂投窓紙求出不得師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 出傳燈錄

阮嗣宗任情縱誕不拘撿節時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初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 出名士傳

東平呂球豐財美貌乘船至曲阿值風不得行泊菰際見一少女乘船采菱舉體皆衣荷葉因問女曰汝非鬼耶衣服何至如此女有懼色答云子不聞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乎乃迴舟理棹而去球進射之即獲一獺船皆是蘋蘩薀藻之葉又見老母立岸側如有所候望見船過因問云君向來不見湖中采菱女子耶球云近在後尋復射獲老獺詢之湖濱之人皆云常有采菱女容色過人有

時至人家結好者甚衆由是絶跡（出幽明録）

有善相墓者言羊祜墓所有帝王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無嗣祜因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出感定録）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麄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出張横渠先生語録）

袁粲疎放好酒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勿復為煩（出南史）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後馬生狙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客陳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儇語奉上梁諦聽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笑梁憮然不樂未幾病死（出易齋笑林）

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蓋自毛詩伐木篇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更無證據豈非誤歟（出劉賓客嘉話）

桓玄篡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悦南燕汝水不氷燕主惡之李超曰良由逼瑞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悦下詔上愚可發一笑（出五代逸文）

林積南劒人少入京師道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

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月日劒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矣急詣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牓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原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也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仕至大中大夫子德新為吏部侍郎 出夷堅志

翟伯壽俊爽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彥周彥周髽髻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焉 出張荃翁貴耳集

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咼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謂之登遐吳之俗又何以異于儀渠者耶 出列子

王敦每醉後以鐵如意敲唾壺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歌闋唾壺缺足 出世說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脩國史 出隋唐嘉話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異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吊喜不慶憂不

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飡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鍾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郡因訪舊游向之題者皆以碧紗幕之播繼以二絕云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又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鍾二十年前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出摭言

南華真經曰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謂之陳人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灞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為邊害於是孝武皇帝召廣為北平太守廣請灞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蠻貊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旨哉出風俗通義

鍾離意為堂邑令民防廣為父報讐繫獄母病死廣哭不食意憐之聽廣歸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歸我義不累下遂遣殮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罪出唐書

顧榮好琴及卒家人置琴於靈牀張翰往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弔喪主而去出叙聞錄

述律每酣飲盡夜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出四夷附錄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子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出海岳碑事）

劉棻嘗從揚雄學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旛信也嘗怪相如作賦古字聱牙殆不可讀而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夫往往視為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誚

東坡謂晨飲為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為攤飯（出何氏語林）

揚文公嘗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斟則見晉公曰有餅如月因食則缺（出揚文公談苑）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柈帝咲曰汚貂武陵答曰陛下何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出齊春秋）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林甫嫉之若讎曲江為海燕詩云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秖見玉堂開綉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終被毀斥（出唐詩紀事）

王尼見司馬太傅曰公負尼物太傅言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太傅大笑與尼絹五十匹（出鄧粲晉紀）

張思光作海賦成文辭詭激以示鎮軍將軍徐

凱之徐曰公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思光即求筆益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出傳亮文章志

王思微好潔淨左右提衣悉令用白紙裹手指宅中有犬汚屋棟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不已更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出梁書

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士形貌瓌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於詩因以石鼎聯句其首倡曰妙匠琢山骨刳中事調烹至彌明自言不善俗書書則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脝座客無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足成之有微吟者其聲凄苦彌明詠中譏侮之曰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狀鼎之聲既已酷似譏微吟者亦復著題皆大驚服須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聲如雷座客畏且異之咸避就寢既明失之莫知所在 出昌黎集

岳柱年八歲時觀画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何大驚即易之 出元史

元稹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游慈恩寺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游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 出本事詩

蘇子瞻與姜至之同坐至之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請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

曰薑制之（出宋史隱逸傳）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人莫知翡翠為何物宋眞宗朝內庫有玉盞一隻以金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乃玉中之寶非翠羽也（出歸田錄）

石徂徠為舉子時讀書于南都侍郎王濟聞其貧擬以盤飡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又横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富室有以襲衣為饋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慾心生廉耻喪矣工夫何在（出事文類聚）

劉攽性滑稽熙寧中為試官出臨以救思無窮論舉子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時馬默為臺官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布劾其違法反得罪而嘉問治事如故攽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予嘉問字望之（出倦游雜錄）

沈叔山性至儉恡張惠恕使蜀時詣沈別沈入内良久出語惠恕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絶無麄者惠恕嘉其能顯非（出江表傳）

畢卓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入其甕間取酒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主人往視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去（出晉中興書）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貴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己貴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惟吏與貴豎難哉（出鹿門隱書）

有李校尉者口奏　宣廟云爺爺詔求直言臣不解文字只口奏二事其一云云其二陳符乃閣人爺爺要此人何所用直言只此二事

為大　上大怒命割其舌行刑者即他校尉也少削其尖不大去之　上令扶去餓七日來說既入獄諸校吏以肉餌啖之七日奏李不死　上令再餓七日校啖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　上曰豈神仙乎放之既出人呼為李神仙（出菽園雜記）

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已對卧數語之外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迄不得交一談者（出却掃編）

楊仲舉純厚寡默武昌人化其德有相爭毆者聞公之來自相解散曰待楊師父過去再打其為人所畏服如此後受楊文貞公薦居翰林隣家蓋房簷溜滴在公家家人欲以為言公曰天晴之日多下雨之時少不必言又有隣人中年始得一子公有一驢善鳴恐驚其子鬻之每旦徒步入朝京師人多道其事景泰間以尚書終於家（出閒中今古）

覺林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赴茶者必以油囊盛餘瀝歸（出甌蠻志）

孟嘗君待客夜食或蔽光火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起自將其飯比之飯乃麤客慙之自刎而死（出國史補）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比來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荅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出唐書）

李章赴隣人小集主人素鄙嗇次章適坐其旁既進饌主人前一魚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皆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章即引

手取主人之魚示衆云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坐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出中吳紀聞

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多因飲食過度以致逆覺肉多為害尤甚自丁巳正旦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羮不得更設肉飣即肉飣不得用大楪只用菜楪大小一般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寛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方爾等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體此意 出朱子語録

王荆公初為叅政每讀晏元獻小詞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為館職亦在坐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出東軒筆録

齊神武欲用李元忠為僕射文襄其言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出李百藥齊書

釋難陀者詭異不倫嘗至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陀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曰此善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絶世飲將闌陀謂尼曰可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廻雪迅赴摩趺技又絶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陀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陀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節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

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擊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成都人有供養者陀不欲往閉關留之陀因走入壁縫中漸没無跡後不知所終（出神僧傳）

黄山谷戲和張文潛詩云張侯哦詩松韻寒六月火雲蒸肉山謂文潛詩雖清如松風之韻而體則肥如肉山之蒸也又云形模彌勒一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出洎宅編）

越人黄撥沙善風水畫地為圖即知休咎故號撥沙發人有患左目者問之云祖墳有木根傷害葬者之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其左目出之而愈（出后山談藂）

太原一書生苦貧所居抵官庫甚近因穴而入見有錢數萬欲携歸有金甲人持戈叱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尉遲公錢也生懼而出訪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煆煉之次乃前拜之公問曰何故也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也生曰足下他日當富貴幸賜憐憫但求一帖公不得已因寫帖云錢付某五百貫月日署名訖生携去公與其徒大笑以為妄也生却至庫復見金甲人令繫帖于梁生取錢止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勅賜錢一庫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乃打鐵時所書驚歎累日訪求書生具陳所見厚遺之（出唐逸史）

或問鄭綮云相國近為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出古今詩話）

東坡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出蘇文忠公集）

謝安嘗欲過陸納但言納殊不供辦納兄子俶密為具安至納惟設茶果而已俶遂盛饌珍羞畢具安去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出晉抄

劉行全南走王緒將兵逐之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王潮與弟審邽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潮對曰人皆有母不聞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免之出孔氏六帖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別墅姨止一子未嘗至都城仁傑每伏臘晦朔修饌甚謹嘗休沐候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進膳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啓姨曰某今為相表弟何欲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大慚而退出太平廣記

魏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於中空筵宴使人於梁上注酒於腸中結其端欲飲則解開流於盞中號洞天聖酒將軍出酒中玄

皮日休傲誕自號間氣布衣出北夢瑣言司空圖自目為耐辱居士出文苑傳

歙州江處士好道能制鬼魅有婦人為鬼所憑詣江求符江曰吾雖能禦之意不欲與鬼神為讐爾既告我當善為遣之歸酒掃一室令童子迎客良久一少年見江再拜江命坐不交一言而去婦人自是不復見鬼出異人錄

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出孔毅夫談苑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為亭往來題詠甚富一日柱間得一絕云冢上為亭鬼莫嗔冢頭人即冢中人憑闌莫起存亡意除卻虛空

總是塵相傳為呂公作 出西溪叢語

符朗初過江王大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沃法師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蓋以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也 出裴景仁秦書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搉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月明 出五代史

袜女人脇衣也今人謂之袜肚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袜楚宮腰盧照鄰詩倡家寶袜蛟龍被是也或謂起自楊妃出於小說偽書不可信也崔豹古今注謂之腰綵注引左傳衵服謂日日近身衣也是春秋之世已有之豈始于唐乎沈約詩領上蒲萄繡腰間合歡綺謝偃詩細風吹寶袜輕露濕紅紗 出升庵詩話

洪覺範云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為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為也 出北硯雜志

蘇城織染局匠李伯順之姪茂四歲失怙伯順撫之有恩既長伯順病且死茂於密室中操刀剜其胸得一肉如指大乃以香灰護剜處以肉煮進伯順伯順食而甘之病尋愈而茂亦無恙蓋小人之良知良能而誠亦足以格天其心術則過於君子遠矣

成化十八年宿州民張真妻王氏孕當產臍下之右痛不可言凡歷三月憊苦瘦劇忽腹畔開裂產下一男母子同死 出野記

楊遵彥典選二十年奬拔人材多以言貌時人為之語曰楊公用人如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出後魏書

今古鈎玄三十一卷 計八十五事

今古鉤玄三十二卷

瑯琊諸葛穎輯

孔融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不拜荅曰偷那得行禮後融被收融謂使者曰冀罪止一身二兒可得全否兒徐進曰大人豈有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出魏氏春秋）

毘陵王尚書僎在翰林時家人食鷄而骨留咽中醫莫能治疾亟或云城外有人能持呪治此者即往求之其人以水一盂置案上書一符焚之久之聞其盂鏗然作聲則骨已在水中矣病者在家覺咽中有物擬出計其時正持呪之頃也其人自云胡僧所傳竟莫曉其何術（出濯纓亭筆記）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幺也曲名有六幺序義取六博之采小説云綠腰又云錄要皆是妄説如謂律令爲雷霆迅鬼皆妄人撰説而文士或信之耳（出丹鉛錄）

郝隆爲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出世説新語）

嘗見宋人題識一通不著姓名其辭曰章聖皇帝踐祚之明年有異人長纔三尺許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丐食輦下人叩其所自來則言曰將益聖人壽一日聞于上有旨召見内殿被聖問則復以前所言爲對訊其能則曰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宸眷方渥俄逸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寄聯帝座上益

異之後令訪求不可得勅圖其像今世祝壽
者多画壽星圖盖本于此 出玉壺清話

王烈識道達義其誘人皆性氣誨之有盗牛者
發曰罪責甘心乞不使王烈知也烈聞之遺
絹一端以激其心後老父遺劒於路有一人
守之乃是盗牛者 出先賢行狀

阮籍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籍嘗詣婦沽酒飲
醉便卧其側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出晉陽秋

李納性辯急酷好奕碁每下子安詳極於寛緩
往往躁怒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納覩
便欣然改容取其子布筭都忘其恚 出南部新書

儉者能遠人所以寡過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
出宋子嵩化書

王潛夜宴盗入其家盡取酒具逮明方知笑曰
亦好飲耶竟不問 出九國志

忠安胡公濙生而髮白如絲彌月方黒生之夕
母夢一僧持花遺之居數日有吳僧索觀比
見公有笑容問之則曰先師嘗示夢今生某
家後當顯爾來求我以一笑為記今果然聞
者咸以為異夫輪廻之説吾儒所不道而鮑
靚記井羊祜識環古人類皆信之抑又何也
然小説家以甯臯為諸葛武侯後身雲溪友
議又以嚴武為武侯後身趙鼎為李徳裕後
身歐陽修為韓愈後身蘇軾為戒禪師後身
王十朋為伯咸後身張安道為智藏僧後身
巧詞曲説眞若有可據者於乎世豈有是理
哉蓋自佛老之説散漫既久庸流從而附會
之耳 出龍江夢餘錄

吳人孫晷少田於野時年飢穀貴有盗刈其稲
者晷見而避之既去又自刈一擔送與之郷
人感愧 出姑蘇志

王維與裴迪書云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童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當待春仲卉木蔓發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雊儻能從我遊乎（出王右丞集）

袁正辭積錢盈室室常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之物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自止（出何氏語林）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此裴晉公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此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睡一半西窗無夕陽此陸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此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閑竹牀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此呂滎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牀手倦攤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一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此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輒哦此以自解（出周公謹癸辛雜識）

楊大年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見臣父母上歎賞久之（出宋書）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課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宜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群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曰吾今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除俸入儉

薄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
不意諸君子訾過之深姑為此以揜言者之
口耳出據言
世俗信浮屠誑誘飯僧設道場捨經造像修建
塔廟曰為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不為
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
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
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
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
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
獄之理出司馬温公集
律耶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
然嗜酒不事事或以為言答曰吾非不知顧
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為哉出遼史
蕭南郡嘗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胷懷雖壽百歲
亦為夭也出南史

蘇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乎公曰修
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意蘇公曰韓通
無傳烏得為善善惡惡通周臣也陳橋兵
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已
程明道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
事先生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如此
急迫蓋事雖多為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
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出近思錄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
涉風波而不疑出樵談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曰夜來雙月滿曙後
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惟一女
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讖也出本事詩
釋曇延自顧其影言曰吾與爾沉淪日久飄泊
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于太行
山百梯寺出僧道宣傳燈錄

武衛将軍秦叔寳晚年常多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經三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病乎出隋唐嘉話

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出鶴林玉露

齊王泰年數歲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群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荅曰不取自當得賜人皆異之出齊書

謝覽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曰覺此生芳蘭竟體出梁書

寳祐四年策進士召王應麟覆考理宗欲易第七卷置於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置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出宋史

李瀚山西人中王華榜進士初任樂平尹縣廨多怪每不利于長官舊尹屢易而死瀚得選人皆危之同年孫希説戲之曰子將不免矣瀚益不樂至縣即延術士相之術者云廳事下有枯骨發之果得髑髏數具又云庭前大樹有異亦宜去之遂命鋸伐木理流血數斛未幾瀚擢御史繼之者皆有聲出墨池浪語

曹公作欹案卧視書周美成又謂之倚書牀出硯北雜志

元德秀貧時兄嫂俱喪有遺孤朞月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即以已乳含之旬日而有汁子遂長大出南部新書

嘉靖甲申十月六日有龍降于嘉定縣青浦埸雷雨大作沈氏聯居者三家中一家人産悉拔去不知所向左右二家一無所損拔時亦

無聞也沈東溟黃門說次日黑白二龍鬭於府城之西約四十餘里踰時白者敗馳往西北黑追其尾而去莫知所竟時微雨薄霧登虎丘者皆得見之

眞臘之俗呼儒者為班詰僧為苧姑道為八思父為巴馳叔伯亦呼為巴馳母為米姑姨嬸姆亦呼為米奴婢呼主父主母與子同兄姊為邦弟妹為補溫舅為吃賴姑夫為孛賴呼中國為備世官人為巴丁呼一為梅二為別三為卑四為般五為孛監六為孛監梅七為孛監別八為孛監卑九為孛監般十為答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箇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若廣中之過癩每歲擇一良日頒行國中俱許陣毯先期父母必擇一僧或一

道一歲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既允受更不他許是夜大設鼓樂飲食會親隣門外架一高棚裝塑泥人泥獸之屬于其上七日而撤既昏則以鼓樂迎僧與女俱歸各坐一綵亭各隨其寺觀日滿則以金銀酒米布帛檳榔銀器之類貧者一二十擔富者則百餘擔計直數百金饋僧道以贖女身否則此女終身屬僧道不敢適他人矣至於婦人產後即作熱飯拌之以鹽納于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收斂如室女有親屬相姦者則皮肉相粘不開不食而死欲識為盜者遂以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兩家爭訟不拘事之大小必以上聞莫辨曲直國宮之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塔中其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一二日或三四日

其曲者必獲症候而出直者無恙以此剖判曲直謂之天獄蓋其土地之靈勝於中國特風俗之鄙穢可咲耳元周達觀出使皆親見之（出眞臘風土記）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出北史）

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幃而觀之李端詩先成曰薰香荀令偏憐少傳粉何郎不解愁衆以為工或言是夙搆端曰願試一吟錢起云請以起姓為韻端復賦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一時稱其妙絶曖出名馬金帛為贈（出姚合極玄集）

鄭少師熏於里第植小松七株號七松處士嘗曰異代可對五柳先生（出宋祁唐書）

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致仕在洛司馬温公領宮祠范蜀公自許來同過郡為會潞公出四玉杯勸酒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温公請筆書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出青箱雜記）

金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乙夜召見揚伯雄因及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冥官云汝置一曆日白日所為暮夜書之其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容（出金史）

有人喜飲茶飲至一斛二斗一日過量吐如牛肺一物以茶注之容一斛二斗客云此名斛

二瘕 出醫説及太平御覽

宋仁宗賞花釣魚詩群臣屬和而徘徊字無他義所進諸篇什皆押徘徊於是教坊雜戲為數人尋訪䆮第至一宅觀之自前堂至後觀之不已問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東西序淹留不忍去亦問之皆曰徘徊也一人哄曰可則可矣但徘徊太多 出韓魏公語録

賓卞與王永年揚繪為通家既相親暱永年嘗置酒邀卞繪於私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杯其褻狎如此 出東軒筆録

魏杜襲為丞相長史太祖以將軍許攸擁部曲有慢言欲殺之襲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尺莛起音區區許攸何足勞神太祖曰善 出魏畧

吳人姚光有奇術吳王令積薪千束火焚薪盡光怡坐灰中振衣而起 出神仙傳

東坡云脉之難明古今所患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煖於疑似之際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惑主人之言亦參以已見兩存而雜治之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病之所自然後求診虛實冷暖先定于中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之吾疾自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出仇池筆記

黄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謂換鵝字近日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可名公書為換羊字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適宗儒簡至以圖報書來

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出涑水記聞）

常熟一鄉民因歲歉攜其妻將往溧陽依大家以居附舟至宜興舟人欲圖其妻乃紿夫曰汝何必往溧陽我熟此處大家與汝登岸投可相依者來取妻卻省跋涉夫然其言令婦候舟中與舟子行時天色已暝舟子負木梲隨行至松林以梲擊夫仆於地意其死矣回舟謂婦曰而夫已為虎食而今柰何婦大號哭舟子曰勿哭我亦無家相與完聚足矣婦叫號不止直欲尋其尸舟子仍負梲引婦同行欲併殺之途適林莽間有虎躍出直趨舟子婦奔走宿野廟明日又附舟往溧陽其家告其故主人不內婦復號哭驀有里正經其旁偶問故婦具告之里正曰適在縣前見一男子訴在某處被舟人謀殺幸而不死豈汝夫耶導婦至邑門夫婦相見復歸常熟（出都玄敬譚纂）

劉表攻西川川長杜子緒守拒時栢季長在城中聞兵勢恐懼入室牽被覆頭攻半日稍出面明日側立而聽三日出問消息四五日負盾親鬬謂子緒曰勇可習者也（出九州春秋）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僕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其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償其鄙吝若此（出說郛）

魏郡張本富賣宅與程應應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問何以有人氣荅曰無便去文因呼細腰適問赤衣冠是誰荅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荅曰我杵也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觔燒

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出盧氏雜說

桓石虎趫捷絕倫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諸將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虎急往拔箭獸跳石虎亦跳及高於獸獸伏拔得一箭而歸出劉禹錫原力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一日宴近臣於禁苑中指示張九齡李林甫曰檻中盆池新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中之魚猶陛下用人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耳帝不悅人皆美九齡之直出天寶遺事

秦士有好古物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蓆一番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蓆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蓆也秦士大悕以為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此太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者也蓋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貲與之既而又有持朽漆碗一隻告曰蓆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為古也此碗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為古遂盡所居之宅以與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資用盡去致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去三物於是披哀公之蓆持太王之杖執舜所造之碗行乞於市曰衣食父毋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出艾子

陳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荅詩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當時稱其有韻出孔平仲談苑

陶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盥匜及旦以書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出東都事畧

羊蹄筋膜中珠子食之令人顛（出張真人食忌）

劉子翼性不容物門僚有短常面折之退無餘訾友人李百藥嘗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出大業雜記）

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殺人論合死德宗從之李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上問之對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嘗從行特不死是以知其合死久矣上亦憫然改授王傅而已（出唐書）

王霸與楚相令狐子伯為友子伯令子郡功曹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雍如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有愧容妻問之吾見子伯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夙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倔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隱（出逸人傳）

呂太尉惠卿元祐間貶建州紹聖初復起語人曰吾在謫籍九年雖冷水亦不敢飲設有疾病則好事者必謂吾戚戚所致矣（出却掃編）

正統時中官王振招權納賄勢焰熏天公侯將相奔走其門服含器用尚方不逮及籍其家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夫郿塢燃臍金谷棄市財之厚怨之積也神憤人怒持此而求不敗難矣（出龍江夢餘錄）

諸葛原以館陶令遷新興太守管輅往餞之原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覆射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

長足吐絲成維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比蜘蛛也衆皆驚喜 出玉壺清話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瓶中倒取抄錄成書故紀代無次 出說苑 又程泰之云六帖之名既不自釋後人亦無辨者偶閱唐制取士凡六科科别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各一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為應科第設者以帖為名蓋取義於此 出程氏演繁露

郭景初嘗夜出為醉人所誣太守召景初詰其狀景初笑曰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守怪其言不屈命取紙筆使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郭操筆立就其略曰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酒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懲太守見而大笑乃釋之 出墨客揮犀

長孫順德以受賕為有司所劾廢帝因賜帛數十端愧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 出白孔六帖

五音宮商角徵羽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出劉歆鍾律書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為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爛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名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能留乃餞於湖上為歌詞以送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開筵命歌送酒遂唱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黄鶯久住渾相識欲别頻啼四五聲曲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

妓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乃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妓女汝何不知而召置之成予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即時歸之 出唐詩紀事

周公謹嘗與一時好事諸人邀趙子固各携所藏書画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櫂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隣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為眞謫仙人 出五代名画補遺及圖繪寶鑑

中統初許魯齋應召赴都日道謁劉靜修先生靜修言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許荅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後至元中徵靜修至以為賛善大夫未幾辭去及召為翰林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荅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出元史

黃琬少即辯慧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琬祖太尉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出東觀漢記

褚元璩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婦入前門褚從後門出遂住剡溪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 出上清六甲經

趙魏公夫人管道昇善書画吾子行嘗題其所画竹石子行有一私印是好嬉子三字即以此印倒用於跋尾人皆以為子行之誤魏公見之曰此非誤也這瞎子道婦人會作画倒好嬉子 出陶九成書史會要

唐女子李季蘭六歲時父抱於庭季蘭作詩咏薔薇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父恚曰他日為失行婦也後竟如其言高仲式云士有百行女有一德季蘭則不然形氣既雌詩意亦

蕩自鮑瞱以下罕有其倫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此五言之佳境也劉長卿謂為女中詩豪（出全唐詩話）

南唐書載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後齊丘登相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謀干紀事乃賜死國朝夏閣老言以少師致政後被召就龍虎山問道人裴慶慶與並坐摳其衣曰老夏此衣終不如我布袍問所往利乎笑而不答既就道張天師謂慶曰夏公去矣慶曰這砍頭的去了後果以河套事伏誅與齊丘事甚相類裴慶吳人棄妻入山入以為仙云

陽城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之官有勸謐餞之者謐曰柳為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柳也豈中古之人情非吾心所安也（出玄晏春秋）

魏王遺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褏知王悅之也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褏知寡人之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褏既知王以為不妬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也後見王必揜其鼻美人從之王謂鄭褏曰美人見寡人必揜其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劓之（出劉向說苑）

陸宣公奏議云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懷囊橐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于場圃囤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

箕緡宜其失平長偽今之賦役弊正如此惜無以是陳之當道者（出翰苑集）

武后之幼袁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當生貴子乃見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武后最幼姆抱以見詒以男天綱視之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出袁天綱傳）

名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出折群疑相論）

松江漁翁者不知何許人恒櫂舟遊吳江長橋往來波上意氣自得醉則扣舷而歌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道吳江過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曰吾厭喧囂處閒曠遯跡於茲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潔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翁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吾聞抗志者忘形養心者忘道致道者忘心先生心形俱忘高義可尚敢問舍所翁曰吾姓且不欲人知況屋室耶舉酒飲畢鼓枻而去（出松江志）

房綰嘗修學終南山谷中忽聞聲若戞銅器之韻蓋前所未知也問之父老云此龍吟也不久雨至矣綰望之雲起冉冉果驟雨作自爾再聞徵驗不爽後將赤金鉢戞之謂偽龍吟（出靈怪錄）

濟溺者以金石不如尺索（出文子）

白刃交前不救流矢（出魯連子）

今古鉤玄三十二卷 事

瑯琊諸茂卿輯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荅以一斧而告之曰欲子斫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觀少陵作宗武生日詩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則宗武之能詩可知矣惜乎其不傳也出竹坡老人詩話

狄仁傑為淮南安撫大使作檄告于楚霸王項羽云君潛游澤國嘯聚梁楚不知曆數之有歸莫測天符之所會遂奮闗中之翼卒垂垓下之翅當匿䰟東山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君宜速還勿為人害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王廟出太平廣記 朱秀岳理

姚崇與張說同為宰輔頗懷疑沮張銜之甚切崇既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為人稍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吾同僚當来吊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張若不顧汝族無類矣若顧此而屬無虞當錄其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仍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當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使視其鐫石仍告以具聞工崇既歿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宗諸子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化育之功全後數日果遣使取文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删改諸子乃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出大唐新語

盧端揆為莊宗管記會選暨學博士所司請業

公立草之筆不暫輟末句古既懷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久爲啓齒出紀異錄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鷹犬騖右捷禽鷙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怒唾手奮髯援烏號之弓挾肅慎氏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逋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卒然値之惶不及避狼顧而人言曰先生豈相厄哉昔隋侯救蛇而獲珠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延殘喘異時脫穎而出先生之恩大矣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趙孟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者兼愛吾固當有以活汝也遂出圖書空囊槖徐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虞疐尾三內之而未

克徘徊審處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其四足索繩於先生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入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不勝怒拔劍斫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跽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四方寔迷其途又安能指迷於夫子也然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尚以多歧而亡今狼非羊比也況中山之歧可以亡狼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者乎況田獵虞人之所有事也今茲之失君請問之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亦熟知夫狼矣性貪而狠黨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竊左足以効微勞也

又安敢諱匿其蹤跡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已遠乃作聲囊中曰先生可以留意矣願先生出我囊解我縛拔流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出咆哮謂先生曰適為趙人逐其來甚遠雖先生生我然飢餒特甚使不食亦終必亡而已矣與其餓死道路為鳥鳶食寧斃於虞人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卻擁蔽驢後狼逐之便旋而走自朝至於日中昃狼終不能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拒之遂至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曰不獲食汝不止相持既久日晷漸移先生心口私語曰天色

向昏狼若羣至吾死矣夫紿狼曰民俗為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問之苟謂我當食我死且無憾狼大喜即與偕行踰時道無行人狼饞甚望見老樹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艸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為汝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樹而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樹中轟轟有聲如人謂先生曰是當食汝且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不過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於今三十年矣老圃我食之老圃之妻子我食之外至賓客下至奴僕我食之又復時鬻我實於市以規利其有德於老圃甚厚今老矣不能斂華就實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以樗朽之材當桑榆之景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幸

免乎言下狼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値其一何遽見食耶復與偕行狼愈餒甚望見老牸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向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又禽獸耳更何問焉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咥汝矣先生不得已揖老牸再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牛皺眉瞪目舐鼻張口向先生作人言曰是當食汝我頭角繭栗時筋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使貳犁牛從事於南畝既壯犁牛日以老憊我都其事老農出我駕車先驅老農畊我引犁効力老農視我如左右手一歲中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今欺我老弱逐我於野酸風射眸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步蹶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痍未瘥適聞老農將不利於我其妻復妬又朝夕進說其夫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其肉可脯皮可革骨角可切磋為器指大兒曰汝受業於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於硎以待乎跡是觀之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老農如是其大且久尚將蒙禍汝何德於狼乃覬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愕且喜舍狼而前拜跪涕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為趙人窘幾死求救於我我生之今反欲咥我我力求不免誓決三老初逢老樹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牸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賜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欷歔再三以杖叩狼脛厲聲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

祥莫大焉汝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轍然不悅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縛我足閉我囊中我跼蹐不敢息又蔓辭以說簡子語刺刺不能休且詆毀我其意盖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得不咥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亦羿有罪焉先生不平具道其囊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信也當試囊之我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先生囊縛如前而狼未之知也丈人附耳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匕首丈人目先生使引匕揕狼先生猶豫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何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出中山狼傳

吳人杜用嘉與朱存理朱凱交每訪二子必先過存理下輿謂曰吾交凱在先當先謁凱而後至君家及至凱所留之飯不可曰君肖當飯於存理氏出都公譚纂

任生隱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又留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耶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須回生乃寤後三年而死出逸志

大曆十三年李道昌爲蘇州觀察使一日虎丘山有鬼題詩二首隱于石壁之上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幽隴幽隴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誰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況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

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仙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雖復隔幽顯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周問枯骨王樂成虛言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勅令致祭道昌為文曰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若何人能闢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莫夜臺悲乎白日不向紙工后中隱出桃源三月深山垂楊黄鶯百囀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嗚呼哀哉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正業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悲怨兮淚霑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君祭後數日每有詩一絶于石云幽暝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昧處山北兩孤墳詢諸耆老竟不知姓氏 出全唐詩話

高僧寃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寃執意自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華囊見試女乃陵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出高僧傳

王顗與唐太宗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褌為戲將帽為歡帝微時嘗戲顗曰王顗抵老不作蒯及帝登極而顗謁司奏曰臣今日得作蒯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顗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非為卿惜也顗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躬房元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是夕卒 出大唐新語

南卓貧遊上蔡蔡牧待之為客吏所沮每宴集令召即云卓自以衣冠獎故不敢赴卓由是愈窘困崔城南鸞飯嫗待之不厭也後為蔡

守乃曰古人一飯必報睚眦必讎吾雖位微
適當斯日也遂刑吏而報嫗焉 出雲溪友議
宣州諸葛氏能作筆柳公權求之先與三管語
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
即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别求筆遂
以常筆與之歎曰先與者三管非右軍不能
用也 出文房四譜
唐王諲除夜詩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寒
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改容顏暗
裏回風光人不覺已着後園梅後之作者罕
有及此 出瀛奎律髓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
霄盤旋久之復入籠內逋常遊西湖諸寺有
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
籠放鶴良久必棹小船而歸蓋以鶴飛為驗
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碁常謂人曰
逋世間事無所碍惟不能擔糞與着碁 出夢溪筆談
宋寧宗時金國主圖三教像遣使至學士院求
贊上則老子與釋迦講法孔子拜於下諸學
士皆難於着筆獨真西山書云老子喜談清
虛釋迦專說舍利夫子聞之咲倒在地 出江湖紀聞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
為郗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拘憤恚殆將成疾
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
鶬鶊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盍試諸
梁武從之郗茹之後妒減殆半帝愈神其事
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蓄以遍賜羣臣使不
才者無妒於有才挾私者不妒其奉公潔者
不妒其清貪者不妒其廉俾其惡去善勝忌
者皆知華心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

将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内典戒於殺生其議遂寢 出文苑英華

阮籍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同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蝨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内何異夫蝨之處褌乎 出晋書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晋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叅政月中又拜相果如其言後眞宗晏駕晋公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説耳或客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其言悉驗 出談圃録

魏武北征蹹頓升嶺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礬石而石氣蒸熱出外故卉木不生魏武即令發看果得大墓内有礬石滿塋 出異苑

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不知何人作 出唐庚文録

張丞相天覺召自荆湖適劉跂子與客飲于市橋閒車騎過甚都起觀之跂子挽丞相衣使且若飲因作詩曰還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一時賞其俊爽 出何氏語林

齊東昏侯有美人潘妃名玉奴侯鑿金為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也 出齊史

羅可踈放自適嘗有竊刈其園蔬者可遇見

因躡足避步間以俟其去又有攘其鷄者可携壺就之其人慚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里閭不能烹鷄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子環坐盡醉而帰終不語人人由是相誠無犯（出墨客揮犀）

王徽之與獻之俱病術人曰應終而有生人樂代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術人曰凡代死者巳年有餘今君與弟莫俱盡何可代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曰子敬人琴俱亡因一慟而絕（出世說新語）

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輙居三之二其間得閒者十纔一耳況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為樂以自戕其生者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明窓淨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今鈔迹以觀鳥篆蝸書奇峰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於此者乎（出洞天清祿集）

戴逵世居剡溪晉孝武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內史王恂有別館在虎丘戴潛詣之與恂遊處積旬號為吳中高士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請絕召命逵復還剡時會稽謝敷澄靖寡慾召亦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為隱士當之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死人皆以為美談（出姑蘇志）

宋隆興時仇萬頃以貧故挈稗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千二至一富家方治壽棺就以為題即書云梓人斲削象紋杉作就神

仙換骨亟儲向明窓三萬日這画拈出也心井又有婦人持白扇索詩以紅字為韻遂書云常在佳人掌握中靜時明月動時風有時半掩佯羞面微露胭脂一抹紅又有婦人方刺繡以針為題而以姜字為韻書云一寸堅鋼鐵作成綺羅叢裏度平生若教稚子敲來釣釣得魚兒便作羹若此不一後舉進士出江湖紀聞

狄梁公性閑醫業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闤闠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梁公引轡遥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卧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蔕綴鼻纔如食筯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為贅所縋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絶公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為也其父泊親屬叩頟祈請即輦千縑寘于坐側公因命扶起即於腦後下鍼寸許乃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者頷之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屬且泣且拜以縑物奉焉公咲曰吾哀爾命之危欲行吾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出集異記

王維在當時以詩画得盛名豪貴皆虚左而迎而維方以前身画師自居不復知世有大忠大節卒之背主事賊恬不知恥盖其平生志趣固在彼而不在此也善乎程子之言曰綠野堂宜為後人所存若輞川庄雖據而有之可也出夢餘録

劉宏字凌雲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妻三妾甚妬婢生一子妾命僕弃之僕抱兒弃城下入就妾索銀買棺適刑部一吏過城下聞兒啼抱去其隣人淍惘兒見

之僕出問兒安在周以實告僕歸詒其妻曰
兒死已焚之岌自公署歸妻曰婢適生女不
棄之矣後岌致仕還語州有鄉人某為行人
出使歸過岌問曰公有子乎岌曰未也曰公
有子已七歲何謂無子岌驚問故某具以告
岌曰君能令兒還則劉之有後君賜也遂遣
一僕賫百金從行人詣京求贖兒至京則吏
已役滿或云尚在崇文門外某巷中亟往出
金贖兒吏妻愛兒如已出哭而拒之行人勸
諭再三乃從吏遂與僕送兒至語岌之親舊
聞其事往迎之岌見兒抱持大慟或賦詩曰
八旬老父江邊立七歲孩兒天上來出灌纓亭筆記
元次山避水於高原絕食而死陳后山為館職
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一
裘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
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
山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即却去之止
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若二子者可謂志士
不忘在溝壑者矣楊誠齋詩云李杜飢寒能
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出霍林玉露
蘇州知府姚善聞處士王賓之賢命駕往見之
及門賓見騎從之衆乃告之曰賓有老母未
嘗見此聲勢恐驚之乞損騶侍後善造賓望
門下車徒步而見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
謂不減古人之風後靖難兵起賓教善以勤
王卒死於忠者賓之功也出邦外農談
陽翟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
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前空
地丈餘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
孫其曾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指門
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此下納涼但無用
於時偶不出耳問其所以為生曰日惟與人

擇日賣藥以具饘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出夢溪筆談）

楊誠齋云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予心遣小奴挈瘿樽酤白酒釂一梨花瓷盞急取詩卷快讀一遍以嚥之蕭然不知在塵埃間也（出文膾）

韓滉聽樂悵然自述詩云萬事傷心對管絃一身含淚向春烟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可為窮奢極慾者之戒（出詩話總龜）

艾子為莒守一日聞秦將以白起為將伐莒莒之民悉欲逃避艾子呼父老而慰之曰汝且勿逃白起易與耳且其性仁前且伐趙兵不血刃也（出東坡艾子雜言）

呂蒙周任江南幕職既受代與室家泛舟西歸一僕患疫蒙周以舡小暑衆慮其相染心頗厭之乃擲於江中僕久熱得水素善游泳強隨波上下有漁叟念之置於家忽聞江岸喧然僕者極力觀望乃蒙周之舡傾倒波間耳僕與漁叟謀索其屍而瘞之哭之盡哀靡懷擲江之怨爲夫趨走事人誠為愚賤蒙周厭其臥疾致之死地不仁甚矣及茲傾沒僕當鼓舞幸災乃力為主張搜屍掩瘞此君子之所難也（出友會談藪）

象能言人亦有知其言者故通南方之語者名曰象捕之者掘坑以草木覆之驅而陷於坑餓數日人以少飼之與言曰我能飼汝象不吞越數日飢倦不勝又以草飼之且曰若能從我我能使汝出平地求食進之朝廷與某

官極言受用處不應復餓之應則掘土出之感其恩終身受制於此人是之謂象奴象信義如此

宣德間朝廷遣人取促織於江南往往得其大者以進後傳止不用竟亦不見有如前日之大者豈朝廷所好而天遂生之耶不特物類而已漢武帝好方士則文成五利之徒出而應之好征伐則衛青霍去病之徒出而應之好策士則董仲舒公孫弘相繼而出使其能好堯舜禹湯之治豈不有唐虞三代之佐以應之乎願上之所好何如耳（出閒中今古）

祥符民表海從募戍邊母病於家婦徐氏刲股餌之即愈後復病婦禱於空祈云帝祐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夢神與丹一粒吞之既寤復愈及夫還語之故夫與母偕往至南岩宫徐紿言向姑危切時妾實請捐軀代姑今當如約姑與夫愕然方止之已投飛昇臺萬仞之崖矣母子惟慟哭而已俄而持香工金殿遥見一人在階下拜禮即徐也驗問之徐言方隕體而下忽神象擁持之不覺已至此矣遂同歸其孝感明烈如此（出天順日錄）

席珙吳興人幅巾野服隱居終南山性恬澹終日危坐寡言笑喜飲酒復善鼓琴嘗留詩酒家壁間云山雲出山無一錢日日醉倒春風邊采蘋橋頭徐孺子白酒初熟留神仙山雲其自號也晚歲益縱酒或行歌道途嘗謂人曰貧者以酒為衣吾非吾嗜酒特託以寓其達他人所不能知也其後無疾而逝人以為仙云（出硯北雜志）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曾從齊文宣北伐乘一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不獲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出隋書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之爲人久矣而未識其面明旦西去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行道之人則曰過已久矣而道旁多不聞者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而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其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出却掃編

劉器之云劉羲仲每有書來呼兒輩譯之數四有不能識者字小而闇弱亦其心術之不明類此張宣公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多忙事前輩以心畫窺人嚴矣 出夔日金叢抄

白公圭會試偕同事數人就往覓舟舟卒方假寐有夢神人叱之曰急起尚書來矣衆中最少者是也卒方寤而白公至卒延納之日致款餽甚恭與之直不受問其故亦不應比登岍始潛以實語公公識之是年公果登進士後至兵部尚書公爲都御史時征蘄川訃別卒二十餘年矣江行遇漕舟有人坐其工疑卒也止而問之是已移檄俾從軍事抵蘄川卒以功累陞爲指揮使食厚報古卒之夢雖爲公徵而實已被遇之祥也 出聞略

開元中明皇夢小鬼竊玉笛見一大鬼曰臣終南進士鍾馗也蒙陛下賜袍笏誓除虛耗耳小鬼擘而啖之沈存中筆談乃云歲首畫鍾馗于門鍾馗者宋宗慤之妹叫不知其何據也 出夢餘錄

氏族言行録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後遇不群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将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擧進士第一為将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録為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他傳馮商還妻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為商又不名商也小説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出丹鉛續録

四月八日為浴佛日謝子蘭嘗賦詩云銀盆香水紫金身膜拜殷勤揔市民周孔豈無初度日儒生誰為荐溪蘋請之可為一慨也 出瞿樂亭筆記

元次山以不飲酒為悪容王季常以能飲者為名士故樂天酬呉秋監詩君稱名士誇能飲劉仁軌又謂天将富此翁是又以一醉為富也古人樂飲如此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擧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 出鶴林玉露

太祖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進羹微寒 上怒擧杯擲之羹汚狼籍后耳畔微有傷后熱羹重進顔色自若 出翦勝野聞

平江伯陳膺好飲涼酒京師童謡曰平江不飲熱酒怕火腮弘治庚申北虜犯邊其大酋號火篩長偉赤頬驍勇善戰其勢頗張 孝廟遣平江禦之臨軒掛印平江畏怯失措跌而失印 孝廟不樂後竟以逗留削爵未幾卒 出金臺紀聞

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 出鹽鐵論

同泥無異汚 出淮南子

今古鈎玄三十三卷 計五十五事

瑯琊諸茂卿輯

孝陵在御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石藉草而卧中夜有兩人起溺因共語　上潛聽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語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踹藉而卧耳室中人咲曰君得無誤　上聞而異之即以首旦易位而寢俄而室中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踹石耳　上聽之不覺汗浹於背即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此與漢武微行遇書生事相類（出庚巳編）

孟無庵開閶荆湖嘗單馬出廵見一漁者狀貌奇偉提巨鱗避於道左無庵問以姓氏及年庚與無庵年月日時相同異之邀與俱歸欲命以官漁者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其雖與公相同庚然公相生於陸故貴某生於舟則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為活而衣食自足若一旦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亡再三辭之不可而去時人咸重其達（出江湖紀聞）

楚漢春秋載虞姬和項王歌云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君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乃自刎按史記獨載項王垓下歌而不及此故識之

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舂薛能詩云（西江）遥見夕陽舂或云見舂米非也淮南子云日至於虞淵是謂高舂至於連石是謂下舂注云虞淵地名高舂時始戍民碓舂時也連石西山名言將暝民悉舂故曰下舂（出西溪叢語）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為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

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録爾後當録郡事不案牘一上悔亦何及米徑前以手於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宛轉反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迺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右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吾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而去（出何氏語林）

郭洗馬入洛聽伎人歌言佳后李倫問其曲郭云不知李倫哭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郭答曰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出晋陽秋）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出梁書）

嚴續位高寡學為時所鄙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仍撤未勝衣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略不道事業續嫌之封還尚冀改竄熙載不許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詩於泥金帶而去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書斷留取尊前舊舞衣（出南唐近事）

謝太傅與支道林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遲君一來以晤言銷之（出晋中興書）

李尚書翱在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問之是故韋左司之女李速命更其舞衣延入與韓夫人相見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聞之贈李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

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出唐詩紀事）

王方平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方平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之識或問漁翁得魚賣否方平荅曰釣亦不得得復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戶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出沈約宋書）

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昆弟好扶掖丈人而道苦之黎丘丈人之市醉而歸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醉醒而誚其子其子泣而觸地曰孽子無苦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奇鬼也我固聞之明日復飲於市欲遇而刺之醉而歸其子恐其父之不能返也遂迎之丈人望其真子以為鬼也拔劍刺之而不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也（出戰國策）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舍女為妻生一男長

子謂其母曰我父年尊久無人道一宿斯涓何因有子汝小家淫佚及欲訐我種類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曰聞老人子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獨無影人咸服（出風俗通義）

呂與叔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此致富遂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為數片張文潛聞之即語曰明皇生死為妓女人極惱合座大笑時秦學士大虛方為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大虛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謔（出墨客揮犀）

孟蜀兵部尚書李昊常以牡丹花數枝分遺親知復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凋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穠豔（出湘山野錄）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杯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為一笑（出荆録新話）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云是一撮鹽一楪生蘿蔔一盌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喫皛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鹽蘿蔔飯而已始信貢父以三白相戲援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父雖知其為戲但不解毳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午不設食貢父飢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故貢父飢不可忍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江右人語音以無為毛）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應不及此坡乃命進食抵暮乃去（出湨水流慶錄）

丁晉公在秋閣日凝寒近火常以鐵箸於灰爐間書畫同舍伺公暫起燒火箸使熱公至為箸所熨曰昨宵通曉不寐為四隣絃管喧呼所聒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也公曰非是時平歲稔小人輩共樂其父母祖先耳（出東都事略）

王拱辰於洛中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天閣時司馬公亦在洛於私第穿地丈餘作壤室邵康節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邵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為大笑（出洛陽要紀）

昔有士人爭娼致訟作供詞云伏以何鄭御史尚製陽臺柳之詞陶穀學士不逆秦弱蘭之詐豈賢者不能免俗亦尤物易以移人重念某詩酒情懷江湖滋味十年面達磨壁曾下禪定工夫一日看長安花猶逞少年意氣所以春風一曲時遣司空之詩夜月千燈恣買楊州之市豈真欲了鴛鴦之債要亦未忘牧犢之悲彼氏女者少倚市門幸迎樂籍金帳羔酒亦識党家之爲簾人荊釵布裙自說鄭王之非娼女所過者有回墻頭之馬而憐者顧引井底之瓶郵亭一夜眠方成識面湖州十年約頗自關心蓋我亦信其爲丈君之白頭吟其實不足以當盧仝之赤脚婢果爾雲情多變水性易流柳枝關昌黎之亡遂奔他所酥香乃杜家所愛竟易初心謾詛東君去後花無主之詞只重義士今無古押衙之恨雖一雙白璧初無貞潔之資然半股金釵昔有留質之物好消息成惡消息得便宜竟落便宜昨者抗章於公車逆知得罪於名教況魯經四非禮之目舊亦講明而鄒書五不孝之章合知戒謹胡然狂妄敢瀆威尊第念平原笑躄者之頭詎非重士湖亭張水嬉之戲公亦憐才顧恕我騎驢之狂而驚以打鴨之彈處士不生巫峽夢我亦甘爲陳陶之流青娥今屬使君家公當少舒趙嘏之怨況櫻桃一點合與衆人嘗而楊柳長春從教行路折緹縈女子倘預沾官妓之名漢舜典刑亦甘受公庭之辱出江湖紀聞

福建仙遊縣有九仙廟以祈夢著靈異長洲學生徐昊托朱教諭家人祈終身事返報云夢到一高山下但聞大風括地而已後十餘年昊以蠱病死死後或解其意曰易卦山下有

風爲蠱也文太守林知温州時遣二隸往問
壽數荅曰問孔老人自知之先是文命孔老
人監鋸一木隸還報知明日文外堂老人適
踞白所鋸板數云五十五片與文年數正合
文爲之悚然問曰尚可鋸乎曰朽爛不堪矣
文大不樂未幾疽發背卒姑蘇一先哲忘其
姓字爲閩守妻有娠居家到官久不得信使
祈所生男女報云是福寧不是福清守大喜
曰吾得男矣問之曰吾離家語吾妻云生男
當名福寧生女當名福清義取閩之二縣也
然此言獨吾妻知之耳今仙云然非男而何
又數日報至果男也其驗類如此 出庚巳編

陳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画數十幅晚年退居有
華亭唳隺一雙怪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
數十本列植於庭爲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
書雜墳典華亭僊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
賣便是吾家好子孫陳死未幾皆散落人間 出吳處厚青箱雜記

庾信至北惟愛温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
北方何如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
若驢鳴犬吠耳 出南史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顔延之曰
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
陳王何足尚耶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
美人邁兮音書闊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
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希逸曰延之
詩云生爲長相思歿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
臣耶帝拊掌竟日 出本事詩

裴郎中識晉國公次子也足情調善談諧與舉
子温岐爲友好作歌曲裴既入臺爲三院所
謔云能爲淫豔之歌有異清節之士裴君南
歌子曰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吹荷葉

動無夜不搖蓮又曰蘇蠟為紅燭情知不自
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鉤又為楊柳枝詞
曰思量大是惡因緣只得相看不得憐頗作
琵琶槽那畔美人長抱在胸前又曰獨房蓮
子沒人看偷折蓮時命也拚若有所由來問
訊但道偷蓮是下官溫歧詞曰一尺深紅蒙
麴塵舊物天生如此新合懽桃核終堪恨裏
許元來別有仁又曰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
長行莫圍碁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
不知又湖州崔郎中芻言在越副戎宴席中
有德華周氏者乃劉採春女也其所歌楊柳
枝詞皆名流之詠也滕邁郎中詞云三條陌
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
斷不堪將入廟中吹賀知章秋監詞云碧玉
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縧不知細葉誰
裁出二月春風是剪刀楊巨源員外詞云水

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唯有春風
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劉禹錫尚書詞云
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
人橋上別恨無消息至今朝韓琮舍人二首
云枝鬪芳腰葉鬪眉春來無處不如絲灞陵
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又梁苑隋堤
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
誰見楊花入漢宮楊柳枝詞作者雖多鮮觀
其妙惟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
堂前斜帶風滕郎中云陶令門前着接䍦亞
夫營裏拂朱旗不言楊柳二字最為妙也出雲溪友議

馬人望為度支判官會檢括戶口人望未兩旬
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
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
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視

今日量田起科者為何如 出遼史

米芾為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俄召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出宋史

白傳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為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荅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無人與唱歌 出摭言

胡存齋忝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者如家焉南北士大夫有往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閽人不為通是日苟不出即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出元史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讀書俸祿不給妻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若賓客見訪則使其子致謝曰家君洗衣不可出 出輟耕錄

南唐徐鉉嘗作吳王挽詞二首其一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其二曰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棄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莫已銷魂唐太宗得而覽之尤加歎異 出魏泰東軒筆錄

趙雄日能食肉數斤未遇時家貧無以為食有江瀆大王廟素著威靈稍不敬者皆立見禍郡人日以牲酒祭拜趙常坐于廟凡有祭者就案割肉啖之以飽為度一日偶無祭者飢

甚遂以袖擕廟神置于娼樓娼驚懼命亟送去數人舁舉娼乃懇趙趙索酒肉醉飽復袖去人皆異之後年相(出說郛)

神仙感遇傳載蘭陵蕭静之掘地得一物狀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髮更生力壯貌少後值道士顧静之曰子神氣若是必嘗仙藥静之告以故道士曰此肉芝也壽與龜寉等矣正德七年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趨視之乃一小兒手也連臂長尺餘驚報其夫夫往看亦甚疑駭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棄之湖殆亦肉芝之類也乃不幸棄於愚夫之手惜哉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荊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曰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云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買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慙今荊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静墻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保國稱善(出陶朱新錄)

周文襄公撫吳日有鄙民負黃帕直上廳事公異而問之曰某孫潼也楷書千字文一本進呈朝廷乞公引拔公取觀為給驛傳以行及入乃得旨云孫潼書法庸俗令再習小楷潼失意而歸自後每為人作字必題云欽命再習小楷孫潼又郡人吳英好作大字往來徐武功之門武功得罪以黨被逮有司無以入其罪坐流民配之山西後赦回自署紙尾曰欽調山西民人吳英(出都公譚纂)

吳人錢瑛世傳小兒醫宣德中入太醫院寧陽侯生孫九月驚悸數啼而汗百方不效瑛至乃命坐兒于地使掬水為戲驚啼頓止人問之曰時當季春兒豐衣帷處不離懷抱其鬱熱安所洩耶使之近水則火邪殺得土氣則臟氣平故不藥而愈其知識如此常醫所不及也（出雜記）

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陳仲子為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婦請入計之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之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人灌園（出高士傳）

洛下有一豪子飲食鮮華李使君為具召之曾不下筯至飯李曰此以炭炊豪子勉食一筯曰凡以炭炊先須煉炭烟氣此亦非也（出劇談錄）

寶祐間有題浪淘沙於臨川驛舍云雨溜和風鈴滴滴丁丁倣成一枕別離情可是當年陶學士韋負郵亭過雁帶邊聲音信無憑花鬢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好菊滿寒城後云金氏淵柔題復有題于其後者曰風鈴雨溜滴丁丁一枕和愁夢不成若也果逢陶學士不知何處看卿卿（出江湖紀聞）

戶部尚書夏原吉冬出使館是裁命館人烘襪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咲曰何不早言遂并所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德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終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曰風為墨所污吏驚惧肉袒以俟公曰此風也汝何與為叱起乃自袖其所污吏猶惧不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污

精微文書懷中出之工命易之既羅朝以所易者付吏吏始貼然叩頭感泣出餘冬稿

崔英年九歲秦王符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諸生皆趨英獨緩步徐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為之起更問有何義曰從天子至於庶人章上愛下匕敬上堅曰卿好去年十七用卿為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覩洪恩士或可用何在後期堅曰勤好學待十七歲必召卿也及期拜諫議大夫出桂苑叢談

唐太宗有駮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制時則天以宮嬪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檛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猛厲之氣已自發露特太宗不覺之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出大唐新語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義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襃拜九肅拜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襃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耶乃知禹聞善言則拜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為無據又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翰林學士揭曼碩未貴顯時嘗遨遊湖湘間以詩酒自娛一夕舟宿江滸夜二鼓不寐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有小舟蕩槳至傍船而止中有一女子神清骨秀顏色婉麗真天人焉遽斂衽而起揭問曰汝何人也荅云妾商婦良人去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迓耳遂與談論所言皆世外恍惚事又云妾與君有宿緣故來相見幸君無卻至夜終戀戀不忍去臨別又云公大富貴人也後日當任館閣亦宜自重有詩留別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墻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明日揭舟以風阻工江岸沽酒居民云此盤塘鎮也行見一水仙祠垣墻黃土新築庭有紫荊一樹花方盛開揭獨曉悟登殿見水仙像與夜中女子無異遂以酒酹之亦奇遇也（出廣客談）

乾寧初神歸僧懷濬知來識往皆有神驗刺史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云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守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宣杯渡之流乎（出北夢瑣言）

上下山水穿岩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對人鋪說無異好聲美色（出水心文）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鄉人厭之一日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至則徐已別調復徒步歸至漳州入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哭而至自言為商於外八年不歸只聚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伴攜而至此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

之彼以教庠遵劉不受及還鄉人愈讓之曰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耶公曰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必有禍災且彼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危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應鄉薦一舉得第至官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孫踐仕途者二十有三人曾孫侍郎嘗錄其事鐫之以戒子孫曰當以高祖之心為心居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己者不得妄有覬覦云 出續觀感錄

先文正公鎮越有戶曹孫君仲辛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絶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十口相携泛巨川來時暖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出南漢詩話

鍾氏者浙之上虞人也年甫笄而歸蘭溪孫景雲景雲以進士令玉山病革且死鍾氏環室而號之幾絶復甦曰吾終以身殉可也絶粮者數日其姑慰之不能釋家人卜葬鍾氏知其期遂檢殉葬儀衛自靈座外更設一座以自待翌旦姑往叩之則就縊矣年上二十有五部使者為之奏聞建祠旌祭焉 出草野纂聞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易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絶醜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嫗遂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出世說新語

致和改元七月之望士人楊彥采陸升之載酒出遊蓮塘舟回日夕夜泊橫橋下月色明霽酒各半醒聞鄰船有琵琶聲意其歌姬舟也躡而窺之見燈下一姬自彈絃索二人逕往見之詢其所由答曰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

從人來遊江南值彼往雲間收布妾獨處此候之二人命取舟中餚餘肴核就燈下同酌姬舉止閑雅姿色娟麗二人情動稍挑謔之姬亦不以為嫌求其歌以侑觴則曰妾近日冒風咽喉失音不能奉命二人強之姬曰近日遊訪西子陳迹得古歌數首敢奉請歷不評為荷凡一歌侑飲一觴歌曰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牀再歌曰吳王舊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又曰館娃宮外是蘇臺鬱鬱芊芊草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施裙裾拂過來又曰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猶襍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燭猶為君王泣數行又曰春入長洲草又生鷓鴣飛起少人行年深不辨娃宮處夜夜蘇臺空月明又曰幾多雲樹倚青冥越燄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血至今青草不勻生又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彥采曰歌韻悠柔含悲聳愴固云美矣第西施乃亡人家國妖豔之流不足道也願更他曲以滌塵抱何幸如之姬更歌曰家國興亡來有以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彥采曰此言固是然皆古人陳言素所厭聞者大都才人四山五岳精靈間氣之所聚會有何新聲傾耳一聽又歌曰家是紅羅亭上仙謫來塵世已多年君心既逐東流水錯把無緣當有緣歌竟掀篷攬衣躍入水中彥采大驚汗背而覺一夢境也尋扑之共話醉眼脚後不能寤也翌日事傳吳下

止平江記事

戴章甫座右銘云言不可容易發事不可容易

處人不可容易交財不可容易取壯不可容易殺訟不可容易舉田不可容易買屋不可容易起官不可容近賓不可容主易婚不可容易求女不可容易許業不可容易棄宅不可害易徙盜不可容易疑人不可容易毀謗不可容易聽勢不可容易倚欲處事之周詳當究心乎斯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歸清涼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客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臨江仙一詞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王生長兵間初未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出齊東野語）

陸少保字元方嘗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為言元方曰不爾欺之也（出唐語林）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鏗訇鏜韽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出涑水迂書）

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已後同爨十二年事兄彥雲惟謹彥雲耽嗜聲色博奕無所不至生業日壞彥霄諫之兄怒遂求析籍不過五年而兄之資產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故勉從耳今幸我一半尚留不廢

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提之火甞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負錢已揩備償之矣兄初有慚色不從見彥霄意甚懃懇遂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敬服（出結觀民錄）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鵰鳶之讐鵰鳶從而號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鳥鵲之馭鳥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觜衆鳥不賓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鬬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爲不巧者所使詐者爲不詐者所理（出灼艾集）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出莊子）

今古鈎玄三十四卷

事

今古鈎玄三十五卷

瑯琊諸茂卿輯

蒯通傳曰臣里之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是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韓非子所載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媼聞之束葦而詣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婦通蓋用此語爾而注不云

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或疑退之此詩譏其束書不觀如東坡記李氏山房恐非

也坡謂公澤藏書九千餘卷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嚥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而書固自如也味其言則非必卷脫帙斃而後為能讀書范氏遺事云太史所觀書如手未觸正以見其誠敬非強記不再讀比出愛日齋叢抄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給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出鶴林玉露

淮南子曰夏不被裘非愛之暖有餘也冬不用箑非簡之清有餘也六韜曰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三禮

司空楊素奢貴自奉每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夜五更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無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

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冣長觀其肌膚形狀言辭器宇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决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袵前問其姓卧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曰問妹第幾曰冣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問煑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

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為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

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承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使迎之使回而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眞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自負既出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于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奕虬髯與公旁視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座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曰此局全輸於無路矣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欲令新婦祗謁兼議從容無前卻也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裼裘亦有龍虎之狀懽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四人對饌飲食妓樂若從

天降食畢家人自堂東巽出二十牀以錦繡
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
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
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二三十載
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
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
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
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際
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集固非偶然也持
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
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
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僮
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
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
為豪家得以助文皇之蹟遂匡天下貞觀十
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
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
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冠
遙賀瀝酒東南祝拜之（出亂離客傳）
詩人劉希夷嘗為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
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遘思逾
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
來春之初下世（出本事詩）
盧陵二羅甲之妻鼻高而長乙之妻口方而闊
一日衆賓在坐甲舉令戲乙曰水中有物其
名曰蛙口且如此其他蓋譏乙妻之口闊而
忌妻之鼻高也乙復令云山中有物其名曰
象鼻且如此何況滿座大咲（出江湖紀聞）
長洲沙湖趙珙有嬖妾正室甚妬不容侍寢多
以白晝乘間私通後有娠生子頭有短肉角
面作藍色啼聲如鬼惡而殺之凡三乳皆然

按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有不戒容止者生子不備解者謂容止房室之事褻瀆天威故生子形體必有損缺如趙妾事往往多婦之妖禍或以爲惡業致之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出庚巳編

王止仲博學嘗館於耆澤趙氏趙富而敬客每食必先呈食單冬月以蛙名進止仲朱點之主人使僕詰蛙何在曰掘老桑根下當有如其言果得之主人服其識出都公譚纂

陳瞎嗜酒其兄子秀以書諷之乃曰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又曰酒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而不飲又曰吾沒之後題其墓曰酒徒陳君之神道出龍城錄

故老云五十年前多患熱黄近代老無而病腰脚者多乃飲茶所致耳出國史補

王筠嘗自言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即當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出世說

海寧有婦人與所私者殺其夫事覺婦坐繫獄母入饋橐婦使與所私者曰汝不能用計出我亦終不置汝所私者乃市藥潛納之其藥飲之者可氣絶數日而復甦婦飲而死七日獄吏驗而出之婦家買棺瘞於野所私者夜剖棺出屍飲以天麻湯而醒負歸其家鄰人聞婦已死忽復見之奔告於官執婦訊其謀畢露竟坐極典所私者亦論死向令此婦獄未具而先死囹圄則得全其首領而同謀者亦幸脫矣今以詐出獄而兩皆不免殆鬼神使之也按太平廣記載劉震之女無雙沒入掖庭其姑子王仙客使古押衙求茅山道士藥矯詔賜無雙死三日贖屍救療得活遂

為夫婦此藥蓋自昔有之矣
韓浦詩云十樣鸞牋出益州成都古今記載其
目曰深紅曰淺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
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凡十樣
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
別又其異名也又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牋五
百幅賜金堂令張蠙霞光即深紅也又有百
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故名其次學士
牋蓋短於百韻焉
黃香責髯奴辭云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
調離離若緣坡之竹欝欝若青田之苗因風
披靡隨風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
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紲綫潤之以芳脂莘莘
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玄圭之垂於
是搖鬚奮髭則論說唐虞鼓鬐動鬣則
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閑都
顏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旣亂且赭枯槁禿瘁
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汚穢泥土傖囁穰擩與塵
為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總
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為髭正著子頤為身不
能庇其四體為智不能飾其形騷瘢鬚瘦面常
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為子
鬚者不亦難乎出秦漢文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能痛
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
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為贄列醞於
庭演為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第宅何許
生曰別舍介繁臺之側演曰繁臺寺閣虛爽
可愛久不一登生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
當具酒籔迎候曼卿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
登演預戒生生果陳具于閣器皿肴核冠于
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

此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跡曼卿大醉握筆沉慮目演揚聲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演以為言竟題云牛某捧硯歐陽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出東都事畧）

有人詣別謝公謝公為之流涕此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客雲乃自旱雷耳（出晉陽秋）

周岐鳳江陰之青陽人才藝絕倫但陰險狡獪挾邪術為奸淫以故不齒于人與安溪朱巖栖嵌為詩友後死吳中有召仙者岐鳳輒至詞翰多類平生所為而言亦奇中一日有詩寄巖栖云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爐香清風來故人書其後曰設茗與香誦此詩吾即至試之果然後松江守官舍失金飾請仙問之則大書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求譯其意不荅請書名曰周岐鳳守不悅以為鬼語不足憑也間為一教官言之對曰此四喜詩也守愕然曰予家有小奴名四喜得無是乎訊之物果為所竊乃悟前語

柳玭嘗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可以苟爵死不可以見祖先於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纇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士君子生于世已無能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田而怨天澤不潤雖欲不餒得乎予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弟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

儻來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廣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言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蓍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予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枝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出東漢書

江革辭餽書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留故人筐篚 出宋書

玄朗上人乃南泉禪宗普願大師之嗣孫也佛經云即心是佛非心是道非心非道非心離佛離道即是一眞大師句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言其心有善惡智有利鈍心智兩非名為究竟南泉既逝崔行儉員外為之銘曰百骸既散一物常靈釋學眼其簡妙朗公或遇高才上智則論六度迷津三月啓道幽域彼往無榮絕辱也或有愚士昧學之徒欲其開悟則吟王梵志詩以曉之梵志者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以為名其言雖鄙其理歸眞所謂歸眞悟道徇俗乖眞也其詩曰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失也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飢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多置庄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墻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為宅中客造作庄田猶未

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内喜又不顧大夫富不顧大夫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是大夫因所願只如此真成上上人又良田收百頃兄弟猶工商却是成憂惱珠玉虛滿堂滿堂何所用妻兒日夜忙行坐聞人死不觧暫思量貧兒二畝地乾枯十樹桑桑田種粟麥四時供父娘圖謀未入手秪是怨飢荒結得百家怨此身終受殃又本是屙屎袋強將脂粉搽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此最是寃家又照面不用鏡布施不須財端坐念真相此便是如來又大皮裹大樹小皮裹小木生兒不用多了事一箇足省用分田地無人横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身雖孤獨未死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據哭我我不聞不哭我亦去無常忽到來知身在何處

又世間何物貴無價是詩書了了說仁義愚夫却不知深房禁婢妾對客誇妻兒青石甃行路未知身死時 出雲溪友議

家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

本草經曰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鍼琥珀拾芥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涌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獺膽分盃其氣爽之相關感也

望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垂涎愧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内至也 出續博物志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洛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蘇東坡咏婢謔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 出輟耕録

仙家謂醋為華池左味出道藏

湖北一家止夫婦二人婦美不愜其夫偶有卜者寄宿婦慕其俊雅殺其夫以情告願與偕往卜怒其不義奪其刃殺之而去及旦有老者常工役其家至則二屍相枕流血盈地倉皇趨出隣里覺而執之聞于官工役者不能自明即誣以殺人之罪卜者日卜於市自若也後工役者將正典刑卜者聞之自首抵罪憲司以卜者殺婦可償夫命而又自首義之與工役者俱釋焉時宋淳祐間也出江湖紀聞

孟嘗君欲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不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耶孟嘗君乃止出戰國策

眞常子養生訣云酒多血氣皆亂味薄神魂自安夜漱却勝朝漱暮飡不若晨飡耳鳴直須補腎目暗必須治肝節飲自然脾健少思必定神安汗出莫當風立腹空莫放茶穿楊泉物理論云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元氣勝穀氣其人瘦而壽養生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出太平御覽

宋太祖嘗面許張融為司徒長史勅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出宋史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于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荅曰鹽豉碁子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

聞者大咲 出朱弁曲洧舊聞

江祐及弟祀與劉渢劉晏俱候謝玄暉戲之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 出南史

王羲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羲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氏而去 出宋祁唐書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出玉海

宗慤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出孫巖宋書

郭忠恕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竇神興舍忠恕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答曰聊以效顰 出塵史

讐校書籍用一人持本一人對讀若怨家然故謂之讐 出劉向別録

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人卧橋欄上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當有相酬軍人曰何物曰銀盞一問居處云少間送來軍人有公事速行遂捨之其妻在家見一少年扣門云賢夫令將盞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將盞示之夫乃說早間事妻曰神靈之物不可留將易酒肉祭之夫從其言祭畢夫曰適看其盞有似家內樣莫非渝我者妻亦疑之視之果失矣夫妻愕然曰大是俊鬼 出稽光録

家富則疎族聚家貧則兄弟離 出慎子 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出文選

李義琰宅至褊迫雖居相位尚無正寢弟義璡勸曰兄位高安可偪下為市壁材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其後木腐棄之 出封氏聞

見記

郭元振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姓氏出唐書

釋法願出憩湘宮寺文惠太子嘗往問訊願不命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祿吹清銚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伎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出高僧傳

携魚上砧送蟹入釜無不惻然及坑才陷蟻惟恐不深是不忍於細而忍於大出獻醜集

經筵承受張茂嘗招講官啜茶觀畫程明道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画竟不往出道山語錄

今古鉤玄三十五卷 計四十四事

今古鉤玄三十六卷

瑯琊諸茂卿輯

張右史集有雜書一篇云予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春暮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濠水或流或絕多有鵁鶄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画中讀此數十字便是着色小景

志書云蝤蛑大者長尺餘八月能與虎鬭虎不如今海邊蝤蛑甚多大者不止一尺不聞其能與虎鬭也

南方之畜猪牛其獸之大者曰象北方之畜羊馬其獸之大者曰駝然其性各有不同者猪水畜喜卑濕羊火畜喜高燥馬涉遠牛負重健順之性不同也繫牛宜低拴馬宜高牛食多卧有病則立馬食多立有病則卧駝走陸耐寒象浴水耐熱駝之卧胸着地而後高象

之卧臂着地而前高故駝之交臂相向象之交胸相向举馬卧而起必先前足駝牛卧而起必先後足駝牛前足屈後後足屈前惟象似人前足向前後足向後兩乳在胸與他獸不同也出冀越集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鵞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咲曰可謂鵞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作對出鶴林玉露

蘇州江東神行祠在教場之側以百籤詩決休咎甚著靈驗長洲趙同魯年八十一有疾卜籤得詩云前三三與後三三是歲同魯卒乃九月九日也或云兩三三為九九八十一正合同魯壽數縣橋居民許氏為里長當解軍俾於遠行祈欲覘免得詩云萬里鵬程君有分既而至湖廣都司司門扁曰萬里鵬程許擧首見之始悟神語長洲學生周景良庸鄙不學秋試祈得詩云巍巍獨步向雲間自謂得儁之兆及試於提學察院乃被黜為松江府吏雲間乃松古郡名也府學生陶麟畀擧不第卜以決進退得詩云到頭萬事揔成空以為終無成矣後應貢編號得空字遂預貢入太學正德丁卯始領鄉薦其朱卷號亦空字辛未上禮部亦如之遂擢進士毛欽少眷一妓情好甚密謀托終身私以一釵遺之約為聘資毛持歸意頗猶豫潛往謁禱得詩云憶昔蘭房分半釵其末云到底終須事不諧毛讀首句為之驚悚下拜時釵尚在袖也於是謝絶之嘗讀祠記云神秦人姓石名固出庚己編

天成中有蕃使假道來聘仍以弧矢大誇於吳人武肅王宴之於龍山擊場酒酣因以金執

置射堋之上命蕃使射之一發中執之賓武
肅王命崔詢曰汝能賽之乎詢曰詢雖不能
願假王威德請兼嘴賓以勝之一發中之賓
再發中之嘴蕃使慚服王大悅以金執賜之
出吳越備史

會昌中許孝廣路由甘棠館逢白衣叟乘馬吟
曰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
宮前白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忽入林不見
出南部新書

安重榮拜成德軍節度使有夫婦訟子不孝重
榮拔劍授其父俾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
其母從旁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
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出五代史

紹興初石工採石於馬鞍山山摧工壓焉越三
年六月他工採石聞其聲相呼應答如平生
因鑿出之歸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膚如
裂俄頃遂噤不語化為石貌如生人 出玉峯志

宋亳間紙有織成界道者謂之烏絲欄紙 出李肇國史補

或曰富與貴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
不得也何命之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
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
問曰二子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
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
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
出李翱命解

孟蜀時滿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
求援不欲以冷語侵人耳 出外史檮杌

楊國忠家以炭屑和蜜塑成雙鳳燃之 出開元遺事

陳寔為太丘長有盜入其家伏梁上寔覺之召
諸子戒之曰不善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
梁上君子也盜聞自投伏罪寔曰君貌非惡

人當貧耳遺布二匹而遣之（出裴氏語林）

謝邈之守吳興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夜至平望風雨船無所庇顧見塘下有燈火往投之茅屋中見一男子年可五十有小兒年十歲許覽求寄宿欣然相許小兒啼泣不止覽問何意答曰是兒以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回視所在惟有兩冢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謂覽曰此間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夜來所見者告女子曰此吾故夫與亡兒所瘞處吾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匍匐至冢號咷遂不復嫁（出録異記）

王晉飲酒非鴨肝猪腊筋輙不舉（出醉仙圖）

陸龜蒙杞菊賦有云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杞菊得以採擷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旦暮猶責兒童輩拾擷不已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咲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聞屠沽兒有酒肉耶退而作杞菊賦（出唐文粹）

溫州瑞安縣有元進士高則誠墓上有穹碑宣德間黄少保淮鋸其半作其家墓碑高有裔孫出語黄曰公鋸去碑何太薄耶黄曰足矣乃曰吾恐後人復來鋸公碑耳黄慚無以對（出都公譚纂）

羅浮先生軒轅集與人飲則自髮中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坐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則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歷歷而出麯蘗之香不減一日帝召入宮令宮人侍茶湯有咲其貌古布素者而縝髮絳脣年纔二八湏㬰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髮鬢皓然宮人悲駭於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宮人之過

促令告謝先生容質復改 出杜陽雜編

松江老醫張公壽神其術其鄉嘗有一婦懷孕將育一日誤跌遂悶絶延公壽治之公壽取鍼開婦襟當心鍼之隨產一子命視之手果有鍼穴蓋此婦被跌為子手捧其心故悶絶耳後此子竟曲一指 出醫說

元稹在浙東時賓府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由此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十離者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池鷹離鞲竹離亭鏡離臺筆詩曰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散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裡擎竹詩曰蓊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緣春筍穿墙破不得垂陰覆玉堂他詩類此 出摭言

吳請成於越句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出鶴林玉露

法昭禪師兄弟偈云兄弟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義 出傳燈錄

西川韋皐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荊寶者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恭事之禮如父叔也寶有小青衣曰玉簫纔十歲常令祇侯於韋後二載姜使君入關韋乃移居頭陀寺寶亦時遣玉簫往侯玉簫年稍長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君季父書云姪皐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遂遣以舟楫服用以促其行乃拭淚作書別寶寶與玉簫俱來欲遣從之韋以曠覲日久不敢偕行相期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環一枚并詩一首及七年而逝不至玉簫歎曰韋家郎君

是不來矣遂絶食而殞姜氏慜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詢鞫獄情滌其寃濫輕重之繫近三百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得姜賓否韋曰深憶之曰即某是也韋曰犯何事而重羈縲答曰自遠之後尋以明經及第選清河令家人誤爇廨倉庫牌印故貽戾耳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便與雪寃仍歸墨綬乃奏眉州牧留連賓幕暇中問玉簫安在賓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絶食而殞因吟留贈玉環詩曰黄雀啣来已數春别時難解贈佳人長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益增悽愴廣修經儀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祖山人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果来謝曰承僕射寫經供佛之力旬日便當託生却後十二年再為侍妾以謝鴻恩臨訣微咲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年深遷中書令同平章事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珎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為號觀之乃眞姜氏之玉簫也其中指有玉環隱出無異留别之玉環也韋歎曰乃知存沒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精誠之格一至于此奇哉 出雲溪友議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出梁書

齊興兵伐楚子發帥師以當之兵三却楚盡用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

子發諾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子發使人歸之明日又取其枕子發又歸之明日又取其簪子發又歸之齊師大駭將軍曰今日不去楚軍將取吾頭乃還師（出三十國春秋）

東坡自黄移汝過金陵見王荆公公曰好個翰林學士某久以此相待坡曰撫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每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棄汝（出后山談叢）

齊太祖嘗置酒為樂清河崔思祖侍宴謂侍中沈文季曰羨膾為南北所推沈荅曰羨膾乃吳食非卿所知思祖曰炮鱉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沈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之事帝稱美曰蓴羹頗須歸沈（出南齊書）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過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出何氏語林）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出唐詩紀事）

羊祜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出虞預晉書）

韓昭仕蜀麗有文章李召蝦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出唐末遺事）

秦宓少有才學屢辭辟命同郡王商勸令仕云

貧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窔荅云昔克優許
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
執竿不顧僕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
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為
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為
樂無憂為福處虛空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
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
戚 出益都耆舊傳

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
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樂安公主
五日鬬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為
他所得因剪棄其餘 出劉賔客嘉話

劉繪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者投刺謁
繪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
荅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 出南史

趙溫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出范曄後
漢書

長興縣有邸嫗採桑被虎啣入深谷中不傷之
其虎蹲踞自旦至午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
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 呼角為大
聖 虎遂伸一脚於嫗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
下嫗又曰莫要去否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
狀嫗乃為拔之迅躍數四却啣嫗至舊所並
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而去 出徐光錄

程伊川語其兄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
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
實則不得不多 出道學名臣言行錄

王荊公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
飲罷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
黃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
於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荊公謂秀老曰士
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耳 出石林燕

王徽之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荅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遇暴雨徽之下馬突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沖嘗謂曰卿在府日久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手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出晉陽秋

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愠羝謂腋氣也

何承裕有清才好為歌詩嗜酒放逸初為著作佐郎出為盩厔咸陽二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往往召豪吏接坐共飲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咲曰此見囷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出文苑傳

王荆公嘗見鄭毅夫夢仙詩云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减等 出東都事畧

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出鄭緝孝子傳

朱彥時賦黑兒詩云世有非常人實惟彼玄士稟玆至緇色內外皆相似卧如驪馬驟立以烏牛跱忿如雌鴿鬭樂似鸕鷀喜 出太平御覽

郭璞不持儀檢形質穨索縱情惰慢時有醉飽之失于寶嘗戒之曰此非適性之道璞曰吾所受有分用之惟恐不盡卿乃憂酒色為害耶 出王隱晉書

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見有宅門宇甚峻堂列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女曰妾鄉有烏將軍者

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觧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徇汝未久車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旣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嘉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其父母舁櫬而來將收女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冢中見大猪無前蹄執而斃之公納其女為室出幽怪録

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鎰上言請於新曆六十甲子外更增六十年事下有司司天臺苗守信等議以為無所依據不可行上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年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曆以一百二十甲子為限此義和以來所未有也出歲時廣記

太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時稱尤物太尉李逢吉聞之請一見不敢辭盛粧而往李見之命與衆姬相面李妓且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旣入不復出御史怨歎不能已乃為詩以獻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窗暗恨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秪應偏照兩人心李得詩含咲曰大好詩遂歸之出本事詩

喻陟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政績藹著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輙快作數弄出墨莊漫録

唐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蒲博蹴踘鬭雞無不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野猪曰若遇堯舜作

禮部侍郎陛下不免駁放出唐逸史

雷公炮炙論有云鮭魚插樹立便乾枯用狗塗之却當榮盛用鮭魚骨插於樹根樹即枯死更以犬膽塗之樹復榮茂長齒生牙賴雄鼠之骨末齒落不生者取雄鼠脊骨作末揩落處則齒牙復生髮眉墮落塗半夏而復生以生半夏塗搗汁塗之則眉髮立生遍體𤺋風冷調側子附子旁生者曰側子為末冷酒調服立瘥腸虛泄痢須假草零搗五倍子為末熟水調服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瞞觀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吳人呼呂蒙為阿蒙知此語尚矣如漢殽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杜子美守歲阿咸家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乃知阿咸阿買之言有自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刺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每宴客必出之以資笑談出雜志

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資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出吳錄

陽城居貧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而出年長不娶語二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所不忍二弟義之亦不娶後城為諫議大夫與二弟約凡吾所得俸入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送酒家遂同處終身出宋祁卓行傳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人不見其喜怒飲食有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且具粥出龍川志

張思光與弟寶積俱詣齊太祖思光於御前泄

氣竇積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思光排竇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共食思光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餐出李百藥齊書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食經上因問食品稱珍何物為最易簡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為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盎不暇呼童披衣掬雪以盥手亟引數盌連沃渴肺咀虀數莖粲若金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腊殆恐不及屢欲求氷壺先生作傳因循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出東都事畧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驛中已理請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画一神刺史問是誰云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葅庫諸菜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云是蔡伯皆刺史笑曰不必置此出東軒筆録

詩僧志圓滑稽饕餮為人所厭一日遍辭交游曰吾以某年某月某日入涅槃丐為證明人信而憫之由是餽遺飲食之者無虛日至期畢集僧方醉卧促之起曰維其時矣僧乃升座鳴鼓集衆念頌曰五十五年落落魄魄迫人太甚一條麻索袖中出縄以示大衆一咲而散出江湖紀聞

今古鉤玄三十六卷　計六十一事

今古鈎玄三十七卷

瑯琊諸茂卿輯

或問朱子曰世人多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曰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朶花豈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坐間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為厲鬼鄉人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盡為所污因為人放爆杖自是遂絶曰是他死氣未散被爆杖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之神却被小鬼污却以此見得設醮無此理也 出朱子語録

汝陽王璡知音律嘗早朝聞笛曰是太常工也他日見之曰何故臥吹笛工驚謝 出隋唐嘉話

酉陽雜俎載大暦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指夾筆而寫經今京師有一婦年可四十餘全無兩臂巡行衢井求丐每梳頭髮右足夾櫛左足綰髮及繫衣浣面亦如之其輕捷便穩無異於人人多擲錢與之亟伸足取貫革繩之上略無凝滯又一婦亦無雙臂以兩足刺繡鞋片極纖巧衣飾皆精潔觀者如堵競以錢投之噫世有無徒之人手足完具不能自養乃甘死於溝壑是其手臂反不如此二婦人足也書之以驗段成式之言不誣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予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出鶴林玉露

洞庭賈者蕭湘挾千金以市布貫一舟行至瀫

山湖日就暝舟人利其有也酌以酒且詒之曰前此則近賊巢不若是地艤舟之為安也湘然之方就枕而操戈者突至湘授首遂沉其屍於湖中而人不知也家人以湘未歸詣卜者得凶兆尋即其所往而求之見有蕩槳者悠悠然出自蘆葦中從而問曰若見湖中学乎則曰有之指示而得蓋湘鬼也第不知謀自何人置不問已而京口有操舟者倉皇失措且自誣以神語有司擒之勒其實即殺湘者移擻撿之果然卒抵罪進士閻起山為作傳以記其事

陸叅政孟昭豁達大度嘗有同門友姓某者家貧無依行乞於市公致仕歸一日送客適其人立於門側閽者叱之公曰勿叱引入與之食熟視良久入語夫人曰吾視丐者絕似吾少年友某遂令人問之曰是也公持其手曰子何一貧至此即延之坐共食俾沐浴易衣留止十餘日其人感謝辭去公親送至一小室請其入曰吾已為子置此但安居可也室中器用靡所不備又遺米十石銀十兩曰聊為生殖之資毋浪費也其人感泣出都公譚纂

東夷侵逼吳境闔閭親征夷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沙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相守一月屬時風濤粮不得渡王焚香祝天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遶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懼遂獻寶物降款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醎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謂逐夷今夷亭之名昉此吳回軍王會群臣想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之其味尤美因書美下着魚是為鮝字音想今從失非也魚金色無名見其腦有骨如白石號為石首出吳地志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相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如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季曰詡栩之樵櫄詡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出齊東野語

都御史張公泰肅寧人少時貌極陋嘗得危疾夢其父以罪被逮當論死已白於官請以身代官聽之即械赴市中就刑揮刀霍然頭落遂蹶然而覺且起家人視之皆驚而不識豐頤偉貌迥異曩時公具言所夢益相怪駭久之稍稍察其聲音居止與舊不殊乃信之後舉進士仕至中丞 出庚己編

錢鏐王恭穆夫人嘗以王寢帳隳裂乃造青練帳將易之王曰作法於儉猶恐為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卒不用 出吳越備史

孟簡將試詣日者卜之曰近東門生即得之矣既入坐西廊迫晚忽得疾隣坐請與終篇見其姓即東門也乃擢上第 出說郛

嶺南溪蠻以朱漆牛皮以護頭頸名固項借人助相讐殺以牛酒往謝名洗面稱儅者為奴狗負物不以肩用木為半枷之狀箝其項以布帶或皮繫之額上名背籠飲不以口而以鼻名鼻飲或為傭而亡或以鬬而死約牛牲若干償還名骨債睡不以牀冬不覆被用三叉木支濶板旁燃火炙背板焦則易蓋以板之易得也以展轉之意名骨浪婚娶聘物以銅與塩男以二草鞋親迎男女各履其一徒步行歌而歸名挖親其謠奔者以正月十五

日為始男女各出境相聚唱歌各擇為配入深山中插竹木以斷行路犯者鬬殺不已謂之插青俗皆醜惡不能悉記（出溪蠻叢笑）

廣西邉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俗字桂林諸郡皆然如矮曰𡘫穩曰閪小兒曰仦（音嫋）瘦人曰𡚻（音動）亡人曰歪（音終）不能舉足曰𡮣（音臘）女大及姑姊曰𡚸（音大）山石之岩窟曰𥑂（音磡）門横拴曰閂（音㩐）范石湖成大閱訟牒習見之間有以圀為國者蓋武后所作也（出桂海虞衡志）

陳福公在相位欲營居第視其圖以為高老裁損之制度甚庳董役者云宰相門戸不高大無以容車馬公曰吾今日有閤者一兩世後吾門扉要使小婢豎可開闔耳當與李文靖廳事僅容旋馬俱為美談（出愛日齋叢抄）

葉恩臨海人為池州守常侮一教官教官擿其不法事陳於朝恩坐譴戍後有子為御史恩作詩戒之曰柔道元來是妙丹我因不服病多般從今說與兒曹道唾面還須待自乾詞雖鄙近然亦可謂有所懲而毖後患者矣（出纓亭筆記）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出世說新語）

甫里白蓮寺乃陸魯望故宅後有祠堂蓋唐時物咸淳間有盛氏子醉游寺中因仆其像於水則滿腹皆其親稿也寺僧訟于郡時郡守倪普深怒譴責之（出吳中舊事）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為確對往往不究其義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孟遠但耳聞之爾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爾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

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孫之子為仍孫從己而數是為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耳當為仍非耳字也考之方言鼻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為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為始祖似未為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必先畫鼻鼻祖之意似當如此

正德間虎丘劍池水涸旁露一穴深丈餘皆磚甃甚固人始知闔閭墓所在云被發者妄也或云當是眞娘墓

宗如周面狹長蕭詧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曰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爾法華經曰聞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出後梁書

吳江縣浦村王順富家人因食鱖魚被哽骨橫在胸中不上不下痛聲動鄰里半月餘飲食不得幾死忽遇漁人張九言取橄欖與食即軟適夏間無此物但尋橄欖核擣為末以急流水調服之果安問張九何緣知橄欖治哽張九曰我等父老傳橄欖木作魚棹篦魚若觸着即浮被人捉却所以知魚怕橄欖也今人煮河豚須用橄欖乃知化魚毒也 出名醫錄

滁州蔣教授食鯉為肋骨所哽以象牙屑等藥治之不驗或令以貫衆 俗名管仲 濃煎汁灌之一咯而出蔣謝之因戲曰此管仲之力也 出夷堅志

吾子行玩藝一世人或來謁者苟非其所願見輒從樓上遥語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奚如意不輟 出何氏語林

江泌性至仁孝衣弊多蝨以綿裹置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 出齊春秋

陳重在郎署有同舍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重密以錢代還郎知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出范曄獨行傳）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出宋祁隱逸傳）

盧詢祖嘗為築長城自負其才內懷鬱鬱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略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植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予亦何辭於荊棘（出北史）

賈島初為僧赴洛易忽一日驢上吟得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初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鍊之未穩遂於驢上以手作敲推勢不覺行半坊觀者訝之時韓公愈權京尹意氣清嚴威振紫陌導者呵之島猶手勢未已俄為導者推下驢擁至馬前島方覺悟顧問欲責之島具對偶得一聯吟安一字未定神游詩府致衝大官公立馬良久思之謂島曰作敲字佳遂與島同入府署（出鑒戒錄）

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甚無禮何為入王家對坐宜早還宅因持酒去文帝大笑（出後周書）

以丹砂置髻髮着枕中可絶邪夢（出物類相感志）

楊鐵崖晚年卧起小蓬萊不復下直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出語林）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苟欲無心則必一切滅絶思慮搞木死灰

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無非天理之公而絶乎人欲之私耳 出近思録

唐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自有常節辰巳間視事既罷即便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暑晝日亦未嘗寢乃至飲食亦不過度行之已久甚覺有力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儻四肢無所運用更便就枕血氣凝滯諸疾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於天全係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意無自輕於攝養也 出楊文公談苑

晉顧和王導辟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捫蝨夷然不動顗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 出裴氏語林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婢使張不欲絶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是處女 出五朝名臣言行録

張思光臨沒遺命建白旐無旒不設祭奠令人捉麈尾登屋招魂曰吾平生所善者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耶 出玉海

客有持扇就康節先生題者先生題云某年月日午時破客袖歸封固篋笥秘其事家人不知也至期客慮笥中或為鼠齧所壞何以驗先生之言遂取出緊閉一室默坐執以俟之日正午其妻呼飯客不應呼之數四又不應妻異之排闥而入見其夫執扇目瞪口噤若

有所憑者叱之曰風顛耶着鬼耶乃奪其扇
而破之
司馬温公曰世俗好於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為
婚亦有指腹為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頼
或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官
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是以
先祖太尉書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
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此悔乃
子孫所當法也（出司馬温公集）
陶淵明居家凡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陶若先
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君且去（出晉陽秋）
嘉興林叔大為江浙行省掾貪墨鄙吝頗交名
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品饌甚豐若
高人勝士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黄子久
作画多士畢集復以此供客諸人不能堪譏
訕交作叔大赧甚揖諸子素求題其画子素
援筆書一絶句云阿翁作画如說法信手拈
来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
搽子久笑語曰好水好山謂達官顯宦阿婆
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
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鮮其意子素曰此即
佛家懺悔閧堂大咲而散（出東軒筆録）
弘治中兖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
主出行犬常随之他日主商於遠方既去犬
亦不見經三日主輒歸妻問以故曰途中遇
盗財物盡失幸逃性命耳妻子不疑周旋閲
歳一日真夫歸形貌悉同不可辨兩人各爭
真偽妻及隣里不能明乃白于縣逮兩人至
亦無如之何皆寘之獄縣一小卒聞其事以
語其妻妻曰是不難辨先歸者殆犬精也欲
驗之當視其婦胸乳間有爪傷血紋即是矣
蓋犬與人交常自後以爪按其胸故也卒以

白令令召其婦問爾家嘗有犬乎曰有一白犬前隨夫出矣裸而視其胸有血紋甚多令知為怙密使人以血灑其偽夫即成犬形立撲殺之令從容問卒曰汝計善矣何從得之謝曰吾妻所教也令諭之曰汝妻不與犬通緣何知此汝歸家密察之卒歸視其妻之胸乳其血紋甚多卒以令語語妻辭詭吐實乃知亦與犬通妻慚自經死吾鄉陳都憲瑞特奉使彼中得其案牘 出庚巳編

鄭交謁友人於陳蔡路逢一冢有竹二竿鄭為詩曰冢上兩竿竹風吹常裊裊冢中人廣之曰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 出幽明錄

韓熙載仕江南致位通顯婢妾百數殊不防閑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屩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樂 出湘山野錄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鄰雞謬入垣內姑盜殺將食之妻對而泣夫怙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 出因話錄

陶侃初家貧有友人過侃侃無以致誠其鄰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醴餌鄰人密於墻頭送以濁醪隻雞遂成終日之歡 出海錄碎事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寘百步外召堅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烈祖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烈祖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遂中觀者咸服其妙 出春秋燕語

劉攽之造詞瞻逸有思致嘗賦沁園春二闋以咏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一日銷薄春冰碾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鞵泥汙偎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翦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棗成斑時將粉淚偷彈記綰玉曾教掐傳肴算恩情想着搔便玉體歸期暗數畫遍闌干每到相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掐莫放春閒一日洛浦凌波為誰緩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根有時自度歌聲悄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茵催衮舞鳳輕分懊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烟縷裙知何似似一鈎新月淺碧籠雲近邵清溪亨貞嗣其體調以咏眉目真雋永有味一曰巧鬪彎環纖凝嫵媚明裝未收似江亭曉玩遥山拂翠宮簾暮捲新月横鈎掃黛嫵濃塗鉛訴淺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為皺多無力翻做嬌羞嗔来不滿秋料着得人閒多少愁記魚箋緘啓背人偷斂雁鈿膠併運指輕揉有喜先占長顰難效柳葉輕黄今在否雙尖鎖試臨鸞一展依舊風流一白漆點填眶鳳梢侵鬢天然俊生記隔花瞥見疎星烱烱倚闌疑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簾夢騰並枕睥睨檀郎長是青端相久侍嫣然一笑密意將成困酣曾被鶯驚強臨鏡按抄猶未醒憶帳中親見似嫌羅密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承歌闌闋丟幾度孜孜頻送情難忘處是鮫綃搵透別淚雙零 出輟耕錄

張吏部緒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

容輻輳有過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出劉璠梁典

郭忠恕有画名郭從義鎮岐下延置山館岐有富人子喜画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忠恕為画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遂與絶交 出聖宋掇遺

州泰為司馬宣王所知泰遭在艱中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元常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耶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 出郭頒世語

楊文敏公嘗作修養一絶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自病還將心藥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其善保性命者歟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答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出東軒筆録

楊廉夫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數踵先生門一日見持先生所贈倪雲林画去左右欲蔑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售見一達官以此画為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出鐵崖先生傳

中宗朝於立春日內出綵花賜近臣時武平一應制詩甚美中宗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蕊之先開訝黃鶯之未囀循環吟咀賞歎兼懷令更賜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令插頭上平一左右交插舞蹈拜謝時崔

日用乘酣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簾内見之問平一曰日用何為奪卿花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巻從日用滿口虚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咲因更賜酒一盃當時稱羡 出唐詩紀事

黄龍寺晦堂和尚嘗問山谷以吾無隠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説時暑退凉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隠乎爾山谷乃服 出羅湖野録

後周王羆鎮河東日嘗有臺使至為設食乃裂去餅縁羆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慙 出南部新書

瑯琊諸

窮越者中年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歳則可以達矣窮越曰請以十五歳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學十五歳而為周威王之師也 出呂氏春秋

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横烟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有成都畫手開十眉横雲却月爭新奇之句 出丹鉛續録

吳僧惠詮佯垢汚而詩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文

忠公和於後云獨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
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屩惟應山頭月夜夜照
來去詮遂以詩知名 出臨安志
王僧孺年五歲便機警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
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出宋
書
韓晉明好酒縱誕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
錢猶恨其儉朝廷欲更之貴要必以疾辭告
人曰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翻
故紙乎 出北齊書
司馬徽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
每輒言好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
好豈洛君之意乎徽曰卿言更好人稱好好
先生 出蜀志
淮南蔣用文由太醫院判 仁宗極眷待之後
卒於京 仁宗特加院使賜謚恭毅命中使

護喪以歸 國朝太醫院官無謚 賜謚者
惟蔣公一人而已
馬都督俊其先回回人不食猪肉 宣宗一日
宴武英殿宣俊甚急俊至 上以所食猪肉
賜之俊即奉之幾入口 上咲曰汝回回人
亦食此耶俊叩首曰 陛下欲臣死即死况
食肉耶 上即命左右取肉且曰吾戲之耳
不可破戒也俊復叩首謝 出都公譚纂
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
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
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夷狄之人異教
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如此 出鶴林玉露
臨濟有妬婦津相傳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
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
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段氏曰君何以水神
美而欲輕我我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

況死死後七日托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
今為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
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
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
也 出酉陽雜俎

鍾弱翁帥平涼日有一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
立於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能賦此乎
揆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作詩曰草鋪
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
後不脫蓑衣卧月明吟舉不見 出神仙傳

鄉先生俞貞木嘗作厚薄銘言近而意切深中
今時之病銘曰厚於滛祀薄於祖宗厚於妻
子薄於父母厚於巫卜薄於醫藥厚於嫁女
薄於教子厚於異端薄於賢士厚於誇誕薄
於信實厚於屋室薄於墳墓厚於帷內薄於
畏法厚於貨財薄於仁義厚於責人薄於責
己厚於祈福薄於修德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
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
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
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而志愈彰不輕死亡焉得行此曾
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
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得行此夫士
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
白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 出韓詩外傳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人勸
令暫歇荅曰患既未瘥眠亦不安 出南史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
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僕妾於姦富之家
矣嗚呼悲夫 出鶴林玉露

劉祠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

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移若一惰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出五代史)

吳人趙達學九宮之術善射如神或以書簡上作千萬數着空倉中封之令達推算達云其數有名無實太平二年長沙大飢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達占之曰天地川澤相通如人肢體鼻衄灸脚而愈今餘干水口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長沙飢遂止達死其術不傳(出姑蘇志)

周待制仁榮築一室終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周讓正寢居之妻子咸不然仁榮弗顧未幾楊死箱財無數莫有主之楊之弟求分仁榮曰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已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固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出輟耕錄)

淛人周某以貲納粟補官曹野舟因會間詰之曰有一故事諸君欲聞乎衆聳聽之乃曰武后朝有隴西李焱者宗族兄弟皆仕宦焱獨布衣心常愧怍謀之於妻欲罄家貲赴京求官妻力止不聽焱到京盡費所攜之物而迄無所就或告焱曰今朝廷雖女主仕宦皆有履歷不可妄圖但今缺閣官數員求者紛紛皆不輕許吾與某人有舊言當即諧未委何如焱曰得無卑乎其人曰入掖庭近天顏何言卑也焱然之乃割其勢服役蚕室不旬日以迂疎見逐乃慨然而歸妻見焱繿縷枯瘁心雖不樂猶幸其歸也問曰所得何官焱愀然無語又問曰所圖未遂耶焱頷之問所攜盡喪耶焱又頷之妻欲姑解其憂慰之曰官本虛名財可復得指其腰下曰但留此足矣焱蹙頞躍其手失聲曰此亦無矣周慚而閣

者皆笑出江湖紀聞

陽山惠瑶說其隣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師還至張家灣附船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云往蘇州者民趨拜求附載貴人許之民坐船尾良久覺困倦乃脫所着草履置身畔以衣囊為枕暫睡不覺鼾寢既寤乃見身卧草莽中囊籍首如故獨不見草履驚起視日猶未晡行出官道問人此何處曰楓橋也蓋大駭循途走至閶門入一廟中少憩舉首見神像儼如舟中貴人屋偏掛一船與向所見裝飾不少異但小耳船尾及櫓皆濕探其尾則草履在焉竦慄下拜問之巫祝云是宋相公也出庚巳編

滕甫有弟申狠暴無禮其母獨篤愛用是數淩侮其兄而闇政多委童子厚與甫舊狎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子厚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類者克諧以孝耳出宋名臣四科事實

黃魯直劉莘老同在館中每庖人請食次魯直頗治珍味劉北人性樸儉常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黃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一人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王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荅黃遽云僕甾奉代以來力勑正整如何其聲大似蒸餅之語坐皆咲劉不樂出何氏語林

祖孝徵所乘老馬自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私通每人前相聞裴讓之嘲之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出北史

明道先生曰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

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符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 出程氏遺書

崔端己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魏溫者不知是崔撰嘗問人君曾覧同塵先生庭萱譜乎崔正色對曰不知同塵先生是何姓氏左右大咲之 出葆光錄

張彥眞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出謝承後漢書

謝超宗爲齊高帝黄門郎恃才使酒嘗以應對忤旨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新命定是何府謝答曰不知是司馬是司驢既是驢府應是司驢 出蕭子顯齊書

李固與弟圄書曰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游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 出漢文選

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人呼簾爲夏侯妓衣 出南史

杜鳴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夢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悉塡未作者刋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即世世名鳥偏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鳴漸乃

作相盖前定也出劉賓客嘉話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出易傳

劉尚書宴詣石季倫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尚書惶遽反走語季倫曰向誤入卿內季倫曰是廁耳尚書大慚出鑒戒錄

韓朝宗為山南採訪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寘諸周行因入奏挾與俱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飲不赴出柳子厚先友記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逮羆長子羆誡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爇其體以死卒無所言出北史

阮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論名理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大惡歲餘病卒出兩晉奇談

東坡喜食燒豬佛印住金山時每燒以待其來一日為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出小坡詩話

張士誠據平江日又以賄通松江偽尹鄭渙署宰華亭用酷刑朘剝邑民恨入骨髓郡士袁海叟有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袞袞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兒或者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于竿王婆買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墜醋鉢為其所壓著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

將謂死者所致顧謂之曰汝只是未曾喫惡官司來聞者絶倒 出輟耕録

郗鑒初值永嘉喪亂鄉里甚饑人以鑒明德共傳飼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後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 出晉書

賈秋壑會食鼈一客不食云嘗奉祀真武秋壑曰真武之龜不可以為鼈也龜鼈不辨何以治民客蓋求郡者也座客因戲之曰鰻與鰍鱔皆不可食像真武之蛇也蔴笋亦不可食像真武之旗竿也滿坐皆笑 出簷曝偶談

舊有題湯泉者曰比隣三井在山囬二井氷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煖爭教人世不炎凉 出螢雪叢説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寫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画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為怪以見象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靴紺緣朋從目為活卦影 出揮麈録

楊鐵崖眈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者則脫其鞋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盃墨莊漫録嘗載王深有雙鳧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灩灩旁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蘸葡萄暖和笑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浥不勝嬌剗踏金蓮行款款觀此詩則老子之疎狂有自來矣

王肅嘗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再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曰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

城也𧙅有慚色祖瑩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
自未見爾云可為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
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裹爾甚賞
之𧙅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
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出後魏奇談）
歐陽公作滁州醉翁亭記首尾多用也字人謂
此體創見前此未聞然前輩為文必有所祖觀
錢公輔作越州井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
問其辯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
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
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公興宗也誰其文之
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若與歐陽記同此體
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嘗咲曰此人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融入見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
遲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可速時魏主至淮
而退帝曰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
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出南齊書）
王和父守金陵荊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
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
家避之老姥自言病店求藥公隨行偶有藥
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
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出高齋漫録）
齊人有女二家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
而貧父莫知所與又難指斥謂女曰汝宜偏
袒令吾知之女便兩袒母問其故答云欲得
東家食而西家宿也（出風俗通義）
戴顒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
聲此俗耳砭針詩腸鼓吹汝知之乎（出高隱外書）
饒子卿隱康王谷無丸屋代以茅茨每年益茅
謂之屋龍更衣或時濕漏則以油帕承渠坐
於其下更不甚歎（出廬山記）

郭功甫夢游采石作詩二首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功甫曰予近詩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惨客愁之句殆非平日所能到忽得之不祥不逾月果死李端叔聞而咲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多歳 出全唐詩話

米元章好易人書畫一日訪楊次翁於丹陽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其實他魚也元章疑而不食次翁咲曰公可無疑此贋本也 出百川學海

或問大珠慧海禪師曰和尚修道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飯時不肯喫百般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 出傳燈録

今之秘色瓷器乃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用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 出陸龜蒙集越器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内庫抵皇華驛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不悔俟君回轅别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洎還不敢宿皇華寄宿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可諧否十二字能辯否慶成不對因命青衣進酒終不擧盞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心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照月明青衣曰小娘子嘗養鸚鵡十餘年竟不言今其驗乎婦人歎曰是矣乃作啞鸚鵡詩云雕籠馴養許多時終歳曾無一句詞深恨化工情太誤因何偏與好毛衣擲紙于地燈火俱滅丁晋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爪子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 出摭遺

晉武初登祚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悅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乃大悅出晉書

阮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于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出兩晉奇談

宋孝武初何偃為吏部尚書劉瑀代中不得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躡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車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瑀曰騏驥羅于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荅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出南史

清虛眞人曰黄赤之道温氣之法是張陵受教施化為種子之一術耳非眞人之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絶種未見種子而得生所謂抱王赴火以金棺葬狗也出高道傳

漢平帝紀元始元年詔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秩滿如眞師古注曰一切者如以刀切物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横故曰一切李斯傳謂一切逐客貨殖傳曰一切用文持之太史公自序曰惟一切嚴削趙廣漢傳曰一切治理路温舒傳曰一切不顧國患王莽傳曰設此一切之法光武紀曰罪非犯死一切勿按明帝紀曰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唐僕固懐恩傳曰其他一切赦之凡此言一切者皆千結反惟佛書音切為砌儒家不當襲其音

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

其槩也（出醉鄉日月）

茶有九難一曰陰採夜焙非造也二曰嚼味嗅香非別也三曰膻鼎腥甌非器也四曰膏薪庖炭非火也五曰飛湍壅瀨非水也六曰外熟內生非炙也七曰碧粉縹塵非末也八曰操艱攪遽非煑也九曰夏興冬廢非飲也（出陸羽茶經）

至正丙申高郵兵累攻嘉興不克戍人撰戲語云史帥一日下令行兵叅謀長又進言自古行師必先祭旗史曰王元帥破松江時曾祭否荅曰不祭史曰王元帥不祭我也不祭蓋祭濟字音同傳以為笑又傳聞紅軍與苗軍戰不勝稟主帥曰彼中軍前有十丈大旗旗上篆大元統兵官五字帥曰我此間亦效之旗成軍吏稟所寫何字帥曰八分書寫趙王令三字既而寫趙字未成纔寫得走字忽報苗軍到走走走二說皆可捧腹（出輟耕錄）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流輩忽翻然若有所悟遂着道士服江浙提舉段吉甫贈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粧拭面别青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為蘇州刺史留璚館月明簫鳳下綺窓雲散鏡鸞收却嫌癡絶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出青樓集）

唐陽郇伯作妓人為尼詩云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出能改齋漫錄）

王寔王寧是韓持國婿一日訪東坡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為歡嘗謂身已癃老且以聲樂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残年正不應爾須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

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謂衆曰老人即今且去遂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覞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何有分别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焉二君傳語持國殘年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樂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出捫蝨新話

徐德占與曾子固同里素不相接子固流落外郡十餘年還朝日德占驟進御史中丞中丞法不許出謁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叙子固曰君便是徐禧領之而去 出何氏語林

林瑀王洙同在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濶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踈濶王曰何故荅云逢此短晷蓋譏王之侏儒 出墨客揮犀

王悦導子也導甚愛之常共悦奕碁爭道導咲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耶 出晉奇訣

郎基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義嘗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荅云觀過知人斯亦可矣 出北齊書

嘉與摠管凌師德以文章政事自居同僚莫敢與抗然其行實貪污頗聞人有譏議因出對云竹本無心外面自生枝節貢推官對云藕因有竅中間抽出絲毫蓋諷之也 出輟耕錄

今古鈎玄三十八卷 計六十九事

瑯琊諸茂卿輯

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而客問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少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 出錦繡萬花谷

今人家窓戶設鉸具或鐵或銅曰鐶紐即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梁簡文帝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屈膝當是屈戌

武后朝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方與興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圍炙之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内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 出唐鑑

梁山陰主淫恣過度嘗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帝每出行主與朝臣常共陪輦 出梁書

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著然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

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
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已記仲尼師老
聃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於武
帝

唐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每責逢曰貧不可
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
呼醫立可待也出簷曝偶談

殷浩長於玄言或問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
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莅官而夢
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
言出晉奇談

謝靈運子鳳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齊高帝謂
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
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
宗曰懸罄之室豈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
識乃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
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撿覓毛至久待不出
乃去出齊春秋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為
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
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印即致書云嘗讀
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知於主上者
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
玉堂遠於寂寞之濱者權臣忌子瞻為宰相
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
名富貴轉眄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
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
來地亦可以驂鸞駕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
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
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卧處着衣喫飯處痾
屎刺撒處没理没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
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

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珎重珎重（出錢氏私誌）

范縝字子真竟陵王子良深信佛教而縝甚稱無佛退論其理作神滅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與形猶利之於刀形之與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刀舍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神亡而形在（出南梁書）

田元均治成都蜀人謂之照天蠟燭（出東齋記事）

張中廬知洋州民號為水晶燈籠（出職官分紀）

蘇州玄妙觀李道士早歲頗精梵修晚更怠忽嘗上青詞乘醉戲書天尊為夫尊大帝為犬帝一日被雷震死背上朱書二行云夫尊可恕犬帝難容事在成化間（出庚巳編）

俞俊娶也先普花次兄丑驢女也先普花長兄觀觀死烝長嫂而妻之次兄丑驢死又烝次嫂而妻之即俊妻母也旣而亦死俊縛綵繒為笭亭綴銀盤十四于亭兩柱書詩聯于盤中云清夢斷柳營風月菲儀表梓里葭莩蓋柳營暗藏丑夫二字菲儀（謂菲人）表梓謂脤子總賤娼濫婦之稱葭莩（皆旯夫也）郡人莫不多其才而譏其輕薄（出輟耕錄）

辛稼軒帥浙東日劉改之來訪適進羊腎羹辛命賦之以流字為韻改之應聲曰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出山房隨筆）

黃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者守必取質於魯直而報之忽

有人投詩頗紕謬守携見魯直意其一言少
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
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送與四
兩乾艾於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
後敢復泄此穢氣耶太守大笑而罷出拊掌錄

吳人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游魂恍惚如夢
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曰老人
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十七十不作多時
別其子聽之因自誓曰若有輪廻再當為顧
家子後顧果復生一子至七歲不能言其兄
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批我也一家驚異
隨叙平生事歷歷不謬乃知陽叔子事非怔
其子即非態也出原化記

佛經云目連母生餓鬼中佛令作盂蘭盆至七
月十五日百味五菓蓋盆中供養十方而母
得食今七月十五日祀祖蓋本于此

五代賈周綽無修撰才長於記誦文章未能過
人而議論剛強儕類為之不平目之為賈鐵
嘴出五代史

唐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裏行為合口椒最有
毒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殿中為蘿蔔侍御
史為脆梨漸入佳味出錦繡萬花谷

鳳翔府有盩厔縣長安志云山曲曰盩水曲曰
厔故云二曲出襄字記

風母出九德縣似猿見人若愧屈頸打殺得風
還活出交洲記

穆伯長修好古學初得韓柳文善本即自鏤板
鬻于相國寺有一士人來買酬價不相當伯
長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與或怔
之後正色曰誠如此修豈相欺者耶士人知
是伯長乃去出東都事畧

劉伯龍為武陵太守貧寠尤甚嘗命左右將營

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出南宋書）

李遷哲累葉雄豪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間第宅鱗次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燕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出後周書）

楊伯醜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有人失馬詣卜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失馬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隋文帝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令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出隋書）

端平間蜀閫宴郡守張某優人曹息竹呈小說云昔嚴君平在蜀賣卜臥龍橋上言未來事輒應龍王蟄橋下日化為人䀨橋上聽之語夫人曰彼人也能測鬼神我反不如請試之時旱苗槁乃化一村老卜雨君平擲卦曰今夜三更內轟雷震九天神龍纔奮迅大雨注如川龍王曰不雨柰何君平曰吾言不驗當沉吾書龍王語夫人曰雨由我彼乃妄言君平之術其窮乎至二更有天使捧勅旨盡亥時末刻降大雨至寅時初刻止龍王曰不降雨則違旨降雨則中君平計柰何夫人曰此易耳城外降雨城內但發風足矣龍王然之翊早君平方開肆龍王作村老詣曰夜來無雨請君沉書君平曰吾正恠之復擲一卦乃大笑曰城內發風城外雨龍王却聽夫人

語蓋譏張守聽命于妻云出江湖紀聞

閶門北濠有顧嫗者夢故夫云我死不幸昨夕已托生為犬今在某家黑喙玉色者是也明日嫗往訪之果然遂乞養于家頗解人意行止隨嫗夜則登搨同寢人問之嫗亦不諱但云前世事耳頃年刑部有犬姦婦人而噬殺其夫之獄則前史所稱盤瓠狗國者殆不誣矣出翟纓亭筆記

李尚書翱守廬江時有重繫者合當大辟引慮之時啓嗚曰某偶黷典章即從誅戮然昔於群玉山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死而無恨叩之乃長嘯也遂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激雲漢公曰不意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命鸞鶴同遊可與孫阮齊躅乃去其械梏蠲其罪戾後鎮山南夜聞笛聲嘹亮不絕問是何人所吹具云府獄重囚也明日呼至發龍吟之韻奏出塞之悲聞思鄉情莫不悽切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不事農桑可為伶人耳卒歲而憐之出雲溪友議

定觀經云夫欲脩道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皆是眞定心無事為眞宅有事為應迹不求惠而惠自生此名眞惠

報恩經云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當護於口甚於猛火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七聖財口舌皆鑿身之斧也七聖財謂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財

齊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遇之塗解左驂贖之載與歸石父曰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出史記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頗自驕矜或戲作靈素畫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塵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出古今詩話）

索靖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若安蟲蛇蟉虯或往或還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工自竄張設牙距或若徵儻而不群或若自々才常度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出兩晉奇談）

何尚之字彥德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人荅曰殆數百人叔度咲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出宋書）

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又北齊選舉濫者飲墨水一斗（出坡詩注）

空同子曰使孔子得位二帝三王之治難哉或問何難也曰堯舜禹之世則有益稷皐契夔龍湯有伊尹萊朱文武有太公周召孔子惟一顏子王佐才不幸而蚤死設使孔子得位則參雍游夏季路輩能為益稷諸人事乎以沛中豪傑南陽貴人觀之則佐命未生亦孔子不王之兆也

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以一錢上寫心經又於芝蔴上寫國泰民安（出江南野史）

薛逢晚年曾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値新進士綴行而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呵曰迴避新郎君逢輾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出摭言）

遠公結白蓮社以詩招陶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遠許之遂造焉陶攢眉而去（出高僧傳）

後漢皇甫規鮮官居家鴈門太守剌謁規臥不迎曰卿食鴈美乎有頃王符至規驚起衣不及帶屣履而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出本傳

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為不為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為人 出北夢瑣言

范希文修學時最貧在長白山僧舍煑粟米一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割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數十莖醋汁一盂入少塩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出湘山野録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為婚者先已涉溱洧之譏就禮之夕儐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粧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群客大咲 出群居解頤

梵語云窣渚坡者謂墳也 出釋氏要覧

晉文帝聞郭璞為人相墳地微服觀之謂主人曰此葬龍角必滅族何為葬此主人曰郭璞云此是龍耳三年當有天子至帝曰出天子耶主人曰非能使天子到此 出晉書

張向曲戲題黃大癡小像云全真家數禪和口鼓貧子骨頭吏員臓腑唐伯剛題郭仲誼小像云七尺軀威儀濟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雙眼看人做官兩隻脚沿丨跟喜仲誼云是誰是誰伯剛云是你是你 耕録

任昉字彥升好交結奬進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其略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

翕躍彫武嘯而清風起故氛氳相感霧涌雲
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
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
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若乃匠石輟
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
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烟霏雨
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
叙粵切絶交游視黔首以[illegible]鸇媲人靈於豺
鬲竊有猜焉請辯其惑子 紏纖仁義琢磨
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風雨急而不輟其
音霜雪霖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
古而一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飇起谿谷不能
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
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
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亦異較言其略有五
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九域聳其風

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
鷄人始唱鶴駕成陰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
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
貲拒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
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
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
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援青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 一曰賄交其流二
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illegible]人倫東國加顯
顣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
雄辯叙温燠則寒谷生暄論嚴苦則春叢零
葉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攀其鱗翼丐
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
談交其流三也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
而鳴哀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
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接翼於陳相是

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
操權衡執纖纊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
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
卿雲黼黻河漢莫肯費其半菽䍐有落其一
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
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金
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
游必無夷𥿕之室苞苴所 寔行張霍之家
謀而後動毫寡忒曰 交其流五也故
王丹威子以損楚朱穆昌言而亦絕有旨哉
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
黃夙昭人譽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
滿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無漬
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
朝不謀夕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

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
嶮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
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
高山之頂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
之也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出南梁書
陶侃母湛氏新塗人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陶
氏貧賤母紡績資之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
侃時大雪 氏乃撤 薦自剉給其馬
又密截髮 餚達 毋不生此子侃
竟以功名顯 出列女傳
有書生娶後遊太學久不歸一夕夢返其家見
妻秉筆寫詩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
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書生悵而記之後家
書至妻有詩一首如夢中所見夢之夕乃發
書之日也 出錦繡萬花谷
弓字即卷字 出眞誥注

正德改元青烏家有言崑山縣鼓樓太高故不
利于尹當下三尺乃可尹將改作鳩工謀之
計費三百餘金有匠氏須端正者不知何許
人自言乞米五升酒一斗兩木兩人一夕可
就尹異而許之須於深更率二工去樓脚磚
截柱三尺支以兩木以磚疊而承之每柱薦
起漸去一磚周而[illegible]始樓不覺其卑也仍整
墻脚如故[illegible]早度[illegible]動樓已下三尺
矣雖小人之智君[illegible]
翟蔡政汝文與蔡安[illegible]陳應賢同在門下省安
世位汝文之上應賢坐其下每共談論二人
交鬪之一日辭屈汝文歎曰不意今日乃厄
於陳蔡之間 出鐵圍山叢談
蔡琰自匈奴歸曹公問夫人家多墳籍猶能憶
識之否琰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
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纔四百餘篇曹公言
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琰曰妾聞男女之別
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於是繕書送
上文無遺闕 出後漢書
李廣生而天閹崔諶謂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
遍刺作孔揷以馬尾廣曰先以此方回施貴
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癩疾故
廣言及之 出十三國春秋
范忠宣謫居[illegible]州以[illegible]比中羊麵無異
北方每日[illegible]門飡[illegible]身之在遠猶覺
寮雜記曰北人食[illegible]名餺飥楊雄方言餅謂
之飥齊民要術云青麥麪堪作飯及餅飥甚
美則飥之名已見於漢魏間矣五代史李茂
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
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餺飥字
顧彥先機神朗悟在廷尉時恒縱酒酣暢謂友
人張季鷹曰惟酒可以忘憂無則如病 出文士傳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為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曰二柳俱摧機應聲荅曰不若孤楊獨聳 出隋書

曹元寵母王氏能詩有雪中觀妓詩云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暮楊花飛處牡丹開 出湘江詩話

陸倕嘗借人書失　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 書

有借界尺筆槽而碎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 出玉塵集

周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 出晉奇談

松江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鄉雲一朶現家人皆不能覩又一日讀詩集傳有不安處思所以易之忽若夢寐中見尼父拱立於前而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誤矣汝說是也友人聞之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曰何為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眩又夢寐顛倒故知其然也居仁　赧不復敢辯 出輟耕録

唐賈直言妻　氏直　嶺南以妻少年訣曰死生　可期　嫁董不荅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　署之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三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出本傳

趙飛燕與其妹合德坐后誤唾其袖合德曰姊唾染衣紺碧正似石上花令尚方為之未必能此乃號石花廣袖 出趙飛燕外傳

漢元帝生子晉賜群臣殷羨謝曰臣本無功猥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咲曰明日設盛饌予當為除之僧雖不信冀或有效乃力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懐中錯鑢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絶僧問其故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出劉賓[illegible]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illegible]壯麗為淮南第一堂在高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州隱隱可見公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埭取荷花千餘朶分挿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 出墨莊漫録

齊威王問淳于髠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問故髠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前御史在後髠恐懼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乃履舄交錯盃盤狼籍堂上滅燭主人留髠而遣客當此時心歡能飲一石 出史記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爾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出朝野僉載

張氏據平江[illegible]孫守紹興參軍陳庶子饒介之在[illegible]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紈扇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酬戰罷不驚越女採荷花呂不知書令人讀之大怒曰吾為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某者杭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

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為將軍耶命帳下杖出之二事雖皆可咲而亦可以為妄投者之戒也出古杭雜記

孔奕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遥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illegible]奕何以先知之奕曰酒重水輕提者[illegible]異故耳出晉陽秋

窮茵假宿大[illegible]以積桃林班特處士南山班寅將軍謁茵為置酒及明視門外惟牛蹄虎跡而已出太平廣記

秦檜為相日都堂前有石榴一株每着實檜默數焉忽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出癸辛雜志

孫光憲家人作煎餅一婢抱孩子擁爐不覺落爐上燒灼腐爛即以醋泥塗至曉不痛亦無瘢痕出北夢瑣言又俚巫多能持呪語而蹈湯火者元仲得其訣拯治無不立瘥呪云龍樹王如來授吾行持北方壬癸禁火大法龍樹王如來吾是北方壬癸水收斬天下火星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急如律令呪畢即握真武印吹之隨[illegible]人燒成瘡者亦可瘳出類編

黃帝雜忌法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晦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一生之忌暮無燃燭行房醎傷筋醋傷骨飽傷肺飢傷氣勿北向安牀勿北面坐夜卧勿覆頭寢勿燃燈喚之出戎幕雜談

杜弼為齊將有沙苑之役弼請先除內賊卻討外寇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

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勛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愚人不識至理 出北齊書

李元忠將仕夢手執[illegible]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illegible]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言 [illegible]魏書

郭詠隱西山採樵為[illegible]或擔至郡中人買之則曰我西蜀逸士酒[illegible]人也今獻公所闕公當惠我所好 出廬陵記

鄭源令婢萱草浣衣萱草輒云君塵土太多令人手皮俱脫 出三峯集

揚炎食胡桃云汝若不謐當以太原尹相授 出河東備錄

王正白唐末大播詩名嘗作御溝詩云一泒御溝水綠槐相蔭青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示貫休貫休曰剩一字正白揚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乃書一中字於掌逡巡正白回曰此中涵帝澤休以掌示之不異正白所改 出青瑣後集

唐辛郁舊名[illegible]於行所問是何人曰辛太[illegible]伯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illegible]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宗命[illegible]史館 出御史臺記

周禮奚三百人鄭玄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曰奚

婦人三月乃奠菜以筐祭用槿祝曰某氏來歸敢奠菜于皇舅姑婦拜扱地扱地者猶男子稽首也 出儀禮

東坡在杭州秋日携妓琴操於西湖之上酒酣戲謂操曰汝嘗有志禪宗吾今假作老禪汝試叅之操曰何謂湖中景坡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操曰何謂景中人坡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鬢𢮦巫山一段雲操曰何謂人中意坡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叅軍操曰如此究竟如　坡曰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　明日落髮為尼

出雲溪友議

吉安州富家新娶有　乘人冗雜時混入婦室潛伏床下伺夜行、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飢窘奔出群摶執之旦以聞官盜懇曰我實有罪但未有所盜遭摈極矣幸免聞官當有以報否則亦將有說富家不從械至官訊之曰我非盜也醫也婦有僻疾令我相隨常為用藥耳詰問再三備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間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謀之老吏請於宰曰彼婦初歸使與盜辯不論勝負辱莫大焉彼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它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乃選一妓盛服輿至盜遽呼婦乳名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為盜耶宰大咲盜乃伏罪

出江湖紀聞

唐求喜吟詩、、、　大瓢浮於江中曰苟不沉、、、　苦心耳流至新渠有識者曰此必、　山人詩瓢取得之有題隱居詩云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青山處道成無事中其詩遂傳 出古今詩話

王戎幼而穎悟六七歲與群兒戲于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出晉書

許惇遷殿中尚書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
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人
又號齊鬚公出齊春秋
宋朱希真有西江月二詞其一世事短如春夢
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元來
有命幸遇三杯酒美況逢一朵花新片時歡
笑且相親明日陰[illegible]未定其二日日深盃酒
滿朝朝小[illegible]開自開懷且喜無
拘無礙青[illegible]多少奇才不須
計較與安排領取[illegible]今見在二詞辭淺意深
可以警世之役役[illegible]非望之福者出草堂詩餘
石崇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壺中
之樂不過如是出耕桑偶記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為樵牧所傷殆甚文
賣簪沽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為二子洗瘡
止痛出芳賢傳

吳文定公寬弱冠而鬍有問以年數者對之未
嘗不以為詐一日覽鏡始恚其狀蓋其過在
鬚也乃為文以咎之曰噫吾語汝鬚人之一
身五臟是俱惟腎之餘乃為汝鬚汝鬚之生
種類亦殊兩頰曰髯口上曰髭汝居口下其
垂若胡然汝於人也必有候不少不老不先
不後而獨何故即[illegible]我有初焉萋萋勃然滿
口綢繆連[illegible]如林其豐若鄙
其直如戟[illegible]眉之映目豈若
鬒髮之在首不取[illegible]徒增我醜見者稱呼
率加以叟即告以年[illegible]不曰否既駭生客亦
惑故友陷我於詐舍汝安咎彼其耳目口鼻
各有所司天君有命奉職無虧汝鬚之生則
異於斯泰然而垂百無一為且今猶可遠寒
暑幾易日月載馳汝將變黑為白如抽繭絲
感光景之迅速適足以增老大之悲我不汝

咎咎將安施言已忽有人緇衣玄裳頎然長
身率衆而前自稱鬚神曰我屬躁進敢爾有
適辱切責度不可追脫容盡言九死何憾當
夫張筵設几賓客交互讓汝左席職我之故
我何負於汝五達二岐步履從游讓汝一武
緊我之由我何負汝 汝宜叔而伯宜弟而兄
以有我在孰輕汝 我何負於汝汝今顧以
區區老少 耶汝負我耶且
耳聽目視 汝役實為汝賊嗜
彼臭味眩於聲色 悉心志曾無紀極亦有
人生不免襁褓得 白歡欣絕倒凡我有
言豈自斧藻和藥剪我而君臣義篤煮粥燎
我而兄弟情真燃我持燭之頃者可窺人之
量拂我於會食之際者即受人之嗔怒之輙
張足以壯將帥之勇氣撫之而斷足以役詩
人之吟魂種以數莖而拜上相垂為至帶而

位元臣染我以藥既見詠於唐士纏我以帛
尤足重於晉人閹寺薰腐之餘我即與之絕
沙門寂滅之教我不與之親與此群行汝豈
弗知況我雖微亦汝親枝不敢毀傷古訓是
遺我不汝咎反我咎為能削即削奚費說詞
少焉隱然不見 鷺寤靜言思之深自悔
悟撚鬚一咲歡好故 出乾膜集
綦毋懷文在 仵宥孺蠕客同館
胡沙門指 別有異算術仍指
庭中一棗樹云令 布算子即知其數乃試
之并辨若干純赤 丁赤白於是剝數之惟
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出高道傳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
投之號為簇酒 出敘聞錄 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
之帛聚而服之目曰欽衣 出攄首集

三原縣按察分司素多怪居者輒死使官莫敢
入有士子梁澤素以氣自負常謂諸友曰吾
能居此友皆難之澤執以為能友乃斂錢與
賭澤許諾既夜入坐堂上及三鼓月色明朗
聞廡間有人切切私語若相推而前者久之
不至澤便厲聲云 不速來俄有三人列跪
庭下稍前者一青 次一黄衣一白衣貌色
不可辨識 戲害人青衣荅曰
非敢然也 再澤曰汝何為者
青衣曰我筆也澤 居何在曰在儀門屋上
第三瓦溝中問黄 低回未肯言青衣代荅
曰彼金釵也在庭中槐樹下問白衣曰我劒
也在堂東柱礎下澤曰汝等今來欲相害耶
皆曰不敢共獻一紙曰此公一生履歷也今
報公前知澤受而麾之曰去三物皆投所言
處一時便滅澤遂卧達曙諸友意澤必死來

見之皆驚澤為陳所見友未之信乃荷鍤按
次求之盡得三物出其紙都無一字及夕映
燈視之字跡瞭然自是屛中永絶其患澤後
登第為御史成化間巡山東以監試事註誤
謫官卒具如紙上語 出庚巳編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 收灰燼副以膏蜜頓飲
之曰令吾肝腸從 改易 出詩源指訣
方鎔隱天門 書號曰無塵子月
以酒脯祭
狄仁傑謂盧獻曰足 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
明公成二犬仁傑一 加字火旁非犬也獻曰
犬邊有火乃是着熱狗 出朝野僉載
王定國自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有名柔奴
姓宇文氏者居京師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
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出東皐雜録
離騷經曰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卜注

曰璚茅靈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
木以卜曰篿今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
女子皆能卜九姑課其法折草九莖屈之為
十八頭握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止留
兩端已而抖開以占休咎若續成一條者名
曰黃龍倘仙又穿、圈者名曰仙人上馬不
穿者名曰蟢窠落　皆吉兆也或紛錯無緒
不可分理[illegible]　法九天玄女課其
法折草一[illegible]　寡兩手隨意分之
左手在上豎放右[illegible]　在下橫放以三除之不
及者為卦一豎一[illegible]曰太陽二豎一橫曰靈
通二豎二橫曰老君二豎三橫曰太吳三豎
一橫曰洪石三豎三橫曰祥雲皆吉兆也一
豎二橫曰太陰一豎三橫曰懸崖三豎二橫
曰陰中皆凶兆也觀此二法蓋亦有所本矣
丁晉公午橋莊小兒坡芳草盈里公每使數群

白羊放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出窮幽記）
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池
載數車浮萍入池為鴨作茵褥（出雲林異景志）
京兆尹訪蘇瓌既去令男頲詠尹字乃詠曰丑
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
捷如此（出明皇雜錄）
曹操欲置酒禁孔融[illegible]　[illegible]書云天垂酒星之曜
地列酒泉[illegible]　無以建太平孔非
百斛無以[illegible]　[illegible]厄鴻門非危酒無
以奮其怒趙之廝　東迎其主非鍾酒無以
激其氣高祖非醉[illegible]　[illegible]蛇無以暢其靈景帝
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無以
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
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
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出孔融傳注）
魏收仕齊在京洛輕薄尤甚時人號曰魏收驚

蛺蝶出南北奇談

王平甫作詩多使酒樓語宋次道曰楊文公有詠酒樓云江南堤柳拂人頭李白題詩遍酒樓錢昭度亦有詩云長憶錢唐江上望酒樓人散雨千絲平甫云令子有幾酒樓次道曰吾詩有二酒樓九〻〻琵琶亭云夜泊潯陽宿酒樓琵琶亭畔荻〻 秋雲沉鳥没事已往月白風清江〻 陵云若耶西畔畔

秋風獵獵〻 夜錢唐酒樓上夢魂應繞浙江東出雜箱

丘仲孚少好讀書常 中宵鐘鳴為恨出南陳書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出南康記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待闕鴛鴦社出粧樓記

張祐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出白氏金鑵

上海王古心問青龍鎮隆平寺主藏僧永光曰前代藏經接縫如一線經久不脫何也光曰古法用楮樹汁飛麪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粘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出古心筆記

周之翰寒夜擁爐見〻〻所插梅花氷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 又文云寒勒銅瓶凍未開南枝春〻 〻入染雲夢却把

芳〻作死〻 處士魏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庾嶺 若槁木稜稜山澤之臞膚如凝脂凜凜雪 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總無心金鼎商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王胥擁爐烘不醒氷魂剪紙竟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窓月淡尚疑美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

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
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與茶毗三昧火惜花
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咦烱然不
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出輟耕錄
浙中一官員子弟謁趙守問晦翁學術政事孰
優守荅曰學而第一、爲政第二雖一時雅謔
亦可謂善品題者 出螢雪叢說

大

雨雪糧絶 才食伴則三人俱死
乃與弟共殺之得 達舍後遇赦無罪此
人可謂善士乎孔子 荅曰管秋陽爱先人遺
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
豈不罪耶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
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
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鵡何
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

楚師而欲食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况遭
窮者乎 出物理論
倚立而思遠不如速行而必至矯首而徇飛不
如修翼之必獲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
達君子不卹年之將暮而憂志之有倦 出徐幹中論
王十朋作不欺詩云云 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
存不可欺莫問天云云 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
知 出梅溪集
白樂天詩云云 教不松離相字下
自注云思移切乃 今俗作厮字者非也 出長慶集
濯纓亭筆記載蘇偏王氏治葬地遇壙堅不可
破是夕夢人告之曰我蘇州城隍神廖司僉
之墓也愼勿發發則汝家受禍矣王氏不聽
竟發而葬之後三日家夜被發倒懸其尸於
墓木莫知其由亦不自警仍埋故處不一月

而其家延燎殆盡中吳紀聞謂姑蘇城隍神為春申君按史記春申君初相楚後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因城故吳墟以為都邑吳地志云春申君嘗造蛇門以拒越軍其廟食於此也固宜越絕書云吳伐楚封春申君於吳諸說雖不同皆以春申君為城隍神也今云廖同僉者豈城隍神亦有佐貳者耶抑亦厲鬼假其名未可知也

慶曆中一近侍 以一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曰言退而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出東軒筆錄

范雎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同傳然雎傾危澤明坦雎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雎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雎遠甚後之君子固權舍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猶惓惓以傾危為事以鄙塢為謀是又范雎之罪人矣

文獻通考載唐嶽拱二十九月淮南地生毛或白或蒼長者尺餘居人牀下揚州尤甚大如馬鬣焚之 曰兵起民不安嘉靖癸丑春 柘林曹涇唐行等處遍地生毛長短一細如髮五色具備燎之甚臭掘之無根 歲五月倭寇犯境焚戮極慘東南民命幾蕩然矣

予友俞一鳳者落魄不羈嘗為邑庠生厭於拘束因棄其業以詩酒遨遊公卿間癸丑六月倭寇燒劫上海殺戮甚衆幸而免者則閭戶而逃俞以貧故恪守不移一日遇賊于途被

執怨之曰窮秀才無所有賊曰若果貧當導我以劫俞曰諾自念吾導之以劫猶吾劫之也乃導至其家謂賊曰此吾家也餘皆闔戶無可導者又愧無所贈請早死賊遂殺之

甲寅四月廿四之夕有星自天市流于西北箕分大如斗其光㸌如燭天五月初二夜有流星下西南其光青若豕大過於斗尾長數十餘丈乃滅或曰天狗或曰蚩尤怒象也是月廿八夜有星孛于北斗魁衡之間次夕稍下尺許又次夕下與魁齊又次夕出斗口每夕下尺餘更七夕而滅

乙卯秋常熟縣城內外皆雨赤荳兩頭微尖其質如石不可食至冬長洲之大姚車坊諸皆有之不知為何祥也

乙卯閏十一月二十日白虹經天

乙卯除夕隣舍李明家磨米粉作糕粉成血色

丙辰正月吳城張醫士家婦產二子各長八寸許兩頭對面四手四足惟肚皮合而為一少頃又產一女皆死棄水中好事者繫以索絢沿街拖拽觀者如市

丙辰正月二十九夜彗星見于寅方歷卯辰尾心房氐亢角六宿射斗柄漸踰斗拂天市大火次　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大辰大火宋分野　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犬不夜吠雞不夜鳴家若無聲官府若無事落若無人閭里不訟耆老不愁君子之治也

玉斗酌酒金椀刻鏤所以奪小人非厚己也 新 出陸賈

今古鈎玄四十卷　三事

今古鈎元四十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諸茂卿撰茂卿字子茂諸城人是編所取大都小說爲多襍糅不倫又不分門類引證亦往往疎舛如第二十一卷吞舟之魚一條云出劉向談叢向無是書也